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一 一

唐三藏法師 義淨奉 制譯

此雜事四十卷中總有八門以大門一頌攝
盡宏綱一一門中各有別門總攝乃有八頌
就別門中各有十頌合九十頌并內攝頌向
有十行若能讀誦憶持者可總閑其義大
門總攝頌曰
甄石及牛毛 三衣并上座 舍利猛獸筋
笈多尼除塔
別門第一總攝頌曰

甄揩翦爪鉢 鏡生支蹈衣 水羅生豆珠

洗足裙應結

第一門第一子攝頌曰

甄揩石白土 牛黃香益眼 打柱等諸線

璽珞印應知

爾時薄伽梵在廣嚴城獼猴池側高閣堂中
時六衆苾芻於日初分執持衣鉢欲入廣嚴
城次第乞食去城不遠有栗姑毗子園其處
清閑華果茂盛流泉交帶好鳥和鳴如天帝
釋歡喜園內中有種種解勞之具復有奇絕

音樂器等并有勲香澡浴雜物是時六衆共相謂曰難陀鄔波難陀比聞此園可愛世尊常讚如三十三天我等試觀有何形勝六衆議已共入園中便見種種長短木杵麤細諸椎及大小石此等皆擬擎持戲弄令身運動散滯蠲病能銷飲食又見奇絕瑩篴琴瑟諸鼓音樂之具復有勲香洗浴之物浮氈澡豆芬馥餘甘餘甘子出廣州堪沐髮西方名菴摩洛迦果也持用揩身并將塗髮能令髮白更黑六衆見已共相謂曰此諸樂具足暢憂情我等今於用力勞宣

歌舞洗浴先作何事一人告曰我等多時不爲澡浴宜可先洗作是議已俱共入池即取浮氈用揩身體此六苾芻並多奇巧所有技藝無不善知若洗浴時以孰指體便出種種五樂音聲如彼妓人吹彈擊拊時有衆人從此時過疑其奏樂側耳俱聽各相謂曰栗姑毗園盛陳歌舞我等宜可暫往觀瞻衆皆言爾即便相與競入園中衆人入時六衆便出問言聖者作音樂人今在何處答曰汝等愚人耳聽聲心迷好惡豈有樂人能作如是

奇妙音聲問言聖者向所聞聲是誰所作答
言賢首汝所聞者即是我等洗浴之時以甄
揩身出斯音曲答言聖者仁等沙門亦有五
欲惱身心耶報言癡人我等不惱餘人自受
欲樂無廢修道斯有何過汝豈我師作斯譏
恥宜應默爾勿招禍患彼聞生怖緘口而行
入廣嚴城於四衢道各生誼議互共譏嫌時
諸苾芻聞已白佛佛作是念苾芻洗浴以甄
揩身有斯過失由是苾芻不應以甄揩身爲
洗浴事若揩身者得越法罪佛既不許以甄

揩身時諸苾芻脚有塵垢並生皴裂入乞食
時諸人見已作如是語聖者脚生皴裂復多
塵垢何不揩淨作醜形儀答言賢首世尊不
許彼言仁等身有垢穢豈清淨耶苾芻默然
既得食已還歸住處以緣白佛佛告諸苾芻
前是初制今乃隨開我今聽諸苾芻以甄揩
足非餘身分若揩餘處者得越法罪是時六
衆見不許甄便用浮石佛言此亦得越法罪
緣起同前諸苾芻日初分時執持衣鉢入城
乞食見諸婆羅門以自三指點取白土或以

白灰抹其額上以爲三畫所有乞求多獲美好六衆見已共相謂曰是善方便我等宜作遂於他日額爲三畫入城乞食不信之人見而笑曰我今跪拜六衆報曰汝等愚人不開禮式誰合跪拜誰當敬禮彼人答曰我等但知見老婆羅門即云跪拜若見苾芻便云敬禮若如是者見我苾芻何不敬禮而云跪拜答言聖者我見仁等面有三畫謂婆羅門非苾芻也我等無知幸當容恕六衆默然爾時諸苾芻聞已白佛佛作是念若有苾芻面作

三畫有如斯失是故苾芻作三畫者得越法罪佛言苾芻不應以白土作三畫者苾芻有患醫師處方白土塗身苾芻不敢以緣白佛言前是剋制此是隨開醫人處方遣塗身者可隨醫教作之無犯

佛在室羅伐城六衆苾芻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見諸婆羅門以牛黃點額所有乞求多獲美味見是事已共相謂曰是好方便我等宜作遂於他日以牛黃點額入城乞食不信之人見其點額輕笑而言我今跪拜

我今跪拜謹有問答並如上說我見仁等面有牛黃以自莊飾謂婆羅門非苾芻也我等無知幸當容恕六衆默然時苾芻聞以緣白佛佛作是念若有苾芻牛黃點額以自莊飾有斯過失由是苾芻不應牛黃點額若有作者得越法罪佛遮牛黃點額時有苾芻額有惡瘡往問醫言賢首爲我處方醫人答曰聖者於瘡四邊以牛黃塗之即當得差苾芻報言世尊制戒不許牛黃塗額醫人答曰聖者汝師大慈有病必許以緣白佛佛告諸苾芻

前是初制今更隨開除爲病緣及以醫教得用牛黃若輒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六衆苾芻身著塗香入年少衆中告言年少汝等可嗅我香何如諸人答言豈可上座身著塗香報言我著彼云上座塗香俗飾豈合著耶答曰從合不合我今已作彼威輕賤皆共譏嫌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苾芻身著塗香有斯過失由是苾芻不應身著塗香若有著者得越法罪如佛所說不著塗香時有苾芻身嬰患苦往醫人處問

言賢首爲我準病而作方藥報言聖者可著
塗香當得平復答言賢首豈今我今受欲樂
耶報言聖者此是病藥非餘能差苾芻白佛
佛言我今開許賢人處方塗香非犯時病苾
芻身著塗香入衆中坐與婆羅門居士等說
法或往俗舍人見譏嫌時諸苾芻以緣白佛
佛言塗香苾芻所有行法我今當制若諸苾
芻身著塗香不應入衆坐亦不爲婆羅門居
士等說法亦不往俗家若苾芻病差方可洗
身隨意入衆亦得爲他諸人說法此之行法

不依行者得越法罪時有信心婆羅門居士
等將塗香來施諸苾芻苾芻不受諸居士等
言聖者佛未出時我等諸人悉以外道爲修
福處今佛出世我以仁等爲大福田所持供
養如何不受豈今我等棄善資糧趣於後世
願降慈悲受我微施苾芻報曰待我問佛時
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當受苾芻受已對此
人前棄之於地施主報言聖者我等貴價買
來如何棄擲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不應
受得對施主輕棄可於如來制底之前塗地

供養如佛所說當於制底前塗地供養者時
諸苾芻受斯香已於髮爪塔前手塗供養施
主見已作如是語聖者我豈不知有塔供養
意施仁等其佛塔前我先奉訖苾芻白佛佛
言受得香已塗在房中彼便用塗住房門扇
時彼諸人謂是佛殿即便禮拜佛言不應爾
遂塗門傍還同前過佛言當塗頭邊壁版之
上時鼻嗅但是香物嗅時令人眼明勿致疑
惑爾時世尊在室收摩羅山住恐畏林鹿園
之所時菩提王子造鳥鳴樓初成就已爲申

慶讚請佛及僧就舍設食世尊至宅於其樓
下與諸大眾就座而食時鄔波難陀正於食
時便以自手打其樓柱令樓震動時供養人
報言聖者菩提王子新造此樓用百一種彩
畫雕飾何意仁者欲爲損破鄔波難陀答曰
貧寒人菩提於此起愛著心命終之後當墮
何處汝復於此更生愛著命終之後落大癭
鬼中彼人聞已極致譏嫌時諸苾芻以緣白
佛佛作是念苾芻打柱有斯過失由是苾芻
不應以手打柱違者得越法罪佛言不應以

手打柱六衆即便以拳肩背脚并諸甌石打令搖動復生譏議招過同前佛言隨是何物皆不應打是時六衆復打牆打地佛言設是餘物皆不應打違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六衆苾芻日初分時執持衣鉢入城乞食見諸婆羅門身著梵線乞食之時多得美味共相謂曰難陀鄔波難陀我今得方便身安梵線乃於他日便著梵線入城乞食有不信人見其梵線遂生輕賤作如是語我今跪拜問答同前乃至時諸苾芻白佛佛

作是念苾芻著梵線有斯過失由是苾芻不應著線若有著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六衆乞食見諸婆羅門以妙香華莊嚴形體將五色線繫之於臂得諸飯食既飽食已形貌充溢從舍而出六衆相謂難陀鄔波難陀是好方便我等可爲便於他日以五色線繫於臂上入城乞食諸婆羅門等見生輕賤云我今跪拜六衆譏弄廣說同前乃至諸苾芻白佛佛作是念若諸苾芻以五色線繫臂有斯過失由是苾芻不應以五色線

繫臂若夫繫者得越法罪佛既不許繫臂線者時有苾芻身嬰患苦詣醫人處問言賢首我身有疾幸為處方答言聖者取五色線呪之繫臂必得除愈報曰世尊不聽彼言仁之大師慈悲為本病緣開許理所不疑時諸苾

芻白佛言我今聽諸苾芻為病因緣醫人教者繫線無犯佛許以線繫臂苾芻安在右臂肘前還有譏過佛言不應爾遂安肘後佛言不應復繫左手肘前佛言不當繫左手肘後苾芻由此遂便病愈以所繫線隨處棄

擲非人見之皆起嫌賤報言聖者由其線結繫我名字緣此呪故今得病除今生輕慢苾芻白佛言不應隨處棄擲若其身病未得可者繫之衣角如若平復可於牆柱隙中隨意安置

緣處同前六眾乞食見諸俗人有莊嚴具瓔珞之屬時彼苾芻取諸瓔珞手足之釧莊飾其身共相謂曰莊嚴好不時諸俗旅調言聖者頭上剃髮腋下毛長何處得有莊嚴妙好豈非仁等為欲染所纏六眾默爾苾芻白佛

佛作是念苾芻身著瓔珞有斯過失由是苾芻不應著諸瓔珞莊嚴手足若故著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賊來盜僧庫藏并及私物爲無記驗苾芻不知何時失物佛言苾芻可畜其印是時六衆便以金銀瑠璃水晶玉石而作其印於指環上以寶莊飾見諸俗人即便捨手呈示指環願言仁等無病長壽諸俗問言指上何物答言賢首此是指印佛所開許俗人譏笑作如是語沙門釋子爲憍慢事衆

寶嚴飾爲指環印非真沙門非婆羅門諸苾芻聞已白佛佛言苾芻不應著指環及寶莊飾應用五種物爲印所謂鍤石赤銅白銅牙角六衆印上刻作男女行非法像諸俗見譏仁等沙門尚有染欲心耶苾芻白佛佛言凡印有二種一是大衆二是私物若大衆印可刻轉法輪像兩邊安鹿伏跪而住其下應書元本造寺施主名字若私印者刻作骨鎖像或作髑髏形欲令見時生厭離故

第一門第二子攝頌曰

翦爪髮揩光

春時食小果

渴聽五種藥

廣說大生緣

緣處同前時給孤獨長者爲佛及僧造迹多
林住處施大衆已告剃髮人曰汝今可往逝
多林園爲諸聖衆剃除鬚髮彼人受教即往
園中是時六衆^以迹在寺門看望不絕時鄔波
難陀在寺門前經行來去遙見剃髮人來告
言善來善來賢首猶如初月一何希現彼言
聖者長者遣來爲衆剃髮問言汝解翦爪甲
不答言聖者此是我業報曰汝來試看工巧

其人即翦尊者舒手工人工曰聖者欲如何翦
賢首如稻穀形彼即如言又云應作人頭形
或如剃刀勢或如斧刃或如半月隨尊者教
彼悉爲作後便告曰汝愚癡人詐言巧妙一
無所知宜可平截放爾急去乃至日暮方始
言歸曛黃之後至長者處長者問曰汝與幾
人剃除鬚髮答曰何暇得與大衆除髮官長
苾芻鄔波難陀令我除甲作種種形勢廣說
如前乃至日暮纔蒙放出更欲何爲長者聞
已遂起嫌心雖於善說法律出家而心不寂

靜苾芻聞已白佛佛作是念苾芻翦甲有如
是過由是苾芻不應翦爪若有違者得越法
罪佛既不許翦爪時諸苾芻指甲皆長俗人
見之問言何故爪長如是答曰世尊不許報
曰長留爪甲豈為淨耶以緣白佛佛言前是
初制今更隨開翦爪之法有其二種一如剃
刀形二如斧刃勢

緣處同前給孤長者令剃髮人入寺為眾剃
髮廣說如前乃至問言汝解磨指爪甲不答
言聖者此是我業報曰汝來試看先作黃色

次作赤色又作白色更作金色隨所教者悉
皆為作彼便告曰汝愚癡人詐言巧妙一無
所解宜可平磨放爾急去至長者處乃至更
欲何為長者聞已更起嫌心廣說如上苾芻
聞已白佛佛作是念苾芻磨爪有如是過由
是苾芻不應磨爪若有違者得越法罪佛既
不許苾芻磨爪苾芻染衣或復黑鉢爪有垢
生形色醜惡持鉢乞食俗人見時作如是語
聖者何故指爪不淨彼以事答報言聖者何
不除刮答言世尊不許報曰爪上持垢豈是

清淨以緣白佛佛言若除垢時應可磨甲不應爲好指使先生

佛在王舍城其影勝王發如是念每至春秋節變新穀初果必先奉佛及諸聖衆後方自食時彼大臣以新熟菴沒羅果此果大如桃而生熟難知有四種差別不同菴摩洛迦大如酸棗唯堪爲藥奉上大王王曰可持此果先奉佛僧臣便微笑王曰卿何故笑對曰大王謂臣未奉佛衆已先奉訖王曰恐卿不知由是因緣我今奉施聖衆千樹果林對曰此

誠妙事臣實隨喜即便以千樹果林奉施四方一切聖衆并設大會慶讚福田此林昔時結果極繁假使摩竭陀國所有人衆大聚會時共食斯果亦皆充足及以此林施僧伽已時諸苾芻見果小時氣味香美悉皆噉食遂令都盡有餘國王要須此果便令使者詣影勝王處求菴沒羅彼告使曰我有果林已施僧衆汝今可往隨衆乞求使者往竹林園是時六衆常在寺門諦看無闕時鄔波難陀門所經行使者既至禮尊者足白言聖者我是

某國王使王遣我來求菴沒羅果仁若有者
幸見分張鄔波難陀報使者曰汝今可往詣
果園所隨欲多少任意將去使至林所周遍
觀察唯覩空條竟無一果遂便還白空林無
果鄔波難陀即將使者共詣林中遍觀察已
報曰汝可昇此高樹使者即上既不見果又
告曰汝向東枝南西北枝悉皆令上彼遍昇
上竟無所得遂便下樹問言聖者豈此樹林
今歲無果報言賢首猶如往年結子今歲亦
然若如是者今年風雨令子落耶答言不爾

問曰何無答曰此果小時我等食盡時彼使
人還至王所以事具白玉曰善哉我本期心
令聖衆食彼使悵然辭歸本國時摩竭陀國
因有大會衆人聚集問苾芻曰聖者何故今
年千樹果林咸不結子答言賢首非不結實
乃至我等食盡報言聖者比來此果成熟之
時摩竭陀境所有人衆食皆充足只由仁等
從小食盡遂令無果斯非善事答曰此之果
林王不與汝國內諸人但奉僧衆由是共食
斯何過焉時諸人衆聞是語已共生嫌恥沙

門釋子尚不知足況我俗流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其食果有斯過失故諸苾芻不應食果若食者得越法罪如佛所言不應食果時有信心長者將小菴沒羅香果來施苾芻苾芻報曰佛不聽食諸長者言佛未出時我等諸人悉以外道而爲福田廣說如上乃至慈悲受我微施諸苾芻白佛佛言至核鞭時食之無犯復有信心長者以熟菴沒羅果來施苾芻廣說如前乃至受我微施時諸苾芻不敢受食以緣白佛佛言核鞭已後乃至於熟

悉皆應食勿起疑心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身嬰患苦到醫人所報言我有如是病苦幸爲處方醫人報曰宜可服酥令身潤膩已當施與瀉痢之藥彼便服酥復患於渴醫來問曰聖者好不答言賢首我更患渴醫曰持餘甘子苾芻手把醫見問曰渴得除未答言未除醫曰聖者豈可不持餘甘子耶答曰現在手中報言可著口中即便置口他日醫復來問渴得可未答曰今猶未可醫曰豈不口中持餘甘子答曰已在口中應可嚼之報曰世

尊不許醫曰世尊大悲必應垂許苾芻白佛
 佛言應嚼嚼已外棄不敢咽下渴猶不除醫
 曰何不咽汁報言非時食者世尊不許以緣
 白佛佛言我今聽許有五種果若病無病時
 與非時食之無犯如佛所言有五種果若病
 無病時與非時食無犯者苾芻不知云何爲
 五佛言所謂餘甘子梵云菴摩洛迦此云餘
 甘子有與上菴沒羅金
 別爲聲相濫惑之故爲注出是掌中觀者訶梨勒毗醯勒畢鉢梨
 胡椒此之五藥有病無病時與非時隨意皆
 食勿致疑惑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一

音釋

軋職緣切 筋舉欣切 笈極切 曄極切 栗姑毗切 毗梵語也
 族王姑音帖 椎直追切 蠲痾切 痾古玄切 痾猶除病也 擊七倫切
 拊擊古歷切 扣也絨古咸切 皴裂切 裂皮皴
 起也裂良切 剏楚亮切 鼻許救切 癭於郎切

也肘

臂節切

隙

孔也

釧

天鐶切

鎗

託侯

髑髏

骸落切

燠

許云切

剗

古滑切

噉

切

徒感切

悵

於汲切

核

核下切

剗

剗也

噉

嚼

在爵切

悵

核

核下切

剗

剗也

噉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八四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 三

唐三藏法師 義淨奉 制譯

第一門第二子攝頌之餘說火生長者因緣
佛在王舍城竹林園時此城中有一長者名
曰善賢多有資財受用豐足於露形外道深
生信敬娶妻未久即便有娠爾時世尊於日
初分執持衣鉢入王舍城次第乞食至善賢
長者宅時彼長者遙見世尊遂將其婦詣世
尊處請世尊曰薄伽梵我婦有娠為男為女
佛言長者必當是男光隆家族諸天妙相皆

具足有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惑得阿
羅漢果長者聞記即以清淨上妙飯食盛滿
其鉢持奉世尊佛言願爾無病從舍而出去
此不遠有露形外道遙見世尊便作是念我
唯有此常施食家亦被沙門喬答摩之所誘
攝我今試往問彼因緣何所授記既至門所
問言長者沙門喬答摩曾來此不答言已來
何所說耶聖者我婦懷妊問其所誕彼記生
男光隆家族諸天妙相皆具足有於我法中
出家修行斷盡諸惑得阿羅漢果時彼外道

善明曆數即便觀察計算陰陽如佛所言更無有異便作是念我若隨順讚實事者長者於彼倍生尊敬我今宜可掩實說虛作是念已即便返掌翻嚙其面長者見已問言聖者返掌嚙面何所爲耶報言長者沙門所說半實半虛長者問曰云何虛實答言生男是實光隆家族此亦不虛言光隆者是火之異名此無福子纔生之後焚燒家族言諸天妙相皆具足有此是妄語長者汝頗曾見生在人中天相具足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此亦是實

生後貧寒無衣乏食自然歸向沙門法中斷盡諸惑得阿羅漢果者此亦是妄沙門喬答摩尚不能斷一切煩惱得阿羅漢況餘弟子善賢長者聞斯說已便生憂惱報言聖者我欲如何外道言長者我是出家受持禁戒不妄陳說虛實之事後自當知遂捨而去善賢念曰彼腹中者可殺棄之即便授與墮胎之藥然而此子是最後生雖知服毒返成良藥長者遂便蹂婦左脅胎向右邊蹂右脅時轉移左畔最後生人諸漏未亡必無容有中間

命斷既經多月時彼女人被接腹痛即便大
叫時彼隣人聞其叫聲急來相問何因汝婦
出大叫聲長者答曰我婦腹痛今欲產生隣
人遂歸長者念曰我今不能害腹中物宜可
將去往空林中無人之處斷其母命即便共
云設惡方便令彼命終還竊持來至其本宅
遂告親屬及以隣人我婦遭難今忽身死時
諸親屬咸共盡哀以五色氈圍彼屍骸送往
寒林焚燒之所外道聞已皆大歡喜不勝踊
躍遂連幢幡入王城內遍諸坊曲街衢之所

高聲唱令作如是言汝等諸人咸須共委沙
門喬答摩記善賢長者其婦生男光隆家族
諸天妙相皆具足有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斷
盡諸惑得阿羅漢果者婦今身死屍送寒林
猶如大樹無有根栽枝葉華果事將安附世
尊法爾於一切時觀察衆生無不聞見無不
知者恒起大悲饒益一切於救護中最爲第
一最爲雄猛無有二言決定慧住顯發三明
善修三學善調三業渡四瀑流安四神足於
長夜中修四攝行捨除五蓋遠離五支超越

五道六根具足六度圓滿七財普施開七覺
華離於八難修八正道永斷九結妙閑九定
滿足十力名聞十方於諸自在最爲殊勝得
法無畏降伏魔怨震大雷音作師子吼晝夜
六時常以佛眼觀諸世間於善根處誰增誰
減誰遭苦厄誰向惡趣誰陷欲泥誰能受化
作何方便拔濟令出無聖財者令得聖財以
智安膳那破無明膜無善根者令種善根有
善根者令得增長置人天路安隱無礙趣涅槃
城如有頌言

假使大海潮 或失於期限 佛於所化者
濟度不過時 佛於諸有情 慈悲不捨離
思濟其苦難 如母牛隨犢
爾時世尊所經行所遂便微笑口出五色微
妙光明或時下照或復上昇其光下者至無
間獄并餘地獄現受炎熱普得清涼若處寒
冰便獲溫暖彼諸有情各得安樂皆作是念
我與汝等爲從地獄死生餘處耶爾時世尊
令彼有情生信心已復現餘相彼見相已皆
作是念我等不於此死而生餘處然我定由

無上大聖威德力故今我身心現受安樂既
生敬信能滅諸苦於人天趣受勝妙身當爲
法器見真諦理其上昇者至色究竟天光中
演說苦空無常無我等法并說二伽陀曰
汝當求出離三於佛教勤修四降伏生死軍
如象摧草舍三於此法律中四常爲不放逸
能竭煩惱海 當盡苦邊際
時彼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還至佛所若
佛世尊說過去事光從背入若說未來事光
從臂入若說地獄事光從足下入若說傍生

事光從足跟入若說餓鬼事光從足指入若
說人事光從膝入若說力輪王事光從左手
掌入若說轉輪王事光從右手掌入若說天
事光從臍入若說聲聞事光從口入若說獨
覺事光從眉間入若說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事光從頂入是時光明遶佛三匝從口而
入時具壽阿難陀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
如來應正等覺熙怡微笑非無因緣即說伽
陀請佛曰
口出種種妙光明 流滿大千非一相

周遍十方諸刹土 如日光照盡虛空
佛是衆生最勝因 能除憍慢及憂感
無緣不啓於金口 微笑當必演希奇
安詳審諦牟尼尊 樂欲聞者能爲說
如師子王震大吼 願爲我等決疑心
如大海內妙山王^{以二} 若無因緣不搖動
自在慈悲現微笑 爲渴仰者說因緣
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曰如是如是阿難陀非
無因緣如來應正等覺輒現微笑汝今應可
告諸苾芻如來今欲往屍林處若諸具壽樂

隨從者當可持衣時阿難陀承佛教已告諸
苾芻若諸具壽樂欲從佛往屍林者當可持
衣時諸苾芻咸至佛所爾時大師自調伏故
調伏園遶自寂靜故寂靜園遶解脫解脫園
遶安隱安隱園遶善順善順園遶阿羅漢阿
羅漢園遶離欲離欲園遶端嚴端嚴園遶如
梅檀林梅檀園遶猶如象王衆象園遶如師
子王師子園遶如大牛王諸牛園遶猶如鵝
王諸鵝園遶如妙翅鳥諸鳥園遶如婆羅門
學徒園遶猶如大醫病者園遶如大將軍兵

眾圍遶如大導師行旅圍遶如大國王諸臣
圍遶如轉輪王千子圍遶猶如明月眾星圍
遶猶如日輪千光圍遶如持國天王乾闥婆
眾圍遶如增長天王鳩槃荼眾圍遶如廣目
天王龍眾圍遶如多聞天王藥叉眾圍遶如
淨妙王阿蘇羅眾圍遶猶如帝釋三十三天
圍遶如大梵天王梵眾圍遶猶如大海湛然
安靜猶如大雲霞毼垂布猶如象王屏息狂
醉調伏諸根威儀寂靜三十二相而爲莊飾
八十種好以自嚴身圓光一尋朗踰千日安

步徐進如移寶山十力四無畏大悲三念住
無邊福智普薰修無量功德皆圓滿復有尊
者阿慎若憍陳如尊者馬勝尊者婆迦波尊
者大名尊者無滅尊者舍利子尊者大目連
尊者迦攝波尊者阿難陀尊者頡離伐底如
是等諸大聲聞及諸苾芻并無量億人天大
眾恭敬圍遶欲往屍林然隨佛遊行有十八
種殊勝利益一無王怖二無賊怖三無水怖
四無火怖五無敵國怖六無師子虎狼惡獸
等怖七無閼塞怖八無津稅怖九無關防援

怖十無人怖十一無非人怖十二於時時得見諸天十三得聞天聲十四見大光明十五聞授記音十六共受妙法十七共受飲食十八身無病苦是時人天大衆隨從世尊至屍林所於其四面有清涼風時王舍城中有二童子一是刹帝利種一是婆羅門種俱出遊戲刹帝利童子素有信心婆羅門童子則不信敬時婆羅門童子報刹帝利童子曰仁今知不汝師如來與善賢長者婦授記生男光隆家族諸天妙相皆具足有於我法中出家

修行斷盡諸惑得阿羅漢果彼婦身死送往屍林豈非世尊所言虛妄時刹帝利童子說伽陀曰

假使星月皆墮落 地山林樹上空中
海水洪波一時盡 大仙所說無虛妄

婆羅門童子曰若如是者共往寒林焚屍之處驗其虛實答曰共行時刹帝利童子遙見世尊說伽陀曰

牟尼除斷諸調戲 人天大衆皆雲集
當為最勝師子吼 降伏他論理無疑

大師今往屍林中 涼風周遍吹塞野

無量衆生共瞻仰 喜觀調伏運神通

時影勝王聞如是事世尊記彼善賢之妻當
生男子光隆家族諸天妙相皆具足有於我
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惑得阿羅漢果彼婦
今死舉至屍林如來大師及諸聲聞遠近大
衆咸赴喪所復作是念非無因緣世尊輒向
寒林之處必是爲彼善賢妻故因斯調伏有
緣衆生我今宜往共觀其事即令浞整軍儀
及勅太子後宮妃后并諸扈從共出城闔時

彼刹帝童子遙見影勝王說伽陀曰

今觀國主出王城 并諸軍衆咸侍從

我今思忖諸大衆 必定咸蒙勝饒益

時諸大衆既見世尊即開前路世尊微笑入
大衆中露形之儔各生是念今喬答摩微笑
入衆豈非此子命不終耶告長者曰此是薄
福衆生形命未盡報言聖者今遭此禍其欲
如何答言長者我出家人奉持禁戒但知念
善後自當知時彼長者移婦屍骸置於薪上
以火焚燎猛焰既發身分咸燒唯近腹邊一

無傷損時彼母腹遂便圻裂出青蓮華中有孩兒儀貌端正儼然獨坐人所樂觀于時大眾見是事已極生希有彼諸外道並失威光俱降我慢爾時大師告善賢長者曰汝可拖取火中孩子長者猶尚觀外道面露形報曰仁今入火形命俱失彼聞生怖不敢取兒世尊復命侍縛迦汝可火中抱取孩子侍縛迦便生念曰世尊不應非處非時使我爲也我今宜可取此孩兒以無畏心便於火內抱出孩子是時諸天說伽陀曰

佛教令彼入火中 抱取孩兒無所畏
由佛威神自在力 能令猛燄變清池
爾時世尊告侍縛迦曰汝向入火身無傷損
生瘡疤耶白言世尊我於王宮生王宮養曾
以牛頭栴檀香摩觸身體未如今日身受清
涼佛告善賢長者汝今可取孩子將歸是時
長者惡見壞心仍不起信還復迴身觀外道
面邪黨諸人同時報曰長者此兒極是薄福
稟性克暴火能食一切此不燒者明知定是
可惡堅鞭罪苦衆生目驗共觀更無勞說若

將至舍必見災危汝之性命定當殞歿人間
愛重無過己身聞有災殃遂不收據爾時世
尊告影勝王曰王今宜可取此孩兒王遂驚
忙舒手承取周迴顧盼請世尊曰此兒當與
作何名字佛告大王此兒從火中得可號火
生佛觀大衆隨根意樂稱機說法時彼衆中
有無量萬億衆生得殊勝行或得預流果一
來不還或復出家即斷諸惑得阿羅漢果或
得煖頂忍善根或發聲聞菩提心或發獨覺
菩提心或發無上菩提心或歸依三寶或受

禁戒深起信心時影勝大王即以孩子令八
養母而供給之廣如餘說時火生童子大舅
先將財物貿易他方聞妹有娠心生歡喜世
尊與記當必生男光隆家族廣說如上乃至
得果遂即易己財貨更收餘物歸王舍城聞
妹已死便作是念世尊授記生男得果豈虛
妄耶顧問隣人我妹懷胎蒙佛授記宿懷歡
喜今聞身死乖本希望寧容世尊言非是實
隣人報曰然佛大師言無虛妄但由彼壻用
外道言枉殺令死所生孩子子有大威神處炎

火中身無傷損今時長養現在王宮舅聞是語往善賢長者處相問訊已報言長者汝爲非理答曰我何所作汝用外道惡見人言我妹有娠枉殺今死所生孩子有大威神處炎火中身無燒損今時長養現在王宮此事既爾且不須說若將兒來我當容恕若不爾者我當總集所有鄉親擯斥於汝以籌置地數汝無知於街衢處唱汝惡響我妹無過善賢枉殺害女人者不應共語於法官處以罪相刑長者聞已生大憂苦便作是念如說苦詞

必不相放便詣影勝王所禮足白言大王具說前事乃至以罪相刑唯願垂恩放出童子王曰我不從汝得童子來是佛世尊親授於我汝若須者可往問佛長者即便往詣佛所禮雙足已白言世尊我有親屬苦相責及廣說其語乃至以罪相刑願佛慈悲與我童子世尊念曰若此長者不得兒者便歐熱血以取命終遂告具壽阿難陀曰汝今可往影勝王處并將長者汝傳我語願王無病報言大王可還長者火生童子若彼長者不得童子

必歐熱血以取命終是時尊者阿難陀具傳
佛教詣王曰知王言尊者爲我畔睇世尊足
下如佛所教我當奉行時阿難陀願王無病
辭之而去王告長者曰我承佛教養此童子
情甚憐愛共作要期然後放出曰別三時來
見我者隨意將去長者答曰不敢違命時王
即便令著上衣具服瓔珞載以香象送至其
家人間常事若父在者子名不彰後長者死
火生童子自知家務於三寶所深起敬心便
於其父害母之地造立僧房受用資具無不

充足施與四方一切僧衆名曰蹂腹林是故
經云佛在王舍城住蹂腹林時善賢長者曾
遣商人他方興易彼聞長者今已身亡火生
童子代知家業於三寶所敬心彌著商人多
獲牛頭栴檀上妙之鉢便持一鉢盛滿珍寶
遣使送與火生彼既得已置高幢上宣令普
告若有諸人不用梯陞而取此鉢或是沙門
婆羅門有大威力神通自在而取得者我以
此鉢施與其人時諸外道晨朝起已出行澡
浴見高幢已告長者曰此是何物長者即便

具告其事外道答曰長者比來敬釋迦子彼當取耶言訖辭去時有衆多耆宿苾芻入城乞食見彼高幢咸問長者此是何物彼便具答苾芻報曰我豈爲鉢自顯已能如佛所言覆善彰惡是出家行捨之而去時具壽十力迦攝波從此而過亦問長者此是何物彼還具答于時尊者便作是念我從無始生死已來所有長養煩惱怨家我已變吐悉皆棄捨我今宜可受彼長者普請因緣滿其所願即便舒手如香象鼻至彼幢標取栴檀鉢持還

住處苾芻見問尊者何處得此牛頭栴檀殊勝鉢來彼便具以其事告諸苾芻諸苾芻答曰尊者豈可爲斯木鉢現神通耶報言具壽合與不合我已作訖今欲如何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於俗人前現其神力若顯現者得越法罪然鉢有四種金銀瑠璃玻瓈所成復有四鉢所謂鍮石赤銅白銅諸木前之四鉢若先無者不應輒受若先有者應須捨棄後之四種若先無者即不應畜若先有者應作藥孟隨時受用合守持鉢有其二

種謂鐵及瓦如是應知後於異時火生童子
諸天妙相悉皆出現從占波城乃至王舍於
此中間有輸稅處稅官身死生藥叉中遂於
夜夢告其子曰我身死後生藥叉中可於其
處稅物之所爲我營葺藥叉神堂於其門前
懸一鈴鐸若有諸人持物過時不輸稅者鈴
便震響即喚令迴取直放去其子他日於諸
親族說其夜夢共觀要處安置神堂外懸鈴
鐸時占波城有婆羅門妻遂作是念此婆羅
門隨處經紀所獲財物我常食用端拱而坐

不事生業是所不應遂往市中買取劫貝然
成細縷於織師處令其好織直千金錢既得
一雙氎已報其夫曰此之白氎直千金錢可
往市中賣取其價若有買者善若無人問報
曰市上無人更向餘處其夫持去市中賣之
言索千錢竟無酬價便即唱言市無人物即
以其氎內於傘柄竹簞孔中共諸商旅詣王
舍城漸至神堂藥叉稅處與諸人衆同輸稅
已既欲登途懸鈴響發稅官聞已共相告曰
鈴既發響稅物未周宜更審觀無令脫漏更

迴商旅子細搜求遍察資財無不稅者遂放
商人鈴還發響復更觀察詳審再三商人怪
之各生嫌恨報稅官曰汝欲劫我方便擁留
是時稅官分彼商人以爲兩處於一朋中無
婆羅門者無聲放去彼一朋去鈴還作聲復
分二朋如是去留商人皆盡唯婆羅門一人
獨住稅官執捉不許前行婆羅門曰察我緣
身有物隨取彼遍搜已無物放行鈴更發聲
復還捉住報言婆羅門汝縱有財我不取分
應爲實語勿誑靈祇我欲表知神明是聖婆

羅門曰言不虛者我當實報於傘柄中抽出
雙氎稅官見已驚歎希奇善哉大神記不虛
妄時彼稅官取其一氎開與神披婆羅門曰
君等明言不取稅直今看形勢總欲奪將報
言勿怖我不取物欲表大神言無虛妄暫將
一氎用報神恩即還汝去彼既受已內傘簞
中隨路而去漸至王舍城向大市中舒張其
氎索千金錢竟無一人來共酬直便於市中
唱言無市時火生童子從王宮出乘大象入
市中欲歸本宅聞昌令聲問其何故唱言無

市喚來我問婆羅門至問言何故云城無市
婆羅門言我有雙氎價直千錢竟無一人共
相酬酢報言將來試爲觀察彼便呈現火生
報曰一氎是新一氎曾著者曾著者酬二百五
十其未著者酬五百錢氎主報曰何意如此
並未曾用火生曰今汝自觀驗知虛實將相
用者開擲空中如蓋而住徐徐向下次擲用
者即速墮地氎主見已心生希有報言長者
仁有大智神獻超群火生童子復更報曰其
未用者置棘刺上不入而過其曾用者被針

縹住如言有實時婆羅門更生希有報言長
者聰明智識實未曾有隨所酬直取氎將歸
火生報曰仁是客行聊申供養無勞減價總
取千錢婆羅門取已歡喜而去是時長者將
曾用氎與家人著其未用者自充浴衣後於
異時其影勝王與諸大臣昇高閣上火生長
者洗浴之服曬在樓隅忽被風吹墮在王處
王曰此衣乃是天所著衣從何而至大臣報
曰曾聞古王名曼陀多七日之中天雨金寶
王今衣墮不久金來王曰我聞火生長者佛

與授記有諸天妙相此妙天衣從空而墮待
彼來至我當與著火生既來王言童子世尊
記汝有諸天妙相此妙天衣從空而墮爾可
著之即便舒手受取王衣得已審觀乃是已
物遂便微笑白言大王王曾觸不報言已觸
白言既捉鄙衣宜可洗手此非天服是臣浴
衣王曰何以得知答曰餘有一衣與家人著
與此相似王可驗知王見是已極生希異報
言童子汝今豈可人天妙相皆出現耶答言
已出若如是者何不請我暫往舍中大王若

許今便奉請王言可去備辦飲食白言大王
若有人天妙相而出現者彼則自然無勞營
作即宜整駕共至家庭王即就宅見彼外門
驅使婦女王便低目長者白言何故低目王
言我避汝婦報言是外使者非是臣婦王言
希有次見內人王便低目長者復問王如前
答報言此亦使者非是我婦王聞是已轉生
奇異次至中門見瑠璃地湛若清池於其門
上置機關魚影便現內王既見已謂是水池
即便脫屣火生白言王何脫屣王曰今將入

以三

十五

水恐有霑濡火生曰此非是水是瑠璃地王曰何因魚動答曰非魚是機關影王心不信便脫指環擲之于地指環震響轉向一邊王更嗟甚昇師子座時彼內人皆來拜謁未起之頃女皆泣淚王問火生曰何因內人見我流淚答曰非是啼泣由王衣服梅檀沉水香煙所熏煙氣損睛致使流淚時影勝王受天妙樂殊勝難思耽欲無厭不還宮內國之機務悉皆棄捨時諸大臣啓末生怨太子曰國主大王八火生長者所居之宅耽著欲樂不

肯還宮唯願太子往白其事時末生怨即至王所白言大王何爲住此不顧萬機王語太子曰汝豈不能於一日中知當國事太子曰大天言謂唯一日耶自從出宮以經七日王聞語已觀火生面作如是語實已七日答曰實爾王曰若爾如何得知晝夜之別火生白言大天若見華開合寶珠光不光鳥有鳴不鳴知其晝夜別王曰我仍未知答言有華夜開晝合自有夜合晝開有珠夜闇晝明自有夜明晝闇有鳥夜便發響自有晝日方鳴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以三

唐三藏法師 義淨奉 制譯

第一門第二子攝頌火生長者之餘

爾時生生怨入火生長者宅見好寶珠遂便竊取與其從人至本宅已報從者曰向付珠寶汝可將來從者以三開拳唯見空手報言不知寶珠何去太子遂瞋打火生曰從者何辜輒見瞋打答曰我是小賊此是大賊我於汝舍竊得寶珠今此小人轉更行盜火生報曰非太子盜亦非此偷太子取後尋還本處白言

太子我宅中財是太子物隨所須者任情將去因何竊取太子默然便作是念我父歿後當總取之時未生怨由提婆達多惡友教故其父明王遂加逆害便自稱為灌頂大王作摩竭陀國主告火生曰汝是我弟可共分財火生念曰其父明王殺而自立豈於我所能容忍乎今此惡王欲奪我宅先與為允念已苦言大王我先有意宅及財寶悉以持奉更何所分惟願大王來我宅內我向王宮幸當聽許王言善哉隨意所作王便移去火生入

官宅中相好悉移官內如是來去經乎七返
好逐火生惡隨王後時未生怨作如是念我
今不能得火生寶更爲餘術方便取之告竊
偷者曰汝今宜往火生舍內偷取寶珠其人
聞語便作鐵鉤昇牆欲入內人見已遂即高
聲唱言賊入賊入火生聞已意不令去遂云
汝住賊賊即便膠著牆頭不能向下比至天
曉人皆共觀問彼賊曰何故至斯答曰大王
遣我來偷火生寶衆人皆怒此是惡人法王
無辜橫加殺戮今復令賊枉奪人財此過尤

深如何可恕王聞是已遂令使者詣火生處
作如是語宜當放捨勿加苦害是時火生意
欲放去唱言賊去遂便得脫火生念曰尚能
殺父不害我者無有是處豈爲財寶自殞命
耶然則我奉世尊昔所授記於我法中出家
修行斷盡諸惑得阿羅漢果我今宜可捨俗
出家於其宅中所有財寶悉皆分給孤獨乞
人貧乏之類咸令豐足時火生長者遂與諸
親朋友知識共辭別已往詣佛所禮佛雙足
退坐一面合掌恭敬白言世尊惟願許我於

善說法律而爲出家并受近圓成苾芻性淨
修梵行奉事世尊佛既見已告言善來苾芻
可修梵行聞是語已鬚髮自落如剪髮已
經七日法衣著身瓶鉢在手威儀整肅如百
歲苾芻頌曰

世尊命善來 髮除衣著體 即得諸根寂
隨佛意皆成

爾時世尊隨機教授彼便策勵方便勤修觀
知五趣生死輪迴動搖不息有爲諸行皆悉
敗壞可厭惡法常爲他損樂在暫時受苦長

夜雖有天報終歸散滅深察知已便斷諸惑
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得如實知
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心
無障礙如手撝空刀割香塗愛憎不起觀金
與土等無有異於諸名利無不棄捨釋梵諸
天悉皆恭敬時諸苾芻咸起疑念唯佛世尊
能除疑網我今共問即詣佛所白言世尊火
生長者先作何業彼業之報生大富家受用
無乏復作何業與母一時同燒火聚復由何
業生在人中受天妙相復由何業於佛法中

出家修行斷諸煩惱證阿羅漢世尊告曰汝等苾芻皆當善聽人生童子先所造業還須自受廣如上說汝等應聽過去世時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毗鉢尸如來應正等覺十號具足與大苾芻衆六萬二千人次第遊行漸至一城名曰親慧王名有親去斯不遠有親慧林佛及苾芻於此而住其王有大福德國界安寧人民熾盛無諸鬭諍爲大法王廣如上說於此城中有一長者名曰天分大富多財受用豐足與毗沙門王比其富盛長者念

曰我雖數數請毗鉢尸佛及諸聖衆設美飲食然未曾爲三月安居四事供養我今宜可請佛及僧於三月中一切資生盡捨供給作是念已即往佛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佛以方便爲說法要示教利喜既說法已默然而住是時長者即從坐起合掌向佛白言世尊唯願慈悲哀愍受我三月中請飲食衣服臥具醫藥佛見請已默然爲受時彼長者見佛受已禮足而去時國王有親聞毗鉢尸如來與諸大衆來至其國住在林中便自念曰我

雖頻頻請佛及僧就舍而食然未三月四事
供養我今欲請佛僧三月供養即往佛所禮
雙足已退坐一面時佛爲王說微妙法示教
利喜默然而住王起合掌致敬白佛我雖頻
頻請佛僧衆就舍而食然未三月四事供養
唯願世尊及諸大衆哀愍見受三月供養四
事無闕佛言大王我已受彼天分長者三月
中請王言佛若爲受天分不見許者我共籌
議彼必相許佛言彼若許者我當爲受王聞
佛語禮足而去至宮中已即令使者往今天

分長者至已王言長者汝今知不我欲先請
佛僧以申供養汝次後設事亦非遲答言大
王我已最先請佛僧訖既有此念伏願無違
王言長者雖復如此然汝是我國內之人以
理斟量我當先設白言大王雖是王人理盡
先請若王苦抑於義有違王言長者不由情
欲即得遂心然我與汝隔日設供若食好者
即隨其請長者言爾時彼長者即於其夜備
辦種種上妙珍奇殊勝飲食既至天明於設
食處以大瓮器多貯淨水遣使往白飲食已

辦願佛知時時毗鉢尸佛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僧衆隨從至天分長者家設食之處就座而坐長者既見佛僧坐已即便自手持諸供養奉施佛僧如是慇懃知衆飽足嚼齒木澡漱訖安置鉢已爲聽法故取小座席於佛前坐爾時世尊爲彼長者說微妙法五示教利喜稱機法已從座而去時彼國王次當設供便即管辦種種供養廣如前說乃至從座而去如是更番設妙供養竟無優劣時彼國王見是事已以手支頰懷憂而坐時諸大臣見王

憂色白言提婆何故憂悵答言今我寧得不憂於我國內寄住之客設供佛僧我不能勝故懷憂耳大臣白言天分長者家內無樵買而作食販柴人等皆勿聽賣蒸薪旣乏辦食無緣王便宣令我國中人勿賣柴草若有犯者當出我國時彼長者至設食日求柴不得便用家內栴檀香木以將炊爨復以香油塗其甕布用煮飯食由是香氣遍滿城中王怪問曰何故今日香氣氤氳異於常日從何面至諸人以事具白於王王言我今可無此事

大臣諫曰王今何故作如斯事長者家中更無子息身死之後物並入官得作如斯隨情費用王今宜可還令賣薪即便許賣長者聞王許賣薪草生忿怒心出惡語曰隨我家中現有香木令王并毋一處焚燒次於他日王故懷憂諸臣重問王同前答臣曰願勿懷憂我作方便令彼設供不及大王王設供日諸臣即便於其城內除去瓦礫掃拭街衢遍灑香湯燒香普馥幢幡繒蓋處處皆懸散以名華無不充布莊嚴可愛如歡喜園次造食堂

宏壯雅麗復安食座眾寶嚴儀於其座上覆以繒絲塗香末香在處淪拭上饌細軟如天甘露種種滋味超世珍羞敬奉佛僧盡心供養時諸大臣共白王曰我等隨力共作如是嚴飾城隍辦斯盛饌王今宜可發起歡心王自親觀極生希有即令使者詣世尊處白言食辦願佛知時佛及大眾各持衣鉢至彼王宮詣設食處就座而坐其王遂令灌頂大象持百千傘蓋佛世尊自餘諸象各持一蓋以蓋苾芻國大夫人親持寶扇爲佛招涼自餘

內人扇芻衆王及大臣親持供養奉佛及僧廣如上說時天分長者遂告家人曰汝今可詣王設供處竊觀飲食麤細如何使者既至觀其盛饌遂乃忘歸第二第三使皆不返是時長者親自往觀見彼盛設深歎希有便作是念此諸妙供力辦可成象及宮人我何能得作是念已便還本居告守門人曰汝若見有乞人來至須者皆與勿令輒入長者入室懷憂而住時天帝釋常以天眼觀察世間見天分長者室內懷憂察知彼心便作是念

世間福田佛爲第一作大施主天分爲先我今宜應共彼相助即自化作婆羅門像至長者門告守門人曰汝今宜往白大長者有憍尸迦種大婆羅門今在門外須欲相見門人告曰長者令我禁守其門見有乞人須者皆與勿令輒入必有須者隨意將去何勞要見長者之身彼人報曰我無所求然有要緣須見長者使者遂入白言外有憍尸迦種大婆羅門云無所求須見長者長者報曰可語彼人若有所求隨意將去何須強欲見我身耶

白言大家如所教言我已報訖彼云我有要緣須見長者告門人曰若如是者可使入來門人引入時婆羅門既見長者懷憂而住問言長者何緣以手支頰似帶憂容長者聞已說伽陀曰

若人能解憂 斯人可共語 如其憂不解 共語欲何爲

時天帝釋問言長者有何憂事我有方便能爲解除長者即便具說前事時天帝釋即復本形告言長者我今上巧妙天來相借助作

是語已隱形而去時天帝釋既至天宮告巧妙天曰汝今可往瞻部洲中與天分長者共相借助答曰善哉時巧妙天即於明日至彼城中隨情變化莊嚴衢路奇巧超絕種種莊飾倍勝於王食堂坐具妙成天巧所有飲食並是天廚今大象王持百支傘蓋毗鉢尸佛其餘諸象持蓋苾芻舍支天女手執金扇爲佛招涼自餘天女扇苾芻衆時彼國王遣一使者竊往觀察看長者供養其狀如何其使往觀見其奇異遂便忘返復遣大臣還同前

住後令太子亦復不來王怪其事即便自往
至彼門所爾時世尊遙見王已告長者曰此
是國王已見真諦汝於彼所出麤惡言今在
門外汝往求謝長者遂出求謝於王白言大
王今請暫入自手供養王即入見上妙天廚
極生希有告長者曰仁今宜可於日日中供
佛僧衆非我所望時彼長者既作如是奇妙
盛饌供佛僧已頂禮佛足而發願言我今供
養最上福田願此勝因我於來世常得生在大富貴家珍寶豐足受天妙相獲殊勝法出

離蓋纏如是大師我當承事心無有厭汝等
苾芻勿生異念往時天分長者即火生是由
於彼王出麤惡語以栴檀火母子同燒由彼
業力於五百生中與母同處被火所燒乃至
今時同燒一處由於毗鉢尸佛作上供養又
復發願由彼業力常得生在大富貴家財寶
豐盈天諸妙相自然而出於我法中出家修
行斷盡諸惑得阿羅漢果汝等苾芻我與毗
鉢尸佛神通道力悉皆平等若於我所供養
承事生殷重心必獲勝果如是應知若純黑

業得純黑報等廣如上說時諸苾芻聞佛所說信受奉行

第一門第三子攝頌曰

綴鉢畜資具 刀子及針筭 并衣槓有三
是大仙開許

佛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其鉢有穴^{以三}即便持去詣鍛師所報言賢首我鉢有穴幸能為綴彼作是念諸釋迦子皆是閑人不與價直虛相驅使我若為作餘者續來頻頻料理廢我生務未有竟期我今宜可且延時節報言聖

者我未有暇明當可來明日便至報云後日或早或晚日日如是矯誑延時苾芻勞倦有知識苾芻見而問曰具壽日日常見來向此家豈可是汝門徒親誑耶報言大德此家非我門徒亦非親識我有破鉢今其料理彼調誑我為此常來答言具壽汝可不聞上師巧兒難得實語然我解作若佛許者我為汝綴以緣白佛佛言若有苾芻解巧作者應在屏處而綴其鉢設有見者譏醜不生時彼苾芻既聞佛許即便往彼巧苾芻處報言大德世

尊開許得自綴鉢當爲我作彼言具壽豈用
我指而綴於鉢須得作具方可爲綴以緣白
佛言由是我今開許僧伽畜鐵作具若有
須者可借取用事了送還

緣在室羅伐城時諸苾芻欲裁三衣便以手
裂衣財損壞以緣白佛言不應手裂可刀
子裁世尊許已時有苾芻欲割截衣往俗人
處告言居士我須刀子欲割截衣答曰將去
既裁衣已送還彼人居士報曰此即相施答
言世尊不許以緣白佛言我許苾芻受畜

刀子見佛許已時諸六衆便以金銀瑠璃玻
瓈諸寶并餘雜色種種奇珍莊飾其已時諸
俗旅見而問曰聖者此是何物答言世尊聽
畜刀子彼言仁等尚有欲事纏繞心耶時諸
苾芻以緣白佛言苾芻不應畜用金銀瑠
璃玻瓈諸寶并餘雜色種種奇珍莊飾刀已
若須刀子純用鐵作彼便太長俗人復問此
是何物答言此是刀子世尊聽畜彼言聖者
此是大刀不是刀子以緣白佛言苾芻不
畜長刀彼極小作不堪割物佛言汝等應知

有三種刀子謂大中小大者可長六指小者四指二內名中其狀有二一如鳥羽曲二似雞翎不應尖直

緣在室羅伐城時諸苾芻刺三衣時便以竹籤或用鳥翮衣遂損壞佛言應可用針是時六衆便以金銀瑠璃玻瓈諸寶而作其針俗人見問此是何物答曰佛許畜針彼言沙門釋子欲事纏心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以金等物而作其針然針有四種銅鐵鋤石及以赤銅苾芻畜針隨處安置遂便生澀佛言

應用針筭苾芻不解如何作筭佛言有二種針筭一是抽管二以竹筭此許用管彼二刀子恐生鐵垢着此管中亦得

緣在室羅伐城佛許苾芻作僧伽胝時諸苾芻便於地上敷置其氎多被蟲食有塵垢汙

以緣白佛佛言不應安地可作衣十一楨苾芻不

解以緣白佛佛言有二種楨或木或竹布衣於上牽挽來去被竹損衣佛言先須鑽孔次可以線繚令相着就上刺之如佛所說有三種衣謂上中下上衣宜安上楨中下二衣即

不相稱佛言應作三楨大小隨衣

第一門第四子攝頌曰

照鏡并鑒水 不應用梳刷 頂上留長髮

浴室粟姑毗

緣在室羅伐城時六衆苾芻於日初分執持

衣鉢入城乞食時諸俗人於箱篋中開諸莊具六衆見已便持彼鏡照面觀形難陀鄔波難陀互相告曰我甚端正俗旅見譏作如是語聖者頭上無髮腋下毛長何處得有容儀端正彼便默然苾芻白佛言苾芻不應照

鏡若照面者得越法罪如佛所說不應照鏡即便照水同前譏笑佛言亦復不應臨水照面苾芻觀蟲水時自見其面便生悔心佛言觀水見面此非是犯勿起疑心若爲觀瘡或窺昔時老少形狀者覽鏡無咎

緣處同前六衆乞食見他俗家有莊飾具便用彼梳整理頭髮相語好不俗人見時同前譏笑彼便默然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梳頭若作得越法罪苾芻復更用刷還同前過佛言用得越法罪苾芻梳刷一時俱用佛言

得罪同前

緣處同前時給孤獨長者側布黃金買逝多
林奉佛僧已令剃髮人往入寺中為眾剃髮
其人既至六眾問曰汝能翦剃留頂髻不答
曰是我工巧即令翦剃語言大作又云更除
一分如是更除二三四五乃至八分報云癡
人汝元不解可總淨剃放汝歸家日暮言歸
長者見問汝剃幾人髮來報言無暇多剃鄔
波難陀今作頂髻廣說乃至日暮言歸長者
聞已情起譏嫌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應頂

上持髻若有持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具壽牛卧在憍閃毗國住水林
山出光王園內猪坎窟中後於異時其出光
王於春陽月林木皆茂鵝鴈鴛鴦鸚鵡舍利
孔雀諸鳥在處哀鳴遍諸林苑時出光王命
掌園人曰汝今可於水林山處周遍芳園皆
可修治除眾瓦礫多安淨水置守衛人我欲
暫往園中遊戲彼人敬諾一依王教既修營
已還白王知如所教勅我皆營訖唯願知時
彼王即便將諸內宮以為侍從往詣芳園遊

戲既疲偃卧而睡時彼內人性愛華果於芳
園裏隨處追求時牛卧苾芻鬚髮皆長上衣
破碎下裙垢惡於一樹下踟趺而坐宮人遙
見各並驚惶唱言大王有鬼有鬼苾芻即往
入坎窟中王聞聲已即便睡覺拔劍走趣問
宮人曰鬼在何處答曰走入猪坎窟中時王
聞已行至窟所執劍而問汝是何物答言大
王我是沙門王曰是何沙門答曰釋迦子問
言汝得阿羅漢果耶答言不得汝得不還一
來預流果耶答言不得且置斯事汝得初定

乃至四定答並不得王聞是已轉更瞋怒告
大臣曰此是凡人犯我宮女可將大蟻填滿
窟內螫螫其身時有舊住天神近窟邊者聞
斯語已便作是念此善沙門來依附我實無
所犯少欲自居非法惡王橫加傷害我今宜
可作救濟緣即自變身為一大猪從窟走出
王見猪已告大臣曰可將馬來并持弓箭臣
即投與其猪遂走急出苑園王隨後逐時彼
宮女告苾芻曰聖者可去王極暴惡或容相
害時彼苾芻急持衣鉢疾行而去漸至室羅

伐城時彼苾芻見已告言善來具壽久不相見從何處來答曰從憍閃毗彼所住止得安樂不答曰有何安樂幾被國王斷我形命問言何故即具說其事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告一苾芻汝今可往牛卧苾芻所作如是言世尊喚汝既受佛教至牛卧所敬宣聖旨彼聞教已即詣佛所如常致敬在一面立世尊告言苾芻汝豈作如是非法惡形狀耶實爾大德汝是癡人於彼窟所貪心戀著深生愛樂因告諸苾芻曰留長髮者有如是過是故

汝等不應長髮故不剃者得越法罪如佛所教苾芻不應留長髮者蘭若苾芻無剃髮者遂即棄彼卧具等物來近聚落而為住止佛知故問阿難陀曰何故蘭若苾芻棄彼住處來近聚落而為居止阿難陀白佛言如佛所制苾芻髮不應長佛言我今開許十四蘭若苾芻頭髮極長可齊二指居聚落人量應減此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身嬰疾病行詣醫所告言賢首我身有疾幸為處方報言聖者應作浴室澡浴身形可得平復報言賢首我豈同

俗受欲樂耶報言聖者唯此是藥餘不能蠲
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是醫人云須浴
室能除其病非餘藥者是故我令聽入浴室
如佛所言作浴室者苾芻還往告醫人曰浴
室除病其狀如何醫人報曰我曾讀誦輪王
醫方彼說浴室能除其病然我不識其狀云
何然汝大師具一切智仁可就問彼當教作
苾芻白佛佛言應作浴室彼便內迤外寬作
其浴室佛言不應如是浴室之法內寬外迤
形如菰瓶於中黑闇煙不能出佛言應可作

牕令煙出外彼近下作煙猶不出佛言不應
在下彼便高作尚少光明佛言不應太高太
不應處中作烏鳥鳩鴿便入室中佛言應作
隔子牕櫺風雨來時水滴傍入可安門扇風
吹開者當須置居若難開閉作羊甲杖而開
閉之室無門扇佛言著扇并橫店鏤鈕於浴
室中現水置地冷不堪用佛言應在室內兩
邊安燥坑置於上不應太高不應太下應與
膝齊在地然火燒損於地佛言不應在地應
以甌石藉之火正炎熾苾芻入時遂便悶絕

次三

十五

佛言火若燄猛不應即入待煙燄消隨意當入彼散著火遂便速滅佛言應聚一處不知以何物聚火佛言應用鐵杵苾芻中火悶絕之時應以少許蔓菁子油和麤置於火中得令醒悟便有惡氣佛言應可燒香眼中淚出佛言用麤團拭淚猶未除應以餘甘子屑洩作小團用掩其淚室無板坐彼自持來被油汙損佛言應將草替足蹈地時被塵土汙佛言應可布草彼用乾草便被火燒佛言應敷青者青者難求佛言應將水濕時諸苾芻以

油塗摩遍身皆癢用甌瓦石爪指便皮破佛言身癢不應爪搔應用浮石彼便利作招過同前佛言磨却利處然後方用彼既用了隨處棄擲因此失落佛言不應隨處棄失應以繩繫掛象牙杵上浮石油膩數數水洗佛言不應數數水洗可置火中多人出入其室遂冷佛言入時應閉出者亦然應令苾芻防守門戶時諸苾芻於浴室內漫爲言語佛言不應漫話然洗浴時有二儀式一者法語二聖默然於此室中苾芻洗浴遂便泥濕佛言不

應於此室內以水洗浴應作別室於中洗浴
此還有泥此是西方浴室制度以複軌疊成
下闕七八尺一畔開門須扇掩灰泥表裏勿
令薄漏可於後面安一小龕龕置石像或是
銅像先浴像已擎向餘處人後入要心供
養發願常為所費不多獲無窮福室中安地
爐深一尺許至洗浴時於此燒炭或可然柴
看其冷暖以適時節室內明燈通窻煙出西
方浴法皆食前不同此方飢沐飽浴若欲洗
時著洗裙入室已可在一邊踞枯而坐片時
遍汗以油塗身令人揩拭遂得沉病冷肝風
癢煩勞衆病皆除不須餘藥豈同湯洗去垢
而已然後移向別室適其時候以藥湯浴身
此是帝釋浴法若無病遂省者任隨時量事
然中熱地作者亦稀北方寒國在處皆有
以表來爾

佛言應以物砌苾芻不知以何物砌佛言應
用甃砌或可布沙水便漫溢佛言作竇決水
今出入澆水時澆人居下浴人在上令水汙
衣佛言不應如是可令浴人在下澆人在上
洗浴之時須用齒木及澡豆牛糞土屑向餘
處取佛言於浴室處預置此物勿令遠取既
洗浴已身體虛羸佛言任飡小食手有油膩
難卒洗除若更延停洗時恐過佛言應用匙
食或得熱粥亦可用匙食時須鹽無葉請受
佛言應畜承鹽盤予佛令作浴室不知遣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人作佛言應使弟子門人共作若有施主亦可憑求洗浴之時揩摩身體更互而作佛言入時應將弟子令揩摩身承鹽盤子者西方下蓋片此是聖教與此方不同盤子本擬安鹽或將觀水元不欲著衆生食律云食了無問僧私須留一大抄許以施衆生方有濟飢之益此並蓋是傳者之謬矣
以三十七

音釋

戮刑也竹切擣許爲切以覓鳥貢切貯直呂切也漂澡子皓切漱蘇泰切蕩口也頰古協切鑿七也切綴陟衛切楨陟盈切製也鍛丁貫切死中必罵切處弣尖銳也翻下華切僧伽毖梵語也此云覆鑽祖官切繚力小切刷所也切掠詰叶切閃失冉切坎窟苦感切窟苦感切窰側也切趨丑刀切蜚蜚陟列切螫並蟲毒也迮側也切迫古胡切苽郎丁切店徒點切鏤鈕鈕胡門切瓊戶江切長欬虛嚴切蔓菁蔓母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八四册

官切菁菁皆盈
切蔓菁菜名
也切麴尺紹
也切搜蘇根也
也切遭切
也切澹調疎有
也切合也
也切替
切他
代計

也
癢

欲以兩切
搔也

膚

搔

手蘇
爬遭切

也

杙

與職切
歷也

切

替

切他
代計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四 以四

唐三藏法師 義淨奉 制譯

第一門第四子攝頌之餘

爾時佛在廣嚴城於此城中有栗姑毗子名
曰善賢性無誑諂質直爲行每於日日敬禮
世尊後於異時欲詣佛所實力子苾芻與友
地苾芻於世世中常爲怨對時友地二苾芻
人間遊歷至廣嚴城忽於路次逢見善賢問
言善賢汝向何處報言聖者欲往禮佛彼二
報曰至世尊所語爲奉獻汝今頗有勝妙語

言奉世尊不答曰我無報言善賢汝至佛所
作如是語苾芻實力子無有羞恥所行非法
身與我妻共行姪欲作不淨行犯波羅市迦
世尊聞已必大歡喜善賢聞已往世尊所禮
佛足已在一面立白言世尊實力子苾芻無
有羞恥所行非法身與我妻共行姪欲作不
淨行犯波羅市迦作是語已辭佛而去佛告
諸苾芻彼栗姑毗子妄爲謗毀應可爲作覆
鉢羯磨若更有餘如此流類亦應同與敷座
席鳴犍推先言告已次衆皆集今一苾芻作

白已次作羯磨

大德僧伽聽彼栗姑毗子善賢以無根波羅市迦法謗實力子清淨苾芻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與善賢作覆鉢羯磨白如是羯磨準白應作若僧伽爲作覆鉢羯磨已苾芻不往其家設往不應就座不受飲食不爲說法佛告阿難陀汝今可往善賢住處報言僧伽與汝已作覆鉢羯磨時阿難陀敬受佛教詣善賢所于時善賢有緣出外阿難陀問其婦曰善賢何在答言聖者有緣須出

問曰因何事故須見善賢答言應知僧伽已爲汝家作覆鉢羯磨問言大德云何名爲覆鉢羯磨答曰若有人家僧伽爲作覆鉢羯磨者諸苾芻衆不往其家設往不應就座不受飲食不爲說法女人言大德唯此即是聖衆爲我墮籌立制作以四不往還事我有何過爲作覆鉢答言汝夫善賢曾詣佛所作如是言苾芻實力子無有羞恥所作非法身與我妻共行姪欲作不淨行犯波羅市迦其婦聞已即便入室尊者出去于時善賢事了還家妻曰

君今知不聖衆爲君作覆鉢羯磨答曰善哉
覆鉢極好覆鉢妻曰君頗解此覆鉢義不答
言不解妻曰若被聖衆爲作覆鉢者諸苾芻
衆不往其家設往不應就座不受飲食不爲
說法君頗曾見實力子苾芻與我獨在屏處
行非法耶答言不見爾今宜往禮謝大師若
大慈尊見恕者善如不容捨勿入宅中善賢
聞已心生慚怖尋詣佛所禮佛足已合掌叩
地白言世尊我有常願旦澡漱已行禮大師
我於中路見友地二苾芻彼問我言汝向何

處我便報曰欲往佛所親爲禮敬彼言汝往
佛所頗有善語奉獻佛不我答言無彼教我
言至佛所已當作是言世尊實力子苾芻無
有著恥所行非法身與我妻共行姪欲作不
淨行犯波羅市迦彼二所教爲傳其語我有
何過爾時世尊告諸苾芻善賢謗毀元非自
心應與善賢作仰鉢羯磨更有餘類如是應
作敷座席鳴犍推言曰已周大衆皆集令彼
善賢於上座前蹲踞合掌作如是言大德僧
伽聽我善賢由惡知識所誑惑故以不實法

謗實力子由是因緣僧伽與我作覆鉢羯磨
我今從衆乞作仰鉢唯願大德僧伽與我仰
鉢慈愍故如是三說即遣善賢向見處不聞
處合掌而立令一苾芻作單白羯磨

大德僧伽聽彼栗姑毗子善賢由惡知識所
誑惑故以不實法謗具壽實力子僧伽爲彼
作覆鉢彼善賢今從僧伽乞作仰鉢若僧伽
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與善賢作仰鉢
羯磨白如是若僧伽爲作仰鉢羯磨已時諸
苾芻應往其舍就座而坐受其飲食并爲說

法

第一門第五子攝頌曰

生支當護面 不爲歌舞樂 許作歌詠聲

用鉢有四種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專修寂定加趺而
坐生支遂起復於異時次行乞食食事既了
收衣鉢洗足已於一樹下端居靜思作意現
前生支復起旣被欲惱倍發瞋心即出其根
安在石上更以石打遂便損壞生大苦惱不
能堪忍作如是念我遭大苦痛逼燒心世尊

大慈寧不垂憐爾時遍覺遙鑒憂懷尋至彼
邊問言苾芻汝作何事即便具白佛言汝豈
不聞我教苾芻染欲生時作不淨觀屏息姪
情何故汝今愚癡之人應合打此翻更打餘
苾芻聞已慙恥而默佛因此事告諸苾芻豈
我先時不爲汝說若染欲心起時應修不淨
觀若瞋恚心起時應修慈悲觀若愚癡心起
應修十二因緣觀若應修不修應打不打而
更打餘者得越法罪
於此城中有一長者娶妻未久誕生一息顏

貌端正人所樂觀養育隨情漸至成立於佛
法律而爲出家遇有他緣辭逝多林人間遊
歷未久之頃面上生癰就不善醫師以爲救
療彼以針刺其口便喝遊歷事周還歸給苑
故時知友皆不祇承不爲安慰問言大德豈
不識我耶報言具壽我忘相識汝是何人彼
便具報往日之事我名某甲主人怪曰汝昔
面首端正以何緣故今見喝衰即便具答苾
芻以緣白佛佛言凡人護面如護明鏡不應
輒使無識醫人而行針刺若使作者得越法

罪如佛所言不令無識醫人爲救療者時有
痿弱頭面熱悶欲於額上刺去熱血無上醫
可求佛言必無上醫可使中醫刺去其血於
此城中有二朋黨一是興易人二是婆羅門
其興易人於歌無事勝婆羅門其婆羅門於
鬪戰事勝興易者後於異時婆羅門朋共相
謂曰彼興易人歌舞勝我我以鬪戰常勝彼
朋作何方便我以歌舞亦勝於彼有人議曰
若欲勝者我等宜應習歌舞事復有議曰此
成好事今我於誰學其歌舞復有議曰聖者

六衆善閑音樂至於歌舞尤勝餘人我等可
就親受其業然彼多貪性愛財貨有所須者
我等供養作此議已即便共往六衆之處敬
禮足已請言大德願降慈悲教我歌舞六衆
報曰若有餅果之直相供給者我當教汝彼
聞其告常奉餅直遂教歌舞旣善學已於聚
會時便以戰法勝興易人復作歌舞亦還得
勝彼便告曰昔來我等歌舞勝君君於我等
鬪戰爲勝如何今日兩事俱強此有何故答
曰我於歌舞用功習學問曰誰復相教答曰

聖者六衆慈悲教我諸婆羅門聞是說已共
生嫌賤沙門釋子作掉舉法歌舞戲具教諸
俗人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因作歌舞有如是
過苾芻不應習學歌舞作者得越法罪世尊
不許習歌舞事時婆羅門忘其歌舞詣六衆
處求重溫習時彼報言世尊制戒不許歌舞
婆羅門曰若如是者可去屏除六衆報曰我
爲屏除即便詣彼攝除所有歌舞之具後時
集會婆羅門歌舞之事不如彼朋諸婆羅門
咸生譏毀沙門釋子深相損辱令我不如苾

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攝除他人歌舞
之具若攝除者得越法罪時婆羅門復詣六
衆報言教我戲樂六衆不許報言聖者若不
能教但願暫去於彼現身我當得勝六衆即
去旣往現身彼興易人見便羞恥不能作樂
便生譏議沙門釋子於歌舞處來現其身佛
言苾芻不應往彼歌舞之處故現其身若苾
芻身作歌舞及以諷詠或復教人或自收攝
或復現身皆越法罪_{下是尊者善和因緣}
爾時憍閃毗有一長者名曰大善稟性柔和

其婦懷妊尊者舍利子知彼腹胎終將受化
獲勝上果因至其宅時彼長者素有信心求
受歸戒從是已後數至其宅曾於一時尊者
獨行更無侍從至長者處問曰大德何因獨
無侍從答言賢首豈當令我於草叢內得侍
者乎於仁等處方可獲得將爲侍者答言聖
者若如是者我婦妊娠若生男子當與大德
以爲侍從報言賢首願兒無病便捨而去其
長者婦經八九月誕一男兒形貌羸瘦其聲
和雅滿三七日已召集宗親爲設歡會其父

抱子從衆乞字衆人議曰此兒形貌羸瘦音
聲和雅復是長者大善之息應與此子名曰
善和後漸長大以至童年時尊者舍利子於
小食時著衣持鉢入憍閃毗城次第乞食至
大善家長者見已遂唱善來合掌禮足便取
其鉢盛滿勝上餅果以四飲食持以奉上善和童
子觀聖者面尊者現相令長者憶長者即便
告其子曰汝在母腹未誕之辰我已將汝施
與尊者而爲弟子汝今宜可隨尊者去童子
乃是最後生人易爲捨俗即隨尊者至其住

處尊者便與出家後受圓具如法開解遂即
策勤苦行無倦斷諸煩惱得阿羅漢果是時
善和苾芻作吟諷聲讚誦經法其音清亮上
徹梵天時有無數衆生聞其聲者悉皆種植
解脫分善根乃至傍生稟識之類聞彼聲者
無不攝耳聽其妙音爾時世尊因大衆集普
告之曰汝等苾芻於我法中所有聲聞弟子
音聲美妙善和苾芻最爲第一由其演暢音
韻和雅能令聞者發歡喜心未離欲苾芻咸
廢已業於日日中聽其讚誦後於異時憍薩

羅勝光大王乘白蓮華象與諸從者於後夜
時有事出城須詣餘處善和苾芻於逝多林
內高聲誦經于時象王聞音愛樂屬耳而聽
不肯前行御者即便推鈎振足象終不動王
告御者曰可令象行答言大王盡力驅前不
肯移足未知此象意欲何之王曰放隨意去
彼即縱鈎便之給苑於寺門外攝耳聽聲善
和苾芻誦經既了便說四頌而發願言
天阿蘇羅藥叉等 來聽法者應至心
擁護佛法使長存 各各勤行世尊教

諸有聽徒來至此 或在地上或居空
常於人世起慈心 晝夜自身依法住
願諸世界常安隱 無邊福智益羣生
所有罪業並銷除 遠離衆苦歸圓寂
恒用戒香塗瑩體 常持定服以資身

以四

菩提妙華遍莊嚴 隨所住處常安樂

時彼象王聞斯頌已知其經畢即便搖耳舉
足而行任彼驅馳隨鈞而去王問御者曰何
故此象今隨意行御人答曰未知寺內是何
聖者美妙音聲諷誦經典象聞生愛遂不肯

行王曰若如是者宜可迴象就訪彼尊我願
親將上衣奉施可於明日當詣彼城御者即
便奉命迴象來至舊居時勝鬘夫人怪王來
速請問所由王以上緣具答其事報言夫人
可與上鬘我欲親往奉彼經師勝鬘夫人便
作是念豈非聖者善和以美妙音聲諷誦經
典然彼尊者容儀醜陋今我大王性愛壞偉
如其見者不滿王心若起慢情悔前敬重可
設方便勿令親往白言大王可往彼城我當
持鬘奉施尊者答言夫人任將餘鬘豈由此

物僑薩羅城遂便貧乏夫人默爾王乃持上
妙氎詣逝多林時具壽阿難陀於寺門前經
行遊履王既見已即便下象禮尊者足問言
大德是何尊者今日晨朝諷誦經法答言大
王何故須問大德我欲持衣躬親奉施尊者
念曰具壽善和音聲美妙諷誦經法雅韻超
羣然其容儀非常醜陋今者大王性愛妍雅
若其見者當生鄙賤起不敬心可設方便莫
令親往白言大王衣可與我我爲奉施答言
大德世尊讚歎自手持施最爲第一是故我

今欲自持與時具壽善和在晝日遊處於一
樹下加跌而坐時阿難陀引王至彼白言大
王樹下坐人即妙聲尊者王進低揖見其貌
醜便生輕鄙息敬信心迴首低眉擲衣而去
具壽善和見王如是即說頌曰

若以色見我	以音聲求我	愛染亂彼心
不能當見我	若人但知內	而不見於外
於內而求果	此爲聲所迷	若人但知外
而不見於內	於外而求果	此亦聲所迷
若人不知內	亦復不見外	凡夫皆被障

此亦聲所迷 若人善知內 復善見於外
智者當出離 此不爲聲迷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以何因緣善
和苾芻其形醜陋言音和雅於佛法中出家
修行斷盡諸漏得阿羅漢果世尊告曰善和
苾芻曾所作業還須自受廣說乃至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汝等應聽乃往古昔此
賢劫中人壽四萬歲時有拘留孫佛出現世

間十號具足時彼世尊所有佛事悉皆圓滿
入無餘依妙涅槃界時彼國主名曰無憂供
養世尊遺餘舍利造窣堵波周圍一踰繕那
高半踰繕那今人守當漸次修造其人信心
意樂賢善慤懃管作不生勞倦時有作人見
窣堵波其量高大遂生嫌慢作如是語告同
伴曰王今造此大窣堵波多費人功何日成
就守人報曰汝不能作隨意當去因何輒出
嫌慢之言彼默無對其守當人欲驅令出彼
便收謝還作舊作塔猶未了復生嫌慢守人

與杖驅之令出更還懺謝遣復本功乃至塔成觀者忘倦百千衆生悉皆歡喜嫌者見已便自悔恨我於往時所爲不善見塔高大作輕慢言我今宜可辦其供養即以比來所得雇直造妙金鈴懸在塔上汝等應知彼傭力人即善和是由於塔處生嫌慢心今獲人身其形醜陋由奉金鈴言音和雅能令聽者無不歡悅時諸苾芻猶有疑念重白佛言大德善和苾芻先作何業由彼業力諷誦經法聲徹梵天世尊告曰汝等苾芻應聽其事於往

昔時人壽二萬歲有迦葉波佛出現世間十號具足在婆羅痾斯國仙人墮處施鹿林中城林中間有香果樹能鳴之鳥託此而居時迦葉波佛執持衣鉢於小食時入城乞食在樹邊過是時彼鳥見佛世尊容儀端正儼若金山遂即嚶嚶出妙音響遠佛三市還隱林以四中如是日日見佛行過遠佛哀鳴還向林間歡喜而住忽於他日被鷹所搏命終之後生大婆羅門家從是以來更不託生下惡之類乃至今日所生之處感得好聲響徹梵天今

人愛樂汝等苾芻如是應知彼能鳴鳥即是
善和時諸苾芻更復有疑請世尊曰大德善
和苾芻曾作何業由彼業力於佛弟子音聲
美妙最爲第一世尊告曰善和苾芻由發願
力感得斯報作何發願於迦葉波佛時善和
出家其本師主於迦葉波佛諸弟子中唱導
諷誦稱爲第一然其善和始自出家終至年
邁雖修梵行無所證獲臨命終時作如是願
我於迦葉波佛聖教之中出家修行竟無所
獲願我以此勝因於迦葉波佛所授記者於

未來世人壽百歲有佛出現號釋迦牟尼應
正等覺我於彼教而得出家斷除煩惑得阿
羅漢果如我親教師於佛法中讚誦弟子說
爲第一我亦如是逢彼出家唱導人中稱爲
第一由彼願力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於弟子
中唱導之師說爲第一汝等苾芻應知往業
若純黑者得純黑報若純白者得純白報若
雜業者得雜業報汝等應可棄純黑雜業修
純白業如餘廣說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誦經之時不闕聲韻隨

句而說猶如寫棗置之異器彼諸外道諷誦
經典作吟詠聲給孤獨長者日日常往禮覲
世尊於其路側聞諸外道誦經之聲作如是
念此諸外道於惡法律而爲出家諷誦經典
作吟詠聲音詞可愛我諸聖者不閑聲韻逐
句隨文猶如寫棗置之異器此是我事當白
大師既至佛所禮雙足已退坐一面白言世
尊彼諸外道於惡法律而爲出家諷誦經典
作吟詠聲音詞可愛我諸聖者不閑聲韻逐
句隨文猶如寫棗置之異器若佛世尊慈悲

許者聽諸聖衆作吟詠聲而誦經典如尊意
許默然無說長者見佛默然許已禮佛而去
佛告諸苾芻從今已往我聽汝等作吟詠聲
而誦經法佛聽許已諸苾芻衆作吟詠聲而
誦經法及以讀經請教白事亦皆如是給孤
長者因入寺中見合寺僧音聲喧雜白言聖
者今此伽藍先爲法宇今日變作乾闥婆城
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作吟詠
聲誦諸經法及以讀經請教白事皆不應作
然有二事作吟詠聲一謂讚大師德二謂誦

三啓經餘皆不合佛許二事作吟詠聲讚佛
德誦三啓有一少年苾芻作二事時不解吟
詠但知直說如寫棗聲諸苾芻曰佛許二事
作吟詠聲如何不作答曰我先不解苾芻白
佛佛言應學佛遣學時苾芻隨在房中廊下
門屋堂殿悉皆學習吟詠之聲長者入見同
上譏嫌白言聖者乾闥婆城未能捨棄復往
白佛佛言應在屏處學吟詠聲勿居顯露違
者得越法罪

緣遠同前有一苾芻於鉢袋中立抽出鉢苾

芻告曰具壽勿立抽鉢答言何過報曰墮地
損壞豈非過耶彼便默然以緣白佛佛言苾
芻不應立取其鉢若內袋中若洗若曝皆不
應立違者得越法罪

第一門第六子攝頌

蹈衣并諸袋 褥及於坐具 有緣離三衣

六種心念法

佛在江猪山恐懼之處施鹿林中菩提王子
請佛及僧於妙華樓盛設供養於此樓上處
處皆敷朝霞上氍毹于時世尊既至彼已見其

衣覆不以足躡時諸苾芻亦不敢躡菩提王子白言世尊唯願世尊慈悲蹈過佛不爲履王子見已即攝敷衣佛方前進外道聞已作如是語沙門喬答摩未堪供養王子敷氎不敢履之佛知是已告諸苾芻若有信心婆羅門長者居士於道路處敷上妙衣請苾芻曰願降慈悲爲踐蹈者欲伏外道我慢心故作諸行無常想而爲履蹈勿生疑慮緣處同前時有苾芻手擎鉢去在路脚踏鉢墮遂破因斯闕事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

手擎其鉢便以衣角裹鉢而去廢闕同前佛言應作鉢袋盛去苾芻手携招過如上佛言不應手持而去應可作襴掛膊持行若異此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以商旅爲伴人間遊行

以四

十四

於行伴中有婆羅門忽染時患詣醫人所我有如是病仁爲處方答言此病可服訶梨勒必當得差報言涉路無處可求醫曰沙門釋子善閑諸藥從彼求覓必當見惠時彼即便詣苾芻所問言聖者有訶梨勒不答言我有

市戰切 婆羅疵斯 梵語也此鹿
膊伯各切 襻 普患切
肩膊也 衣系也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八五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五 以五

唐三藏法師 義淨奉 制譯

第一門第六子攝頌之餘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多得氈褥便作是念如世尊說應持割截衣即持褥并刀向一樹下欲爲割截世尊因至其所問曰汝何所作即白佛言如世尊說苾芻應著割截三衣我既多有氈褥今欲割將作三衣爾時世尊讚歎持戒毀破戒者告諸苾芻有五種物不應割截一切被帔及長毛毯短毛毯并諸

氈褥破碎之物若割截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有客苾芻緣須暫出不持坐具來入寺中日將欲暮其知事人告言具壽可取卧具彼便答曰我無坐具以何替褥若如是者可取單牀遂取其牀時屬寒夜徹明被凍因斯病發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無坐具輒出外行違者得越法罪如佛所言苾芻不應無尼師但那而出者時諸苾芻欲暫往同城村坊之所或諸餘寺或出經行當日擬來亦持坐具又諸苾芻老病身羸去時無

力能持坐具疲苦勞心作如是語告諸苾芻
我有緣出即擬還來不將敷具大師不許事
欲如何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若向晝日
遊處或暫向餘寺或寺內經行若詣隨近村
坊即擬還者此皆不須將尼師但那去又復
苾芻有緣暫出尋擬還來不將坐具既至彼
已遇有他緣遂便日暮以無坐具侵夜言歸
遂被蟲狼及盜賊等之所傷害苾芻以緣白
佛佛言若其本意即擬還來遇有他緣不及
歸者當於彼宿不應夜行可於同梵行者借

替充事若得者善如其無者取七條衣疊爲
四重將替席褥少睡多覺以至天明又有苾
芻從他借物以襯卧具有不淨汗便將此服
還彼苾芻彼不肯取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淨
洗方還苾芻洗還彼仍不受白佛佛言準價
應還或作謝言勿令嫌恨應知文言坐具者
以五即是量長於身元
擬將爲襯卧之具不令
敷地禮拜深乖本儀矣如佛所言苾芻不應
離三衣而去者時諸苾芻欲暫往同城村坊
之所或詣餘寺內或出經行當日擬至皆持
三衣又諸苾芻老病羸瘦去時無力能持三

衣困苦勞心作如是語有緣暫出即擬還來
不將三衣大師不許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
芻若向晝日遊處或暫向餘寺或寺內經行
或詣隨近村坊即擬還者任不將去復有苾
芻暫出擬還不持衣去至彼日暮恐離衣宿
即侵夜歸被蟲賊所害苾芻以緣白佛佛言
若其本意即擬還來有緣不及歸者當於彼
宿不應夜行可於同梵行邊借餘三衣守持
充事苾芻不解云何當持佛言先守持衣應
心念捨後守持新然諸苾芻應知有六心念

之法一者長淨二者隨意三者持衣四者捨
三衣五者分別長衣六者捨別請苾芻得衣
無暇割截浣染佛言若縫刺浣染緣未具者
直爾白氎及生絹布計財量足持作三衣乃
至俗人衣物從彼借用守持無犯勿致疑惑
有諸苾芻不將尼師但那向餘處宿謂犯離
衣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我制苾芻不應輒離
三衣而宿非尼師但那然諸苾芻不應故心
而不持去忘念者無犯
第一門第七子攝頌曰

水羅有五種 器共一處食 露形敢飲食
洗浴事應知

緣在室羅伐城于時南方有二苾芻欲往室
羅伐城禮世尊足俱無水羅於其中路無水
可得熱渴逼身到一池所一人報言具壽可
疾觀水欲飲除渴即便鑒察見水有蟲如是
再三隨處皆有二人議曰水既有蟲飲便害
命今遭渴逼事欲如何時小苾芻即說頌曰
百千俱胝劫 世尊難可遇 我今宜飲水
冀禮大師足

時大苾芻亦說頌曰

如來大悲愍含識 三有愛染皆除苦
於此教中受禁戒 我寧捨命不傷生
爾時小者不能忍渴即飲蟲水隨路而去大
者護蟲要心不飲即自策勵詣一樹陰端身
而坐乃至氣力未衰已來計心善事及其力
盡遂致命終由此福力得生三十三天勝妙
之處凡生天者若男若女即起三念我於何
處死今於何處生由作何業便憶前身於人
趣死今生三十三天由於佛教極生尊重時

彼天子便作是念我若不往禮世尊者是不
恭敬是所非宜于時天子作是念已即莊嚴
身著天瓔珞光明殊勝便以衣襟盛諸妙華
盥鉢羅華鉢頭摩華拘物頭華分陀利迦華
曼陀羅華過初夜分來詣佛所便布天華申
供養已禮佛雙足在一面坐聽受妙法彼天
光明甚大赫奕周遍照耀逝多園林爾時世
尊隨彼天子意樂根性爲其說法令彼得悟
四聖諦理是時天子以金剛智杵破二十種
薩迦耶見山得預流果既見諦已三白佛言

大德由佛世尊令我證得解脫之果此非父
母人王天衆沙門婆羅門親友眷屬之所能
作我遇世尊善知識故於地獄傍生餓鬼趣
中拔濟令出安置人天勝妙之處當盡生死
而得涅槃超越骨山乾竭血海無始積集薩
迦耶見以金剛智杵而摧碎之得預流果我
今歸依佛法僧寶受五學處始從今日乃至
命終不殺生乃至不飲酒唯願世尊證知我
是鄔波索迦即於佛前合掌恭敬而說頌曰
我由佛力故 永閉三惡道 得生勝妙天

長歸涅槃界 我依世尊故 今得清淨眼
證見真諦理 當盡苦海際 佛超於人天
離生老死患 有海中難遇 我逢今得果
我以莊嚴身 淨心禮佛足 右遶除怨者
今往赴天宮

時彼天子既稱所願猶如商主多獲財利亦
如農夫廣收田實如勇健者降伏彼怨如重
病人除去衆疾時彼天子辭佛而去便往天
宮時小苾芻漸次行至室羅伐城入逝多林
置衣鉢洗足已詣世尊所禮佛雙足在一面

住世尊常法若見客苾芻來即便安慰問言
善來苾芻從何處來今夏安居在何城國爾
時世尊問彼苾芻曰汝從何處來白言世尊
我從南方來又問今夏何處安居答言亦在
南方佛言汝尋遠路曾有伴不白言有佛言
彼何處去即具說其事爾時世尊說伽陀曰
若輕慢我戒 亦何勞見我 假令見我者
非見非供養 彼苾芻見我 由能持淨戒
汝無智愚人 不能真見我
爾時世尊便開上衣露胷令見復說伽陀曰

汝可觀我身 父母所生體 譬如真金色
由先業力故 若不敬法身 彼不見諸佛
若了法身者 得見大牟尼 第一我法身
第二是色體 智者能知見 當善護尸羅
迦葉波佛時 必芻犯學處 由損譽羅葉
現墮於龍中

爾時世尊便作是念由諸苾芻不持水羅有
如是過告諸苾芻應畜水羅如世尊說今畜
水羅者必芻不知羅有幾種佛言羅有五種
一者方羅

若是常用須綃三尺或二尺一尺
僧家用者或以兩幅隨時大小其

作羅者皆須細密蟲不過者方得若是疎
薄元不堪用有人用惡綃及疎紗綺布之流
本無護二者法瓶陰陽三者君持以細繫口
蟲意矣 沉放水仍須察蟲非直若全沉口水則不入待
滿引出大小以綃綃口更不須放生語樂為要四酌
取水極是省事東夏元無或如非本衣
水羅 斯之樣式雖意沉大固然非本衣
角羅 取密綃方一揲許或繫瓶口汲水充用
密而且膩寧堪濾用但為迷方日久誰當指
南然此等諸羅皆用西方見用大師悲心為
濟舍生食肉尚斷大慈教生豈當成佛假令
暫出寺外即可持羅并將細繩及放生鐘若
不將者非直見輕佛教亦何以益也
徒行者思之特宜存護為自他益也
緣在室羅伐城有二苾芻先有嫌隙共為伴

侶人間遊行一有水羅一無水羅其有羅者
濾水而飲其無羅者便告彼言具壽可借我
羅彼便不與事有廢闕苾芻以緣白佛佛言
有嫌隙者不應爲伴人間遊行設遇斯緣應
相愧謝方可同行

緣在室羅伐城有二苾芻人間遊行一有水
羅一無水羅無者問彼具壽有水羅不彼答
言有更不問言相借用不彼有羅者濾水而
飲其無羅者從彼借用彼便不與因此生嫌
告言汝問有無不言借用今云借羅不敬之

毘故我不與彼便闕事苾芻以緣白佛佛言
若諸苾芻凡欲行時自無水羅應問同伴汝
有羅不若言有者應更問言共我用不若言
共用即可同行云不與者即不應去

緣在室羅伐城有二苾芻人間遊行一有水

羅一無水羅無者問言汝有羅不答言我有

與我用不答曰共用遂即同行於其路中遇
逢商旅彼有羅者緣須覆歸無者告曰汝先
許羅今可相與報言許共濾水不擬令留住
者無羅遂便闕事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

無羅問彼有者汝有羅不若言我有應可覆
問汝若迴還與我羅不若言與者善若不與
者即不應行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若
無水羅得向餘村及餘寺不佛言不合若知
彼處有羅可求事無關者無犯大德二人一
羅得遊行不若事無關者得大德若多人一
羅及以僧衆得遊行不無關者得大德若無
水羅於河岸邊得行去不鄔波離若水流急
無別河入者五里一觀若有別水入者隨用
隨觀若河不急流亦隨處觀察大德隨觀水

時齊幾應用佛言圓齊一尋大德若水不觀
不濾頗得用不佛言不得用便獲罪大德若
水濾訖不觀得用不佛言不得大德若水不
慮觀得用不佛言觀察無蟲隨意當用大德
若水濾觀便得用不佛言無蟲任用佛告鄔
波離有五種淨水一者僧伽淨二者別人淨
三者濾羅淨四者涌泉淨五者井水淨此中
僧伽淨者謂是大衆差一苾芻今觀濾水彼
便如法觀察若餘苾芻來以衆淨故飲用無
犯別人淨者知彼苾芻戒見儀命皆清淨者

彼所有水用之無犯濾羅淨者每用此羅曾
無蟲過不觀無犯涌泉淨者初出無蟲者是
井水淨者且取水觀清淨無蟲至明相出來
皆隨意用苾芻觀水目察多時遂令眼光觀
物昏亂佛言不應久觀應如六牛竹車迴頃
又齊心淨已來觀察無犯

以五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淨信居士婆羅門等以
諸食器奉施苾芻時諸苾芻皆不爲受彼皆
白言聖者若佛世尊未出於世我以外道爲
勝福田佛出世間我以仁等爲上所有奉施

仁不爲受豈令我等不持資糧而往後世苾
芻以緣白佛佛言爲大衆故器物應受佛言
爲衆受器物者苾芻受已置於庫中每至食
時用鉢而食時彼施主見而問曰我將器物
以奉聖者因何不見答言賢首置在庫中報
言聖者豈我家內無庫藏耶本意施時冀令
受用欲令我等獲受用福仁等得已置在庫
中遂令我等但獲施福無受用福苾芻以緣
白佛佛言他所施物應爲受用依佛教已即
便受用後於異時有別施王心愛廣博以大

銅盤施有老苾芻分得此盤躬自磨拭遂生
勞苦佛言應差掌盤器人監知洗拭苾芻即
便不爲簡擇差知器人致令損壞佛言不具
五法者未差不應差已差不令作云何爲五
謂是有愛有恚有怖有癡行與未行不能記
憶若具五法未差應差已差令作云何爲五
謂是無愛無恚無怖無癡行與未行善能記
憶如是應差數座席鳴健推言白復周衆皆
同集應先問言汝某甲能與僧伽行盤器不
自知能者答言我能次一苾芻作白羯磨大

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樂與僧伽行其器物
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差苾芻
某甲作行器物人當爲僧伽行其器物白如
是羯磨準時諸苾芻受得器物既食噉已持
不淨器付行器人佛言不淨之器應與弟子
門人令其洗拭時有苾芻更無弟子便自洗
拭佛言此人以器付行器人任其洗拭若弟
子門人不解洗者此亦應可付行器人
緣在室羅伐城是時六衆於一鉢中六人共
食同時內手舉手之時鉢便隨上共相謂曰

觀此黑鉢能現神通六皆歛手鉢便墮破一時大笑苾芻見已報言具壽共作如是醜惡之事應合羞恥翻爲大笑答曰我作何事爲當飲酒爲噉葱蒜苾芻報曰此事不久亦當見作六衆曰我雖鉢破豈陶師亦亡泥土皆盡我當更作有何過耶時諸苾芻恥而無對以緣白佛佛便念曰由諸苾芻一處噉食有如是過作是事者得越法罪如世尊說苾芻不應同一器食時諸苾芻隨商旅行于時商人在一處食苾芻亦食然少器物不敢同處

待竟方食致延時節不及伴徒在後而行便被賊奪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在道路無器可求雖復多人一器應食一舉手時次一應下不得同時上下佛許同食有諸求寂不敢共苾芻同食過生如上佛言苾芻應先受取以手執器共一處食共淨人行事同求寂佛言把飯作團擲與而食時有苾芻至生緣處諸親命曰久別索居今得聚會可來同處一盤而食答言汝是俗人我出家者共盤而食是不應彼遂懷憂泣淚而住苾芻以緣白

佛言知彼慙慙喚同食者當於屏處勿招
譏議先受其食以手執盤同食無過

緣在室羅伐城六衆苾芻但著一裙而食俗
人見已共相謂曰食者何人一人答曰此是
沙門釋子彼皆嫌恥作如是語彼之教主極
懷愧恥因何弟子作此無慙苾芻以緣白佛
佛作是念一裙而食有如是過苾芻不得一
裙而食作者得越法罪佛言不應一裙食者
時有老病羸瘦無力不能更披餘衣而食佛
言應著軟滑僧脚趺衣食時無犯復有病者

此僧脚趺衣亦不能著佛言若病重者應在
屏處勿外人見但著一裙隨意當食

緣在室羅伐城六衆苾芻在阿侍羅河露形
而浴俗旅見時問言此是何人有人報曰是
露形外道河中洗浴復有說言是釋迦子彼
皆嫌賤作如是說以五彼之教主極懷愧恥因何
弟子若此無慙乃至佛生是念諸苾芻露形
洗浴有如是過故諸苾芻不露形浴作者得
越法罪然諸苾芻應畜洗浴裙佛言聽畜洗
浴衣者苾芻即便兩重而作佛言恐有蟲入

此不應持若唯有複無單裙者應觀其水無蟲方浴時有但三衣者恐成違法不著此衣佛言守持應畜復有餘人貧無此物佛言必若無者以繩繫葉前後遮障於隱屏處不令他見浴時無犯苾芻浴訖恐衣有蟲不拭去水佛言一重之衣必無蟲著然出水時方便擡舉勿令蟲住

第一門第八子攝頌曰

豆生不淨地 吐食指授索 銅器不應爲
盛鹽等隨畜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具壽頡離跋底苾芻隨於何處多生疑惑是故時人喚爲多疑頡離跋底彼於異時曾於廁中見豆生葉便起斯念我損生種後於異時僧家多作菹豆饀飯彼不敢食弟子報言鄔波馱耶僧家多有菹豆饀飯因何不食報言我今豈可損生種耶弟子曰此事云何彼如所見以事告之弟子于時亦不敢食其餘知識亦復問言汝何不食彼即如師所陳盡皆向說時頡離跋底多有門徒展轉傳言乃至大衆盡皆不食苾芻

以緣白佛佛言於諸豆中有不熟種縱多時
煮食已還生此既被煮食時無過

緣在室羅伐城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於不
淨地有果樹生果落不淨地爲得食不佛言
不應食若不淨地有果樹生果落淨地爲可

少五

十二

食不佛言應食若於淨地有果樹生果落不
淨地爲得食不佛言若不經夜應食大德淨
地樹生果落淨地應可食不佛言應食

緣在室羅伐城有婆羅門是教導之首獲一
特牛後得牝牛復得特牛如是展轉牛遂成

羣時婆羅門於初特牛以爲祥瑞即便放捨
作長生牛更不拘繫後於異時老朽無力既
被渴逼就河飲水遂遭沉陷不能自出時舍
利子在傍而過見彼沉溺遂便觀察有善根
不乃見其牛有繫屬已緣即便舉出除去其
泥以水淨洗飲飼水草說三句法告言賢首
諸行無常諸法無我寂滅爲樂當於我所發
起淨信於傍生趣深起厭心說是語已捨之
而去於此夜中被野干所食牛作是念若阿
遮利耶在我邊者必定不遭如是等苦於舍

利子所繫心尊重尋即命過生大婆羅門家
舍利子便作是念我今暫往看彼老牛作意
觀察知其命過何處受生見往婆羅門家時
舍利子爲化緣故便往婆羅門家頻頻到彼
夫婦皆來請受三歸五戒後於異時尊者獨
行以五至彼家內長者問曰尊者何故獨無侍者
廣如上說經八九月誕一男子面相似牛滿
月之時宗親聚會抱持兒子請共立名衆人
議曰此兒相貌有似牛王應與作名號爲牛
主廣說同彼善和因緣出家近圓獲阿羅漢

果由先業力咽有二喉一乃吐生二便咽熟
若佛未制非時食噉便於屏處吐而復食制
戒之後吐而外棄旣無食力身形羸損世尊
見已知而故問具壽阿難陀曰何故苾芻牛
主身形羸瘦顛顛異常時阿難陀以緣具白
佛言若宿業報生二喉者食出之時應可再
三棄之於外次淨漱口隨意咽之此成無犯
有諸苾芻旣飽食已喉中却出便生疑念我
將不犯非時食耶佛言若有斯類應淨漱口
此成無犯時牛主苾芻旣出家已多諸俗旅

共生嫌賤作如是語沙門釋子共行非法令
牛主等可惡形相而爲出家時苾芻以緣
曰佛佛作是念我之聖弟子德若妙高山遂
令衆人共生嫌賤由是緣故牛主苾芻不於
中國而爲安處爾時世尊告牛主曰汝從今
已往勿往中國應在邊方聞佛勅已白佛言
如是世尊即出逝多林便往世利汝宮安隱
而住佛告諸苾芻我弟子中住邊方者牛主
爲最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具壽牛
主曾作何業由彼業力雖處人中作牛形狀

於佛法中出家修行得阿羅漢果佛告諸苾
芻牛主苾芻先所作業增長成熟還須自受
廣如上說汝等應聽乃往古昔此賢劫中人
壽二萬歲時有迦葉波佛出現於世十號具
足牛主曾於彼佛法中出家修道其親教師
是阿羅漢爲衆上首年旣朽老其形羸瘠不
能自食于時牛主常與其師收斂鉢器旣淨
洗已共餘苾芻一處習誦後於異時由師食
緩洗鉢稍遲彼同誦人問言何故今來傷晚
答曰具壽我鄔波馱耶久方食了更於他日

以五

十四

弟子食了自洗器訖至本師處見食未了便起瞋心告其師曰何故遲食猶如老牛師作是念此既盛瞋我若言者更令忿發候其瞋定方可告知彼瞋息已告言具壽汝作何語答曰我道師食遲緩猶若老牛報言具壽汝頗知我云何人耶答曰我知師是迦葉波佛教法之中而爲出家我亦於此而作出家告言子此事是實然出家人中所爲之事我已作訖我離諸纏汝便具縛汝於我所出麤惡言應可慙懃至心悔罪如是惡業方得滅除

時彼聞已至心悔責汝等知不由彼往時於阿羅漢生麤惡言所造之業於五百世常受牛身乃至今日殘業未盡尚作牛形由彼勤作習誦之事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時諸苾芻復請佛言牛主苾芻復作何業今蒙世尊^{十五}令住邊方稱爲第一佛言由發願力曾作何願即於彼佛出家修業至盡形壽於勝妙門竟無所獲然其師主迦葉波佛於弟子中住在邊方受用衣食稱爲第一彼見此已發如是願我於佛所出家修道

至盡形壽於勝妙門竟無所獲願我以此勤修之業佛所授記摩訶婆汝未來世人壽百歲有釋迦牟尼佛出現於世我於彼教當得出家斷諸煩惱證阿羅漢如我師佛弟子中住在邊方受用衣食說爲第一我於彼佛弟子之中受邊方衣食亦復如是由彼願力今受斯報汝等當知由純黑業等廣說如上緣在室羅伐城六衆苾芻指授索養與我此物與我彼物令行食人失其次緒必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指授索食若故作者得

越法罪若無火力索熟物非犯老火力強者取生無過

緣處同前具壽鄔波難陀往銅作家問言賢首頗能爲作銅鉢不答言此是我業何不能爲未知其鉢所須大小答言大作問言聖者如斯大鉢仁何所用答言癡人汝豈不取價直與我作耶彼作是念隨其大作於我何傷即造大鉢彼見鉢已報言更作小者置大鉢中如是重重乃至於七既作得已即使弟子俱洗令淨以五色線結爲鉢絡次第重疊置

鉢絡中即令求寂頂戴而去但有請處每即

前行到施主家坐已開張當前布列時有居

士婆羅門等見而問曰仁豈今者開銅器鋪

耶報言癡人汝何所識一將盛飯二擬貯麩

三用安餅四著美團五受羹菜六置乳酪七

請助味俗人告曰若如是者更須多畜或容

飲食倍多於此聞是譏已默爾無對苾芻以

緣白佛佛作是念由諸苾芻畜銅器故有如

是過告諸苾芻勿畜銅器畜者得越法罪若

畜銅是盛鹽盤子飲水銅椀並皆無犯若是

他物用亦非過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五

音釋

氈

氈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襯

襯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赫

赫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葉

葉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也

也初切如欲切毛氈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六 以六

唐三藏法師 義淨奉 制譯

第一門第九子攝頌曰

應為洗足處 及以濯足盆 熱時須扇聽

蚊蟲開五拂

以六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隨在何地即便濯足遂
使諸蠅在處撩亂時有長者婆羅門等來入
寺內見洗足處問言聖者何故此處蟲蠅亂
飛答曰此是我等洗足之處彼聞嫌賤沙門
釋子皆不清淨隨在何處而濯其足苾芻以

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隨處洗足然洗足處

應在寺東南角如佛所言安洗足處者苾芻

不知云何應作佛言如龜背形時諸苾芻作

已太滑不堪措足佛言應可澀作此洗足處亦堪洗浴

西方諸寺及在處皆有大小無定處地而作或大如牀小可半席四畔疊甃高一尺許中

間甃砌作龜背形以礪石夾泥水洗不去有傍通一穴令水外流濯足洗身最是要用

老苾芻身體羸弱不能往彼洗足之處佛言

應畜執事人令其洗足應作洗足瓮是時六

衆聞佛聽許便以金銀瑠璃作洗足器俗人

見問此是何物答言世尊許我作洗足器此

即是也彼言聖者仁雖剃髮貪染不除答曰
脚蹋汝項我畜何過汝非我師何事相責俗
生嫌賤苾芻白佛佛言洗足之器不合用寶
應以瓦作苾芻便作如駱駝形佛言不合應
如象足蹋地其中稍高合得支足或可於中
作蓮臺形當須澀韞苾芻用洗足已隨處而
安佛言不應如是若是衆物應可覆在隱屏
之處若是私物安門扇後
緣處同前時屬春陽苾芻患熱身體黃瘦羸
劣無堪俗旅見時問言聖者何故身體黃瘦

羸劣無力答言時屬春陽我苦於熱彼言聖
者何不持扇答言賢者世尊不許答曰仁之
大師性懷慈愍若知苦熱許扇無疑苾芻白
佛佛言我今聽許苾芻持扇六衆苾芻聞佛
聽許便以金銀瑠璃或紫礦揩拭及種種粧
彩而爲扇柄俗旅來見便生譏恥六衆傲慢
廣說如前乃至佛言不用寶等而作扇柄應
知扇有兩種一以竹作二用葉成時有衆多
敬信俗旅便持種種粧彩之扇來施苾芻苾
芻不受佛言若爲僧伽受取無犯

緣在廣嚴城獼猴池側高閣堂中時諸苾芻
爲蚊蟲所食身體患痒把搔不息俗人見時
問言聖者何故如是以事具答彼言聖者何
故不持拂蚊子物答言世尊不許廣說如前
乃至以緣白佛佛言我今聽諸苾芻畜拂蚊
子物是時六衆聞佛許已便以衆寶作柄用
犛牛尾而爲其拂俗人既見廣說如前乃至
佛言有其五種祛蚊子物一者撚羊毛作二
用麻作三細裂氎布四用故破物五用樹枝
梢若用寶物得惡作罪

第一門第十子攝頌曰

結下裙不高 不持於重擔 若病許杖絡
服蒜等隨聽

緣處同前如佛所言苾芻應助營作者有一
苾芻須緣梯上時諸上人從下仰觀見彼形
露告言聖者我今始知聖者是男由男根具
彼在梯上羞愧默然苾芻白佛佛便思念苾
芻昇梯由不結下裙有如是過告諸苾芻若
有營作須昇梯者應結下裙方可昇上又諸
苾芻於營作時高結下裙不信俗流見而譏

笑問言聖者欲相撲耶答曰我有作務彼聞
默然苾芻白佛佛言若緣梯上當結下裙平
地作時不應如是結下裙者謂捉裙後
緣處同前六衆苾芻自擎重擔不信者見作
如是語我爲父母妻子恐不能活是以身擎
重擔仁何所爲躬自勞苦報言賢首我有多
緣一爲供養世尊二爲僧伽食事三爲病者
供給所須由是因緣身持重擔彼默無對苾
芻白佛佛言苾芻不應身擎重擔作者得越
法罪

佛在王舍城鷲峯山中有老苾芻登山上下
脚跌倒地佛言應畜杖聞佛許已六衆即
便以金銀等并雜彩物雕飾其杖俗旅見已
共生嫌賤苾芻白佛佛言苾芻有二種緣應
畜拄杖一謂老瘦無力二謂病苦嬰身時有
苾芻佯作老病而拄其杖時諸苾芻以緣白
佛佛言若實老病應從僧伽乞畜杖羯磨若
僧伽與時應畜如是應乞敷座席鳴犍椎言
白旣周衆應盡集時老病苾芻於上座前躡
踞合掌作如是白大德僧伽聽我苾芻某甲

老瘦羸弱或病若嬰身今從僧伽乞畜杖羯磨願僧伽與我老瘦羸弱或病苦嬰身苾芻某甲畜杖羯磨是能愍者願慈愍故如是三說次一苾芻作白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老瘦羸弱或病苦

嬰身今從僧伽乞畜杖羯磨若僧伽時至聽

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與苾芻某甲老瘦羸弱

或病苦嬰身作畜杖羯磨白如是羯磨準白應作若

僧伽與作畜杖羯磨已拄杖者無犯

緣在王舍城時論苾芻老瘦無力加以風疾

於鷲峯山或時上下脚跌倒地澡罐君持悉皆破碎苾芻白佛佛言苾芻應持網絡六衆聞已以五色線而爲網絡俗旅譏嫌問答因緣廣如畜杖如若杖絡二皆須者合作羯磨此亦無過既得法已任持非犯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食噉蒜已來詣佛所禮佛雙足在一面立佛言苾芻可坐一心聽我說法時彼苾芻聞佛勅已重禮世尊一邊而坐佛爲說法彼聽法時數便迴面恐有惡氣輕觸尊儀如是再三佛言苾芻汝當一

心聽我所說苾芻亦復再三向外迴面便禮
佛足奉辭而去爾時世尊知而故問阿難陀
何故彼苾芻聽我法時數數迴面阿難陀言
由彼毖菟菟恐觸尊儀故數迴面佛告阿難陀
諸苾芻菟菟有食蒜耶阿難陀言有佛言由彼
食蒜障入聖道向不食蒜者聽我說法以金
剛智杵摧壞二十身見大山得預流果是故
阿難陀從今以往制諸苾芻不應食蒜及葱
韭類食者得越法罪于時舍利子在衆中坐
便作是念今此苾芻不得見諦明當見不即

便觀察明亦無緣能見諦理即更深入第四
靜慮觀其後際亦不見彼證聖之日即從定
起而說頌曰
由於少時間 散念不專注 令彼未來世
不見真諦理

爾時世尊知舍利子心所念已告言舍利子
汝今不應於佛境界而輒思量此乃超過一
切聲聞獨覺境界然於未來有佛出世名一
切尊此人於彼佛法之中出家修行斷盡諸
漏得阿羅漢果佛作是念由彼苾芻食毖菟

故障見真理是故苾芻不應噉蒜食者得越
法罪時有苾芻身嬰疾病詣醫人所告言賢
首我有如是病幸爲處方告言聖者應可服
蒜患得銷除報言賢首佛不聽食醫曰此是
病藥非餘能差苾芻白佛佛言醫云此藥非
餘差者服之無犯苾芻聞已便於寺中爲病
食蒜受用房舍牀榻氈席大小行處及以衆
中出入往來或遶制底或禮香臺經過俗人
爲其說法或時受請詣施主家或至園林天
廟之處衆人聚集輒往其中所到之處諸人

咸聞蒜臭共生嫌賤作如是語沙門釋子雖
復出家而還噉蒜臭氣相薰與我何別苾芻
白佛佛言苾芻有病欲食蒜者所有行法我
今當說諸病苾芻若食蒜者應住寺側邊房
不得用僧卧具及大小行室不得入衆亦不
爲俗人說法不遶制底不禮香臺不往俗家
園林天廟衆人聚處皆不應往可於屏處而
噉服之設人見時不生譏恥若服了時於七
日內仍住於此服葱可停三日若非一日後
方洗浴并可洗衣香薰無氣後方入寺如上

所制不依行者得越法罪雜事法中第一門竟

第二門總攝頌曰

牛毛并傘蓋 披綖勝鬘緣 出家藥湯瓶
門扇鎚斤釜

第二門第一子攝頌曰

牛毛及隱處 同牀不獨披 若得白色衣
染覆方應用

緣處同前時給孤獨長者以逝多林施四方
僧訖令剃髮者往詣寺中剃除鬚髮廣說如

前鄔波難陀問剃髮人曰汝頗解作牛毛剪
不答言是我巧工寧容不解便以鉸刀作牛
毛剪髮可留二分此名牛毛剪鄔波難陀曰
更剪一分如是乃至末後報言汝之癡人未
解剪髮宜可淨剃放汝歸家廣說如前乃至
佛言苾芻不應作牛毛剪髮作者得越法罪^六
如世尊說不許苾芻作牛毛剪髮苾芻頭上
忽有瘡生以刀剃時便受苦痛苾芻白佛佛
言可於瘡處以鉸刀剪之餘如常剃
緣處同前長者令人為衆剃髮廣如上說鄔

法難陀見而報曰頗能與我除隱處毛不答
言此是我工即令剪剃如前驅使至暮放歸
時俗嫌賤佛言苾芻不應剃三處毛剃者得
越法罪時有苾芻隱處生瘡或時蟲出痛癢
難忍瘡修善事佛言有病緣者應告老宿苾
芻然後更互瘡處剃除勿至疑惑

緣處同前六衆苾芻同一牀卧共相推倚掉
舉呵笑苾芻白佛佛作是念共一牀眠有如
是過同牀卧者得越法罪時有衆多苾芻人
間遊行至一村落從他借牀主人與一報言

更須主人報曰我家多人同一牀卧如何苾
芻各別從索多人共卧理復何傷苾芻答曰
世尊不許苾芻白佛佛言若諸苾芻性懷慚
恥具修戒行敷襯身物正念在心中以衣衾
或以鉢帑隔而方卧牀既如是自餘褥席準
此應知

緣處同前衆多苾芻人間遊行至一村落從
長者家求得卧處時屬寒冷復覓卧物時家
中人於苾芻處心生哀愍以已卧物借與苾
芻先入手者獨披而卧其不得者忍凍終宵

以緣白佛佛言不應先得獨卧應可共用隨老者覆後於一時鄔波難陀隨老得物便披卧被獨起經行餘者受寒夜遭辛苦小者報曰我受寒苦仁乃經行鄔波難陀曰誰遮汝等不起經行彼諸苾芻忍寒經夜苾芻白佛言衆人得被卧時通覆必欲經行可披私物若披衆物得惡作罪

緣處同前時當冬月苾芻苦寒居在一邊側身而卧時給孤長者來入寺中見諸苾芻一邊而卧問言聖者大師教法務在精勤何故

仁等委脅而卧虛度日時不修善品苾芻答曰心有喜樂善品可修我現受寒何能策勵我今被凍誰復能知長者辭出還至宅中以五百張厚白氎帔送與衆僧時諸苾芻即便披出寺外遊行不信俗流見生嫌恥問言聖者豈可仁等並還俗耶答曰汝等不應作如是語我爲寒故披此俗衣苾芻白佛佛言不合被俗人衣必有他緣於彼衣上將染色物覆已方披若僧祇衣帔由以物替外將物覆然後方披異斯招罪

第二回第二子攝頌曰

傘蓋無後世

歌聲不放火

遊行覓依止

毛綫不翻披

緣處同前於此城中有一居士常收衣物賣以自活後於異時多獲利物便作是念有何

方便得修福業復多獲利此之居士素九有信

心作如是念我今宜可請佛及僧座敷妙衣設諸飲食衣食供養是大福田緣此施因我多獲利作是念已往詣佛所禮雙足已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願佛及僧明當就舍受我

微供唯願慈悲無違所請爾時世尊默然而受長者知已禮佛而去還至舍中備辦種種上妙飲食盛設妙座敷以上衣即今使者馳往白佛飲食已辦願佛知時于時大眾皆赴彼宅唯佛世尊及知事人留在寺內諸佛世尊有五因緣留知事人爲佛取食云何爲五一者爲欲簡靜離諸諠鬧二者欲爲諸天宣說法要三者爲欲觀察病人四者爲欲觀察卧具五者爲欲與諸弟子制其學處今者世尊爲制學處諸苾芻衆赴彼請時遂於中途

遭天大雨衣服皆濕至彼家中就座而坐隨其坐處衣皆被染居士見已極起嫌心作是思惟我諸衣物並皆失利我今宜可還持此物施與苾芻作是念已告言聖者所坐之物我皆奉施咸可持將苾芻答曰待白世尊未知許不必芻以緣白佛佛言汝等應知非彼居士本心持施爲有譏嫌故不應受時諸苾芻奉佛教已令使往報居士應知佛作是語非彼居士本心持施爲有譏嫌故不應受時彼居士聞是語已深起敬心便作是念我此

衣物若欲賣者不得半價若諸聖者染令壞色披著受用正是所宜即便持衣詣寺告聖衆曰我本無心欲捨此物今時有意持以奉僧願爲我受染以披著唯願仁等當持傘蓋勿令衣濕答言居士待我問佛以緣白佛佛言居士先時無心欲施今時決意持奉衆僧汝等可受染已披著爲利前人勿致疑惑是故我今令諸苾芻應持傘蓋若不持者得越法罪六衆苾芻聞許傘蓋便以金等四寶而爲其柄及餘種種紫鑲畫飾以孔雀尾而作

上覆時諸居士婆羅門等見生嫌賤問答同
前乃至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應持如是傘
蓋然有二種蓋一竹二葉六衆苾芻聞佛許
蓋遂便長作傘柄在大城中擎之而過俗旅
見時作如是語彼持蓋者是何商主大富長
者從外方來諸人即便就彼看問既見苾芻
共生嫌恥乃至苾芻白佛佛言不應長作傘
柄長齊二肘或與蓋等又入聚落時不應持
蓋時有苾芻隨逐商旅人間遊行至一聚落
道在村內苾芻持蓋不敢入村於村外行遂

失商旅獨行在後便被賊劫苾芻白佛佛言
若道在村中不得正擎若偏持去者無犯時
有苾芻入村乞食以傘柄曾觸不敢持行被
雨露衣苾芻白佛佛言乞食之人淨洗傘柄
應可持去必其雨定隨處寄舉欲出村時方
可持去

以

十一

緣處同前時有南方遊行外道是盧迦耶黨
撥無後世名鄔陀夷漸次周旋至室羅伐欲
解勞乏入逝多林先往尊者憍陳如處告言
苾芻我就師門少學文字欲與仁者略爲談

說尊者答曰婆羅門激論之事非我所爲隨
汝別求無宜住此彼即往詣馬勝跋陀羅大
名婆迦波名稱瞋律拏牛主毗摩羅善臂羅
怙羅旣至彼已一一告言苾芻我就師門少
學文字欲與仁者略爲談說時諸尊者答曰
婆羅門激論之事非我所爲隨汝別求無宜
住此次復往至尊者舍利子所還如上問時
舍利子即便入定觀察外道有善根不觀見
知有繫屬于誰見屬於我更有餘人由聞論
議受調伏不觀知更有何時當集於七日內

如是知已報言汝求論敵斯爲善事可於某
處作論議場即於初日尊者舍利子自昇高
座建立宗門共彼談覈每至下時常留餘義
如是二三乃至七日於諸方國名稱普聞共
知南方有一外道是盧迦耶黨撥無後世名
鄔陀夷聰明大智漸次遊行至室羅伐與舍
利子共立論端經今七日未有勝負無量百
千有緣衆生悉皆雲集或發歡喜心或先善
根熟尊者舍利子便作是念於我有緣因聽
論議而受化者此時皆集是時尊者盡其言

義總爲衆說時彼外道信解心開合掌起立
作如是語大德我於善說法律求欲出家願
降慈悲拔濟於我在世尊所勤修梵行時舍
利子知其心至即與出家并受近圓如法教
授彼便策勵發勇猛心斷盡諸漏得阿羅漢
果時彼會中一切大衆見是事已皆生希有
咸言尊者舍利子如是聰明高心外道以法
摧伏今使出家是時尊者觀彼大衆根機差
別樂欲不同順彼宿緣爲說法要令其聽者
億萬衆生得別證悟或得預流果一來不還

或復出家得阿羅漢果或受三歸并五學處
所餘大衆皆於三寶深起敬心合掌慇懃奉
辭而散時此苾芻以緣白佛佛告諸苾芻非
一切處有舍利子其相似者亦不可求是故
我今聽諸苾芻學盧迦耶等諸外俗論時諸
苾芻聞佛世尊許學書論遂無簡別愚昧之
類亦學外書佛言不應愚癡少慧不分明者
令學外書自知明慧多聞強記能摧外道者
方可學習諸明慧者鎮學外典善品不修佛
言不應如是常習外典佛言當作三時每於

兩時讀佛經一時習外典苾芻遂於年月分
作三時以緣白佛佛言人命迅速刹那無定
不應年月分作三時可於一日分為三分苾
芻朝習外典暮讀佛經佛言於日初分及以
中後可讀佛經待至晚時應披外典苾芻即
便暫時尋讀不誦其文尋還廢忘佛言應誦
彼皆不知何時應誦佛言如晝三節夜亦三
時

緣處同前時尊者舍利子與二婆羅門子而
爲出家一名牛授二號牛生二人悉教讀誦

經教後時此二共遊人間至一聚落多獲利
養便住此村時彼二人先學婆羅門歌詠聲
法由串習故今時讀誦作本音辭時彼一人
遇病忽然身死其現存者旣溺憂心經多廢
忘即便還詣室羅伐城入逝多林旣停息已
便詣尊者憍陳如所禮敬事畢白言尊者可
共溫經答言善哉我爲汝誦旣誦少多報言
尊者所誦經典文皆謬誤聲韻不長致有所
闕答言子我從先來如是習讀即便辭禮更
別往詣馬勝跋陀羅大名婆迦波名稱瞋律

擎牛主毗摩羅善臂羅怙羅既至彼已白言
 尊者共我溫經答曰善哉我為汝誦既誦少
 多廣如前說乃至辯禮遂詣尊者舍利子所
 既禮敬已白言鄔波馱耶可共溫經答曰善
 哉我為汝誦同誦之時長引聲韻其舍利子
 聲更倍長白言大師自餘尊老誦習皆謬唯
 獨親教音句無差報言汝愚癡人自為謬誤
 謗餘智者不善誦經彼諸大德咸非謬誤既
 被挫折默爾無言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作
 是念苾芻誦經長牽音韻作歌詠聲有如是

過由是苾芻不應歌詠引聲而誦經法若苾
 芻作闍陀聲誦經典者得越法罪若方國言
 音須引聲者作時無犯言闍陀者謂是婆羅
 門誦誦之法長引其
聲以手指點空而為聲
 段博士先唱諸人隨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六

音釋

蹋徒合切 澀所立切 紫礦礦古切 瘁徒切
以兩切 瘁莫襄切 長益涉切 跌徒切 瘁徒切
欲撿也 瘁莫襄切 長益涉切 跌徒切 瘁徒切
失據 罐古玩切 莖舉有切 綖吐敢切 鎚直切
也 罐古玩切 莖舉有切 綖吐敢切 鎚直切
切 釜扶兩切 鉸古巧切 佻徒耐切 哺博胡切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八五冊

覈

下革切
考也

串

亡患切
習熟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七^{以七}

唐三藏法師 義淨奉 制譯

第二門第二子攝頌之餘

緣在室羅伐城六衆苾芻雖復年邁常爲掉舉諸苾芻告曰仁今年暮掉舉未休聞已默然遂告難陀^{以七}波難陀曰諸黑鉢者極爲多事輒行誠勗我等宜可作恥辱事令其羞赧從是作心伺求其便時有衆多耆宿苾芻往野林中樹下宴坐于時六衆亦往林中見彼寂定遂於三面上風放火遠在一邊遙看而

住時彼老宿見火欲至即皆驚起隨煙走出六衆見時作如是語仁今年老掉舉未休何故奔馳乖失庠序報言具壽汝可不見猛火燒林何怪趨走六衆報曰世尊豈可於平居時制其戒法危險之際便遣犯耶答曰豈非汝等縱此火災六衆大笑我等故欲恥辱於汝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焚燒林野若故作者得宰吐羅底也罪

緣在室羅伐城有二苾芻老少相隨人間遊履老者多有衣資少者三衣而已老語少曰

具壽汝可爲我擎持衣袋我今疲極暫欲息
肩少者報曰欲致片言願不瞋責答言任說
誰復相瞋少言老宿豈可不見佛法僧寶隨
得奉施何假多畜愚癡物耶告言賢首汝不
爲持誰復強逼然我問汝汝豈是我阿遮利
耶鄔波駄耶輒於我處而行誠勗少者默爾
老作是念我今宜可料理小人至日欲暮共
寄寺中寺內衆僧舊立條制乃至一宿無依
止者不得輒住其知事人告二客曰仁旣新
來可請卧具老者取已語言汝可請取少者

報曰我未依止待得師已方請卧具即便往
詣衆首上座旣禮敬已白言上座與我依止
報言賢首汝共誰來答曰苾芻某甲賢首汝
可就彼請爲依止勿令彼人作如是語衆首
上座破我門徒彼聞語已更就餘人如是展
轉乃至合寺隨所至處悉皆不受後還房所
扣門喚曰敬禮上座問汝是誰答云某甲願
汝無病白言上座知不此合寺中大衆立制
若無依止一宿不停可與我依止報言賢首
實是好制衆不作者我當爲立汝先語我云

豈不見三尊多畜愚癡物今言敬禮上座一
何翻覆之甚如是逋慢誰能爲作隨汝別覓
依止之師彼遂默然不爲開戶通宵坐地受
苦至明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不應無依止師
人間行李又諸苾芻不同師子懷堅鞭心有
恨不捨然諸僧伽不應輒作如是惡制令他
苾芻橫受苦惱若苾芻無依止師人間遊行
作惱他心立非法制皆得越法罪
佛在摩竭陀國人間遊行於莫俱山薄俱羅
藥叉住殿而爲安處苾芻龍護而爲侍者爾

時世尊於闇夜分天復微雨掣電流光於空
地中經行遊步諸佛常法乃至世尊未卧已
來侍者不應在前而卧時天帝釋便以天眼
徧觀下界見佛世尊在薄俱羅藥叉所住之
殿於闇夜分天復微雨掣電流光於空地中
經行遊步我今宜可禮覲世尊以七即便變作妙
瑠璃殿隨身而往上覆世尊隨大師後而爲
遊步摩竭陀國時俗諸人若見孩兒夜啼泣
者告言勿啼薄俱羅藥叉欲來食汝于時龍
護見佛世尊夜深不卧久作經行我今宜可

道薄俱羅藥叉而爲恐怖作是念已即披長
毛大毯於經行處告言沙門薄俱羅藥叉現
身來至佛告龍護汝愚癡人以薄俱羅藥叉
怖於善逝如來世尊應正等覺久離怖畏毛
豎心驚亦皆除遣時天帝釋見彼龍護作非
法事心生嫌釋曰言世尊於佛法中亦有如
是等人佛告帝釋汝今應知喬答摩家極甚
寬廣於中品類乃有多途勿輕此人亦於來
世獲清淨法時天帝釋禮佛足已便往天宮
佛作是念由諸苾芻以毛向外而披大毯有

斯過失我今制諸苾芻如是彼者得越法羅
時諸苾芻聞是制已隨逐商旅人間遊行至
牧牛人處時屬寒夜得長毛毯毯有臭氣兼
多蟣虱意欲將毛向外而覆彼懼犯戒不敢
翻披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毛向外披但得端
坐不合經行違者得越法罪

第二門第三子攝頌曰

披毯聽不聽 惡地不置鉢 衣開三種經
應知條亦三

緣在室羅伐城佛告諸苾芻若得劫貝卧帔

或得長毛毯或得高襴婆如是等物我今聽許若僧伽若別人皆隨意受用若是勝上高襴婆毯僧伽聽畜不許別人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乞食苾芻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上衣墮落即便疾疾置鉢

以七

四

于地整理上衣時居士婆羅門見已生嫌作如是語沙門釋子多不潔淨隨穢惡地而置其鉢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不應隨地而置其鉢得越法罪然爲護衣應安帋紐苾芻便以棘針綴衣致令衣損佛言不應爾復以線繫

佛言此亦不應可於肩上安帋曾前綴紐苾芻不知云何作紐佛言紐有三種一如蓐蓐子二如葵子三如棠梨子彼於肩上緣邊安帋能令速斷應於緣後四指安帋即於衣上綴帋令衣疾破佛言應重作帋以錐鑽穴帋出其內繫作雙帋其紐可在曾前緣邊綴之疊衣三襴是安帋紐處若違制者得越法罪緣在室羅伐城同前乞食苾芻乞食之時下衣墮地置鉢于地整理下裙俗人見嫌作如是語沙門釋子不簡淨穢隨在何地而置其

鉢苾芻以綠白佛佛言應繫下裙方入聚落
彼以繩繫令衣速破佛言勿以繩繫應用腰
條苾芻不知其條如何當作佛言條有三種
一匾二方三圓若異此者得越法罪

第二門第四子攝頌曰

勝鬘惡生事

以七

次制諸瓔珞

五

金條及彩物

斯皆畜不應

佛在劫比羅城多根樹園爾時釋子大名有
一聚落其知營務人忽然命過時彼衆人來
白大名曰知事之人今已身死可遣餘人來

知村務時有一摩納婆在傍而立大名告曰
摩納婆汝今且往檢校村事我當續更遣知
事人彼便即去往至村中依法檢察所得地
利送上大名倍勝於前人無恨色大名問曰
汝今多送租稅倍勝常時不於衆人生逼迫
不白言大家我並依理而稅不苦於人千時
大名問村人曰此摩納婆不於村邑生逼迫
耶諸人答曰人無恨心于時大名遂立爲主
其人平均依理徵稅不爲抑奪爲知事官統
領村邑時摩納婆於大婆羅門族娶女爲妻

未久之間便誕一息復經年月又生一女名
爲明日如法長養漸至成人智慧聰明儀容
超絕於諸村邑無不歎美後於異時其父得
病雖加藥餌竟不瘳損於此邑中所收年稅
咸充藥直無有殘餘更向外村轉貸而用其
病日篤遂致命終時村邑人詣大名所白言
大家彼知事官今已身死大名告曰於彼村
邑有年稅不答曰於此年中多獲封稅由彼
遭病咸充藥直仍不能足更貸餘村大名告
曰所有殘餘可爲還債諸人答曰更無餘物

唯有一婦及男女二人女名明月智識聰明
儀容超絕於諸村邑無不歎美大名告曰母
及於兒任其自活其女明月可喚將來時彼
邑人放其母子遂將明月至大名所時彼宅
中有一老母常爲二事一煮餅食二採衆華
于時老母白大名曰我今年邁不堪二業此
之小女與我爲伴彼言隨意老母即報明月
汝今可往林內採華我在家中營事餅食彼
採華已繒結好鬢奉上大名大名見喜告曰
勝妙華鬢可置而去喚老母來問言何意先

時華少令者倍多白言先時大家有近親人
來從我乞我即分布今時不與又我目暗觀
察不審今小女眼明採華審諦是故華多大
名曰若爾此女留在園中每於日日常採多
華結作勝鬘持來與我因號此女名曰勝鬘
女於後時取已食分詣彼園所遇佛世尊入
城乞食勝鬘於路見佛色相深起敬心瞻視
尊顏渴仰而住便作是念由我昔來於真福
田未曾供養是故我今獲斯貧賤若佛世尊
受我食者我此飯食持將奉施爾時世尊知

彼女心即便舒鉢告言善女如汝所念欲施
食者可置鉢中于時勝鬘將已飯食以恭敬
心置佛鉢內頂禮佛足作如是言願我此福
得捨婢身永離貧苦獲大富貴作是願已禮
佛而去在路忽逢父之朋友彼人善相既見
勝鬘身有異相次七問曰汝欲何之勝鬘啼泣又
問何苦憂懷若斯答言阿父我被大名將充
婢使告言小女可舒手來我與汝相彼便展
手老人見已即說頌曰
若人於手中 有鬘鉤輪相 雖生下賤室

當作大王妃

若人於手中

有城樓閣相

雖生下賤室

當作大王妃

若人口如池

聲作鵝王響

雖生下賤室

當作大王妃

汝今勿憂愁

定離於婢使

必受上富貴

當作大王妃

于時勝鬘拜辭老父行詣園中乃於後時彼

勝光王嚴駕四兵出行遊獵其所乘馬忽爾

奔馳控制不禁遂至劫比羅國入大名園內

勝鬘見已便作是言善來大王王問勝鬘此

是誰園答曰是大名園王乃下馬女將繫樹

王言取水我欲洗足女作是念可求暖水爲

王洗足遂即往取日照之水盛以蓮葉將至

王所與王洗足王復告言更可取水我須洗

面女又作念溫暖之水洗目非宜以手攪水

令冷暖相得送至王所王洗面已復語女言

更取水來我欲須飲女還作念要得冷水可

能止渴即詣池所深撥取水奉上於王王既

飲已即問女言於此園中有三種水耶答言

園無三水本是一處王復問言若是一水汝

向如何得三種別如前所作具白於王王聞

此語便即思惟此女方便善解時機作是念
已乃告女言我欲眠卧須汝握脚王既卧已
女爲握足王便得睡女復念言諸王貴勝怨
恨者多相憂者少王今眠睡恐有惡人來相
侵害若不爲王關閉門戶忽有傷損我及曹
主必招罪責事須防守即關門戶于時四兵
尋覓大王到其園所問言王在此耶女聞語
已不爲開門軍聲外震王乃驚覺即問女言
此是何響女曰有諸人來問王所在欲得開
門王乃問女誰閉其門答言我閉何故閉耶

女曰我自思念諸王貴勝怨恨者多相憂者
少王今睡眠恐有惡人來相侵害若不爲王
關閉門戶忽有傷損我及曹主俱招罪責因
即關閉王聞此說讚言好女甚有奇計王曰
園主大名是汝何親答言我是大名驅使之
人王語女言汝非在下是大名女何不實說
女乃默然時王語女可往城中報大名曰勝
光大王在汝園內女即速去具報大名大名
聞已辦諸美饍及以香華與多人衆詣其園
所見勝光王唱言善來大王共相慰問令王

洗浴次奉上衣塗飾香鬘具薦芳饌食罷言
議問大名曰此之少女是汝何親答曰是驅
使人王曰非驅使人是君之女宜當與我大
名曰更有奇妙釋種之女勝斯數倍何不取
之王曰此女是我所須不求餘者大名曰若
如是者我當莊嚴備禮奉送王曰善哉大名
即便嚴飾城隍掃灑衢路其勝鬘女具諸瓔
珞載于大象於康莊處搖鈴遍告劫比羅城
所有人衆或有諸方來集會者應知釋種大
名之女號曰勝鬘今欲送與憍薩羅國勝光

大王爲第一夫人舉城人衆咸皆送出時勝
光王廣備軍儀禮迎歸國是時王母聞說取
婢以作夫人便懷忿心作如是念此非善子
徒煩我腹生長成立終爲婢夫作是念已懷
憂而住及迎至城王告勝鬘曰汝今可去拜
謁大家勝鬘即便往大家所手執雙足低頭
而拜其手細軟觸彼母時身心泰然即便睡
著須臾覺已作如是語觀斯婢女身形美觸
必當喪我憍薩羅城時勝光王有二大夫人
一名行雨二曰勝鬘若王每與勝鬘歡會聚

時即讚行雨作如是言勝鬘當知行雨夫人容儀超絕勝鬘白王我於何時可得相見王言不久即應相見若與行雨聚集之時即讚勝鬘作如是言行雨王知勝鬘夫人肌膚細滑舉世希奇行雨白王我於何時可得相見王言不久今汝得見王於彼二更相稱讚令生愛重樂欲相見後於異時三春屆節百卉敷榮茂林清池華鳥交映孔雀鸚鵡鴈鴛鴦鶯雜類哀鳴羣飛合響王於一旦將諸綵女於芳園所隨處周旋歡娛嬉戲王息眠睡宮

人縱逸貪諸華果恣意遊行其時行雨身體勞倦攀無憂樹枝暫時佇立勝鬘因過到其傍邊既見行雨作如是念此是樹神即禮其足於鬘觸著行雨便睡王既睡覺遙見勝鬘在行雨處王即喚諸嫔女還入宮中後於異時王對行雨讚勝鬘時行雨白言我於何時得見勝鬘王言汝已見竟行雨答言未曾省見王言我今汝憶曾相見時汝自思念往於園中手攀無憂樹枝暫時立住時勝鬘來見手觸汝足行雨白言彼是勝鬘耶王言是行

兩白言知王於我深有愛念能棄如北細軟容儀曲親於我王復詣彼勝鬘之處讚歎行雨勝鬘曰我於何時得見行雨王言汝已曾見勝鬘言我不曾見王言我今汝憶汝於無憂樹下禮行雨足勝鬘白王彼是行雨耶王言是即白王曰知王於我深有愛念能棄如此顏容色相曲親於我舉國人衆普皆知聞勝光大王有二夫人一是勝鬘一是行雨勝鬘軟滑超絕諸人行雨容儀難可比類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大德勝鬘行雨各

作何業由其業力一則身形細軟二乃容貌超倫世尊告曰此二皆由自業所感增長成熟廣說如餘汝等苾芻過去世時於大城中有婆羅門娶妻未久便誕一息不經多年復生一女俱漸長大父母遇病皆悉身亡時彼童子既遭憂感^{以七}念往山林即攜其妹共至林所採拾華果以自支持汝等苾芻如大黑蛇有五過患云何爲五一者多瞋二者多恨三者作惡四者無恩五者利毒應知女人亦有五過一者多瞋二者多恨三者作惡四者無

恩五者利毒云何名爲女人利毒凡諸女人多懷猛利染欲之心是時童女旣至成人欲心漸盛告其兄曰我今不能常飡華果以自存命可往人間求諸飲食時兄將妹共出山林往婆羅門家而行乞食兩聲齊喚主人出看見而告曰隱居之人亦畜妻室兄曰此非我妻是親妹也即問兄曰曾娉人未報言未若如是者何不與我答曰此已遠離世間惡法女心欲盛報其兄曰豈我林中食諸華果不能活耶然我不堪煩惱所逼共辭林野遠

至人間今可以我與婆羅門兄曰我實不能嫁娶於汝此是惡法非我所爲汝有俗心任情所作時婆羅門知女心已延入家中大會宗親納以爲婦報其兄曰今可與我同宅而居別爲一室兄曰我不求欲當樂出家妹曰共立要契方可隨情兄曰是何言要妹曰若其證得殊勝果者可來相見兄曰善哉如汝所願即便辭去至隱士所而爲出家由彼宿世善根力故遂於三十七品菩提分法無師自悟證獨覺果便作是念我先與妹共立要

契今可往看便至其所上昇虛空身現神變
上出火光下流清水奇相非一縱身而下諸
凡夫人見神變時心疾迴轉猶如大樹崩倒
於地頂禮尊足白言大兄今得如是殊妙勝
德答言我證白言兄爲資身須得飲食我爲
求福願興供養可住於此答曰汝無自在可
入報夫白夫言仁今知不我兄出家成就禁
戒得上妙果世間第一我欲供養不敢自專
若見許者於三月中飲食資給答言賢首彼
不出家我雖不欲終須供濟況已出家獲殊

以七

十二

勝道今隨汝意供養三月其夫更有一婦見
施飲食便作是念家財共有彼既求福我何
不爲告曰汝兄亦是我尊我欲隔日而申供
養答言隨意其獨覺妹護彼情故妙食置內
麤食覆上持告舊妻我此飲食供養於兄願
當隨喜其時舊妻至設食日亦護彼情麤食
置內精者覆上持告新妻我此妙食奉施尊
兄願當隨喜汝等苾芻當知勝鬘是獨覺妹
以精妙食供養兄故由斯福力五百生中身
常細軟其第二妻以外妙食施獨覺者今彼

雨是由斯業故五百生中容儀端正乃至今
生儀貌超絕汝等苾芻當知黑業得黑報白
業得白報雜業得雜報汝等應捨黑雜二業
修行白業廣說如上汝等苾芻當知是學復
於後時勝鬘夫人遂便懷妊同於此夜大臣
婆羅門婦亦即有娠由有娠故極受辛苦勝
鬘夫人至九月滿便誕一男容貌端嚴人所
樂見經三七日聚會宗親欲爲其兒施立名
字王曰可抱此兒將現國太夫人請立何字
羣臣如勅抱現夫人時太夫人謂諸臣曰我

以七

十三

豈先時不作是語觀斯婢女身形美觸必當
喪我憍薩羅城大臣白言誠有斯語此子未
生國太夫人先已爲作不祥之記應與此兒
名爲惡生初生之日大臣之婦亦誕一男生
既滿月如上廣說乃至總集諸親與兒立字
衆人議曰初懷此子母受艱辛及至生時還
遭極苦宜與此兒名爲苦母惡生太子以八
養母而爲供侍廣如餘說其苦母孩兒亦八
養母而爲供給乃至長大其婆羅門種種業
藝無不學盡後於異時惡生太子與苦母等

出城遊攔太子乘馬忽爾奔馳遂至劫比羅城到釋迦園所其守園人遂告園主惡生太子今至園中釋子聞已互相議曰我等速出欲殺惡生今正是時諸人各各嚴整兵甲即欲出城耆老見之共相問曰汝等持兵欲向何處答曰惡生太子來在釋園耆老曰彼是客人創來至此未相觸悞今且容忍諸人聞已皆退入城於後四兵尋覓太子還到園中於其園內周遊而住其守園人復報城人惡生四兵來入園內破散非分諸人聞已倍增

瞋怒更加威武咸共出城意欲殺戮耆老復問汝等更向何處答曰惡生太子乃領四兵破損我國今欲殺戮耆老曰且當容忍于時惡生知釋氏兵欲來相害遂即引兵速歸本國唯留一人告言住此私聽釋子有何議論以七于時釋兵既至園所追覓不得見彼一人問曰婢子惡生今在何處答曰尋即逃迸時諸釋子作此議論我等若獲惡生身者先須割手或言截脚或言剜心今既私逃更何所作遂令手力掘却惡生行住之地深至于膝別

以餘土填滿其坑所倚牆壁亦皆削去別更
泥墜水乳香湯及諸華彩灑散園內作是事
時彼所留人皆悉具見遂往憍薩羅城至惡
生處稽首作禮在一面立惡生問曰釋子於
我有何議論白言太子備言毒害我不敢說
惡生曰彼出惡言令其自受汝所聞見今可
實說我欲知彼所爲之事彼人即爲廣說如
上惡生聞已便懷忿恨告左右曰汝等懷持
父王歿後我紹位時汝等當說斯事令我憶
知是我先怨必誅釋種苦母曰善哉太子快

出此語願自堅心紹位之時我當爲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七

音釋

以七

十五

被乃板切面條吐刀切綯編切紐綯口切
嬰乃板切面蓐伊盈切錐朱惟切餌仍吏切
瘳丑鳩切貸他代切卉謝鬼切佇草直切
攜戶圭切娉匹正切邈吐切剡鳥九切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

唐三藏法師 義淨奉 制譯

第二門第四子攝頌之餘

說勝光王信佛因緣及惡生誅釋種

等事

後於異時惡生太子興逆害心遂與諸臣竊爲謀構王有大臣五百咸共隨從唯一大臣名曰長行王所愛重不順其計於後惡生謂長行曰汝豈不欲我登王位耶答言太子何故作此非法之語父王年老不久將崩太子自當合受王位何爲坐圖逆害以陷惡名臣

雖愚鈍竊爲不可惡生曰我試汝心故作斯語汝當禁口莫使人聞長行曰不敢違命後時勝光王共長行大臣不將侍從遊諸聚落既到彼已王乃見有好蘭若處曠望清閑無諸雜穢堪得修定養神進業便告長行曰如是勝處世尊大師可住於此云何降屈親近供養未審調御今何在對曰臣聞世尊在吉祥聚落釋種住處王曰去斯遠近對曰去此有三拘盧舍王曰我今欲往親奉世尊長行曰敬隨王意便即迴駕詣吉祥園既至于

彼下車進步欲申禮謁爾時如來在彼堂中
閉戶入定有苾芻輩於外經行王見苾芻即
前敬問佛何所在答曰佛在堂中閉戶靜慮
大王若欲見世尊者宜可就堂徐徐扣戶佛
自知時王有五種勝妙嚴飾之具一者寶冠
二者寶傘三者寶劔四者寶拂五者寶履時
王意欲去此盛飾奉覲世尊遂命長行付前
五物顧視其面長行念曰王付諸物令我執
持顧視我面意欲省緣安心見佛我宜住此
王乃就堂徐徐扣戶佛即爲開便就大師鳴

足頂禮作如是言不覩如來淹積時序今幸
於此親奉尊顏不勝欣喜佛言大王何故於
我頓能降伏屈已慙懃王言我於世尊法起
深信心由敬信故令我如是發殷重心然佛
世尊應正等覺善說法律令聲聞衆皆悉奉
行無違逆者佛言^{ツハ}大王於何法處起信敬心
王白佛言世尊我昔曾見諸餘沙門婆羅門
等有少智慧自恃貢高爲難於他造作書論
人皆謂是能善分析所有見解衆並隨順別
豎宗量構立問端作是事已便自思惟我今

可往沙門喬答摩處共爲談論若不能答我
便辱彼若有解釋言如是者我復難云此釋
非理是不相應作是邪念來至佛所纔見大
師威神之力猶尚不敢正視如來況能敵對
申其談論是故我今於世尊所起深信心由
敬信故令我如是發殷重心又佛世尊應正
等覺善說法律令聲聞衆皆悉奉行復次世
尊我昔曾見諸餘沙門婆羅門有少智慧自
恃貢高廣如上說自造論端欲來難佛瞻仰
世尊不敢發問歎言大師法王人天第一所

有知見通達無餘拔彼邪根今遵正道是故
我今於世尊所起深信心由敬信故令我如
是發殷重心又佛世尊應正等覺善說法律
令聲聞衆皆悉奉行復次世尊我昔曾見諸
餘沙門婆羅門有少智慧自恃貢高廣如上
說自造論端欲來難佛既至佛所瞻仰世尊
作不圓滿問佛即爲彼圓滿而答彼等聞已
咸生慶悅發大信心歸依三寶受持學處是
故我今於世尊處起深信心由敬信故令我
如是發殷重心復次世尊我昔曾見諸餘沙

門婆羅門少有智慧自恃貢高廣如上說欲
來難佛既至佛所瞻仰世尊作圓滿問佛即
隨機作極圓滿答聞佛妙義深生慶喜委棄
異道遵崇正法即請出家便受具戒勤修梵
行未久之間塵累俱盡獲阿羅漢受解脫樂
而作是念幾虛喪我爲自欺誑昔非沙門謂
是沙門非婆羅門謂婆羅門非阿羅漢謂阿
羅漢我於今者是眞沙門婆羅門眞阿羅漢
世尊我由此故起深信心廣如上說復次世
尊我昔曾見諸餘沙門婆羅門面色黃瘦形

貌羸弱諸根缺減觀者生厭我見是事便即
思惟豈非彼人不樂梵行或復長病致斯羸
弱或於屏處作罪惡業而心覆藏爲此形容
人不樂觀我便往問仁等何緣頓無顏色形
容顛顛人不樂觀彼答我言大王我由欲縛
致此形儀我聞說已作如是念不斷欲人有
如是過多行欲者愛樂欲故應得增長色力
端嚴然無此事何以故我是國王五欲備具
自在無礙應得色相殊勝超絕旣不如是故
知不由親近諸欲色力增長然愚癡人悉皆

愛樂我見世尊聲聞弟子愛樂梵行諸根明
淨面貌光澤適悅而住常懷兢懼如鹿依林
乃至盡形純一無雜圓滿清白梵行具足是
故令我起深信心廣如上說復次世尊我念
曾於正殿中坐理國事時見有多人皆爲五
欲來至我所或於父母男女兄弟姊妹知識
朋友共相言訟諍論好惡何況餘人又我曾
見有二苾芻共諸苾芻有所爭競遂便捨戒
然二苾芻於佛法僧寶不能說其少許過失
但知自責是極惡人是無福德不能修習清

淨梵行依世尊教盡壽而住心無虧犯我由
此故起深信心廣如上說復次世尊我昔曾
見一類沙門婆羅門要心自靜受持梵行八
九月已被欲所牽便捨律儀作染汙事纏綿
五欲以自歡娛我見世尊諸聲聞衆修習梵
行清淨圓滿乃至盡形依世尊教心無虧犯
我由此故起深信心廣如上說復次世尊我
是國主號爲勝光於此國中統領自在人不
應死我能斷命有合死者我能釋除率土之
內莫不遵仰然大臣宰相皆是豪族大婆羅

門刹帝利長者或爲平章國政黜陟羣臣啓奏之時猶懷奢慢禮容不足有紊朝儀我見世尊在於無量百千大衆之中圍遶說法諸天人衆各各攝心瞻仰尊顏咸共諦聽無有散亂座下寂然乃至不聞謦欬噓噴之聲以八復更有諸餘誼五雜于時在會時有一人謦欬發聲比坐之人告言仁者願少默住勿爲誼擾汝豈不聞世尊說法美妙當機猶如上密說斯語已彼即默然于時我聞斯語即作是念世尊真實有大威力難可思議不以刀杖

嚴刑而能調伏衆類一切遵奉我由此故起深信心廣如上說復次世尊我有二臣一名仙授一名故舊彼人所有封邑賞賜富貴名稱皆由於我從生以來常受安樂彼等於我雖復念思然猶不及於世尊處敬心濃厚我又一時嚴飾軍馬出行討擊意欲試彼二臣於我及佛其心誰重共至密處而問彼言卿等眠時於我及佛首足何向時彼二臣歎佛功德并說正法僧寶福田緣此事故以頭向佛以足向王我聞此已敬重世尊有大威力

可思議彼等皆由我之寵祿得大名稱富貴安樂然彼於我所起恭敬不如敬佛我由此故起深信心廣如上說復次世尊我是憍薩羅王佛亦住憍薩羅我生刹帝利種佛亦刹帝利種我已年事高邁壽過八十世尊亦爾壽過八十我是灌頂刹帝利王世尊亦是無上法王我力比佛非喻能測由斯義故起深信心廣說乃至皆悉奉行是時勝光王於世尊前廣說如是諸見聞事奇妙法已頂禮雙足奉辭而去王去未久佛告諸苾芻汝等

應當記憶王之所說奇妙法聚受持讀誦何以故文義具足故正法相應故成就梵行故能得遍智等覺圓明涅槃果故是故汝等應勤修學爾時世尊說此語已諸苾芻等咸皆歡喜信受奉行

以八

六

攝前頌曰

論入有四種 念欲身形瘦 二臣恭敬殊尊王不如佛

爾時長行大臣知王見佛便作是念王有大臣五百皆歸惡生唯我一人而不隨許彼等

如何能成大事我今還國當策惡生紹繼王位其勝鬘行雨二夫人等驅令出宮作是念已棄所執守昇車而去至室羅伐城啓惡生言太子今欲登位不惡生曰是我所欲于時長行便與諸臣共策爲王勅二夫人向老王處於是勝鬘行雨問長行曰王今何在答曰王在釋迦妙光園內時二夫人徒步而去尋覓老王爾時勝光大王旣至門外不見長行問諸苾芻曰大德見我大臣今往何處苾芻答曰王入不久長行尋即乘車而去王旣聞

已徒步漸行佛亦此時向王舍城王於中路逢行雨等王便問曰汝等何故徒步遠來答言大王長行大臣策立惡生驅出我等步涉而來尋覓大王王聞此語告勝鬘曰汝已先受大王寵祿今且歸還受兒王俸料我將行雨從此却迴於是勝鬘遂還室羅伐城掩淚行啼隨路而返王與行雨趣王舍城漸漸而進遂到城所見一園林便即停住語行雨言我且留此汝向城中報未生怨王云憍薩羅國勝光大王今在外園思欲相見行雨即去

見未生怨具如上說其未生怨王聞此語已便大驚愕即語行雨曰憍薩羅國勝光王者有大威力四兵強盛云何忽至我等不知行雨答曰王今何有兵衆之盛太子謀逆奪父稱王唯我從王而來至此未生怨曰若有此事我當策彼爲此國王我自退身而爲太子即召羣臣而勅之曰勝光王者是大國主刹帝利種灌頂之王今忽至此應須敬待卿等即可淨治城路嚴整四兵領百千衆我欲親往迎王來入時諸臣等既奉王勅擊鼓吹貝

宣告衆人嚴事城郭掃治衢路倍加清淨猶如天帝歡喜之園其勝光王久不得食怪使來遲即出園林欲求飲食惶惶顧盼至蘿菴園于時園子謂是凡人遂與蘿菴五顆王既飢虛根葉俱食食已患渴即往水邊過量而飲因成霍亂身體羸弱思憶勝髮涉路前行轍中倒地口銜末土因即命終是時未生怨王嚴從四兵詣園不見便令馬使四面傍求時有一騎至蘿菴園問園子曰汝見如是人否答曰我見一人暫來至此求索蘿菴便向

水邊彼即往尋正見王屍路隅僵仆使者即
以上事告未生怨王既聞已唱言禍哉我於
今者重受惡聲我從先來已有害父奪位之
名今者又云殺父知識即與無量營從往赴
屍所勅羣臣曰此勝光王者是刹帝利灌頂
大王今遭困苦於此命過宜依盛禮焚葬其
身時彼諸臣如王所勅備飾靈輿送至寒林
焚燒事畢王詣佛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而
白佛言大德世尊不審勝光大王先作何業
因食蘿菴困苦命終爾時世尊告言大王彼

勝光王自作其業今受此報廣如上說大王
乃往過去於聚落中有婆羅門娶妻未久便
誕一息年漸長大乞食自資得蘿菴五顆送
與其母即白母曰今暫洗浴留待我還以供
所食大王若時無佛有獨覺者出現世間憐
愍孤弱樂靜安居爲世福田于時有一獨覺
遊行人間於晨朝時著衣持鉢入村乞食遂
到彼家婆羅門妻見此獨覺身相端嚴六根
調靜即持蘿菴奉施於彼爾時獨覺受其所
施踴身虛空爲作神變凡夫之人見神通時

心便調伏即遙禮拜情甚歡喜時婆羅門子
浴已還家便白其母索向蘿菴母曰適有辟
支來乞我已將施子聞此語爲飢所逼遂發
瞋心起於惡念願彼食蘿菴霍亂而終大王
汝今當知彼小兒者豈異人乎即勝光王是
由往昔於獨覺處發此惡心以八因斯業力於無
量百千歲墮在地獄受諸苦惱復餘業報因
緣力故已經六返遭霍亂病而取命終至今
七生餘殘業力食此蘿菴霍亂而死大王當
知勝光業報從此永畢更不復受大王當知

白業白報黑業黑報雜業雜報是故應捨黑
雜二業當修白業勿爲惡口時未生怨王聞
佛所說喜遍身心頂禮佛足信受而去是時
惡生太子旣得紹位後於異時與諸大臣大
殿朝會苦母白言大王頗念於往日時在大
眾前作師子吼我若登位先當誅伐諸釋種
子報我初怨王問苦母曰凡我出言皆應作
不苦母對曰王今創臨寶位宜念昔言討罰
釋種時至不爲便成妄語請下明勅卜日出
軍象馬車步四兵俱發奮耀戈甲推鐘鳴鼓

出室羅伐城往劫比羅國誅滅釋種時惡生王納苦母諫即便下勅命將持兵往伐彼國世尊大師無不知見知諸釋子必定喪亡於兩國界大路之側在小樹下無多枝葉端身而坐時惡生王遙見世尊即詣其所白言大德有多園林蔭映滋茂何故捨彼而住於斯此樹少葉少蔭云何可住佛言大王親族蔭涼樹何足顧爾時惡生聞世尊言便作是念劫比羅國諸釋枝條是佛親眷如來愍念不可違情作此思惟退還本國苦母再三諫請

誅滅其後惡生與諸臣佐於朝會時告羣臣曰劫比羅國諸釋種子恒云我是婢兒罵辱既深此不可忘然彼是如來種族世尊憐念每自抑忍不敢行誅云何能得報此怨罵苦母對曰我聞沙門喬答摩自云離欲離欲之者無眷念心以八若有眷念即非離欲十道俗各異王宜自決又言今日正是誅釋種時於是惡生欲整四兵出行討罰未去之頃佛作是念城中釋種未見諦者若與惡生共相戰鬪便非見諦之器即往劫比羅國到已住在多根

樹園時諸釋種聞世尊來至於此大衆集會
詣如來處頂禮雙足退坐一面爾時世尊知
諸釋種根性本緣爲說妙法時彼衆中有無
量百千諸有情輩得大利益或得預流果一
來果不還果阿羅漢果或有作獨覺因或作
成佛因緣復有無量衆生歸依三寶受諸學
處奉行佛敎是時劫比羅釋種獲此法利頂
禮世尊奉辭而去是時惡生親領四兵於劫
比羅城不遠而住具壽大目連詣世尊所頂
禮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聞癡人惡

生嚴集四兵來誅釋種我有神力能擲兵衆
遠置他方唯願世尊賜垂哀許復以神力變
城爲鐵以大鐵網遍覆其上令彼惡生尚不
能見劫比羅城況加誅害佛言我亦知汝有
神通力所作皆辦然由釋種前生業累今應
受報業若成熟以八如瀑水流不可禁制要須自
受廣如上說爾時世尊說此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佛告大目連故知世間皆由業力而受其報

由業力生由業力住一切衆生皆隨業力善惡須受于時目連不果所願禮佛而去

是時劫比羅諸釋種子聞惡生王將大兵衆欲來誅滅即勅四兵嚴整器仗出城拒敵彼未防備衝惡生軍是諸釋種並證見諦不行殺害唯用鞭杖左揮右拂而打撲之或復以箭射彼弓弦象馬腹帶射皆令斷或射頭車甲綴使落於地或射耳邊及鞍轡條帶但令遺落不傷身首不損其命于時惡生兵衆尋自敗散諸釋種子戰便得勝師衆俱入閉門

上城而作制令我等不應傷害惡生及其兵衆若有犯者則非釋種爾時惡生見此釋種咸有仁慈具大勇力告苦母曰我等今者宜可收軍且還本國苦母對曰大王勿憂劫比羅釋種並是見諦乃至不傷蚊蟻之類況害

於人王若不信今則可驗向者大陣無一損傷彼復作制不應傷害惡生之身及諸兵衆若有犯者則非釋種惡生聞已默然而住有一釋種名曰閃婆住于外邑檢校農作聞彼惡生親領四兵至劫比羅欲誅釋種不聞諸

釋所作制令又未見諦乃嚴兵衆來襲惡生倉卒橫擊即便大敗惡生之軍殺傷幾盡是時惡生告苦母曰汝向者言釋種見諦不傷蚊蟻況害於人今閃婆一人將兵來戰殺害彌多況劫比羅諸餘釋種委兵來集敵對難當若得且歸猶勝全沒苦母對曰大王彼閃婆者從外而來元未得入劫比羅城不知唱制致此卒暴起戰鬪心內外不通願王勿慮于時閃婆釋子心欲入城至於門首喚言爲開時守門者問言是誰答曰我是閃婆汝宜

可往報諸釋種城中即便令使報曰汝從今後非釋迦種當隨意去何以故緣汝毀犯城中制令所以不得入此城門閃婆即問衆有何制說我毀犯答曰我等作制不擬傷害惡生兵衆若有犯者即非釋種報曰我實不聞願見容納如是苦請衆皆不許乃告衆曰既不容入請還家口衆出與之得眷屬已詣世尊處頂禮雙足退坐一面而白佛言劫比羅城諸釋種子擯我今出願佛慈悲賜我記念常爲供養敬奉如來佛以慈悲持自髮爪授

與閃婆爾時閃婆以殷重心受如來髮爪往
婆具茶國彼諸人聞豪健釋子名曰閃婆今
來至此欲爲我主我等共議可隨彼不國人
皆來於一山下籌量此事時閃婆釋子屏諸
從者置在一處自身詐作送書使人腋挾利
刀詣衆集處作如是語諸君當知閃婆釋子
有大勢力勇健難當令我賣書遺及仁等問
言何爲答曰彼欲爲王統領仁等應當就坐
共讀其書諸人答曰此無坐物何以安居彼
即拔刀斬諸磐石片片爲座與衆令坐衆人

見已咸歎甚奇問言丈夫如汝之類彼有幾
人答曰我是持書使者何足在言更有餘人
倍勝於我衆聞此語皆大驚怖共相謂曰使
者尚爾何況閃婆我等不如立彼爲主共披
封已裁書却報仍語使言善來大王我等欽
風早希臨降閃婆旣別往舊停處嚴飾徒侶
整肅侍衛入婆具茶國老少歡喜辦設所須
咸共盡心選擇吉日榮立爲主諸國遠聞婆
具茶國中有釋迦種名曰閃婆共立爲主號
爲閃婆國閃婆立後遂乃敬造大窣堵波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

音釋

霍	小	營	竹	律	耕
忽切	曰營	欬逆氣聲也	力切	合集也	居候切
郭	大	噓	升	斥	斨
僵仆	曰欬	噴嚏	進也	陸	先擊切
仆	欬	噴	也	紊	分剖也
芳遇切	良切	噴	亂也	文運切	兢自安也
迄	訖	驚	營	欬	陟
許訖切	訖切	恐也	欬口漑切	聲棄挺切	點尺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八五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九以九

唐三藏法師 義淨奉 制譯

第二門第四子攝頌之餘

爾時惡生告苦母言劫比羅國諸釋種子勇健難當今閉城門上城防護我等何能得爲

以九

殺害今且歸還苦母苦曰大王諸有大城以巧方便皆當破滅我昔曾聞古仙所言有其五事決勝於他云何爲五頌云

和好行財賄 矯詐爲母術 後當以兵力是智人所爲

準斯道理應設方便先爲矯詐遣使詣彼持王敕命而告之曰今我於仁有愛戀心實無惡意緣有少事要欲入城幸爲開門暫見容納即還速出不敢停留依計至彼傳如上說城內諸人共集議論爲當放入爲不許耶或言放入或言不可或言總集一處可共行籌若籌多者應隨其語衆然其說即共行籌是時罪惡魔王作如是念我常隨逐沙門喬答摩覓其瑕隙不能得使我今宜可害彼眷屬正是其時即便變身作老釋子居其上坐先

受取籌以次諸人見彼受籌咸云老宿既受我何不取于時衆內多人受籌既見籌多遂即開門令王軍入王曰我已棄捨劫比羅城諸釋迦子任情誅殺衆聞教已便縱四兵旗鼓震天鬻聲聒地隨處誅戮無悲愍心時釋種大名見此事已於諸眷屬起極悲憐頭髮蓬亂即疾往詣惡生之所白言大王當與我願王曰欲須何願白言於諸釋種幸施無畏王曰諸餘釋種我不能捨汝之家屬隨意當出答曰我今入池自沉水底乃至我身未出

已來眷屬皆放王聞是語目視諸臣諸臣白王此大名者是先王親友父其所願王言若爾少時令出是時大名既蒙許已悲愍眷屬憂惱纏心疾往赴池自沉水底即以頭髮繫著樹根因茲而死時諸釋種於過去時不同業者出城而去或往末羅國或往泥波羅或往其餘聚落城邑若於昔時同惡業者雖出東門南門還入南門出西門入西門出北門入北門出東門入諸臣見已而白王曰今時釋種皆自燒煮以何得知諸門出者悉皆還

入王曰速看大名入水何久遣使觀之見其已死還白王知彼已命過王加瞋怒即告臣曰可設高座我昇其上躬自瞻望若我不見人血橫流騰波街巷者我終不能身離此座即登座遙望諸勇健人被殺之時法爾血少諸臣議曰仁等應知今此惡生作大罪業自爲要契望血橫流何處得有如斯之事宜取紫鑛煮令色赤盛滿千瓊當街傾瀉觀其流去與血不殊如計便作報言血至惡生遙見謂其是血便作是念我今望足宜可歸還時

惡生愚人枉殺釋種七萬七千此諸人內多是見聖諦者殺戮如是諸賢善已遂將釋種五百童男及五百童女行至一園是外道住處苦母白言此等千人皆是怨家何不總殺王曰云何當殺答曰令羣象腳踏是時五百釋子有大勇力撲象令倒手擎棄之苦母見已白惡生曰大王見此勇健人不王曰我見答曰若捨此徒當與大王作無利益王言有實若爲殺之答曰掘地作坑埋令頭出上以鐵杵磨之令碎時有二童子走至佛所爾時

世尊欲令知業感報不虛即以神力化鉢令大合二童子即於鉢下爛熟而終殺釋種時佛極頭痛即告阿難陀曰盛水滿鉢持來我所時阿難陀即授鉢水是時世尊以額上汗兩三滴許置鉢水中即便煙出震吒作聲如以熱鐵投之於水是時惡生告一人曰汝當住此佛若於我有所記者可速來報即將五百釋女還歸本國時諸苾芻見此事已咸有疑心請世尊曰大德因何業故今佛頭痛劫比羅城諸釋種等復作何業由彼爲緣實無

罪犯被愚癡惡生輒見誅戮世尊告阿難陀曰汝今可去告諸苾芻咸應集在外道園中我當爲說愚癡惡生殺諸釋種先業因緣尊者受教即往白衆爾時世尊與諸苾芻行詣彼園時有婆羅門於其中路遙見世尊作如是語喬答摩愚癡惡生多造惡業釋種無罪枉見殺害佛告婆羅門如是如是愚癡惡生造作無量尤重惡業釋種無罪枉爲屠害佛至園中見彼被磨童男童女尚有殘命彼見佛時悉皆號泣世尊即便在其一面於所敷

座就之而坐告諸苾芻曰劫比羅城諸釋種子已經三度被他屠殺出大叫聲昔爲漁人殺諸魚類復於聚落傷害諸人今於此時被惡生所殺尚有殘命出大叫聲與昔無異汝等苾芻頗曾聞見諸有獵師屠膾之類以其自業活命之事能得象馬車步以九威嚴熾盛不諸苾芻言未曾聞見如此之事佛言善哉苾芻我亦未曾聞見斯事獵射之徒得如是熾盛兵衆何以故由彼屠人有罪惡心伺求物命緣斯惡業不能獲得象馬車步熾盛威嚴

多有財貨何以故由彼羊等禽獸之類被殺之時以其惡心視彼人故由斯不獲象馬車步及諸財物汝等苾芻彼畜生趣所有衆生惡眼看時尚能令彼不得四兵及諸財寶何況惡生愚癡垢重殺彼學人具大威德持淨戒者而能增盛象馬車步及諸財物得安樂住不遭損減無有是處汝等當知憍薩羅城譬如毒龍所顧視處悉當滅壞此城亦爾七日之後愚癡惡生及與苦母被火所燒揚聲號叫墮於無間大地獄中受極苦惱是故汝

等應如是知於諸枯木尚息惡心豈況其餘
舍識之類時諸苾芻見是事已成皆有疑請
世尊曰此五百釋子曾作何業由彼業力現
無愆犯被愚人惡生枉見誅戮又因何業誅
戮之時令佛頭痛佛告諸苾芻彼諸釋子及
我前生所作之業汝等善聽彼所作業因緣
合會成熟之時如暴流水不能止遏無代受
者廣如上說乃至果報還自受之汝等苾芻
乃往古昔於一河邊有五百漁人依止而住
時有二大魚從海入河汴流而上彼見二魚

情生喜悅共張大網捕得其魚見其極大共
相議曰今欲如何魚既極大若頓殺者肉便
壞爛何所用爲或云且殺一魚一繫在水或
云二魚皆大若殺一者其肉亦壞可繫於柱
安在水中勿令命斷須肉之時生取而食咸
言可爾即共分割魚受楚苦發大叫聲是時
漁人之中有一童子見如斯事生歡喜心時
二大魚而作是念我實無辜橫加劇苦當來
之世此等生處我亦生彼雖無罪犯我苦殺
之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彼二魚者即惡生苦

母是五百漁人者即五百釋子是由彼五百漁人令其二魚受劇苦故今被惡生苦母掘地埋身於以鐵杵令諸釋子受大苦惱諸餘釋種皆是當時隨喜之類其漁人中一童子者即我身是由見殺魚心生歡喜遂成其業

由彼業故我雖證得無上菩提然猶受此頭痛之苦我若不獲如此福聚無邊功德者亦同彼等受其誅戮復次汝等苾芻應更諦聽劫比羅城諸釋種子過去世時所作之業有五百羣賊至一村中劫奪財物有二長者閣

上而住賊喚令下長者不下賊又語云若不
下者令汝總失長者報言我寧受死終不能
下賊便積柴放火燒閣熾火上騰受焚燒苦
長者作念我無憊犯令我受苦於未來世隨
汝生處我亦同生報汝斯苦汝等苾芻勿生
異念彼二長者即惡生苦母是五百賊者即
五百釋子是由彼賊徒殺二長者今此二人
亦還殺彼是故苾芻作黑業得黑報白業得
白報雜業得雜報是故汝等應捨黑雜二業
勤修白業當如是學時惡生王殺釋子已往

室羅伐城欲入城時逝多太子於高樓上與諸綵女奏妙音聲受五欲樂惡生聞已問曰是誰諸臣答曰逝多太子王曰喚來即承命至責曰我討怨家非常疲苦汝何於此受欲樂耶太子答曰不審大王誰是怨家主曰劫比羅釋子即是我怨太子曰若釋子是怨者誰爲善友王聞是語便大瞋怒告諸臣曰此亦與諸釋子爲黨急可誅戮諸臣即殺命終之後得生三十三天人間勝報尚猶未盡天中妙樂隣次受之爾時世尊欲宣此義而說

頌曰

今生若喜來世喜 由其作福二俱喜
自知此喜由先業 更復轉生於善趣
今生若樂來世樂 由其作福二俱樂
自知此樂由先業 更復受樂於餘趣

爾時具壽阿難陀^{以九}聞佛說已白佛言大德我今不解如斯頌義佛言阿難陀其逝多太子無有憊犯被愚人惡生枉見誅戮人間勝報尚猶未盡天中妙樂隣次受之我緣此事故說斯頌時阿難陀默然信受後於異時愚人

惡生與諸綠女在宮殿中便自誇讚如我大力勇健難當所爲究竟於此世間有相似不于時惡生所將五百釋女聞其語共說頌曰彼是佛家子 爲戒所拘束 汝今盡誅戮自讚欲何爲

王聞釋迦女說是頌已發大瞋怒亦即以頌告諸臣曰

誅龍留龍女 於我生瞋毒 速宜截手足 急遣隨親去

時諸臣等即將五百釋女於波吒羅池邊截

其手足因此號爲截手足池諸經首云佛在室羅伐城截手足池邊此是其事是時五百釋女被截手足受大痛苦不能裁忍便作是念我等今時諸苦遍身痛切難堪世尊大慈寧不垂愍諸佛常法無有一事而不覺了于時世尊起大悲心遂到其處見諸釋女露形而坐世尊見已起世間智諸佛常法若起世俗心乃至蜚蜚皆知佛意若起出世心乃至聲聞獨覺不知佛意況餘舍識而能得知佛作是念善哉若得舍支天女持衣及水來至

此者極爲要事佛作念已舍支天女即知佛
意作如是念何故如來起世間念我知世尊
欲爲五百釋女宣說妙法須衣及水即持五
百天衣往無熱池處以瓶取水來至佛所頂
禮佛足而白佛言大德五百天衣及妙香水
今並持來佛言汝往慰問諸釋迦女與洗身
體皆今著衣于時舍支如佛所教次第皆作
爾時如來以神通力令彼五百釋女苦痛皆
除告言汝等善女人自作斯業今時成熟必
當自受無人肯代爾時世尊說此語已捨之

而去彼諸釋女於世尊處發淨信心即便命
過生四天王宮若男若女生天上者即起三
念我於何處死今在何處生由作何業便憶
前身於人趣死今生四天王宮於世尊處極
生尊重發淨信心時彼五百釋女便作是念
我若不往禮世尊者是不恭敬是非所宜于
時五百天女作斯念已即各嚴身具諸瓔珞
光明姝妙便以天衣盛妙天華所謂唄鉢羅
華鉢頭摩華拘物頭華分陀利華曼陀羅華
過初夜分來詣佛所天華供養禮雙足已在

一面坐聽受妙法時諸天女光明赫奕周遍
照耀逝多園林爾時世尊隨諸天女意樂根
性爲說妙法令彼得悟四聖諦理時諸天女
以金剛智杵摧破二十薩迦耶見山得預流
果既見諦已三白世尊言大德由佛世尊令
我證得解脫之果此非父母人王天衆沙門
婆羅門親友眷屬之所能作我遇世尊善知
識故於地獄傍生餓鬼趣中拔濟今出變置
人天勝妙之處當盡生死得涅槃路乾竭血
海超越骨山無始積集薩迦耶見以金剛智

杵而摧碎之得預流果我今歸依佛法僧寶
受五學處始從今日乃至命終不殺生乃至
不飲酒唯願世尊證知我是鄔波斯迦即於
佛前合掌恭敬而說頌曰

我由佛力故 永閉三惡道 得生勝妙天

長歸涅槃路 我依世尊故 今得清淨眼

證見真諦理 當盡苦海際 超出於人天

離生老死患 有海中難遇 我逢今得越

我以莊嚴身 淨心禮佛足 右遶除怨者

今往赴天宮

時彼五百天女既稱所願猶如商主多獲財
利亦如農夫廣收田實如勇健者降伏諸怨
如重患人除去衆病生大歡喜辭佛而去俱
徃天宮時諸苾芻聞是語已咸皆有疑請世
尊曰此五百釋女曾作何業由彼業力於此
生中無有憊犯愚人惡生枉截手足又因何
業得生天上聞佛正法證真諦理佛告諸苾
芻彼諸釋女所作之業成熟之時因緣合會
廣如上說所有果報各還自受汝等苾芻乃
徃過去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佛世尊

名迦葉波如來應供等正覺知明行足善逝
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出
親於世此五百釋女於彼佛法中出家爲苾
芻尼常於學無學苾芻尼邊作截手截足之
言而爲罵詈由此業力於無量歲中墮在地
獄受燒然苦復此餘業五百生中常截手足
乃至今生亦受此苦由於我所起淨信故得
生天上復由昔日作苾芻尼受持讀誦正法
教故值我聞法證見諦理汝等苾芻此皆由
業廣如上說是時惡生所留之人聽佛記已

還惡生處彼便問曰世尊於我有何言記彼
言大王如來說言憍薩羅國悉當破滅更經
七日惡生苦母被猛火燒身墮在無間入地
獄中是時惡生聞彼所說極懷憂惱掌頰而
住苦母見已問言大王何故懷憂王言苦母
我今云何得不憂惱世尊有言記我及汝於
七日後猛火燒焚墮在無間大地獄中苦母
對曰大王如乞索婆羅門入舍乞求不得物
時欲令其家生百千種不吉祥事何況沙門
喬答摩所有親族被王誅合德無深重怨恨

之言隨其惡心而爲呪咀王若懼者於後園
中池水之內造一柱樓王應詣彼七日居住
日滿之後方可入城王言如是即今造樓將
諸宮人及苦母等昇樓而住過一夜已苦母
白言大王一夜已過餘六夜在當共入城如
是二三乃至七日苦母言今日安隱共入城
中于時四面忽然雲起女人常事樂觀瓔珞
諸宮人等共相謂曰莊嚴結束可往城中即
整衣服時有一女以日光珠置偃枕上而自
嚴飾雲去天晴日光忽現照觸寶珠便即火

以九

十一

出燒其偃枕猛燄上騰即焚樓閣諸官人等
四散馳走惡生苦母皆被火燒便欲走出時
有非人關閉其戶不能得出于時惡生被火
燒害極苦纏心告苦母曰禍哉我今已受燒
害之苦苦母曰大王我亦同此大火燒然身
皆爛熟俱大號叫便墮無間大地獄中受諸
極苦爾時世尊即說頌曰

今生若燒來世燒 由其作罪二俱燒
自知此燒由惡業 更復轉生於惡趣
今生若苦來生苦 由其作罪二俱苦

自知此苦由惡業 更復受苦於餘趣
爾時具壽阿難陀聞佛說已白言大德我今
不解如斯頌義佛言阿難陀愚人惡生及以
苦母被火焚燒墮阿毗止大地獄中我因斯
事密說此頌廣如上說時惡生王既誅釋種
於彼城中有餘瓔珞環釧嚴身之具諸釋女
等見即啼泣心懷憂惱即自念云彼諸人等
生存之日敬重衆僧宜將此物爲彼追福奉
施衆僧即持布施時六衆苾芻得此物已便
自嚴身入劫比羅城次行乞食釋女見之如

前啼泣白言聖者我等不欲覩見斯物故施
仁等望息憂心今還今我起昔追念六衆默
然是諸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由諸苾芻
身著瓔珞及諸環釧并金線帶有如是過自
今已後制諸苾芻但是嚴飾雜彩之具悉不
應著若有著者得越法罪

以九

十二

第二門第五子攝頌曰

出家有五利 不捉錢授學 大衆說伽陀
煙籥唌聽許

緣在室羅伐城於聚落中有一長者娶妻未

久歡懷而住後於異時長者親族及以財物
悉皆喪盡便作是念我今年老不能求覓錢
財受用加以親族死亡略盡我今宜可捨俗
出家作是念已告其妻曰賢首我已年老不
能求覓錢財產業親族喪盡今欲出家妻答
言善然可時時看問於我夫報言爾即往逝
多園中諸苾芻所禮雙足已白言聖者我求
出家報言賢首斯爲善事隨汝意作如世尊
說諸有智者見五利故當樂出家云何爲五
一者我得自利不共他有是故智者應求出

家二者自知我是卑賤之人被他驅使既出家後受人恭敬讚揚禮拜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三者當得安隱無上涅槃是故智者應求出家四者從此命終當生天上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五者常為諸佛及聲聞眾諸勝人類

以九

十三

之所讚歎是故智者於善法律應求出家汝今發心斯為善事時彼苾芻即與出家并受圓具經二三日教法式已告言賢首鹿不養鹿室羅伐城處所寬廣是佛境界應行乞食以自活命彼於晨朝執持衣鉢入室羅伐城

乞食逢一女人形似其妻見已作念我先共妻作是要契得出家後時往看問今既出家宜存言信勿令憂惱乞得食已還逝多林未久時間白鴈波馱耶言我先與故二作是要契得出家後時往看問願垂聽許師曰隨汝意去自善護心答言可爾奉辭而去漸漸遊行至舊村處其妻遙見迎前疾至唱言善來善來聖子即欲捉衣提鉢苾芻曰賢首欲何所為答曰欲捉取衣鉢苾芻曰勿觸衣鉢問曰何故答曰我奉鴈波馱耶所誡今善護心

彼言聖子汝自防心我豈相障即捉衣鉢敷座令坐將洗足水問曰欲何所爲妻曰欲爲洗足答曰勿觸我足問曰何故報曰我奉師誡令善護心彼同前答便與洗足後將油來欲爲塗足苾芻見問答言塗足苾芻曰汝勿爲塗問答同前鄔波馱耶誠我慢心彼問聖子汝自防心又將食來欲同盤食問曰何爲答曰離別多時不同處食意欲共食苾芻不許問答同前即敷氈褥白言聖子遠來疲困願少眠息苾芻既洗足已即便卧息時彼即

來欲同處卧苾芻曰汝欲何爲答言聖子不同卧來時節淹久意欲同卧問答同前苾芻不許即來抱觸女是觸毒被摩觸時心便動亂發諸惡念即共交會多日共住報其妻曰我欲還寺妻作是念此乃共我私交外人不見我今可使衆人知之諸苾芻等定當擯逐以九還來我處作是念已白言聖子不可空去可將多少糧直貝齒隨行苾芻曰我不合捉金貝等物如何持去妻曰我今設計使不觸著即便以物繫錫杖上報言將去苾芻即持錫

而去至室羅伐城六衆苾芻常法守門不令
空過時鄔波難陀門首經行遙見彼苾芻來
頭似鵝巢眉長垂下見已便念是何尊者而
來於此應可相迎即逆前行唱言善來善來
尊者時苾芻報曰敬禮阿遮利耶時鄔波難
陀便作是念此必定是摩訶羅苾芻不知鄔
波馱耶不識阿遮利耶我今問彼從何所來
即前問曰老叟從何所來答曰阿遮利耶我
看故二來鄔波難陀曰汝是善人情存恩惠
念昔恩者人皆共讚世尊亦說汝等苾芻常

學報恩少恩尚報何況多耶汝存宿恩得見
妻不答言我見又問得安隱耶報云幸承覆
護甚得平安汝錫杖上是何等物答曰妻爲
道糧與我貝齒鄔波難陀曰老叟汝甚福德
往見妻已得此利來復作是念看此舉容應
有別事我念應以輕語問之其摩訶羅性懷
愚直所作之事具向說之鄔波難陀曰汝所
作者更可具向鄔波馱耶處說彼聞歡喜彼
至師邊一一具說師聞此語告諸苾芻是諸
苾芻以緣白佛佛告諸苾芻彼摩訶羅不知

以七

十五

輕重無故心犯若未曾爲說四波羅市迦者
彼便不犯汝等苾芻由此緣故受近圓已即
應爲說四波羅市迦法若不說者得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九

音釋

囂產驪切 吒防駕切 過烏割切 汧蘇故切
上曰劇奇逆切 乾古愛切 蛄蛄之總名 蟻昌朱切 味色角切
豈魚 姝昌朱切 美好也 味舍及也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八五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

唐三藏法師 義淨奉 制譯

第二門第五子攝頌之餘

緣在室羅伐城有一苾芻名曰歡喜住居蘭
若寂靜之處常樂坐禪由習定故時人稱爲
住定歡喜將欲入定^{以十}魔女來請共行欲事歡
喜不受後於異時復欲入定魔女還來坐其
膝上如是當知女人之境是爲大毒觸即害
人染心既生便共行欲于時歡喜共行淫已
如毒箭入胃心懷憂念云我愚癡毀清淨行

作婬染事即可還俗復作是念我實無有覆
藏之心宜往佛所具說斯事若有軌式仍得
出家者當如法行若其不然後當還俗即以
右手持法衣左手遮形醜流淚悲泣往詣佛
所爾時世尊與無量百千苾芻大衆演說正
法遙見彼來便作是念我若不先告彼苾芻
言善來善來者彼毆熱血便即命終作是念
已告歡喜言善來善來何故悲泣答言大德
世尊我先是歡喜今非歡喜佛言汝有何過
作此說耶答言世尊我不捨學處毀清淨行

作姪欲事雖造此過乃至無有少覆藏心佛
言歡喜汝能終身受學處不答言大德我能
受持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汝等當知歡喜
苾芻雖犯淨戒無覆藏心非波羅市迦汝等
應與歡喜終身學處更有此類亦當授與應
如是與敷座席鳴犍椎言白復周衆既集已
令歡喜苾芻遍禮僧已於上坐前蹲踞合掌
應如是乞

大德僧伽聽我歡喜苾芻不捨學處毀清淨
行作姪欲事乃至無有少覆藏心我歡喜苾

芻今從僧伽乞終身學處願大德僧伽與我
歡喜苾芻終身學處哀愍故第二第三亦如
是乞僧伽可令歡喜在眼見耳不聞處住差
一苾芻爲作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歡喜苾芻不捨學處毀清淨
行作姪欲事乃至無有少覆藏心以十今從僧伽
乞終身學處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與歡
喜苾芻終身學處白如是次作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歡喜苾芻不捨學處毀清淨
行作姪欲事乃至無有少覆藏心此歡喜苾

芻今從僧伽乞終身學處僧伽與歡喜苾芻
終身學處者默然若不許者說第二第三亦
如是說僧伽已與歡喜苾芻終身學處竟由
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佛告諸苾芻受學之
人所有行法我今當說受學苾芻不應受住
本性善苾芻恭敬禮拜逢迎合掌不同一座
凡坐之時應在卑座不同經行設有同行應
退一步若向長者婆羅門家不應將住本性
苾芻爲伴設同去者令彼前行不同室宿不
與他出家并受近圓不受他依止不畜求寂

不作單白白二白四羯磨不應差作秉羯磨
人亦不差教誡苾芻尼設差不應去見他苾
芻破戒破見破威儀非正命皆不應舉亦復
不得作諸制令不同長淨及隨意事每至晨
朝常須早起開諸門戶收舉燈臺灑掃房院
以新牛糞隨處塗拭可於廁上亦塗令淨咸
可安置水土及葉勿令闕事所須之水可適
寒溫於水竇處洗令淨潔鳴犍椎敷坐席可
備衆華燒香供養若自能者隨時說頌讚歎
佛德若不能者可請餘人若是夏月應須持

扇扇諸苾芻凡欲坐時於大苾芻下在求寂
上每受食時令心安靜食若了時爲收氈席
所有食器置於本處掃灑食處恒於衆中告
知日數作如是白

大德僧伽聽今是月一日大衆人人咸可用
心爲造寺施主及護寺天神國王大臣師僧
父母十方施主應說經中福施妙頌若自不
能請餘人作餘日準知時諸苾芻共分房舍
不與受學人佛言應與不與利養佛言應與
其受學苾芻不修善品佛言應修此之行法

乃至斷盡煩惱以來常應順行不行得罪于
時苾芻如佛所勅次第作已歡喜苾芻至念
慙懃策勵無倦便斷五趣繫縛煩惱證阿羅
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得如實智我生已
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心無障礙
如手撝空刀割香塗愛憎不起觀金與土等
無有異於諸名利無不棄捨釋梵諸天悉皆
恭敬是時歡喜證得果已仍依前制所有行
法不敢虧違佛言不應更行應隨大小次第
而坐與住本性人而爲共住

緣在王城時具壽畢隣陀婆蹉從出家後常
嬰疾病有同梵行者來問言大德起居輕利
安樂行不答言具壽我常痛苦寧有安樂問
言何苦答言患嗽問比服何藥答曾吸藥煙
得蒙瘳損大德今何不服答曰佛未聽服時
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有病者聽吸煙治病
苾芻不解安樂火上直爾吸煙煙不入口佛
言可以兩椀相合底上穿孔於中著火置藥
吸之仍猶未好佛言應可作筩彼以竹作此
還有過佛言不應用竹可將鐵作彼作太短

佛言勿令太短彼作太長佛言不應太長可
長十二指勿令尖利亦勿麤惡置椀孔上以
口吸煙彼既用了隨處棄擲佛言不應輒棄
可作小袋盛舉彼置於地佛言不應置地今
壞應挂象牙杓上或筴竿上鐵便生垢佛言
應以酥油塗拭後於用時洗拭辛苦佛言不
應水洗應置火中燒以取淨
第二門第六子攝頌曰
藥湯應洗浴 灌鼻開銅盞 乘舉老病聽
須知便利事

緣在室羅伐城有一苾芻身遭疾苦詣醫人處告言賢首我身有病幸爲處方答言聖者作藥湯洗方可平復答曰佛未聽許醫言聖者世尊大悲此必聽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醫人若遣作湯洗者隨意應作佛既聽許用藥湯洗諸苾芻不知何藥爲湯還白醫言佛已許我作藥湯浴不知當用何藥醫曰聖者我亦不知何藥然曾讀輪王方中見此湯名仁等大師是一切智問當爲說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但是治風根莖華果及皮

木等共煮爲湯洗身除疾諸苾芻以湯洗時皮膚無色佛言以膏油摩彼便多塗膩汗衣服佛言以澡豆揩之復無顏色佛言洗將了時於其湯內置一兩滴油令身潤澤又具壽畢隣陀婆蹉有病乃至苾芻問言何苦答言我患鼻中洩出醫問比服何藥答曰曾爲灌鼻大德今何不灌答曰佛未聽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有病者我今聽以酥油灌鼻苾芻直爾傾置鼻中膩汗身體佛言不應如是苾芻復用葉盛而灌仍猶未好佛言不

應用葉又於小布中灌有過同前佛言不應
以小布灌可用銅鐵及錫作灌鼻筒苾芻便
爲一觚佛言應作兩觚彼作失利及以麤惡
佛言勿令失利麤惡苾芻不淨洗手灌鼻佛
言應淨洗手受取藥已方灌鼻中又復畢隣
陀婆蹉患渴苾芻來問仁有何疾答言患渴
無物飲水白佛佛言畜飲水銅盞又復畢隣
陀婆蹉有諸親族來就聽法聽已言歸告其
妻曰聖者畢隣陀婆蹉說美妙法我已聽受
妻曰佛出世間仁獲利益夫曰何故汝等而

不聽法妻曰我是女人出外羞恥若其聖者
畢隣陀婆蹉得來至此爲我說者當聽受之
夫便爲請答言賢首我身有病不能詣彼答
曰聖者我取輦來報曰佛未聽許苾芻乘輦
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由是緣故聽諸苾
芻有病乘輦佛既聽已時畢隣陀婆蹉即便
乘輦將諸弟子詣彼請處時六衆苾芻在路
遇見問諸弟子言乘輦者誰答曰是我鄔波
馱耶六衆曰世尊聽諸苾芻乘輦耶答曰聽
許六衆曰世尊大慈知諸釋子身形柔軟不

能徒步所以聽乘時六衆苾芻互相謂曰我等亦可莊嚴好舉至第二日以妙纓毛及諸鈴鐸莊飾之具繫垂舉上乘向街衢諸長者婆羅門見已問曰聖者此是何物六衆報曰世尊聽我乘舉報曰豈汝沙門尚受欲樂乎六衆默然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無病苾芻若乘舉者得越法罪有二因緣方得乘舉一者年老衰羸二者帶病無力緣在室羅伐城有一長者心懷正信共無信婆羅門詣逝多林隨處觀看至一樹下見便

利處婆羅門曰長者沙門釋子極不淨潔華果樹下而遺不淨長者曰諸聖者等皆是大德豈自便轉耶應是白衣作無儀事言談之際忽見一摩訶羅苾芻以衣覆頭樹下便利無信婆羅門見已報長者曰仁言白衣作此不淨看此苾芻^{以十}以衣覆頭樹下便轉豈白衣乎于時長者極懷羞恥默然無對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於諸樹林下大小便利若故犯者得越法罪佛既制已諸苾芻等在路而行至大林所便利來逼以護戒故

抑不便轉更招餘疾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道行若至大林處隨意便轉佛既聽許道行林處而作便轉時有苾芻在聚落中於樹林下不敢便轉遂於日中被炙辛苦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但是荆棘林下隨意便轉其鄔波難陀復以大便汙他菜園佛制苾芻不得生草上大小便利時諸苾芻往無草處便轉糞穢狼藉時諸長者婆羅門見已共譏笑曰沙門釋子大好儀式共集一食亦一處便轉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由是緣

故我今聽諸苾芻作廁彼便寺外作夜出怖畏虎狼師子及諸賊等以緣白佛佛言寺內應作諸苾芻不知何處應作佛言應在寺後西北隅作復不知云何而作佛言有二種廁一者直舍二者傍出言直舍者如方丈屋廁在其中言傍出者於房後簷架木傍出周以板障令廁在中於外可置洗手足處及著瓶處廁安門扇并須橫店外置木履入時應著時一苾芻入廁復有苾芻重入佛言不應如是凡入廁時須彈指警款其在廁者亦應如

是廁極臭氣佛言應爲直次洗拭令淨置葉土等勿損飛蟲諸苾芻以手洗廁心懷嫌惡佛言但直瀉水以掃箒揩不應用手時諸苾芻廁內洗手足久待不出佛言外安洗手足處彼便遠置佛言近著由是我今聽諸苾芻若作廁時所須雜物皆以手可作之佛聽作廁時諸苾芻有小便者亦在廁中有大便者不得疾入久待招病佛言應可別作小便之處諸苾芻不知何處佛言近廁應作通水令出別安門扇法皆如廁

第二門第七子攝頌曰

水瓶知淨觸 願世尊長壽 因斯尼涅槃
嗽齋俱開五

緣在室羅伐城時當暑熱有婆羅門爲渴所逼欲須水飲行入寺中至苾芻處告言我渴仁可與水苾芻持觸瓶水令飲婆羅門見已問言聖者此瓶爲淨爲是觸耶答口是觸苦爾何緣持此授我報曰瓶在一處我遂將來報言聖者淨觸兩瓶不應渾雜別處安置若有沙門婆羅門來求水者濟其渴乏豈生福

耶婆羅門嫌水不飲捨之而去苾芻以緣白
佛佛言大衆應可置淨水瓶供渴乏者佛言
大衆置淨水者時有長者聞佛許已多以瓶
瓊施於寺內其所須者即便持去或守園人
及諸俗旅隨意將去苾芻見時不爲遮止未
久之間瓶器皆盡時諸苾芻告彼施主曰仁
所捨器今皆破盡宜更持來答言聖者我施
多器因何速盡苾芻以緣具報施主彼言聖
者諸凡俗人我元不與何不遮止令其損費
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不應如是捨而不

問衆應差遣掌器物人佛聽許已時諸苾芻
不爲簡擇隨意便差佛言有五事即不應差
云何爲五若有愛患怖癡亦復不知所有器
物藏與不藏復有五事應差云何爲五若無
愛患怖癡善知器物藏與不藏應如是差集
衆同前對衆應問汝苾芻某甲能爲大衆作
掌器人不彼言能者令一苾芻作白二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樂與僧伽作掌器
物人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此苾芻其
甲爲衆作掌器物人白如是次作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樂與僧伽作掌器物人若僧伽許苾芻某甲爲掌器物人者默然若不許說僧伽已許苾芻某甲作掌器物人竟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時有人來爲渴須水苾芻新瓶盛水授與俗人將舊瓶水授與苾芻佛言不應如是應將新器供諸苾芻舊器與俗苾芻用訖即便收舉白衣用了隨處輕棄佛言皆須收取苾芻不善防護致有損失佛言應爲庫貯苾芻依教而作時有商主從北方來請佛及僧於三月內爲辦供

養便作是念我今供養不欲從他求諸器具我當自辦即以白銅赤銅作多食器於三月中以上妙飲食供養如來及聲聞衆期限滿已將諸器具施與衆僧苾芻便將此器內瓦器庫中互相振觸致有損壞佛言銅瓦之器應別安置時有渴乏婆羅門來入逝多林到苾芻處告言聖者願與我水苾芻即持水罐及繩與婆羅門彼問聖者此何所爲答曰我無舊水自可汲用婆羅門曰仁等憐愍一切衆生若能預辦少多飲水極爲善事苾芻報

曰佛未聽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大衆
宜應預安淨水苾芻聞已隨處安置或在中
庭或居房內簷前門側令水不淨佛言不應
如是應作貯水堂苾芻聞已不知何處安置
佛言可於入寺門東邊作停水處室中闇黑
佛言應安窓牖地上有泥應以磚砌并洩水
今出應安門扇并安鈕店貯水瓶瓦不應置
地安木牀上若無木牀應以磚築瓦以物支
勿令傾側水瓶不淨時應洗不知以何物
洗佛言應以梳篦并諸雜葉雖頻洗澣仍有

臭氣佛言應畜多器更互盛水一分安水一
分曬乾遂於日中曝曬佛言陰處令乾便不
蓋口土入瓦中佛言應須蓋覆勿以不淨手
觸應淨洗手彼觸瓦時頻頻洗手致有勞倦
佛言若是淨銅瓦器指不觸水取亦無犯或
以乾牛糞屑揩手去膩亦得佛既聽許預置
其水不知使誰應作佛言當使弟子門人其
安置水處所須之物皆應預辦
佛在劫比羅城多根樹園時大世主苾芻尼
喬答彌與眷屬苾芻尼有五百人來詣佛所

頂禮雙足退坐一面佛爲說法于時世尊忽然嘆嘖時大世主喬答彌而白佛言唯願世尊壽命長遠住過劫數其五百苾芻尼聞大世主說此語時咸即同聲如世主所願有地上藥叉鬼神聞五百苾芻尼說此語時皆共同聲咸說斯願虛空藥叉神聞聲亦說斯願如是四天王宮及三十三天夜摩天覩史多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乃至梵天互相聞聲咸說斯語唯願世尊壽命長遠住過劫數爾時世尊告大世主喬答彌苾芻尼曰汝今與

一切衆生作大障礙由汝斯語五百苾芻尼及地上空中乃至梵天聞汝此說佛處不應如是恭敬如是恭敬者不名爲善大世主曰大德世尊云何於如來處申其恭敬得名爲善佛言喬答彌於如來處應作是語願佛及僧久住於世常爲和合猶如水乳於大師教令得光顯喬答彌若作如是恭敬無上正等覺者是名善禮時一苾芻即說頌曰
世主喬答彌 致敬如來足 願牟尼延壽
劫住化衆生 佛重殷重心 發言申禮敬

不應於佛所 作如是願辭

時大世主喬答彌便作是念佛於衆中讚歎
和合乃至大師現住於世苾芻僧衆復未乖
離我今宜可入於涅槃便詣佛所禮雙足已
白言世尊我今意欲疾入涅槃作是語已世
尊默然如是再^{以十}三佛皆默爾時大世主復白
言世尊我今意欲疾入涅槃佛言喬答彌汝
爲涅槃作此語耶答曰爲涅槃故說如是語
佛言旣爲涅槃說是語者我更何言諸行無
常悉皆如是時五百苾芻尼又白言世尊我

等意欲疾入涅槃佛告諸苾芻尼汝等爲涅
槃故作此語耶答言如是佛言汝等旣爲涅
槃說如是語我更何言諸行無常悉皆如是
時大世主及諸苾芻尼等聞佛說已心大歡
喜頂禮佛足詣難陀處白言聖者我今意欲
疾入涅槃難陀曰爲涅槃故說此語耶同佛
所說如是復往具壽阿尼盧陀羅怛羅阿難
陀乃至諸上座所頂禮白言聖者我等意欲
疾入涅槃難陀苾芻及諸上座等問曰爲涅
槃故作此語耶答言如是報言汝等旣爲涅

槃說此語者我等何言諸行無常悉皆如是
于時大世主與五百苾芻尼頂禮諸上座等
辭還住處到本寺中於七日內爲諸三衆演
說妙法既聞法已令無量衆生證得廣大殊
勝利益諸苾芻尼各各出寺就空閑處隨其
次第半加端坐乃至五百悉皆如是時大世
主喬答彌即入三昧以勝定力隨念所爲隱
身不現即於東方上昇虛空現四威儀行住
坐卧入火光定即於身內放種種光青黃赤
白及以紅光一時俱現身下出火上流清水

身下出水上發火光東方既爾南西北方亦
復如是五百苾芻尼與大世主喬答彌現相
無異時大世主復入初定從初定起入第二
定從第二定起入第三定從第三定起入第
四定從第四定起入於空處從空處起入識
處從識處起入無所有處從無所有處起入
非想非非想處從非想非非想處起次第逆
入至初靜慮而般涅槃五百苾芻尼皆同大
世主喬答彌次第順逆入諸禪已亦般涅槃
爾時大地悉皆震動四維上下朗然明照於

虛空中諸天叫聲猶如擊鼓是時諸有苾芻
或在妙高山或餘山中乃至城邑聚落蘭若
林間寂靜之處觀此相已歛念觀察見大世
主喬答彌與五百苾芻尼皆般涅槃時諸苾
芻復作是念世尊慈母既般涅槃我等宜往
相助供養舍利作是念已各各隨力持諸香
木詣大世主喬答彌等般涅槃處爾時世尊
與憍陳如婆濕波大名阿尼盧陀舍利弗大
目連等及餘聲聞大眾爲供養大世主喬答
彌等舍利故皆來集會時勝光大王與太子

諸臣及諸眷屬亦爲供養舍利故來至其處
給孤長者仙授長者故舊長者及鹿子母等
與眷屬俱亦至其處復有諸國大王與其眷
屬無量百千皆來集會時勝光王將種種寶
衣嚴飾之具以十袈五百寶輦復持種種香華幢
旛寶蓋及諸音樂時具壽難陀十四阿尼盧陀阿
難陀羅怛羅等四苾芻昇大世主靈輦世尊
亦以右手擎輦自餘苾芻各昇諸苾芻尼靈
輦以穀重心廣設嚴飾送置寬平空閑之處
爾時世尊即舉大世主喬答彌及五百苾芻

尼所蓋上衣告諸苾芻曰汝等看此大世主
喬答彌等壽百二十歲身無老相如十六歲
童女爾時勝光王等及諸大衆各持種種香
木焚燎其身世尊爲衆演說無常法已還至
寺中洗足就座而坐告諸苾芻汝等當知如
是之事皆由見他噉噴之時願言長壽是故
苾芻若他噉時不應言長壽若故言者得越
法罪時諸苾芻見是事已咸皆有疑白佛言
世尊是大世主喬答彌及五百苾芻尼等曾
作何業由彼業力年百二十身無老相如十

六歲童女佛告諸苾芻其大世主喬答彌五
百苾芻尼等所作之業汝等善聽彼由自業
乃至果報還自受之汝等苾芻乃往古昔此
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佛世尊名曰迦葉
波如來應正等覺十號具足出現於世在婆
羅痾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時彼世尊化緣
已盡入無餘涅槃如薪盡火滅時有國王名
吉利枳爲供養彼如來舍利起四寶塔縱廣
一踰繕那高半踰繕那王有大妃及五百姝
女年旣朽邁王便棄捨自相謂曰何故大王

今於我等捨而不問衆共議曰由年衰老是故不問時有姝女作如是語諸姊妹修行何業得不衰邁能令願滿王妃答曰若供養迦葉波佛舍利塔者所願皆遂咸言極善啓王允許即持種種末香塗香華鬘瓔珞幢幡寶蓋諸妙香饌詣於塔所廣設供養殷重讚歎五輪敬禮右遶行道長跪合掌發如是願以此供養無上福田所有善根願我生生乃至壽終身無老相汝等苾芻其王大妃及五百姝女者今大世主喬答彌及五百苾芻尼是

由此福力乃至今生百二十歲無有老相猶如十六童女汝等苾芻當知皆是由自業力廣說如前如是應學

緣在室羅伐城爾時世尊制諸苾芻見他嚧時不云長壽者於此城中有一長者雖復娶妻竟無男女年既衰邁錢財喪盡告其妻曰我今年老更無子息意欲出家妻云任意即詣逝多林於苾芻處而爲出家并受圓具後於異時佛爲大衆宣說法要時老苾芻在衆外坐舊妻忽來聞夫嚧噴諸苾芻等無有一

人願言長壽其妻見已心生不忍便以左手
握土遶苾芻頭向外而棄呪願長壽時諸苾
芻共觀其事妻前捉臂惡口罵詈告言聖子
仁今何故於怨讎內而爲出家此逝多林常
有五百青衣藥叉以十由我呪願令汝長壽若不
爾者定被藥叉十六吸其精氣不應住此宜可歸
家即牽共去時諸苾芻告言摩訶羅住此莫
去彼不肯住苾芻便捉一臂曳之時摩訶羅
唱言我痛我痛苾芻白佛佛言可問摩訶羅
何邊臂痛爲是苾芻捉者痛爲是妻捉者痛

若言苾芻捉痛彼心樂去隨意放行若言妻
捉者痛彼心樂住不應放去時諸苾芻如言
即問答言仁等所捉臂痛遂放今去即便歸
舍因與出家近圓爲大障礙佛言年老苾芻
皆樂長壽如此之類見嚏噴時應云長壽若
不言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心懷正信共一無信婆
羅門詣逝多林時有信長者忽然嚏噴諸苾
芻不言長壽其不信者願言長壽告云仁今
乃於怨家之內生敬信心此逝多林常有五

百青衣藥叉由我願言令仁長壽若不爾者
定被藥叉吸爾精氣不應久住宜可早出時
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俗人之類皆樂長壽
若見噉時應云長壽若諸苾芻見老者噉小
者應起一禮口云畔睇若小者噉噴大者應
言無病若不作者俱得越法罪

以十

十七

佛在婆羅痾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佛令五
苾芻住正定位於善說法律既出家已於受
飲食噉嚼之類進止威儀皆未能解俱往白
佛其事云何佛言汝等苾芻有五種可噉食

一根二莖三葉四華五果五種可取食一麤
二飯三麥豆飯四魚肉五餅彼復不知以何
助味佛言應共乳酪酥蜜魚肉乾脯雜菜之
類此若無者可和水食凡潤濕滋味充人色
力得修善品

第二門第八子攝頌曰

安門扇鈕孔 皮替處中窻 內閣網扇樞
開店須羊甲

緣在室羅伐城時諸苾芻造作房舍不知安
門佛言安門復不安扇廢修寂定佛言安扇

不安門鈕開閉時難佛言應安門鈕及鑰匙
孔開時作聲佛言聲處可安皮替房中黑闇
佛言應安窻牖近下安置遭諸賊難佛言不
應近下彼便極高同前室闇佛言不應太高
太下應須處中苾芻作時外寬內狹佛言應
令內闊外狹有鳥雀入佛言張網既著網已
復不安扇夜有蛇蠍等來入室中佛言宜安
窻扇被風吹開佛言應著轉樞上復安居開
閉時難佛言應用羊甲杖而開閉之

小作鐵
叉子形

如羊
甲

第二門第九子攝頌曰

鐵鎚及鎗子 鐵錘并木杓 釜床竈五百
斧鑿眾皆許

緣在王舍城時具壽畢隣陀婆蹉有病諸苾

芻來問尊者何疾答曰我患風疹大德比服

何藥答曰我先病時以熱鐵鎚置^{以十}盆水內用

此湯水揩洗身時便得瘳損若如是者今何

不為報言世尊未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

言我今開許風病苾芻以鐵鎚煖水洗沐身

形聞佛許已苾芻燒鎚熱不能舉佛言應以

鐵鎖繫之待熱牽出苾芻以鎖俱棄火中熱不堪捉佛言鎖留在外勿置火中可近鐵鎚以泥團裹之捉冷處牽出置盆水中隨意用時諸苾芻以澡豆牛糞淨洗其鎚佛言不應更洗置火便淨時諸苾芻先煖觸水後煖淨水佛言先煖淨水後煖觸水若不爾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苾芻來問畢隣陀婆蹉尊者何疾答言我有如是病大德何不醫療報言具壽我先曾畜小溫藥鎗子今時闕事是以病增

問言今何不畜答曰佛未聽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有病苾芻聽畜溫鎗

緣在室羅伐城有一長者願爲僧伽造立浴室於中火炭隨處縱橫佛言聚令一處苾芻不知用何物聚佛言以鐵作鍾佛既聽已諸蘭若苾芻不能得鐵佛言以木作杓火便燒壞佛言以牛糞和土作泥塗之方用

緣處同前時一苾芻身有疾苦詣醫人所問言賢首我有如是病幸爲處方醫言聖者應如是治療其苾芻爲煎藥故須釜從長者借

用已却送長者曰我今便施聖者苾芻曰佛未聽許長者曰若爾置地而去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聽取于時毗舍佉鹿子母聞佛聽諸苾芻畜釜遂送五百口鐵釜時諸苾芻不知云何佛言次第行與苾芻佛既遣行諸年少者不得佛言應與瓦釜

緣處同前有一苾芻於冷地卧食飲不消諸長者處從借床席用充卧具病即得除用已却送長者曰我今便施聖者苾芻曰佛未聽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應可受取時毗

舍佉鹿子母聞佛聽諸苾芻受床即送五百張床時諸苾芻不知云何佛言次第行與苾芻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須竈從長者借用已却送長者曰施與聖者苾芻報曰佛未聽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受取時毗舍佉鹿子母同前送五百竈乃至次第行與苾芻緣處同前一苾芻爲染衣服要須斧用從長者借了已却送彼曰施與聖者苾芻報曰佛未聽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爲大眾故

應受其斧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床橫忽折從長者借鑿用已却送彼曰便與聖者報曰佛未聽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爲大衆故應受其鑿

第二門第十子攝頌曰

許斤斧三梯

以十

竹木繩隨事

三

下灌造寺法

說難陀因緣

緣處同前時一苾芻床腳忽折爲須斲斤從長者借用已還主廣如上說乃至爲衆應受緣處同前佛在鹿子母舊園中許諸苾芻營

造寺宇及以制底苾芻造既高大不知以何登上佛言作梯苾芻不知以何物作佛言用三種物謂竹木及繩隨意應作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身嬰疾苦行之醫所問言賢者我有如是病苦著身幸賜方藥醫言聖者應爲下灌必得除損答曰世尊未許醫曰大師慈愍聽許無疑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有病緣開聽下灌

緣處同前如佛所說造苾芻寺僧房應作五層佛殿應作七層門樓七層若造尼寺房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一

甘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二門第十子攝頌之餘難陀因緣

緣在劫比羅城多根樹園世尊有弟名曰難陀身如金色具三十相短佛四指妻名孫陀羅儀容端正世間罕有光華超絕人所樂見難陀於彼纏綿戀著無暫捨離染愛情重畢命爲期世尊觀知受化時至即於晨朝著衣持鉢將具壽阿難陀爲侍者入城乞食次至難陀門首而立以大悲力放金色光其光普

照難陀宅中皆如金色于時難陀便作是念光明忽照定是如來令使出看乃見佛至即便速返白難陀曰世尊在門聞此語已即欲速出迎禮世尊時孫陀羅便作是念我若放去世尊必定與其出家遂捉衣牽不令出去難陀曰今可暫放禮世尊已我即却回孫陀羅曰共作要期方隨意去以莊濕額而告之曰此點未乾即宜却至若遲違者罰金錢五百難陀曰可爾即至門首頂禮佛足取如來鉢却入宅中盛滿美食持至門首世尊遂去

即與阿難陀世尊現相不令取鉢如來大師威嚴尊重不敢喚住復更授與阿難陀阿難陀問曰汝向誰邊取得此鉢答曰於佛邊取阿難陀曰宜授與佛答曰我今不敢輕觸大師默然隨去世尊至寺洗手足已就座而坐難陀持鉢以奉世尊食已告曰難陀汝食我殘不答言我食佛即授與難陀食已世尊告曰汝能出家不答言出家然佛世尊昔行菩薩道時於父母師長及餘尊者所有教令曾無違逆故得今時言無違者即告阿難陀曰

汝與難陀剝除鬚髮答曰如世尊教即命剝髮人爲其落髮難陀見已告彼人曰汝今知不我當不久作力輪王汝若輒爾剝我髮者當截汝腕彼便大怖裹收刀具即欲辭出時阿難陀便往白佛佛便自去詣難陀處問言難陀汝不出家答言出家是時世尊自持瓶水灌其頂上淨人即剃便作是念我今敬奉世尊旦爲出家暮當歸舍既至日晚尋路而行爾時世尊於其行路化作大坑見已便念孫陀羅斯成遠矣無緣得去我今相憶或容

致死如其命在至曉方行憶孫陀羅愁苦通
夜爾時世尊知彼意已告阿難陀曰汝今宜
去告彼難陀令作知事人即便往報世尊令
爾作知事人問曰云何名為知事人欲作何
事答曰可於寺中檢校衆事問曰如何應作
答言具壽凡知事者若諸苾芻出乞食時應
可灑掃寺中田地取新牛糞次第淨塗作意
防守勿令失落有平章事當為白僧若有香
花應行與衆夜閉門戶至曉當開大小行處
常須洗拭若於寺中有損壞處即應修補聞

是教已答言大德如佛所言我皆當作時諸
苾芻於小食時執持衣鉢入劫比羅城為行
乞食于時難陀見寺無人便作是念我掃地
了即可還家遂便掃地世尊觀知以神通力
令掃淨處糞穢還滿復作是念我除糞穢方
可言歸放筵收持糞穢無盡復作是念閉戶
而去世尊即令閉一房竟更閉餘戶彼戶便
開遂生憂惱復作是念縱賊損寺此亦何傷
我當為王更作百千好寺倍過於是我宜歸
舍若行大路恐見世尊作是思量即趣小徑

佛知其念從小道來既遙見佛不欲相遇路傍有樹枝蔭低垂即於其下隱身而住佛令其樹舉枝高上其身露現佛問難陀汝何處來可隨我去情生羞耻從佛而行佛作是念此於其婦深生戀著宜令捨離爲引接故出劫比羅城詣室羅伐既至彼已住毗舍佉鹿子母園爾時毗舍佉鹿子母聞佛有弟號曰難陀身如金色具三十相短佛四指與佛俱來我暫往禮或容得見是時難陀於小食時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次第巡至鹿子母家時

毗舍佉見彼容儀相好光飾與餘不等即作是念此豈不是佛之弟耶便起淨信禮其雙足將手觸著彼身柔軟女是觸毒近便損害難陀稟性多欲便起染心遂即流精墮毗舍佉頭上世尊知已化彼不淨令作酥合香油手觸躰之作如是念何因此處得有如是微妙香油是佛神通變斯香物遂生希有歡躍之心讚言善哉佛陀善哉達摩善哉僧伽善說法律不可思議能令如此難陀之類耽欲男子投佛法中專修梵行時彼難陀起追悔

心豈非我犯衆教罪耶白諸苾芻苾芻白佛
佛言難陀無犯若有如是多欲之人應以皮
帟子盛勿致疑惑佛言多欲畜皮帟子者苾
芻不知以何皮作佛言應用三種羊鹿鼠皮
即便生用遂有臭氣佛言熟之當用洗已曬
乾曬時見女生欲染意遂乃精洩穢汗下裙
佛言應爲兩枚一曬一著時有精多其皮濕
壞應將物襯可安沙土時有苾芻著而噉食
及繞制底佛言解安昇處淨洗手已噉食禮
敬後於一時難陀在石上坐憶孫陀羅即於

石上畫作其像時大迦葉波因過其所見彼
畫石問言難陀汝何所爲答言大德我畫孫
陀羅形報言具壽佛遣苾芻作二種事一者
習定二者讀誦汝今棄此自畫婦形聞已默
然迦葉波白佛佛作是念苾芻作畫有此過
生佛告苾芻難陀癡人憶孫陀羅畫其形像
是故苾芻不應爲畫作者得越法罪時諸苾
芻聞佛制畫於制底處不敢塗香佛問阿難
陀何故如來髮爪窠觀波所不著塗香及香
泥塗地時阿難陀以緣白佛佛言應以香泥

隨意塗拭不得畫作衆生形像作者得越法罪若畫死屍或作髑髏像者無犯

佛念難陀愚癡染惑尚憶其妻愛情不捨應作方便令心止息即告之曰汝先曾見香醉山不答言未見若如是者捉我衣角即就捉衣于時世尊猶如鵝王^{廿一}上身虛空^五至香醉山將引難陀左右顧眄於果樹下見雌獼猴又無一目即便舉面直視世尊佛告難陀曰汝見此瞎獼猴不白佛言見佛言於汝意云何此瞎獼猴比孫陀羅誰爲殊勝答言彼孫陀

羅是釋迦種猶如天女儀容第一舉世無雙獼猴比之千萬億分寧及其一佛言汝見天宮不答言未見可更捉衣角即便執衣還若鵝王上虛空界至三十三天告難陀曰汝可觀望天宮勝處難陀即往歡喜園綵身園麤身園交合園圓生樹善法堂如是等處諸天苑園花果浴池遊戲之處殊勝歡娛悉皆過察次入善見城中復見種種鼓樂絲竹微妙音聲廊宇踈通牀帷映設處處皆有天妙姝女共相娛樂難陀遍觀見一處所唯有天女

而無天子便問天女曰何因餘處男女雜居
受諸快樂汝等何故唯有女人不見男子天
女答曰世尊有弟名曰難陀投佛出家專修
梵行命終之後當生此間我等於此相待難
陀聞已踊躍歡欣速還佛所世尊問言汝見
諸天勝妙事不答言已見佛言汝見何事彼
所知見具白世尊佛告難陀見天女不答言
已見此諸天女比孫陀羅誰為殊妙白言世
尊以孫陀羅比此天女還如香醉山內以瞎
獼猴比孫陀羅百千萬倍不及其一佛告難

陀修淨行者有斯勝利汝今宜可堅修梵行
當得生天受斯快樂聞已歡喜默然而住爾
時世尊便與難陀即於天沒至逝多林是時
難陀思慕天宮而修梵行佛知其意告阿難
陀曰汝今可去告諸苾芻不得一人與難陀
同座而坐不得同處經行不得一竿置衣不
得一處安鉢及著水瓶不得同處讀誦經典
阿難陀傳佛言教告諸苾芻苾芻奉行皆如
聖旨是時難陀既見諸人不共同聚極生羞
愧後於一時阿難陀與諸苾芻在供侍堂中

縫補衣服難陀見已便作是念此諸苾芻咸棄於我不同一處此阿難陀既是我弟豈可相嫌即去同坐時阿難陀速即起避彼言阿難陀諸餘苾芻事容見棄汝是我弟何乃亦嫌阿難陀曰誠有斯理然仁行別道我遵異路是故相避答曰何謂我道云何爾路答曰仁樂生天而修梵行我求園寂而除欲染聞是語已倍加憂感

爾時世尊知其心念告難陀曰汝頗曾見捺洛迦不答言未見佛言汝可捉我衣角即便

就執佛便將去往地獄中爾時世尊在一邊立告難陀曰汝今可去觀諸地獄難陀即去先見灰河次至劍樹糞屎火河入彼觀察遂見衆生受種種苦或見以鉗拔舌揆齒抉目或時以鋸剝解其身或復以斧斫截手足或以手鑱鑱身或以棒打稍刺或以鐵鎚粉碎或以鎔銅灌口或上刀山劍樹碓擣石磨銅柱鐵牀受諸極苦或見鐵鑊猛火沸騰熱焰洪流煮有情類見如是等受苦之事復有一大鐵鑊然湯涌沸中無有情觀此憂惶問獄

卒曰何因緣故自餘鐵鑊皆煮有情唯此鑊中空然沸涌彼便報曰佛弟難陀唯願生天專修梵行得生天上暫受快樂彼命終後入此鑊中是故我今然鑊相待難陀聞已生大恐怖身毛皆豎白汗流出作如是念此若知

我是難陀者生義鑊中即便急走詣世尊處佛言汝見地獄不難陀悲泣雨淚哽咽而言出微細聲白言已見佛言汝見何物即如所見具白世尊佛告難陀或願人間或求天上勤修梵行有如是過是故汝今當求涅槃以

修梵行勿樂生天而致勤苦難陀聞已情懷愧恥默無所對爾時世尊知其意已從地獄出至迦多林即告難陀及諸苾芻曰內有三垢謂是婬欲瞋恚愚癡是可棄捨是應遠離汝當修學

爾時世尊住逝多林未經多日爲欲隨緣化衆生故與諸徒衆往占波國住揭伽池邊時彼難陀與五百苾芻亦隨佛至往世尊所皆禮佛足在一面坐時佛世尊見衆坐定告難陀曰我有法要初中後善文義巧妙純一圓

滿清白梵行所謂入母胎經汝當諦聽至極
作意善思念之我今爲說難陀言唯然世尊
願樂欲聞佛告難陀雖有母胎有入不入云
何受生入母胎中若父母染心共爲姪愛其
母腹淨月期時至中蘊現前當知爾時名入
母胎此中蘊形有其二種一者形色端正二
者容貌醜陋地獄中有容貌醜陋如燒朽木
傍生中有其色如烟餓鬼中有其色如水人
天中有形如金色色界中有形色鮮白無色
界天元無中有以無色故中蘊有情或有二

手二足或四足多足或復無足隨其先業應
託生處所感中有即如彼形若天中有頭便
向上人傍生鬼橫行而去地獄中有頭直向
下凡諸中有皆具神通乘空而去猶如天眼
遠觀生處言月期至者謂納胎時難陀有諸
女人或經三日或經五日半月一月或有待
緣經久期水方至若有女人身無威勢多受
辛苦形容醜陋無好飲食月期雖來速當止
息猶如乾地灑水之時即便易燥若有女人
身有威勢常受安樂儀容端正得好飲食所

有月期不速止息猶如潤地水灑之時即便
難燥云何不入若父精出時母精不出母精
出時父精不出若俱不出皆不入胎若母不
淨父淨若父不淨母淨若俱不淨亦不受胎
若母根門爲風病所持或有黃病痰瘡或有
血氣胎結或爲肉增或爲服藥或麥腹病蟻
胛病或產門如駝口或中如多根樹或如犁
頭或如車轆或如藤條或如樹葉或如麥芒
或腹下深或有上深或非胎器或恒血出或
復水流或如鷄口常開不合或上下四邊闊

狹不等或高下凹凸或內有虫食爛壞不淨
若母有此過者並不受胎或父母尊貴中有
卑賤或中有尊貴父母卑賤如此等類亦不
成胎若父母及中有俱是尊貴若業不和合
亦不成胎若其中有於前境處無男女二愛
亦不受生難陀云何中有得入母胎若母腹
淨中有現前見爲欲事無如上說衆多過患
父母及子有相感業方入母胎又彼中有欲
入胎時心即顛倒若是男者於母生愛於父
生憎若是女者於父生愛於母生憎於過去

生所造諸業而起妄想作邪解心生寒冷想
大風大雨及雲霧想或聞大衆鬧聲作此想
已隨業優劣復起十種虛妄之想云何爲十
我今入宅我欲登樓我昇臺殿我昇牀座我
入草菴我入葉舍我入草叢我入林內我入
牆孔我入籬間難陀其時中有作此念已即
入母胎應知受胎名羯羅藍父精母血非是
餘物由父母精血和合因緣爲識所緣依止
而住譬如依酪瓶鑽人功動轉不已得有酥
出異此不生當知父母不淨精血羯羅藍身

亦復如是復次難陀有四譬喻汝當善聽如
依青草蟲乃得生草非是蟲蟲非離草然依
於草因緣和合蟲乃得生身作青色難陀當
知父精母血羯羅藍身亦復如是因緣和合
大種根生如依牛糞生蟲糞非是蟲蟲非離
糞然依於糞因緣和合蟲乃得生身作黃色
難陀當知父精母血羯羅藍身亦復如是因
緣和合大種根生如依棗生蟲棗非是蟲蟲
非離棗然依於棗因緣和合蟲乃得生身作
赤色難陀當知父精母血羯羅藍身亦復如

是因緣和合大種根生如依酪生蟲身作白色廣說乃至因緣和合大種根生復次難陀依父母不淨羯羅藍故地界現前堅韌爲性水界現前濕潤爲性火界現前溫煖爲性風界現前輕動爲性難陀若父母不淨羯羅藍身但有地界無水界者便即乾燥悉皆分散譬如手握乾麩灰等若但水界無地界者即便離散如油滴水由水界故地界不散由地界故水界不流難陀羯羅藍身有地水界無火界者而便爛壞譬如夏月陰處肉團難陀

羯羅藍身但有地水火界無風界者即便不能增長廣大此等皆由先業爲因更互爲緣共相招感識乃得生地界能持水界能攝火界能熟風界能長難陀又如有人若彼弟子熟調沙糖即以氣吹令其增廣於內空虛猶如藕根內身大種地水火風業力增長亦復如是難陀非父母不淨有羯羅藍體亦非母腹亦非是業非因非緣但由此等衆緣和會方始有胎如新種子不被風日之所損壞堅實無穴藏舉合宜下於良田并有潤澤因緣

和合方有芽莖枝葉花果次第增長難陀此之種子非離緣合芽等得生如是應知非唯父母非但有業及以餘緣而胎得生要由父母精血因緣和合方有胎耳難陀如明眼人爲求火故將日光珠置於日中以乾牛糞而置其上方有火生如是應知依父母精血因緣合故方有胎生父母不淨成羯羅藍號之爲色受想行識即是其名說爲名色此之蘊聚可惡名色託生諸有乃至少分剎那我不讚歎何以故生諸有中是爲大苦譬如糞穢

少亦是臭如是應知生諸有中少亦名苦此五取蘊色受想行識皆有生住增長及以衰壞生即是苦住即是病增長衰壞即是老死是故難陀誰於有海而生愛味卧母胎中受斯劇苦

復次難陀如是應知凡入胎者大數言之有三十八七月初七日時胎居母腹如楯如癰卧在糞穢如處鍋中身根及識同居一處壯熱煎熬極受辛苦名羯羅藍狀如粥汁或如酪漿於七日中內熱煎煮地界堅性水界濕

性火界煥性風界動性方始現前

難陀第二七日胎居母腹卧在糞穢如處鍋
中身根及識同居一處壯熱煎熬極受辛苦
於母腹中有風自起名為遍觸從先業生觸
彼胎時名頰部陀狀如稠酪或如凝酥於七
日中內熱煎煮四界現前

十二

難陀第三七日廣說如前於母腹中有風名
刀稍口從先業生觸彼胎時名曰閉尸狀如
鐵箸或如蚯蚓於七日中四界現前

難陀第四七日廣說如前於母腹中有風名

為內關從先業生吹擊胎箭名為健南狀如
鞋襖或如溫石於七日中四界現前

難陀第五七日廣說如前於母腹中有風名
曰攝持此風觸胎有五相現所謂兩臂兩脰
及頭譬如春時天降甘雨樹林鬱茂增長枝
條此亦如是五相顯現

難陀第六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廣大此
風觸胎有四相現謂兩肘兩膝如春降雨美
草生枝此亦如是四相顯現

難陀第七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為旋轉此

風觸胎有四相現謂兩手兩腳猶如聚沫或如水苔有此四相

難陀第八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翻轉此風觸胎有二十相現謂手足十指從此初出猶如新雨樹根始生

難陀第九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分散此^{十三}風觸胎有九種相現謂二眼二耳二鼻并口及下二穴

難陀第十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堅韌令胎堅實即此七日於母胎中有風名曰普門

此風吹脹胎藏猶如浮囊以氣吹滿

難陀第十一七日於母胎中有風名曰踈通此風觸胎令胎通徹有九孔現若母行立坐卧作事業時彼風旋轉虛通漸令孔大若風向上上孔便開若向下時即通下穴譬如鍛師及彼弟子以橐扇時上下通氣風作事已即便隱滅

難陀第十二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曲口此風吹胎於左右邊作大小腸猶如藕絲如是依身交絡而住即此七日復有風名曰穿

髮於彼胎內作一百三十節無有增減復由風力作百一禁處

難陀第十三七日於母腹中以前風力知有飢渴母飲食時所有滋味從齋而入藉以資身

難陀第十四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線口其風令胎生一千筋身前有二百五十身後有二百五十右邊二百五十左邊二百五十難陀第十五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蓮花能與胎子作二十種脉吸諸滋味身前有五

身後有五右邊有五左邊有五其脉有種種名及種種色或名伴或名力或名勢色有青黃赤白豆酥油酪等色更有多色共相和雜難陀其二十脉脉別各有四十脉以為脊屬合有八百吸氣之脉於身前後左右各有二百難陀此八百脉各有一百道脉脊屬相連合有八萬前有二萬後有二萬右有二萬左有二萬難陀此八萬脉復有衆多孔穴或一孔二孔乃至七孔一二各與毛孔相連猶如藕根有多孔隙

難陀第十六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甘露
行此風能為方便安置胎子二眼處所如是
兩耳兩鼻口咽胃臆令食入時得停貯處能
令通過出入氣息譬如陶師及彼弟子取好
泥團安在輪上隨其器物形勢安布令無差
殊此由業風能作如是於眼等處隨勢安布
乃至能令通過出入氣息亦無差失

難陀第十七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毛拂
口此風能於胎子眼耳鼻口咽喉胃臆食入
之處令其滑澤通出入氣息安置處所譬如

巧匠若彼男女取塵翳鏡以油及灰或以細
土揩拭令淨此由業風能作如是安布處所
無有障礙

難陀第十八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無垢
能令胎子六處清淨如日月輪大雲覆蔽猛
風忽起吹雲四散光輪清淨難陀^{十五}此業風力
令其胎子六根清淨亦復如是

難陀第十九七日於母腹內令其胎子成就
四根眼耳鼻舌入母腹時先得三根謂身命
意

難陀第二十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堅固
此風依胎左脚生指節二十骨右脚生二十
骨足跟四骨膊有二骨膝有二骨脛有二骨
腰髀有三骨脊有十八骨肋有二十四骨復
依左手生指節二十骨復依右手亦生二十
腕有二骨臂有四骨肩有七骨肩有七骨項
有四骨頷有二骨齒有三十二骨髑髏兩骨
難陀譬如塽師或彼弟子先用鞭木作其相
狀次以繩纏後安諸泥以成形像此業風力
安布諸骨亦復如是此中大骨數有二百餘

餘小骨

難陀第二十一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生
起能令胎子身上生肉譬如泥師先好調泥
泥於牆壁此風生肉亦復如是

難陀第二十二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浮

流此風能令胎子生血

難陀第二十三七日於母腹內有風名曰淨
持此風能令胎子生皮

難陀第二十四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滋
漫此風能令胎子皮膚光悅

難陀第二十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持城此風能令胎子血肉滋潤

難陀第二十六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生成能令胎子身生髮毛爪甲此皆一一共脉相連

廿一

十六

難陀第二十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曲業此風能令胎子髮毛爪甲悉皆成就難陀由其胎子先造惡業慳澀惜於諸財物堅固執著不肯惠施不受父母師長言教以身語意造不善業日夜增長當受斯報若生人

間所得果報皆不稱意若諸世人以長為好彼即短若以短為好彼即長以麤為好彼即細若以細為好彼即麤若肢節相近為好彼即相離若相離為好彼即相近若多為好彼即少若少為好彼即多愛肥便瘦愛瘦便肥愛怯便勇愛勇便怯愛白便黑愛黑便白難陀又由惡業感得惡報龍首瘡瘕愚鈍醜陋所出音響人不樂聞手足攣蹙形如餓鬼親屬皆憎不欲相見況復餘人所有三業向人說時他不信受不將在意何以故由彼先世

造諸惡業獲如是報難陀由其胎子先修福業好施不慳憐愍貧乏於諸財物無悋著心所造善業日夜增長當受勝報若生人間所受果報悉皆稱意若諸世人以長爲好則長若以短爲好則短麤細合度肢節應宜多少肥瘦勇怯顏色無不愛者六根具足端正超倫辭辯分明音聲和雅人相皆具見者歡喜所有三業向人說時他皆信受敬念在心何以故由彼先世造諸善業獲如是報難陀胎若是男在母右脇蹲居而坐兩手掩面向母

脊住若是女者在母左脇蹲居而坐兩手掩面向母腹住在生臟下熟臟上生物下鎮熟物上刺如縛五處插在尖標若母多食或時少食皆受苦惱如是若食極膩或食乾燥極冷極熱鹹淡苦醋或太甘辛食此等時皆受苦痛若母行欲或急行走或時危坐久坐久卧跳躑之時悉皆受苦難陀當知處母胎中有如是等種種諸苦逼迫其身不可具說於人趣中受如此苦何況惡趣地獄之中苦難比喻是故難陀誰有智者樂居生死無邊苦

海受斯厄難

難陀第二十八七日於母腹中胎子便生八種顛倒之想云何爲八所謂屋想乘想園想樓閣想樹林想牀座想河想池想而實無此妄生分別

難陀第二十九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花條此風能吹胎子令其形色鮮白淨潔或由業力令色鰲黑或復青色更有種種雜類顏色或令乾燥無有滋潤白光黑光隨色而出難陀第三十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鐵口

此風能吹胎子髮毛爪甲令得生長白黑諸光皆隨業現如上所說

難陀第三十一七日於母腹中胎子漸大如是三十二七三十三七三十四七日已來增長廣大

難陀第三十五^{廿一}七日子於母腹^{十八}肢體具足

難陀第三十六七日其子不樂住母腹中

難陀第三十七七日於母腹中胎子便生三種不顛倒想所謂不淨想臭穢想黑闇想依一分說

難陀第三十八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藍
花此風能令胎子轉身向下長舒兩臂趣向
產門次復有風名曰趣下由業力故風吹胎
子令頭向下雙脚向上將出產門難陀若彼
胎子於前身中造眾惡業并墮人胎由此因
緣將欲出時手足橫亂不能轉側便於母腹
以取命終時有智慧女人或善醫者以煖酥
油或榆皮汁及餘滑物塗其手上即以中指
夾薄刀子利若鋒芒內如糞廁黑闇臭穢可
惡坑中有無量千蟲恒所居止臭汁常流精

血腐爛深可厭患薄皮覆蓋蓋惡業身瘡如斯
穢處推手令入以利刀子縞割兒身片片抽
出其母由斯受不稱意極痛辛苦因此命終
設復得存與死無異難陀若彼胎子善業所
感假令顛倒不損其母安隱生出不受辛苦
難陀若是尋常無此厄者至三十八廿一七日將
欲產時母受大苦性命幾死方得出胎難陀
汝可審觀當求出離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一

音釋

腕手烏買切也簞之九切 曬日所賣切 洩先結切
觀初觀切 窳窳切 波梵語也此云高 髑髑切 髑髑切
候侯切 眇邪視切 揆力結切 抉挑於決切 剋剋切
切切也 稍色角切 鑷鑷切 鑷鑷切 凹凹切 凸凸切
交交切 徒徒切 結結切 高高切 起起切 楮楮切 頰頰切 頰頰切 箸箸切 援援切
履履切 模模切 範範切 脛脛切 肘肘切 橐橐切 齋齋切 肋肋切
貌貌切 鞭鞭切 同同切 鍛鍛切 索索切 齋齋切 肋肋切
骨骨切 頤頤切 跟跟切 膊膊切 素素切 變變切 變變切
也也切 領領切 口口切 素素切 土土切 變變切 變變切

手拘學也變必益 跳躑跳他弔切 躑躑切 躑躑切 躑躑切 躑躑切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二

廿二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二門第十子攝頌難陀因緣之餘

佛告難陀凡胎生者是極苦惱初生之時或男或女墮人手中或以衣裹安在日中或在陰處或置搖車或居牀席懷抱之內由是因緣皆受酸辛楚毒極苦難陀如牛剥皮近牆而住被牆蟲所食若近樹草樹草蟲食若居空處諸蟲啖食皆受苦惱初生亦爾以煖水洗受大苦惱如癩病人皮膚潰爛膿血橫流

加之杖捶極受楚切生身之後飲母血垢而得長大言血垢者於聖法律中即乳汁是難陀既有如是無邊極苦無一可樂誰有智者於斯苦海而生愛戀常為流轉無有休息生七日已身內即有八萬戶蟲縱橫噉食難陀有一戶蟲名曰食髮依髮根住常食其髮有二戶蟲一名杖藏二名麤頭依頭而住常食其頭有一戶蟲名曰繞眼依眼而住常食於眼有四戶蟲一名驅逐二名奔走三名屋宇四名圓滿依腦而住常食於腦有一戶蟲名

曰稻葉依耳食耳有一戶蟲名曰藏口依鼻食鼻有二戶蟲一名遙擲二名遍擲依唇食唇有一戶蟲名曰蜜葉依齒食齒有一戶蟲名曰木口依齒根食齒根有一戶蟲名曰針口依舌食舌有一戶蟲名曰利口依舌根食舌根有一戶蟲名曰手圓依腭食腭復有二戶蟲一名手網二名半屈依手掌食手掌有二戶蟲一名短懸二名長懸依腕食腕有二戶蟲一名遠臂二名近臂依臂食臂有二戶蟲一名欲吞二名已吞依喉食喉有二戶蟲

一名有怨二名大怨依胃食胃有二戶蟲一名螺貝二名螺口依肉食肉有二戶蟲一名有色二名有力依血食血有二戶蟲一名勇健二名香口依筋食筋有二戶蟲一名不高二名下口依脊食脊有二戶蟲俱名脂色依脂食脂有一戶蟲名曰黃色依黃食黃有一戶蟲名曰真珠依腎食腎有一戶蟲名曰大真珠依腰食腰有一戶蟲名曰未至依脾食脾有四戶蟲一名水命二名大水命三名針口四名刀口依腸食腸有五戶蟲一名月滿

二名月面三名暉耀四名暉面五名別住依
右脇食其脇復有五蟲名同於上依左脇食
其脇復有四蟲一名穿前二名穿後三名穿
堅四名穿住依骨食骨有四戶蟲一名大白
二名小白三名重雲四名臭氣依脉食脉有
四戶蟲一名師子二名備力三名急箭四名
蓮花依生臟食生臟有二戶蟲一名安志二
名近志依熟臟食熟臟有四戶蟲一名鹽口
二名蘊口三名網口四名雀口依小便道食
尿而住有四戶蟲一名應作二名大作三名

小形四名小束依大便道食糞而住有二戶
蟲一名黑口二名大口依脰食脰有二戶蟲
一名癩二名小癩依膝食膝有一戶蟲名曰
愚根依脛食脛有一戶蟲名曰黑項依脚食
脚難陀如此之身甚可厭患如斯色類常有
八萬戶蟲日夜嗽食由此令身熱惱羸瘦疲
困飢渴又復心有種種苦惱憂愁悶絕衆病
現前無有良醫能爲除療
難陀於大有海生死之中有如是苦云何於
此而生愛樂復爲諸神諸病之所執持所謂

天神龍神八部所持及諸鬼神乃至羯吒布單那及餘禽獸諸魅所持或爲日月星辰所厄此等鬼神作諸病患逼惱身心難可具說佛告難陀誰於生死樂入母胎受極辛苦如是生成如是增長飲母乳血妄生美想及諸飲食漸至長成假令身得安樂無病衣食恣情壽滿百歲於此生中睡眠減半初爲嬰兒次爲童子漸至成長憂悲患難衆病所逼無量百苦觸惱其身難可說盡身內諸苦難忍受時不願存生意便求死如是之身苦多樂

少雖復暫住必當謝滅難陀生者皆死無有常存假使藥食資養壽命得延年歲終歸不免死王所殺送往空田是故當知生無可樂來世資糧應勤積集勿作放逸策修梵行莫爲嬾惰於諸利行法行功德行純善行常樂修習恒觀自身善惡二業繫在於心勿令後時生大追悔一切所有愛樂之事皆悉別離隨善惡業趣於後世難陀壽命百年有其十位初謂嬰兒位卧於襁褓二謂童子樂爲兒戲三謂少年受諸欲樂四謂少壯勇健多力

五謂盛年有智談論六謂成就就能善思量巧
爲計策七謂漸衰善知法式八謂朽邁衆事
衰弱九謂極老無所能爲十謂百年是當死
位難陀梗槩大位略說如是計准四月以爲
一時百年之中有三百時於春夏冬各有其
廿二
百一年十二月總有一千二百月若半月爲
數總有二千四百半月於三時中各有八百
半月總有三萬六千晝夜一日再食總有七
萬二千度食雖有緣不食亦在其數不食緣
者所謂瞋恨不食遭苦不食或求索不得睡

眠持齋掉戲不食事務不食食與不食而共
合集數有爾許并飲母乳人命百年我已具
說年月晝夜及飲食數汝應生歇難陀如是
生成長大身有衆病所謂頭目耳鼻舌齒咽
喉胃腹手足疥癩癲狂水腫咳嗽風黃熱癢
衆多瘡病肢節痛苦難陀人身有如是病苦
復有百一風病百一黃病百一痰癰病百一
總集病總有四百四病從內而生難陀身如
癰箭衆病所成無暫時停念念不住體是無
常苦空無我恒近於死敗壞之法不可保愛

難陀凡諸衆生復有如是生受苦痛謂截手足眼耳鼻舌頭及支分復受獄囚枷鎖杻械鞭打拷楚飢渴困苦寒熱雨雪蚊蚋蟻子風塵猛獸及諸惡觸種種諸惱無量無邊難可具說有情之類廿二常在如是堅韋苦中愛樂沉沒五諸有所欲苦爲根本不知棄捨更復追求日夜煎迫身心被惱內起燒然無有休息如是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求不得苦五取陰苦四威儀中行立坐卧亦皆是苦若常行時不立坐卧即受苦無樂若

常立時不行坐卧若坐不行立卧若卧不行立坐皆受極苦而無安樂難陀此等皆是捨苦求苦唯是苦生唯是苦滅諸行因緣相續而起如來了知故說有情生死之法諸行無常非真究竟是變壞法不可保守當求知足深生厭患勤求解脫難陀於善趣中有情之類生處不淨苦劇如是種種虛誑說不可盡何況具說於三惡趣餓鬼傍生地獄有情所受楚毒難忍之苦復次難陀有其四種入於母胎云何爲四一

者有情正念入正念住正念出二者正念入正念住不正念出三者正念入不正念住出四者三皆不正念誰是正念入住出如有一類凡夫有情性愛持戒數習善品樂為勝事作諸福行極善防護恒思質直不為放逸有大智慧臨終無悔即更受生或是七生預流或是家家或是一來或是一間此人由先修善行故臨命過時雖苦來逼受諸痛惱心不散亂正念而終復還正念入母胎內了知諸法由業而生皆從因緣而得生起常與諸病

作居止處難陀應知此身恒是一切不淨窟宅體非常住是愚癡物誘誑迷人此身以骨而作機關筋脉相連通諸孔穴脂肉骨髓共相纏縛以及覆上不見其過於熱窟中不淨充滿髮毛爪齒分位差別執我我所故恒被拘牽不得自在常出涕唾穢汙流汗黃水痰瘰癧壞脂膩腎膽肝肺大腸小腸屎尿可惡及諸蟲類周遍充滿上下諸孔常流臭穢生熟二臟蓋以薄皮是謂行廁汝應觀察凡食噉時牙齒咀嚼濕以涎唾咽入喉中髓腦相

廿二

六

和流津腹內如犬齧枯骨妄生妄想食至臍間嘔逆覆上還復却咽難陀此身元從羯羅藍頰部陀閉尸健南鉢羅奢佉不淨穢物而得生長嬰兒流轉乃至老死輪迴繫縛如黑闇坑如臭壤井常以鹹淡苦辛酸等食味而為資養又母腹火燒煮身根不淨糞鍋常嬰熱苦母若行立坐卧之時如被五縛亦如火炙難可堪忍無能為喻難陀彼胎雖在如是糞穢坑中衆多苦切由利根故心不散亂復有一類薄福有情在母腹內或橫或倒由其

先業因緣力故或由母食冷熱鹹酸甘辛苦味不善調故或飲漿水過量或多行淫欲或饒疾病或懷愁惱或時倒地或被打拍由是等緣母身壯熱由身熱故胎亦燒然由燒然故受諸苦惱由有苦故便即動轉由動轉故或身橫覆不能得出有善解女人以酥油塗手內穢孔中緩緩觸胎令安本處手觸著時胎子即便受大苦惱難陀譬如幼小男女人以利刀削破皮肉散灰於上由斯便有大苦惱生胎子楚毒亦復如是雖受此痛由利根

故正念不散難陀此胎如是住母腹中受如斯苦又欲產時辛苦而出由彼業風令手交合支節拳縮受大劇苦欲出母胎身體青瘀猶如初腫難可觸著飢渴逼迫心懸熱惱由業因緣被風推出既出胎已被外風觸如割塗灰手衣觸時皆受極苦雖受此苦由上利根故正念不亂於母腹中知入住出悉皆是苦難陀誰當樂入如是胎中

難陀誰是於母腹正念入住不正念出難陀如有一類凡夫有情性樂持戒修習善品常

爲勝事作諸福行其心質直不爲放逸少有智慧臨終無悔或是七生預流或是家家或是一來或是一間此人先修善行臨命終時雖苦來逼受諸痛惱心不散亂復還正念入母胎中了知諸法由業而生皆從因緣而得生起廣說如上乃至出胎雖受如是諸極苦楚由是中利根故入住正念不正念出廣說如上乃至誰當樂入如是胎中

難陀誰是正念入住不正住出難陀如有一類凡夫有情性樂持戒修習善品常爲勝事

作諸福行廣說如上乃至臨終無悔或是七
生預流等臨命終時衆苦來逼雖受痛惱心
不散亂復還正念入母胎中由是下利根故
入胎時知住出不知廣說如上乃至誰當樂
入如是胎中

廿二

難陀誰是入住出俱不正念如有一類凡夫
有情樂毀淨戒不修善品常爲惡事作諸惡
行心不質直多行放逸無有智慧貪財慳吝
手常拳縮不能舒展濟惠於人恒有希望心
不調順見行顛倒臨終悔恨諸不善業皆悉

現前當死之時猛利楚毒痛惱逼切其心散
亂由諸苦惱不自憶識我是何人從何而來
今何處去難陀是謂三時皆無正念廣說如
上難陀此諸有情生在人中雖有如是無量
苦惱然是勝處於無量百千俱胝劫中人身
難得若生天上常畏墜墮有愛別離苦命欲
終時餘天告言願汝當生世間善趣云何世
間善趣謂是人天人趣難得遠離難處更復
是難云何惡趣謂三惡道地獄趣者常受苦
切極不如意猛利楚毒難可譬喻餓鬼趣者

性多瞋恚無柔軟心諂誑殺害以血塗手無
有慈悲形容醜陋見者恐怖設近於人受飢
渴苦恒被障礙傍生趣者無量無邊作無義
行無福行無法行無善行無淳質行互相食
噉强者陵弱有諸傍生若生若長若死皆在
閻中不淨糞屎垢穢之處或時暫明所謂蜂
蛛蚊蟻蚤虱蛆蟲之類自餘復有無量無邊
生長常閻由彼先世是愚癡人不聽經法恣
身語意貪著五欲造衆惡事生此類中受愚
迷苦難陀復有無量無邊傍生有情生長及

死皆在水中所謂魚鼈龜黿鱉蚌蛤蝦蟆
之類由先世業身語意惡如上廣說難陀復
有無量無邊傍生有情聞屎尿香速往其處
以爲食飲所謂猪羊雞犬狐貉鴟鵂烏鵲
蜚禽獸之類皆由先世惡業所招受如是報
難陀復有無量無邊傍生之類常以草木及
諸不淨充其飲食所謂象馬駝牛驢騾之屬
乃至命終由先惡業受如是報
復次難陀生死有海苦哉痛哉猛焰燒然極
大炎熱無一衆生不被燒煮斯等皆由眼耳

鼻舌身意熾盛猛火貪求前境色聲香味觸
法難陀云何名為熾盛猛火謂是貪瞋癡火
生老病死憂悲苦惱毒害之火常自燒然
無一得免難陀懈怠之人多受衆苦煩惱嬰
纏作不善法輪迴不息生死無終勤策之人
多受安樂發勇猛心斷除煩惱修習善法不
捨善軛無休息時是故汝今應觀此身皮肉
筋骨血脉及髓不久散壞常當一心勿為懈
怠未證得者勤求證悟如是應學難陀我不
共世間作諸諍論然而世間於我強為諍論

所以者何諸知法者不與他諍離我我所共
誰為諍由無見解起妄執故我證正覺作如
是語我於諸法無不了知難陀我所言說有
差異不難陀言不也世尊如來說者無有差
異佛言善哉善哉難陀如來所說必無差異
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異語者不
誑語者欲令世間長夜安樂獲大勝利是知
道者是識道者是說道者是開道者是大道
師如來應正等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
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世間之人無知

無信常與諸根而爲奴僕唯見掌中不觀大
利易事不修難者恒作難陀且止如斯智慧
境界汝今應以肉眼所見而觀察之知所見
者皆是虛妄即名解脫難陀汝莫信我莫隨
我欲莫依我語莫觀我和莫隨沙門所有見
解莫於沙門而生恭敬莫作是語沙門喬若
摩是我大師然而但可於我自證所得之法
獨在靜處思量觀察常修習隨於用心所
觀之法即於彼法觀想成就正念而住自爲
洲渚自爲歸處法爲洲渚法爲歸處無別洲

渚無別歸處難陀云何必芻自爲洲渚自爲
歸處法爲洲渚法爲歸處無別洲渚無別歸
處如是難陀若有必芻於自內身隨觀而住
勤勇繫念得正解了於諸世間所有悲惱常
思調伏是謂隨觀內身是苦若觀外身及內
外身亦復如是難陀次於集法觀身而住觀
減而住復於集減二法觀身而住即於此身
能爲正念或但有智或但有見或但有念無
依而住於此世間知無可取如是難陀是諸
必芻於自內身隨觀而住外身內外身爲觀

亦爾次觀內受外受及內外受而住觀內心
外心及內外心而住觀內法外法及內外法
而住勤勇繫念得正解了於諸世間所有患
惱常思調伏觀集法住觀滅法住復於集滅
二法觀法而住即於此身能爲正念或但有
智或但有見或但有念於此世間知無可取
如是難陀是謂苾芻自爲洲渚自爲歸處法
爲洲渚法爲歸處無別洲渚無別歸處難陀
若有丈夫稟性質直遠離諸誑於晨朝時來
至我所我以善法隨機教示彼至暮時自陳

所得暮以法教旦陳所得難陀我之善法現
得證悟能除熱惱善應時機易爲方便是自
覺法善爲覆護親對我前聞所說法順於寂
靜能趣菩提是我所知是故汝今見有自利
見有他利及二俱利如是等法應常修學於
出家法謹慎行之勿令空過當獲勝果無爲
安樂受他供給衣食卧具病藥等物令其施
主獲大福利得勝果報尊貴廣大如是難陀
應當修學
復次難陀未有一色是可愛樂能於後時不

變壞者無有是處不起憂悲不生煩惱者亦無是處難陀於汝意云何此色是常爲是無常大德體是無常難陀體既無常爲是苦不大德是苦若無常苦即變壞法我諸多聞聖弟子衆計色是我我有諸色色屬於我我在色中不白言不也世尊於汝意云何受想行識是常無常皆大德皆是無常難陀體既無常爲是苦不大德是苦若無常苦即變壞法我諸多聞聖弟子衆計受等是我我有受等受等屬我我在受等中不不也世尊是故應知

凡是諸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勝若劣若遠若近所有諸色皆非是我我不有色色不屬我我不在色中如是應以正念正慧而審觀察受想行識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勝若劣若遠若近此等亦非是我我亦非有此等我亦非在此中如是應以正念正慧而審觀察若我多聞聖弟子衆如是觀察於色耽患復於受想行識亦生耽患若耽患已即不染著既無染著即得解脫既解脫已自知解

脫作如是言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
不受後有爾時世尊說此法已時具壽難陀
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五百苾芻於諸有漏心
得解脫爾時世尊重說伽陀告難陀曰

若人無定心 即無清淨智 不能斷諸漏

是故汝勤修

廿二

汝常修妙觀

十三

知諸蘊生滅

清淨若圓滿

諸天悉欣慶

親友共交歡

往來相愛念

貪名著利養

難陀汝應捨

勿親近在家

及於出家者

念超生死海

窮盡苦邊際

初從羯羅藍

次生於肉疱

肉疱生閉尸

閉尸生健南

健南漸轉變

生頭及四肢

衆骨聚成身

皆從業因有

頂骨合九片

頷車兩骨連

齒有三十二

其根亦如是

耳根及頸骨

腭骨并鼻梁

胃臆與咽喉

總有十二骨

眼眶有四骨

肩隅亦兩雙

兩臂及指頭

總有五十骨

項後有八骨

脊梁三十二

此各有根本

其數亦四八

右脇邊肋骨

相連有十三

左脇相連生

亦有十三骨

此等諸骨鎖

三三相續連

二二相鉤牽

其餘不相續

危脆非堅實	此身亦如是	屎尿諸不淨	濕皮相裹覆	亦如幻化像	無楯唯骨立	雜穢不堅牢	實語者記說	支柱於身內	左右兩腿足
愚夫常愛樂	雜穢滿其中	譬如倉與篇	九處有瘡門	應觀於此身	血肉遍塗治	由此共成身	正覺之所知	骨節相鉤綴	合有五十骨
智者無染著	運動骨機關	咸諸穀麥等	周遍常流溢	筋脉更纏繞	同機關木人	脆危如葦舍	從足至於頂	合成衆生體	總三百十六

如我之所說	常被惡知識	隨處而莊飾	身城骨牆壁	猶如朽城郭	無識耽欲人	諸不淨居同	肪膏與皮膜	腦滿髓髓中	涕唾汗常流
晝夜常繫念	內外苦相煎	可惡骨身城	血肉作塗泥	日夜煩惱逼	愚癡常保護	罪身深可畏	五藏諸腸胃	胃滿痰癢流	膿血恒充滿
勿思於欲境	難陀汝當知	血肉相連合	畫綵貪瞋癡	遷流無暫停	如是臭穢身	此即是怨家	如是臭爛等	內有生熟臟	黃脂雜乳汁

若欲遠離者 常作如是觀 勤求解脫處
速超生死海

爾時世尊說是入胎經已具壽難陀及五百
苾芻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難陀苾芻越生死海險難之處能至安隱究

竟涅槃獲阿羅漢果說自慶頌曰

敬心奉澡浴 淨水及塗香 并修諸福田
獲殊勝報

時諸苾芻聞是說已咸皆有疑爲斷疑故請
大師曰大德難陀苾芻先作何業由彼報得

金色身具三十相以自嚴飾望世尊身但少
四指於姪欲境極生愛著大師哀愍於生死
海強拔令出方便安置究竟涅槃唯願爲說
佛告諸苾芻難陀苾芻先所作業果報成熟
皆悉現前廣說如上即說頌曰

假令經百劫 廿二所作業不亡 十五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諸苾芻過去世時九十一劫人壽八萬
歲有毗鉢尸佛如來應供正等覺明行足善
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

出現於世與六萬二千苾芻遊行人間至親
慧城王所都處往親慧林即於此住時彼世
尊有異母弟於姪欲境極生愛著其毗鉢尸
如來應正等覺於生死海勸令出家方便安
置究竟涅槃時彼國主名曰有親以法化世
人民熾盛豐樂安隱無諸詐僞賊盜疫牛
羊稻蔗在處充滿王異母弟極耽姪染王聞
佛衆往親慧林將諸王子親侍大臣及內宮
女人民翊從往詣佛所頂禮佛足退坐一面
爾時世尊爲彼王衆宣揚妙法示教利喜得

殊勝解其弟耽欲不肯出門時大臣子及餘
知友撫塵之類詣而告曰善友知不王及王
子并諸內宮大臣人衆往毗鉢尸佛所躬行
禮敬聽受妙法獲殊勝解人身難得汝已得
之如何今時耽著姪欲不肯出門彼聞責已
心生愧恥俛仰相隨同行而去時佛弟苾芻
見諸徒侶共行而去問曰何故君等將此一
人共伴而去時彼同伴具以事白苾芻曰我
是佛弟昔在家時於諸欲境極生耽著幸蒙
大師強牽令出安隱將趣究竟涅槃更有如

是愚癡之輩與我相似仁等慈悲強共將去
誠爲大善今可往詣無上大師得至佛所必
生深信時彼同伴共至佛所佛觀彼類稱根
欲性而爲說法旣得聞已深起信心從座而
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白言世尊唯願大師
及諸聖衆明至我家入溫室澡浴廿二佛默然受十六
彼知受已禮佛雙足奉辭而去遂至王所申
恭敬已白言大王我詣佛所聞法生信於姪
欲境起厭離心奉請佛僧明至我家入溫室
浴如來大師慈悲爲受佛是人天所應供養

王今宜可灑掃街衢嚴飾城郭王作是念佛
來入城我當嚴飾然我之弟耽欲難諫佛今
調伏實誠希有答言甚善汝今可去營辦澡
浴所須之物我當隨力嚴飾城隍弟生大喜
辭王而去王告諸臣曰當可唱令普告諸人
明日世尊將入城內諸舊住者及遠方來汝
等諸人咸當隨力嚴飾城郭灑掃街衢持諸
香華迎大師入臣奉王教普告令知具宣王
勅時諸人衆於彼城中除去瓦礫遍灑香水
燒諸妙香懸衆幡蓋散花供養如天帝釋歡

喜之園時彼王弟辦諸香湯及香油等莊嚴浴室敷置牀座毗鉢尸佛漸欲至城王及諸臣太子后妃宮人嫫女及諸人衆咸出奉迎遙禮佛足隨從入城時彼王弟引佛世尊入溫室內授香水等以充澡浴見佛世尊身如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周遍莊嚴見已歡喜生深信心洗浴既竟著衣服已即便頂禮世尊雙足發是願言我今幸遇最上福田微申供養願此善因於未來世身得金色與佛無異如世尊弟於欲境中深生耽著強拔令

出得趣安隱究竟涅槃願我當來得爲佛弟獲金色身亦復如是我於欲境生耽著時強牽令出愛染深河得趣涅槃安隱之處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彼親慧王耽欲之弟即難陀苾芻是由於昔時請毗鉢尸佛入浴室中香湯澡浴淨心發願彼之善因今爲佛弟身作金色我於耽著淫欲之境強拔令出捨俗出家究竟涅槃至安隱處時諸苾芻更復有疑請世尊曰大德難陀苾芻曾作何業今身感得三十六丈夫相佛告諸苾芻彼所作業廣

說如前乃往過去於聚落中有一長者大富
多財資生無乏有一苑園花果茂盛流泉浴
池林木森竦堪出家人棲隱之處時有獨覺
出現於世哀愍衆生樂處閑靜世間無佛唯
此福田于時有一獨覺尊者遊行人間至斯
聚落周旋觀察屆彼園中其守園人既見尊
者告言善來爲解勞倦尊者住此即於中夜
入火光定園人見已作如是念此之大德成
斯勝行即便夜起往就家尊告言大家宜於
今者生慶喜心於苑園中有一大德來投我

宿成就妙行具足神通放大光明遍照園內
長者聞已疾往園中禮雙足已作如是言聖
者仁爲求食我爲福田幸住此園我常施食
彼見懇懃即便爲受住此園內入勝妙定解
脫之樂復作是念我此臭身輪迴生死所應
作者並已獲得宜入圓寂永證無生作是念
已即昇虛空入火光定現諸神變於大光明
上燭紅輝下流清水捨此身已神識不生永
證無餘妙涅槃界時彼長者取其屍骸焚以
香木復持乳汁而滅其火收餘身骨置新甌

中造牽堵波懸諸旛蓋深生敬信灑三十種
衆妙香水并發大願求諸相好汝等苾芻勿
生異念往時長者即難陀是由以勝妙供養
敬信業故今受果報感得三十殊妙勝相時
諸苾芻更有疑念重請世尊大德難陀苾芻
曾作何業若不出家棄塵俗者必當紹繼力
輪王位佛告諸苾芻難陀先世所造之業果
報熟時必當自受廣如上說過去世時此賢
劫中人壽二萬歲有迦攝波佛出現世間十
號具足在婆羅痾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依

止而住時彼城中王名訖栗枳以法化世爲
大法王廣如上說王有三子謂大中小彼迦
攝波佛施化事畢猶如火盡入大涅槃其王
信敬取佛餘身以諸香木栴檀沉水海岸牛
頭天末香等焚燒旣訖滅以香乳收其舍利
置金寶瓶造大牽堵波皆用四寶縱廣正等
一踰繕那高半踰繕那安相輪時王之中子
親上中蓋汝等苾芻勿生異念時王中子者
即難陀是由於昔時敬心供養安置中蓋斯
之善業於二千五百生中常爲力輪王化一

廿二

十九

洲內今此生中若不出家者還作力輪王得
大自在時諸苾芻更復有疑請問世尊大德
難陀苾芻曾作何業於佛弟子善護根門最
為第一佛言此由願力難陀苾芻於迦攝波
佛時捨俗出家其親教師彼佛法中善護根
門稱為第一盡其形壽梵行自持然於現身
竟無證悟於命終時便發誓願我於佛所盡
斯形壽梵行自持然於現身竟無所證願我
以此修行善根此佛世尊記未來世有摩納
婆當成正覺號釋迦牟尼我於彼佛教法之

中出家離俗斷諸煩惱獲阿羅漢如親教師
於斯佛所善護根門最為第一我亦如是於
彼教中守護根門最為第一由彼願力今於
我所諸弟子中善護根門最為第一如是苾
芻若純黑業得純黑報若純白業得純白報
若雜業者當受雜報是故汝等離純黑雜業
修純白業如是應修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二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八五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三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第三門別門總攝頌曰

三衣及衣架 河邊造寺簷 拭面拭身巾

寺座刀應畜

第三門第一子攝頌曰

三衣條葉量 牀脚拂遊塵 行處著毳氎

杆石須聽畜

緣在室羅伐城如佛所說苾芻應畜割截支
伐羅時諸苾芻即便割截長條短條不能相

似以緣白佛佛言長條短條不應參差割截
應須齊割彼復不知云何齊割佛言長條短
條應隨其量可取竹片量截長短方定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作支伐羅葉不相似便
不端正以緣白佛佛言若作衣時葉應相似
苾芻不知云何相似佛言可取竹片量葉寬
狹然後裁之佛言應量葉者時諸苾芻作葉
極大佛言不應大作然葉相有三謂大中小
大寬四指或如鳥張足小寬二指或如母指
面此內名中諸苾芻於不淨地縫刺其衣遂

便垢汙佛言應以牛糞淨拭其地作曼荼羅待乾淨已於上作衣佛言作曼荼羅者然牛糞難得佛言應以水灑其地淨掃置衣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作尖牀脚遂便損地佛言不應尖利應可平作然猶致損佛言應作糠帚置牀脚下或破帛纏裹

緣處同前有婆羅門因出城外行遊疲極食時既至入逝多林見其食處敷妙褥座置妙飲食見生希有發信敬心即脫上帔敷上座坐處出門而去後於異時衣便垢膩其知事

人數之下座彼婆羅門後因他事來至寺中行詣食處於上座所不見其衣巡次遍觀見數下座彼作是念我衣新物又是貴價因何今日穢汙若斯且待片時察其何故乃見知事安置座已捉衣拂地彼見如是知其汙緣告知事曰此之小事仁不解耶先當灑水次掃令淨然後敷座由不解故致損我衣起嫌恥心捨之而去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每於食處應先灑水次掃令淨然後敷座方成應法時知事人於塵土座上敷其坐褥遂多垢汙

招過同前佛言先可拂拭牀座次敷氈褥苾芻不知以何拂拭佛言應以一衣用拂牀座時彼知事拂以好衣佛言應用故衣其知事者拂以故衣不久破碎即皆棄擲佛言不應即棄裂為細片繫在杖頭用拂牀座經久無堪遂還棄擲佛言雖不堪用不應棄擲應剉和泥及和牛糞用填柱孔或塗牆隙欲令施主福利久增

緣處同前時有年少苾芻隨於一處而作經行彼經行時令地損壞時有長者入寺遍觀

至經行處便作是念地尚如此聖者之足其狀若何作是念已問言聖者誰令此地有損壞耶苾芻報曰此即是我經行之處長者報曰地既如此足如之何幸當舉足我試觀足即便舉示其皮並穿長者見已起悲念心報言聖者我有氈毼欲為敷設在上經行於足甘三無損答言長者佛未聽許彼言聖者仁之大師性懷慈念此定應許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我今聽彼精勤警策經行苾芻應畜氈毼隨意無犯還告長者彼即為敷苾芻便受多時三

足躡遂爲兩段各在一邊長者後來見其狼籍問言聖者因何髡髻零落至此若見破處何不縫治苾芻以緣白佛佛言長者所說斯實善哉見有破處即可縫治或以物補若其碎破不堪修理應可和泥或和牛糞於經行處而爲塗拭能令施主增長福田

緣處同前有苾芻病往醫人處報言賢首我有如是病爲處方藥彼言聖者服如是藥當得平復卽爲處方還歸住處料理藥時須得衲石便詣餘家暫借充用彼人便與磨藥旣

了以石相還答言聖者此卽相遺隨意將歸答曰佛未聽畜若如是者可置地去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我今聽畜衲石并軸他若施時隨意應受

第三門第二子攝頌曰

衣架及燈籠 勿使蟲傷損 熱開三面舍

可記難陀身

緣在室羅伐城苾芻隨處而安衣服便多垢膩被蟲蟻穿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不應隨處而置衣服當作衣架苾芻卽便穿壁安衣令

壁損壞佛言不得穿壁初造寺時應出木坎
上置木竿時諸苾芻房內置竿簷前不作佛
言簷前亦作勿令闕事

緣處同前佛言應作衣架者蘭若苾芻求竹
無處佛言應將葛蔓橫繫置衣或葛亦無佛

言以繩爲笮

廿三

四

緣處同前如世尊言夜闇誦經者彼誦經時
有蛇來至少年見已驚忙大喚唱言長春長
脊凡夫苾芻悉皆驚怖遂令聽者因斯廢闕
以緣白佛言當可然燈以誦經典苾芻夏

月然燈損蟲佛言應作燈籠苾芻不知云何
應作佛言應以竹片爲籠薄氎遮障此若難
求用雲母片此更難得應作百目苾芻不解
如何當作佛言令瓦師作如燈籠形傍邊多
穿小孔瓦師難求佛言應用瓶瓦打去其底
傍穿百目置燈盞已向下而合若孔有蟲入
應以紙絹及薄物而掩蓋之

緣處同前時當盛暑苾芻苦熱身體萎黃病
瘦無力爾時世尊知而故問具壽阿難陀曰
何故諸苾芻身體萎黃病瘦無力時阿難陀

具以事白佛言應作招涼舍苾芻不知如何
當作佛言應近寺外爲三面舍三邊築牆架
作偏敞踈徹來風不同於寺四面有壁苾芻
即便於內安牆外置行柱佛言中安行柱復
不開窓還遭熱悶佛言置窓彼著窓時或太
高下佛言應與牀齊有諸鳥雀來入房中佛
言應置窓檣勿令得入風雨飄灑應安窓扇
苾芻食時閉門室闇佛言食時開門苾芻熱
時於自房內但著下裙及僧脚趺隨情讀誦
并爲說法作衣服等於四威儀悉皆無犯

緣處同前爾時世尊旣與難陀剃髮出家并
受近圓已將詣香山及三十三天至捺洛迦
周旋觀察還逝多林諸客苾芻未識難陀見
彼身作金色具三十相周帀莊嚴有老苾芻
見時謂是如來便起迎接旣識知己方生悔
心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於難陀衣應爲記驗
若更有此人亦爲記識此是正覺此是餘人
第三門第三子攝頌曰
河邊制齒木 羅怛遣出門 合訶不合訶
二行應與服

緣在室羅伐城時勝慧河邊諸苾芻輩以善方便策勵勤修斷盡諸惑證阿羅漢果時諸苾芻威儀庠序所爲審諦能使衆人敬信深重爾時世尊告諸苾芻勝慧河邊苾芻住處近彼村坊所有人衆獲大善利時具壽阿難陀聞世尊語即解其義由近大師久爲侍者或聽其言或時覩相皆即解了若世尊欲得見者說讚美言尊者了已便寄信報河邊苾芻諸具壽世尊讚歎意欲相見仁等可來彼旣聞已更相告語佛於我等爲讚歎言事須

相見當欲如何一人報云更何所作我等當去遂不觀察所應作事若不觀者雖阿羅漢不能預知復共議云去爲善事即告諸苾芻曰仁等當知世尊大師讚歎我等意欲相見今者可去諸苾芻曰若如是者我等同行即共相隨涉路而去漸漸遊行至室羅伐舊住諸苾芻出迎慰問便於寺外有大喧聲世尊聞已知而故問阿難陀曰寺外何故有大喧聲阿難陀曰勝慧河邊諸苾芻衆皆共來至停在寺外寺內諸人咸出迎接更相問訊致

廿三

六

此喧聲于時世尊告阿難陀曰汝今宜往告勝慧河邊諸苾芻衆皆可還去勿住於此于時尊者承佛教已詣苾芻所告言具壽當知世尊有教仁等還去勿住於此時彼聞已執持衣鉢遊適人間佛告諸苾芻曰諸有村坊所居之處若有勝慧河邊苾芻住者近彼村坊所有人衆獲大善利阿難陀聞復還寄信苾芻重來如是至三諸苾芻執持衣鉢復往人間爾時世尊復告諸苾芻曰勝慧河邊苾芻住處人皆獲利時阿難陀聞佛頻讀復令

信報彼諸苾芻共相謂曰具壽何故世尊讚歎我輩欲得相見頻往佛所令我還來應由我等普告多人致令遣去我今宜可不告諸人默然而去時諸苾芻密持衣鉢詣世尊所禮佛雙足退坐一面佛告具壽阿難陀曰汝今可覓閑房靜處爲我及彼勝慧河邊諸苾芻輩敷置座褥尊者奉教安置既了還至佛所白言大德我於一處敷設已了唯佛知時是時世尊往勝慧河邊苾芻住處即於門外洗雙足已於一房中就座而坐加趺端身住

現前念時諸苾芻亦各洗足入房而坐住現前念爾時世尊便入初定河邊諸苾芻亦入初定世尊從初定出入第二定第三第四定次入空處識處無所有處次入非想非非想處定其河邊苾芻亦復如是隨佛世尊出入諸定世尊從非想非非想定出入無所有定諸苾芻亦從非想非非想定出入無所有定乃至入至初定諸苾芻亦復如是入至初定世尊念曰我入初定諸苾芻亦入初定我乃至入非想非非想定諸苾芻亦入此定我復

從非想非非想定出入乃至初定諸苾芻亦皆同我我今應可作餘相狀而入初定便非獨覺聲聞所行之境作是念已即入其定時諸苾芻共相謂曰仁等當知大師世尊住於自定我等亦可自定而住便入自定爾時世尊至天明已即從定出大衆皆集佛於衆中就座而坐時具壽阿難陀從座而起整衣服露右肩禮雙足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大德世尊頻頻讚歎勝慧河邊諸苾芻等意欲相見彼諸苾芻皆來至此不蒙問及佛

言阿難陀我已共彼諸人語訖依聖語聖法律共相安慰阿難陀白佛言未審云何名爲聖語法律共相慰問阿難陀如我共諸苾芻皆於門外洗雙足已隨次入房就座而坐各並端身住現前念我入初定河邊諸苾芻等亦入初定我從初定出入第二定第三第四定次入空處識處無所有處次入非想非非想處定河邊諸苾芻等亦復如是隨我出入諸定我從非想非非想定出入無所有處定我復乃至入初定是諸苾芻亦復如是入至

初定阿難陀我作是念我今應可作餘相狀而入初定便非獨覺聲聞所行之境作是念已即入其定時河邊苾芻自相謂曰大師世尊住於自定我等亦可自定而住阿難陀此謂聖語聖法律共相安慰我作如是相安慰已阿難陀白佛言善哉大德聖語聖法律共相安慰極善世尊聖語聖法律共相安慰世尊既與河邊諸苾芻以聖法律共安慰已其聲普遍四遠諸人共相謂曰佛共河邊諸苾芻輩以聖語聖法律而相安慰既聞此事諸

長者婆羅門皆來禮拜河邊苾芻此諸苾芻
即爲長者婆羅門宣說法要口出臭氣時彼
諸人左右顧眄共相謂曰此之臭氣從何而
來諸苾芻曰此之臭氣從我口出白言聖者
豈可日日不嚼齒木耶答曰不嚼彼白何故
諸苾芻曰佛未聽許答言聖者若不嚼齒木
得清淨耶時諸苾芻默然無對以緣白佛佛
言彼婆羅門長者所作譏恥正合其儀我於
餘處已教苾芻嚼其齒木而汝不知是故我
今制諸苾芻應嚼齒木何以故嚼齒木者有

五勝利云何爲五一者能除黃熱二者能去
痰癢三者口無臭氣四者能餐飲食五者眼
目明淨佛制苾芻每嚼齒木時一年少苾芻
於顯露處而嚼短條世尊至彼苾芻見佛深
生羞恥云我不應對世尊前吐出齒木即便
吞咽遂鯁喉中諸佛常法無忘失念爾時世
尊便舒無量百千功德所生左手旋環萬字
能除怖畏善施安隱捉少年頭屈右手指內
彼口中鉤其齒木與血俱出世尊告曰汝何
所爲苾芻以事白佛佛作是念在顯露處嚼

齒木者有如是過告諸苾芻曰有一少年於顯露處嚼短齒木有是過生故諸苾芻於顯露處不嚼齒木亦非短條苾芻違者得越法罪如佛所言苾芻不應於顯露坐嚼齒木者時有少年苾芻於老者前坐嚼齒木佛言不應爾有三種事可於屏隱處謂大小便及嚼齒木佛言不將短條充齒木者時諸六衆便用長條以充齒木諸苾芻見共生嫌恥報言具壽汝等豈可執杖戲耶答曰佛教洗口云何是戲汝豈不見嚼短齒木幾將命終蒙佛

救護得存餘壽豈可汝等於我衣鉢有希願耶令我早亡共爲羯磨然長齒木有利益處一得然釜煮飯二得鞭打小師彼聞皆默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長條將充齒木嚼長條者得越法罪苾芻不知齒木長短佛言此有三種謂長中短長者十二指短者八指二內名中佛言應在屏處嚼齒木者時有老病羸弱不能行就隱屏之處佛言病人應可畜洗口盆苾芻便用隨宜瓦盆安在房內脚觸便傾水流汙地佛言洗口之盆形如象跡時

有苾芻求盆無處佛言應就水竇邊嚼齒木
苾芻遠嚼不近竇口佛言應可近邊方一肘
地佛教嚼齒木時苾芻不知刮舌其口仍臭
佛言嚼齒木已當須刮舌苾芻不知用何刮
舌佛言應畜刮舌篋佛聽畜篋六衆苾芻便
以金銀瑠璃玻瓈寶作諸婆羅門長者見已
問言聖者此是何物答曰賢首世尊令我用
刮舌篋彼言豈汝沙門釋子貪欲樂耶六衆
默然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有四種刮舌
篋苾芻應畜云何爲四謂是銅鐵鍮石赤銅

時諸苾芻便即利作刮舌傷損佛言不應利
作然此四種難求佛言應劈齒木屈以刮舌
苾芻劈破便用刮舌作瘡佛言劈齒木已兩
片相揩去上籤刺然可用之苾芻嚼齒木已
不知作聲默爾而棄遂便墮在護寺天神頭
上彼生嫌恥佛言不得默棄應可作聲若不
聲者得越法罪苾芻唯於齒木一事作聲而
棄大小行時涕唾吐利及吐水等所有棄擲
皆不作聲佛言凡有如是所棄之事皆須作
聲大師既制恒嚼齒木苾芻道行卒求難得

遂不敢食佛言不應斷食若無齒木應用澡
豆土屑及乾牛糞以水三遍淨嗽隨意餐食
勿復生疑

緣處同前時具壽舍利子有二求寂一是准
陀二羅怛羅後於異時尊者舍利子欲往人
間告二弟子曰我欲人間隨意遊適汝等二
人爲住爲去准陀白言鄔波馱耶我願隨逐
羅怛羅白鄔波馱耶我住於此舍利子言若
如是者以汝付誰答言以我付囑尊者鄔陀
夷我依彼住報言羅怛羅彼是惡人恐行非

法答曰鄔波馱耶我事如父彼何爲惡即便
付與行趣人間纔去之後鄔陀夷告羅怛羅
曰汝來作如是如是事答言不作鄔陀夷瞋
言癡物此尚不作餘何肯爲羅怛羅言仁豈
是我親教師及軌範師耶鄔陀夷轉更瞋盛
遂扼其項推出寺門便於門外啼泣而住時
大世主苾芻尼與五百門人來禮佛足見其
啼泣問言聖者羅怛羅何故啼泣報言喬答
彌大德鄔陀夷手扼我項推令出寺彼作是
念我今不應棄佛之子而向餘處即共門徒

圍繞而立次有憍薩羅主勝光大王擬入園
中敬禮佛足見羅怛羅同前問答王作是念
我今不應棄佛之子及以佛母而向餘處即
圍繞而立次有給孤長者亦入園中敬禮佛
足見羅怛羅同前問答長者作念我今不應
棄佛之子及以佛母國主大王而向餘處即
圍繞而住是時門外大衆雲集致有蹶聲世
尊大師知而故問具壽阿難陀曰何故門外
多人聚集有大喧聲尊者阿難陀具以上事
敬白世尊佛告阿難陀實有苾芻驅他苾芻

令出寺耶答言大德實有此事佛告阿難陀
苾芻但於已房可得爲主非於寺內不應驅
他苾芻令出寺外違者得越法罪世尊旣制
不驅苾芻令出寺外時諸苾芻於弟子門人
皆不敢訶責遂慢法式不肯奉行佛言應須
訶責苾芻不知云何訶責佛言有五種訶法
一者不共語二者不教授三者不同受用四
者遮其善事五者不與依止言不共語者謂
不共言語所有問答言不教授者於利害事
皆不教詔言不同受用者所有供承皆不應

受衣食及法亦不交通言遮善事者所有修行善品勝事皆不令作言不與依止者謂絕師徒相依止事不共同房如佛所言應訶責者苾芻於事不爲簡擇即便訶責佛言不應隨事卽爲訶責若有五法方合訶之云何爲五

廿

十三

一者不信二者懈怠三者惡口四者情無羞恥五者近惡知識時諸苾芻具此五法方始訶責若不具五卽不訶責佛言五法之中隨有一時卽須訶責訶弟子時諸餘苾芻遂相攝受佛言若被親教師軌範師訶責之時餘人攝受作離間意是破僧方便得率吐羅罪佛言不應攝受時諸苾芻皆不容許因此難調更不恭敬或有出國或有還俗佛言應令苾芻教其改悔生恭敬心彼卽令其不善巧者至彼人邊告言具壽汝親教師喚乞歡喜彼更高慢佛言應令善巧苾芻教令改悔深起敬心時彼本師見來收謝便不簡別卽相容捨彼於善品不能增進復有少年因斯歸俗佛言具五種法應作懺摩一者有信心二者發精進三者生恭敬四者口出美言五

者近善知識佛言於此五中隨有多少亦可
懺摩然諸苾芻不合訶責而訶責者得越法
罪應合訶責而不訶責亦越法罪不合容捨
而容捨者得越法罪應合容捨而不容捨亦
越法罪若有於前黑品五法隨一現行心無
恭敬應可驅出若知彼懷有慈順者應可恕
之若具五黑法者即可驅出若不驅者得越
法罪佛言驅出即露體驅出佛言不應露體
令去若是求寂應與水羅軍持及上下二衣
然後令去若是近圓或擬近圓者應與六物

驅其出寺皆不得露體令去

六物者三衣生具水羅軍持軍

持有二謂是淨觸

第三門第四子攝頌曰

造寺安簷網

廣陳掃地處

求法說二童

熱時應造舍

緣在室羅伐城^{四三}如佛所言樹下卧^十具者清淨

易得苾芻依此而爲出家并受近圓成苾芻

性若得長利別房樓閣悉皆得受苾芻造寺

不安基階及以前簷佛言先安基階可與膝

齊上置厚版立柱於上料枅梁棟准次而安

上布平版版上布甑於上復以碎甑和泥極須鞭築上安鹽石灰泥一重既爾餘皆類如前安欄桶橫牽釘柱勿令墮落時諸苾芻或於此食有鳥雀來共相惱亂應安羅網不知以何爲網佛言有五種網謂麻紵芒茅及楮皮等雖作得網不解安置佛言於網四角安小鐵鐸方便挂舉勿令雨爛後於此食鳥尚入者以物遮掩食了還開苾芻食時犬來前住希覓殘食苾芻不與望斷命終苾芻白佛佛言凡噉食時爲施畜生留一抄食時蘭若

苾芻所出飲食唯與野干遮餘鳥鳥便瞋恨作鳥音聲告賊師曰林中苾芻多有金寶賊解鳥語至苾芻所從其索金報言我無即便打罵苾芻曰咄哉丈夫何因打我答言汝多有金何不與苾芻曰我居林野何處得金願勿枉打賊曰汝定有金若不見與定斷汝命苾芻曰有瞋我者妄作此言定是我然幸當實報賊曰鳥向我道苾芻曰由彼懷恨問曰何故苾芻具說上事賊師言聖者若不具言我定枉殺知己便放苾芻白佛佛言苾

廿三

十五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八五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四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三門第四子攝頌之餘

緣處同前時給孤獨長者每於晨朝往逝多林禮世尊足禮已掃寺內地後於一時長者

廿四

他緣不遑入寺世尊經行見地不淨起世俗心作如是念如何令彼帝釋天主從香醉山持簍來至諸佛常法起世俗心乃至蟻子咸知佛意若起出世心聲聞獨覺尚不了知況餘能測時天帝釋既觀知已便作是念大師

何故起世俗心乃見世尊躬欲掃除逝多林地既知佛念便詣香醉山中取五百上妙掃簍輕軟如綿至佛前住爾時世尊意欲令彼樂福衆生於勝田中植淨業故即自執簍欲掃林中時舍利子大目犍連大迦葉波阿難陀等諸大聲聞見是事已悉皆執簍共掃園林時佛世尊及聖弟子遍掃除已入食堂中就座而坐佛告諸苾芻凡掃地者有五勝利云何爲五一者自心清淨二者令他心淨三者諸天歡喜四者植端正業五者命終之後

當生天上後時給孤長者來入林中聞佛世尊及大弟子躬自執簍遍掃林中便作是念如來大師及諸聖衆躬自執簍掃逝多林我等云何敢以足蹈時彼長者情懷愧悚立不敢前佛知故問諸苾芻曰立者是誰苾芻白言大德彼是給孤長者聞佛世尊及大弟子各親執簍掃逝多林情懷愧悚當處而立不敢前行佛告長者口誦經法當可前行由佛世尊敬重法故諸阿羅漢皆尊敬法長者即誦伽他行詣佛所禮雙足已退坐一面爾時

世尊爲說妙法開示勸導讚勵慶喜是時長者聞法踊躍奉辭而去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希有大德自於正法生尊重心讚歎恭敬佛言今者如來離染瞋癡遠生老死無憂悲苦具一切智於一切境皆得自在於法尊重讚歎正法未爲希有汝等當知我於往昔具染瞋癡未離生老病死現有憂悲苦惱爲法因緣捨自身命汝今善聽我當爲說乃往古昔婆羅痾斯城中王名梵授以法化世人民熾盛安隱豐樂應說如餘時梵授王

深信正法稟性賢善自利利他憐愍一切常
行惠施有大慈悲離染著心曾無悵惜後於
異時王大夫人忽然有娠便生異念求聞妙
法夫人白王王命相師問其所以彼白王言
由大人所孕聖胎遂生是念爾時大王即
爲求法便勅大臣盛金滿箱周遍國界奉金
求法竟未遂心月滿生子顏容超絕衆相具
足廣說如餘王作是念此兒端正人所樂觀
未生之時已希妙法宗親共集與作何名大
臣白言王子未生已希妙法應與立字名求

妙法王令八母乳養供承廣如餘說乃至如
蓮出水年漸長大常求妙法竟未遂心王崩
之後自紹王位告諸羣臣卿當爲我求於妙
法羣臣受勅即持金箱遍瞻部內處處求訪
無法可得臣白王言在處遍求無法可得時
求法王不滿所願常懷憂惱時天帝釋觀知
王心爲求法故而懷憂惱即作是念王雖如
此真僞未知我應往試遂即變身爲大藥叉
舉手張目形容可畏至王前立便說頌曰
常修於善法 不作諸惡行 此世及後生

寤寐常安樂

王聞此頌心大歡喜告藥叉曰仁者當重爲
我說此伽他時彼藥叉即報王曰王用我語
我當爲說王曰唯然願爲宣說隨意無違時
藥叉曰大王若實樂法者可作火坑七日七
夜燒炭猛焰投身入中我爲重說王聞斯語
倍增欣躍報藥叉曰此不敢違王即宣令遍
告國中我爲樂聞妙法七日之後當入火坑
一切有緣樂希有者可來觀我旣宣勅已舉
國皆知無量衆生至期咸赴由王重法至誠

所感於虛空中復有無量百千諸天鼓樂絃
歌香花供養慶希有事重王至誠悉皆來集
時彼藥叉七日旣滿便昇虛空告菩薩曰所
期已至可入火坑爾時大王遂立太子紹繼
王位普召羣臣咸乞歡喜共爲辭別漸近火
坑臨岸而立即說伽他曰

如是炎熾大火坑 紅焰如日令人怖
我今歡喜投身入 爲法曾無悔懼心
今我雖處火坑中 決定當求希有事
願此福利資舍識 猛火變作妙蓮池

爾時大王說伽他已便自投身入火坑內放
身纔下時大火坑變作蓮池清涼可愛是時
菩薩身無虧損時天帝釋見其希有人天歸
敬復帝釋身即爲彼王重說前頌

常修於善法 不作諸惡行 此世及後生

寤寐常安樂

廿四

四

爾時菩薩受斯頌已即出池中書之金葉遍
瞻部洲城邑聚落咸悉告知普令修學汝等
苾芻勿生異念往時求法王者即我身是爲
求法故委棄身命何況今時於勝妙法不生

尊重是故汝等應當修學我於妙法恭敬供
養尊重讚歎如是誠心依法而住自利利人
法皆具足苾芻聞已歡喜奉行

如世尊說若掃地時有五勝利時有老宿苾
芻棄禪誦業入逝多林皆親掃地佛言我於
知事人作如是說非諸者宿苾芻修行業者
然於我所依善法律而出家者有二種業一
者習定二者讀誦苾芻聞佛爲知事人密作
是說其知事人不能遍掃逝多林地佛言隨
要當掃若月八日或十五日應鳴犍椎總集

衆僧共爲灑掃時諸苾芻旣奉佛教於掃地時談話俗事遂使護寺天神及非人類并餘衆聞說戲論生嫌賤心佛言不應爾應說法語或聖默然時諸苾芻旣掃地已塵土全身不信敬人見生嫌賤佛言旣掃地了除去糞穢應可洗身若不洗者以水濕手拭去塵全廿四洗手濯足如常所爲佛言每至八日十五日觀察牀敷苾芻總作佛言不應爾可令弟子詳審觀察恐有蚤虱及以汙穢如佛所言見淨掃地誦經而蹈者苾芻灑地然後淨掃作

曼荼羅餘人見時不敢足蹈佛言應誦伽他蹈過無犯勿生疑惑如是應知諸香臺殿幡竿制底如來形影皆誦伽他然後足蹈若不爾者得越法罪

爾時北方有一國王送二童子與勝光王以爲國信一名馱索迦一名波洛迦其馱索迦能作飲食波洛迦解敷牀座凡邊國人性多饕餮每因遊行便入市中取他魚飯隨意而食爾時食主即便苦打時二童子還至王所白言大王我向塵中少取魚飯時彼家人苦

打於我極困幾死王聞語已勅告市人汝等當知所有飲食自須掌護我此二童不應輒打後於異時王罷朝已暫爲偃息時二童子各在一邊爲王按摩搖動王足見王不語一云王睡二云如是王聞起念豈非此二有私語耶遂便佯睡伺其所說時默索迦告波洛迦有後世耶答言何有後世時波洛迦告默索迦曰世間頗有阿羅漢不默索迦曰世間無有阿羅漢果時王聞彼二童語已便作是念此二童子俱起惡見一是斷見一是邪見

王告大臣大臣轉語遂令國內遠近咸知王二童子是邪惡見人時給孤長者於大衆中分明告示震師子吼作如是言若於我舍而命終者必得生天王聞語已作如是念長者若來此二童子我當付囑後於異時給孤長者來至王所自將小童持其坐物既置座已廿四爾時童子即便出外與餘童子共爲戲樂小童去後王作是念今正是時以二童子用相分付即便竊告守門人曰長子童子勿使入來門人奉教不令其入長者坐久心念還家六

從座而起顧盼使童王言長者何所顧耶白
言大王我覓使童王言長者我有二童今付
長者可領將去彼觀王意俛仰而取復作是
念何因大王付我二童後思此二先是惡見
王今試我令遣將去是時長者即共還家既
至家已命掌庫人曰此二童子所須之物悉
皆給與又復告彼市肆諸人若二童子有所
須者君可與之明書價直我倍酬還時二童
子至掌庫所求索所須皆隨意得告掌庫者
曰我所求覓君皆與耶答言盡與童子復問

誰遣如是答是長者二童相謂長者於我父
母無異我所求者皆悉無違復於異時相隨
及市諸人遙見皆喚二童汝來我處隨意所
食二童報曰昔時遙見各掩食盤今日遠觀
悉皆喚我非無所以幸爲說之諸人答曰汝
昔強喰一無酬直廿四今時長者倍還其價我等
緣斯故相命食二童聞已復相謂曰長者慈
悲深見憐愛還白長者若有作業幸當見付
報言且住後當令作後時長者將彼二童入
逝多林俱持簍帚令掃僧地長者有緣須還

本宅告二童曰我緣須出汝等且留淨掃寺中屏除糞穢作是事已方可還家地既淨已欲除糞掃佛神力故令糞無盡時此二童孝敬於主竭誠用力除糞不停爾時佛告阿難陀曰爲此二童應留殘食時阿難陀留殘命食二童作念要除糞了我當還家而不食此聖者殘食佛以神力除東畔時西畔還在除西畔時東畔還在如是艱辛至日將募佛告阿難陀今此二童當近汝宿汝復遍告諸苾芻等我先所說善事當隱惡事顯露欲令二

童捨惡見故宜現其善汝等苾芻有得定者如定而住至於初夜時阿難陀宣佛教已時諸苾芻即於初夜或放光明或現奇相二童見已告阿難陀曰此是何物阿難陀曰彼是阿羅漢現諸神變時二童子白言聖者於世界中有阿羅漢耶阿難陀曰豈汝二人不自親見何所致疑然此二人先起邪見謂無應供今見神通邪見便息心生正見佛於中夜起世俗心如何令彼釋梵諸天咸來至此廣說如上時諸天衆觀知佛心咸來佛所由彼

威力有大光明二童子見已問阿難陀此是何
光答曰此是梵釋及餘天衆來詣佛所現此
光明問言聖者有他世耶答曰汝既親見何
所致疑彼二童子先時邪見謂無後世今見
天衆即於此時生正見心深自慶幸俱詣佛
所頂禮雙足退坐^{廿四}一面爾時世尊稱其根性
說四諦法示教利喜令得開悟以金剛智杵
斷二十種有身邪見山證預流果既得果已
重禮佛足白言世尊我今願於如來善說法
律出家近園成苾芻性勤修梵行世尊即便

命言善來默索迦波洛迦汝修梵行時彼二
人於佛言下鬚髮自落瓶鉢在手如初剃髮
經七日來進止威儀同百歲者頌曰
世尊命善來 髮除衣著體 威儀如百歲
隨佛意皆成

爾時世尊親教授彼二苾芻精勤無倦未久
時聞得羅漢果廣說如餘乃至梵釋諸天所
共敬重爾時世尊度默索迦及波洛迦令出
家已勝光大王既聞是事情生嫌恥如何世
尊度此邪見令其出家斯非善事由彼邪見

人所共知世尊聞已作如是念於我衆中聲聞弟子諸惑斷盡功德尊重同妙高山如何國王生輕慢想斯成大失我今宜可彰彼二人有殊勝德時給孤獨長者來禮佛足在一面坐聽佛說法示教利喜于時世尊默然而住長者即便從座而起合掌恭敬白言世尊唯願大師及諸聖衆明就我家爲受微供佛默然受長者知已禮佛而去爾時佛告阿難陀曰汝今宜去告馱索迦波洛迦曰汝等二人明日宜應至長者家爲衆行水于時尊者

廿四

九

奉佛教已至二人所具陳佛教時彼二人奉佛勅已報言尊者如世尊教我當奉行便是念何故世尊捨諸耆宿及以中年於我二人曲爲顧命令我行水豈非世尊欲於我所彰其勝德我等宜應滿世尊願爾時長者即於其夜具辦種種淨妙飲食所謂五噉食五嚼食即於晨朝敷設牀座及盛水器莊嚴已訖遣使白佛飲食已辦唯願知時爾時世尊著衣持鉢與苾芻衆詣長者家至其食處就所設座及諸大衆悉皆坐已是時長者復遣

使人白勝光王曰我於今日在自家中請佛及僧微設供養唯願大王暫來隨喜時王聞已便與太子及內官人扈從相隨至長者宅共申隨喜既至佛所禮足而坐爾時具壽馱索迦於上座前立手執瓶水神力加持令所注水從上至下次第洗手爾時具壽波洛迦於下座前立執淨瓶水神力加持亦令其水從下至上次第嗽口時勝光王見是事已便作是念斯何耆宿大德苾芻親於佛前敢現神力即起尋水至上座邊見波洛迦手持瓶

水後更尋水至上座邊見馱索迦持瓶而立極生希有長舒右手出讚歎言希有佛陀希有達摩善哉正法能於現世令馱索迦波洛迦等捨罪惡見證獲如是殊勝之德時彼長者既見大衆悉坐定已便以自手行諸飲食

廿四

大衆飽已洗手嗽口嚼齒木已屏除鉢器即取小席親於佛前長跪聽法爾時世尊爲勝光王及大長者隨機說法示教利喜從座而去時諸苾芻至住處已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大德此馱索迦波洛迦曾作何業生在邊地

一是斷見一是邪見又作何業於佛法中而爲出家斷盡諸惑得阿羅漢佛告諸苾芻此之二人自所作業果報成熟廣說如前乃至果報還自受之汝等諦聽乃往古昔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迦葉波佛出現於世時此二人投彼佛法而爲出家二人爲伴往詣邊國無教授師自修禪定實無所證作證解心臨命終時誹謗聖法生邪見心作如是語迦葉波佛誑惑世間斷盡煩惱得阿羅漢我於諸惑不能斷盡何有餘人得阿羅漢汝等

苾芻勿生異念往時二人無師習定者即馱索迦波洛迦是由謗聖法生邪見故經歷多時墮於惡趣復於多生常處邊地起邪見心乃至今身還生邊地起邪見心由彼二人讀誦受持蘊界處緣生道理及處非處悉皆善巧由斯業力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惑得阿羅漢無師習定有如是過是故汝等不應無師輒自習定若輒學者得越法罪緣在室羅伐城有一長者於蘭若處造一小室時有苾芻於此而住時屬春陽爲熱所逼

形色萎黃瘦損無力欲移住處往白長者仁
當守護我欲他行長者問曰有何闕少而欲
他行苾芻答曰我無闕乏然爲時熱室小難
居長者答曰若畏熱者爲造地窟答言長者
佛未見聽苾芻以緣白佛佛言須地窟者隨
意應作長者爲作至夏月時復多濕氣便不
堪住後白長者我欲他行同前問答然爲地
濕痰癰病增不堪居住長者答曰若如是者
爲造大舍苾芻告曰世尊未許苾芻以緣白
佛佛言任爲大舍長者便造以無簷故柱危

欲破以緣白佛佛言安簷若恐摧者應安邪
柱以釘釘之

第三門第五子攝頌曰

石鹽安角內 藥器用毘瓶 安替誦經時
以物承其足

緣在王舍城竹林園中時具壽畢隣陀跋蹉
從出家後身常抱疾有同梵行者來相問訊
言上座四大安隱不答言我患寧有安隱復
問上座比來曾服何藥答曰曾服石鹽若爾
今何不服答言賢首佛未聽許苾芻以緣白

佛佛言我今聽諸苾芻應畜先陀婆鹽苾芻
隨處安置遂令銷滅佛言不應如是隨宜安
置應可畜笛便安竹笛亦還銷失佛言應用
角笛安鹽於內遂用新角更令臭穢佛言應
用牛糞水煮洗乾無損佛言石鹽應安角中
者不解安蓋塵土便入佛言著蓋苾芻不解
佛言還應用角時畢隣陀跋蹉因患問答同
前須畜藥椀佛言應畜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長者娶妻未久便生一
息年漸長大遂於善說法律而爲出家但卧

空牀未有氍毹長者後時入寺遊觀便見其
子但卧單牀更無氍毹告言聖子自餘苾芻
皆有氍毹汝何故無答曰諸人多是宿舊出
家先來貯畜我新捨俗由斯未有答言若爾
我舍有好氍毹可用敷卧答言佛未聽許以
緣白佛佛言聽用氍毹苾芻即便不以物襯
赤體而卧遂多垢膩長者入寺見其垢惡便
不識認問其子曰更得釋耶答言舊物父言
因何垢汙以至於此答曰爲無襯替致令汙
染父曰此貴價物令其損壞汝今宜可安替

而用苾芻以緣白佛佛言雖是私物亦應安
襯若不著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佛言應誦經者可昇高座其人坐
師子座下垂雙足致有勞倦佛言應作承足
牀廿四必芻不解佛言若座不移動應以氍作若

移轉者可用版十三為雖以版作移舉時難可於
四角各安鐵鐶隨意擎去時有求福苾芻及
信心俗族於足趺上塗以香泥時誦經師不
敢足蹋佛言以草及葉替而方蹋勿致疑心
緣處同前佛言作承足牀林中苾芻此物難

得垂足勞倦以緣白佛佛言以石支足

第三門第六子攝頌曰

拭面巾踈薄 唾盆并襯體 鐵槽砌基地
日光珠浣衣

緣在王舍城畢隣陀跋蹉身常抱疾頭面垢
臆問答同前乃至上座先持何物答曰持拭
面巾今何不持答言佛未聽許以緣白佛佛
言有病無病應持面巾

緣處同前畢隣陀跋蹉苦熱身黃問答同前
乃至上座先持何物答曰持踈薄衣今何不

持答言佛未聽許以緣白佛佛言熱時應著疎薄之衣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苦患痰癰於牀兩邊棄其涎洩令不淨潔天將欲曉門人入房禮問安否洩唾汙額苾芻見問即以事答苾芻曰我試觀之便入房中見其洩唾牀邊狼藉告諸苾芻共生嫌恥云何苾芻於僧房中洩唾不淨以緣白佛佛言非是合棄洩唾之處不應輒棄若在闇中不頭扣地而為禮拜須致敬者口云畔睇但有請白咸應如是若

患傷寒涎洩流出應以器承著器物時致有傾側更多穢汙佛言可安支物彼置圓繩然猶傾側佛言其承唾盆及洗口器形如象跡底凸向內置地安隱棄唾水時即便却出佛言盆內要物苾芻不解佛言應截草置中或

廿四

十四

安沙土寺有多蠅附佛言應扇去之盆有臭氣佛言時時應洗洗已不曬致有蟲生佛言曬乾復有苾芻涎唾不止待器乾時事便廢闕佛言應畜二盆更互而用苾芻簷下讀誦經行若洩唾時隨處棄擲佛言不應爾棄者

得越法罪然於寺中四角柱下各安唾盆若有唾者可棄於此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名曰毛血昔於五百世若生若死常處地獄後生人趣處在居家常好嚴身戲樂無厭不思地獄後於異時在佛法中出家修行見佛說法於三藏教說地獄苦傍生餓鬼人天差別聞地獄時極苦現前身諸毛孔並血流出衣裳點汙常有臭氣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如此苾芻應畜觀身衣苾芻即便披在衣外遂生譏醜佛言應在

內披其身瘙癢將此衣揩佛言不應如是若有濃血當以樹葉作湯徐徐洗除其觀身衣時時浣染曬曝令乾

緣在王舍城具壽畢隣陀跋蹉身常抱疾同梵行者問答同前乃至上座先持何物答曰

曾持鐵槽安藥湯浸若爾何不持用答言佛

廿四

十五

未聽許以緣白佛佛言病者當畜鐵槽

緣在室羅伐城時諸苾芻於夏雨時旋繞制底有泥汙足佛言應可布軌上以碎軌和泥打之復安礪石灰泥塔大難遍佛言應齊一

尋此亦難辦佛言安版復更難求佛言步步
安輒苾芻寺門及寺內地多有泥陷佛言如
上所作准事應爲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於靜林中造一小舍苾
芻寄住時當寒節苾芻觸冷身形羸瘦來告

長者曰我欲他行答言聖者有所闕耶答言
無乏但爲苦寒長者曰仁住於此我與日光
珠令常得火答言長者佛未聽許答曰佛大
慈悲必聽受用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須日
光珠者聽畜隨時出火長者便與苾芻受用

時有五百羣賊欲打小城過苾芻處告言須
火報曰現無賊曰何方得火答曰賢首有日
光珠能出於火便示其處賊去破城迴至於
此欲奪其珠問珠何處苾芻示珠賊取而去
苾芻患寒至長者所報言我寒具如上說長

者曰珠在何處答曰有賊將去長者曰此貴
價物不密舉掌令賊將去深成可惜苾芻以
緣白佛佛言此之貴珠不應示賊應與其火
如火光珠月光亦爾

緣處同前六衆苾芻令浣衣人洗濯衣服時

浣衣者多得他衣洗浣未了時鄔波難陀至
日晡後便持故衣詣洗衣處報言爲洗答曰
現有多衣明當爲洗便生忿怒彼言勿瞋可
留而去我今爲洗即便留衣與衆多衣一處
同浸遂令赤色染壞他衣彼見愁惱掌頰而
住多人來見皆共譏嫌苾芻以緣白佛佛作
是念由浣衣故生衆譏嫌告諸苾芻曰鄔波
難陀以赤色衣汙他衣物是故苾芻不應以
赤色衣令他洗浣作者得越法罪六衆聞已
便將白衣令彼洗浣彼便撥打令衣損破佛

言苾芻衣皆不應令浣衣人洗

緣處同前六衆聞佛不許令他洗浣衣物即
便持衣至浣衣處以物纏頭於池水邊自洗
衣服衆人見譏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
應至浣衣處自洗衣服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苾芻便於大版本上撥打浣衣令
衣破壞佛言不應爾應在盆中以煖水浸徐
徐自手洗濯令淨佛令手洗苾芻不能佛言
用脚時有手足皆悉不能佛言令他爲洗應
可自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四

音釋

廿四

十七

簍徐辟切竹輓而宛切悚息拱切疣女黠切
全蒲問切濯直角切蚤蚤子皓切餐餐
簍塵垢切濯浣也蚤蚤子皓切餐餐
簍簍濯濯蚤蚤餐餐
簍簍濯濯蚤蚤餐餐
簍簍濯濯蚤蚤餐餐
簍簍濯濯蚤蚤餐餐
簍簍濯濯蚤蚤餐餐
簍簍濯濯蚤蚤餐餐
簍簍濯濯蚤蚤餐餐
簍簍濯濯蚤蚤餐餐

庠到切礪居良切搬桑葛切側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八五册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八五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五

廿五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第三門第七子攝頌曰

拭身履蛇咽 石器生疑惑 染衣有多種

隨意畫伽藍

緣在室羅伐城^{十五}苾芻洗已濕體披衣色壤兼
臭苾芻以緣白佛言應畜拭身巾時有苾
芻無巾可得佛言洗已片時蹲地以洗裙拭
體然後披衣苾芻革屣上有塵土即便撥打
令網系斷佛言不應爾復用水洗轉加爛壞

佛言不應爾可將濕帛拭是故苾芻應持拭

鞋履物

言洗裙者可用絹布一幅半長六尺許橫繞番髀撒勿令脫更不安帶是

西國法也

佛在占波國揭伽池側時有龍女信心純善
其子不信不依法律其母遂便勸令聽法子
今宜去於聖者邊聽聞正法令汝獲福其子
不變本形而去至誦經處少年苾芻見之驚
怖便唱長腰長腰其餘苾芻未離欲者皆生
恐怖即以毛繩繫其龍項擲於寺外其子歸
家母見問言汝向聖者處聽正法不答言阿

母不須說此無慈愛人母曰彼於汝處作何
非法即便具說毛繩損項母曰由此因緣名
爲聖者若是餘類殺汝無疑子便默爾時彼
朋友皆共譏笑唱言破項見調弄時身體黃
瘦氣力衰弱母見告曰何故汝身萎黃若是
答言阿母常有知識調言破項我負羞恥致
斯羸瘦母曰由汝不變本形遂招此過若變
形去不被毛繩今可變形往聽妙法隨所聞
見皆稱汝心若依本形藏身而聽彼之信心
不隨母語默然而住母作是念聖者毛繩繫

龍子項欲聽法者與作難緣我今爲此當往
白佛過初夜分身放光明來至佛所禮佛雙
足在一面坐由彼龍女身光明故令揭伽池
周遍照耀龍女白佛言大德我子不信勸令
聽法至誦經處聖者既見便以毛繩急繫其
項棄之寺外項便傷損彼諸朋友見而調弄
唱言破項由被戲弄身體萎黃氣力羸損唯
願世尊於諸聖衆略爲遮制勿以毛繩繫諸
龍子慈愍故世尊知已默然受請是時龍女
禮佛而去爾時世尊至天曉已於僧衆前就

廿五

二

座而坐告諸苾芻曰昨日龍女來至我所禮
雙足已退坐一面由彼威光遍照池側悉皆
明朗而白我言大德我子不信勸令聽法至
誦經處聖者既見便以毛繩急繫其項棄之
寺外項便傷損彼諸朋友見而調弄唱言破
項由被戲弄身體萎黃氣力羸損唯願世尊
於聖衆略爲遮制勿以毛繩繫諸龍子慈愍
故告諸苾芻曰汝等何因作非法事令彼龍
神心生輕慢能使正法遂至銷亡故諸苾芻
勿以毛繩繫龍蛇項若見來時即可彈指告

言賢首向不見處隨言去者善若不去者以
羊角杖緩杓其頭置罌堕中傍邊穿孔口以
物塞擊之出外此杖無者以軟條等繫項牽
出此亦無者應以杖徐按繩索繫項舉置堕
中如前棄外放草叢中蛇縱瞋火焚燒此草
蛇亦命終佛言廿五不應棄草叢內三後棄露地不
久觀察便有諸蟲來相啖食佛言棄已不應
即去可於露地棄之待入穴已然後可去
緣在王舍城城中有一長者善閑石作造諸
石器隨時貯賣多獲利物便作是念作何方

便獲多福業能於現世得利無窮我今宜可
請佛及僧就舍供養於石器中而噉飲食獲
多福業得利無窮即詣佛所廣說如上乃至
佛衆皆來就家坐定長者便將新器行與上
坐舊器授與下行苾芻生疑不肯爲受佛言
出處淨故應爲受之勿致疑惑長者供養皆
令飽滿佛爲說法從座而去

緣在室羅伐城苾芻須染世尊聽許苾芻煮
濕染木令染色壞佛言曬乾然後煮用於日
中曬令染不好佛言不應日中曬曝於陰處

曬致令醎出佛言非在烈日復非極陰隨時
曬曝又復以衣與染木同煮令衣損壞佛言
別煎染汁一度煮已即便棄擲佛言三煮方
棄苾芻三度煮汁皆一處安佛言三皆別安
不能記知何者初中後佛言書字記其次第
苾芻以汁澆在衣上佛言不應先於盆中置
染汁已然後投衣便多著汁曬時流下佛言
不應多著或時染少令衣斑駁佛言不得極
多極少應處中斟酌在地曬衣塵土便汙佛
言不應爾復於草束上曬汁向一邊佛言可

於繩上或在竿上便搭繩上中無染色佛言
可於繩上搭衣一邊以竹夾夾定若恐損衣
以物替夾苾芻不數翻轉汁向一邊佛言應
數翻轉時有苾芻作重大衣染安繩上重不
能勝佛言敷草上曬數須翻轉有以新汁而
染舊衣有以新衣投以舊汁佛言新衣新汁
舊衣舊汁不應異此有以新衣曝於陰處便
以故服曬在日中佛言新在日中故於陰處
染衣之時以第三汁先用染衣次中後初佛
言先初次中及後染衣既竟不以水接衣色

斑駁佛言應以水接苾芻染了當日水接佛
言應待明日正染衣時風雨來至苾芻惶惶
不知何處欲曬衣服佛言應置簷前即於簷
前染衣令染汁汙地俗旅見問聖者何因此
處得有流血答言非血是我染處遂生譏醜
苾芻以緣白佛言染衣之處或以牛糞或
用土塗拭
緣處同前給孤長者創造此寺施佛僧已所
有牆壁未爲彩畫便作是念我今請佛欲畫
僧寺至禮佛足退居一面白言大德寺牆未

畫我今欲畫佛言隨意長者不解來白苾芻
苾芻不知用何彩色便往白佛佛言善哉長
者不知汝今復問應用四色青黃赤白及雜
彩色以充圖畫

第三門第八子攝頌曰

造寺所須物

廿五

穿牀禮敬儀

別畜剃髮衣

五

花鬘掛眠處

緣處同前於此城中有一長者施食苾芻數
至其舍遂令長者往歸戒中後於異時因說
七種有事福業報言聖者我欲隨一福業發

意修營苾芻答曰善哉應作問言聖者我作
何事答曰可為衆僧修營住處聖者我今現
有造寺之直然無善伴助我修營答言長者
仁當辦物我助修營善哉聖者即授錢物苾
芻念曰此物即是屬四方僧如何費用造器
具耶我於餘處別更求覓長者錢物貯於庫
中後時長者作如是念聖者好心為我造寺
試往觀察其狀如何往觀其處一無營造問
苾芻曰許為造寺何意空無答曰既無作具
用何營造報言施物何不營為答曰物在庫

中長者曰宜用此物造諸器具答曰此物屬四方僧我不敢用長者言造寺元屬四方衆僧費用何過答言長者我往白佛有教當行長者言隨意往白便告諸苾芻苾芻白佛佛言此物用造器具修營寺宇時彼苾芻營造寺時巡家乞食長者見恠爲我造寺因何行乞寺中錢物可充食用如其少者我更持來答曰豈我一人食四方物長者言我意相通此有何過苾芻曰我問世尊苾芻白佛佛言營作之人應食寺物雖聞許食尚噉麤食佛

言不應麤食彼作上食佛言不應絕上應觀餘寺體例爲食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忽患腹痛數去迴轉致有疲困苾芻白佛佛言於牀穿孔隨時轉易即於好牀穿破作孔佛言應取故牀若藤織

者應割爲孔廿五若條編者擘開爲穴六若病差後

隨事料理由數迴轉下部瘡痛佛言於牀孔邊可安軟物不淨墮地以瓦盆承勿令高舉糞臭外棄更覓餘盆如是展轉無器可得佛言不應總棄可畜二盆洗而曬乾無第二盆

應安樹葉其盆雖洗臭氣不除應用油塗如
佛所教應看病人時有老少必芻咸來問疾
少至便禮病人老來病人致敬緣此祇接病
苦轉增佛言彼身不淨不應敬禮自身汙染
不合禮他設他禮時亦不應受若有違者俱
得越法罪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如世尊說
若不清淨不應受禮亦不禮他者大德不知
總有幾種不淨汙染佛告鄔波離有二種不
淨一噉嚼不淨二穢汙不淨言噉嚼不淨者
謂嚼齒木噉諸飲食根果餅菜之類若食噉

時及以食了未淨漱來皆名不淨穢汙不淨
者謂大小便及以料理不淨處并剃髮時乃
至未淨洗濯漱口已來皆名不淨有如是等
不淨觸時受禮禮他咸招惡作

金口明文此方不用致令

執則並悉湮沉

緣處同前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如世

廿五

七

尊說妙花婆羅門作如是語白言喬答摩我
乘車時或控馬轡或舉鞭大喝當爾之時願
表知我婆羅門妙花頂禮佛足并問訊起居
又言喬答摩若復見我涉路行時或脫革屣

或時避道或時舒臂當爾之時如前表知我
申敬問又言喬答摩或時見我在自衆中共
人談說若移坐處或去上衣或除頂帽當爾
之時如前表知我申敬問世尊未審如來聖
教之中亦同如是禮敬法耶佛告鄔波離不
應如是而行禮敬凡是口云我今敬禮但是
口業申敬若時曲躬口云畔睇此雖是禮而
未具足然鄔波離於我法律有二種敬禮云
何爲二一者五輪著地二者兩手捉膺而皆
口云我今敬禮彼云無病若不爾者俱得越

法罪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隨著何衣剃除鬚髮還
披此服而爲食噉及禮大師不信之人見生
嫌恥沙門釋子實不清淨用剃髮衣便將噉
食還披此服敬禮大師我等云何於此生敬
苾芻白佛佛言不於三衣隨披其一而剃鬚
髮然應別畜剃髮之衣條即經應披此衣而除
鬚髮時有貧人此衣難得佛言應用僧脚歌
遮身而剃除髮了時苾芻不洗諸俗人見皆
共譏嫌沙門釋子剃鬚髮已不知洗浴可惡

之甚苾芻白佛佛言剃髮了時宜應洗浴時
有老病氣力衰微或復有時求水難得佛言
如此之類應洗五肢謂頭及手足

緣處同前時有敬信婆羅門及居士等以妙
花鬘來施苾芻皆不敢受俗人報曰聖者廣

廿五

說如上乃至我今豈可捨諸善品往後世耶
幸當為受苾芻白佛佛言見施花鬘宜應為
受彼受得已隨處棄擲彼見嫌曰我以貴價
買得此花供養仁等何因漫棄佛言不應輒
棄苾芻便用於髮爪窠覩波懸以供養彼言

聖者豈我不見髮爪塔耶我於先時已供養
塔今故持來奉上仁等苾芻得已挂房門上
俗人見時謂是佛殿即便敬禮佛言勿安門
外應置房中彼露處安同前招過佛言應安
屏處時復爇香但是香物能益眼根苾芻不
知云何屏處佛言可於卧處挂在頭邊

第三門第九子攝頌曰

好座并牀施 香泥及鉢籠 油器法語行
衣袋持三索

緣在室羅伐城佛告諸苾芻若得妙好牀座

僧伽應受別人不許得大倚牀此亦是僧非別人也

緣處同前信敬俗人以上香泥來施苾芻皆不敢受俗旅報曰聖者我今以仁爲福田廣說如上乃至我今豈可捨諸善品往後世耶

廿五

幸當爲受苾芻白佛佛言應受既受得已對面棄地彼起譏嫌我以貴價買得此香仁今棄擲苾芻白佛佛言不應棄擲便將塗拭髮爪佛塔廣說如前乃至受已應置頭邊塗於壁上時時鼻嗅凡諸香物能令眼明時有信

心長者請苾芻衆就舍而食以上香泥塗苾芻足皆不敢受報言聖者諸有信敬婆羅門他施香泥彼得塗頭或摩身體我敬仁等以香塗足因何不受苾芻白佛佛言爲受塗足香泥受已棄擲諸俗人見廣說如前善哉仁等當爲我受將至寺中隨情所作苾芻白佛佛言如前不應對面棄擲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隨處安鉢令其損壞苾芻白佛佛言不應隨處安鉢應爲鉢龕時諸苾芻穿牆而作佛言不應如是初造寺時於

諸房中作安鉢處佛言應作鉢龕者蘭若苾芻無作龕處佛言應用葛蔓或以草索編籠塗以牛糞或將泥拭置鉢於中有塵土入佛言還如是作蓋合之不應置地還可施系挂在樹枝苾芻出行隨身將去不信者見共起譏嫌問言聖者所持之物爲是雞籠及安獼猴耶佛告若出行時不應持去可留舊處緣處同前時有苾芻人間遊行至一聚落求停止處主人既許即便洗足復從乞油其家有女將油來施苾芻無器展手欲受女人報

言聖者雖解乞油不知持器報言小妹佛未聽許女人默然苾芻白佛佛言應持油器聞佛聽許時鄔波難陀將二弟子各持油器相隨乞油有一婦人將油來施見器極大椎曾告曰聖者誰能施滿此大油瓶苾芻曰奇哉慳惜隨汝意施更有信心婆羅門等自當添滿女人默然苾芻白佛佛言不應持大油器從人乞覓佛制大已便持小器將以乞油所用不足佛言不應持極小器然器有三種大者二抄小者一抄二內名中應如是畜

緣處同前有二苾芻一老一少隨路而行說
非法語時有不信心藥義聞其所說而作是
念此釋迦子談說非法隨路而行我今宜可
吸其精氣即隨後而去復作是念前事已去
此不可追更作邪言當吸精氣相隨去時復
遇藥義是敬信者彼便問曰汝欲何之以事
具答彼便報曰此二行人必論法語汝宜且
待勿逐苾芻我今共汝且申談論答言知識
我於此二必不相放時二藥義即隨後去彼
二苾芻說非法語至歧路邊一詣給孤獨園

一向鹿子母舍時彼小者禮上座足唱言好
去上座答言具壽願汝無病勿爲放逸時二
苾芻各隨路去彼不信藥義奮迅形儀欲吸
精氣後來藥義報言汝今不應輒爲造次彼
二苾芻已說妙法汝自不解漫生瞋恚彼復
問云何者是法汝豈不聞大云無病勿爲放
逸得無病者佛言大利勿放逸者衆善之本
如世尊說
若不放逸者 能得不死處 若作放逸人
終歸於死路

廿五

十一

彼聞法已心生歡喜隨路而歸時後藥叉便作是念此即是我所爲之事我今宜去白世尊知既至佛所禮雙足已在一面坐白言大德有諸藥叉是非人主於佛法中情懷信敬復有藥叉專懷不信凡藥叉衆於佛法中多不敬信諸有苾芻隨路行時作非法語恐藥叉聞作無利事唯願世尊制諸苾芻應存正念隨路行時莫非法語願慈悲故世尊知已默然而受時彼藥叉知佛許已禮足而去爾時世尊藥叉去後於大衆中就座而坐告諸

苾芻曰我聞藥叉作如是說苾芻在道作非法言隨路而去無信藥叉伺求其便爾所爲非諸出家者隨路行時作非法語是故我今制諸苾芻隨路行時所有行法苾芻涉路行時有二種事一作法語二聖默然於止息處說聖伽陀

世間五欲樂	或復諸天樂	若比愛盡樂
千分不及一	由集能生苦	因苦復生集
八聖道能超	至妙涅槃處	所爲布施者
必獲其義利	若爲樂故施	後必得安樂

緣處同前苾芻作三衣竟置在肩上隨路而行遂被汗霑并塵土汗佛言應以袋盛置肩而去苾芻不知如何作袋佛言可長三肘闊一肘半其一肘半中疊縫之一頭開口形如象鼻佛言不應如是可當中開口不安鉤紐塵土猶入佛言應安鉤紐苾芻以常用衣置之於下非常用者安在於上取時翻攪令衣雜亂佛言常用者在上非常用者在下緣處同前時有羣賊於路劫人遂入村中諸人競出赴賊敗散隨處依投時賊求水無綆

廿五

十二

及罐賊帥令人上樹遙望若有來者可隨借用見有苾芻隨路而來遂相告曰有釋子來彼多著事必有罐索若有者善彼若無者當破其腹取血飲之作是議已遙望而住苾芻來至問言聖者頗有井索及水罐不答言我無時賊聞已即便鬧亂各持刀仗左右觀瞻衆中上首是阿羅漢即便觀察何故諸人各持刀仗觀見彼賊欲殺苾芻告諸賊曰何故仁等情生鬧亂彼具報知上座告曰仁等勿憂我皆爲辦必得清水恣意飲足即取苾芻

所有腰條共相連接復取其鉢繫使堅牢放下井中隨意取水觀察無蟲飽足令飲諸人慶悅報言聖者如其無水我於仁等相害不疑善哉聖者當持井索苾芻報曰當順爾言賊便禮足隨路而去時諸苾芻亦皆飲水盛滿軍持并添澡罐軍持者甕俱尋前路漸至給孤園苾芻見已慰問善來善來仁等尋途得安隱即便具告苾芻白佛佛言由是我今聽諸苾芻須持井索苾芻聞已持極長繩佛言不應爾便持極短佛言不應爾然繩有

三種謂長中短長者一百五十肘短者十肘二內名中有處足水尚持長繩佛言可量地勢長短隨時

第三門第十千攝頌曰

須剃刀應畜 及翦甲等物 支牀并偃枕

香土用隨情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頭髮既長詣剃髮人處報言賢首爲我剃髮彼作是念沙門釋子強力使人虛費功勞竟無酬直即取刀且揩拭延時作如是念我速剃者更有人來如是連

延廢我家業報言且去午後方來隨言而來
復言晡後晡時既至復道明朝常作誑言竟
不爲剃有知識苾芻問言具壽何因數數頻
來此家爲是宗親爲是知識答言不是但爲
髮長欲求除剃彼人誑我爲此頻來知識報
曰汝不聞乎工巧之人難得實語我解剃髮
佛未見聽苾芻白佛佛言若有苾芻解剃髮
者宜於屏處更互剃髮勿使俗流致生譏笑
時彼苾芻聞是教已至知識所報言具壽世
尊聽許仁今可來爲我剃髮答言善哉雖佛

聽許豈以指頭爲仁剃髮須刀磨石并須鉗
子及翦甲刀子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我今聽
許爲僧伽故畜剃髮刀并雜所須物

佛在劫比羅城多根樹園佛令釋子家別一
人得出家已牀無承足卧不安寧然彼先時

肢體柔輒所卧之物悉皆華麗十四今時牀下身

卧不安無多火力便詣醫所問言賢首我無
火力當爲處方醫人報曰可相隨去觀所住
房於所卧牀如何安置見其卧牀頭邊低下
報言聖者由所卧牀頭邊低下致令四大火

力衰微可於牀脚下安支足物答曰佛未聽許佛大慈悲必應聽許苾芻白佛佛言於所卧牀應安支足彼依言作病仍不除復問醫人與我方藥醫曰若眠卧時當安偃枕答曰佛未聽許廣說如上佛言卧時當安偃枕苾芻不解云何當作佛言作枕之法用物長四肘闊二肘其四肘疊作兩重縫以爲袋內貯綿絮可用支頭

緣在王舍城畢隣陀跋蹉性常抱疾廣說如上乃至問言先持何物答言我於先時用香

熏土報曰今何不持報言佛未聽許以緣白

佛佛言爲病因緣任持香土

雜法第三門了

第四門總攝頌曰

上座及牆柵 緣破并養病 旃荼猪蔗等

鉢依栽樹法

廿五

十五

第四門第一子攝頌曰

上座番次說 或可共至終 聽作非時漿

處不爲限齊

如世尊說半月半月應爲長淨苾芻不知遣誰說戒佛言應令上座於說戒時上座常誦

有一住處上座不能諸人報曰說戒將至何不溫尋答言具壽我自無力知欲如何苾芻白佛佛言上座不能第二應說復有住處第二不能廣說如上第二不能令第三作復有住處第三不能廣說如上佛言苾芻應作番次說戒時諸苾芻番次說時或有能者或復不能能者爲說其不能者不知如何佛言其不能者求能爲說復有住處說戒番次至不能者轉覓餘人彼不肯與不知如何佛言其能說者常可豫請如世尊言令上座說戒上

座不能可令第二第二不能令第三作此若不能令番次作此復不能應求能者或常請作有一住處無有一人總誦得戒然其上座誦得四波羅市迦餘皆不誦時諸苾芻便不說戒佛言不應總停說戒隨所誦者即可爲說上座應可誦四他勝次座可誦僧殘次座誦二不定其次三十其次九十其次四對說法其次衆學其次七滅應作如是誦過戒經不應不誦

緣在室羅伐城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如佛

所說時非時漿者云何為時云何非時佛言
其不濾者為時其淨濾者為非時仍以水滴
滴之為淨

緣處同前是時六眾常多惡欲慳垢所纏向
餘住處非理受用或一切時或房分齊時或
日分時或親友時云何一切此即是我春時
住處此是夏處此是冬處名一切時云何分
齊此是我房此是他房云何日分時此是旦
時住處此是晡時住處云何親友時此是我
軌範師處此是親教師處此是弟子處此是

門人處此是知識住處由如是故多人來往
惱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於住處
自作如是限齊受用者得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五

音釋

髀苦瓦切兩指於葉切揪初牙切髀髀
股股間也瓦瓦器也瓦瓦器也瓦瓦器也瓦瓦器也
徒徒古切瓦瓦器也瓦瓦器也瓦瓦器也瓦瓦器也
奴奴木切斑斑駁也駁駁色不純也班班駁也班班駁也
按按抄也斑斑駁也駁駁色不純也班班駁也班班駁也
切切腓也敬敬丘奇切攪攪手動也以以濾濾去滓也
腸腸也敬敬丘奇切攪攪手動也以以濾濾去滓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六

廿六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四門第二子攝頌曰

牆柵尼剃具 不著打光衣 得少亦平分

洗淨儀應識

廿六

緣在室羅伐城其給孤長者施寺之後道俗諸人來往者衆長者念曰今者寺園便成大路我今宜可遍築高牆即往佛所白言世尊今此寺園便成大路欲安園牆不知得不佛言長者隨意應作長者即於四面悉以牆圍

至夏雨時其水不出致令淹漬長者後時來禮佛足見其水滿作如是念我先築牆不通水竇致令水滿佛若許者爲竇通出白佛佛言隨意通水時諸牛犢措損其牆或以角觸長者見已作如是念我雖築牆未爲木柵廣說如上佛言應爲木柵時有惡人盜木將去長者來見柵被賊偷隨處零落長者以事白佛柵外安塹佛言隨作長者即於柵外周布安塹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尼名曰底灑頭髮極長

詣剃髮人處求彼剃髮彼作是念諸釋迦女
強使我作廣說如前苾芻所請許尼僧伽得
畜剃髮具等宜於屏處更相剃髮

緣處同前世尊既許難陀出家時孫陀羅作
好法衣打治光淨以牙揩拭寄與難陀難陀
得已披此好衣手擎上鉢對諸大眾馳騁而
行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著好衣有如是過
告諸苾芻此是非法所不應爲難陀癡人著
此衣服手擎好鉢馳騁衆前是爲非法若有
苾芻著熟打衣得越法罪世尊既制著熟打

衣有信心婆羅門居士將熟打衣施與苾芻
苾芻不受廣如上說豈令我等無善資糧趣
於後世願當受取苾芻以緣白佛佛言隨意
受取既受得已除去衣光任情受用苾芻以
手按衣光仍不去佛言置於露地待潤按之
亦不能除佛言以水浸去亦不總除佛言若
水浸已隨意受用勿生疑惑若有信心婆羅
門居士等施與大眾熟打好衣準上應用
緣處同前時此城中婆羅門居士等在於要
處衆集堂中共爲言話告言汝等知不沙門

廿六

二

喬答摩及聲聞弟子所得利養不共均分不
如外道時衆會中有一婆羅門先無淨信告
諸人曰明日宜共君等親觀喬答摩等是均
平不諸人曰善時婆羅門遂將白氎一雙入
逝多林即以其氎於上座前施四方僧白言
聖者我以此氎施與衆僧隨意受用上座報
曰大婆羅門願無病長壽汝此布施是心莊
嚴是心資助善扶勝定得妙菩提天上人中
受勝衣服時婆羅門聞是語已詐現恭敬禮
辭而去爾時世尊告具壽阿難陀曰汝可告

諸苾芻彼婆羅門故來入寺欲求瑕隙施此
氎衣汝諸苾芻應可均平各取少分或用補
衣或爲帕紐或方手許隨用資身時阿難陀
受佛教已告諸苾芻世尊有教彼婆羅門來
求瑕隙所施氎布汝等可應平等共分各取
少分或用補衣或爲帕紐或方手許隨用資
身苾芻聞已報尊者曰如世尊教我等奉行
苾芻得已便即平分如前受用於明日旦彼
婆羅門在城門立時諸苾芻執持衣鉢入城
乞食既至門所彼婆羅門言聖者我施衆氎

廿六

三

仁等作何受用有一苾芻報大婆羅門曰衆
僧得已平等共分我所分得便補破衣一人
報曰我所得者用爲帛紐一人報言我所得
者方如手許隨身爲用時婆羅門旣聞斯語
便作是念我等所說並是虛言漫相謗說沙
門釋子所得利養不共均分我今親驗知諸
苾芻是具德者實是均平心無偏黨可於此
中而爲出家時婆羅門起信心已往詣佛所
頂禮雙足而白佛言唯願世尊慈悲許我於
善說法律而爲出家并受近圓成苾芻性於

世尊所勤修梵行佛告婆羅門善哉善哉汝
能發此勝上之心而求出家智者了知諸出
家者有五勝利廣如下說乃至世尊及聖智
者悉皆讚歎當求出家世尊即命婆羅門曰
善來苾芻便是出家即成圓具策勤正念勇
猛不息摧破五趣生死之輪如前廣說斷諸
煩惱獲阿羅漢果乃至釋梵諸天悉皆恭敬
佛告諸苾芻濟及餘人知量而受獲如是利
是故苾芻若得餅食乃至極小猶如樹葉衆
共分張若得衣物乃至極少堪作燈炷衆亦

共分

緣處同前時此城中有一婆羅門常樂清淨
希願出家便作是念頗有洗淨愜我心者當
依彼法而爲出家其婆羅門遊方求覓巡歷
外道及婆羅門修行之處見便利了有不洗
淨有入池中廿六以百土塊而洗淨者見斯穢惡
或事繁多皆不稱心無歸依處時婆羅門復
作是念我皆遍看無遂意者唯有沙門釋子
未往觀察即詣逝多林乃見具壽舍利子攜
軍持瓶水可受三升向便利處見已生念比

是沙門喬答摩上首弟子我且觀察如何洗
淨即隨後去若阿羅漢不入定時不能觀察
他人意趣舍利子既見彼人隨從而行遂便
斂念觀此婆羅門何故隨我乃知此人心求
潔淨欲於我所伺其善惡復觀其人有善根
不與誰相屬遂見彼人先有善根繫屬於我
作是觀已即於上風安置法服唯著僧脚趂
及下裙而已次於一邊輒石之上置末土七
聚以爲一行各如半桃復於此邊更行七聚
又於一畔別安一聚持一籌片并三塊土入

廁室中不閉其門方便令彼遠處遙見便利
既了籌用拭身便以左手取其一土向下洗
淨復取一土洗小便處既清淨已次將一土
偏洗左手右手持瓶至其土處瓶安左脰令
水邪出若有三又木者置上極要先以七聚一一用洗左
手又取七土一一甘六兩手俱淨洗拭兩臂亦令
淨潔又取一土用洗澡瓶事了徐去威儀寂
靜被著法衣後更以水而洗雙足次至房中
取淨瓶水再三漱口方始任情隨所作務彼
婆羅門見是事已深起信心便作是念善哉

要法餘莫能加外道設用百土洗淨不如釋
子但須二七作是念已頂禮舍利子雙足白
言聖者我今願於尊者之處善說法律而為
出家并受近圓成苾芻性勤修梵行作不放
逸舍利子報言善哉善哉婆羅門汝能發此
殊勝之心斯為善事如佛所說諸智慧者見
五利故當樂出家云何為五一者出家功德
是我自利不共他有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二
者自知我是卑下之人被他驅使既出家後
受人供養禮拜稱讚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三

者從此命終當生天上離三惡道是故智者
應求出家四者由捨俗故出離生死當得安
隱無上涅槃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五者常為
諸佛及聲聞眾諸勝上人之所讚歎是故智
者應求出家汝今應可觀斯利益以殷重心
捨諸俗網求大功德說是語已便與出家并
十學處次受圓具如法教誡策勵勤修斷諸
結惑證無生法得阿羅漢果離三界染觀金
與土平等不殊刀割香塗了無二想如手搗
空心無罣礙能以大智破無明殼三明六通

四無礙辯悉皆具足於三有中隨處愛著利
養恭敬無不棄捨帝釋諸天所共讚歎舍利
子將羅漢弟子親詣佛所俱禮雙足具陳上
事佛告舍利子汝能如是以善方便引導眾
生於我法中因斯制戒為清淨事福利無邊
驗斯聖教金口親言事合奉行理六
為昔諸律部文有闕遺雖復少傳未盡其致
令學者無所準憑遂使七百年中斯法未備
或以簡牘充事復用帛拂拭身或於石上措
手元無用土之處此則咸非本法求淨翻
成汙染今既皎鏡灼然行否任其恭慢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由何緣業具
壽舍利子以清淨事調伏引攝彼婆羅門能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八五冊

令出家到圓寂處佛告諸苾芻非但今日調
伏彼人令得安樂於往昔時以清淨事已曾
調攝令捨賊徒歸依三寶受持五戒汝等當
聽乃往古昔於一聚落有婆羅門妻誕一女
儀貌端正年既長大處女在家有五百羣賊
夜劫其村時彼賊帥渴逼須水入婆羅門舍
見彼少女告言女子我今渴逼有水將來女
言且待即急然燈取水觀察賊帥問曰何所
觀耶答言觀水問曰有何可觀答言恐有草
爇飲時致患報曰我是狂賊欲害汝村準斯

非理應與毒藥何憂草爇爲我患乎女聞語
已說伽陀曰

凡賊所爲者 枉奪他財物 隨君作不作
我常依法行

知水淨已即便授與是時賊帥飲水既訖情

生歡喜報言少女汝是我妹勿起異心女曰

我實不須如此賊人以爲兄弟常於他物作
劫奪心物主見時射以毒箭遭此命過苦痛
難言我聞兄亡倍生憂感仁今若能歸依三
寶持五戒者我爲仁妹賊便美語告其女曰

汝言甚善我當作之女即爲說三歸五戒令起信心羣賊奉持共尋歸路汝諸苾芻勿生異念往時賊帥即婆羅門是彼之少女即舍利子是昔時觀水爲清淨故令賊受戒捨惡歸依今復以其洗淨之法令生希有拔出愛河登涅槃岸長辭苦海永證無生佛告諸苾芻汝等當知此是常行恒須在意如是洗淨有大利益令身清潔諸天敬奉是故汝等從今已去若苾芻苾芻尼學戒女求寂男求寂女鄔波索迦鄔波斯迦歸依於我以我爲師

者咸應洗淨如舍利子若人不作如是洗淨者不應繞塔行道不合禮佛讀經自不禮他亦不受禮不應噉食不坐僧牀亦不入衆由身不淨不如法故能令諸天見不生喜所持呪法皆無効驗若有犯者得惡作罪若作齋供書經造像不洗淨者由輕慢故得福寡薄若晨朝午後不爵齒木即不合食亦不成齋同前得罪汝等皆應依我言教無得自欺作不淨法懈怠放逸爲下品行當墮惡道時諸苾芻聞佛教誨皆大歡喜如法奉行

第四門第三子攝頌曰

緣破須隨替 明月聞便領 依止知差別

三人共坐聽

緣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諸苾芻著故舊

衣無心愛惜時衣邊畔皆悉破落苾芻白佛

佛言隨所損處以線絡之雖復橫絡線復下

垂更著豎線絡令牢固佛言當觀僧伽胝服

猶若身皮時諸苾芻更無餘衣常披大衣於

其腋下流汗霑汙臭氣不淨令衣疾破苾芻

白佛佛言可於腋邊別安貼緣苾芻不知如

何安貼佛言用物一肘半闊一張手而爲其

貼佛言不應以白物貼應以壞色彼用袈裟

色佛言不應

此乾陀色
恐染餘衣

赤石赤土染之苾芻

縫著佛言應可麤絁遂於一邊安帖佛言兩

畔緣邊俱可安帖顛倒任披若有臭氣時時

拆洗

緣處同前有婆羅門娶妻未久便生一女名

爲明月年漸長大時大世主便度出家與授

近圓時大世主將五百苾芻尼往詣佛所禮

雙足已退坐一面佛爲說法乃至默然而住

時大世主既聞法已從座而起整衣一肩合掌恭敬白言世尊已為苾芻說毗柰耶唯願慈悲亦為尼說佛言無有是處如來大師親對於尼說毗柰耶法然於苾芻尼衆有聞一遍即能持者我當為說時明月苾芻尼在衆中坐即起合掌白言世尊唯願為說望受尊言一聞領悟佛為彼說一領無遺佛告諸苾芻於我法中聲聞尼衆一聞便領者明月苾芻尼斯為第一佛作是念非一切處有明月可求及相似者亦不可得是故苾芻亦應受

持苾芻尼毗柰耶為苾芻尼說復應教詔有問為答如是念已告諸苾芻如所念事乃至有問為答如世尊說由依戒故由住戒故修習於法若定若慧如理相應此明月尼隨順於我由依戒故由住戒故定慧相應發起勇猛正勤策勵廣說如前得阿羅漢果壞五趣輪出生死海廣說乃至釋梵諸天皆為供養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此明月苾芻尼曾作何業彼業異熟得大聰慧有大辯才聞持之中說為第一於佛教中出家修行斷

諸煩惱證阿羅漢佛告諸苾芻此明月尼曾所作業果報成熟廣說如餘汝等苾芻乃往古昔九十一劫人壽八萬歲有佛出世名毗鉢尸十號具足與六萬二千苾芻往親慧城住勝慧林中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娶妻未久便生一女年漸長大其父信敬至隨意時遂便將女往苾芻尼寺以刀子及針行與尼衆作隨意施時彼女子見斯善事心生歡喜白其父曰我亦隨情與諸尼衆作隨意事父曰善哉隨汝意作其女即取刀子及針金銀珍

寶種種異物奉施尼衆爲隨意事即於衆首合掌禮拜而發誓言願我以此於尼衆中敬心福施所有善根於未來世令我獲得大慧大辯具足聞持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往時女者即明月是由彼昔日於尼衆中行刀子等所有善根復發弘願願我未來得大辯才聞持具足由彼業緣今受斯報又於迦攝波佛特出家修行爲苾芻尼乃至盡形持戒無缺竟無所證時親教尼於彼佛法中聞持第一時彼弟子發如是願我親教師於此法中總

廿六

十

持第一如佛授記於未來世人壽百年有佛出世名釋迦牟尼於彼法中我當出家佛亦記我於尼衆中總持第一由昔願力今受斯報汝等應知若純黑業得純黑報廣說如前是故汝等應當修學

緣處同前有少年苾芻共老苾芻人間遊行至室羅伐時老苾芻向鹿子母舍少者詣給孤獨園於一苾芻請爲依止住少多時白其師曰阿遮利耶我於彼寺安置衣鉢暫往取來報言子隨去速來答言彼無他事尋即旋

歸禮足而去既至彼已衆先有制若於一宿無依止師即不應住便詣苾芻而爲依止既至天明情欲歸去到師房所扣門而進白言敬禮阿遮利耶四大安不師曰不安彼便念曰師今有疾我即棄去是所不應世尊由斯制須依止互相瞻視我今宜住待差日大當行即便供給病遂瘳損白言觀察卧具我今欲去報言子汝無關乏不答言我無關乏然我本心不擬住此但爲暫來取自衣鉢此衆有制假令一宿亦須依止我懼衆法請作依止見

師有病我作是念師有疾病我今棄去是所
非宜具陳其意師曰善哉善哉具壽共住門
人於親教師及執範師共相瞻侍應如是作
若有諸餘共住門人於二師處亦應如是增
長善法如蓮花出水斯爲善事汝當好去常
爲謹慎勿作放逸遂禮師足奉辭而去漸至
給園到其師處合掌禮敬師言善來具壽何
故遲遲彼便以事具悉白知師曰善哉具壽
汝能如是於其師處敬重相看能令善根日
夜增長如蓮處水師作是念爲前依止爲更

授耶苾芻白佛佛言有緣暫去即擬還來宜
依舊師無勞更授

緣處同前有一苾芻專修靜慮有小苾芻請
作依止即便爲作生如是念如佛所說寧作
屠兒不與他出家及受近圓而不教誡共住
既爾門人亦然我修禪寂無緣教授宜付餘
人令教讀誦詣一苾芻報言具壽教此讀經
答曰共立要期我當教讀若有乏少能供承
者我不相違答言若有闕少我自供給即便
教讀後於異時彼便染患其依止師如法供

給遂便瘳差其依止師復自染患彼不迴顧
瞻察其師如是至三竟不看侍報言汝去別
求依止答曰蒙作依止是事流思一無闕乏
今何驅遣報曰汝無闕乏我有闕乏汝之病
苦我自供承我病至三不曾迴顧汝作如是
不恭敬事若有與汝作依止者可於彼住彼
聞默然不能致答苾芻白佛佛言於依止師
可爲供侍當觀師主與父母無異違者得越
法罪時有教讀阿遮利耶身嬰疾病受法弟
子不爲瞻侍及其病差還來問經師曰汝去

廿六

十二

我身病苦曾不相看誰復更能教爾習讀可
覓餘人共相指示復便無對苾芻白佛佛言
於依止師應爲供侍於教讀師亦爲供給者
後於異時依止教讀二俱染患不知於誰而
爲供給苾芻白佛佛言若其能者二俱看侍
若無力者可供依止若無教讀隨處得住若
無依止不合停居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與他出家并受圓具即
便棄擲人間遊行彼弟子不以衣食及法而
相攝養此便於餘而求依止其師即以衣食

法共相資助如世尊說有四攝事布施愛語
利行同事時彼門人於其師處倍生敬重情
無捨離後於異時其親教師遊行事周還來
給菟少年苾芻皆起迎接其年老者咸唱善
來彼舊弟子見不起座諸苾芻告曰見尊者
來少皆迎接老唱善來因何汝今見本師來
身不移座豈成合理答曰豈彼於我出家近
圓能以衣食及法共相資助令我憶念見而
迎接苾芻報曰勿作是語如佛所說若復有
人依託師主於佛法中剷除鬚髮而披法服

廿六

十三

以淨信心出家修行後人於師乃至盡壽四
事供養未能報恩汝作是言非爲應理彼便
默爾苾芻白佛佛言弟子門人繞見師時即
須起立若見親教依止即捨如佛所言見親
教師即捨依止者諸苾芻不知云何如下具
說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與一少年而爲依止經
半月已至長淨時來到師處白言阿遮利耶
我今敬禮有所請白欲守持長淨師言賢首
何因我得是汝之師彼云我以阿遮利耶而

作依止師曰如汝傲慢不相敬重誰與依止
隨汝意去別覓餘師彼便默然苾芻白佛佛
作是念由諸苾芻日不三時禮敬師主有如
是過是故應知弟子門人每日三時須就二
師而申禮敬即告諸苾芻曰是故汝等弟子
門人每日三時應就二師而申禮敬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與一少年而爲依止思
養供給愛念如子時彼弟子遇有他緣須向
餘處白其師曰阿遮利耶請爲觀察房舍卧
具我今欲向人間遊行師言子無關乏不答

言阿遮利耶我無關乏然欲人間隨處遊歷
不久還來報言子去若於中路生追悔者即
可迴來白言甚善奉教當還至中路已便生
追悔作如是念我依止師有所須者悉皆供
給我棄他行不爲應理今可迴歸遂却還住
處師見問曰汝今覆來有所遺忘廿六答言我無
遺忘然我路中作如是念我依止師有所須
者悉皆供給更求何事在外遊行爲此還來
師言甚善師復生念即舊依止爲更與耶苾
芻白佛佛言若依止師有心顧戀門人無顧

戀心是則名為不捨依止若依止師無顧戀心門人有顧戀心此亦名為不捨依止若二人俱有戀心亦不名捨若二人俱捨名失依止

緣處同前有一苾芻為衆導首有多少年來從習讀師於異時忽染時患諸習讀人曾不看侍如是至三皆不顧問後時病差弟子皆來請其師曰教我自讀或云教誦師言具壽我三染患汝等無人迴顧看我若有見汝如此傲慢能相教者可就於彼而為讀誦苾芻

白佛佛言教讀誦師亦應瞻侍彼悉皆作便廢善品佛言應為番次是時有一老瘦苾芻先就依止餘人報曰老人明日當番答言何故於師作直供給汝等安隱我常侍養諸人報曰斯為善事如佛所說若看病人即是看我汝善丈夫隨意當作彼便供給因斯病差來請師曰教我讀經報言且住未至汝番後請師曰教我闇誦答曰未至汝番答其師曰看承供給是我當番請誦授經餘人巡次宜當好住我出他行師言且住有所須者我皆

廿六

十五

爲作彼便默爾苾芻白佛佛言常供侍者不得同餘勿令有廢次及餘人時有二人一聰一蒙授聰者時以其文長蒙便事闕佛言應更次授

緣處同前六衆苾芻向門徒舍出牀令坐六人同坐其牀遂破一時大笑餘苾芻見告言具壽作斯非法不知慙恥仍更大笑彼共答曰我豈飲酒噉葱蒜耶報曰此亦不久必當見作問曰我何非法答曰豈可不見牀重破耶答曰豈可木盡巧匠身亡彼便默爾苾芻

白佛佛言不應一牀六人同坐彼遂五人還同前過四人亦爾佛言不應四人若於一牀三人得坐若大木枯兩人同坐小者唯一違者得越法罪

第四門第曰子攝頌曰

養病除性罪 將圓不昇樹 王臣不受戒
斬手不應爲

緣處同前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如佛所說若見病人應供給者用何等物而爲供侍佛言鄔波離但除性罪餘清淨物隨意供給

緣處同前時具壽鄔波難陀有一求寂欲受
近圓師即為喚作羯磨師及屏教者并餘七
人遂將求寂并持座物先至壇中灑掃田地
敷其座席諸人未來鄔波難陀左右顧眄見
樹開花即命求寂汝可取花行與僧衆彼便
廿六
昇樹墮地傷手廢闕近圓苾芻白佛佛言汝
十六
等應知如轉輪王第一太子將受灌頂次當
王位於此時中倍加守護欲近圓人亦復如
是善加愛護是故不應令將近圓人輒昇高
樹令昇樹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名曰廣大是勝光王之
所委寄曾於一時因有過失被王訶責長者
便作是念凡是國王難久祇承宜應遠避我
今可去求作出家如是念已詣逝多林六衆
苾芻恒令一人在門邊住時鄔波難陀住在
門首見廣大來即以美語告言善來何故難
覩猶如初月答言大德豈可不聞世人有語
希逢致敬數見便輕問言廣大何緣得來答
言聖者凡是國王難久承事今雖得意終致
滅身我欲出家頗能濟度報言賢首能發此

心極爲善事凡出家者有五勝利廣如上說
諸佛聲聞及諸智者共所稱讚今正是時即
便引去與出家受圓具時勝光王問諸羣臣
不見廣大爲遇病耶答言彼無患疾大王訶
責因斯即去詣逝多材而爲出家王曰誰作
斯事答言聖者廿六鄔波難陀王聞此語十七心懷瞋
恨令使往報聖者我所訶者即度出家今可
度我及惡生太子勝鬘行雨皆與出家可自
稱王統領城邑使者至寺具說王言鄔波難
陀聞王此語報使者曰汝持我語報汝國王

可來至寺并將惡生勝鬘行雨悉與出家我
當作王此亦何損豈我就宅該誘廣大令其
出家彼自來求我便濟度隨時利益獲福無
邊王聞此語更起譏嫌時諸苾芻以緣白佛
佛作是念度王大臣有如是過是故不應輒
度此等告諸苾芻曰汝等當知鄔波難陀是
愚癡人度大臣廣大令王起嫌是故苾芻不
應度大臣出家見來求請應須詰問汝非王
臣不若不詰問與出家者得越法罪佛旣制
已時有外國人來無人委識又本國王元未

聽許至苾芻所求請出家皆生疑慮不與出家佛言若有此輩外國之人應與出家勿生疑惑

緣處同前具壽阿難陀曾於一時新剃鬚髮於晨朝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行至街衢有一婆羅門是大學士於好顯敞高堂之處教授五百婆羅門子讀四明論時彼博士傲慢自高不存禮節情懷毒害輕憊於人見尊者阿難陀已命弟子曰汝能以手擢此禿沙門頭不答言我能時彼弟子承其師命即便以

拳擢尊者頭時阿難陀四望顧視婆羅門更加瞋惱復令弟子更打其頭尊者念曰我何顧瞻宜可默去既至逝多林飯食訖洗鉢已告諸苾芻具壽不應往某街巷處問曰有何過患答曰彼有婆羅門稟性毒害不閑禮節教諸弟子讀誦明論令一弟子拳擢我頭苾芻問曰汝何愆犯致彼瞋恨答曰我是無過亦是有過問曰其事云何答曰我元無過後是令擢頭由我顧瞻重更來打先是無過後是有過時鄔波難陀聞已問言尊者作何言說

廿六

十八

答曰有片許事鄔波難陀曰我向略聞願更重說即爲具說時鄔波難陀即三點頭口中唱話作如是念我今自解治彼小人使剃頭人逆順淨剃揩摩以油於晨朝時著衣持鉢入室羅伐城漸次至彼婆羅門教學之處彼有餘事未覩茲易時鄔波難陀即在其前經行來去婆羅門見命一弟子曰汝去擢彼禿頂沙門鄔波難陀聞是語已告婆羅門曰汝無知物何用遣他不自來打婆羅門發大瞋心即便自去拳打其頭鄔波難陀即捉其臂

報言癡物阿難陀被汝所打我今將汝共至王邊便捉其臂牽曳前行婆羅門發聲大喚弟子俱來復捉一臂共相牽挽餘人續來並皆曳去鄔波難陀有大氣力牽婆羅門及五百弟子皆至王門六衆法爾若懷忿怒至王門時王殿遂動王親相已報左右曰出門觀察豈有聖者六衆來耶即便出觀見鄔波難陀將五百婆羅門子俱到門所還入白王聖者鄔波難陀今在門外王言喚入彼便面見問言大王向使聖者阿難陀不出家者合受

廿六

十九

何位王言聖者當作力輪王王作何人答言
我爲從者又曰王先有制觀諸苾芻猶如太
子觀苾芻尼事等妃后是事放免不並餘人
王於我等俱生愛念然有婆羅門違王教勅
輒以拳打聖者阿難陀頭彼復懷瞋亦打我
頂其事合不王聞大怒告近臣曰卿今可去
斬婆羅門手大臣即將婆羅門到街巷處告
衆人知時彼父母并餘親族及諸知友悉皆
來至悲啼雨淚發聲號哭作如是語苦哉我
子苦哉我子皆共前行白法官曰善哉大臣

我子有愆王令斬手旣犯國憲非是枉刑然
婆羅門以右手活命若斬左手斯誠曲恩大
臣聞之即斬左手後於異時婆羅門手瘡漸
差遂掩左手舉右臂點節誦書鄔波難陀遙
見舉手倍生忿怒還至王所白言大王爲王
之法勅令無違斯成快樂王雖知國無如是
事報言聖者我有何事答言前時出勅斬婆
羅門手彼手現金王喚臣來問言婆羅門何
不斬手答言斬訖若爾聖者鄔波難陀見爲
諸人舉手教讀大臣白言見彼父母悲啼相

勸諸婆羅門右手爲活幸當截左爲此即便
截其左手王言爲彼父母截其左畔今由我
勅更截右邊即便往斬時婆羅門既無兩手
垂臂而住後時鄔波難陀在傍而過問言何
故垂手不同昔日來打我頭彼聞懊惱默無
所對時諸婆羅門長者居士并諸人衆皆生
譏恥作如是言沙門釋子無有慈悲遣行刑
戮作苦切事截他人手苾芻白佛佛作是念
苾芻斬他手時有如是過是故苾芻不應斬
截他人手足告諸苾芻曰鄔波難陀愚癡之

人作非沙門法所不應爲於我法中出家捨
俗作斯惡業若有苾芻斬人手足者得吐羅
底也罪是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大德
以何緣故具壽阿難陀護彼婆羅門鄔波難
陀意存酬報佛言非但今日阿難陀起擁護
心鄔波難陀行酬報事斬截其手汝等當聽
乃往古昔於一園中花果浴池在處充滿時
有隱人依止而住唯食根果飲水自活但著
皮衣更無所願於果樹下跏趺而坐思量法
義上有獼猴攀果令落打破彼頭爾時隱人

也切
板
帛
切口
候
柵
測
切戟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八五册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八五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七

七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第四門第五子攝頌曰

旃荼蘇陀夷 大衣暫時用 師謨婆蘇達

取鉢已物想 阿市多護月 賊想取自衣

此頌與廣釋盜戒不異故更不出尋彼可知

第四門第六子攝頌曰

猪蔗多羅果 毛毯黑喜還 安置刀子針

不用瑠璃器

緣處同前時當儉歲有竊盜者偷得他猪往

閤林中殺而噉食骨及頭蹄棄擲而去六衆
常法晨朝起已昇寺閤上四方瞻顧若遙見
有烟羣鳥亂下即便相命若往觀看既見閤
林烟揚鳥下遂相告曰難陀邬波難陀彼處
定有可噉之物我等宜往或有所得至彼便
見猪骨頭足共相謂曰糞掃之物斯爲足矣
可煮而食即便自煮是時猪主尋蹤遂至見
其煮肉報言聖者著大仙服作此非宜報言
賢首若我得作殺生事者豈可不能取好麀
鹿上妙之肉而充食耶何容取此猪骨頭足

自煮而食有人盜得好肉已餐餘骨頭蹄是他所棄充糞掃物於我何辜彼言聖者然出家人不應作此可惡之事苾芻白佛佛言不應如是取糞掃物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盜者取他甘蔗中間食訖根梢棄去六衆行見遂相告曰尊者多有糞掃物可共收將即便收取時甘蔗主尋蹤來至見彼六衆共收殘蔗報言聖者著大仙服爲非法事答言賢首若我得爲偷盜事者豈可不能取好甘蔗隨意噉食而復取他所棄之

物然此甘蔗有人盜來食好棄惡我等收取斯有何過彼言聖者此譏嫌事非出家人之所應作苾芻白佛佛言不應如是取糞掃物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盜者取多羅果往閻林中好者選食惡者棄去六衆因行見此遺物事同甘蔗乃至彼俗訶責苾芻白佛佛言取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此城中市賣香童子有好毛毯極生愛樂不同餘物後因染患雖加醫療無

効將終遂集諸親告言我亡之後勿以火焚
將此毛毯纏裹我身棄於林野現在諸親共
安慰曰汝不須怖豈遭病者並悉身亡不久
之間自當平復然命盡難留奄然氣斷由於
毛毯生重愛故捨命之後生大癩鬼中時彼
親族以五色彩粧飾喪輿毛毯纏屍送至林
處苾芻見已告屍林苾芻黑喜曰具壽有賣
香人因病身死以好毛毯用裹屍骸棄在林
內是糞掃物可往取之彼便疾往詣屍林所
取其毛毯時彼非人即便起屍堅捉其毯作

如是語聖者黑喜勿取我毯凡屍林人多有
曾膽便報鬼曰癡人汝由愛毯生餓鬼中今
更欲往捺洛迦耶汝今宜放黑喜愛著共鬼
相爭以脚踏之強牽而去往逝多林時彼屍
鬼更增瞋恚隨逐不放報言聖者還我毯來
彼不採錄便入寺中然逝多林多有天龍藥
叉諸大神祇之所守護此鬼薄福不敢前行
於寺門前啼叫而住佛知故問阿難陀曰何
意門前非人啼泣即白佛言有黑喜苾芻取
彼毛毯佛作是念看此非人深生愛著若不

得毯必嘔熱血因即命終告阿難陀曰汝即宜去報彼黑喜還非人毯若不與者嘔血而死既與毯已令使前行到彼林中報言汝卧後以毯蓋時阿難陀宣教語彼黑喜苾芻廣如上說乃至後以毯蓋黑喜聞已告阿難陀曰如佛所教不敢違越即報鬼曰愛毛毯者可在前行至林遣卧隨言即卧以毯蓋上時彼非人便以脚踏黑喜苾芻喜有大力僅得免死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應隨宜輒取屍林處衣亦復不應作如是與若取衣時從足

向頭若與衣時從頭向足苾芻當知屍林處衣有五過失云何爲五一惡彩色二臭氣三無力四多虱五藥叉所持若其死屍身無瘡處不應取衣聞佛制已六衆即便將狗而去不信見譏問言聖者仁將犬去向彼空林豈殺畜耶苾芻白佛佛言不應將狗隨去便以刀傷損而取其衣佛言不應如是若有蟲蟻損傷身者後當取衣彼得衣已隨便即披佛言不得即披可七八日置叢林中待風日吹曬已然後浣染方可披著即披入寺旋禮制

底苾芻白佛佛言屍林苾芻所有行法我今
應制屍林苾芻披死人衣不得入寺不禮制
底若樂禮者離一尋外不受用僧房及牀敷
等不入衆坐不爲俗人宣說法義不往俗家
若有緣須至者應立門外主命入者答曰我
住屍林若言我今獲大福利幸蒙聖者勝杜
多人來過我舍聞如是語即應入舍不坐牀
座若喚坐者答曰我住屍林若說難遭即應
爲坐勿致疑惑屍林苾芻不依教者得越法
罪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所有刀針隨處安置被
垢所損苾芻白佛佛言不應隨處安置應安
針氈苾芻不解如何當作佛言應用氈片或
於布帛灸黃蠟拭方裹刀針即不生垢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彼先停貯假
瑠璃器有尼渴逼欲求水飲詣彼尼所問言
聖者我爲渴逼與瑠璃器欲將飲水報言此
即是器汝可持用用時墮地便破後於異時
吐羅難陀憶所借器即從彼索還我器來彼
言聖者手執不牢墮地打破別造當還答言

與我舊物如是多時故相煩擾告諸苾芻苾芻白佛佛作是念尼於瑠璃器飲水有如是過故尼不應於此器中飲水噉食若受用者得越法罪

第四門第七子攝頌曰

寺中應遍畫

廿七

然火并洗浴

鉢水不蹈葉

五

連鞋食不應

緣處同前給孤長者施園之後作如是念若不彩畫便不端嚴佛若許者我欲莊飾即往白佛佛言隨意當畫聞佛聽已集諸彩色并

喚畫工報言此是彩色可畫寺中答曰從何處作欲畫何物報言我亦未知當往問佛佛言長者於門兩頰應作執杖藥叉次傍一面作大神通變又於一面畫作五趣生死之輪簷下畫本生事佛殿門傍畫持鬘藥叉於講堂處畫老宿苾芻宣揚法要於食堂處畫持餅藥叉於庫門傍畫執寶藥叉安水堂處龍持水瓶著妙瓔珞浴室火堂依天使經法式畫之并畫少多地獄變於膳病堂畫如來像躬自看病大小行處畫作死屍形容可畏若

於房內應畫白骨髑髏是時長者從佛聞已
禮足而去依教畫飾既並畫已時有不作意
苾芻隨處然火烟熏損畫苾芻白佛佛言我
聽苾芻作然火堂若有須者於此然火非於
餘處作者得越法罪時有病人要須然火於
房簷下不敢輒然佛言可寺外或寺中庭然
待烟盡方持火入

緣處同前苾芻於簷下洗浴濕損壁畫佛言
不應爾可於寺內近一角頭面向佛像而為
澡浴或可別作洗浴之室室中有泥佛言安

甄應為水竇若有不淨時時洗決或近水渠
為澡浴事

緣處同前於此域中有婆羅門其子遇患至
醫人所問言我子有如是病幸為處方其人
信敬報言仁可向聖眾處乞取鉢水用洗身

形必當得差時婆羅門聞已便去廿七往給園中

六眾在門鄔波難陀見婆羅門報言善來何
現遲遲猶如初月彼言畔睇聖者我實希來
今幸相見若數來者仁生賤心問曰仁何故
來答言聖者我子病重往問醫人彼言可乞

聖衆鉢水洗得病除我故來乞幸願施與鄔
波難陀報言且住我爲取水即便入寺食已
洗鉢取殘飯麩菜餅果雜葉以水和攪持出
寺外報婆羅門曰此是鉢水汝可取用彼言
聖者我兒寧死豈能將此不淨之物用洗身
耶鄔波難陀曰如汝信心堅固成就其子亦
應得病瘳損時婆羅門深生輕賤苾芻白佛
佛作是念由將惡物置在鉢中有如是過是
故我今告諸苾芻不以惡物置於鉢內若有
作者得越法罪然諸苾芻授他鉢水所有行

法我今當制先可三遍淨洗其鉢盛水滿中
以佛經頌呪之數遍然後授與若不作者得
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每食噉時替鉢之葉便
以脚踏俗旅見譏沙門釋子實不清淨安鉢
之葉脚踏而食苾芻^{廿七}白佛佛言^七苾芻不應蹈
葉而食作者得越法罪

佛在廣嚴城時有苾芻著革屣食俗旅譏云
沙門釋子食不清淨佛言不應如是著革屣
食作者得越法罪時諸病人脫去革屣食便

增病佛言若病人可脫革屣踏上而食

第四門第八子攝頌曰

無鉢度大賊 安居無依止 五年同利養
負重不應爲

緣在室羅伐城鄔波難陀度一弟子無鉢可
與衆人食時各自洗鉢置於淨處出行禮塔
新出家者見鉢便念此有閑鉢我今將去食
後當還即便欲取上座阿若憍陳如鉢餘人
報言具壽此是尊者鉢汝不應將復更取餘
尊者馬勝賢善等鉢苾芻問曰汝無鉢耶

言我無誰先無鉢度汝出家答曰鄔波馱耶
鄔波難陀與我出家苾芻譏恥除彼惡行誰
不與鉢令他出家苾芻白佛佛言不應無鉢
與他出家作者得越法罪凡欲與他爲出家
者先當與辦所須六物三衣敷具鉢及水羅
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知其無鉢與受近圓
成近圓不佛言成受衆得越法罪時有苾芻
以其小鉢或絕大鉢或以白鉢與受近圓成
近圓不佛言成受衆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大賊偷他物時主旣覺已棄

物逃走往逝多林道行既困止一樹下掌頰而住時鄔波難陀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於路見賊問汝何人答曰我是貧人問言若爾何不出家答曰說我情事方論出家我是大賊誰當攝受答曰世尊教法慈念為先誰不悲憐共相引接汝須發意我與出家善哉聖者我今出俗鄔波難陀即與出家并受圓具報言賢首豈見於鹿能養鹿耶室羅伐城處所寬廣即是祖父所行之處宜當乞食以自供身聞是語已於日初分執持衣鉢

入城乞食巡歷之時彼諸俗人咸皆憶識遂相告曰此是大賊今得出家復共譏曰善哉沙門釋子知是大賊亦與出家白日巡家諸知處所夜便作賊竊取他財苾芻白佛佛作是念度賊出家有如是過告諸苾芻曰若是大賊勿與出家度者得越法罪時有苾芻不知是賊而不與出家遂作難緣乖出離道佛言若知是賊不與出家若不知者隨意當與若有人來求出家者應先問言汝非大賊不問出家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住處有一苾芻多有門人而
來依止此師命過無依止人共相謂曰我旣
無依欲何所作苾芻白佛佛言彼諸門人應
更求覓有德之人供給好房放免知事侍人
卧具咸令無闕若得者善必其無者時諸苾
芻不應於此處經第二裏灑陀違者得越法
罪復有苾芻於一住處欲爲依止其依止師
忽然命過諸人議曰我欲如何白佛佛言此
等亦可求依止師同前供給若得者善若其
無者苾芻於此不應爲夏違者得越法罪復

有苾芻於一住處作前安居有一依止師遇
患身死諸人議曰我欲如何白佛佛言應可
求覓依止師同前供給若得者善若其無者
時諸苾芻應向餘處求依止師而爲後夏違
者得越法罪復有苾芻依止一師作後安居
師遂身亡佛言可於兩月共相檢察謹慎而
住過兩月已有依止人同前供給若其無者
不得更過第二長淨可向餘處求依止師違
者得越法罪復有苾芻於一住處出家圓具
本師身死不知如何佛言所有事業皆悉同

前依止師作如有違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於一聚落有大長者造一住處眾事具足捨與四方僧伽後於異時被官拘執苾芻聞已棄寺他行有三寶物被賊偷去長者得脫苾芻知已還來相問長者先知棄寺

而去失受用物長者白言何因聖者棄寺他行答曰我聞長者爲王所執心生惶懼遂即逃奔答曰我雖被禁餘有宗親豈皆拘執彼能供給何事忽遽彼聞默爾苾芻白佛佛言不應逃走應問寺主所有宗親寺主被拘仁

等頗能相供濟不若能者善若不能者五歲以來隨緣乞食守護而住寺主脫者善若不脫者於隨近寺五年之中同一利養別爲長淨應作羯磨敷座席鳴犍椎言白告已大眾皆集令一苾芻作白羯磨應如是作

大德僧伽聽今某住處造寺施主若爲王若廿七爲賊之所拘執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此住處與某住處於五年中作同利養別長淨白如是次作羯磨大德僧伽聽今某住處造寺施主若爲王若爲賊之所拘執

僧伽今此住處與某住處於五年中作同利養別長淨若諸具壽聽此處彼處於五年中作同利養別長淨者默然若不許者說僧伽已於此處彼處於五年中作同利養別長淨竟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若滿五年主來者善若不來者乃至十年如是應作同利養別長淨主來者善若不來者所有卧具及諸雜物寄隨近寺牢閉寺門隨意當去若主來時所寄之物悉當還彼若還者善不還者苾芻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六衆苾芻身擎重擔俗旅見時便生譏笑我等俗人有父母妻子王官人事共相養育自身負擔正是其宜仁今爲誰作斯勞苦彼聞默爾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應身持重擔作者得越法罪是時六衆聞此制已廿七即於頭背腰髀而擎重擔還招譏醜不應如是擎持重擔作者得越法罪十一第四門第九子攝頌曰
四依求六物 賊盜苾芻衣 委寄五種殊
須知染方法

緣處同前時有婆羅門欲求出家往逝多林
既入寺已見諸苾芻執錫持鉢欲行乞食彼
見苾芻作如是念我今問彼何處行耶問言
聖者欲何處去答曰我行乞食問曰豈諸苾
芻皆乞食耶答曰諸有大德衆所知者多諸
施主持食來施無知識者自行乞食彼作是
念我若出家還同乞食有何殊異來投釋子
不免劬勞復作是念我今更可問餘苾芻唯
依乞食而作出家爲更有餘事即詣餘人所
彼既見已問言何故仁今得來答言聖者有

事須來今欲請問仁等何依而爲出家答言
善問且當安坐吾爲汝說其人心欲希求出
家禮已而坐苾芻報言於佛法中爲出家者
有四依事出家近圓成苾芻性云何爲四佛
告苾芻著糞掃衣清淨易得乞食活命在樹
下居用陳棄藥清淨易得依此出家成苾芻
性時婆羅門聞是語已報言聖者誰能依此
而爲活命我之本意求覓出家見此難行我
今辭去遂與出家近圓爲大障礙苾芻白佛
佛作是念未出家人先告四依有如是過由

此苾芻見未出家未近圓者不應爲彼說四
依法若近圓後方可爲說預先說者得越法
罪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娶妻未久便誕一男年
漸長大其父瞋責便作是念父難承事宜可

出家便往逝多林時鄔波難陀見而問曰何

廿七

十二

故得來答曰我欲出家報言斯爲善事如佛
所說夫出家者有五勝利廣說如前佛所讚
歎然出家者須得六物問言何者爲六答曰
三衣鉢盂水羅敷具報言我無鄔波難陀曰

汝今且去我爲方求所須六物彼辭而去知
父已棄不歸本舍往親眷家親屬知是長者
之子欲求出家便不放去即爲娶妻具壽鄔
波難陀求得六物後於異時入城乞食見彼
童子報言賢首我得六物汝今可來當爲出
家答言聖者我亦求得所須六物問曰如何
六物答曰所謂眼耳鼻舌身意鄔波難陀問
曰此是何物彼即答曰我諸眷屬爲我娶婦
具足六根由是我今不能出家以此因緣遂
與出家近圓爲大障礙苾芻白佛佛言從今

已後若貧人來欲出家近圓者應可爲借所
須六物何以故於善法律出家近圓成苾芻
性實難遭遇既近圓已後自經求還他本物
緣處同前時有衆多苾芻人間遊行中路遭
賊劫奪苾芻所有衣物往逝多林賣所盜物
被奪苾芻亦至林所見自衣鉢悉皆識認即
廿七
皆大聲告諸人曰捉賊捉賊我等衣鉢是此
劫來踴聲遠聞賊便走散苾芻各各自取衣
鉢隨處而住作如是念此等諸物更合取不
苾芻白佛言不應驚彼其所劫者即是彼

物如佛所言其所劫者即是彼物者復有苾
芻人間遊行賊奪其物賊手觸著苾芻衣鉢
苾芻便棄遂於衣鉢廢闕受用佛言苾芻失
物不應造次即作捨心乃至其賊心未安隱
作屬己心來見時應取復有苾芻同前遭賊
賊詣給園賣其衣物苾芻見衣悉皆憶識執
捉其賊將付王家即便枷棒打拷楚毒受衆
苦惱苾芻白佛言不應將賊付彼官人可
爲說法從其乞物若不與者應還半價若仍
不與應全與直何以故成就衣鉢卒難可得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用牛糞土及以齒木并雜染汁行出外時無顧戀心棄擲而去時諸苾芻雖見棄去有疑惑心皆不敢用遂便爛壞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作親友想用凡是親友可委寄人有其五種一者心相愛愍二者近爲得意三者是所尊重四者久故通懷五者聞用已財心生歡喜此五人物雖不問主用時無咎又復觀知他所棄物作無主想用亦無過

緣處同前佛許染衣便於寺外露地及經行

處而爲染作被塵土汗及風雨濕苾芻白佛言可於寺內而爲染作寺內染時染汁墮地猶如血色俗人見時作如是語聖者此處殺牛羊耶答曰非殺衆生是染汁墮地報言聖者染汁墮地何不掃除佛言可於染處牛糞及泥塗拭廿七令淨彼遂重塗損十四石灰地處可以水洗餘處應塗若違者得越法罪

第四門第十子攝頌曰

須知栽樹法 賊毯作神通 若得上帔衣

不應割去纏

緣在王舍城竹林園中爾時世尊於勝身山
今天帝釋得見諦已其影勝王即於此處建
大法會盡摩揭陀所有人衆悉皆雲集山無
樹木人衆聚時爲熱所困報苾芻曰善哉仁
等可於此處栽植樹陰答曰世尊未許報言
賢首有何違處苾芻默然佛言我聽種樹苾
芻種樹便棄而去其樹便死時諸人衆至第
二年還來集會同前熱逼問言聖者先栽樹
耶答曰已種今何故無報言種了棄去不爲

防守致使摧殘復多枯死俗人曰仁等初生
父母若不將養必當損壞樹須將護待大方
行苾芻白佛佛言不應種樹即棄他行苾芻
不知云何養護冬月恐損應以草蓋野火便
燒佛言當於四邊壘塹遮護復爲熱傷佛言
應通窻穴夏雨如箭停水爛壞佛言夏時可
除園壁應通水穴其樹未大棄去同前致損
苾芻白佛佛言種樹行法我今當制若是花
樹花發隨行若是果樹著子方去時有苾芻
有要緣務事必須行不知云何佛言應委守

國人及親友者隨意而去

緣處前時北方健陀羅王附上毛毯與影
勝王王既得已將奉尊者畢隣陀婆蹉尊者
便披向阿蘭若賊聞此事王得毛毯與尊者
披在阿蘭若共相議曰此是好物我等如何
一人報曰可行奪取餘更何云即便夜至阿
蘭若處杖扣其門尊者問曰汝是何人答言
聖者我是賊徒問曰欲何所覓答曰欲取上
毯若如是者窻中舒臂賊便展手是時尊者
作念加持勿令此毯被截被燒出莫令盡其

賊遂即抽出一邊拔之不已便成大聚不知
窮盡遂以刀割刀不能傷復以火燒火不能
著告言聖者畢隣陀婆蹉何因惱我答言癡
人汝不惱我我何惱汝盡汝勇健努力拔取
我終不放賊相謂曰尊者有大神通我非彼
敵宜當逃竄勿被王收便棄毛毯滅影而去
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披上毯住蘭若中有
如是過告諸苾芻曰畢隣陀婆蹉所作非理
披此上毯住蘭若中是故苾芻不應披此上
價之毯住曠野中若有作者得越法罪若有

蘭若苾芻得斯好毯應著村中令人守護復有蘭若苾芻得他好毯寄在俗舍身往林中遂被蟲食佛言不應如是於其衣內安苦蓼葉或安阿魏或苦棟葉此等若無應安架上時時曬曝

緣在室羅伐城給孤長者常來禮佛及諸尊者時屬寒天見諸苾芻躡脊而卧長者既見不修善品隨處而眠問言聖者世尊之教一向專修何故聖者棄其善品隨處而卧答言長者我忍寒苦何暇專修長者聞已禮而辭

去既至宅中以五百張白氎衣帔持來寺內奉施僧伽苾芻得已截其縷纒染以赤石隨意而披長者後來於諸房門觀其帔氎悉皆不見問言聖者我施帔物今何不見苾芻以事具答報言聖者我以如是勝妙上帔因何割壞唯願留纒受用苾芻白佛佛言僧祇之物不應割纒直爾而用割者得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七

音釋

辜

古胡切
罪也

癭

頸於郢
瘡也切

諳

烏舍切
悉也

纒

求位切
織餘也

壘

古力切
壘也

輒

未燒
磚也切

竄

七亂切
匿也

躡

脊

躡

巨貪切
資昔切

背

曲脊也
呂也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八五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八

廿八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第五門總攝頌曰

焚屍詰三轉 捨隨我身亡 界苾芻不應
不合五皮用

第五門第一子攝頌曰

廿八

焚屍誦三啓 目連因打亡 不應廣大作
多獲諸珍寶

緣在室羅伐城逝多林時此城中有一長者
娶妻未久便誕一息年漸長大於佛法中而

爲出家遇病身死時諸苾芻即以死屍并其
衣鉢棄於路側有俗人見作如是語沙門釋
子身亡棄去有云我試觀之見已便識報諸
人曰是長者子各共生嫌於釋子中爲出家
者無有依怙向若在俗諸親必與如法焚燒
苾芻白佛佛言苾芻身死應爲供養苾芻不
知云何供養佛言應可焚燒具壽鄔波離請
世尊曰如佛所說於此身中有八萬戶蟲如
何得燒佛言此諸蟲類人生隨生若死隨死
此無有過身有瘡者觀察無蟲方可燒殯欲

燒殯時無柴可得佛言可棄河中若無河者
穿地埋之夏中地濕多有蟲蟻佛言於叢薄
深處令其北首右脇而卧以草稊支頭若草
若葉覆其身上送喪苾芻可令能者誦三啓
無常經并說伽陀爲其呪願事了歸寺便不
洗浴隨處而散俗人見譏或言釋子極不淨
潔身近死屍身不洗浴佛言不應爾應可洗
身彼即俱洗佛言若觸屍者連衣俱洗其不
觸者但洗手足彼還寺中不禮制底佛言應
禮制底

緣在王舍城具壽舍利子及大目連於時時
中往觀地獄餓鬼傍生人天五趣巡行觀察
至無間獄時舍利子語大目連曰具壽宜當
爲此無間有情息猛焰苦時大目連聞是語
已即昇虛空於大獄上降注洪雨滴如車軸
獄中猛焰令空中雨隨處銷亡時舍利子見
是事已報目連曰具壽且止我滅其火答言
隨意時舍利子入勝解三摩地降注大雨令
無間獄地並成泥咸得清涼皆蒙息苦遂見
外道瞋刺拏由昔爲他說惡邪教報受大身

於其舌上有五百鐵犁耕墾流血見二尊者
報言大德仁等若往瞻部洲中傳我所說報
我門徒曰由我生時口說邪法欺誑他故彼
惡業力墮無間中於我舌上有五百鐵犁耕
墾流血受極苦惱然汝供養我本塔時我身
苦痛倍更增劇從此已後勿爲供養時二尊
者聞彼語已默然而受從地獄沒至王舍城
二人相隨共入城內便於中路逢諸外道並
是執杖推髻之流外道議曰我欲打彼沙門
釋子一人報曰今正是時然有過方打不損

物聽我且先問稱我意者善若不遂心打之
未晚舍利子在前而至問言必芻正命衆中
有沙門不舍利子作是思惟何心見問觀知
欲打即說頌言露形外道
自方正命
正命衆中無沙門 釋迦衆內沙門有
廿八
若阿羅漢有貪愛 即無凡小愚癡人
時彼外道不閑頌義報尊者曰汝讚歎我當
隨意去尊者即便順路而行尊者目連前業
將熟緩步而來外道既見問言必芻正命衆
中有沙門不若不豫觀雖阿羅漢智亦不行

答言汝等衆內寧有沙門如佛所說此是初沙門此是第二沙門此是第三沙門此是第四沙門除此已外更無沙門婆羅門但有空名說是沙門婆羅門而無其實如是我於人天之中及聲聞衆說無誑言作師子吼又復汝師瞋刺拏由在人中說邪惡法誑惑人故生無間獄受廣大身於其舌上有五百鐵犂耕墾流血受極苦惱彼寄我言我由人中說惡邪法誑惑衆生令墮惡趣受耕舌苦總報徒衆汝等更勿供養我塔每供養時我身苦

痛倍更增劇從此已後憶我言教諸人聞已便生忿怒作如是語諸人當知此禿頭沙門非但於我強論過失并我大師亦被誹謗今欲如何一人報曰直須熟打餘更何言豈不半章有過方打今既謗我大師斯爲巨過打便合理衆即以杖打尊者身遍體爛熟由如搥葦即便四散時舍利子怪其在後遲晚不來遂即往看見其形體碎如搥葦而布于地問言具壽何意如此答言舍利子此是業熟知欲如何舍利子言具壽豈非大師聲聞衆

中稱說神通最爲第一何乃至斯答曰業力持故我於神字尚不能憶況發通耶時舍利子以七條衣裹襮其身猶若瓔兒抱持至寺諸人驚集問舍利子尊者何緣身至如此答曰執杖外道打令爛熟遂緩下衣徐置于地時諸苾芻問舍利子廿八豈非大師四聲聞衆中說尊者目連神通第一答言實說仁等當知業力最大然大目連有大氣力以足右指蹴天帝釋戰勝之宮能令搖動幾欲崩倒於聲聞中如來讚說有大威力神通第一然由前

世業力所持於神字尚不能憶況發於通是時目連作如是念我以不淨無用之身親於佛邊而爲給侍奉行教命隨力隨能無有違犯於佛教主少酬恩惠誰於德海盡能報謝我於此身不能荷負無邊苦器深生厭離當求寂靜無宜久停即留命行捨其壽行時有苾芻未得聖道者見是事已極生憂惱起出離心即往林中阿蘭若處受下卧具少欲自居屏棄人間專修寂靜于時王舍城中并餘住處人皆普聞執杖外道共打聖者大目軋

連遍身肢節悉皆爛熟碎如槌葦時舍利子
自以衣裹猶若櫻兒持至竹園僅有殘命極
受苦痛不久將死時有百千大衆總萃竹園
諸臣白王執杖外道共打聖者大目犍連遍
身肢節碎如槌葦時舍利子自以衣裹猶若
櫻兒持至園中廿八僅有殘命極受苦痛不久將
死王既聞已深生痛惜便與內宮太子宰相
城內諸人悉皆雲集詣竹園中諸人見王即
便開路至尊者所涕淚橫流猶如大樹崩倒
于地執足號啼悲哽言曰聖者何因忽至於

此答言大王此是前身自作業熟知欲如何
王極瞋怒告大臣曰卿等即宜奔馳四散覓
彼外道若捉獲者置於空室以火焚燒尊者
報曰大王不應作如是事我先作業猶如瀑
流注在於身非餘代受王報臣曰若如是者
上命難違若捉得時應令出國王又白言我
之所有皆奉聖者隨意受用王言聖者豈非
大師聲聞衆中稱說尊者神通第一何不飛
騰遭斯苦痛答言大王是大師說然業力持
我於神字尚不能憶況發通耶如來大師不

爲二語親說伽陀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我今受報知更何言時末生怨王以衣掩淚
命諸醫曰於七日中不令聖者遍身肢節平
復如故者我當奪汝現在封祿復令大臣躬
爲瞻養慇懃致敬禮尊者足奉辭而去時大
目連告舍利子曰具壽當知願垂恩恕願垂
恩恕我當涅槃舍利子聞而告曰我等二人
俱求善法同時出家同證甘露同歸圓寂舍

利子言當如是作尊者馬勝聞大目連身遭
苦楚來至其所而申慰問告言具壽當知

非山非海中 無有地方所 亦不在空裏

能避於先業 如影隨人去 無有安住者

善惡業不亡 無上尊所說

時大目連及舍利子^{廿八}即禮尊者馬勝^六足已右

繞三匝白言阿遮利耶

所作我已辦 今是最後辭 當入無餘依

清涼涅槃界

是時尊者馬勝告舍利子曰

汝所作事已成辦

能隨善逝轉法輪

今者樂欲入涅槃

世間法將燈明滅

彼醫人等既奉王命共相議曰王出嚴勅我欲如何一人告曰知何所爲聖者年尊被杖熟打猶如搥葦如何可治然此尊者有大悲力我等歸命彼自垂恩諸人曰斯爲善計即便共去詣尊者所禮足而白大王有教總命醫人於七日中不令聖者遍身肢節平復如故者我當奪汝現在封祿然聖者年尊加斯苦害難可平復唯願慈悲賜方便力令我封

祿不至削除時尊者報醫人曰若如是者汝去白王聖者目連滿七日已入王舍城次行乞食諸人喜辭共詣王所而白王曰聖者目連滿七日已入王舍城次行乞食王聞歡喜若實如是斯曰善哉滿七日已以神通力息除苦痛入王舍城次行乞食至大王宮門門人見已入報王曰尊者大目連今在門首欲見大王王聞語已不勝喜躍疾起敷座出至門首見尊者五輪著地慇懃禮已請尊者入就座而坐白言聖者尊體起居得平和不尊

者答曰大王應聽

我今何用膿血身

荷負衆苦無休息

今已除盡魃蛇毒

安隱當趣涅槃城

涅槃城中絕諸患

緣生衆苦悉皆無

佛及聖衆在中居

輪轉愚夫不能入

大王當知是我宿業必須受報身如搥葦無
可療治假使古大醫王不能痊復所有醫人
願皆釋放王曰皆放醫人王聞是已涕淚交
流起禮尊者足尊者告曰王勿放逸略說法
已即辭而去時舍利子入定觀察以何意故

具壽目連雖遭此苦入城乞食乃見將欲入
於涅槃尊者舍利子從見目連被打之後心
生悲戀遂嬰疾苦作如是念具壽目連若涅
槃者我住何爲我今宜可先入圓寂作是念
已至具壽阿難陀所辭別廣如經說次往世
尊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白世尊言

佛教我已持

隨力爲他說

聖衆已供侍

於身無愛心

勉勵自事終

已修涅槃行

身語意三業

依正道無差

我於生不愛

於死亦無憂

是故我涅槃

更無過此樂

作是語已佛告舍利子汝於如是殊勝法中
於後而來最初而去有何意耶爾時舍利子
合掌恭敬說伽陀曰

不忍見佛入涅槃 殊勝目連亦如是
如來法將今事了 故我於先證圓寂

今啓大聖人中尊 廿八 我今欲往本生處

爲諸親族說法要 當捨輪迴五蘊身

佛告舍利子汝欲涅槃白佛言世尊我欲涅槃
又問汝欲涅槃白佛言善逝我欲涅槃又
告舍利子若汝欲得入涅槃者諸行無常是

生滅法隨汝所欲我更何言時舍利子最後
禮佛合掌恭敬右繞三匝奉辭而去

次至大目連處白言具壽我有重病仁頗知
不我今欲往那羅陀聚落於親族所爲其說
法當趣涅槃答言具壽隨意應作我亦如是
往林園聚落爲諸親眷說法要已當入涅槃
次至難陀阿難陀阿尼盧陀頡離伐多跋地
迦羅怛羅等諸大聲聞咸與辭別云欲涅槃
時彼尊宿告言謹慎舍利子侍者準陀與苾
芻衆詣那羅陀村 在那爛陀寺東南一十餘里具壽羅怛

羅亦與苾芻衆隨後而行時舍利子便以愛語告羅怛羅曰

若有志求於解脫 當知一切悉無常
世間無有可愛事 決定應觀莫放逸
形命無常無有樂 猶如畫水不暫停
了知一切皆如夢 廿八 危生同聚亦如是
敬佛教法供養僧 佛正法藏爲依止
汝羅怛羅如我囑 於耆宿者應親近
三藏教中有疑處 除我更無能答者
若有宜應問世尊 爲汝解疑宣實義

具壽羅怛羅答曰

我觀是次第 佛亦不久滅 如樹燒四枝
其身寧久住

時羅怛羅禮舍利子足右繞三匝了知諸行
皆悉無常即便迴去尊者舍利子將求寂準
陀以爲侍者於摩竭陀國人間遊行漸至那
羅陀村北升攝波林依止而住爲諸親屬演
說法要令住三歸受五學處聞舍利子將欲
涅槃時有無量百千衆生悉皆雲集尊者觀
察如是人衆堪應受化順其根性方便說法

開示勸導讚勵慶喜令彼衆生或得煥法或得頂忍世間第一或得預流一來不還或復出家得應供果或植無上菩提種子或植獨覺聲聞種子^{是時尊者}濟度親屬及諸大衆生淨信已於日初分上昇虛空放大光明現諸神變入無餘依妙涅槃界當圓寂時大地震動四方焰起流星墮落於虛空中天鼓發響諸苾芻衆或在北俱盧東西二洲或居妙高餘七山處雪香山等諸崖坎窟江河之側隨處禪思受解脫樂時彼諸人見地動已便

作是念何意大地忽然震動歟念觀察見其親教已入涅槃皆作是念我今不應無親教師於瞻部洲安隱而住作是念已尊者弟子有八萬阿羅漢同時皆悉入般涅槃爾時大目犍連於日初分執持衣鉢以神通力支持身體入王舍城次第乞食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詣世尊所禮雙足已白世尊言

此身皆是膿血聚 無堅危脆常動搖
猶如毒瓶我捨除 唯願大師哀愍恕

又說頌曰

我今無有債

意將爲滿足

生死海無邊

離怖昇彼岸

我伴舍利子

大智已圓寂

我今隨後去

唯願大雄知

佛告目連汝欲涅槃白佛言世尊我欲涅槃

又問汝欲涅槃白佛言善逝我欲涅槃又問

若汝欲得入涅槃者諸行無常是生滅法隨

汝所欲我更何言時大目連最後禮佛合掌

恭敬右繞三匝奉辭而去時大目連往林園

村爲諸親族說法要已廣如前說爲受歸戒

發心獲果者其數無量尊者遂於晡時入般

涅槃所有弟子七萬七千阿羅漢同時皆悉

入于涅槃時二聖者涅槃之後所有親屬婆

羅門居士等取其身骨造窣覩波營造諸人

皆作生天解脫勝妙之業時具壽阿難陀及

羅怛羅聞舍利子并大目連入涅槃已悲泣

盈目往詣佛所禮佛足已俱立一面具壽阿

難陀白佛言世尊

我聞身子目連滅 周遍身心皆動搖

目視諸方悉暗冥 假使聞法心迷亂

爾時世尊告彼二人曰

汝等勿生惱

恩愛皆離別

先爲汝等說

是故莫憂悲

生者不免死

世界無常定

輪迴五趣中

終無得存者

時求寂準陀爲鄔波馱耶焚燒供養已取遺

骨舍利并持衣鉢詣王舍城既至住處置衣

鉢洗足已至具壽阿難陀所頂禮足已在一

面坐白言大德知不我鄔波馱耶大德舍利

子已入涅槃此是遺身并三衣鉢時阿難陀

即將準陀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白

世尊言

我聞身子滅

形體若癡人

不辨於方隅

聞法心無解

今求寂準陀來詣我所作如是言大德知不

我鄔波馱耶大德舍利子已入涅槃我已焚

燒供養取遺身舍利并持衣鉢並皆至此今

欲如何佛告阿難陀舍利子苾芻將諸戒蘊

入涅槃耶不爾世尊將諸定蘊慧蘊解脫蘊

解脫智見蘊入涅槃耶不爾世尊又我自覺

所說之法謂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

力七覺分八聖道攝持此法入涅槃耶不爾
世尊具壽舍利子不將如是無漏法蘊及三
十七菩提分法入於涅槃然具壽舍利子具
戒多聞少欲知足樂寂靜行常有勤勇正念
現前有正知慧速疾慧出離慧趣入慧大利
慧寬廣慧甚深慧無等慧空慧具足開示勸
導讚勵慶喜聞悉了達處眾宣揚情無怯弱
然我與舍利子於佛法中同共受用今既涅
槃由斯憶念令我憂愁悲啼不樂佛告阿難
陀汝勿憂愁悲啼不樂無容得有如斯道理

廿八

十二

從緣生法欲令常住者無有是處既知諸法
性常滅壞不應憂感阿難陀我先曾於處處
宣說一切思愛歡樂之事悉皆無常終歸離
別譬如大樹植根深固莖幹枝條花果繁實
悉皆充滿枝聳出者必先摧折如大寶山峯
高峻者必先墮落今亦如是解為上首必芻
僧伽現住於世而舍利子先般涅槃又阿難
陀若舍利子所去之處於彼方隅名稱充滿
我無憂慮是故汝今勿生愛念世相如是終
歸離別若我現在或復去世如是應知自為

洲渚自爲救護法爲洲渚法爲救護無別洲
渚無別歸依又阿難陀汝可自爲洲渚乃至
無別歸依然於我法弟子之中能持戒者則
爲第一云何苾芻自爲洲渚自爲救護法爲
洲渚法爲救護無別洲渚無別歸依若有苾
芻觀於內身勤行正念知諸世間瞋恚憂愁
廿八
妄生煩惱或於外身或於內身或內外身如
十三
是廣說觀受心法勤行正念知諸世間瞋恚
憂愁妄生煩惱如是名爲自爲洲渚乃至無
別歸依時阿難陀聞佛說已頂禮佛足退辭

而去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聖者目
連曾作何業被外道粉碎其身世尊告曰汝
等苾芻大目犍連自所作業無人代受乃至
廣說乃往古昔於一城處有一婆羅門妻誕
一男年既長大爲其娶婦兒於婦處極生愛
念母瞋新婦兒懷忿心於其母處不爲敬重
母責子曰汝愛其婦與我相違婦聞是語遂
生惡念此之老母年過容華於已壻邊未能
暫離而更於我夫主強說過非從是已後常
永母過後於異時婦見姑嫜作私隱事遂告

其夫共生瞋念子告婦曰愚癡老耄尚不息心於我少年強生言責遂起惡心作謬害語如何得有勇力之人打彼身形碎如槌葦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往時婆羅門子即大目連由於父母發生惡念作無義言於五百生中身常被打碎如槌葦乃至今日最後生身於我弟子聲聞衆中神通第一尚受斯報是故汝等當知先所作業必須自受無人代當乃至廣說如是應學諸苾芻衆聞已奉行時諸苾芻復請佛言由何緣故諸外道等不打舍

利子而害目連佛告苾芻非但今日放一打一過去亦爾汝等應聽乃往古昔於一村邊有多童子羣聚遊戲見二摩納婆隨路而來遂相告曰我今打此二人及共議曰無宜即打且可問之若可意者我不行杖如不可意方可打之一人問曰何時有寒一摩納婆念廿八曰何意相問看其形勢擬欲相打即便答曰不問冬夏時但令有風起風生寒即有無風寒定無童子聞言遂便放去次問二者彼便報曰

冬月定有寒 夏時寒不有 此事人皆識
無智共生疑

時諸童子聞已瞋嫌熟打而去汝等苾芻往
時放去者即舍利子是其被打者即大目連
今時亦爾時諸苾芻復更有疑請世尊曰希
有大德具壽阿難陀生大憂惱世尊大慈能
爲開解佛告諸苾芻我今開解慶喜憂懷未
成希有我於往昔已爲慶喜除其憂感汝等
應聽過去世時迦尸國婆羅痾斯城王名梵
授乃至廣說豐樂安隱其王有子名曰善生

善生有子顏貌端正宗親聚會乞與立名諸
人議曰此是迦尸國王之孫應名迦尸孫陀
羅後於異時善生王子忽然命過時梵授王
憐愛子故兩手抱屍悲啼號哭搥胸大喚憂
懷悶絕時迦尸孫陀羅有方便智作如是念
大王憂惱或致身亡我今宜可爲解憂結即
諸王所禮足白言大王我有所欲王曰汝欲
何物答曰與我造車用日月爲輪裝校精妙
可疾將來若不與者至第七日我曾當破而
取命終王聞是已更增憂懼告其子曰

誰作斯無益 是愚者所言 定知我不能

強欲令求覓

其子白言

大王我非愚 國主是愚者 抱此臭屍肉

喚子苦悲號 日月纔出時 普照於人世

能除四方闇 開發大光明 父王今不知

子去生他趣 地獄傍生鬼 人天異道中

非處勿攀緣 人王善思察 懇懃須定意

唯法可歸依 王聞童子語 身心皆欣躍

拔除憂毒箭 便棄子屍骸

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往時迦尸孫陀羅者即
我身是善生者即舍利子是其梵授王即阿
難陀是即說頌曰

王子即我身 我父舍利子 阿難陀梵授
往昔事應知

爾時世尊出王舍城往憍薩羅國人間遊行
至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具壽阿難陀於舍
利子遺身之骨香花供養給孤長者聞舍利
子已入涅槃有遺身骨具壽阿難陀親為供
養便詣其所禮雙足已白言聖者知不尊者

舍利子今已涅槃彼即是我先所尊重長時
日夜敬仰彌深仁將彼骨隨處供養我亦有
心欲申供養惟願見與報言長者我亦如是
先所尊敬無由相與廣說乃至給孤長者往
詣佛所白言世尊惟願慈愍與我具壽舍利
子遺身之骨欲申供養佛告阿難陀汝於同
梵行者供養遺骨於如來所未為供養未是
報恩於如是事若能作者是於如來真為供
養是大報恩所謂能與他人出家及受近圓
或與依止教其讀誦策勵禪思專求出道勿

令虛度何以故阿難陀如來世尊於三無數
大劫之中為諸有情備受無量百千萬種難
行苦行方證無上正等菩提阿難陀由依止
我為善知識故令諸有情於生老病死憂悲
苦惱皆得解脫是故汝今應與長者遺身之
骨令其供養時阿難陀蒙佛教已即持身骨
授與長者何故阿難陀不違佛教如佛昔時
行菩薩道於父母師長尊重之處所有言教
皆無違逆今有言教無敢違者是時長者得
身骨已禮佛而去持歸本宅置高顯處與其

居家并諸眷屬咸以所有香華妙物共申供養時此城內人衆共聞尊者舍利子於摩伽陀國那羅聚落已般涅槃所有身骨求寂準陀持付阿難陀尊者阿難陀持來至此佛令授與給孤長者持歸宅內共申供養時勝光王及勝鬘夫人行雨夫人并諸長者^{廿八}鄔波索迦毗舍佉鄔波斯迦及餘人衆咸持香華奇妙供具詣長者宅俱申供養或有曾因舍利子故得證道者追念昔恩亦來供養後於異時給孤長者有緣須出鎖門而去時諸大衆

咸持供養來至門所見其門閉共起譏嫌長者何因障生福路長者迴還家人告曰多人來欲申供養見門鎖閉咸起譏嫌云障福業長者聞已便作是念此即是緣可往白佛禮佛足已在一面坐白言世尊多人衆於尊者舍利子遺身舍利情生敬重持諸妙物各申供養來至我宅我有他緣鎖門而去諸人來見共起嫌言長者閉門障我福路若佛聽者我今欲於顯敞之處以尊者骨起窠覩波得使衆人隨情供養佛言長者隨意當作

長者便念云何而作佛言應可用輒兩重作
基次安塔身上安覆鉢隨意高下置平頭高
一二尺方二三尺準量大小中堅輪竿次著
相輪其相輪重數或一二三四乃至十三次
安寶瓶長者自念唯舍利子得作如此窳觀
波耶爲餘亦得即往白佛佛告長者若爲如
來造窳觀波者應可如前具足而作若爲獨
覺勿安寶瓶若阿羅漢相輪四重不還至三
一來應二預流應一凡夫善人但可平頭無
有輪蓋如世尊說如是應作苾芻不知若爲

安置佛言如世尊住法處中應安大師制底
諸大聲聞應在兩邊餘尊宿類隨大小安置
凡夫善人應在寺外長者旣爲造窳觀波已
白佛言若聽許者我爲尊者舍利子慶窳觀
波設大施會佛言隨作時勝光王聞大長者
請佛欲爲尊者舍利子慶塔設會王作是念
我當助作即於城中搖鈴普告現在城中所
有人物及餘四遠商賈之類若有來觀此法
會者所賣貨物隨情交易不取其稅時有五
百商人於大海內遭遇黑風欲破船舶時彼

諸人先於尊者舍利子所曾受歸戒各各稱
念復賴諸天共相扶助得出洪波平安屆此
聞勝光王作如是教咸生是念王由昔業受
斯勝位今復無厭更修檀捨我等云何而不
營福商人皆共起敬信心即以衆多金銀珍
寶真珠貝玉於法會中盡心供養捨之而去
苾芻受已不知如何處分其物佛言螺貝堪
吹響者應與瞻部影像處用自餘所有珍寶
應留多少與舍利子塔修理所須若有衣物
堪懸供養者應留多少可於齋日懸繒供養

所餘諸物衣裳氎布及錢貝等現前僧衆應
共分之是同梵行財理合用故此據舍利子
塔物作斯處分若是佛塔之物皆入塔用

第五門第二子攝頌曰

詰問令憶念 問彼容許不 教授事不爲

長淨及隨意

廿八

十九

佛在室羅伐城時六衆苾芻不審見聞疑即
便詰問苾芻諸苾芻聞已各生羞恥形體羸
瘦顏色萎黃氣力減少不能讀誦如理思惟
乃至佛告諸苾芻從今已去苾芻不以不審

見聞疑詰他苾芻若作如是詰責他者得越
法罪詰問既爾如是應知憶念問訊不為教
受長淨隨意類此應知皆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八

音釋

賓必月切 稭束之閑切 襍房玉切 蹴七六切
瀑蒲報切 頤戶結切 姑姑公切 嫗胡切 嫗諸良切
姑莫報切 嫗初朕切 嫗婦稱夫之母曰
嫗十曰嫗切 嫗初朕切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九

九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五門第三子攝頌曰

佛三轉法輪 初度五人已 不喚名族等

俱尸宣略教

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在婆羅痾斯仙人墮

廿九

處施鹿林中爾時世尊告五苾芻曰汝等苾芻此苦聖諦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汝等苾芻此苦滅順苦滅道聖諦之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汝等苾芻此苦聖

諦是所了法如是應知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汝等苾芻此苦集聖諦是所了法如是應斷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汝等苾芻此苦滅聖諦是所了法如是應證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汝等苾芻此順苦滅道聖諦是所了法如是應修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汝等苾芻此苦聖諦是所了法如是已知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汝等苾芻此苦集聖諦是所了法如是已斷於所聞法如

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汝等苾芻此苦滅聖諦是所了法如是已證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汝等苾芻此順苦滅道聖諦是所了法如是已修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汝等苾芻若我於此四聖諦法未了三轉十二相者眼智明覺皆不得生我則不於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一切世間捨離煩惱心得解脫不能證得無上菩提汝等苾芻由我於此四聖諦法解了三轉十二相故眼智明覺皆悉得生乃於諸天魔梵沙門

婆羅門一切世間捨離煩惱心得解脫便能證得無上菩提爾時世尊說是法時具壽憍陳如及八萬諸天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佛告憍陳如汝解此法不答言已解世尊汝解此法不答言已解善逝由憍陳如解了法故因此即名阿若憍陳如是時地居藥叉廿九聞佛說已出大音聲告人天曰仁等當知佛在婆羅痾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廣說三轉十二行相法輪由此能於天人魔梵沙門婆羅門一切世間為大饒益令同梵行者速至安隱涅槃

繫之處人天增盛阿蘇羅減少由彼藥叉作如是告虛空諸天四大王衆皆悉聞知如是展轉於剎那頃盡六欲天須臾之間乃至梵天普聞其響梵衆聞已復皆遍告廣說如前因名此經爲三轉法輪時五苾芻及人天等聞佛說已歡喜奉行爾時佛爲五人三轉法輪令彼出家近圓成苾芻已時五苾芻於如來處頻喚名字及以氏族或云具壽佛告諸苾芻汝等不應於如來處喚其名字及以氏族或云具壽何以故若有苾芻於如來處喚

名氏族及具壽者此是癡人於長夜中多受苦惱作無利益是故汝等更不應於如來處喚名字等若更喚者得越法罪如佛所說不應於如來所喚名字等得越法罪者時有少年苾芻除佛世尊於餘耆宿苾芻之處喚名字等乃至具壽苾芻廿九白佛佛言年少苾芻亦復不應於耆宿處喚名字氏族或云具壽然有二種喚名之事或云大德或云具壽年少苾芻應喚老者爲大德老喚少年爲具壽若不爾者得越法罪

佛在俱尸那城壯士生地婆羅雙樹間爾時
世尊臨般涅槃告諸苾芻曰我爲汝等已廣
宣說毗奈耶藏未曾略說我今更爲說其略
教汝等應可諦聽善思至極作意汝等苾芻
或時有事我從先來非遮非許然於此事若
違不清淨順清淨者此即是淨應可行之若
違清淨順不清淨者此是不淨即不應行此
可奉持勿致疑惑

第五門第四子攝頌曰

捨墮物不分

蚊幘隨意畜

三股杖作釜

應張羯恥那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長衣犯捨便即持
衣於上座前捨其知事人見此衣已作如是
念今日僧伽多得利物可賣分之遂即唱賣
衆共分張時彼便廢闕苾芻白佛佛作是念
犯捨之衣捨與衆僧有如是過由是犯衣不
捨與僧告諸苾芻昔日苾芻犯捨衣與僧遂
被分張事成闕乏由是不應捨與僧衆可與
別人若無知者雖捨與僧亦不應分若以長
衣捨與衆僧遂即分者此二俱得越法罪佛

言長衣捨與別人者時有犯長苾芻以衣捨與無識知人既得衣已默然而住不知還衣苾芻白佛言應遣餘人教無識者若還者善若不與者應強奪取而守持之此捨衣者乃是作法非是全與然捨衣時求知法者然後當捨

廿九

緣在廣嚴城時諸苾芻爲蚊蚋啖食爪搔癢時遍身血出俗旅見時問其何故苾芻具答彼言聖者仁等豈可不畜蚊幘耶答曰世尊不許欲何所畜報言世尊大悲此應聽許苾

芻白佛言聽諸苾芻畜其蚊幘苾芻不知當如何作佛言周十二肘於上安蓋長四肘闊二肘隨身高下縚帶懸垂直縫留門蚊蟲還入佛言不應盡縫應留少許相掩作門熱應搖扇若下邊蚊入可以氎席或將餘物壓之勿令得入

緣處同前佛言用水應漉者時諸苾芻以手捉羅遂致勞倦佛言繫於杖上開羅取水如是用時仍猶勞倦佛言持三股杖以繩繫杖繩不肯住佛言近上應穿爲三孔以繩貫繫

或安鐵鑲寬開三股羅繫於二開羅受水瀉水之時溢出流地佛言用心瀉水勿令溢出瓊底無椀隨處傾側佛言安椀勿令瓊動水在羅中急過不住令蟲悶絕佛言應可羅中安物苾芻不解佛言或砂或乾牛糞應以水濕安在羅中水猶不住佛言應作承水器苾芻不知如何作器佛言器有二種謂銅及瓦苾芻以手持椀遂致疲勞佛言不應手持可於椀邊穿作三孔以繩繫之懸在三股叉上方便令牢應以羅角置在器中存養蟲命若

其羅密水不下者應以滑杖羅外打之苾芻於不滿瓊內而觀於水不能見蟲佛言瀉水滿瓊令其不動已方可觀察水上有塵觀蟲不見佛言去塵方察若以小蟲示他人時將指頭示小蟲行急見不分明佛言應以茅端及草筵等而指示之苾芻得蟲時於井口上而覆其羅蟲雖落水多並悶絕或時致死佛言應作放生器覆水在中苾芻即用此罐滿而放下滿而引出蟲仍依舊佛言應以此器盛蟲放下至水覆之空而引出苾芻不解應

別作放生器時有無器可得佛言可以繩繫

羅方便投下斟酌蟲去然後牽出

其於生器者但為西國久行人皆共解東
夏先來落漠故亦須委其儀若不具陳無
由曉悟其器任用銅鐵瓦木若擬隨身將
去可用銅作受二三升即是舊來小銅罐
子還施銅系令穿手得過底傍一邊須安
銅鉤可受用小竹箸頭乞食去時穿在左
臂以表掩蓋右手携鉢乞得食已隨至一
家安置飯鉢自將淨繩一條如蠶箸許隨
井深淺繫鉤取水澆以小羅斟酌得足即
以繩一頭穿鉤急繫擡繩使起與罐子系
齊即於繩上繫小鐵鉤了不得臨時求覓
穩勿使傾側並豫先作了不得臨時求覓
即以小羅覆罐內徐放下至水縱鉤按
繩令覆再三下濯方牽出井此是乞食之
儀也若在寺者即以常用井索鐵罐覆之
如前安置少有別處底傍著鐵鐸可容三

指以罐鉤內中擡起系齊同前著鉤覆蟲
在中下合至水準法翻覆假令深井亦得
為之若別畜繩恐成勞擾若井深處或可
別為盆貯其法也可送往河池瀉水竟時
別器斯其罪有性遮輕遮性重性罪之內
所制戒律罪有性遮輕遮性重性罪之內
殺生最重是故智者能作者現在得長命
輕者何更重哉若神州之地四百餘城
報來世當生淨土且計於澆水事存心者
出家之人動有萬計於澆水事存心者寡
習俗生常見輕佛教不可一一門到口傳
冀諸行人遮相教習設使學通三藏坐證
四禪鎮想無生淨心空理若不護命不免
佛所訶責十惡初罪誰代受之且如見有
屠兒牽羊入寺不遇數口故作長生衆共
看之彈指稱善寧知房內用水日殺千生
萬生既知教理宜應細察自利利物
善護善思復有令人耕田畝植規求小利
不見大尤水陸俱傷殺生無數斯之罪咎
欲如之何直知東手泉門任他分判故經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八五冊

云殺生之人當墮地獄餓鬼畜生設得為人短命多病嗚呼此告誰當用之脫有能為善哉甚善龍華初會共結慈緣廣如別傳此不煩也

時諸苾芻每用羅竟不數洗濯不捩乾不日曝不翻轉令羅疾壞佛言凡用羅者應為洗等若不作者得越法罪時有苾芻濾大衆水徒衆既多遂生勞倦佛言若衆大羅遲水不供者應作濾水釜苾芻不知如何作佛言若銅鐵瓦應作釜形底下為孔大如盞許作蓮臺形可高四指上安多孔大如麤箸上以氈裹或用絹布纏以細繩於中濾水用了洗覆

如上準為

時諸苾芻以虱壁虱及諸蟲類懸棄於地彼便悶絕苾芻白佛佛言凡是生命不應懸棄亦不應隨處輒為棄擲虱安故帛此若無者可安木孔牆隙壁虱置青草中此若無者置涼冷處若更有餘蟲可於所宜處安置具壽廿九鄒波離請世尊曰濾漉之水不觀得飲不佛言不得由不觀故大德不濾之水觀得飲不佛言得以觀察故緣處同前如佛所說衆安居了應張羯恥那

衣時勝光王聞佛許已便以羯恥那衣寄奉
大衆勝鬘夫人及行雨夫人給孤長者及諸
居士敬信之流咸送多衣以充僧用時諸苾
芻但取一衣作羯恥那餘皆還主王聞是已
報言聖者我等此物已捨與僧如何今者更
重收取苾芻白佛佛言由是我今聽諸苾芻
受取此衣隨彼多衣應差多人作張衣者當
取其一作法守持餘應舉畜當爲僧伽作安
居利物

第五門第五子攝頌曰

死後囑授別 委寄者身死 他方通委寄
若死對餘人

緣在室羅伐城時此城中有一長者誕生三
子其最小者於佛法出家遊行人間去後未
久父便遇病將死之際總命諸親告二子曰
家中所有咸可收來彼便集聚遣爲三分二
子人各與一其餘一分與出家者作是語已
因即命終知有頌曰

積聚皆消散 崇高必墮落 合會終別離
有命咸歸死

時彼二子如法焚葬憂慘而居彼出家者聞
父身亡便生是念我有兄弟今可言歸爲其
說法旣到舍已兄弟相見共盡哀情兄曰弟
不須哭父亡之日遣留一分財物相與弟作
是念如世尊說死後與者不成善與遂不受
之苾芻白佛廿九佛言俗人死者有希望心苾芻八
死時心無希望此是俗人有希望心取時無
過隨意應用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身嬰疾病告餘苾芻曰
當好瞻侍我我有衣鉢當屬於汝彼便看侍

不久命終彼見身死便取衣鉢安已房中時
諸苾芻共來借問亡者衣鉢今何所在答言
彼已與我具告其事苾芻白佛佛言彼之愚
人生存在日何不相與死後方施無如是法
云死方與應索其物大衆共分準分應與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對彼苾芻分別衣物忽
爾身亡彼苾芻便取其物置已房中輿彼屍
骸旣焚燒已還歸房內時知事人入亡者室
次第觀察見其衣鉢及濾水羅尋將此物來
至衆內苾芻問曰此物且來餘有多物何不

將來答曰房中唯此更無他物餘人報曰有一苾芻是其知友若問彼者知其有無問彼答曰對我分別我取其衣苾芻白佛佛言此是作法不應便留可奪取共分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對彼分別衣彼忽命過

此便持衣捨與僧伽大衆問曰此是誰物答

言我物對彼分別彼遂身亡我持此物捨與

大衆苾芻白佛佛言作法應爾雖對分別物

不屬彼當自取用

緣處同前復有苾芻對他苾芻分別衣物所

對苾芻忽然歸俗後時憶念彼某甲苾芻曾於我所分別其衣我雖還俗彼物屬我我宜就索既至彼已報言聖者仁曾對我分別衣物今可與我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諸苾芻以彼苾芻爲委寄者即還對彼而作分別有如是過是故我今制諸苾芻不應對彼委寄之人分別衣物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復有苾芻對他苾芻分別衣物其所對者是闍諍人常與苾芻諍競紛擾既懷瞋忿便欲出去其分別衣人見去啼泣報言

勿去雖復苦留而不肯住諸人謂曰汝勿留
此好爲闍諍惱亂衆人答言如何我不留住
我常對此分別衣物餘處無有委寄之人苾
芻白佛佛言若委寄苾芻設居海外但令身
在遙指委寄亦無有過時有苾芻於極遠方
指他苾芻作委寄人彼便命過苾芻聞時已
經多日不知云何苾芻白佛佛言初旣聞已
所有新舊物即於餘人而作委寄
第五門第六子攝頌曰
界外不與欲 將行不展轉 說戒隨意事

違者並招憊

緣處同前時六衆苾芻雖居界外亦與界內
者欲苾芻白佛佛言不應在界外與界內人
欲見佛不許時有苾芻欲出界外臨將發足
僧伽有事六衆即便強令說欲苾芻白佛佛
言欲出界者不應取欲六衆聞已遂於界外^{廿九}
更互與欲乃至六人展轉相與苾芻白佛佛
言不應界外展轉與欲作者得越法罪^十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半月應說戒者六衆便
於界外欲與清淨佛言不應如是又取將行

者欲又於界外展轉取欲清淨廣如前說佛言皆不應作作者得越法罪如佛所說安居了時苾芻可於三事見聞疑如隨意事六衆苾芻便於界外作隨意事又留將行者又界外展轉亦如上說皆不應爲

第五門第七子攝頌曰

應可知人數 隨意任行籌 不與俗同坐
老少應隨夏

緣處同前時此城中有婆羅門因事出外入迦多林生希有心我今試問寺中現在可有

幾人既見苾芻問其人數苾芻報曰我不能知婆羅門曰勝光大王憍薩羅國所有兵衆尚可數知寺內僧徒何因不測彼默無對苾芻白佛言應知人數苾芻即便一一別數或時屈指忘不能憶苾芻白佛言應可行籌既總數已告衆令知苾芻不知何時應數佛言應於安居時數復有長者入迦多林見諸苾芻勤加習讀繫念靜思見斯事已深生淨信欲知僧數擬設中食便問苾芻於斯住處總有幾人彼報其數禮已而去既至舍中

報家人曰我欲明日請佛及僧就舍而食有爾許人隨其僧衆汝當具辦報曰甚善即於家中具諸供養時彼長者於衆集時遂至寺中報知事人曰仁當爲我敬白僧伽某甲長者明當請佛及諸大衆就舍而食旣白知己奉辭而去有餘苾芻從人間來至給園內時彼長者即於其夜具辦種種美飲食已敷設座席安置水瓮齒木澡豆旦令使人往白佛衆告其時至幸願降臨苾芻僧衆於日初分執持衣鉢詣長者家于時大師於寺而住令

人取食有五因緣如來大師不親赴請云何爲五一自宴坐二爲天說法三爲瞻病人四觀具五爲制學處此中爲者欲制學處時彼長者準計僧數安置坐物飲食亦然及見多人來至其宅報典座曰聖者所告人數多少我爲準擬旣過先數其欲如何典座報曰有客新來爾須生喜答曰仁若先言我當辦食苾芻默爾于時大衆有飽足者有被飢者苾芻白佛言典座應觀客數告施主知復有苾芻臨中而至佛言此亦告知我今爲彼

衆首上座說其行法上座應當先觀徒衆及以飲食若人多食少者應告施主曰賢首人多食少可平等均行若人少食多者告言賢首大有飲食可隨意行若其上座不善觀察不依所制者得越法罪又至施主家當須觀水瀝蟲及齒木土屑並令備足勿使闕少食前食後洗手澡漱並須如法若不檢校者上座次座皆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六衆苾芻與諸俗人同座而坐時敬信者見便譏笑告言聖者仁是出家常修

梵行云何乃與常行姪欲不淨之人而同一座彼聞默爾苾芻白佛佛言諸信俗人言合道理故諸苾芻不應與俗人同座而坐坐者得越法罪聞佛制已遂與求寂同處而坐信者告曰仁已近圓因何得與小師共坐答曰此非俗人是出家者斯有何過彼聞默爾苾芻白佛佛言亦復不應與未近圓者同座而坐佛不許已時老苾芻與少者同坐復有少者與老一處不相恭敬苾芻白佛佛言老少不應雜坐若無夏者得共二夏者同座一夏

者得與三夏者同座若二夏已去共大三夏者皆得同坐佛既制已時諸苾芻在於俗舍但得與其大三夏者同座而坐座席難求佛言若俗舍內座難得者雖親教軌範亦得同座以物隔中無致疑惑

第五門第八子攝頌曰

廿九

十三

不應居貯座 不誘他求寂 不爲誓賭物 亦不食虎殘

緣處同前聽法之時應敷座席時有求寂亦居輓座因而睡著遂失便利汙其座褥苾芻

白佛佛言求寂不應坐輓座褥時具壽舍利子求寂準陀來聽法時苾芻便與輓枯令坐問言大德何故與我堅輓坐物答言輓座佛遮求寂報言大德我豈同彼有過失耶佛言若有用心求寂與其輓座餘即不應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訶責求寂遂便遣出逝多門外啼泣而住時鄒波難陀見而問曰汝何意啼答曰被師訶責報言子來我當與汝衣鉢及鉢絡腰條之類隨所須者不令闕乏遂喚歸房白佛佛言於弟子處訶責之時不

應決捨可作帶韁棄留眷念心還擬收攝應
令苾芻開語求寂彼言我今不用彼親教師
大德鄔波難陀我所須者咸皆供給我更不
能往舊師處彼師聞已作嫌罵言我與出家
而鄔波難陀遂誘將去苾芻白佛佛言苾芻
不應誘他弟子輒誘將者得吐羅底耶罪是
破僧方便故

緣處同前是時六衆有緣事時即便引佛法
僧寶而爲呪誓或引鄔波默耶阿遮利耶而
爲呪誓有信敬俗人聞呪誓時作如是語我

等俗流尚不引佛及師爲誓仁等出家何故
引佛及師而作盟誓是所不應彼默無對苾
芻白佛佛言俗生譏恥時合其宜然出家者
本求實語不應盟誓若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是時六衆苾芻隨有事至即以衣

鉢腰條等物而爲賭醵俗侶見時廿九共生譏恥

告言仁等豈可同俗流耶緣有事來便賭衣

鉢斯非合理答曰有何非理豈噉葱蒜而飲

酒耶彼便默爾苾芻白佛佛言俗人譏恥誠
是合宜苾芻不應賭物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六衆苾芻每於晨旦於寺閣上遙望野田或見煙浮或觀鳥下便往其處覩有何物曾於一時見前事已躬往觀之於叢林處有虎殘肉喜而持來入逝多林其虎尋氣來至寺所夜於門外嗥叫出聲世尊知而故問阿難陀曰何意虎來大聲嗥叫阿難陀曰彼虎所藏餘肉尊者近喜持將來寺中佛言苾芻食虎殘耶白佛言食阿難陀如師子王殺好麋鹿噉其精肉飲鮮血已決捨而去然其虎類食肉既飽藏舉殘肉是故苾芻不食

虎殘食者得越法罪然衆首上座所有行法我今當制凡是上座見行肉食時應可問言此是何肉非虎殘耶又非不應食物不問而受得越法罪

第五門第九子攝頌曰

不合自藏身廿九 不爲言白等十五 若得上價毯賣之應共分

緣處同前於一城中先有僧寺時難陀鄔波難陀因行人間遇到此寺于時大衆多獲利物時諸苾芻雖見此二知其惡行曾無一人

爲解夢者時鄔波難陀白難陀曰阿遮利耶
此諸黑鉢常生傲慢我等宜可爲作惱緣且
共潛身隱居一處觀彼如何分張利益答言
甚善應如是作遂即隱身竊觀分物既見分
已報言斯分不善是惡分張仁可白衆言欲
分衣報曰分時不見今何處來苾芻白佛佛
言欲分利時先白衆知僧有利物今欲共分
所有苾芻不應輒去時諸苾芻重聚其物普
告衆知不應出食即分其物時彼二人還自
藏隱及衆分了同前出告此不成分報言先

已告衆仁何處來二人告曰雖言告知可鳴
犍椎苾芻白佛佛言言白告知復打犍椎方
可分物時諸苾芻復還斂物告衆令知復打
犍椎共分其物二人復藏分了方出同前詰
責諸人報曰豈可不聞告衆及犍椎聲即便
告曰雖告衆知及鳴犍椎仁等豈可共行籌
耶苾芻白佛佛言言白告知復打犍椎并可
行籌方共分物時諸苾芻復還斂物爲三事
已如前復藏分了方出同前詰責諸人告曰
具壽何故如是故惱衆僧告白犍椎并復行

等故不現身待了方出答曰仁等何故云我
惱僧仁等豈可對衆行耶此總不須我今出
去苾芻白佛佛言雖作三事仍對衆行若不
現前即不須與斯曰善分勿致疑惑然諸苾
芻不應故作惱衆僧事若故惱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給孤長者以寺捨與四方僧竟
廿九
使用種種上妙彩色內外圖畫此城人衆既
聞長者圖畫已周競來觀看遂有無量百千
人衆皆集寺中城內有一大婆羅門以是勝
人衆所欽尚於大王家得一毛毯即便披服

作玩好心入逝多林周觀寺宇發希有念便
將毛毯施四方僧
此中雖言四方意與如佛
現前非常住僧也
所說有現衣物乃至截為燈炷平等共分苾
芻遂便割毯為片衆共分張時婆羅門夜作
是念彼是上毯我宜與直贖取將來旦起入
寺至其門所見諸苾芻問言聖者我所施毯
人作何用苾芻報曰仁可隨喜我等割破大
衆共分一人告曰我將作帽一云作靴一云
繳腰一云拭鉢巾報言聖者彼是上毯因何
截破宜應出賣既得錢具衆可共分苾芻白

佛佛言彼婆羅門所言稱理是故苾芻若得如是上價毯時賣取錢貝然後共分

第五門第十子攝頌曰

五皮不應用 餘類亦同然 若患痔病時

熊皮履應著

廿九

緣處同前時六衆苾芻自相謂曰難陀^{十七}鄔波

難陀於此城中所有人衆我等皆從乞得餅直然於王家調象師邊曾不見施今可就覓或容見與一人報曰應如是作然須豫設少多方計應取師子皮以爲鞋履於繫象處上

風而行象聞氣時即便驚走答曰善計我今且去從彼乞求若得者善若不與者怖象未遲即於晨朝詣調象師處報言賢首仁等何太無求福心曾於我等不施多少餅果之直彼言聖者我等豈可繫屬於仁以餅果直共相供給六衆聞已點頭唱諾棄之而去遂於他日著師子皮鞋於其象處上風而立時彼羣象聞師子氣遺失便利驚怖奔馳時彼象師鉤斷象頂不能令住六衆遙見告言賢首急牽急牽答言鉤斷不住如何手牽六衆報

曰我能令住答言聖者若能令住斯成大恩
六衆曰共立盟言若能與我餅果直者我當
令住報言即與彼便急步至象下風象不聞
氣即不驚走諸調象人問言聖者仁解呪耶
答曰我無異術若如是者云何令象怖不怖
耶彼便以實告彼象師彼言聖者仁等如何
作斯非法不饒益事若其王家最勝大象因
此驚怖走入山林仁等必當招大罪罰彼聞
微笑默爾無言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諸苾
芻著師子皮鞋有如是過即告諸苾芻曰汝

等從今不應更著師子皮鞋若著此者得越
法罪聞佛不許便用虎皮而爲鞋履佛言此
亦不應然有五種爪牙等獸皮不應利用所謂
智象智馬師子虎豹佛不聽已時具壽鄔波
離請世尊曰若更有餘爪牙之類皮得用不
佛言亦不應利用者得惡作罪

廿九

十八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身嬰痔病詣醫人所告
言賢首我有痔病幸爲處方報言應用熊皮
作鞋著時病差答曰世尊未許醫言佛是大
慈必應見許苾芻白佛佛言爲病應著多重

難得佛言若無應取一重并毛替其履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九

音釋

蚊幃徒無分切幃重株
搔蘇遭切縹緩之切帶也切漉盧谷切股公戶切蚋而銳切
蓬持丁切籌直由切枯知林切韁居良切
賭賭當切鵠與切財訛偽切痔丈里切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八五册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八五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六門總攝頌曰

此二頌攝至三十一卷半

猛獸筋不應

燈光及勇健

馱娑度尼法

因許喬答彌

尼不前長者

可與餘卧具

不合瀆水汗

甘十第六總應知

第六門第一子攝頌曰

猛獸筋皮綻

擁前復擁後

兩角及尖頭

諸靴皆不合

緣在室羅伐城佛言必勿不應有五猛獸皮

有小牙者謂智象智馬師子虎豹是時六衆

用彼獸筋還同有過佛言不用此筋而縫鞋

履六衆便用皮綻有過同前復用其皮補鞋

佛言皆不合用如是應知履屨之屬若擁前

擁後兩角尖頭麻履諸靴皆不應著皆越法

罪除兩三重革屣

如斯之類西國人皆不著若是外國寒鄉為活命因

緣持心方用

內攝頌曰

四大王初誕

光明普皆照

父母因斯事

各為立其名

爾時菩薩在覩史天宮王舍城中有王名曰
大蓮花以法化世人民熾盛安隱豐樂無諸
盜賊室羅伐城王名梵授唱誓尼城王名大
輪憍閃毗城王名百軍此等四王皆是法王
以法化世廣說如餘是時菩薩於天宮上以
五種事觀察世間云何爲五一觀遠祖二觀
時節三觀方國四觀近族五觀母氏六欲諸
天三淨母腹摩耶夫人因寢夢見六牙白象
來降腹中于時大地六種震動放大光明遍
滿世界勝天光明世界中間黑闇之處日月

不照悉皆明了所有衆生皆得相見菩薩生
時如下所說四大國王皆誕太子見大光明
如鎔金色各各自言由我生男威神力故能
令天地光曜希奇各爲立名用符靈瑞時大
蓮花王告衆人曰我子生時如日光影軋坤
洞照勝妙希奇應與我子名曰影勝其梵授
王告衆人曰我子生時光明殊勝普照世間
應與我子名曰勝光其大輪王告衆人曰我
子生時如大燈光遍皆明照應與我子名曰
燈光其百軍王告衆人曰我子生時光如日

出無不明了應與我子名曰出光各各自謂
子之功能然並不知由菩薩力

內攝頌曰

腹中天守護

生已蹈蓮花

舉手獨稱尊

灌洗花衣落

爾時菩薩降母腹中天帝釋主令四天子各
持器仗守護其母勿令人及非人輒為損害
菩薩處胎不爲胎中血垢所汙譬如衆寶聚
在一處不相露汙菩薩在腹亦復如是又如
清淨妙瑠璃寶置五彩上明目之人分明見

別母觀腹內分明亦爾母雖持胎身無勞倦
自然奉持五種學處謂盡形壽不殺生不偷
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於諸丈夫絕姪染
意十月滿足往藍毗尼林攀無憂樹枝暫時
佇立便於右脇誕生菩薩爾時大地六種震
動放大光明與入胎無異菩薩生時帝釋親
自手承置蓮花上不假扶持足蹈十花行七
步已遍觀四方手指上下作如是語此即是我
最後生身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梵王捧傘
天帝執拂於虛空中龍王注水一溫一冷灌

浴菩薩初誕生時於其母前自然并現香泉
上涌隨意受用又於空中諸天下散唄鉢羅
花鉢頭摩花拘勿頭花奔陀利花并餘種種
奇妙香末天妙音樂自然發響天妙衣瓔從
空亂墜更有衆多奇妙靈瑞如餘處說

內攝頌曰

阿私多觀相 那剌陀勸師 五百瑞現前

父王立三字

于時南方於大山中有古仙人名阿私多善
知世界成壞時節時有一人名那剌陀聰明

辯慧數來參謁阿私多仙共論世間成壞之
事聞已傷歎即於仙處而爲出家後於異時
共此仙人在石窟中見光明照異相希奇即
說伽陀問其師曰

何故此光明 遍照猶如日 充滿山林處

忽現此希奇

仙人答曰

若是日光便赫烈 今此涼冷現希奇
必是無上牟尼尊 初出母胎彰此瑞
此是菩薩出胎相 光明清淨世希有

譬如金色滿十方 騰照三有皆明徹

那刺陀白其師曰鄔波默耶若如是者今可
共行往觀菩薩師日子今知不菩提薩埵有
大威神無量諸天悉皆雲集我等雖至頂謁
無由待入城中爲立名已如其重出我望途
迎菩薩生時闍鐸迦等五百侍者同時而生
闍稚迦等五百侍女亦同時而誕上象廐馬
皆生五百五百伏藏自然開發隣國諸王皆
奉信物大臣見已白淨飯王曰大王今日國
祚興隆王子誕生喜瑞咸應五百侍男五百

侍女上象上馬各生五百五百伏藏自然開
現諸國朝賓奇珍總集王聞告已心大欣躍
告大臣曰太子生後諸事皆成宜與立字名
一切事成此是菩薩最初立字號一切事成
是時菩薩乘四寶輿無量百千人天翊從入
劫比羅城諸釋迦子體懷憍慢立性多言菩
薩入城皆悉默然牟尼無語王見是已報諸
臣曰諸釋迦子體懷傲慢立性多言太子入
城皆悉默然牟尼無語應與太子名曰釋迦
牟尼此是菩薩第二立名時此城中有舊住

藥又名釋迦增長時人敬重立廟祠祀但是
釋種主男女已令淨澡浴抱至藥叉處而申
敬禮時淨飯王以上酥蜜滿太子口告大臣
曰可抱太子往禮藥叉大臣抱至時彼藥叉
遙見太子即自現身至菩薩所頂禮其足臣
歸白王王聞是已生希有心甘十今我太子於天
神中更為尊勝應與立字名天中天此是菩
薩第三立名

內攝頌曰

付母養太子 令觀大人相 阿私多遠至

親覩牟尼形

爾時父王便以太子付諸養母隨時澡浴乳
哺飲食常令安隱適悅身心養母便以上妙
塗香塗摩身體具諸瓔珞授與父王王即抱
持瞻視歡喜即便總命諸婆羅門國中所有
解占相人知筭計者令觀太子告言君等宜
可瞻察我聞古仙作如是說具三十二大丈
夫相者有其二事若在家者當為輪王普王
四洲以法化世七寶成就所謂輪寶象寶馬
寶珠寶女寶主藏臣寶主兵臣寶千子具足

勇健忠良能伏怨敵周圓海內無諸患惱人
民豐樂安隱而住若出家者剃除鬚髮服袈
裟衣成等正覺有大名稱充滿世間時諸相
師聞王說已悉共觀察咸白王曰誠如大王
所說之事三十二相若成就者唯有二事謂
輪王及佛乃至有大名稱充滿世間王復問
曰其相云何時彼相師悉皆具答一一別指
三十二相具有廣文以共餘經及律論等
事無差別故不煩譯
爾時阿私多仙人告那剌陀曰摩納婆比者
菩薩已入城中立三名訖我等宜往禮拜瞻

顏各乘神通騰空而去由彼菩薩威神之力
去劫比羅城可一驛許遂失神通足步而去
既入城已到王門所報門人曰汝去白王阿
私多仙今至門首使去白王王曰隨入誰遮
大仙即詣王所王見仙至遙唱善來奉吉祥
事為洗足已妙計十師子座安置令坐王禮足已
白言大仙何事得來仙說伽陀曰
國主我今至 欲見王太子 瞻仰牟尼尊
導師中第一
王言太子睡著答曰雖睡我欲暫觀王便抱

現觀菩薩眼雙眸不合仙既見已說伽陀曰
良馬不多睡 半夜暫時眠 所爲事未成
因何久安寢

仙復問曰諸占相人有何記說王言大仙彼
相者云當作輪王化四天下仙以伽陀而答

王曰

相者語多謬 末劫無輪王 此有勝福緣
斷惑當成佛 若是化四洲 輪王相非顯
分明大師相 成佛定無疑
仙人遍觀見成佛相已復更觀察久近當得

無上甘露轉妙法輪遂見二十九年拾王城
去六年苦行當成正覺復觀自身得幾時住
得見佛不知不見佛便生憂惱涕淚盈目王
見懷愁說頌問曰

若男若女來觀者 咸悉歡喜遍身心

仁今親觀相非常 何因泣涕盈雙目

假使太子相非善 短壽多病不吉祥
唯願大仙如實言 勿令我意增憂悴

仙人答曰

假使霹靂從空下 可畏來臨太子身

此於無上牟尼尊 如毛髮許不能損
假使烈火騰風焰 利劍如霜現在前
毒藥黑蛇一時來 至太子處皆銷散
我傷早死不見佛 流淚盈目難裁忍
棄無上法我前亡 未有事業能成就
此有大福除衆惱 證甘露法爲導師
若能聞教如說行 咸歸寂滅無爲處
王聞太子證甘露法默然無語凡諸世人皆
爲邪心之所擾亂出言諂誑不能依實時彼
仙人而告王曰比日大王每作是念何時得

令阿私多仙足步入城與我相見及諸人衆
致敬慇懃我哀愍故徒行至此今時事了將
欲出城可爲掃除淨修郭邑時淨飯王勅令
諸臣嚴治道路普告城邑皆共修營巷陌康
莊塗拭清淨灑以栴檀香水散以占博迦花
幢蓋凌空香烟滿路見者愛樂如歡喜園復
遣搖鈴遍皆宣告諸人當知或先住城中或
他方新至所有人衆皆悉存心明日晨朝看
大仙出衆旣聞已各至途中瞻望仙人步出
城闕咸生希有悵望而歸時阿私多仙還向

本山繫心禪寂以智方便發起神通報命將
終遂便遇患雖加藥餌瞬息無幾時那刺陀
來禮師足白言大師我本出家求甘露味師
所得者幸願共分師曰我亦同汝本出家時
意求甘露竟無所獲空處生涯彼雪山側劫
比羅城太子興世相師共記當成正覺號天
人師稱一切智汝當於彼而求出家捨高慢
心當自謙下勤修梵行作不放逸當於爾時
獲甘露味說伽陀曰

如來出世難遭遇

今得逢時甚希有

汝莫放逸至心求 當獲無生甘露味
作是語已便即命終如有頌言

積聚皆銷散 崇高必墮落 合會皆別離

生者咸歸死

爾時阿私多仙命終之後弟子那刺陀如法
焚燒殯葬事訖割捨憂慮遂詣婆羅痾斯於
諸仙內而共住止其那刺陀先是迦多演那
種族時人因號迦多演那仙人衆皆敬重時
塢逝尼王所生太子名曰燈光王付八母而
為瞻養是事無闕乃至年漸長大枝藝博通

文武所須無不綜習釋迦菩薩爲童子戲燈光太子亦爲童戲菩薩受太子灌頂時燈光亦受太子灌頂菩薩出四門觀見老病死患遂於三夫人處生厭離心所謂牛護夫人鹿養夫人名稱夫人此爲上首六千姝女咸皆捨棄於其中夜踰城而去往空林^{廿九}所修出家業依止仙人學殊勝定離欲界欲次從曷羅摩子習無所有定斷無所有處欲更無導者便於六年專修苦行不別證悟將爲無益遂即任情而爲遊縱噉好飲食蘇油塗身湯水

澡浴往聚落中於難陀難陀力二牧牛女所食十六倍上妙乳糜迦利迦龍王尊重讚歎於善吉邊取吉祥草詣菩提樹下自敷草已端身正念跏趺而坐心念口言若不斷盡諸漏我終不解跏趺是時菩薩以慈心器仗降伏三十六億千魔衆已證無上智受梵天請往婆羅痾斯三轉十二行法輪時燈光王亦於此時受灌頂大王位以法教化唄逝尼國人民熾盛安隱豐樂廣如餘說由王力故百姓歌謠歡會相次隨處供養勝上天神穿五

百池五百渠水令人受用無有關乏

第六門第二子攝頌曰

燈光得爲王 有五殊勝物 因叙奇異事

廣說健陀羅

時燈光王有五勝物云何爲五一者勝雄象

名曰葦山二者勝母象名曰賢善三者勝馳

名曰海足四者勝馬名曰衣頸五者勝使者

名曰飛鳥其象日夜行一百驛母象日夜行

八十驛馳日夜行七十驛馬日夜行五十驛

飛鳥日夜行二十五驛其王雖有如是勝物

快樂安隱然而四大不調忽有不睡之病由

此疾故於酥起憎於酒生愛時諸醫人以種

種妙藥與酥和煎上王令服王不肯用時太

子中官咸知酥藥能治不睡皆奉藥酥王更

增瞋王乃勅曰若有人當在我前說酥名者

當斬其頭王既無睡便於初夜與內宮人共

爲歡戲於中夜時至象馬廐而爲檢閱於後

夜時觀諸庫藏自持利劍問守更人曰誰爲

警覺若第一問及二問時不應答者無容忍

怒至第三問不相答者便斬其首由斯嚴酷

隱燈光名共安餘字號曰猛暴燈光王於異時命大夫人及內宮曰我親警覺爾何眠睡答言大王我亦警覺如是連宵不得眠睡共白王曰若使我等通宵不睡者是則無由稱可王意又此不眠廢我等業王曰若非爾業誰復應為答言太子應作時王即便行告太子曰何不警覺答曰我為警覺後遂不能便白王曰若常令我為警覺者便廢王業此非我事王曰誰復應為答言大臣應作王即便行告大臣曰何不警覺答曰我為警覺後遂

不能便白王曰若常令我為警覺者誰輔佐王如法化世此非我事王曰誰復應為答言散兵應作王即便行詣散兵所告言我自警覺汝等何因不為警覺後遂不能便白王曰若常令我為警覺者如何為王共他交戰此非我事王曰誰復應為答言百姓應作王即便行詣百姓所同前問答時彼國人番次守更而為警覺時賣香童子當其番次念王暴惡或當殺我遂於夜中掌頰懷憂時彼知識見而問曰仁何故憂彼即以事具答知識彼

便報曰汝家不遠有人名曰健陀羅何不相求爲警覺事童子報曰如我惜命彼寧肯爲設使見求定不能作告言與其錢物必當爲作即往相求彼人報曰若能與我五百金錢我當爲作即便許彼健陀羅曰日當與半若我命存相還未晚如其身死此即屬君隨情所用即便與半彼得錢已多買酒肉及諸餅果王執仗人並皆命食咸令飽足報諸人曰王令警覺我當番次問諸人曰大王如何作警覺事彼皆具報所有因緣健陀羅曰幸願

君等爲我思量答曰我等蒙君所賜美饌在腹未消云何不爲問曰我等爲君欲作何事合曰若王來問誰警覺時喚我令覺答言如是時健陀羅即於中夜以毛毯縈膝坐而暫睡王於初夜與宮人戲笑於中夜時觀諸象馬便於後夜問守更人諸人告曰健陀羅汝覺勿睡大王欲來彼遂警覺王便告曰警覺者誰健陀羅聞作如是念我若初言即爲答者後時不然定當斬我頭落于地即不言應王更喚之誰爲警覺彼還默然第三復命警

覺者誰答言大王我是健陀羅王曰健陀羅
汝思何事彼有智慧於世間事善能談說答
言大王我思世事

內攝頌曰

鵠鷓鴣飲乳

芒草尾身齊

斑駁與毛同

沙盆水不溢

鹽麩水差別

衣瓦變成塵

是謂健陀羅

世間思十事

王曰汝於世事何所思量健陀羅曰世有奇
事且如鵠鷓鴣鳥有毛無毛以秤秤之輕重相
似王曰此事實不答言王當自驗王曰若然

者善我自親觀健陀羅至曉得鵠鷓鴣鳥對王
秤看後去其毛秤便相似王曰此有何緣答
曰由風扇羽王曰汝有妙智答曰由王故然
王遂默然時健陀羅愁過一宵以手摩頭而
還舊宅時賣香童子持餘半物還健陀羅是
時國中但當番次皆以五百金錢雇健陀羅
求其警覺為知更次王於後夜問言誰覺答
曰我健陀羅王曰汝何所思答言大王我思
世事王曰云何世事答曰長項白鶴以水和
乳令飲但飲其乳唯有水存王曰此事實不

答言王當自驗王曰若然者善至曉便將鶴
鳥對王令飲果如所言王曰此有何緣答曰
鳥口性醋若飲乳時遂便成酪致令水在王
言汝有妙智答曰由王故然王遂默然復於
他夜王問誰爲警覺如前答言我爲警覺王
曰汝何所思答言大王我思世事王曰云何
世事答曰世有芒草以物椎打與不椎者若
以秤秤輕重相似餘草不然王曰此事實不
答言王當自驗王曰若然者善至曉便將芒
草對王椎打便以秤秤果如所說王曰此有

何緣答曰椎打之時便有風入乃至王遂默
然復於他夜王復問言何人警覺答曰我健
陀羅王曰汝何所思答曰我思世事王曰云
何世事答曰有吉靈鼠尾與身等王曰此事
實不答言王當自驗王曰若然者善至曉便
將鼠來對王比度誠如所言王曰此有何緣
答曰我於春時見緣樹下尾與身齊乃至王
遂默然復於他夜王復問言答曰我爲警覺
王曰汝何所思答曰我思世事王曰云何世
事答曰大王我思雉鳥於其身上隨有斑駁

還有爾許莖毛仍除其尾王曰此事實不答
言王當自驗王曰若然者善至曉即得一雉
對王果如所說王曰汝何得知答曰我先數
知王曰汝有妙智答言由王故然王遂默然
又復問言何人警覺答曰我健陀羅王曰汝
思何事答言大王如沙滿盆還將盆水添滿
不溢沙水同處兩不相礙王曰此事實不答
言王當自驗至曉即以盆盛沙寫水令滿其
水不溢王遂默然又王問是誰警覺答言是
我警覺王復問言汝思何事我思世事云何

世事我思以鹽一升和一升水其水不增王
曰此事實不答言王當自驗至曉即以水和
鹽王親自試王問何故答言鹽從水出得水
依舊王遂默然王復問言何人警覺依前而
答王曰是我警覺王復問曰汝思何事答言
我思世事王曰云何世事答言我思以水一
升和一升麴搏不相著王曰此事實不答言
王當自驗至曉取水及麴對王和試王問何
故答曰我本國人並多食麴常見如此王云
汝能記事答言是大王力王遂默然王復問

言何人警覺同前問答乃至云何世事答曰
我見世人常於日夜機杼織功所出綃布綺
繡之屬不知何去王曰我亦不知此物何去
健陀羅曰此等諸物終歸爲土王曰誠如汝
說終歸爲土王復問言何人警覺同前問答
乃至云何世事答曰我見世間諸陶師等曰
夜不住多作瓦器不知此物向何處去時王
答言我亦不知向何處去健陀羅曰此等諸
物化爲泥土王言如汝所說爛爲泥土
內攝頌曰

猛光親問母 知從蠟所生 與彼五百金
驅之令出國

爾時大王既見健陀羅多有情智應答巧便
即更問曰汝多智慧能了世間種種事業我
不能睡此有何因健陀羅曰唯願大王寬其
罪賜無畏敢爲王說王曰賜汝無畏隨意說
之時健陀羅即白王曰王從蠟生王曰汝今
罵我健陀羅曰王令實說豈敢相罵如其不
信待至明旦王自驗知王報言好至天明已
時健陀羅掘地作坑滿填牛糞上安敷具令

王卧息即便得睡王自證知尚疑虛實遂入
宮中問其母曰我今有事要須問知當可實

說我從何生母曰大王今可與我無畏我當
為說王言與母無畏即便報曰汝昔父王多

諸姝女因行他國綿歷歲時我起欲心忽見

一蠍作如是念此是丈夫我共行欲可不樂

乎時彼蠍變成男子與我交通便覺有娠因

茲生汝王既聞已作如是念彼健陀羅有大

明慧能知我本從蠍所生我施無畏不可刑

戮今者應可重與賞賜令其出國勿使衆人

知如是事遂即賜與健陀羅五百金錢令其
出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

音釋

筋舉欣切 贊州肝切 縫符容切 紕蘇箭切

屨九遇切 屨所綺切 鎔餘封切 傘蘇旱切

悴秦醉切 綜千宋切 乳康靡為切 謠余昭切

歌詠也 毯毛吐 鵠鵠許九切 鵠鵠角切 求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八五册

鶴何各切 變乾尺 杼持直切 娠呂切 陀失人
頻毗娑羅梵語也此云影勝 薩婆持緯者曰 他悉陀
梵語也此云一切事或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一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內攝頌曰

猛光侍縛迦 金光醫羅鉢 那剌陀得果

妙髮鉢持油

爾時猛光王默自思念我今嬰此不睡之病
日覺有增欲設何方今得瘳愈應可召集國
內醫人療我此病作是念已所有醫人皆悉
召集王即報言我有此病不能眠睡可共瘳
治諸醫白王此病非常我等諸人無能療者

然王舍城頻毗娑羅王有子名侍縛迦爲大
醫王衆所知識具大智慧能療斯疾時猛光
王遣使齎書往頻毗娑羅王所書曰白影勝
王可令侍縛迦大醫暫來相見欲有所瘳幸
不見違若不來者當須多貯草穀兵衆相迎
時頻毗娑羅王得書讀已生大憂愁掌頰而
住作如是念若送我子後恐更來須即隨言
我境便是附庸之國若不與者彼國兵強倍
相撓擾時侍縛迦見王憂色跪而白王何故
憂悵王曰由汝多能解此技術令我煩憂知

更何道又白王曰請說其事是時父王具陳書意時侍縛迦聞已白王願賜教命奉旨當行王報言子彼猛光王性極暴惡不論善否但起瞋心即皆殺害恐行無道枉戮汝身侍縛迦曰若不能自護已身何名醫也惟願大土勿生憂苦我赴彼期王曰隨汝意行善須防護勿令我及國人中宮大小共生憂念重白王曰願勿懷愁必無斯理我觀病勢方便消息令彼不瞋王便默然時侍縛迦問來使曰彼猛光王今患何病何所宜食何不宜耶

是時使者具陳病狀大醫聞已以酥合膏色如酒色味如酒味香如酒香既合成已選擇良辰陳設嘉瑞別其親屬與使同行往塢逝尼國路次曲女城於彼城中有一醫童聞大醫王欲向塢逝尼國持一訶梨勒果奉上醫王既得言交共申莫逆問童子曰彼猛光王患如是病汝等何故不為醫療童子答曰彼王所患不得眠睡宜與酥治王性憎酥唯愛於酒又性暴惡若有人於王前說酥即斬其首為是醫人_口王性惡悉皆逃散無敢治者

是時醫王報童子曰法弟當知我爲彼王以
酥合膏與酒無別汝可與我同共往彼若我
現相方便指授汝可斟量而與其藥汝可住
看我當出去王病差後我當賞汝亦令彼王
多賜汝物童子言好遂共進發漸至王城時
猛光王聞醫王至便作是念彼侍縛迦者既
是王子復是醫王應爲盛禮迎入城闕時王
即令嚴飾城郭修理街衢陳設儀仗王及太
子群僚人庶皆悉出迎是時醫王便與無量
百千人衆前後圍遶共入城中時猛光王待

彼醫王歇息之後歡顏慶慰問醫王曰我有
警覺病不得睡眠今時極重宜爲療治醫王
答言我當爲我然須藥物多在諸國及餘城
處唯我能識餘人不知或餘人知我不能識
或有俱識或有近者或有遠者唯願大王與
我賢善母象隨意取騎時王答言善哉隨意
王命調象人曰若大醫王須賢善象任取乘
騎汝等不應輒爲遮止告諸大臣并守門者
曰醫王或可旦出中還中出夜至乘賢善象
須有出入隨意莫障諸臣及守門者奉王教

已不敢留礙是時醫王取象乘騎或於白日或於夜半來往不恒人無怪者時猛光王報醫王曰何不醫瘡答言王且洗浴既洗浴已令王噉食時王既食了已待縛迦白王我今將得摩伽陀國上妙美酒王今可飲時猛光王生大歡喜云可將來是時醫王令伴童子現相指授取爾許來王既得藥尋取服之既服藥已王便睡著是時醫王知王睡已遂乘象走至其夜半王遂睡覺即便噫氣遂聞酥臭王乃大瞋令諸左右急可捉取侍縛迦來

當斬其首是時諸人即皆往捉既知是已便白王言今見不見走將遠矣王便大怒便喚飛鳥乘葦山大象速赴醫人繫項將來當斬其首如若見時彼解幻術與汝藥物皆不得受是時飛鳥既奉王命乘第一象急往追赴尋其象跡至菴摩羅林飛鳥赴及喚言大醫王喚速來答曰汝何須急來食菴摩羅果飛鳥答曰我奉王命彼解幻術所與之物不得受取報曰汝不須怖今既飢渴我取一顆菴摩羅果各共食半飛鳥即念共食一顆豈有

術乎醫王取一菴摩羅先食半顆餘殘半者
於指甲中先藏毒藥創其半顆令藥入中持
與飛鳥飛鳥受果即食時飛鳥先患癩病既
食果已藥病相當即上變下瀉不能自持醫
王入村告村人曰此是猛光王第一大象及
賢善母象及飛鳥使者汝等好看勿令損失
若有參差必獲重罪囑此語已尋路而去諸
人奉命看養飛鳥今得病差彼醫童子治猛
光王既得病差是時飛鳥却赴王所王見問
曰醫人何在飛鳥答曰王得醫人欲何所作

王曰我捉得時當斬其首答曰王今病差臣
癩復除應合賞賜何因斬首王聞此言善哉
善哉隨意重賞報彼大恩飛鳥即作勅書報
醫王曰仁是醫王合得重賞何故逃走信至
可來受王賞賜侍縛迦還書報曰我藉皇恩
珍財靡闕王若於我生歡喜者諸所賜物並
迴與彼侍醫童子是時大王多以財貨賞賜
醫童王又遣使人將大氎一領價直百千兩
金送與醫王侍縛迦得衣便作是念此合王
著何人堪受復作是念世尊乃是無上大師

是我之父宜將奉獻即詣佛所奉上其鬘世尊見施告阿難陀曰應將此鬘作支伐羅時阿難陀即便割截作佛三衣有餘白佛佛言汝及羅怛羅隨意著用時尊者阿難陀作上下衣復與羅怛羅作僧脚崎服

索一

五

復次應知醫羅鉢龍因緣之事昔於觀史多天宮殿之上有書佛語問答之詞頌曰
何處王爲上 於染而染著 無染而有染
何者是愚夫 何處愚者憂 何處智者喜
誰和合別離 說名爲安樂

若佛世尊不出於世此之頌義無人能受亦無解者若佛出現有能受持及能解義時北方多聞藥叉天王有緣須至觀史天宮見斯問頌心生希有便記其文不能解義持至本宮書在版上爾時得叉尸羅國有舊住龍王名醫羅鉢長夜希望何時得見世尊出世時彼龍王有一親友藥叉名曰金光因至北方多聞天所於彼版上見此書頌因即憶持不能解義時此藥叉持往得叉尸羅國與醫羅鉢龍王而告彼曰親友此是佛說深義無人

能解汝可記此法頌并持金篋滿中盛金遍
遊諸國聚落城邑唱如是言若有能解此頌
義者我與金篋而爲供養若處無人能解了
者即可告言此處無人不名國邑作是唱已
復往餘處龍王聞已敬受經頌即自化身爲
摩納婆形并持金篋遍遊諸國城邑聚落漸
次行至婆羅痾斯國於其城內四衢道中唱
如是語現在城中諸人衆等及以外來四遠
商客當聽我語即說其頌此之問頌是我持
來若能解者即與金篋而爲供養乃有無量

百千人衆悉皆雲集其中有聰明博識情起
貢高亦有聞已心生希慕驚怪非常然無有
能爲解釋者龍王唱言婆羅痾斯旣無智人
此非城邑時諸婆羅門居士等咸報摩納婆
曰勿爲斯唱此非城邑我此城中有上智人
住阿蘭若且待彼來當解斯義問曰彼名字
何答曰名那剌陀若如是者我今且待時那
剌陀於靜林中得信來至時彼化龍當前而
住白言大仙我今將此問頌詞句來至於此
若人解者我與金篋而爲供養時那剌陀聞

第一

六

已記憶告摩納婆曰當爲汝釋問曰何時答
曰十二年後白言大仙時太長久復言六年
答言太久三年一年六月三月一月半月乃
至七日白言大仙我待七日化龍報曰大仙
隨意我且虔誠時那刺陀與五苾芻先爲親
友往彼告曰有一摩納婆將此句頌及持金
篋來至我所作如是言有人能解此句頌者
當與金篋而爲供養然彼句頌文少義多甚
深難解今欲如何苾芻告曰那刺陀應往佛
所而爲諮問那刺陀曰仁者佛出世耶答曰

已出問曰住在何處答曰在仙人墮處施鹿
林中時彼聞已心大歡喜即馳往詣薄伽梵
所見三十二相炳著其身八十隨好莊嚴赫
奕圓光一尋以爲映佩明逾千日形若寶山
色相殊妙心神寂怕過十二年修禪定者既
得親覩生希有心如無子人忽得於子如貧
窮人得大寶藏猶如太子得紹王位如久積
集善根有情初得見佛時那刺陀深心歡喜
亦復如是漸至佛所禮雙足已退坐一面世
尊隨彼意樂隨眠根性差別當機爲說四聖

諦法令彼悟解既聞法要以金剛智杵摧破
二十薩迦耶見山證預流果見實諦已頂禮
佛足白言世尊我願於佛善法律中而為出
家成苾芻性堅修梵行佛言汝先許為摩納
婆解釋頌義應先往彼為其說已然後出家
白佛言我雖獲得如是智見然於頌義未解
宣陳既無辯才設往何益佛言汝可往彼作
如是語汝可為我說其問頌彼若說已應如
是答

第六王為上 染處即生著 無染而起染

說此是愚夫 愚者於此憂 智人於此喜
愛處能別離 此則名安樂
彼若告言我不能解更為說頌
若人聞妙語 解已修勝定 若聞不了義
彼人由放逸

彼若聞頌更作是語

汝今說佛語 我未閑其義 迷情不能了
疾可為除疑

說此語時汝可對彼以爪截葉若更問言世
尊出世報言已出若言何處答曰在施鹿林

中那剌陀受佛教已至摩納婆所作如是語
汝可說頌即以頌答具告其事乃至報佛在
鹿林中時醫羅鉢便作是念我若於那剌陀
前現本龍身彼便輕我若爲婆羅門身往世
尊所此婆羅疵斯有大婆羅門解三明書及
四明論彼若見我爲摩納婆形共生嫌議諸
婆羅門生高貴族何故自卑向喬答摩處復
作是念作本龍身往世尊所龍有多怨恐爲
障礙我今應可作轉輪王詣世尊所即便化
作轉輪聖王七寶道前并九十九俱胝兵旗

扈從千子圍遶如半月形各以種種寶物而
作莊嚴復有無量種種外道沙門梵志百千
人衆而爲輔翊於王頭上持百支傘蓋威光
赫奕猶如日月往世尊所爾時世尊於無量
百千大衆之前而爲說法時諸大衆遙見輪
王無量百千軍衆圍遶生希有心共相謂曰
此之輪王從何處來世所未見豈非梵天王
等來供養耶時諸人等或有愛樂心生貪著
顧此王身各生異念王至佛所頂禮雙足却
坐一面爾時世尊告言汝愚癡人於迦葉波

佛時受佛禁戒不能護持遂便破戒感此下
劣長壽龍身令者何故還起詐心誑我徒眾
汝今還可復其本形龍王白言世尊我是龍
身多諸怨惡恐有眾生共相損害爾時世尊
告金剛手曰汝可護此龍王勿令損惱時金
剛手受世尊語已便為守護隨後而行是時
龍王從座而起別至一處遂復本形身有七
頭廣長無量頭枕娑羅宛斯尾在得义尸羅
國相去百驛由先惡業一一頭上各生一醫羅
大樹被風搖動膿血皆流露汗形骸臭穢可

惡常有諸蟲蠅蛆之類遍其身上晝夜啖食
令他嫌恥不樂觀見是時龍王即以本身詣
世尊所頂禮雙足却住一面時諸大眾見此
龍身恐怖可畏離貪欲人尚生恐怖況未離
者見此龍身麤澀鱗甲皆悉劈裂瘡潰膿流
種種異色身體凹凸高下不平其形廣大能
不驚懼皆白佛言此是何物來世尊前爾時
世尊告諸大眾此是前來轉輪王身汝等於
彼生死榮華心生愛樂此是本形彼是化作
由先惡業報受斯苦彼諸人等聞佛說已各

懷憂惱默然而住。龍王白言：唯願世尊爲我授記，當於何日捨此龍身，佛告龍王：當來人壽八萬歲時，有佛出世，號曰慈氏十號具足。爲汝授記，當免龍身。是時龍王即於佛前悲號啼哭，諸頭眼中一時出淚，成十四河駛流。驚注佛，復告言：汝且裁止，莫大啼哭流淚不止。令國破亡。龍白佛言：而我本心不害小命，何況損國？作是語已，頂禮佛足，忽然不現。是時大衆咸皆有疑，而白佛言：此龍宿世作何惡業，頭上生樹，身出膿血？廣說如上。佛告諸

大衆欲知此龍宿世因緣報得苦身，自作自當無餘代受，廣如上說。頌曰：假令經百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汝等苾芻，應當一心聽我所說，乃往過去於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佛出世，名曰迦攝波十號具足，在娑羅苑斯施鹿林中依止而住。此龍于時於佛法中出家修行，善閑三藏，具習定門，於寂靜處，譬羅樹下而作經行，以自策勵。于時譬羅樹葉打著其額，即便忍受。

後於一時繫心疲倦從定而起策念經行苦
還打額極生痛苦發瞋怒心即以兩手折其
樹葉擲之于地作如是語迦攝波佛無情物
上見何過咎而制學處令受斯苦由彼猛毒
瞋心毀戒命終之後墮此龍中醫羅大樹生
於頭上膿血流出生多有諸蟲蛆啖食臭穢
非常汝諸苾芻於意云何善閑三藏習定苾
芻壞醫羅業者豈異人乎今此龍是苾芻當
知黑業黑報白業白報雜業雜報是故汝等
應捨黑襪修純白業乃至說頌如前爾時那

刺陀仙人詣世尊所頂禮佛足退坐一面而
白佛言世尊先所許者我已作訖欲於如來
善法律中出家修學佛言善來苾芻聽汝出
家可修梵行聞是語已鬚髮自落如曾剃髮
已經七日法衣著身瓶鉢在手威儀整肅如
百歲苾芻頌曰

崇一

十一

世尊命善來 髮除衣著體 即得諸根寂

隨佛意皆成

時諸苾芻見那刺陀既出家已諸同梵行者
不知云何喚其名號以緣白佛佛言此苾芻

姓迦多演那應將此姓即以爲名時諸苾芻
即依此喚爾時佛告迦多演那曰然於世間
有二依止謂有見無見復由煩惱而作嬰纏
於此二見常爲固執煩惱不除恒懷我慢與
苦共生隨苦俱滅汝迦多演那由無疑惑自
生智慧正見現前如佛所見何以故世間生
法正智見已世執無見即不復生世間滅法
止智見已世執有見即不復生迦多演那於
此二邊勿爲執著如來常依中道而爲說法
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即是無明緣

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六處緣觸
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
老死憂悲苦惱如是極大苦蘊相續而生此
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即是無明滅故行滅
行滅故識滅識滅故名色滅名色滅故六處
滅六處滅故觸滅觸滅故受滅受滅故愛滅
愛滅故取滅取滅故有滅有滅故生滅生滅
故老死憂悲苦惱滅如是極大苦蘊悉皆散
滅于時迦多演那聞佛說已即於座上觀知
生死五趣輪迴有爲無常苦空無我心開意

悟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
脫得如實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
不受後有心無障礙如手撝空刀割香塗愛
憎不起觀金與土等無有異於諸名利無不
棄捨釋梵諸天皆悉恭敬因佛與名迦多演
那從是已後名大迦多演那

第一

十二

爾時唄逝尼國人多疫死喪輦相次屍骸遍
野王及國人悉皆憂惱臣白王曰王今宜可
修諸福業或云供養沙門婆羅門或云可作
咒術藥法王聞議已祈請禳灾悉皆備作冀

除疫癘百姓安寧告守門人曰汝等須知若
有沙門婆羅門等來入城中能除疫者即當
報我爾時如來大師知此國人多遭疫病死
亡無數欲存救愍無上世尊常法如是觀察
世間無不聞見恒起大悲利益一切於救護
中最為第一最為雄猛無有二言依定慧住
顯發三明善修三學善調三業度四暴流安
四神足於長夜中修四攝行捨除五蓋遠離
五支超越五道六根具足六度圓滿七財普
施開七覺華離世八法示八正路永斷九結

明開九定充滿十力名聞十方諸自在中最
爲殊勝得法無畏降伏魔怨震大雷音作師
子吼晝夜六時常以佛眼觀察世間誰增誰
減誰遭苦厄誰向惡趣誰陷欲泥誰堪受化
作何方便拔濟令出無聖財者令得聖財以
智安膳那破無明眼膜無善根者令種善根
有善根者令更增長置人天路安隱無礙趣
涅槃城如有說言
假使大海潮 或失於期限 佛於所化者
濟度不過時 如母有一兒 常護其身命

佛於所化者 愍念過於彼 佛於諸有情
慈念不捨離 思濟其苦難 如母牛隨犢
佛作是念誰能調伏毘逝尼國猛光大王并
後宮嫔女及諸人庶世尊觀知大迦多演那
苾芻能調伏彼即便告曰大迦多演那汝可
觀察毘逝尼城猛光大王及宮內嫔女并諸
人庶令得安樂尊者白佛如世尊教于時尊
者至明旦已執持衣鉢入婆羅痾斯次行乞
食食已執持衣鉢與五百苾芻往毘逝尼國
路次建拏鞠杜國時此城中有一婆羅門是

尊者故舊知識家有一女儀容端正美色超絕髮彩光潤無與比者因此立名號為妙髮有音樂人從南方來見女妙髮頭髮奇好詣婆羅門所告言大婆羅門此女頭髮是我所須可賣與我以一千金錢用酬價直婆羅門答曰婆羅門法不應賣髮何故汝今作非法語彼不遂心默然而去後於異時父便命過母聞聖者大迦多演那與五百人來至此國不遠而住為夫新死心懷憂感聞尊者來更加思念掌頰而住其女妙髮見母憂愁問其

所以母今何故以手掌頰懷憂而住母曰聖者大迦多演那是汝亡父故舊知識今來至此汝父身故家復貧窮不能辦得一中供養故我懷憂女曰若爾樂人買髮酬直千金錢可取其價以充供養我髮後時更復生長願母勿憂母聞語已知有淨信詣樂人所告言第一仁者我女頭髮仁先求買酬直千金錢必其須者可還前價答言老母當時我等要須此髮今乃無用若其出賣可取半千價答曰任意即便酬直取髮將去爾時尊者行至其城十四

於一靜處安心而住婆羅門妻詣尊者所頂禮足已白言聖者行途安不我夫在日與尊者相識幸見慈愍明日午時受我微請尊者曰我衆極多卒何能濟問言聖者衆有幾多答有五百人報曰甚善尊者默然爾時老母知受請已禮足而去即於家中辦諸供養至明清旦敷設牀席瓮貯淨水往白食辦願聖知時于時尊者於小食時執持衣鉢與五百人至女人舍就座而坐見坐定已老母即便自手行與種種上妙飲食食了嚼齒木澡漱

訖屏除鉢已取一小席坐聽說法尊者欲爲說法問言爾女妙髮今在何處答曰容儀不整未敢輒來雖阿羅漢不觀不知即便斂念觀彼女心知極淳善告言彼女心善可喚將來即命出房至尊者所以殷重心禮尊者足退坐一面母曰此是妙髮雖知輕觸請與尊者爲女母重白言旣相繫屬要有因緣事須諮問此女今者欲與誰家尊者報曰我出家人不應問其俗事然此女兒必當獲得內外莊嚴瓔珞之具數各五百五大聚落以充封

邑母曰我是貧家誰當見與如是勝富尊者
曰勿作是語此女福德高遠以殷淨心於勝
福田而興供養必當獲此殊勝果報勿懷憂
惱母便默然尊者爲其母女示教利喜說妙
法已從座起去漸漸遊行至盟逝尼國纔入
城中所有災患半皆除殄時守門人往白王
曰王今知不有五百人容儀殊異纔入城內
所有災患半皆除息王曰此誠善事應申供
養時諸婆羅門來白王曰我於晝夜極大辛
苦作除障事是我威力災患半銷未久之間

必當除殄何因令說由彼苾芻諸苾芻呪願
彼王無病長壽已辭王出去王告臣曰門人
報我有五百人容儀殊異纔入城內所有災
疫半皆除殄諸婆羅門言我於晝夜極大辛
苦作除障事是我威力災障半銷未久之間
悉當除殄不由外人我今不知是誰功力卿
等宜當將諸苾芻及婆羅門至象廐中於不
淨地以麤米飯投醋漿水令彼俱食食罷去
時兩朋皆問大王今日設食如何諸臣白王
如是應作即於象廐如教設食食了出時門

人先問婆羅門曰仁等今日受王供養其食如何彼便大怒高聲唱曰我等觀此非法貧王但以麤飯惡糜澆醋漿水設婆羅門何福之有門人聞已默爾而住彼去之後苾芻次來問言聖者王所設供其味何似答言賢首十六施主所惠受者應食足得充軀以終日夜時守門者便入見王具陳二說王既聞已復告臣曰卿今更可於象廐中清淨之處設美食已還同前問即於淨處敷好座席敬奉名食欲出之時復如前問婆羅門曰即如刹利灌

頂大王所設精奇獲福無量門人報曰王宮廚饌事難一準因何今日不見嗤嫌彼便默去次苾芻來問如前答門人入見以事白王王復出教如於象廐馬廐亦然淨穢精麤問答相似王聞語已作如是念諸苾芻衆是真福田非婆羅門也便起深信即行詣彼大迦多演那處禮足而坐爾時尊者爲王說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王復禮足白言尊者幸願慈悲及諸聖衆明就我宮爲受蔬食尊者默許王見受已禮辭而去即於其夜辦上妙食

晨朝起已敷設座席安淨水器遂令人往
白尊者食已備辦願聖知時是時尊者日初
分時執持衣鉢將諸苾芻詣設食處就座而
坐王令倡妓奏諸音樂歌舞齊發尊者僧衆
整容端坐收攝諸根鼓樂聲了王問尊者曰
管樂如何堪聽察不尊者答言大王其見聞
者方知善惡王曰諸根內闇容可不知對境
馳心何不聞見尊者欲令體悉其事作善方
便而告王曰王今頗有合死人不王曰欲須
何用答曰王可以鉢平滿盛油置彼手內令

人執刀隨後驚怖不應損害報言若油一滴
墮于地者當斬汝首任其遊履并復於前多
置妓女奏諸音樂還來至此問持油人美女
容儀音樂好不然後於我方生實信王聞告
已皆如所言次第而作彼人來至問曰美女
容儀音樂好不答言大王其見聞者方知好
惡王曰汝有眼耳何不見聞答言大王若我
油鉢一滴墮者彼執刀人當斬我首橫屍在
地我於爾時恐鉢傾側怖頭落地一心持捧
辛苦迴來何暇能知美女容儀歌舞善惡王

遂無言默爾而住尊者問曰大王見不王言
已見大王此人但爲一生之命懼遭大苦殷
重正念不爲縱逸善護自身況我必芻於諸
歌舞並皆捨棄此是多生苦痛因故寧容輒
更欲見聞耶王觀油鉢審察其情於尊者邊
倍生敬重是時太子諸王內宮嫔女及衆士
庶皆來隨喜以種種上食供養苾芻時衆食
了嚼齒木澡漱已屏除鉢器於尊者前王君
卑座問尊者曰餘處頗有以妙飲食供五百
聖衆與我等不尊者曰王是國主控御百城

隨念皆來無所乏少以上飲食供五百僧豈
成希有我昨來時於一聚落家有少女恨已
貧窮遂自剪髮賣得五百金錢於我徒衆敬
設名餐斯成希有王聞是語作如是念彼女
之髮價直五百諸天嫔女難以爲比當復審
察彼是何人我當取之尊者德高理難致問
遂命使者曰汝今可行隨尊者來處於何村
邑有女賣髮得五百金錢奉爲尊者大迦多
演那設食供養是誰之女我要須見使知王
心即行尋問展轉遂至建拏鞠社城旣至城

中周遍詢訪知其處所適本求心暫憊息已
詣婆羅門舍於其門立見母出來問安隱不
母便問曰仁今至此欲何所求答曰欲求妙
髮以爲婚事問言爲誰答曰爲猛光王以死
國后母曰甚善然娉財不少恐事不成使者
曰其物幾何母曰內莊嚴具數滿五百外諸
瓔珞其數亦然五大聚落以充封邑得此物
者我當與女使者聞已馳還報王白言大王
我求得女王曰爾共何言答曰我報其母王
耶充后王曰彼索娉財使便具說王聞報已

語言隨其所索多少皆與使衛王命還向女
家共相許可卜選吉日廣備禮儀前後行軍
盛嚴旗鼓從建拏城將至塢逝尼國旣入城
已即於是日所有疫癘並悉銷除國界休寧
人民安樂因此嘉瑞遂共號曰安樂夫人

十九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一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八五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二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內攝頌曰

樓上逢增長 姪女夜觀星 因作馬鳴聲

商人抱枯骨

崇二

爾時猛光王住盟逝尼城此有長者娶妻未
久留在本宅自爲興易持貨他方其夫去後
妻恣衣食煩惱增盛遂昇樓閣遍觀男子於
日日中瞻望不息後於異時其猛光王乘妙
香象於宅邊過女人既見生欲染心便以花

鬘遙擲王處墮王肩上王即仰觀見有少女
顏容端正光彩超絕左右顧眄自謂無雙王
既見已知彼染意報言少女若有愛心何不
暫出答曰妾是少婦無緣得出王若顧念可
幸蓬門王心被惑不能前進即便下象步入
其舍歡悅既暢即便有娠智慧女人有其五
事一知男子有欲心無欲心二知節候三知
受胎時知是彼人胎四知是男五知是女遂
白王言王令知不我已育娠時王即以上真
珠瓔付而告曰必若生女任爾自收如其是

男與此瓔珞當送我所女人敬諾王便捨去
後經數月娠相外現時彼舊夫書來告曰汝
可安隱我望不久當至本鄉女人聞已生大
憂愁遣使白王我已有娠舊夫將至今欲如
何王遣信曰汝可寬懷我有方便令彼不來
女便默爾王與彼信我今要須如是之物汝
可遠向某處求來既涉長途奄經時歲女人
月滿便誕一男容貌可觀當代希有天將欲
曉即以酥蜜盛滿口中箱安輒綿抱兒置內
白氎通覆上絡珠瓔珞密合其箱朱條急繫紫

鑷印上報婢使曰可持此箱至王門所淨拭
一壇箱置於上并安燈火在一邊住有人將
去汝可歸來使依教作時有衆牛隨路而出
行至箱所圍遶不進時猛光王與安樂夫人
在高樓上望見群牛遶箱而住命使者曰汝
觀門外何意諸牛群聚而住使者曰門有一
箱絡以朱條紫鑷封印王曰汝急將來夫人
白王箱中之物王當與我王言隨意使者持
箱既至王所即便開印乃見珠瓔珞及以孩子
王識珠瓔報曰此是我兒抱付夫人云是汝

子夫人得已即呪願曰願兒長壽今此孩子與作何名王曰有福孩兒被牛所護應名牛護又安樂夫人親爲撫養母亦改號名牛護母于時北方得义尸羅國王名圓勝所治國化安隱豐樂人民熾盛廣說如餘於諸園樹常有花果膏雨順時乞食易得後於異時王與諸臣在高樓上歡娛恣意告諸臣曰頗有餘國如我境中豐樂安隱得相似不大臣白言温逝尼國王名猛光彼亦豐樂安隱花果不絕與此不殊彼有商人來至於此王遣喚

來既至具問聞其富盛王生嫉心報諸臣曰君等嚴兵我欲伐彼其王即自親整四兵向温逝尼國漸至彼城侵掠無度殘暴非理人不聊生猛光大王既聞賊至亦嚴四兵出相拒戰猛光不如兵衆分離遂騎單馬逃向餘處至荒野外見一耕人名曰增長躬自犁作案二王觀容色有異餘人即問言汝是勇健壯兒頗曾聞道有圓勝王與猛光王戰猛光大敗知此事不答曰我聞此事未知虛實答曰不虛耕人亦不知此人是猛光王便報之曰猛

光王身居本國彼是客來遂被欺凌隨處逃竄謀臣猛將何所用爲王若此來以我爲爪牙者即以長繩繫圓勝頸曳入城中言話未畢婦來餉食縫葉爲器夫即洗手將欲就食顧眄王曰雄猛丈夫略觀形勢似有饑色我貧窮者有此麤餐必不相嫌幸當同味時猛光王尋作是念我若不食饑取命終即便下乘取替脊坐洗手足已一處同餐其婦便以缺緣瓦盞酌酒令飲王作是念雖知盞缺於不缺處我當飲之王有智策善閑時務復更

思曰於不缺處我若飲者或恐被人云相欺慢我今宜於所缺處飲令彼於我深生愛念是時耕夫自於破處先飲辟毒次過與王王既得已還於破處而飲耕夫念曰此大丈夫情無間隔我缺處飲同處飲之我今宜可深生敬重令其交道久而不喪如是念已報其婦曰賢首此大丈夫是我得意親善知友爾可將去至本貧家以油塗身湯水沐浴爲設飲食馬須好食恣其水草婦遂將歸如言皆作情懷莫逆供給所須于時圓勝王有餘小

國名渴沙來相抄掠侵漁百姓時諸大臣作書告王具論其事願王善自思量於其書末并爲頌曰

如王於他國 勤勞降伏彼 於已之國土 亦當勤守護

索二

時圓勝王讀其書已作如是念我若領兵歸本國者諸人皆謂我被他降逃還本邑我今宜可共其和好方歸故居遂令信入報猛光王乃曰知識事已去者更不可追宜暫出來希欲相見自餘勝負並不須論望得促膝交

四

襟共申莫逸事同平昔我方歸故城內諸臣得其信已共作是議若報王無彼定欺我宜設方便且答時情裁書報曰知識既解來封篤好情深事雖實然能無猶豫兩國同聚各致狐疑雖逆來心我無違出然此太子名曰牛護是我所生令出相見共申歡意隨情去留是時即令牛護出見圓勝歡懷共盡遂解兵圍旋旂本國時猛光王諸大臣等共相議曰他方怨敵已如雨散自己國王急當求覓四方遠近馬使追尋時猛光王聞彼圓勝抽

兵已去便報耕人增長曰我今除怖辭汝言
歸爾若入城當過我宅答言大丈夫仁之名
諱我亦未詳如何後時相訪過宅王曰誰復
不知我所住第汝入城時應如是問多馬人
家今在何處作是告已驟轡而行至本城門
報守門人曰汝令應知若有人來問多馬宅
者可將見我遂入宮中後於異時盟逝尼城
有大節會遠近諸人皆湊城邑時耕夫婦報
其壻曰今日城中有大節會我今亦往觀衆
聚集并復因便問多馬家夫言賢首凡諸豪

索二

五

士豈可言皆有實當於三處能見其人一謂
被他戰破二謂他所欺凌三謂身爲人主喪
亡家國餘何能見妻曰彼雖難見應觀聚集
夫妻即去至其城內耕夫念曰我試問之告
守門者曰咄男子多馬人家住在何處時彼
門人聞其告已遂執夫妻送至王所王纔遙
見尋便驚喜歎喜來復更告曰增長汝何
得至答曰故來奉覓增長見王坐師子牀諸
臣輔翊既未善識然念于懷不委何辜拘執
至此王知有疑欲令憶故即便離座脫去天

冠王先闢額增長既見憶識其容夫妻一時俱拜王足時王即便盛興儀式引入後宮洗沐香湯著妙衣服方丈甘饌百種千名王自親臨觀其所食食寵延就上妙宮闢綺帳芬芳適時安寢王勅內官曰此是我父母凡有所須飲食衣服反以卧具奴婢僕使悉皆供給時猛光王恭敬彼已人皆恭敬王子大臣內外士庶無不敬重耕人增長既見非分恭敬供養滿七日已情懷媿慙前白王言我今奉辭欲歸蓬戶王曰汝今住此共我治國增

長答曰我是耕夫寧知國事王曰汝豈不云我若得作國大臣者即以長繩繫圓勝頸牽入盟逝尼城今乃云我是耕夫不堪王事宜應且住勿念還家彼便默爾王遂強立爲國大相創爲宰輔供膳尚麤後於異時王因問曰汝今好不答曰朝餐尚乏好事安在王曰不須憂惱即當令汝衣食豐盈時王即告五百大臣曰卿等宜應供給增長是時諸人共出衣食既增養活因此時人號爲增養此從名後改時王問汝得好不答曰衣食雖精然

卷二

六

朝官大臣並相輕賤何有好耶王曰若如是者宰臣聚會評論之時汝往其中無敢輕者答言大王我是耕夫敢狎朝貴王曰汝但赴集我令彼敬彼便默爾後於異時因有朝會王意欲令宰貴諸人敬增養故方便爲問令於國中現有如是不安隱事卿等如何令其懲息時有大臣作如是議若作斯計方能除殄王言不可次有諸臣各呈異見王皆不可乃問增養曰此欲如何答曰若作如是計方能銷滅王對諸臣遂然其策將爲當理諸臣

見已各生是念增養出言王皆信用此亦不應共爲輕侮後時王又問增養好不答曰住處尚無餘何能好王告諸臣卿等宜可與增養覓宅臣曰有其大臣令已身死所有妻妾奴僕之類住在宅中王曰可將此宅及妻子等并餘財物咸賜增養既得宅已問增養曰比得好不答曰家中人衆以我耕夫咸生輕慢王曰若如是者汝洗浴時我令使喚汝作是語待我洗浴訖當去見王增養白言如何我得違大王命王曰是我所教誠非過咎又

汝欲食時我令使喚汝應答云待我食了自當往見正汝食時我到汝宅與汝同餐答言大王我今豈敢與王共食王曰我許非過如是作時彼皆恭敬增養聞命便往宅中及正洗時王令使喚云有急事汝可即來使至傳命增養報曰待我浴了方去使者去後宅內諸人相與言曰今此宅主見拒王命自生高慢即招殃禍又相告曰非宿貴人少得勢時便生傲慢家人又曰姊妹當知諸昇高者必當墮落此人今日定遭王戮事乃不遲既洗

沐已不赴王期即便就食王復令使報云有事宜可急來雖聞王教報云且去食罷方行使去報王王既聞已自乘大象至彼宅中問言增養汝今欲食答曰欲食王曰不請我耶答言奉請宜可就餐宅內諸人共相謂曰我之家長與國王言戲事若平懷各生希有舉目相看時王即便淨洗手足一處同餐宅內居人見是事已悉皆戰懼互相謂曰我比輕賤此是耕人今者同觀與國王共食又共議曰知欲如何王既共餐事難輕忽我等從今

不應致慢若不敬者定招禍患衆然其語共
生敬畏王於異時又問好不答曰有一大臣
是王親族常欺罵我寧有好耶王曰我若作
言斯成有礙至於進退汝自當知答曰我所
作者願王不責王曰我無怪責增養異時隨
路而去見二童子貧無親屬持彈并丸在道
而戲時有婢使頭戴水瓊在傍而過一童子
曰我以乾丸彈瓊作孔一人又云乾丸作孔
此未希奇我彈濕丸而掩其孔此成奇事既
共議訖即以乾丸彈令作孔次彈濕丸掩之

第二

令合于時增養遙見其事情生希有便作是
念此二小童可令助我伏彼王親屏除怨罵
問二小童曰汝是誰家子答曰我無親族隨
時活命報曰若爾可於我所共汝爲活答言
隨命旣蒙收採問曰我更何爲答曰汝但習
彈後若見人與我鬪諍當以不淨塗丸彈於
口內答言我能後時與彼王親共諍競童子
即以穢丸遙彈口內彼便吐出以手掩口急
走出外因斯恥辱更不相凌王復問言汝得
好不答言王之內人以我耕夫並生輕賤王

曰若如是者我入宮時汝來門所問言王在何處若言在內汝可語言萬機之務棄而不知鎮處後宮何能辦事又若見我在內住時汝於側殿在我牀上垂脚而眠我自出門爲舉足令上答言大王我豈二頭令王舉足君臣位別高下殊途現阻人情豈有斯理王曰是我所愛汝復何憊如是作時中宮於汝不敢輕慢彼便默爾後於異時來入中宮問王安在隨王言教次第皆作乃至王舉足內人見時皆不忍可欲致凌辱王言汝莫是我所

愛此有何辜然相謂曰共見此人受王愛念我等不應更爲輕慢王若知者於我加刑從是已後悉生恭敬王於異時問言好不答言今時得好其猛光王性愛女色與諸少年在高樓上談說世事因告之曰汝等頗知何處都城有好美女有云曲女城有或云出蛇蓋城中有云諸餘城國且未須論於此城中有賣色女名曰善賢容色端嚴世所殊絕如天姝女在帝釋宮亦如日光映諸星宿王聞是說倍悅常心迷惑失所情希就見即於其夜

脫去御服著凡庶衣自持五百金錢往善賢舍彼女見已歡唱善來報婢使曰與此丈夫沐浴清淨婢即依教爲其洗浴揩摩身體時有一人復持五百金錢來詣門首報言我欲來宿然此姪女常法如是後有人來殺前至者與後同歡是時婢使見猛光王容顏可愛與凡庶不同即便落淚作如是念此人豈非刹帝利種儀貌端正舉世無雙如何姪女起罪惡心非理枉殺彼所零淚落在王身王即仰觀問女何故忽然淚落答言無事王有疑

心頻更研問汝當語我此必有緣彼遂次第說其所以王即問言少女我已失計頗有方便得走出不答曰此舍四邊有人持劍共相警衛走出無由然有出處極成穢惡亦何用在言王曰隨好隨惡可指其處我命須存答言某處容可走出然是廁孔釘以鐵釘若能拔得斯爲走路王言汝行指處我試拔之女指其處王投身下拔廁孔釘雖勞筋力未能得出爾時於此牆外去斯非遠有婆羅門住善識星文中夜出旋仰觀天漢其妻持水隨

後而行婆羅門告曰汝今應知我觀星宿王
遭大難辛苦非常妻曰國家機密何用在言
餘人若聞定遭刑戮婆羅門曰我蒙庇廕元
由國王王受艱辛我寧安隱便於中庭遙望
厄星求念而住王於廁孔聞其語聲盡力搖
釘拔之遂出即從孔內隨糞而行不淨露身
辛苦出外天星遂改時婆羅門見星改變告
其妻曰王雖受苦今已得出既存性命我爲
幸甚王便急步潛入城中至安樂夫人處夫
人倉卒見而問曰上天無私何意如是王乃

次第具向說之夫人聞已泣淚橫流即以竹
簞刮去不淨先以香土遍洗次將種種香屑
衆妙香水而沐浴之次拭塗香著上衣服暫
時安寢以至天明於正殿坐告大臣曰諸陰
陽師識星曆者皆應喚集臣即總命王問之
曰我於昨夜其事如何答曰王夜安隱更無
異事王曰於某坊有婆羅門善知星曆可喚
將來即令使去至婆羅門宅報言王喚即便
著衣欲赴王所其妻告曰我先已報國家機
密何用在言仁不聽採今遭召問婆羅門遂

觀察日辰知無惡事告其婦曰汝不須怖皆是吉祥行詣王所王既遙見高聲唱言善來大師可相近坐婆羅門便即呪願願王壽命延長就座而坐少時停息王乃問言婆羅門汝解星曆不答曰隨我力能薄閑多少王言大師我於昨夜其事如何答言大王昨夜遭難非常辛苦由王福力僅爾命存王既聞已告諸臣曰如大師說我於昨夜命幾不全諸陰陽師未閑曆算從今已去絕其封祿姪女善賢宜將頭髮繫惡馬足踏之令死所居之

宅以驢耕墾其家婢使與我洗者命入後宮令知國事時諸大臣如王所言悉皆依作王問婆羅門曰仁既憂我我得命存今欲報恩汝何所願答言大王暫問家中來申所願王言隨意即便歸舍告家人曰王與我願隨意所須悉皆給與汝等諸人各欲何事妻曰君欲何物答曰我欲五大聚落常爲封邑妻曰若如是者我欲牯牛百頭恒供乳酪子曰我願上馬寶車而爲乘馭女曰我願上妙瓔珞以寶莊嚴其婢使曰我願好磨香石是作食

所須時婆羅門便作是念既有斯事不可直
說宜作頌言從王乞願遂至王所白大王言
如我家中所有求願幸容其罪得盡於詞聊
作頌言以申其事

我願五封邑 宗二 婦牛一百頭 十二 子欲馬寶車

女愛諸瓔珞 宗二 家中有婢使 十二 須石用磨香

有此所願求 大王哀見與

時猛光王聞其說已還將頌答遂其所願

與汝五封邑 婦牛一百頭 子與馬寶車

女賜諸瓔珞 家中小婢使 與好石磨香

既有此願求 悉皆令滿足

王告大臣曰隨所欲者皆可與之王語婆羅
門曰大師與我共治國事赤心相助平論萬
機答言大王我是婆羅門理不應知國家之
事時王即便強立婆羅門為國大臣王之隣
境名曰渴沙有相違背遂令增養持兵往伐
既破彼軍多獲資物屯兵野外方欲入城王
聞欲來整軍自出見渴沙少女身多癰疥問
增養曰頗有丈夫與此女兒同眠宿不答曰
非直同歡枕席終亦騎其夫背今作馬鳴王

曰豈當得有如此事耶答曰王當自驗是時增養即將少女付與醫人汝可善治多酬藥價凡所須者我無有悋醫人爲療悉皆平復次以衣服飲食隨意資養容顏可愛有異常倫是時增養遂將爲女名曰星光增養告曰

案二

十三

我若請王來宅中食汝可具諸瓔珞好自嚴身於王前現女受言教後時增養敬白王曰我之貧宅願王暫過王曰汝不請我何緣得去答曰今即奉請明當就宅王曰善哉增養遂即廣陳盛饌具設珍羞請王入宅香水沐

浴弄無價衣飯食將了清談而住時女星光遂於帷內遙擲小毬尋即褰帷報其父曰過我邇來王見少女顏貌超絕遂生染愛問增養曰此屬於誰答言臣女問曰已與他人答言未曾王曰何不與我答曰王若不嫌隨意將去王即盛陳禮事娶入後宮世間常法得新棄故不入舊闥愛著星光餘事皆廢增養念曰此正是時往日所言即今應作問星光曰汝能騎王背上令作馬鳴不答曰待我思量未知能不凡智慧女人不學自解遂著垢

衣卧破牀上王來問曰何意如是答言大王
由天瞋我今遭禍患王曰汝曾於天何所求
願答曰王使我父往伐渴沙當爾之時我於
天所心有祈願若父將兵降得彼國平安歸
老我若嫁時所得夫主騎其背上今作馬鳴
王今要我豐足內人誰能爲我報其宿願凡
爲欲愛所牽無所不作答曰夫人汝之所求
斯誠爲我願無疾患我悉作之彼默無語王
曰汝何默然豈汝於天更有祈願答曰更無
求願然於當時復作是念令婆羅門大臣呪

願兼使樂人彈琵琶曲王曰此亦可得婆羅
門大臣我之自有彈琵琶者此可方求答曰
可爲求之于時健陀羅國有一商人持諸貨
物至盟逝尼城遂與姪女共相交涉旣生染
著情亂荒迷所有錢財悉皆費用家人僕使
隨處逃亡是時姪女見其窮匱報言仁者我
無田地耕耘復無邸店典易唯仰交遊聚集
以爲活命若有財貨可即持來無即須行宜
容後客答曰我貧無物若其有者更將何用
然我於汝深生愛念且當容受勿苦相驅許

索二

十四

我宅中始知相愛姪女曰若能隨言皆作且容居住答曰我悉爲之是時姪女情欲驅遣旣大便已遂以棗核安其糞上報曰汝可以齒齧去棗核彼便齧取女即以脚踏其胷脊報言貧寒物如斯惡事因何口作汝是不淨潔人當離我去即驅出宅其人舊業解彈琵琶即以音聲而自存活王報增養曰汝女於天作斯祈願婆羅門大臣我自先有彈琵琶者何處可求答曰有健陀羅人客彈琵琶以自活命將帛掩目引入宮中王曰當如是作

王與大臣昇七重樓上遂命大臣具說其事增養帛掩彼目引彼昇樓于時星光著鮮白服騎王脊背淨行大臣爲王呪願琵琶發響王作馬鳴時健陀羅作如是念七重樓上寧得馬鳴應是我儔被女人所弄情發於衷乃爲歌曰

卷二

十五

此事多相似 此事人共知 錢財皆散失
穢核汙其齒

于時手彈琵琶口誦不歇王即問曰歌辭異常有何義味彼即次第以事白王王作是念

此人知我不宜住此便與五百金錢遠驅出國後時大臣諫曰凡爲國主勿被女人之所欺弄王聞內慙一無言對王命增養曰婆羅門大臣見譏於我汝頗能令其婦髡彼髮耶答曰我試觀之便往宅中間其妻曰王被婆羅門獻直譏誚汝頗方便能令其婦髡彼髮耶答曰無勞豫說剃後方看夫曰若能作者斯爲好事長情之壻必有長情之婦其妻即便與大臣婦共爲交好旣得意已告曰夫人我之夫主極深相愛隨我索者悉皆爲作答

曰雖有愛言豈能勝我我於夫處常得自在餘莫能過答曰汝若於夫有自在者試髡其髮我今疑汝定不能爲答曰但看剃竟方知能不其婦即便著故弊衣卧單牀上呻吟而住大臣問曰何意如是答曰天神怒我報曰汝豈家貧不能酬賽令天神革於汝生嫌隨汝所求悉皆爲作使神歡喜患苦銷除問曰汝於神處何所許耶答曰仁先在家未有什宿國王初命我即求神今我夫主王命將去所求稱意安隱歸來當剃其頭髮供養天神

自爾已來家道昌熾錢財巨富我貪受樂遂忘賽神由此慢心致今天怒我今定死何路求生夫曰汝所求天便成爲我宜可聞奏悉爲辦之妻便附信報增養婦曰我夫已許悉皆爲作婦既聞知便報增養大臣之婦已附信來我夫已許待暫聞奏增養入見啓王事辦請更不疑大臣若來願知此事王曰已知不勞言囑時彼大臣來至王所白言大王我有祈請須賽天神於六月中不出庭戶願垂恩許得遂所求王曰善哉還至宅中即便剃

髮既懷羞恥不出于外其婦令便報增養婦曰頭已髡訖婦告增養增養白王王聞大喜即令使者喚大臣來于時增養教二童子誦其歌曲歌曰

若是端正良家女 能使丈夫隨意作

七重樓上馬鳴聲 看此大臣頭剃却

時彼大臣聞王信喚著帽而入既至王所命坐一邊彼二童子即唱其歌曰

若是端正良家女 能使丈夫隨意作
七重樓上馬鳴聲 看此大臣頭剃却

其一童子即便近前脫大臣帽見無頭髮現
在朝臣撫掌大笑大臣內懷羞恥外愧於人
曲脊低顏一無言答出門而去是時增養所
爲事了便自誇誕唱言告衆曰若被女人如
是輕弄者豈有能成國家之大事王於屏處
報大臣曰卿頗有便能使增養受恥辱耶答
言大王我且觀察未知能不其姊妹子妙閑
幻術告曰大臣增養每於朝會常輕弄我汝
若能作辱彼事者即是與我除大羞恥答言
阿舅容我籌度其事如何既思量已答言髣

第二

十七

鬚即以幻術化作廣大商旅於大糞聚化爲
房室取枯骸骨作商主婦顏容端正人所樂
觀王之國法若有大衆商旅來至城者或王
自看稅或令增養時王不出令增養受稅既
至營中問言何者是商主室彼便指示既入
室中見商主婦容儀可愛能感人心纔覩見
時即便染著報言少女若能與我同歡愛者
汝之商旅總放稅直答言隨意報云不應晝
日可待夜中幻師即便掩畫爲夜增養共幻
女行其非法以手抱腮因茲睡著幻師遂乃

解其術法是時增養抱彼枯骨卧糞聚中大
臣即去白言大王暫迂神駕賜觀增養王出
城外既至彼已彈指令覺報言增養與女野
合豈噉肉耶增養見已自念如斯調弄是王
所作我今何用如此活為寧當自死更不求
生復便念曰捨命極難我今宜去就彼尊者
大迦多演那處從求出家即行就禮白言大
德我欲出家尊者即與出家受五戒十戒已
次授近圓略教誡已令讀增一阿笈摩經時
猛光王既無增養情不能安遂令還俗如舊

安置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二

音釋

髮莫班切 眇彌珍切 娠懷失人切 諾應各切 條
他刀切 編邪視切 猛七切 竄亂切 餉式亮切 替
絲繩也 脊替他計切 資昔切 旃尾於竿頭曰旃 驟
轡轡彼義切 馬疾行也 湊倉奏切 誼切 輔

也惡女六切自懲持陵切珎下江切長階
 苦皆切研五堅切廁初吏切箒邊送切馭
 摩拭也癰息茂切褰去乾切齧五結切
 乘也用也猶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八五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三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內攝頌曰

牛護獵師死 放宮天授歸 猛光向得叉

殺人聲入夢

第三

時猛光王曾於寐後作如是念牛護太子我喪之後能有智力紹王位不我今宜可試其智策令使喚來告言我於內宮少有勞務須經七日汝可權時代知國事太子即便受命監國於利非利賞罰適宜有姦非者官司執

送太子見已問男女曰共相愛不答言相愛太子聞已告諸臣曰彼既相愛何不隨情告左右曰自今已後勿禁姦非諸人聞已恣情造過太子每於國事嚴加檢察王經七日尋自出宮問增養曰我之亡後牛護太子能紹位不增養曰彼能紹繼然於姦私者縱其造惡王問何故增養以事具答王作是念牛護太子爲當於他女人情無妬忌爲當於己妻室亦無妬耶我且試驗時有北方健陀羅客寄住城中王聞有智告曰汝可與彼牛護大

妃共行非法彼聞即便以手掩耳若作此非我無活路王曰王事須然此無有過若不作者便成違勅答言大王必須然者此難倉卒要須漸次方可得爲王曰隨汝所須次第當作答言大王先近彼宅造大店舍王當給我貨物之直作斯方便望漸相親王即依言給其錢物彼即造店收諸貨物廣列芳筵時太子妃母有一婢使遂來店處買諸香藥時健陀羅問其婢曰少女汝爲誰買答曰是牛護妻母令我來買問曰彼母何名報言字某答

曰彼即與我母字是同我今看彼與母無異即少取其價多與香物婢至家已其母問曰有何因緣先將此直得物全少今乃極多彼以上事具答其母母言大善彼即我子如是再三見其物多遂遙歡喜後時店主報其婢曰汝可白母我欲參見婢便白母母曰任來婢還報已遂乃多持香物行造彼家亦既相見抱母而哭母曰汝何意哭答曰阿母顏狀一同我母情生悲感由是哭泣母曰我是汝母便無勞泣遂令彼此愛念情深其牛護妻

在傍而立母曰爾來此是汝兄可執其足懇
懃致敬女隨言作遂問母曰此女何名答其
名字報曰我家長嫂亦如是名形貌相似即
爲我嫂母曰善哉從茲已後倍增憐念既至
宅已于時店主情懷詭詐佯病而眠時彼婢
使來買塗香報言少女我病極困母何不來
暫相看也答曰彼不知患我當還報婢歸報
知母即來問問言愛子汝何所患答言我患
極困母曰當問醫人隨病設藥答曰阿母斯
非藥療我緣此病必定命終母曰汝勿憂愁

作何方便能令病愈答曰有療病藥然得之
無由母曰但使有者我皆爲辦答言阿母我
若得與牛護大妃歡愛通者病可得差母聞
大怒曰汝貧寒物欲得王妃何不命斷彼即
振衣捨之而去是時店主復行詭詐便作契
書我身後宅及財物悉皆與彼太子妃母
遂將書與母母讀書已忿怒即除便作是念
我懷瞋色棄背而來彼更於我倍生殷重情
義無歇難得其類我緣此事爲問女看勿使
因斯致傾身命即便喚女爲說店主久故恩

卷三

情彼是汝叔遇病嬰纏不暫看問答言阿母
豈無醫人爲其療疾母曰彼病難治或當致
死我聞彼說若得長嫂共爲歡愛者此病可
除女便怒曰此貧寒人欲得王妃共行非者
何不即日以取命終母曰貴賤無定汝今頗
知大公根本是誰所生答言不知母曰從蠅
所生今得爲王有大兵衆汝之夫主是長者
婦生當亦爲王汝可共彼而爲歡愛若有子
者當得爲王此亦何損由母勸故彼遂許通
母便遣信報健陀羅曰見汝慇懃女已相許

汝自知時可來相就是時店主聞已報王事
將成辦暫令牛護出彼宅中王作是念我亡
之後牛護爲王牛護有子當紹帝業若健陀
羅共妃生子此若爲王絕我宗嗣可與其藥
令不生子即便與藥告健陀羅曰汝共彼女
行非法時先服此藥王報牛護曰汝且少時
勿還宅內有別籌度彼便不去健陀羅服藥
與女交通一處而睡王作是念彼應事畢報
言牛護汝可還家既至舍已見健陀羅與妃
一處垂臂而睡太子即舉其手并將衣覆彼

二通宵共寢乃至天明遂作是念無人見不
即便還店既至明日王語太子我夜夢見汝
婦與外人私通答言大王夢見我眼親觀王
曰汝如何見彼即具說王曰汝於女處無妬
心不答曰我無王曰此有何因答言大王暫
聽我從生來知宿命事我憶往昔三為商主婦
其夫待貨與易他方我報夫曰願欲隨行夫
曰誰當與汝共相給侍由斯辛苦不可相隨
婦便啼泣餘人見已告商主曰仁婦啼泣欲
得相隨商主具報難事餘人告曰但令將去

我為供給遂即將去於險路中有五百群賊
來破商營遂殺商主時五百賊共婦行非時
諸賊放更破商營得一少女皆生愛著時婦
見已起嫉妬心此女共我爭夫主耶便即令
人擲空井中因斯命斷大王往時婦者即我
身是我念往昔共五百賊行此姪欲尚無足
心何況一男而有足曰我憶是事不復於女
生嫉妬情以此觀知世間愚人多將文婦置
於宮內共為衛護理合男子防諸女人豈容
女人防守男子王曰誠如汝說能斷妬心世

間難事雖有此理我未能行爾時盟逝尼城
有一獵師其妻端正情極愛重欲去畋遊作
如是念我若留妻往山林者恐與他人作諸
非法我若不去既無別業糊口交無宜可携
將共行林野即便共去同居草庵爲畋獵事
殺諸禽獸賣以充糧後於異時猛光王因獵
而出其馬驚馳至獵人處獵人記識遙唱善
來王便下乘息一樹陰獵人自念我今豈得
以舊宿肉奉灌頂大王宜取新者以相供侍
即持弓箭行湊荒林時王周眄見其少婦儀

容可愛起染著心欲惱既纏共行非法是時
獵者獲得新肉持以歸來見婦共王作不軌
事因生忿怒作如是念此王違法今可殺除
復念寧容爲小婦女而害大王時有師子忽
然而至殺其獵師欲命終時便於王處起慈
悲心遂得託生四大王天王見夫死作如是
念此之少女我與交通無宜輕棄即便安慰
置在傍邊時王大臣周旋顧覓共至王所問
言此是誰女王曰是我境中此何足問宜可
將去置於後宮王罷旋遊還至城闕然王宮

內多有宮人王作是念此捕獵人將一少婦
獨住林野尚不護得況我而能守多宮女即
便搖鈴吹角鳴鼓普告城邑諸人當知若有
舊住或復新來咸應聽語我今宮中所有內
人悉皆放捨隨其所樂任意縱橫與外人交
通不以爲過又告內人曰我今放汝夜出宮
外隨意歡遊鼓聲纔動即時還入若有違者
當斷汝命但是女人皆樂男子況復王宮鎮
被幽繫時諸宮女皆夜出外以求男子隨其
所樂在處遊行唯有安樂夫人牛護之母及

星光妃爲護王情不出於外王告安樂曰汝
可出外別覓丈夫答曰我實不能捨王出外
別覓餘人時王復告星光妃曰汝何不去求
外丈夫然彼年少容華情色難忍於他男子
常有愛心雖在宮中情希出外聞王數告默
受其言即便夜向市中見賣香男子顏容端
正告曰汝可共我爲相愛事報言暫爲持燈
待我計算費用之數方可隨情時彼男子取
受既多卒難周悉通宵計算乃至天明旣動
鼓聲無遑更住星光棄燈在地便欲出門男

卷三

六

子曰且可須臾共爲歡愛答曰無容更住王有教令鼓聲亦動不入宮者當斬其頭我無二頭寧容久住遂別而去王見問曰星光汝共外人爲歡戲不答言無暇王曰何意彼便次第具說向王王時默然王重宣令如前告知皆放宮人夜中任意與外交通其響遠聞流遍餘處時憍閃毗國出光王聞猛光王有斯教令皆放宮內夜出私行便問大臣瑜健那曰我聞猛光王放諸宮人任行私好我欲暫往共彼交歡答言彼猛光王於大王處常

懷不忍事若怨家聞王自來定爲非義答曰丈夫爲事好惡須決汝宜住此我且他行答曰大王意正誰敢相留幸願前途好爲謹慎時出光王極愛女色違大臣諫便往盟逝尼城遂於夜中見星光女問知是已復觀儀容挺特舉世無雙報言刹帝利種美女星光可來與我共爲歡戲答言隨意可敷氍毹王曰汝可敷之時彼二人各懷高慢不敷卧褥已徹天明鼓聲旣動女便欲去王曰且住可共交歡答曰王有教令鼓聲亦發不入宮者當

第三

七

斷其命我今無暇更得久停星光遂即於王指上脫取金環手持而去其出光王亦歸本邑王問星光曰汝得男子共交歡不答言不得問其何故彼即次第具說因緣并出指環此是彼物我脫將來王讀印已告增養曰其出光王將大軍衆來入城內無人警覺與我宮人密求歡愛寧得於彼爲放捨耶答言大王此迴竊至我不豫知如若重來必不相放時出光王還已聞知遂告大臣瑜健那如前所說大臣諫曰王前竊去彼不覺知遂令安

隱得歸本邑今時彼王極爲防衛若重去者必不平安不去爲勝臣雖苦諫王不受語王既發引臣亦隨行至盟逝尼城止一宅內增養覺已令多壯人於其宅邊拔劍防守告言此宅若有女人出者放去勿放男子時瑜健那知其事勢作如是念我今不應見王遭難默而棄捨作何方便令其走出遂即令王著婢使衣頭戴水器令人隨後以杖驅行云汝取水速可歸來王待澡漱時守衛人謂是婢使遂不禁止既至池邊棄瓊而走增養入城

覓王不得但見瑜健那即將見王祇由此人
令出光王走時瑜健那前白王曰我比蒙王
身命存活今令走出正是其宜此諸臣等受
王封祿縱其走去豈成道理王乃大責增養
曰何有敵國害王來此行私君等公然令其
走去若餘方便獲得者善若不得者當受極
刑聞已驚惶思求方便是時南方有機巧師
新來至此增養問曰汝有智力能作如是如
是機關物不答言我且學作望有功成是時
增養遂藏王家筆山大象遍告城邑筆山大

案三

象走出外處莫知所在遠近悉皆聞斯響已
報工人曰應以木作筆山象形彼即隨言作
機關象於此象中安五十人象糞及水多貯
象內告言汝等宜動機關可令此象往憍閃
毗不遠而住王若四兵共來看者象可迴還
若獨來者即捉其王置於象內急走歸國工
人聞教並依言作遂令大象至憍閃毗不遠
而住是時牧牛羊人及諸雜役者見象奇絕
咸共觀望有說此象從山林來復云此是猛
光王所失大象遠來至此有來白王說其所

以比聞猛光王有葦山大象世所超絕由王福力自來至此遠近都會有千億人皆來瞻視王聞是已極生大喜告瑜健那曰可即鳴鼓遍告皇都共整四兵多持羅索領諸人衆共出城圍看縛大象臣依王教次第登爲扈從雲屯俱集垆野時象內人見王兵至遂便却走大臣奏曰於縛象事王先善知作何誘引得令相近王曰四兵且退我獨往看于時衆退唯王獨行并將妙響琵琶自隨而進其象內人見王獨來即便住象王至象所諸人

卷三

九

便出捉王入象遂動機關猶如疾風還歸本國時出光王旣被收捉有大兵衆俱發大聲王被賊捉王被賊捉遂多加兵赴至國界大臣告曰旣至他境無宜更入並可還歸王旣被將別思方便時出光王被他所執至唄逝尼城增養大臣將出光王至猛光王所白言大王此是出光王王見欣喜推鐘鳴鼓人衆雲奔巨億百千衢路闐噓王勅增養曰可依國法棄彼出光臣曰此出光王於調象法善知其妙王若殺者此法隨滅且復令人就其

受學解盡妙術除棄不難王曰若如是者卿
可自學答曰此即便是受學大師如何當害
既有斯事與世相違王曰誰堪就學答言王
女天授稟性勤策明識通達人皆共知令彼
就學當盡其妙王然其計即語女曰有一丈
夫具十八種惡相彼人善解調象文書以慢
隔障汝可就學我當於汝後漸學習汝亦無
宜見惡人面若其見者定死無疑即便隔慢
就學其文時瑜健那在憍閃毘國作如是念
我今宜應覓王消息如其命在作解縛緣必

也不存別求紹繼瑜健那妹名曰金鬘機巧
多情倍勝兄智報言小妹汝今宜往盟逝尼
城問王消息如其命在作解縛緣必若身亡
別興繼嗣聞已默然內思其事即便變服爲
外道女形乞丐自資著故衣服漸漸行至盟
逝尼城問守門人曰出光大王今命在不門
人答曰彼王於汝有何怨惡答曰殺夫并子
財物收將門人曰王在未死現教王女調象
經書如是展轉於王四門悉皆具問彼並同
答遂作種種方便求及於人匿影藏形與出

光王相見周旋四顧出細音聲問言大王今得存在彼亦驚惶周迴顧盼答言小妹今且未亡復作餘緣親觀天授問言少女汝今就誰學調象法答言阿母有一丈夫具十八種惡相我於彼邊隔幔而學答曰寧有丈夫具十八種惡相此是出光大王儀貌端正眾相具足世間希有誰復誑汝作此惡言若謂是虛褰帷目擊彼聞其說情喜內充遂即褰帷覩王顏狀心生愛染如猛風吹報言阿母實如所說頗有方便能令國王與我通不母曰

我今告汝雖復遠求難逢此類況汝自愛正是其宜此是刹帝利王灌頂受位我爲方便令契汝心旣道言交即便歡合天授與王極相愛念于時金鬘速便遣信報其兄曰幸當安心勿爲遠慮王女天授從出光王學調象法兄得信已便著五種屏處璽珞上覆草衣崇三自號春花伴作顛狀即便行詣盟逝尼城遂於街巷康莊之所或卧或起口出狂言而爲歌曰

春時可遊戲 春時可爲樂 我即是春花

共爲遊賞事

若有人識云此是瑜健那者即解金璫密相求及若不知者云是狂人不相齒錄所到之處若是王家或大臣舍皆得衣食以當朝饑漸復窺覷得至出光王處略申言議後時其女天授報出光王曰我父若知必爲重戮可預爲方便走出爲佳出光答曰若爾汝今可於王處作如是語我學調象且讀其文走策驅馳未親目見願王與我賢善毋象隨意乘騎看其去就與經文合不即以此議奏大王

知王語掌象人曰賢善毋象可與天授隨意乘騎或旦出中還或晡來昏去或初更後夜往返無恒或復宵歸或晨時至時瑜健那作逃走計背負象糞以出城門門人問曰春花用糞何爲答曰王家設會充歡喜團人謂狂言不以爲意以草裹糞於僑閃毘路掛在樹枝象尿瓊盛負持而出門人見問答曰王家設會用作飲漿人皆共笑竟無採錄還於走路瓊掛樹枝時出光王與其大臣及金鬘天授並於某時某處期欸不移時出光王遂與

天授乘其母象到所期處大臣金鬘及妙音
琵琶一時俱發共生歡喜王即彈琵琶大臣
唱歌曰

共乘賢善象

和彈妙音曲

天授與春花

手舞同歸去

王自爲商主

得還憍閃毘

畢我忠臣願

長歌且爲樂

卷三

十二

出光去後失其時節不入宮中猛光王報增
養曰何故移時天授不入增養遂覓知其已
走白王曰其出光王乘賢善象并將天授逃
走出城王聞驚怒告曰汝可急乘輦山大象

越彼惡人將來見我即乘大象隨路而去大
象奔馳相望欲及瑜健那即於樹枝取其象
糞棄地而去大象遂歟不肯前行逡巡之間
母象遂遠經多踰繕那復還越及瑜健那取
象尿玩擲之于地大象復歟更得前行至自
邊疆情離憂怖其時增養作如是念此是他
界宜可迴還或此大象亦被將去既不遂意
失望而歸至本城已王問之曰有何消息答
曰已走至國無可追尋王便掌頰憂愁而住
爾時出光王既還本國死而復存遂即請命

沙門婆羅門商人貴勝親族知識貧窶無依
遠近星奔皆至王所廣行檀捨爲大設會與
天授夫人隨意歡樂後於樓上共天授戲曰
我行誑術將得汝來夫人曰我父亦行誑術
囚禁王身僅得存命王曰我若不將汝父來
至憍閃毘國爲織師者我即不名爲出光王
也彼懷瞋忿默爾而住時出光王語瑜健那
曰卿頗能得解我憂耶答曰欲何所作王曰
當以長繩繫猛光頸牽來至此今學織工答
曰將賢善象天授隨來安隱歸還豈非憂解

如王所說我更思量未知得不旣思策已報
王得去遂便收取盟逝尼城所須貨物覓好
商主求妙美人璵珞嚴身皆令具足爲商主
婦作是事已商旅便發漸至盟逝尼城其猛
光王聞大商旅來至我城王自出觀收其稅
直旣至營所問言商主住在何處引人指搗
王便到彼開門而入直進中庭覩商主婦顏
容挺特昔所未見莊嚴美妙迥絕人間於此
城中無與等者王起染意報言賢首共我交
歡女曰此是牀褥隨意所須旣爲欲染嬰纏

無所不作即便共卧共作交通志意惛迷不
記先後商主即便以衣遍覆令四人舉牀大
衆歌唱出盟逝尼城後門而去因即長行時
諸從者或復搖鈴而爲歌曰

人間蚊子能食月 毗沙門王債主牽

大地及樹上虛空 姪女能將猛光去

是時城中所有商人見此歡樂皆云商旅欲
發悉皆隨去城中人物皆悉不知王之去處
增養怪王隨處求覓彼諸商旅將猛光王漸
至憍閃毗國諸臣慶賀曰大王國位昌延所

願皆遂其猛光王將來至此王曰與著鎖械
令學織工仍勿使人輒報天授後時王與天
授共在高樓隨意遊觀其猛光王因有少緣
出織師舍于時出光樓上遙見報天授曰汝
識彼人不王先闢額女細觀望遂便憶識流
淚交襟作如是念今此惡王躡頸我父到斯
苦處我若不殺此惡王者我更不名爲天授
也我雖行殺令彼不知王性利根知其懷恨
告大臣曰我於猛光已報怨訖卿宜爲彼洗
沐身體盛設香餐廣作威儀送其還國彼依

卷三

十四

王教次第悉爲放令歸故是時天授作如是
念我若即今爲殺方便彼有惡智便見猜疑
且復引時更待他日強爲言笑以送愁情天
授忽然著垢弊衣卧破牀上出光見已問言
何故答曰天神瞋我王曰夫人何乏有願不
酬答曰我先所許卒不可求王曰汝何所許
預生憂懼意所須者悉當爲辦答曰我父昔
日幽禁王時遂於天神情生啓告我若與王
安隱得達憍閃毗者我當共王七日七夜不
御飲食日旣滿已將好花鬘從足指端纏至

于頸輿置城頭我卽爲王設大施會命婆羅
門衆數滿千人盛興供養大王今日多有內
宮豈復於我能生憂念以此籌量定死無惑
王曰此卽是汝爲我祈天更不須憂悉皆爲
作從是以後作殺方便卽於城下繫二狗兒
索三
日日常與美肉令食如是長大乃至食肉與
人身量等遂卽與王要心七日飲食俱斷天
授於夜私自飽餐王於七日期心不食身體
羸瘦不自支持旣滿七天天授遂喚諸結鬘
人汝可麤線多作香鬘速將來進勅瑜健那

曰今日大王戒期已滿卿可嚴飾城隍廣修施會設婆羅門一千餘衆諸大臣輩各作驅馳不欲令知內宮密事時瑜健那奉勅皆作掃拭街衢香水灑沃香爐寶蓋無不普薰散諸雜花在處充滿甚可愛樂如歡喜園處處皆有種種鼓樂音聲遍合舞妓翩翻當此開時天授遂即將王上城令其卧地以花鬘纏繞以足至頂間無空處即便推下既落城根二犬俱食血肉皆盡白骨殘餘時有鷄烏鵲鷺野干之屬食肉禽獸舐啄殘骸時大城中

所有人衆驚惶震懾傳云大王自立城上觀其設會墮落城隅因此命終被犬所食人衆聞已號叫囂聲拔髮椎胸宣滿城郭時諸苾芻咸皆四散或以餘處或詣給孤園諸大臣等衆聚共議何因大王而自上城城下何目有犬來食諸臣僉議見花鬘線方知定是天授預爲惡計殺我大王既生忿怒即以紫礦作室令天授入中以火焚燒受苦而卒故知怨讎相報未有休日時諸苾芻咸起疑心請世尊曰大德其出光王先作何業由彼業力

生被犬食佛言諸苾芻此出光王昔自造業
因緣會遇成熟現前如暴流水無能遮礙出
光作業誰當代受諸苾芻凡所作業非於外
四大而得成熟但於自己蘊界處中受苦樂
報如有頌言

卷三

假令經百劫十六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苾芻乃往古昔於一都城有婆羅門大
臣依彼而住當時無佛有獨覺者出現於世
憐愍貧窮樂居靜處世間唯有此一福田有

一獨覺遊行人間遇至此城於一靜林依而
止宿至天曉已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時彼大
臣將諸犬等出城遊獵見此獨覺一無慙犯
有大人相遂放犬令食諸苾芻於汝意云何
勿為異念彼大臣者豈異人乎今出光是於
無罪過聖人之所放犬令食以斯業力五百
生中常遭犬食而取命終汝等苾芻當知若
純黑業得純黑報若純白業得純白報若作
雜業當得雜報以是因緣應捨黑雜二業當
修白業汝等苾芻當如是學時憍閃毗國出

光王死盟逝尼猛光王無有怨讎安樂而住
曾於一時在高殿上與諸大臣作非法言論
問諸人曰何處城邑聚落之中有好姪女有
云大王得义尸羅城王名圓勝於此城中有
一倡女顏容姝妙善六十四態於此人間大
地之內未有丈夫纔相見時不生耽染王纔
聞說容顏智慧即生愛著報增養曰縱使遠
求如斯女類卒難可得我今宜往共彼交歡
答言大王彼圓勝王於長夜中是王怨隙彼
即常在得义尸羅王自往者彼若知時定爲

卷三

十七

非義答曰我今意正事不可違卿住於斯我
當行矣答言上命難違去時隨意然須謹慎
時王即乘輦山大象行向彼城於其路中有
石旂山安象此中身詣城內既至彼已便脫
頸上勝妙珠璣價直千萬與彼姪女便共交
通時盟逝尼城大臣人衆婆羅門等怪不見
王莫知去處共相謂曰王非凡庶去必人知
又曰王既豐足內宮更何所覓又曰我等宜
應共問增養即便俱至問曰大王今者不知
去處答曰君等何乃疾欲見王且復忍心不

久得見問曰何時可見答曰滿十二年諸人皆忿報言仁令殺王欲擬自立能出如是不義之言若七日內見王者善若不見者當立餘王斷汝形命增養聞已默然懷憂而住時牛護母國大夫人見增養愁命而問曰卿今何故情事憂惶答曰夫人大婆羅門及諸臣等作如是語具告前事我今寧得情不憂耶夫人曰卿可以蜜和酥塗糠麥子盛以金盤持至上廐馬所當前而跪作如是語若有能得今日行到得叉尸羅城者可食金盤酥蜜

糠麥馬雖聞告竟無一食是時有一瘦弱老馬別在一邊垂耳而住便至其所手捧金盤具如前說彼聞說已就盤盡食即以此事具告夫人夫人曰可去被鞍若見異狀卿不須怖宜可對前現雄猛勢有勇氣者物不能欺即便往彼舉鞍欲被馬遂奮迅變異形儀告言丈夫汝頗曾見如是馬耶彼便拔刀答言智馬藥叉汝頗曾見如是騎馬人手答言不見報言智馬藥叉若能不變常則而行去者善若不去者當斬汝首血流于地答曰丈夫

第三

十八

尸羅城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三

音釋

繫陟立切 闐伊真切 城切 垌洧炎切 林切 巧音
 乞求 闐音田 噎一結切 闐窺覲窺切
 也 闐謂闐滿噎塞也 窺覲窺切
 小規也 覲容 覲許救切 以窺覲窺切
 朱切 欲得也 覲鼻 擗氣也 窺貧 窺也 躓志
 也 鷄與鷄同 聶怖也 噉切 噉虛驕切 噉聲也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八五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四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攝頌在前

爾時猛光王在得义尸羅婬女之舍見增養來問言卿何爲來即皆以事具答王曰我且

案四

歡樂待七日滿當可共去日既滿已往石杵山自駕其象象遂大吼去斯不遠有解相人聞象鳴聲作如是語我聽象鳴知其意趣日行百驛還至南海飲水充虛增養聞說遂即共王同乘其象隨路而去至一陶家有坏瓦

器象便脚踏瓦師見憂增養曰有如此人依地而活王遂心疑作如是念增養此言見譏於我唯我一人依國地活斯言何義後當憶念默然而去復於行路見鵲鵲鳥當道生卵象脚踏碎鳥見悲鳴增養見已便作是語此不應作致有憂悲王復生念此言還是見譏於我行婬女舍是不應行後當重憶尋路而去復於路邊在一樹下乘象而過於樹枝上有一黑蛇縱身垂下欲蜇於王增養見已便即拔刀斬爲數段落地宛轉增養曰此不應

作而强作之王復生念此言還是見譏於我已經三度後當憶念復於他日象乃速行不肯緩去方欲至城增養白玉前有相師作如是語象行百驛還向南海飲水充虛看此急行定不肯住當抱樹枝縱身而下王與增養抱枝而下詣一園中任象走去王語增養卿今可去竊報安樂云我今至在芳園中即行具告彼聞告已歡悅無極時王媿恥不向大門即便於一水窻欲入宮內時有二女不識是王遂相告曰我聞大王已至一云我意思

量於此窻入王聞其語便作是念我今增養竊告夫人彼乃隨情遍語城邑遂於別日情懷不忍告增養曰汝於我處頻作數種無益惡言而譏誚我豈我一人受用大地汝於某處作如是語此諸人等受用大地以自活命復於某處作如是語此不應作致有憂悲造案四姪女舍我不應往復於某處作如是語此不應作而强作之豈我向姪女處是不應作又我與汝在芳園內令汝獨去竊報夫人云我今來停在園內汝便以語遍告城隍是則於

我作無利事增養驚懼作如是語靈祇共鑒
明察我心實不譏王前於陶家見有坏器象
脚踏破陶師見憂我見斯事作如是語此諸
人等依地土活中於路次見有小鳥於道上
生卵象行踏碎鳥遂悲鳴我見斯事作如是
語此於不應行處而生其子後於樹枝見蛇
下樹欲螫於王我遂斬爲數段在地我作是
語於不應爲處而強作之於斯等事我直說
之非譏王也又云今入宮內竊報夫人便將
此語遍告城邑者此亦不然我唯獨入竊語

夫人豈敢於王作無利事王曰任汝分踈云
非是過我於小門欲入城時親見二女作如
是說一云王來一云從此道入若不說者彼
何得知答曰彼是飛行魅女潛身密聽聞王
語聲此亦非我爲無益事王曰汝今無過可
自安心勿爲怖懼又復我行去後有婆羅門
云王不來更立餘者咸須殺却今正是時答
曰婆羅門且待先殺飛行惡人王曰彼何能
殺答曰我作方計殺除望得王曰除惡爲善
時此城中有大臣子先開明呪增養詣彼問

第四

三

曰飛行魅女殘害生靈如何設計得令除盡
答言阿父我能擒得即便斬取死人之手變
作盟鉢羅花付人令賣報言汝可持此詣市
中賣若以錢來買者即不須與如其笑者錄
取其名并記形狀其人一一依教而作於此
城中錄笑者名得五百人王聞是已報增養
曰有此多人如何能殺答曰我解方便王不
須憂王曰隨汝自作遂於城邊料理一處令
使淨潔宣告令王今欲作無遮大會求請天
神汝諸姊妹咸可來集女聞王命意欲求財

悉皆聚集雖無名字亦爲貪來便有五百餘
人彼大臣子皆以呪索禁縛使住增養令人
持刀總殺王曰此妖雖殄尚有諸婆羅門即
令遍請我造無量不善之業已殺五百飛行
魅女仁等爲欲救濟我故日日應來一處受
食彼聞歡喜皆悉來受王勅門人曰諸有受
食婆羅門衆汝宜好數來報我知門人敬諾
王又告曰汝等城邑諸人宜作上食供養婆
羅門時婆羅門爲貪好食便受王請皆來集
會食罷欲出門人數之總有八萬便即白王

數滿八萬王聞思付如何一時能殺多命遂令一一婆羅門正噉食時屠人持刀背後而立告言若聞我道取酪聲汝等一時齊斬其首如是教已彼依言作乃至悉斬其首時王既殺衆婆羅門已即於其夜夢見地震六字崇四聲空出六字聲復有八夢地震六字者謂六無我鄙心若空出六字者謂諸誰平今彼我云何八夢所謂一者見白檀香泥遍體塗拭二者見赤梅檀香水澆灑其身三者見頭上火然四者見兩腋下垂大毒蛇五者見二鯢

魚舐其兩足六者見二白鵝飛空而來七者見大黑山當面而來八者見白鷗鳥頭上遺糞是時彼王既作如斯衆多夢已即大驚怖遍身毛豎作如是念豈緣此事王位有虧身命損失便召解夢婆羅門至而告彼彼作是念王此好夢我當說惡若言好者更增高慢長其惡見餘婆羅門更見誅戮作是念已共爲籌議報言大王此非善夢王言爲說當有何報答曰此夢表王國位將虧身當殞歿王聞是已生大憂惱爾時彼王復作是念頗有

方便令我身存王位不失耶我今宜可詣尊者迦多演那處請問吉凶豈非與我爲惡兆乎既至彼已頭頂禮足在一面坐以夢具白尊者答言大王頗於餘處問此事耶答言聖者於餘亦問於何人邊問答曰於婆羅門處

索四

五

善昔有六王非法化世身壞命終墮於地獄此最初王在地獄中受大極苦而說頌曰即是初六字
六萬六千歲 地獄中燒煮 現受大極苦 未知其了時
其第二王亦說頌曰即是第二無字
無有苦邊際 了日終不知 我類共同然 此由前惡業
其第三王亦說頌曰即是第三我字
我所得衣食 或理或非理 餘人餐受樂

令我獨遭殃

其第四王亦說頌曰即是第四鄙字

鄙哉我形命 有物不能捨 飲食不惠人

令身無利益

其第五王亦說頌曰即是第五心字

心常欺誑我 鎮被愚癡牽 地獄受苦時

無人肯相代

其第六王亦說頌曰即是第六若字

若我生人趣 常修於衆善 由其福業力

必得上生天

故此六聲彰彼先業又復大王空中六聲是誰先兆如是應知王住宅內有大竹竿於中多有微細蟲食輒者皆盡遺餘堅輒諸蟲不樂恐命不全共說此頌以告宅主即是最初諸字

諸輒處皆食等四 唯有輒皮存 願王六知不樂更別安餘者

王去舊竹別安新者遂令多蟲而得存活又復大王有掌馬人名曰近親先瞎一目彼於日日在鳥巢中打破卵予鳥見子死心生

怨恨悉皆鳴叫而說此頌即是第二誰字

誰復能相爲 刺人令眼瞎 不殺我子孫
除解心憂惱

王當遮止勿使更然又復大王於王園中有
遊戲池水先平滿多有魚鼈蝦蟆所居有一
白鷺鳥常食其魚令池乾無水鳥見是事遂
生嗟歎而說頌曰即是第三平字

平地水恒滿 多有諸魚鼈 取食以充軀
今時水皆盡

王今宜可以水添之驅鳥令去又復大王

此國中有一大山名曰可畏有雄象母象並
悉生盲唯有一子恒爲供侍爲父母故出外
求食遇見雌象相隨而去漸爲誘誑將至園
所遂便被縛憶念父母悲憂內疚不食水草
而說頌曰即是第四令字

第四

今父母孤獨 生盲無引導 處在深山中
無食誰看養

七

王今宜可令放彼象得與父母共爲歡樂又
復大王王住宅中有被縛鹿旣離昔群心生
憂惱而說頌曰即是第五彼字

彼群皆受樂 水草任情遊 唯我受拘繫
晝夜獨懷憂

王宜解放任往山林又復大王於王宅中有
鵝被繫仰瞻空裏見有群鵝飛騰而去情生
憂惱而說頌曰即是第六我字

我朋皆已去 飲啄盡隨情 我身何罪業
被繫無聊生

王起悲心亦宜解放又復大王夢見八事是
何先兆者如見白梅檀香泥遍體塗拭者有
勝方國王送大白毯來奉大王今至半路經

七日後必當來至此爲先兆又見赤梅檀香
水澆灑身者有健陀羅國王送赤毛寶毯來
奉大王今至半路經七日後亦當屆此此爲
先兆又見頭上火然者有槃那國王送上金
鬘來奉大王在路而來經七日後亦來至此
此爲先兆又見兩腋下垂大毒蛇者有支那
國王送二寶劍來奉大王隨路而行七日當
至此爲先兆又見二鯉魚舐兩足者有師子
洲國王送一雙寶履來奉大王尋路而來七
日當至此爲先兆又見二白鵝飛空而來者

有吐火羅國王送二駿馬來奉大王尋路而
來七日當至此爲先兆又見大黑山當面而
來者有羯陵伽國王送大象王二頭來奉大
王尋路而來七日當至此爲先兆又見白鷗
鳥頭上遺糞者牛護之毋安樂夫人此爲先
兆王自當知然王不應於婆羅門處更起惡
心時猛光王聞是語已歡喜踊躍如死重甦
深生信仰禮足而去還至宮中如尊者教皆
悉奉行別安大竹遮掌馬人枯竭池中添水
令滿放象并鹿及被繫鵝滿七日已如所記

事皆悉到來王見是已更於尊者極生敬重
作如是念但我宮中所有吉祥皆是聖者福
力所致我今且以初得大毯奉持供養後以
王位奉禪尊者即告使者曰可持此毯將奉
尊者迦多演那彼便將去奉授尊者次告安
樂夫人及星光妃牛護太子增養大臣曰仁
等當知今此諸國所有大王咸持國信來獻
於我汝等愛者隨意當取時安樂夫人即取
金鬘星光少妃取赤毛寶毯牛護太子取其
二馬增養便取二劔大臣取其寶履唯餘寶

象王自取之時猛光王他獻五寶皆共分訖
便往尊者處禮雙足已在一面坐白言大德
慈造弘深事難具說謹持國位奉獻尊者唯
願慈悲哀憐納受尊者報曰世尊有教遮諸
苾芻不受王位王曰若如是者當受半國答
曰此亦不聽王曰若作國主是佛所遮受用
五欲理應無損我悉奉施答曰大王所有諸
欲佛皆不許王曰此不應者所有受用及上
受用供身資具幸當為受隨情而用答言大
王待我白佛王言任意請佛爾時佛在室羅

索四

九

伐城逝多林住是時大師無不知見遂作是
念假令迦多演那於諸受用及上受用自無
所須然為未來諸苾芻故應可受取如是念
已起世俗心諸佛常法若起世俗心時乃至
蜚蟻亦知佛意若作出世心時聲聞獨覺尚
不能了何論畜類于時世尊為斯事故遙知
迦多演那意趣遂起世俗心即令迦多演那
天耳天眼彼此聞見是時尊者即白言世尊
苾芻得取受用之物及上受用不佛言為欲
哀愍未來世中諸苾芻故又令施主福報增

故是故我今聽爲四方僧伽得取受用之物
及上受用非是別人此中受用者謂是村田
上受用者謂是牛羊等于時尊者請世尊已
白猛光王曰世尊已許爲四方僧伽得取受
用及上受用爲欲哀愍未來世中諸苾芻故
又令施主福報增故時王即爲尊者遂造大
寺四事供養悉皆充足莊田牛畜施四方僧
佛告諸苾芻我今最初許鄔波索迦爲諸聲
聞四方僧衆施受用物謂是塋逝尼城猛光
王爲首又最初許鄔波索迦爲諸聲聞四方

僧衆施其飯食謂是鷲峯山摩揭陀主影勝
大王爲首又我最初許鄔波索迦爲諸聲聞
四方僧衆施其卧具謂是室羅伐城給孤長
者爲首又我最初許鄔波索迦爲諸聲聞四
方僧衆造毗訶羅謂是婆羅痾斯善賢長者

索四

十

爲首

內攝前頌曰

猛光一切施

影勝施飯初

卧具謂給孤

善賢造僧寺

爾時猛光王曾於宮內與安樂夫人一處夜

食王性愛酪夫人持一酪碗在王前立當時其星光披妙寶毯簷前而過毯色內徹猶如電光照王夫人悉皆明了夫人見光便大驚怪問言大王此何明照爲是電光爲是燈燄答言此非電光亦非燈燄然是星光披其寶毯從此而過是彼光明王曰如斯寶毯汝棄不取乃取金鬘誠無識鑒豈我宮中無金鬘也誰言外方女能知物好惡答言大王斯何得有如此智慧豈非王教取寶毯耶王曰是彼自取非我所教王及夫人因相輕忽便致

瞋忿遂持酪碗擲王頭上王先闔額因被碗傷便自手摩云我頭破血流腦出今時定死生路無由命未斷來且先殺却便勅增養曰汝今宜可殺此安樂無用婦人增養聞已便作是念王極於此深生愛念由懷忿恨忽作此言不應造次即斷其命待瞋定後更觀意趣方殺不難屏處且安勿令王見作是念已白言如是我當即殺遂便藏舉王旣忿息問增養曰安樂夫人今在何處答言大王奉勅令殺我順王言已斷其命王曰斯爲異事亦

卷四

十一

當殺我及以星光牛護太子并一大臣汝自
灌頂爲大國主彼於我所作輕慢事且爲誠
勗後更平章豈合因斯即行刑戮增養曰王
聽譬喻諸有智者因譬喻言得閑其事

內總攝頌曰

文鳩死赤體

三種難不應

觀無厭不眠

總收其七頌

第一內子攝頌曰

林內文鳩死

樹下獼猴亡

此世他世中

四盲闇應識

大王於往昔時有一名山泉流清泚果木敷
榮於大樹頭有二鳩鳥爲巢而住便採好果
填滿其巢報雌鳩曰賢首此中貯果不應輒
食且求餘物權自充軀若遇風雨飲食難得
方可共噉答曰善事遂遭風日之所吹暴果
遂乾枯巢中欠少雄鳩問曰我先語汝果不
應食待風雨時方可餐噉因何汝遂獨食果
耶答言我不食果問曰我先以果填滿此巢
今既欠少不食何去答曰我亦不知何緣欠
失二鳩皆云不食兩諍遂致紛紜時彼雄鳩

觜啄雌頂因此而亡雄鳩在傍看果而住忽
屬天雨果復盈巢雄鳩念曰今還巢滿明非
彼食便就雌鳩爲懺謝曰

可愛彩鳩宜速起 巢中欠果非汝食
今看少處滿如前 汝今怨我斯慙矣

京四

十二

時有諸天空中見已而說頌曰

汝共好文鳩 樂在山林處 愚癡無智慧

殺後空憂惱

是時增養復說二頌

如彼愚癡鳩 無辜殺同類 不知形命盡

懺謝苦生憂 大王亦同彼 無辜瞋所愛
已遣加刑戮 徒自生憂惱

更說譬喻王當曉之又復大王昔有長者時
屆秋天擔黃豆予詣田欲種置於樹下向迴
轉處樹上獼猴下來偷種把得一掬還上樹
顛緣樹上時遂遺一粒便放滿掬尋樹而下
覓一黃豆長者見之即以杖打因此命終時
有樹神見說頌曰

如彼癡獼猴 棄把求一粒 由斯被他打
痛苦至身亡

王前遣我已殺夫人爲小瞋心便亡大利今求重見其可得乎王告增養曰因何一語便殺夫人答曰王豈不聞

大師無有二 所出唯一言 決定不參差

王言亦如是

王曰我情闇亂令殺夫人汝即隨言豈成道

第四

十三

理增養曰王豈不聞世有二闇即以頌答

大王今應識 世有二種闇 一謂是生盲

二者不知法 此世及後生 復有二種闇

一謂罪惡見 二者壞尸羅

第二內子攝頌曰

赤體空無用 杵曰唯應一 患害起疑心

輕賤事須漸

王語增養曰汝殺安樂夫人我今赤體答曰王豈不聞世間有三赤體不爲好相云何爲

三

河無水赤體 國無主亦然 女人夫壻亡

所向無歸趣

王曰汝殺夫人遂令宮內唯見空虛答曰王

豈不聞世間更有三種空虛云何爲三

鈍馬道行邊 設食無兼味 家中有姪女
是三種空虛

王曰彼好夫人於五欲樂全未受用汝遂殺
却答曰王豈不聞世有三事亦不被受用云
何爲三

賣炭人好衣 浣衣者鞋履 女在王宮內
無受用應知

大王非直此三更有三種不被受用云何爲
三

幽澗春花發 少女守貞心 夫主遠征行

無用終朝夕

王曰汝便造次殺却夫人罪合杵曰答曰王
豈不聞更有餘人合當杵曰

木匠不善察 衣工用長線 御者不觀車
此三當杵曰

大王非直此三案四合當杵曰更有三種云何爲
三

使者更遣使 遣作令他作 少女愛猖狂
此三應杵曰

大王非直此三更有餘三合當杵曰云何爲

三

放牧於田內

剃髮居林藪

常在於婦家

此三應杵曰

王曰我出一語汝便殺夫人誠哉太苦答曰
王豈不聞世間更有一語爲定乃有三種云

何爲三

王但出一語

女人一出嫁

聖者一現身

此三唯有一

王曰汝今自造患害得我一語遂殺夫人答
曰王豈不聞世間有三自造患害云何爲三

力弱者著甲

無伴有多財

年衰畜少婦

此三當自害

王曰我今疑汝別有異心如何一道遂殺夫
人答曰王豈不聞世有三人見時令他起疑
云何爲三

見淺智人修上行

見勇健者無瘡痕

見衰老女說廉貞

此三能使他疑惑

王曰汝極輕賤我如何造次殺却夫人答曰
王豈不聞世有三事被他輕賤云何爲三
無事多言語 身著垢弊衣 不請赴他家

此三被人賤

王曰汝欲漸漸長我怨家殺愛夫人更有何物答曰王豈不聞更有三種事須漸漸云何爲三

食魚須漸漸 登山亦復然 大事不卒成

此三須漸進

第三內子攝頌曰

三種愚癡人 離間有三別 下品應車裂

姦詐事應知

王曰如是愚人如何殺我所愛夫人答曰王

豈不聞世間亦有三愚癡相云何爲三

委付不相知 供承急性者 造次便相捨 此謂三愚相

王曰汝是離間我之親友殺却夫人答曰王豈不聞世間亦有三種離間云何爲三

知友不親近 或復太親密 非時從乞求 三種當離間

王曰汝是下品人殺我夫人答曰王豈不聞更有三種下品之人云何爲三

於他物起貪 自財生愛著 見他苦心悅

斯為下品人

王曰汝合車裂殺我夫人答曰王豈不聞更有三種合車裂死云何為三性拙造機關 畫不知彩色 壯兒無巧便 此三皆合死

宗四

王曰汝大姦詐殺我夫人答曰王豈不聞更

十六

有三種姦詐之物云何為三 女人三度嫁 出家復還俗 網鳥脫籠飛 此三解姦詐 第四內子攝頌曰

難得為他事 孤獨事多虛 相違合重打 失去行無益

王曰難得夫人汝今殺却答曰王豈不聞世間更有四種難得云何為四 兔頭難得角 龜背難得毛 姪女難一夫 巧兒難實語

王曰汝為他事殺我夫人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四種為他人事云何為四 為他受寄物 作保及證人 為行無路糧 愚人作斯事

王曰汝殺夫人令我孤獨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四種孤獨之事云何爲四

生時唯獨來 死時唯獨去 遭苦唯獨受 輪迴唯獨行

王曰汝之所作虛多實少殺我夫人答曰王

索四

豈不聞更有四種虛多實少云何爲四

十七

貧苦行他乞 魚子及棗花 秋日起重雲 此虛多實少

王曰汝所作事深是相違殺我夫人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四種相違之事云何爲四

光影及明闇 晝夜善惡法 此四於世間 常是相違事

王曰汝合重打殺我夫人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四種合打之事云何爲四

帛打先光澤 驢打即能行 婦打依隨墻

鼓打即便鳴

王曰殺我夫人汝可失去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四種失去之事云何爲四

風起塵驚去 衆響失歌聲 承事無用人 德處行違逆

王曰汝行不合事殺我夫人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四種不合之事云何爲四

國王爲妄語 醫人患霍亂 沙門起瞋心 智者事迷愚

王曰汝爲無益殺我夫人答曰王豈不聞更

有四種無益之事云何爲四

無益日下燈 大海中降雨 飽食更重食

承事無事人

第五內子攝頌曰

不應事不觀 不善合驅却 驚怖不歡捨

渴憶難思憂

王曰汝作不應事殺我夫人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四種不應爲事云何爲四

不請強教授 他睡爲說法 不應求強求 共壯兒相撲

王曰汝不堪觀殺我夫人答曰我雖不堪觀樂四

更有四種可觀之事云何爲四

勇士戰可觀 可觀呪除毒 親會食可觀 可觀能講義

王曰汝殺夫人是不善事答曰王豈不聞更

有四種不善之事云何爲四

在家不勤務 出家有貪欲 國主不籌量 大德爲瞋恚

王曰殺我夫人汝合驅却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四種合驅之事云何爲四

御者令車傾 不解量牛力 牝牛多聲乳

婦久住親家

王曰殺我夫人見汝驚怖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四種不應怖而怖云何爲四

鷦鷯與鵲鵲 白鷗及蒼鴈 如斯四種鳥

恒常有怖心

王曰我無夫人情不歡樂云何汝殺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四種不樂之事云何爲四

獼猴不樂村 魚鼈非石山 盜賊非禪室

狂夫馱已妻

象四

王曰汝合棄捨殺我夫人答曰王豈不聞更

十九

有四種合棄之事云何爲四

爲家棄一人 爲村一家棄 爲國棄一村

爲身捨大地

王曰汝殺夫人我之渴憶無滿足期答曰王

豈不聞更有四種不知足云何爲四

火無足草期 及姪他婦女 渴時掬水飲
飲他須難足

王曰汝殺我夫人是難思量事答曰王豈不
聞更有四種難思之事云何爲四

國王瞋難知 途中忽遇賊 家中女婦聞
難恩施物來

王曰汝殺夫人是可憂傷答曰王豈不聞更
有四種可憂傷事云何爲四

老耄帶姪情 惡婦被夫遣 姪女年衰朽

出家有瞋恚 如斯四種事 皆悉可傷悲

第六內子攝頌曰

無厭可愛事 不共戲奪財 不共爭惡心
無依作不信

王曰安樂夫人我觀無厭汝便殺却答曰王
豈不聞更有五種無厭之事云何爲五

國主及象王 名山與大海 世尊身相好
觀時無有厭

王曰夫人可愛汝遂殺之答曰王豈不聞更
有五種可愛之事云何爲五

美貌出名家 溫柔不為惡 婦德皆圓滿
斯人真可愛

王曰不應與汝共為戲樂殺我夫人答曰王
豈不聞更有五種不可共戲云何為五

小兒及毒蛇 閹豎偏生子 隨宜無識者

此不應共戲

索詞

二十

王曰殺却夫人即是奪我財物答曰王豈不

聞更有五種奪人財物云何為五

舞樂與醫人 賊及於典獄 王家出入者

此五奪人財

王曰殺我夫人汝今不堪共為爭競答曰王
豈不聞更有六種不共爭競云何為六

大富及極貧 下賤極高貴 極遠及極近
此六不應爭

王曰汝有惡心殺我夫人答曰王豈不聞更

有六種惡心之人云何為六

雖見不相看 違逆不親附 好說他過咎

望報與他財 雖施還擬索 是惡心相狀

王曰汝殺天人我無依怙答曰王豈不聞更

有七種無依怙事云何為七

老病僧惡王 老家長惡口 不閑於法律

重病無醫療 不依尊者教 是七無依怙

王曰汝殺夫人不中爲伴答曰王豈不聞更

有七種不中爲伴云何爲七

調戲人樂兒 博奕與姪女 耽酒賊黃門

第四

十一

此七不爲伴

王曰汝殺夫人不中委信答曰王豈不聞更

有七種是難委信云何爲七

深水齊至腩 獼猴及象馬 黑蛇頭髮豎

面蹙少髭鬚 於斯七事邊 應知難委信

第七內子攝頌曰

不睡及不欲 九惱無悲心 十惡十相違

十力夫人現

王曰汝殺夫人我不能睡答曰王豈不聞世

間更有八事令人無睡云何爲八

熱病瘦病及咳嗽 貧病思事極懷瞋

心有驚怖被賊牽 如斯八事令無睡

王曰汝殺夫人我不欲汝答曰王豈不聞更

有八種不可欲事云何爲八

病老死飢餓 愛別怨家會 遭電國破亡

八事人不欲

王曰汝於我處大爲憂惱殺却夫人答曰王豈不聞世有九種憂惱之事如此等事現在前時當須含忍云何爲九

若愛我怨家 或憎我善友 及憎我已身

已作現當作 九事若現前 當須自開解

勿復生嫌恨 自惱惱他人

王曰汝無悲心殺我夫人答曰王豈不聞世有十種無悲之類云何爲十

屠牛屠羊及雞猪 捕鳥捕魚獵諸獸

置免作賊爲魁膾 斯之十惡無悲心

王曰汝是獍惡人殺我夫人答曰王豈不聞人有十惡云何爲十

惡聲惡口無羞恥 背親棄恩無有悲

強賊竊盜食難供 常作邪言是爲十

案四

王曰汝作相違事是不可信殺我夫人答曰

案二

王豈不聞更有十種相違之事是不可信云

何爲十

所謂日月火 水童女婦人 苾芻婆羅門

露形者人糞

此中日相違者冬時近下然不極熱春時極遠然能毒熱月相違者若初少時人皆拜禮及其圓大無有禮者火相違者如有熱病更須火炙又如炙瘡火炙方差水相違者如冬月時池水冰冷人皆不飲井水雖煖然人皆飲用春陽之月池水溫煖人皆共飲井水雖冷人不樂飲此據西方國法論其違順也童女相違者若未嫁時常憶夫家及其嫁去尋常啼泣而憶本舍婦女相違者若女少年人皆樂見翻將衣被蓋體而行及至年老人不樂見便露頭

面隨路而去苾芻相違者若少年時所餐飲食皆有氣味食已消化然不能得及其年老所餐飲食皆無氣味食不能消然豐供養婆羅門相違者若小童子年七歲時未有欲意而復令其受戒五年專修梵行及至盛年欲情興盛而不禁止方縱行非露形相違者如露形外道若在室中即披衣服及其出外翻更露形人糞相違者若糞濕時水上浮出及其乾燥翻更下沉是謂十種相違之事王言增養如是諸事且不須論我今重問當依實

案四

廿二

答以何勢力殺我夫人答言大王我於何處得有勢力敢害夫人大王當知彼佛世尊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今有聖者迦多演那是彼弟子彼佛世尊所有智力無能障礙爲法輪王成就十力殊勝之處具大智慧轉大梵輪於四衆中作師子吼此可方名有大勢力云何爲十所謂處非處如實而知智力由能成就如是智力殊勝之處具大智慧轉大梵輪於四衆中作師子吼是爲初力又於

衆生三世業報若處若事因緣異熟如實而知是第二力又於靜慮解脫三摩地三摩鉢底煩惱淨處如實而知是第三力又於衆生所有根性差別如實而知是第四力又於衆生所有勝解如實而知是第五力又於種種世界如實而知是第六力又於一切處遍行如實而知是第七力又於前生種種生處皆悉憶知所謂一生二生乃至十生二十三十乃至百生千生萬生無量萬生成劫壞劫乃至無量成壞悉皆憶念如是種類如是衆生

我所住處某名某族如是飲食所受苦樂如是受生命有脩短死此生彼如是方國昔時生處悉皆追憶如是廣說如實而知是第八力又得清淨天眼超越人間能觀衆生所有生死形色善惡族類卑高生善惡趣隨業而往如實而知若有衆生作身惡行語意惡行謗毀賢聖心生邪見由此惡業爲因緣故身壞命終生在地獄若有衆生作身善行語意善行不毀賢聖心生正見由此善業爲因緣故身壞命終生在天上如前廣說如實而知

第四

十四

是第九力又得諸漏已盡於無漏中得心解脫能自覺了證圓滿法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如前廣說如實而知是第十力成就此力殊勝之處具大智慧轉大梵輪於四衆中作師子吼大王此是如來有大勢力餘莫能加是名有力爾時增養諍如是等諸要義已猛光大王默然無答增養念曰王旣默然一無言說何用多時共相調誑我今宜可將出夫人即便引現流淚盈目稽首王前敬禮雙足以妙伽陀而陳謝曰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八五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五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第五

第六門第三子攝頌曰

勇健與寶器 妙光蘭若中 因能活開醫

不度損眾者

佛在廣嚴城案五獼猴池側高閣堂中時有眾多
婆羅門長者等在大集處共為議論咸作是
語沙門喬答摩常懷耽欲及聲聞眾亦復多
貪作是語時有勇健長者亦眾中坐聞斯語
已答諸人曰此事未知我令仁等自當目驗

大師世尊為是多欲為是少欲及聲聞眾亦
復如是長者歸舍總觀所有金銀器已往詣
佛所禮雙足已奉問起居在一面坐爾時世
尊為彼長者宣說妙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
長者離座偏露一肩合掌向佛白言世尊願
降慈悲并苾芻眾明當就宅受我微供佛默
然受時彼長者知佛受已奉辭而去長者亦
復請諸外道白言我於明日請佛及僧就舍
而食仁等亦可於彼同餐次詣城中婆羅門
諸居士等報言我請佛僧及外道眾明於舍

食仁等亦可共來隨喜供奉佛僧長者即於其夜備辦種種上妙飲食若噉食若嚼食於晨朝時敷設座席安置水盆齒木豆屑所須事已令使白佛飲食具備願佛知時爾時世尊將諸聖衆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往詣長者設供之處就座而坐長者共婆羅門諸居士等持好金銀瑠璃玻瓈殊妙盤器欲於佛僧次第行與佛告阿難陀汝今宜去告諸苾芻此是長者意欲試察行四寶盤汝等皆不應受尊者慶喜受教而告苾芻依教竟無一人

輒受其器長者見已即取赤白銅器次第行與奉上妙食手自供養皆令飽滿飯食訖嚼齒木澡漱已收鉢器長者便取卑席對世尊坐佛爲說法示教利喜并說施頌鐸欽拏已從舍而去時諸外道並作非法形儀隨情亂坐不依次第長者即告守門人曰若見外道持金銀瑠璃玻瓈寶器而出門者汝可奪取若言長者與我者答曰與仁暫食非是總施若不還者即可打攢強奪其器長者便以四寶盤器行與外道彼便高聲從索與我金盤

或云授我銀器遂便撩亂忿競交興杖打手擒拳毆脚踏共相凌辱無可觀採長者見已現瞋怖相令其靜息次行食與彼既食罷各持器去門人遮止答言長者與我汝何見遮答言暫時與食非是長施可留而去彼不肯留門人遂打倍更紛紜鬪聲外徹廣嚴城中所有居人男女大小聞是事已並皆雲會長者告諸人曰仁等頗見佛及苾芻與外道眾差別相不答言我見長者曰佛及聖眾少欲知足非如外道鄙惡法律而相攝誘諸人倍

更於佛僧眾深生敬重篤信彌隆設有不信及處中人亦於佛眾起敬信心爾時世尊既到住處洗足已在大眾中就如常座既坐定後告諸苾芻曰少欲之行有斯勝益故諸苾芻不於金銀瑠璃玻璃寶器中食食者得越法罪若離欲人隨施主意若是凡夫或往天上或至龍宮彼福業力設食之時皆是金等妙寶盤器無餘雜物苾芻恐犯不敢取食以緣白佛佛言若於其處無餘器物可求得者設金寶器亦應取食勿致疑惑

卷五

三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八五冊

佛在室羅伐城時此城中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受用豐足如毗沙門王娶妻未久便覺有娠其妻即於是日形貌光彩異於常時月滿之後便生一女顏容端正人所樂觀令色妍姿衆相具足於其誕日室中明照猶如日光休應嘉聲流遍城邑諸人共議有其長者誕生一女容儀挺特見者樂觀衆相圓滿初生之際室有光明猶如日光於日日中有千萬人發希奇心集長者舍共觀希有于時他方有一相師善閑先兆聞其奇異亦往觀瞻見

希有已四顧而望告諸人曰君等知不此女具相舉世皆無準依相書當與五百丈夫共行歡愛諸人報曰看此殊相五百未足爲奇四遠皆聞相師所記競來觀察闔閭街衢是時長者經三七日後爲大歡會命聚宗親爲女立字皆云此女當作何名咸言誕生之際室有明照猶如日光應與此女名曰妙光長者遂使養母八人共爲瞻視廣如餘說乃至童年稍漸長大容華雅麗庠序超倫伎樂管絃無不備習光彩赫弈綺服芬芳於已宅中

鮮明遍照猶如天女處妙花園觀此奇姿儀容可愛威光挺特舉世無雙假使隱遁僊人離欲之輩尚能牽彼起染欲心何況無始時來積集煩惱姪欲增盛年少丈夫而不迷惑其父晝夜及以家人防守嚴更無由得睡時

第五

憍薩羅主勝光大王太子大臣并餘國主王子之類咸共問親求爲婚娶由妙光女相師授記與五百人共行欲事皆生譏恥不共成親然於宅中内外人滿門窗戶牖皆共窺看雖備守防難爲禁止長者見已恐貽家禍情

地無安即便念曰女年長大雖非偶類求者當與人皆恥響靡見祇迎於是長者見無人取心生憂惱病苦嬰纏身形羸損時此城中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娶妻未久即便身死如是展轉更索餘妻第二第三乃至七悉皆病死由其先世作妻短命業惡響流布遂令時人與其著字名曰殺婦時殺婦長者獨居難活更覓餘女至彼女家問其婚事父母報曰豈我今欲殺自女耶遂更思量求諸寡婦諸人答曰豈我今欲殺自身乎長者諸處覓

婦不得遂於妻室斷絕求心即往外道沙門
婆羅門及諸雜類梵行人所與之共住長者
念曰我父先是屬佛鄔波索迦更復何煩隨
諸外道我今宜可與佛弟子而爲共住漸申
供養終當出家即便數往逝多林中有舊知

崇五

五

識問言汝數入寺求出家乎答曰我今無事
已是出家何勞更作彼問其故報曰我一婦
死更娶還亡如是二三乃至七世人著字
喚爲殺婦並由前世惡業所招我自思量父
先屬佛更何所之遂即發心投苾芻衆知識

報曰雖知如此然於妻室道理終須若無男
女宗胤將絕更可求覓諸餘雜類答曰我欲
如何但所求者皆云豈我欲殺女耶若爾何
不求諸寡婦答曰比亦見求彼云我豈自殺
若如是者妙光美女何不往求答曰相師授
記通五百人豈令我家作姪女舍一切丈夫
悉皆捨棄報曰汝有信心誰復輒入唯除苾
芻時來過顧汝今可問答曰彼多不肯見娶
於我報曰彼亦憂勞或相適配長者即去到
彼家中彼父見已唱言善來欲何求覓對曰

中心有願未敢在言父曰說亦何損答欲求妙光以爲婚對報言相與即設盛禮以女娶之車馬賓迎將歸室內便以家中所有鎖鑰悉皆付與語言賢首我室舊法歸依佛僧此是福田無餘歸趣汝可隨時數申供給答曰善哉我當隨作時彼長者於日日中延請苾芻就舍而食妙光自手常爲供養若見苾芻顏容殊好色澤超倫者即記在懷是時長者有緣暫須外出報言賢首我於某處有事須行汝於福田供奉莫絕答曰如是長者復去

報苾芻曰我有他緣須適餘處唯願聖者於日日中就舍受食答言願汝無病我當就食長者行後苾芻就宅是時妙光以夫不在於苾芻前現其姿態作嬌媚相苾芻見已各並食訖還至寺中更相告曰仁等知不過失相現今欲如何一人告曰我明不去彼何所爲一人復曰我乞食人當行乞食諸人云善苾芻明日無一人去後時長者事了歸家問妙光曰聖者福田常來食不答曰一日來食後更不來長者思量豈非此婦於聖者前現嬌

媚相彼懼過患是故不來便向寺中慇懃重
請答曰我是乞食人可依常法白言聖者我
已忖知更不同前恐生過患苾芻便受彼禮
而去便於他日苾芻就食長者遂遣妙光入
室返繫其戶長者戶外自手授食苾芻食時
妙光室內生分別想某甲聖者如是足踰如
是胷背胷項面目乃至頭頂如是繫念分別
便生極重愛染遂被欲火內外燒然遍體汗
流奄便命過苾芻食訖如常澡漱爲說頌已
辭之而去長者開戶喚妙光曰汝可出來我

欲共食彼旣命終寂無言響長者便入見躡
于地謂是睡著欲令警覺以手推摩方知命
過悲啼哀慘告家人曰我是薄福下品之人
如斯寶女忽然見棄可報諸親云女身死宗
親旣聚悉來號哭椎膺懊惱自撲于地或於
長者興罵詈言如是紛紜遂便日晚以五色
毼裝飾喪舁送至林所是時去林不遠便有
五百群賊餘處行盜來此居停路有一人見
賊營已遂生是念妙光美女今已身亡四遠
宗親俱送林所忽此群賊因生過患我宜速

案五

七

去報彼令知到林告曰去斯不遠有五百賊欲至於此君等急去勿令相害諸親聞已盛備喪儀令人守護銜悲投淚各並入城其諸賊旅遂到林傍防守之人隨處逃竄諸賊遙見種種莊嚴皆共往觀無不驚怪去衣共閱見彼容儀雖復神亡儼然如活觀其容貌不異平生共相謂曰斯女妍華昔所未見縱令遠覓此類難求各起染心共行非法即斂五百金錢置側而去至天曉已四遠聞微妙光雖死餘骸尚得通五百人獲金錢五百諸苾

芻衆亦復聞知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妙光前身曾作何業具足光明初誕之時室皆照耀今雖身死通五百人得金錢五百世尊告曰汝等苾芻其妙光女前身作業終須自受果報熟時無人相代乃至一頌廣如上說汝等應聽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迦攝波佛出興於世十號具足於婆羅痾斯施鹿林住時此城中王名吉栗枳爲大法王安隱豐樂無諸賊盜廣說如餘時彼世尊化緣旣盡如薪火滅入無餘依妙涅槃界是時

王及諸人於佛遺身盛興供養焚燒即畢收其舍利起窣堵波縱廣一踰繕那高半踰繕那有居士女見塔形儀極生渴仰遂以明鏡繫相輪中而發弘願願我來世所在生處光明照耀猶如日光隨身而出汝等苾芻昔居士女即妙光是由昔懸鏡發願力故今獲斯果身如日光生時光耀遍滿于室又復應知其身雖死有五百人共爲交會復與五百金錢此昔因緣汝等應聽於往昔時婆羅痾斯王名梵授爲大法王廣如前說當比城中有

卷五

一姪女名曰賢善顏容端正人所樂見其王親舅先與交通有五百牧牛人至芳園中共爲歡戲各相謂曰我於園中是事皆足唯無少女共作交歡可覓將來衆皆云善欲取誰來皆云賢善即徃其所報言少女可至芳園共爲歡戲報云若得金錢千文我當共去無者不行答曰且取五百待歡戲罷五百方還女云隨意諸人即與五百報云前去我嚴香花著衣服已後即隨行諸人去後女尋生念我若與彼五百人通得存活不已留五百其

欲如何遂起異計王之親舅曾與我交若作
依憑或容救濟遂令婢使往詣舅邊作如是
語我忽失意於五百人取五百金錢許爲歡
戲我若與彼五百人通理難存活如其不去
倍罰金錢我與親舅先曾得意如何方計得
使消通婢到具說舅依王力不令女去亦不
還錢于時世間無佛有獨覺者出興于世哀
恤貧窮依下卧具隨得而食世間唯有此一
福田時此獨覺人間遊歷至婆羅痾斯求寂
靜處欲爲安止見五百人一處聚集共見尊

第五

九

者身心俱寂特異常倫此真福田卒難遭遇
宜興供養以植來因即共籌量辦好飲食盛
使滿鉢虔奉聖人獨覺常儀口不說法唯現
身相令發善心即騰虛空現諸神變於身上
下水火流光凡夫見通疾生信敬猶如大樹
崩倒全身禮彼上人各發弘願我於如是真
實福田所申供養以此善根願與賢善姪女
假令身死酬錢五百共彼交通汝等苾芻應
知往時賢善女者即妙光是昔五百人即五
百群賊是由於聖者興供養故復由發願彼

之業力於生死中受諸流轉五百生內常與五百金錢共行非法乃至今日妙光婬女其命雖終於彼遺骸還與金錢共行惡事是故汝等當知作業無人代受乃至一頌廣說如前汝等應捨雜業修純白業如是應學諸苾芻衆聞佛說已歡喜奉行爾時世尊作如是念由諸苾芻向如是家受飲食時有斯過患告諸苾芻曰其妙光女由於苾芻起分別想遂令命過是故汝等不應行詣如是人家受其供養生斯過失若有苾芻詣如是家生過

失者得越法罪

佛在王舍城有一苾芻是修定者彼便數往阿蘭若修習禪思時有魔女生非法心請苾芻食苾芻不受彼作是語聖者若不見受我當於仁作無益事答言大妹我持戒者汝復何能作無利益案五彼即對前作不忍聲從是以後常求其便時彼苾芻曾於靜處以納裹身忽然睡著魔女見已作如是念此即是我報怨之時即擎苾芻向影勝王所住閣上王正睡著即以苾芻放在王上王遂驚覺問言是

誰是誰答曰我是沙門問曰是何沙門答曰
我是釋迦子王曰聖者何故來此彼即以事
具向王說王曰何故於此怖難之處而爲居
止若我於佛未生信者必於仁處身命不全
亦復能令聖教淪喪彼聞語已默爾而歸告
苾芻衆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此由
苾芻於怖難處而爲居止有斯過患即告諸
苾芻大王影勝善說譏嫌是故苾芻不於如
是怖難處而爲居止若有住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身有癱瘓能治醫王因

來見患即便爲破有緣別去不與安藥于時
苾芻轉增痛苦時諸苾芻見其苦痛更相告
曰諸具壽若有解者可爲除苦時有少年苾
芻即便爲作醫王自念我向破癱不與安藥
今宜可與即行問曰我爲破癱未與安藥答
言已作問曰是誰答曰是少年者醫王察看
知是好藥報言若於他日我不在時應如是
與答曰我且隨宜權行此法然佛世尊未見
聽許報言世尊大悲必應開許苾芻白佛佛
言若諸苾芻有善醫者應與安藥可在屏處

崇五

十一

勿令俗見若敞露處作者得越法罪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淨信婆羅門居士等來詣寺中問苾芻曰我有如是病當服何藥并噉何食時諸苾芻不解醫者一無言答其善醫者亦復生疑不爲陳說時諸俗旅不樂而去苾芻白佛言若有苾芻善解醫方應爲陳說此成無犯

緣處同前爾時世尊現大神變已威伏外道慶悅人天所有外方諸非人衆隨其住處城邑聚落設在世界中間亦皆俱來詣室羅伐

城世尊大師常爲天龍藥叉僑薩羅主勝光大王勝鬘夫人行雨夫人僊授故舊毗舍佉鹿子母更復有餘諸來大衆飲食衣服共申供養令諸來者皆得充足有諸非人亦生愛著咸依此住不還故居若起欲心即便變形爲夫壻像共其婦女而行欲事所生男女作非人形手足頭面異常人像或有其眼赤黑或有頭大身短或有髮色純青或有雜兼黃色其母見已便大驚惶遂於險處棄其孩子彼非人父見其子時爲加精氣或有初生之

際影響人形及其大已作非人像其母亦復
同前棄擲鬼父見時便加養育漸至成人時
六衆見已共相告曰難陀鄔波難陀彼諸黑
鉢竊我門徒長養成人即便將去我今攝斂
如是門徒令諸黑鉢不復牽誘時鄔波難陀

第五

十二

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便於路次見
黃髮人即作是念如此形儀非黑鉢所養若
出家者我當度脫即便就彼問言賢首汝誰
家子答曰我無依怙唯獨一身若如是者何
不出俗答曰誰復與我黃髮之人作出家師

主報言賢首大師教法以慈悲爲上汝若能
者我當與汝爲出家師彼生喜悅隨至寺中
即與出家并近圓事於數日內教行法已報
言賢首汝可不聞鹿不養鹿室羅伐城土地
寬廣父所行處乞食資身以自存活即於他
日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時有女人持食出施
見彼苾芻椎曾告言誰與仁者黃髮之類而
爲出家答曰鄔波馱耶鄔波難陀報言除彼
惡行誰更能於世尊教法令生過患諸不信
者於衢路中村坊之所共爲譏誚沙門釋子

所爲非法黃髮之輩亦度出家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諸苾芻度如是人出家有斯過失是故苾芻不度黃髮告諸苾芻時諸俗旅訶成宜應法是故苾芻不應與彼毀法衆人而爲出家若有作者得越法罪如佛所說如是等類不與出家苾芻不知何謂毀法衆人佛言有二種鄙惡毀辱法衆云何爲二一謂種族二謂形相言種族者謂家門族胄下賤卑微貧寒庸品客作自活飲食不充或旃荼羅卜羯娑木作竹作浣衣沽酒獵師等類是名

種族鄙惡云何形相謂髮有黃青赤白或髮如象毛或復無髮或復頭麤長匾或作驢頭或猪狗頭或作諍佯生耳或復無耳或時眼有諸病謂黃赤太大小等或時眼瞎耳聾或時牙齒有病或復無齒或復截根二根下墜風病或復全無或身太麤太細或羸瘦或皮色可惡或時手足不具或疥癩等病斯等皆是大僊所遮不應度脫如有頌言
汝於最勝教 具足受尸羅 至心當奉持
無障身難得 端正者出家 清淨者圓具

實語者所說 正覺之所知

時鄔波難陀持其黃髮賣與戲兒佛言若賣髮者得宰吐羅底也罪

第六門第四子攝頌曰

馱索等三同 忘由緒并問 大神通大藥

刀子下天宮

緣在室羅伐城時具壽鄔波離有二求寂一名馱索迦二名波洛迦此二相親情懷莫逆一告一曰汝可近圓我於親教并及汝身皆為給侍不令有乏彼聞語已亦如是說時此

二人更相護惜竟無一人受近圓者時具壽

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頗得一親教師一屏

教師一羯磨師得與弟子二人同時受近圓

不佛言得此二誰大佛言無有大小得與三

人同受不佛言得此三誰大佛言亦無大小

第五

十四

得與四人同受不佛言不得何以故非眾為

眾而作羯磨理相違故若如是作者得越法

罪世尊此等諸人既同時受無大小者云何

致敬及為知事人并受利物佛告鄔波離此

等諸人不應相禮若作知事及受利物隨他

差與而領受之

緣處同前時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當來之
世人多健忘念力寡少不知世尊於何方域
城邑聚落說何經典制何學處此欲如何佛
言於六大城但是如來久住大制底處稱說
無犯若忘王等名欲說何者佛言王說勝光
長者給孤獨鄔波斯迦毗舍佉如是應知於
餘方處隨王長者而爲稱說若說昔日因緣
之事當說何處應云婆羅痾斯王名梵授長
者名相續鄔波斯迦名長淨隨時稱說若於

經典不能記憶當云何持佛言應寫紙葉讀誦受持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五

崇五

十五

音釋

鐸歌拏

奇鐸
切達

各
尼切

家歌
切丘

擦手

𦍋括
也切

拳毆

以口
拳切
擊拳

也毆
適

配
配適

滂施
旆隻

切切
合相

也當也

救
切亡

也
血
思

也律切

癱瘓

徂癰
禾於

切容
小切

腫癰也也

瘞
敞

也切
豁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六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六

第六門第四子攝頌之餘

佛現大神通事

爾時薄伽梵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林園

第六

住于時國王大臣婆羅門長者居士城邑聚落所有人民商主之類皆共尊重恭敬供養大師世尊及苾芻衆多獲利養飲食衣服卧具醫藥資身之物然諸外道不蒙王臣婆羅門等之所恭敬不獲飲食乃至資身之物時

魔王波旬作如是念我於長夜惱喬答摩不能得使我今宜可於諸外道而爲惱亂是時六師瞋刺拏等非一切智作一切智慢亦於王舍城依止而住魔王波旬即便化作瞋刺拏形往末羯利瞿舍梨子處即於其前現諸神變身出水火降雨雷雹時末羯利瞿舍梨子問言瞋刺拏汝能成就如是希奇殊勝之德答言我證如是復往珊逝移陞刺知子處復往阿市多雞舍甘跋羅處復往脚拘陀迦多演那處復往昵揭爛陀慎若低子處皆於

其前現諸神變身出水火降雨雷雹又復變作末羯利瞿舍梨子形皆往某處即於其前現諸神變身出水火降雨雷雹彼皆問言末羯利瞿舍梨子汝能成就如是希奇殊勝之德答言我證又復變作珊逝移陞刺知子形皆往某處廣說如前乃至答言我證次復變作阿市多難舍甘跋羅形如前所說次復變作脚拘陀迦多演那形次復變作毗揭爛陀慎若低子形皆於其前現諸神變身出水火降雨雷雹彼皆問言汝能證得如是希奇殊

勝之德答言我證見是事已彼皆自作如是之念彼並具大威神有殊勝力除我一人無斯盛德彼於異時此六大師在唱誦堂悉皆聚集共爲議論咸作是說我等昔時皆爲國王大臣婆羅門居士商主之類皆共尊重恭敬供養多獲利養飲食衣服卧具醫藥資身之物我等今時無復如是恭敬供養飲食衣服悉皆斷絕然而沙門喬答摩爲諸王等恭敬供養資身之具悉皆豐足諸人當知我等應以神通道力喚沙門喬答摩令來共我掬

上人法若喬答摩現一神變我當現二彼若現二我當現四彼若現四我當現八彼若現八我現十六彼現十六我現三十二但是喬答摩現上人法我皆二倍三倍勝彼所爲時彼六師詣影勝王所呪願王已作如是語大王當知我等具大神通有大智慧沙門喬答摩亦復自稱具大神通有大智慧願王聽許以智慧者共智慧人擗量神變上人之法若其沙門現一變時我當示現二倍三倍神通之事若彼行至半路之時我等就彼亦行半

路共擗神通時影勝王答六師曰仁等雖存死屍無異因何能以上人之法喚如來耶彼聞是語皆辭而退後於異時王出大城爲禮敬故徃至佛所六師遂於中路見影勝王作如是語廣如前說請擗神變王曰兩度來說事不可追若更言者擗汝出界彼便默去至住處已復還共議仁等當知王於沙門深生敬信此不可期憍閃毗勝光大王爲性中平等無有阿曲衆所共聞若喬答摩向彼城者我等喚其擗神通力後於異時世尊隨緣出王

紫六

三

舍城往室羅伐漸次到彼住給園中六師外道亦隨後至既停息已詣勝光王所爲呪願已作如是語大王當知我等有大神通具大智慧沙門喬答摩亦常自謂有大神通具大智慧願王聽許以智慧者共智慧人揔量神變上人之法若其沙門現一神變我當現二如是乃至三十二倍廣如前說若彼行至半路之時我等亦行半路共揔神通時勝光王答六師曰若如是者仁等且住待我白佛時王即往至世尊所禮雙足已在一面坐合掌

恭敬請世尊曰外道六師欲以神通上人之法命召世尊揔量道德唯願慈悲降伏外道度脫人天令信心者歡喜踊躍其不信者滅罪惡源大師聞已告勝光王曰大王當知我於聲聞弟子作如是說汝等苾芻勿於來往沙門婆羅門長者居士等前現其神變作上人法然我於諸弟子說如是法汝等苾芻於勝善法應須掩覆罪惡之事發露爲先時勝光王如是再三勸請世尊世尊再三還如是答佛告大王佛有五事必定須作云何爲五

一者未曾發心有情令從發起無上大菩提
心二者久植善根法王太子灌頂授記三者
於父母所令見真諦四者於室羅伐現大神
通五者但是因佛受化衆生悉皆度脫爾時
世尊復作是念古昔諸佛皆於何處現大神
通第六見在室羅伐城復念何時大衆雲集見七
日後如是知已告勝光王曰王令應去觀機
應會我嘗作之王曰欲在何時佛言待七日
後王禮佛足奉辭而去便詣外道處告言仁
等當知七日之後如來爲衆現大神通仁等

若有所爲事者隨意應作外道聞已展轉共
議沙門喬答摩或可逃竄或覓已朋我等亦
可覓相知者于時俱尸那城有一外道名曰
善賢其年衰老一百二十歲時此城中有諸
壯士皆於善賢恭敬尊重深心供養謂是阿
羅漢時諸六師共籌議已即詣善賢處問言
善賢仁是我輩同梵行者我等欲召沙門喬
答摩共誦神力現上人法仁可相助答言仁
等所作非宜共彼沙門誦其神變何以故彼
是大德有大力勢如何得知由有理故問言

何理答曰若大沙門未出世時我念曾於曼陀枳你大池之側隨處宴坐於晨朝時乞食已就無熱池邊逐靜而食時彼池所有天神住便自取水來相供給沙門喬答摩既出世後彼聲聞弟子最爲第一名舍利子彼有求

第六

五

寂名曰準陀持糞掃衣就無熱池而爲洗濯時池邊諸天即爲浣濯持衣授與其浣衣水用自灑身極生恭敬如我惟忖我不及彼弟子弟子仁等今欲喚彼大師共揃神力誠非善事彼聞議言此亦是彼沙門朋黨更覓餘

人共爲籌議時諸六師詐現敬相即辭而去遂便詣一寂靜之處共爲議曰何處更欲覓我朋流一人告曰於某城內有一五通宜可就彼共爲計策必當相助一人報曰彼無力能現諸神變然於雪山寂靜之處茂林清池花果繁實松風吐韻好鳥和鳴彼有五百僊人依止而住其中多是證得五通我等宜可詣彼共議既至彼處相問訊已白言仁等與我同修梵行我等今欲喚彼沙門喬答摩共揃神通上人之法仁與我等爲伴助不彼皆

答曰斯爲善事我願共成大集之時應現異相我見相時即行相助爾時六師敬奉其說辭之而去後於異時勝光王有異母弟王子名曰哥羅整服香鬘具諸瓔珞於王宅邊近城而過王之內人在高樓上見哥羅去愛其美貌便以花鬘遙擲王子花墮肩上餘人共見有怨惡者見是事已遂白大臣臣白王曰王子哥羅於王內人有私情好王聞造次初不詳審即令大臣刖其手足彼承王教將詣市中令魁膾者截其手足時彼親族及諸人

衆皆共悲啼驚其苦切圍遶而住時有外道在傍直過王子諸親請外道曰哥羅王子被王所蹟截其手足仁等頗能以實語力令此王子所截手足平復如故耶外道聞已默然無對尊者阿難陀因行乞食亦來此過諸親崇六報曰王子哥羅被截手足聖者頗能令其平復同昔日乎尊者答曰君等且住待我白佛還來相報諸人聞已生大歡喜作如是語王子今時還得壽命時阿難陀即便疾去往逝多林置鉢飯已詣世尊所具陳上事佛告阿

難陀汝今宜去令彼眷屬以王子手足如舊安置然後方以實語請之應如是說真實之語所有衆生無足二足及以多足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非想非非想如來於中最爲第一所有諸法若有爲若無爲無染欲法最爲第一所有大衆群類聚集然於其中佛聲聞衆最爲第一所有戒禁精勤苦節修行梵行清淨聖戒最爲第一此之實語若不虛妄當令王子哥羅所截手足平復如故時難陀聞佛說已白言世尊當如是作禮佛

足已即便往彼哥羅之處令其眷屬以彼手足如舊安置時阿難陀如佛所教以實語請之作如是說所有衆生無足二足等廣如上說乃至清淨聖戒最爲第一此之聖言無虛妄者即可令此王子哥羅所斷手足平復如故作是語已王子手足即便平復時諸人衆七見是事已悉皆踊躍出大音聲歎未曾有尊者阿難陀勝諸外道即將王子往詣佛所禮雙足已在一面立白言世尊大德此是王子哥羅于時王子亦禮佛足在一面坐爾時世

尊順其根性意樂差別而說法要王子聞法證不還果并得神通時勝光王聞尊者阿難陀爲哥羅王子說實語力手足如故即詣哥羅所告言王子汝容恕我答言容恕王曰哥羅可來歸舍答言大王我已離欲今於此住奉侍如來不應歸故王言善哉隨情所作時王即爲於一林中造經行處即於中住以彼支節分分相連即名此林爲分分林時勝光王往詣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白言世尊若佛許者始從城門至逝多林所作現神通

舍佛言任作王即造舍塗拭修營張設百千殊妙幢蓋灑以栴檀香水散以無價名花懸諸彩幡飄飄可愛金珠曜日寶鐸和鳴燒海岸香煙雲成蓋猶如忉利歡喜之園爲佛世尊即以金銀瑠璃玻瓈碼碯種種莊校盡世希奇微妙莊嚴寶師子座時彼外道鄔波索迦亦各隨力爲彼六師造其六座皆以外道而爲侍從在前居座遣使報王大王當知我等已至可喚沙門喬答摩王聞告已即與中宮及王大臣并諸城邑遠近人庶悉皆共詣

神通舍所王告使者摩納婆曰汝往禮佛當傳我語請問世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氣力安不作如是白此諸外道並皆集會願佛知時使者摩納婆受王教已往詣佛所問安隱已在一面坐白言世尊勝光大王頂禮佛足請問世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氣力安不佛言願彼大王及汝自身無病安樂摩納婆曰勝光大王作如是白此諸外道並皆集會願佛知時佛告摩納婆汝今可去爾時世尊以神通力加被摩納婆猶若鵝王舒張兩翼上

第六

昇虛空往神通舍時諸大眾見乘空來悉皆踊躍歎未曾有王見希奇深心敬信告諸外道曰如來大師已現神變仁等次第可現希奇彼言大王今既無邊大眾雲集設現神變未知是誰爲是沙門爲是我等時哥羅王子以神變力往香醉山取彼種種奇妙林樹花果滋繁好鳥和鳴隨樹而至於神通舍北面安置王見是已特生希有告外道曰如來大師已現神變仁等次第亦可現之彼言大王豈不前言今既無邊大眾雲集設現神變未

知是誰次有貧人蘇達多長者以神通力於三十三天取如意樹於神通舍南面置之王見是事倍生歡悅告諸外道曰如來大師已現神變仁等可爲外道答曰大衆旣多誰知勝負我及沙門未能分別時有百千遠近方

紫六

九

國種種人民悉皆雲集會於虛空中有百千億諸天大衆亦皆雲聚樂觀神變爾時世尊暫出房外淨洗足已復入房中就座而坐入火光定遂於門鈎孔中出大火光至神通舍悉皆火著諸外道言大王是沙門現神通事

所住堂舍皆被火燒喚彼沙門來滅其火王聞默然竟不能答懷憂而住如是勝鬘夫人行雨夫人僊授故舊給孤長者毗舍佉更有諸餘淨信之類及處中人悉皆驚愕諸外道師并彼弟子見大火然悉皆歡喜時彼火光咸悉遍燒神通之舍除其塵垢皆令清淨光明更甚一無所損自然火滅由佛神力及天力故時王見已倍發歡心如死重甦便命外道曰如來大師已現神變仁等今可出已神通彼便默然低顏無對爾時世尊遂便作

意即以右足踏其香殿

西方名佛所住堂爲健陀俱知健陀是香

俱知是堂此是香室香臺香殿之義不可親觸尊顏故但喚其所住之殿即如此方王階

陛下之類然名爲佛堂佛殿者斯乃不順西方之意是時大地六種震

動纔動正動極動纔震正震極震東涌西沒

西涌東沒北涌南沒南涌北沒中涌邊沒邊

涌中沒由斯大地普遍動故於雪山內五百

僊人見瑞相已悉皆驚覺共相謂曰彼同梵

行者現斯瑞相我等宜行即便進發世尊爲

彼所化生故便放金色微妙光明從世尊所

至五百人於此中間無不明照時諸僊人遙

見世尊圓光妙彩如寶山王千日澄輝莊嚴

具足三十二相照輝金軀八十種好隨形炳

飾時彼諸僊見佛相已心便澄定如久習禪

如無子得子貧人獲寶如樂王者受灌頂位

亦如有人宿植善根最初見佛時諸僊人既

第六

至佛所禮雙足已在一面坐爾時世尊依彼

根性隨機差別順四諦理而爲說法彼聞法

已以智金剛杵摧二十薩迦耶見山獲預流

果既見諦已即從座起合掌恭敬白言世尊

我於佛所願得出家并受近圓成苾芻性於

大師所而修梵行爾時如來即命善來苾芻可修梵行於佛言下鬚髮自落如曾剃髮已經七日法服著身瓶鉢在手威儀具足如百歲苾芻即如法教授彼自策勵精勤不息摧五趣苦輪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廣說如餘乃至帝釋諸天所共敬重爾時世尊與此五百僊人羅漢苾芻及餘苾芻衆天龍八部前後圍遶往神通舍於大衆前昇師子座時有鄔波斯迦名神僊母來詣佛所白言世尊唯願大師勿煩神慮我自與彼外道之類共搆

神通現上人法伏諸外道慶悅人天令敬信者心得歡悅其不信者爲結因緣佛告神僊母曰無煩汝意汝雖有能得與外道共相摧伏現神通這事然諸外道作如是說非沙門喬答摩能現神變但是聲聞女人現如是事作

第六

十一

上人法汝今應坐時貧蘇達多長者求寂準陀求寂女總髻蓮花色苾芻尼更有無量諸神通者皆詣世尊同前啓請佛如前答令其復坐時大目連合掌向佛白言世尊願勿爲慮我共外道搆其神變現上人法摧伏外道

增長人天佛告目連知汝神力能摧外道然
彼外道作如是說非沙門喬答摩能現神變
但是聲聞大目乾連有斯威德能現神通共
我爲敵汝宜復坐佛告勝光王曰誰請如來
共諸外道誦神變事時王即起偏露右肩合
掌向佛白言世尊我今請佛共諸外道現其
神變上人之法降伏外道慶悅人天令敬信
者倍復增長其未信者作信因緣令於未來
沙門婆羅門人天大衆皆蒙利益長夜安樂
佛受王請默然而住王知受已復座而坐爾

時世尊便入如是勝三摩地便於座上隱而
不現即於東方虛空中出現四威儀行立坐
卧入火光定出種種光所謂青黃赤白及以
紅色身下出火身上出水身上出火身下出
水如於東方南西北方亦復如是現其神變
既現變已即還收攝於師子座依舊而坐佛
告王言此是諸佛及聲聞衆共有神通大王
誰請如來對諸外道及人天衆當現無上大
神變事王從座起還復同前作如是說我請
世尊爲諸大衆當現無上大神通事降伏外

道廣說如前佛便默然王知受已復座而坐
爾時世尊便以上妙輪相卅字吉祥網鞞其
指謂從無量百福所生相好莊嚴施無畏手
以摩其地起世間心作如是念如何諸龍持
妙蓮華大如車輪數滿千葉以寶爲莖金剛

崇六

十二

爲鬚來至於此諸佛常法若起世俗心時乃
至蛄蟻亦知佛意若作出世心聲聞獨覺尚
不能知況禽獸類及以諸龍能知佛念時彼
龍王知佛意已作如是念何因世尊以手摩
地知佛大師欲現神變須此蓮花即便持花

大如車輪數滿千葉以寶爲莖金剛爲鬚從
地涌出世尊見已即於花上安隱而坐於左
右邊及以背後各有無量妙寶蓮花形狀同
此自然涌出於彼花上一一皆有化佛安坐
各於彼佛蓮花右邊及以背後皆有如是蓮
花涌出化佛安坐重重展轉上出乃至色究
竟天蓮華相次或時彼佛身出火光或時降
雨或放光明或時授記或時問答或復行立
坐卧現四威儀佛神力故假使童兒亦能現
見如來影像爾時世尊現神變已勝光大王

及內宮女王子大臣及諸城邑他方遠客無
量百千無數大眾悉皆雲集瞻仰神通目不
暫捨於虛空中亦有無量百千諸天大眾共
觀神變不改威儀恭敬供養情無暫替處處
皆有鼓樂音聲螺貝長鳴歌舞遞發假令禽
獸亦皆歡喜各出音聲馬嘶象吼駝叫牛鳴
孔雀鴛鴦各爲哀響人天大眾觀佛神變歎
未曾有時彼諸天於虛空中奏諸天樂亦散
衆花所謂鉢頭摩花拘物頭花分陀利花曼
陀羅花以天沉水栴檀香末及以諸香悉皆

散布以天妙衣及人間上服繽紛而下爾時
如來廣現如是神變事已爲欲調伏受化有
情故說如陀曰

汝當求出離 於佛教勤修 降伏生死軍

如象摧草舍 於此法律中 常爲不放逸

能竭煩惱海 當盡苦邊際

自餘所有衆多化佛一時宣說如是伽陀

日光若未現 燿耀粗舒光 曦輪上太虛

燿火從斯沒 如來光未顯 外道出希奇

佛光照世間 降伏師弟子

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所有神變汝等憶持
大神通事今將隱沒說是語已神變皆無時
勝光王告六師曰大師世尊已現神變仁等
今者可作神通時外道瞋刺拏默無所答即
便以肘觸末羯利瞿舍梨子如是向末展轉

相觸乃盡六人竟無一人敢爲應對再三王
命令現神通時彼六師還相築觸同前默爾
縮項低頭如入深禪竟無酬酢時金剛手大
藥叉主作如是念此六癡物久惱世尊須作
方便令其改往更不敢然悉皆逃竄作是念

已即放猛風雨雹交注彼神通舍隨處崩摧
外道邪徒並皆離散或有驚怖入山穴中林
樹草叢潛藏而住或入天堂祠室抱腹懷憂
佛神通舍一無傾動爾時世尊觀是事已說
伽陀曰

衆人怖所逼

第六

多歸依諸山

十四

園苑及樹林

此歸依非勝

此歸依非尊

能解脫衆苦

諸有歸依佛

於四聖諦中

恒以慧觀察

知苦知苦集

知永超衆苦

知八支聖道

趣安隱涅槃

此歸依最勝

此歸依最尊

必因此歸依

能解脫衆苦

爾時世尊觀諸大衆根性差別隨眠各異爲其說法令彼聞已無量百千億數大衆得殊勝解或得初果二果三果阿羅漢果或有發

聲聞菩提心或有發獨覺菩提心或發無上菩提心於大衆中所有衆生皆悉至心歸向三寶世尊爲彼大衆說法示教利喜所作事了從座而去時有瞋刺拏等弟子與其師主在於一處問其師曰鄔波馱耶何者爲實時

諸六師各生欺誑共相調弄作如是語世間是常此爲實事又有說言無常是實又云亦常亦無常又云非常非無常是謂爲實又云有邊無邊又云亦有邊亦無邊又云非有邊非無邊又云身中有命又云異身有命又云死後有我又云無我又云亦有我亦無我又去非有我非無我唯此是實餘皆虛妄雖說此語情多恥愧低頭俛仰憂火燒心欲求水飲便往池所於其半路有一黃門見而頌曰汝今獨行何處去 狀同相觸折角牛

崇六

十五

釋迦妙法不能知 亦如野牛隨處走
時瞞刺拏聞此頌已亦便說頌

死常在我目前行 我身無有强健力
諸有輪迴受苦樂 我今解脫求安處
日光極熱吐炎暉 我今身心並疲倦
汝當無諂直相報 何處得有清涼池
黃門聞已復說頌曰

近此即有清涼處 鵝鴨鮮花皆遍滿
汝是極惡生盲者 不見芳池共相問
瞞刺拏復說頌曰

汝今非男亦非女 向池之路不相教
我速須往覓清涼 求歇身心諸熱惱

時彼黃門教其路已瞞刺拏即詣池所既至
池已以沙瓦繫頸入水自沉因即命過時彼
弟子更相問曰仁等頗有見我鄔波馱耶不
皆云不見又相問曰仁等頗曾見鄔波馱耶
有所說不一人答曰見說世間皆常唯此是
實餘皆是虛又云我說無常又云亦常亦無
常又云非常非無常又云有邊又云無邊又
云亦有邊亦無邊又云非有邊非無邊如前

具說時諸弟子共相謂曰仁等應知所有言說悉並不同我今宜可覓親教師問其實事即便求覓於其中路見童女來伽陀問曰

賢首汝頗見 瞋刺拏大師 不將衣覆身 立地手中食

童女聞說即以伽陀而答之曰

案六

十六

彼是地獄人 展手從他乞 手足皆白色 見在水中沉

弟子亦以頌曰

汝勿作是語 斯爲不善說 以法作衣裳

牟尼依法住

童女復答

露體人間行

誰將此爲智

今他衆共見

了無羞恥心

覷面露身形

便將此爲法

毗沙門王見

刀割定無疑

時諸弟子聞是語已默爾而去即詣池所見其師主以沙瓊繫頸沉沒而亡弟子之中有樂戒者共作是說此事是實餘皆虛妄亦以沙瓊繫頸自沉而死所有餘衆並皆四散依止邊方佛現如是大神變已人天大衆悉皆

歡喜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六

業六

十七

音釋

哺刺拏

名梵語也。孤切。音辣。拏女加切。師之。

掬訖也

切
則魚厥切
新足也
愕五各切
驚遽也
厲力勉切
勉力制切
也

蠅
義
名蠅

音昆蟲之總
蟻魚紀切
鴛鴦鴛鴦鴛鴦
鴛鴦於良切
燂燂火

燿燿
弋即
照約
切切
光火
也炬
也
縮
斂所
縮六
也切
酉州
酉乍
切酢
酬疾
酢各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八五册

猶問面見他典切
答也無耻也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八五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七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六門第四子攝頌之餘

明大藥事

爾時世尊以其無上神通變化利益之法降

第七

諸外道皆令退散第七默無所說逃竄邊方時諸
苾芻見是事已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如來大
師以神通力然正法炬摧妄見幢降伏邪徒
實成希有善哉大聖不可思議能作如是大
利益事世尊告曰汝等應知如我今者已除

三毒具一切智得大自在到於彼岸獲無上
果調御丈夫爲人天師令彼退散未成希有
何以故我念過去未離染欲瞋恚愚癡生老
病死憂悲苦惱具纏縛時尚能降伏六師眷
屬不敢酬答逃竄邊方乃至淪沒汝等苾芻
宜應諦聽乃往過去有鞞提醯國王名善生
以法化世廣如餘說時王夫人容貌端嚴王
極愛寵及誕一子人皆樂見此子福力於其
國中風雨順時穀稼豐稔飲食易得經三七
日乃命親屬方爲立名王作是念此兒生已

飲食易得應與此兒名足飲食即以此子付
八養母如法供給至年長大世間伎藝悉皆
通達勇健忠良人無過者彼大夫人恃子之
勢頗生怠慢王有教令多不順從王由是事
每有憂色時大臣等見王不悅白言大王何
故似懷憂悵王即爲臣具說其事臣曰若如
是者何不更娶調柔具賢德者令大夫人漸
亦和順王曰於何處娶臣曰隣國王女宜可
娶之王曰彼有宿嫌如何婚娶臣曰善作方
便令彼相親王且安心臣往觀察大臣即去

見隣國王既至彼已問其婚事彼王聞已報
大臣曰若作婚姻可生立要我女生子立作
儲君不相違者我當妻與大臣答曰伏從王
命王曰卿可還國報彼王知許斯要者重來
相見答曰策國太子皆由大臣既有誠言敢
有差二遣信第七白王時王聞已備禮二迎歸情甚
相得王曰此女調柔極相恭順問言今何所
欲即便合掌白言大王若賜願者我若生子
請作儲君王聞是言遂生憂惱作如是念今
此所求我若許者足食王子勇健忠良多閑

伎藝容貌超絕舉世無雙云何棄此別有建立我於今時誠難取捨未即相答于時大臣觀王容色知有憂念白言大王何故憂色王便以事告大臣曰此不足憂我先求婚已共立要今隨所欲勿間彼情未審夫人非石女不設使生者男女未知彼所願求王今宜順王告夫人隨汝所願於彼未久夫人生子端正異常三七日後方與立字諸親共問今此孩兒欲立何名王曰此子未生已求王位應與立字號曰求王付母八人令其供侍年漸

長大仍未策立夫人本國怪王違信即遣使人來報王曰先有盟要我女生子立作儲君今正是時請存言信若不爾者我嚴四兵必相討伐王聞驚怖計無所出生大憂愁臣曰王何憂色王即具告臣臣言大王更無餘計宜立求王以爲太子足食王子宜即可除王崇七曰不應如是作非法言我曾聞有殺父之子未曾見說殺子之父此不仁事非我所爲臣曰不能殺者可爲殘害王曰此與斷命事亦何別臣曰如其不然請速驅擯王曰善人無

罪何事遷流臣曰欲求其過豈不易得然此
王子且立儲君太子足食自當知也時王即
便選擇吉日立彼求王以爲太子足食知已
遂作是念王棄於我住必見誅遂謂其母具
陳此意我今欲向半遮羅國冀延形命母聞
是語心如箭射前抱兒頸驚惶悲涕即以伽
陀告其子曰

汝本坐卧高牀褥 所著衣服並鮮華
云何獨去向他方 麤麤衣寢地能存活
汝比睡覺常安隱 涼宮綺觀任遊從

云何寒熱冒肌膚 野外飄零獨辛苦
王宮象馬任乘騎 珍羞美膳隨時食
上妙衣服祛寒暑 云何棄此往窮林
鼓樂絃歌恒迦奏 能令聽者悅心神
衆人敬仰鎮隨從 汝獨懷憂欲何去

王子答曰

誰恒受安樂 誰復常艱苦 厄屈人皆有
倚伏必相隨 苦樂更遷變 常如星漢迴
會合憂苦生 世法皆如是
是時王子以如是等悲苦言辭白其母已即

便辭去往半遮羅將至彼國苦於飢渴遂往
路邊樹下停息四顧茫然偃卧而睡時半遮
羅大臣因有行次至王子所察其儀範有異
常倫佇立久之觸令睡覺問曰汝是何人誰
家之子答曰我是鞞提醯國王之子名足飲
食報曰何故來此王子即便以事具答近臣
知已引至王所白言大王此是善生王子名
足飲食其父立少廢長出奔於此王遂喚問
于時王子具以緣白王既聞已悲喜交集歡
喜慰喻廣賜封邑以女妻之未經多時生一

宗七

四

男子容儀可愛衆歎希奇誕生之日令王國
中飲食易得乃命宗親與其立字此是足食
王子之胤纔生之後多足飲食應號此兒名
多足食王付八母令其瞻侍後既長大才藝
遍通足食王子尋使殞逝妃常追悼悲不自
勝王見如是即便念曰女人之性皆念丈夫
我今宜可改醮大臣并息隨去既至彼家歡
懷得意近大臣家有雞栖宿相師見已作如
是語若其有人食此雞者當得爲王大臣聞
已不問相師便殺其雞謂其妻曰汝可營膳

待我朝還夫人即令烹煮時多足食從學堂
來不見其母爲飢所逼見有沸鑪便作是念
我母未來暫觀鑪內有可食不遂見雞頭即
便截取以充小食母既來至問言食未答言
且食雞頭母即與食令歸學所大臣既至云
我須食夫人與肉不見雞頭即問其故答曰
兒來食訖臣作是念爲全食肉方得爲王爲
少亦得既生疑念便於行路訪問相師見而
告曰仁於先時作如是記若食雞肉便得爲
王爲當全食少食亦得答曰雖不全食食頭

即得若其有人已食雞頭若殺彼人取頭食
者亦得爲王大臣聞已便作是念可殺此兒
取頭充食若母不知此事難作先當問母其
意如何後因語次戲問妻曰夫主與子欲誰
爲王其婦聞說遂生猜慮作如是念我今若
道以子爲王此人即便棄擲於我今時宜可
順彼爲言答曰寧使夫主爲王此之女人聰
明解慧預審先機云此大臣爲雞頭故欲殺
我子今正是時須爲防護可共預計勿使身
厄即於屏處報其子曰汝食雞頭父欲相殺

可捨此國向鞞提醯彼即是汝祖宗舊處親
姻眷屬並悉現存汝若至彼必受安樂子聞
告已俛仰辭毋往鞞提醯欲至彼城於一樹
下困乏而睡于時求王身嬰重病因即命終
彼國舊法若未立嗣王靈昇不出王無後嗣
不知立誰時諸群臣咸皆訪問誰堪爲主我
今欲立時大臣等於樹陰下見彼丈夫瓌偉
異常人間罕匹日光雖度樹影不移衆人共
觀咸歎希有此之男子妙相端嚴更無過者
樹影留覆固是非凡可觸今寤彼既覺已問

諸人曰何故相驚答曰仁合爲王故相覺耳
報曰覺王之法豈合如然諸人問曰其法如
何答曰先奏美音漸令覺悟群臣聞已作如
是念此非貧子定出高門即共問曰仁住何
方誰家之子時彼王子年雖弱冠壯氣先成
如師子王高聲爽亮自述祖宗告諸人曰我
昔先主名曰善生子號足飲食我是其兒名
多足食時六大臣聞是語已皆生踊躍咸云
我等今者還得本王盛備威儀廣陳音樂千
軍萬衆從入城中灌頂稱王化洽黎庶舊多

案七

六

足食斯名遂隱由宗重起號曰重興年幼爲王諸臣見慢所有勅令多不奉行王於暇日出城遊觀聚落居人並皆存問此等是誰所管封邑答曰咸是某甲大臣所有便生念曰城邑聚落咸屬大臣我雖是王但有宮闈及食而已自餘國產並皆無分有乖國憲將如之何時有天神知王所念空中告曰王不須憂於此國中有一都處名曰滿財城內有人名曰圓滿當生一子號爲大藥成立之後與王共理臨機制斷無遠不伏王極快樂垂拱

安神時王令使往滿財城訪問圓滿爲有爲無若其有者應觀彼妻爲有娠不使者受命即往尋求見其夫主問婦有娠使還奏曰是事非謬彼婦懷娠王旣聞已即令使去召圓滿來善言慰喻即以此城賜爲封邑告曰汝婦有娠好須養護勿令傷損月旣滿已便誕一男形貌端嚴世間無比三七日後欲爲立名諸親議曰未知此兒欲作何字母便告曰我抱宿疹遍問諸醫雖進湯藥竟無瘳損及懷此子病苦即除宜與孩兒名爲大藥母說

崇七

七

頌曰

於諸患苦中 大藥最爲勝 此是藥中妙
可名爲大藥

後時其父肩擎大藥詣池澡浴於其道上見
有魚骨謂是寶珠蹴之令出大藥報曰

見地有魚骨 脚蹴謂真珠 自業不肯修
強覓他遺寶 他所棄魚骨 斯非是寶珠

豈有毗沙門 棄珠於道上

父將大藥旣至池已置於岸上脫衣入水見
白鶴鳥在荷葉上便作是念我取此鳥即欲

前就鳥遂高飛大藥報曰

鳥居荷葉上 見父已高飛 無宜更近前
欲取他生命

又於他日肩持大藥往苑伽河方爲洗浴旣
至河所置兒岸上脫衣入河有大銅鉢隨流

東下時有白鵝蹲居其上父見生疑不知何
物顧問其子大藥報曰

苑伽東注下 銅鉢隨流去 白鵝居在上

斯非是餘物

又於他日同前澡浴持大藥去置於岸上時

有澡瓶及草隨流浮去鳥居其上大藥同前以頌白父是時大藥既漸齒年與諸童子一處遊戲衆共議曰我等無主可尊大藥爲王大藥立已簡諸童子將爲輔佐從是之後朋黨日多時有老婆羅門娶得少婦客遊他鄉崇七隨路而去時婆羅門行趣叢薄欲爲便利有一麤人來問女曰彼是汝父耶祖耶女曰非父非祖乃是我夫麤人報曰汝無羞恥不愧友朋於此世間美妙丈夫遍滿大地豈可不見因何逐此老婆羅門汝此容華虛令喪失

宜應棄彼與我爲妻若彼老公來諍訟者於大衆所引我爲夫其女受言即與麤人隨路而去時婆羅門就池洗已覓婦不得登高四望見人將去即便急走至其婦所捉一手牽時彼麤人亦牽一手婆羅門曰汝偷我婦麤人曰我能設誓此是我妻元非汝婦因生鬭諍各相牽引少年強力女被將去時婆羅門自知無力冀有相助行於曠野大叫高聲云賊劫婦是時大藥與諸童子戲野林中聞彼大叫失婦之聲時諸童子報大藥曰仁既稱

王有斯非理叫云失婦何不相救大藥聞已
即令諸童子執彼三人問言向爭何事婆羅
門曰我老無力被賊劫婦賊曰此人妄語實
是我妻大藥問女誰是汝夫彼便指賊此是
我夫是時大藥見婆羅門椎膺懊惱自撲于
地即便伺察驗彼真虛問少年曰汝於何處
將此婦來答曰從妻舍來問曰有何飲食答
曰肉羹及飯加以清觴大藥曰若如是者我
觀其食以辯真虛即令以指挾口竟無一物
空見流涎問婆羅門曰爾從何來答曰從婦

家來所食何物答曰酪漿及飯加以蘿菔告
曰汝可吐出即便挾出一如所言大藥見已
知少是賊劫彼老妻即與重杖掘地爲冢埋
之齊咽以孔雀膽書其額上作如是字諸有
偷婦賊者準此科罪如是乃有偷牛羊等數
有五百皆悉同此而爲治罰時重興王既有
村城皆被六臣之所控執王作是念我今力
弱將欲如何遂憶大藥思與相見不告諸臣
整軍而出往滿財城欲看大藥途經險阻聞
有大叫遍觀求覓不見有人王之左右周旋

顧察見五百賊埋身出頭即報王知讀其額字云皆是賊王見此事問言誰苦楚汝諸人答曰此是大藥童子準法而作不罰無辜王聞稱善起悲愍心遂便釋放是時大藥及諸童子聞王軍至隨處而住時滿財城所有人衆聞王欲至悉皆營辦吉祥之物金瓶持水幢蓋幡旗出城迎候王慰問已問言圓滿之子名曰大藥今可遣來父白王曰童子幼小不堪奉命王曰可令前進父便引見王見童子嘉其容儀雅麗兼有勇略之才以其尚小

不任委寄且留付父迴軍都邑至本城已作如是念我今可試大藥童子智策才術即使往語圓滿曰汝可以砂搓繩長一百肘速遣將來圓滿聞勅極大驚怖深懷憂惱作如是念我自生來未曾聞見如是之事以砂作繩憂惱而住大藥見父問曰父何憂色答曰我未曾聞如是之事王從我索砂繩百肘以此方便加罪於我大藥報曰使人何在令我得見傳語奏王父令使見大藥報曰仁當爲我奏大王曰仄陋小臣寡聞少見又無智策仰

測天心未審大王須何色繩王處帝都朝多
傷又請垂一肘以樣示人非直百肘短繩千
尋亦應可辦使去白王具陳其事王曰此是
父說爲子言乎對曰是大藥語王既聞已生
希有心憶彼天神所言是實當令我國霸王
可期後於異時王復令使往彼城中遣其作
飯孰可將來又告曰其穀不得曰內春擣亦
不令一粒米碎不居室內不在於外蒸煮之
時非火非無火將飯來時不行於道不於非
道不得步涉亦不乘騎勿令見日復不在陰

擎飯之人非男非女使持王命至滿財城便
命圓滿共相慰問具以王教告彼令知聞更
驚惶憂惱而住大藥見憂進白父曰何故憂
色父遂具告大藥曰此不足憂我當盡辦即
取稻穀多集諸人令一一粒以指撚糠米無
有碎既辦得米便求煮處即於門外簷下安
釜煮之上赫日光傍以火炙其飯便熟持飯
去時告使者曰汝可一足履道一足踐荒所
持飯器置於頂上蓋踈布傘非日非陰一足
著鞋一足徒跣此即非步非乘使用閹人便

第七

十一

是非男非女持飯至已進入奉王王問使者
彼皆具答王聞大喜是誰所爲答是大藥王
極驚嗟謂使者曰大藥謀略深遠有大智慧
善閑法式觀其計策實爲王佐之才後於異
時復令使去報圓滿曰我須苑園林池具足
花果茂盛可速將來使至彼已具陳其事園
滿憂惱此事難爲園苑無情不可移轉欲令
持去豈可得乎大藥見憂如前問答父曰寧
得不憂王索園池如何將去大藥曰父不須
憂我皆爲辦令王歡喜即報使曰既奉王命

敢不遵行但爲此處園池長自荒野進止法
式皆未諳知若至都城恐有輕觸伏願大王
降一小園暫來相引隨後而去此事可成使
還具奏王曰是誰之言答言大藥王倍驚歎
實爲希有後於異時復命使去送特牛五百
令彼養飼專供乳酪勿令事闕使至具報園
滿憂惶大藥見父同前問答父曰寧得不憂
王遣特牛令供乳酪旣求非所得之無由若
不遵王命致招重罰大藥曰請父勿憂我思
其計令王聞已不徵乳酪即召父子二人具

教其事汝向王城伺王出時相去非遠以大木盪繫於父腹上以裙覆宛轉于地啼哭呻吟汝以香花告諸天衆於十方處咸請護持願令我父產生安隱旣受教已父子相隨至王都處見王欲出去之不遠如所教事次第皆作子啼出聲告四天王曰願降慈悲得令十一我父產生安隱王聞其聲令使往問何故出聲使見一人宛轉于地其腹甚大號叫出聲予以香花告諸天衆使人問曰汝何所爲答曰我父欲產不能安隱爲此悲啼請天拯護

使迴白王王喚父子問作何事即具報王我父欲產不能得出是以悲啼王聞笑曰我未曾聞丈夫生子其子曰誠如王言王知文大不合產孕何故付五百特牛令彼圓滿供於乳酪王頗曾聞特牛生子旣無兒子乳酪何來王笑言曰是誰之計使曰皆是大藥王嗟其智後於異時王與大臣共相議曰大藥王多知少有儔類更以餘事試察精神即送一騾令圓滿養護勿以繩繫不置室中不餒刈草隨處而放使到彼城騾付圓滿具告其事

汝應善養勿令損失如不依教當罪汝身圓
滿聞已如箭射心作如是念此之難事天無
奈何況當人也大藥見父問答同前報曰父
不須憂我皆爲作即於晝日田中放牧夜收
入宅於迴露處既無纏絆其事難爲專勒二
十一人夜中看守一足之下各配五人一人
乘七
乘之更逆掌執終而復始王令人密察如何
看守使報其事王曰若如是者驟無走路如
何加罪大臣曰可勅乘者於夜睡時乘驟潛
遁勿使人知彼皆隨作諸防守者至天曉已

報圓滿言驟已失矣既聞告已恐喪形命憂
惱燒心大藥知已作如是念如稍寬縱設計
可成臨急相迫情懷恐懼告其父曰略有一
計爲之稍難若父不憚羞慙當希免罪父曰
但令免死餘復何辭大藥即便剃父頭髮以
爲七道仍以青黃赤白彩色塗身令乘一驢
往至都邑唱大音聲云大藥今至并將父來
剪飾形儀誠是奇異時王大臣聞斯說已共
作是語大藥遠來此爲善事然辱其父有玷
憲章王及諸人皆出城外共迎大藥觀其所

作爲實爲虛王及城人觀知是實于時大臣
遂白王曰如何大王先作是語大藥聰慧智
策過人觀此所爲一何鄙賤王問大藥曰何
故汝今令父毀辱以至於此答言大王今以
爲榮不知其辱臣有衆多善巧智慧今以此
事供養於父王曰汝智與父孰爲優劣答曰
我勝王曰我不曾聞子勝於父子從父生養
育勞倦以此而言父勝於子大藥曰惟王審
察父子誰賢王與大臣俱言父勝大藥前進
稽首白言大王前令養驪遂便逃失此驢乃

是驪父理勝於兒願王招領勿爲重責王及
大臣聞是語已嗟奇計智絕代希有王極歡
喜遂即廣施盛禮拜爲大臣所有國事皆委
裁決聲譽日聞庶事明察遠近委信莫不歌
戴時有婆羅門早閑書論爲娶妻故多用財
賄未久之間作如是念我爲娶妻多有所費
令我宅內財物空虛獨守貧居豈能存濟遂
向他處自衛已伎求覓珍財得五百金錢持
以還舍旣至村側作如是念我婦少年顏容
美麗與之離別已歷多時室無男子任情所

卷七

十四

作寧知彼意可委信不我此金錢不宜持入於曠黃後遂往空林多根樹下穿地埋舉便之故宅其妻先與外人私通名曰善聽於此夜中盛設芳饌食已同居時婆羅門既至宅所扣門而喚妻遙問曰汝是何人答曰我是某甲婦聞其名遂藏善聽於卧牀下即去開門詐現喜相引之令人共至房中爲設餘饌令其飽滿食已便念豈非此婦與外私通因何夜中有斯美食其夫性直問言賢首今非好日復無節會因何得有此上食耶答曰近

於夢中有天告我汝夫欲至爲此我知作食相待夫曰我誠有福方欲至舍天遂告知食已同寢各問安不婦曰君離我去年月已深求覓財錢有所得不答曰薄有所得婦遂陰言意告牀下云我善聽須知其數問曰得幾崇七許來答得五百金錢婦曰安在何處而不告十五我答曰且自安隱明日將來婦曰我與君身事同一體何須隱避而不告知彼性愚直答曰安在城外云我善聽須知處所問在何處答曰在其林中多根樹下婦曰聖子行路幸

苦且當安寢知其睡已作如是語善聽聞者可速爲之即從牀出向多根樹下取得金錢持還本宅其婆羅門既至天曉往藏錢處唯見空坑一無所覩即自拍頭椎胸大哭還向宅中諸有親屬及餘知識共來問曰何故憂悲答曰我久經求非常辛苦得金錢五百遂於昨日曠黃之後既絕行人藏某樹下歸舍而宿今來欲取被賊將去諸人報曰此之委曲餘不能知汝今可問大藥彼有智略超絕諸人汝若歸投錢應還得自餘方便非我等

知時婆羅門行啼泣淚至大藥所共相問訊即以前事而告大藥彼便問曰仁豈向人說耶時婆羅門悉皆具告大藥念曰其婦必與外人交通作斯非理即便安慰婆羅門曰且可忍心勿生憂惱所失之物當爲尋求問曰仁家頗有犬不答言有今可歸舍報其婦曰我先於大自在天像前作如是願我若平安得歸故第者當請八婆羅門爲設供養爾延其四我請四人婆羅門既報婦已還至大藥所報言已作大藥曰八人來時可於我舍將

一人去令住門前諸人入時令其瞻察告其
人曰汝可觀彼八婆羅門何者狗見逆面而
吠何者弭耳掉尾向前見此相時爾當記憶
可令其婦自行飲食觀於誰處衰盼言笑使
受教已即往其家在門而立所請八人次第
令入狗見皆吠唯於善聽弭耳前迎嘔嘔作
第七
聲掉尾而喜是時使人記識善聽次於食時
其婦行食於善聽處揚眉共笑有異餘人使
還以事具告大藥大藥聞已即便彈指奇哉
此人果偷他物遂令使者喚善聽來而責之

曰豈婆羅門有如是法他人之物竊作已財
汝所取者即應還彼答曰敢爲重誓不取他
財是時大藥告使者曰此是惡人可禁於獄
隨常國法重加苦楚彼聞苦語便大驚怖白
言大臣願見救護我當還物即取金錢封元
未開付與大藥便以本物還婆羅門彼得歡
喜作如是念我年衰老還得本錢者並是大
藥之力我今宜可重報其恩即減半錢持奉
大藥大藥受已還却分付告曰我務濟人寧
求自利于時國中善名流布王及諸臣寮庶

之類既聞知已作如是語我等有福感此勝人共相保護不令枉橫輒有侵欺時有一人因向他方還來舊所在其城外池邊歇息於

皮袋中取麩而食忘不繫口餘處旋行時有毒蛇入於麩內其人既至不審觀察繫袋持

索七

十七

歸於城門外路逢相師告言男子我觀汝貌命在須臾其人雖聞不將為慮去之稍遠悔不徵尋便作是念我今宜去先問大藥然後歸家彼多智策能為我決并持麩袋至大藥所具陳其事大藥念曰豈非袋內有惡毒蛇

故彼相師作如是語於眾人前即令置袋于地以杖抉開有大毒蛇從中而出張鱗吐毒躑身而去諸人見已共歎希奇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七

音釋

稔忍甚切祛去魚切胤羊晉切鐺初耕切
環環公切環環公切環環公切環環公切環環公切
一決切穿疾政切儁子峻切過閻夾炎切
經居良切刈牛例切絆博慢切弭母婢切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八五冊

表盼

表與邪同
覓切目流視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八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六門第四子攝頌大藥之餘

是時大藥既知國事將領四兵遍觀國界每至城邑聚落問諸人言此等聚落誰所管耶

第八

諸人答曰此是某大臣彼是某大臣攝之屬已將爲封邑大藥聞知所有村城皆六大臣之所管攝國王但唯內宮及飲食而已既遍觀已還白王曰何處城隍及以聚落是王所有王曰我今無力知當奈何幸蒙上天預告

於我滿財城內在圓滿家當生一兒名曰大藥既長成已立爲大臣端拱垂衣化洽黎庶爲是因緣汝從胎中我奉天命諸事供給令既成人親近於我大臣之位汝今已得宜可順彼天所記言廣設智謨共宣國化令我自在安隱爲王是時大藥瞽首致敬白言大王伏願無慮我當助王令得安樂大藥即便於自國界所有城邑屬六臣者令使告曰諸君當知比爲大臣不遵國令致使賦役辛苦非常饕餮姦邪不相存濟我今以實相告若用

語者長受安樂不復辛苦所課賦稅隨力有無眷屬妻子永無勞弊君等六城各自牢守假令王命及六臣追無宜用語設其自至亦勿開門報云大藥臣來我當賓伏於其國內聞斯教已並悉依行不遵舊令時彼諸臣共白王曰諸城反叛其欲如何王曰卿等可嚴四兵隨處討伐諸臣各至彼不見隨臣奏王曰我等無力王可自來王即親行彼亦不伏徒勞戰陣淹滯多時諸城奏曰我於大王無心違背六臣暴虐由是不隨若令大藥臣來

我皆降伏王即令使往喚大藥彼聞勅召馳至王所諸城百姓聞大藥至皆悉無違開門令入大藥即便削除虐政更制輕科彛倫協叙小大無怨咸歌再造共喜來蘇賑貧窮恤孤寡猶如父母各生慈念國內人眾悉皆雲集扈從大王俱至城所聲聞隣國遠近稱揚王乃以女婢于大藥雖蒙賞愛無驕恣心時有異方貧士來投此王冀求榮祿王不見許復求大藥大藥哀愍遂便招納賑以衣食令無乏短時有婆羅門來從大藥求索糠麥即

便遣與時掌庫者苟事遷延不即持惠後於異時王與大臣及諸僚庶朝集一處王告衆曰私密之事誰可告知有云密事應語知識有云父母有云妻子然大藥默無所說王曰大藥卿何不言答曰言何容易如我所見凡隱密事不可告語一切男子況復女人王曰豈並如此大藥曰此之虛實王當目驗後時王家失孔雀鳥大藥捉得別處藏舉將餘孔雀對婦前殺報云汝豈不聞王失孔雀答曰我聞大藥曰此鳥即是可疾料理我欲充食

不得向人共論此事婦聞便念我父於此委寄非常今者如何殺鳥而食誠哉鄙事無懼憲章又將餘女顏容美麗以妙莊飾引入宅中報其婦曰此之少女是王宮人我愛將來勿傳斯事婦聞此語深生忿怒我父如何不審思察任用仄陋無宗族人補爲大臣委以國事豈以王宮內人將充已室所愛好鳥殺以爲羹又復外國客人共相收納供給衣食養爲義士婦以此事具白王知父於其人深相委寄我觀惡行實無以加今可令其退歸

案八

三

田里王聞此語情生異見遂令魁膾將大藥去準法刑戮時旃荼羅以赤絛花繫於頸下打惡聲鼓惡人隨逐舉刀怖懼如琰魔卒送向尸林臨將就刑無人肯殺觀者悲泣愛若已親各出哀言爲求天佛時外國客給衣食者報諸人曰我能殺此將出城時彼婆羅門執大藥衣裾從索糠麥一升是時大藥見此事已而說頌曰

國王不可親 惡人難附近 但是隱密事 不語婦人知 我不食生鳥 不諂內宮人

不憶作欺心 負他糠麥債

是時大藥欲就刑時作如是語使者聞已語大藥曰汝智過人作無義語答曰此無義語非汝所解可將我語至大王處使以此語往白王知王雖聽言亦未能了遂令使往喚大藥來問曰言何無義答曰語深有理王曰其事如何大藥白言願王善聽略陳頌意所言國王不可親者王先國中所有城邑並不臣屬但唯飲食內宮而已我運籌策壓彼強臣寧國安家咸令復業皇基熾盛率土歡謠庫

藏豐盈皆是我力今欲殺我將報昔恩故云
國王不可親也言惡人難附近者昔有貧人
他鄉遊客來投王處乞求活命王不見納遂
至我邊我見貧寒給以衣食得存性命不思
恩分今來殺我言隱密事不語婦人者王昔
因朝告諸人曰若有密事誰可告知有云父
母妻子等廣說如前我云皆不可親當審觀
察王當日驗王家孔雀我實不食別將餘鳥
令婦煮羹王宮內人我無交涉宮人璵珞權
假將來暫借餘女居我宅內若不信者可喚

將來王喚宮人對觀無異言不負他糠麥者
王令魁膾將殺於我其人遂至急捉衣裾口
云還我一升糠麥意道無悲不知機變昔時
乞麥見死來徵王聞頌義察其事已知大藥
無過歡喜釋放便備盛禮拜爲重臣是時大
藥稽首白王觀諸女人可共密言不所賜女
者於我無用請即收取我今自訪言行德義
氏族相當聰慧女人以充家室即辭王去作
婆羅門像手執淨瓶挂吉祥線身著鹿皮面
塗三畫往本城中欲求其婦路中日暮見婆

羅門彼便相問仁從何來大藥答曰我從鞞
提醯城來欲向何處答曰向滿財城問曰汝
於此處頗有相識欲投宿耶答曰先無便將
歸舍如法安置大藥見彼婆羅門婦知非貞
素既經宿已旦便欲去婆羅門曰我此貧居
即是君宅往來停宿幸不爲疑大藥便許執
手而別遂於前路於麥田中見有少女儀容
端正似出良家便生愛念問言賢首汝名字
何答曰我名毗舍佉誰家少女答曰聚落中
尊是我之父大藥念曰雖有容儀未識其智

今可試之大藥即往刈麥田中高舉兩手以
脚蹂麥毗舍佉曰已知護手足亦宜然大藥
念曰此女有智即便告曰少女耳璫可愛光
彩異常答曰爲蓋臭身有何好處又曰甚好
容貌答曰父母所生非關容飾問曰父何處
去答曰一身兩事問曰此言何義答曰身行
取棘斷其舊道更通新路母在何處答曰歸
家取種欲植晚田問曰汝能與我爲妻室不
答曰此由父母非我所知問曰向滿財城路
在何處平直柔輭復無棘刺汝應指示令我

安行女指曲路即自前行往至池邊變衣而
坐眇其一目試彼大藥識知我不須更大藥
行至池邊遙見便識而說頌曰

身著無縷不織衣 元非疊線所成就
一眼宜應指示我 何路當往妙花城

是時少女聞其說已微笑而言

滑路宜應去 澀道不須行 遙見大叢林
近邊而可過 復見作麩地 有樹著赤花
棄左右邊行 當尋此道去
大藥隨語尋路而去至妙花城去城不遠往

毗舍佉宅不見父母遂問城主曰君等若能
與我毗舍佉者深成恩造時彼諸人聞是語
已俱生忿怒報言婆羅門汝乞索人實無羞
恥因何造次求毗舍佉此女儀容與天僊相
似即宜遠去離我城隅若更重來令狗食汝
時婆羅門既乖所望還至毗舍佉所女遙見
已遂唱善來是時大藥具陳上事向問諸人
幾乎被打女曰君作非理是無智計求親之
法不應如是大藥曰如何應作女曰先且相
識次當親附後可延請設諸美食有所陳者

第八

六

方具說之既聞告已乃至設食次第皆作後
求毗舍佉諸人告曰當隨汝意論此事時父
母來至大藥遂與城主共到彼家告其父母
婚媾之事答曰君等且住待我思量諸人告
曰無宜更思此婆羅門少年端正博綜經書
四明五論無不通達徒延歲月此輩難逢即
可娉與無宜更佳是時諸人既對大藥誠言
與女即以爲定於其父母奉以上衣毗舍佉
亦留禮贈還向鞞醯城欲詣重興王處於其
中路遇他設會得糠麥一升裹在衣裾往先

投宿婆羅門處扣門而喚其婦出問汝是何
人答曰是汝夫友婦曰我夫不在不納外人
可向餘家以求宿處大藥便念此有何事不
容我宿未及遠去見有餘人進入其宅大藥
又念由有外人不令我入如是躊躇其夫遂
至即喚開門婦聞壻聲魂神驚懾不知何計
遂以私人安小簾內夫與大藥同時入門大
藥告曰我此糠麥何處得安婦曰可寫于地
答曰恐鼠侵食遂觀屋角及於床下一無所
見傍有小簾大藥思量人定在此告其婦曰

麥置箒中婦曰我家所有並安於此如其著麥物欲如何夫曰此癡婦女何不出物安麥箒中彼便逆拒不許近前婦知意正無奈之何遂便驚怖計無所出報言箒濕恐當損麥大藥曰汝不須憂我不令損即取柴草及乾牛糞於箒四邊欲以火炙其婦心急恐被火燒即令別人報彼父曰汝子遭厄急即可來父聞走至知子在箒報大藥曰汝若須箒我當酬直可索幾多答曰金錢五百如是論時四邊然火父曰我兒今死何用錢爲遂與金

錢輿箒將去大藥明日遂分一百留與主人所有事緣悉皆告語汝婦惡行自可深防遂即裁書與婆羅門令往妙花城并附金錢四百與毗舍佉并報城主云我非行客是王大臣自爲求婚前至於彼其毗舍佉善當養護大藥便即往鞞提醯其婆羅門持書及錢至毗舍佉處授所持書及金錢三百毗舍佉得書云四櫬可成衣少一不能織如其杙有關械足可令輸既讀書已次領金錢唯得三百遂於牀下求覓足械使者問曰欲何所求答

曰今有王家罪人欲須械足既得械已報使者曰我不曾解若爲安置仁可引脚我暫試看其婆羅門稟性愚直便舒脚內彼械中毗舍佉即以逆楯打令牢固使者曰何故禁我報曰彼寄四百沙偷百文使者念曰此真希異二俱有智其事難欺便以百錢依數還了父母既來以錢呈示報言前求我者非貧婆羅門乃是鞞提醯國王大臣名曰大藥父母眷屬聞此言已皆大歡喜我等有福得與如是第一大臣而爲婚對興隆家族冀在其人

從是已後與毗舍佉澡浴衣服飲食牀座悉皆精妙既豐資養儀容倍常端嚴可愛是時大藥行到本城王及諸臣聞大藥至咸皆慶喜既見王已王問大藥求得妻不答言已得王曰何如答曰少女容華顏貌超絕聰明多智辯慧殊倫與我爲妻是當其匹我今啓王爲將來不王曰卿是大臣更無過者所須儀禮事在精奇任意莊嚴令衆歡悅大藥承命即與餘臣婆羅門居士及諸人衆象馬車步率領四兵往妙花城至毗舍佉處共爲婚媾

禮事既畢將還鞞提醯歡樂而住時有北方
五百商人皆爲販馬來至鞞提醯於此城中
有五百姪女儀貌端正庠序可觀歌舞言詞
並皆超絕所有商客來至此者凡是財貨皆
令罄盡五百倡女就五百人各爲歡戲唯商
主一人未被惑亂彼倡女中最第一者往商
主處求爲親密彼不見許更與諸人日日來
至而彼商主貞確不移更復頻來共爲言笑
商主曰我無邪念徒勞往返倡女曰若君虧
志與我何物答曰與上馬五匹若無私過汝

當與我五百金錢作此契已倍與方便來相
媚諂然不能使商主傾心諸商人曰城中第
一不可逆情商主報曰我於昨夜夢與交通
何勞親見諸人聞已共報倡女彼女即便將
諸手力來徵商主當副前言與馬五匹汝已
虧志共我行非商主曰汝無羞恥誣枉好人
便詣王家斷事官所平章至暮勝負未分明
日可來更爲詳審大藥還家遲於常日毗舍
佉曰來何晚耶彼即具言猶未平斷婦曰君
等諸人明閑道理此尚不了豈成智乎大藥

曰我等未閑汝能決不婦曰我試爲斷觀智如何君先奏王召諸臣衆并牽五馬共至池邊可於衆中與彼倡女問曰商主與汝實行非法可將實馬如其夢裏池中影馬隨意牽歸若言影馬無實可持者夢中行欲事亦同然大藥聞已深生嗟歎即於明日奏王召臣集諸人衆并及倡女共往池邊五馬牽來於岸上立如毗舍佉計次第咸問王衆旣聞皆生希有王告大藥曰卿等昨朝作是斷者無煩今日重集劬勞此是誰計答曰是毗舍佉

我昨晚歸具陳其事王等嗟異云毗舍佉有大智策名稱流布遠近咸知時有北方獻二草馬一是母一是女形容大小毛色無殊母之與女莫能分別王衆同觀無人辯識毗舍佉聞已告曰毛鞭者是母鞭者是女衆歎希宗八奇復於異時有呪蛇人將二毒蛇來詣王所形狀相似雄雌未識人皆不委大藥以事告毗舍佉彼聞微笑答曰君等迷此何謂智人王所知識虛餐封祿大藥曰汝能知不答曰深識應以輓物繫於杖頭向蛇脊揩拭脊若

曲動者是雄其不動者是雌即隨言作目驗
不虛人皆嗟善時有南國商人將栴檀杖來
至王所兩頭相似本末難知問毗舍佉同前
譏笑可將此杖置池水中本即下沉末便上
出試果如言人皆歎美王作是念我今且欲
試諸大臣誰最有智即於樓上更堅幢竿竿
頭安置光明寶珠日光輝照影落池內與珠
不別告諸人曰若入池中得此珠者我當賜
與人皆入池求不能得大藥還報毗舍佉便
答曰可向上望尋得珠本隨言而取王曰是

誰上智答曰是毗舍佉王乃與珠彌更稱善
時諸大臣見毗舍佉儀容挺特舉世無雙皆
悉有心共爲私愛以妙珠寶通使往還然毗
舍佉曾無異念見求不已告大藥曰於君國
境有如斯事見他婦好遂即私求深誠鄙惡
答曰此是世法人皆共傳然彼婦女是貞確
者即不隨從婦曰我欲辱彼勿當見責答曰
隨意婦曰君可稱病我自知時大藥如言辭
之以疾諸臣遣使問毗舍佉報云夫患我意
無違即造木人形同大藥卧在牀席覆以薄

索八

十一

衣報諸人云我夫病困形命無幾可隨自力
與我相親勿令人見遂即造六大匱安六房
中大臣來者報云且藏此處恐有人知待入
中已即牢鎖閉如是六臣咸入於匱告諸人
曰大藥已亡王及諸臣中宮僚庶咸作是念
如是勝人一朝殞歿各生憂苦號哭失聲時
毗舍佉便昇六匱來至王所白言大王大藥
身死所有珍貨緘在匱內宜親領受并說二
頌王見悲慘今日身亡便將物至于時大藥
從側門入花璫飾體來詣王前含笑而白王

言於我愛念極深纔死不停即收貨貨王
非我索財是毗舍佉身自持至作如是語
大王今當知 大藥身已謝 此是彼珍寶
開匱可親觀 我夫形影沒 孤寡無依附
恐有外人欺 失此王家物
大藥曰若爾王可開看何物珍寶既開匱已
時六大臣各從中出王問其故六臣答曰
我等由情欲 遂被女人欺 願乞大王恩
不敢更如是
王曰世間輪轉皆由色欲既遭此辱合受重

憊卿等且歸後別量度王乃歎曰嗚呼女人能有如是貞素殊操計策超倫昔未曾有大臣輔相被辱至斯因此便能制耽欲者王既慶悅於毗舍佉倍加封祿諸國普聞是時大王作如是念大藥有福德得如是智慧之妻案八便告大藥曰汝當爲我求一夫人具才智者十二能令内外國政安寧我唯端拱安樂而住大藥對曰何處可求王曰我聞半遮羅國王有一女名曰妙藥儀容絕代雅思超群宜往求婚理亦應得大藥答曰彼是隣國事若怨讎

先以方便然後求及王令輔相自往言婚時彼王臣見使到已便共議曰鞞提醯王多有兵力共交婚者情事相親彼若自來吉凶之事隨意當作如是議已即便許諾卜選良辰可於某日宜來就此共作婚姻使還白王求得彼女當於某日期以禮成彼王至日廣設珍饌所有飲食皆和毒藥時半遮羅王令使報鞞提醯曰我已備辦當可速來其使至已大藥曰王未可倉卒當善量議隣國爲怨自古常事每有諍陣難共相親王曰與誰評論

答言大王願不為慮我有鸚鵡名曰具相有大智慧善識人情使往彼城觀已還報王言任意是時鸚鵡既受言已翔鳴審看到彼城中依于樹杪四顧觀察誰可量議通信去來誰堪委付竟無一鳥共為籌度遂入王宮於竹林中見舍利鳥巢即至巢邊共相慰問汝從何來具相答曰我從北方室利王處來先是監園使者以舍利為婦年少容儀端正無比恭勤智慧善解言詞因暫出遊被鷄擒去我為此故憂箭中心隨處追求聯翩至此我

無儔匹願汝為妻答曰我不曾聞亦所未見鸚鵡之鳥以舍利為妻但聞鸚鵡還將鸚鵡為婦是時具相更以種種方便言詞共相勸諭而說頌曰

我是北邊王 室利守園使 舍利為我婦

智慧有言詞 暫因遊行出 遂被鷄將去

我緣求彼故 飄飄因至斯

舍利答曰

舍利鸚鵡妻 未曾聞是事 還將鸚鵡對

智者所共知

各說頌已更復評論得意相通便為妻室既
為交密情無間然是時具相見彼王家造作
種種上妙飲食色類眾多皆是希有具相見
已告舍利曰何意宮中營斯盛饌我今頗得
嘗其味不答曰雖有如是上妙飲食悉皆安
毒問言何故答曰為鞞提醯王欲來成禮作
斯飲食然有密意害彼王軍具相委問細察
知已而說頌曰
咸云此王女 娉與鞞提醯 雖有此傳聞
未知虛與實

舍利答曰

王不與彼女 愚者漫稱量 以此為方便
意欲行誅戮

是時鸚鵡知此事已如大商主得上奇珍踊
躍歡喜告舍利曰

宗八

我今還北方 報室利國主 得好聰明婦

十四

相似解言詞

舍利答曰

聖子汝今去 見彼室利王 七宿早須還
無宜更遲晚

是時鸚鵡飛上虛空不久便至大藥之所以
事具告大藥次第悉以白王勸不須往是時
彼王知此不去整四兵衆詣鞞提醯四面圍
合進退無從王與大藥共爲謀計其欲如何
大藥曰不可交兵應爲離間時彼營內有五
百大臣皆以國家珍寶而重贈遺諸臣既得
咸生異念不隨王語大藥與王作斯事已令
使報曰非我不能與君共戰旣爲妻父即是
密親當善思量身存爲本今至我所活不自
由若不信言當須親驗我將其物與某大臣

其五百人皆受贈賜可即搜問足了真虛彼
即尋求悉皆是實彼知事異中夜收軍旣至
城已遂便總殺五百大臣諸臣之子令繼父
業大藥白王事已如是且無他難我欲暫往
求女爲婚得未知須觀其意王曰隨去大
藥將兵往半遮羅國園中停止彼王便喚可
入城來答曰我不入城且宜向彼大臣家住
王曰隨意時諸臣子共作是議殺我等父皆
由大藥旣是怨讎不應輒放臣白王曰鞞提
醯王自無計策興隆王業皆是大藥之功由

卷八

十五

此不能有所侵掠且留於此勿令四出我將
兵衆往破彼城王乃稱善即領四兵至鞞提
醯國圍遠其城于時大藥知半遮王從其道
去向鞞提醯大藥訪知彼王珍寶咸在某處
并女妙藥一處同居大藥即便強入宮中將
女妙藥及諸珍寶總率兵衆別路而歸既見
王已總集朝官慶喜無量時半遮國使至奏
王珍寶及女被他將去王得信已爰命旋師
時此國王廣施大禮婚媾已畢即策妙藥爲
六夫人時半遮王令使齎書與妙藥曰我懷

憂悶汝豈不知可細尋求誰傳此事食和毒
藥欲害彼王女得書已推察其事知是大藥
鸚鵡傳通密信令使報父父得書已覆遣使
報通此消息皆由鸚鵡察知事已往還相報
遂致紛披喪亂家國彼之鸚鵡可附將來女
籠鸚鵡寄與父王王見鸚鵡倍生瞋恚由此
鸚鳥亡國喪家更勿評論即宜殺却鳥乃稽
首而白王曰幸願依我祖父死法以取命終
死亦無恨王曰隨彼死法而斷其命屠者問
曰死法如何鸚鵡答曰麻纏我尾灌以膏油

蘇火令著任其自死屠者如言作已而放鸚
鵡遂即飛上虛空奮迅毛羽火延王室燒盡
無遺遂入池中洗沐而去騰雲振翼往鞞提
醯大藥問曰汝生還耶鸚鵡具答大藥歡喜
半遮羅王瞋心猛熾更與女書由此鸚鵡燒
我宮室必須牢縛急送將來女即如言還送
鸚鵡王見大怒令燂毛羽煮以沸湯屠者去
毛棄之簷外報言汝去飛鵡下見撮以凌虛
到一神祠鵡便欲食遂告鵡曰兄食我身肉
纔一日如其見放於日日中上好肉食常令

卷八

十六

飽滿鵡曰誰當信汝答曰爲作盟要又復我
無翅羽不可飛空一兩日間自觀虛實復告
鵡曰雖是恩慈未得其處持我至彼王天祠
邊徐放于地鵡隨言作至神祠處進其堂內
入神背後一小穴中其守天祠人以諸香花
神前供養鸚鵡言曰汝去報王王有惡行諸
神共瞋比遭衰禍皆是我作若不供養殃酷
未休可於日日多獻生肉胡麻豆子各置一
升如是存誠我爲思審時守護人便將此語
白大王知王曰若如是者隨所言教我當悉

爲作是祭神經多時節鵲食生肉鸚鵡食麻
毛羽漸成堪得飛颺欲有去意告守護人曰
汝可報王爾所多時供養於我更有一事汝
不得違王及中宮城隍寮庶咸剃鬚髮俱來
我所我當施與富樂無窮使者白王王即隨
作盡除鬚髮至天祠中禮天神足求哀懺謝
鸚鵡飛出空中說頌曰
凡事皆反報 無有不報者 汝落我身毛
我今還剃汝
作是語已搏霄而去至大藥所問曰何意遲

北來八

十七

遲今我見怪即便具說比所經事大藥聞已
極生歡悅具白王知王嗟希有報言大藥汝
真有福所感眷屬皆悉聰明毗舍佉神智過
人鸚鵡鳥世所難及後於異時王作是念於
諸臣中誰最有智於諸大臣人付一狗令其
養飼齊爾許時教作人語諸臣將狗各還其
舍倍加養飼然無方法能令人語大藥得狗
亦將至家去常食牀不遠而繫其狗每見大
藥食時芳香芬烈飯果盈前雖有希望不與
一片但將麤食而養餞之支濟性命不令其

死形容消瘦僅得存軀王總命臣所養之狗可將來集試復觀察解人語未諸狗既至悉皆肥悅並不解語唯大藥狗羸瘠異常王曰卿狗何瘦答言大王我所食者常與同味狗便語曰此人妄語我常受飢幾將至死大藥

曰此解人言王所親見王便大喜嗟異諸人後於異時王試諸臣誰有智慧便以諸羊人與一口報言養令肥盛不得使其肉有脂膏諸人無智皆養令肥大藥得羊常與飲食令其飽足形貌肥壯然刻木爲材時來恐怖羊

雖飽食脂膏不生殺已共觀果如其事王曰何意餘羊有膏卿羊無也以事具答王曰深有奇智後於異時諸大臣子數有五百同集芳園共爲歡會言論之次各相問曰於誰室中有奇異事或餘處見宜各說之是時諸人

索八

十八

悉皆說已次問大藥之子汝之宅中有何奇異答曰我家有石以呪力持置在水中浮而不沒諸人報曰未曾聞見石浮水上即共立契賭五百金錢子還報父我言浮石賭五百金錢父曰不應現石將錢五百酬彼諸人大

藥家中教獼猴善閑音樂告其子曰汝因集會可問諸人誰復見有奇異之事他皆說已汝當報曰我有獼猴善閑音樂歌舞絲筑無不備解諸人報曰前無浮石已罰五百金錢今若更虛倍輸千直如其是實我出千錢便將獼猴共至王所令作音樂是事皆成彼出千錢以酬賭直王曰我曾不見如是之事生大慶悅廣賜珍財歎曰大藥之智於諸衆中最爲第一時此城中有婆羅門聰明廠智學善四明娶妻未久便生一女顏貌端正名爲

烏曇婆羅門自立要曰若有男子於我邊學與我齊肩者我此妙女當嫁與之女漸長大於此國中有婆羅門生一男子形容可惡具十八種醜陋之相父母見已極生不樂名曰惡相雖漸童年不教爲學此兒醜惡令我羞恥其兒長大大自恨無識遂入城中以求學問至彼聰敏婆羅門所禮而致白我來請益幸見哀憐彼便納受未久之間所有書論悉皆學盡婆羅門便生是念我先立要如其有人學盡我業者我當以女妻之此兒雖復容儀

卷八

十九

醜惡難違本契若負心者不得生天設令諸人見笑於我我無違要即爲具禮以女娉之其女威光儼然可畏遂令惡相不敢近前惡相念曰我今爲客情懷怯憚宜將歸舍隨意所爲是時烏曇旣見惡相心生不悅作如是念我真容華夫便醜陋爲人所笑生亦何顏惡相遂便將還本處於其中路道糧皆盡至一池邊爲飢所逼時有行人和麩欲飲烏曇從乞彼便減與惡相持將一邊自食烏曇告曰宜分多少聊用充虛惡相告曰古僊有制

女不飲麩爲斯不與次於曠野忽逢遺肉惡相取食不與烏曇告曰此亦古僊不許女食烏曇念曰我無福德父母嫁我與此惡人深生悔恨次至烏曇跋羅樹惡相上樹取果而食妻曰可打共食無宜獨食遂墮生果熟者自食報云可落熟者告曰若欲熟者上樹自取彼爲飢故即便上樹摘果而食惡相見已便作是念我無相分感得如斯輕躁之婦自上高樹摘果而食又復我身未能自濟誰堪更養此無用妻旣生嫌賤便下取棘圍樹而

去于時重興王因出遊獵至彼林邊其女失夫情生苦惱大叫悲哭王聞其聲王便命曰此既空林誰爲啼哭尋聲遂至烏曇女邊觀彼容儀疑是天女或是諸神問言神僊何故來至於斯女以頌答

卷八

二十

大王今當知 我非是天女 亦非諸神類 無夫受苦辛

時王使人扶令下樹歡懷莫逆宛若平生遂與同車將入宮內是時惡相隨路而行起悔恨心我爲非法如何曠野獨棄少妻可覆取

之相隨歸舍至彼樹下不見烏曇餘人告言國王將去與之同乘共入宮中惡相聞之倍生憂戚詣王門所無由得進見運執人即便隨入望見其婦與王歡戲自念奈何緣暫得交語即託餘事高聲說頌告曰

汝在金牀上 花靨自莊嚴 不共我歡娛 巧匠持刀斧

女聞報曰

飢渴至池邊 從君覓麩飲 報言女不合 長恨可鳴顰 同行經曠野 斃肉不相分

念此至形枯 舞時須著節 自上烏曇樹
熟果不相惠 憶此身心悴 兩嬭向前垂
惡相報曰

汝不憶念我 碩學多才智 爲人事少虧
棄我長離別 登山自墜死 服毒取身亡

殺罪汝身當 案八 巧兒牢把鑿

女人報曰

任意山頭死 隨情食毒亡 我愛汝見輕

奈何應打鼓

此中諸頌第四句皆是當時取目前事而爲

詞句意欲迷人更無別義時彼二人意託餘
言共相對答王便問曰夫人言義何所談乎
我聞不解可爲申述烏曇即便向王具說此
是我夫父母嫁與有大智慧洞解四明公爲
相求來至於此王曰汝可默然無勞共語又
汝今日意欲如何更與彼人存昔愛耶答曰
寧有斯事自當令彼於我生嫌然此婆羅門
多解呪術不應造次苦責其人王即以緣報
大藥知大藥曰願王勿憂我令彼女於王愛
重其婆羅門身形鄙劣夫人光彩超群不敢

親附是時大藥報婆羅門曰仁來宮內欲何
所求答曰我婦大王將入宮內問曰識汝婦
不答曰我識大藥曰宮女五百皆喚來前若
是汝妻即當牽取如其謬悞刀斬汝頭彼言
隨教王勅宮人並皆莊飾來至我所即皆總
集如帝釋宮五百姝女隨從烏曇皆詣王所
大藥遂報婆羅門曰識汝妻不惡相既見非
常嚴飾猶如龍蛇被呪所禁一無言說又如
赫日不敢目視時婆羅門遙望而住諸女皆
過有一從婢形如餓鬼在後而行惡相捉之

云是我婦大藥曰若是汝婦隨意將行即便
持取而說頌曰

上人還愛上 中人自愛中 我是餓鬼形

還憐汝餓鬼 棄此天宮處 相隨向鬼家

色類正相當 求餘不可得

第八

十二

復於異時大藥因有少過王意不平遂不與
語王與宮女向花園中竟日遊戲是時夫人
脫頸真珠瓔珞價直百千兩金挂樹枝上忘
而不取日暮言歸睡至中宵然後方憶時彼
真珠獼猴見之持上高樹王令使去急可取

珠使去不獲時有乞兒拾殘食已將欲出園使者遂執更無人入還我珠瓔答曰我是乞人不見瓔珞即便打拷將付禁官乞者自念我今應設方便若更住此被餓而亡告使者曰我得珠瓔持與某甲長者之子使者即便收長者子同一木枋而械其足時長者子每至食時多持上味乞人從覓子乃叱曰汝爲此故引我將來不能與汝子旣食罷欲去旋迴答曰我時未至不能共去彼便愛語告曰可共我行令汝安樂報曰可爲要誓當隨汝

言彼旣設誓遂共旋行子報家人曰明日已後常將兩人食來乞人因此情生歡樂作如是念我於昔時遍行城郭尚不能得麤食充軀今餐美味更何所少然我不能獨身而卧即引城中第一倡女此亦共我分瓔珞珠女旣至已同處禁身便與交歡得意而住乞人念曰設禁我身滿十二年亦未求出然於五欲尚未圓滿美妙音聲終須悅耳復引樂人共取瓔珞彼雖稱枉不免禁身音樂隨情更無所乏如是遷延遂經多月諸人勞倦共告

卷八

廿三

乞人曰汝放我等令汝安樂乞人自念斯等
既出豈復相憂如我思忖自非大藥計策鑒
明能令我身免斯幽獄即引大藥之子亦共
分珠其子既禁大藥便念我子被幽寧容閑
住即入白王我雖有憊子無過咎因何我子
輒復禁身王曰百千兩金真珠瓔珞乞人將
去於外共分具說所由以告大藥即白王曰
願不須憂此妙頸珠無人將去以臣之計必
望求得其所繫人請皆放出王令釋放大藥
入園檢失珠處仰觀高樹見有獼猴念彼珠

瓔珞是此將去然須方便始可得之即白王曰
還可如前宮人並出頸下瓔珞咸悉莊嚴獼
猴遙見取珠挂頸大藥曰宮人起舞猴見亦
舞大藥曰可並低頭獼猴亦低頭珠便墮地
王見大喜嗟其奇智捨罪策功重增封祿時
彼六臣因聚一處共爲議曰我等昔時王俱
愛重分疆畫野並得安居今日由斯貧賤下
里數呈薄伎遂得當途致令我等喪亡祿位
侵城奪邑知欲如何一臣告曰我等六人共
爲盟要所有言契誓不相違同心戮力杜絕

怨讎大藥及王於我無恨可令祿位還復如
先如是議已明日六臣共詣園所大藥既見
六臣一處同聚必有非常之議便告具相鵬
鵬曰汝往園中觀彼聚集作何等議還來報
我鵬鵬即去隱影林中聽彼言訖時彼六臣
崇八
既至園中各以男女共為婚對作如是語既
廿四
為親密無復猜疑謀計之事勿令外洩以實
相告我先曾食王家孔雀一云我與內人交
通餘並各述已情共為謀事如是六人更相
告語便共同樂一處而食鵬鵬聞已告大藥

知大藥入內具白王曰王之大臣如是忠素
伏惟思察事欲如何王具問知悉皆是實即
便擯斥驅逐邊方佛告諸苾芻汝等勿生異
念往時大藥者即我身是重興王者舍利子
是彼六大臣者即六師是我於昔日擯彼六
臣今為三界最尊現大神通還驅六師外道
汝等苾芻於善知識應當親近然由智識聰
敏通明一切內外典籍終能成就如是盛德
汝當修學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八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八五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九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六門第四子攝頌之餘

明佛從天下等事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既現大神通降伏諸外

衆九

道利益無量衆隨類悉歸依一切人天咸令
歡喜遠近城邑婆羅門等及工巧人並皆來
集室羅伐城於世尊處而爲出家時彼諸人
所有眷屬皆來尋覓至此城中見已告曰仁
等捨俗而來出家欲令我等若爲存活答曰

汝若愛者可住於斯當受其法彼曰善哉我
當修學即皆出家時婆羅門等見已譏嫌此
等工人出家捨俗我有作務欲使何人時諸
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工巧之人來出家
後還畜昔時所有作具由是因緣致生譏醜
告諸苾芻曰既出家後不應更畜工巧之具
若仍畜者得惡作罪佛制戒後時有賢人既
出家已隨處遊行至室羅伐有舊苾芻身嬰
苦疾見客苾芻來報言具壽可爲我治答曰
佛不許我先是醫人更畜醫具欲將何物而

療病耶以緣白佛佛言我今聽許諸苾芻輩
先是醫人得持針刺物若是書更得持筆墨
若剃髮人得畜剃刀子

緣處同前現神變後人天歡悅佛及苾芻多
獲利養爾時世尊爲欲斷其利養過故遂昇

三十三天於玉石殿上三月安居近圓生樹
爲母說法并餘天衆具壽大目連在逝多林
而作安居是時四衆旣無世尊咸悉共詣大
目連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尊者見來即爲
說法隨機演暢示教利喜默然而住是時四

衆各從座起偏袒右肩合掌恭敬白尊者曰
大德頗聞如來大師今於何處而作安居尊
者答曰我聞佛往三十三天於玉石殿上而
作安居近圓生樹爲母說法是時四衆旣得
聞法知世尊所在深生歡喜禮足而去至安
居竟四衆還來禮尊者足在一面坐尊者爲
說法已大衆各起禮足白言大德諸人久不
見佛咸生渴仰我等願欲奉見世尊善哉大
德不憚勞者願爲我等至世尊處傳我等言
頂禮佛足伏惟大師自一夏來起居輕利無

病少惱安樂住不復更爲白瞻部洲內所有
四衆久違聖顏咸希親奉我等四衆無有神
通能至三十三天禮世尊足親覲供養然彼
天衆得來至此願佛慈悲哀愍我等時大目
連默許其請衆知許已禮辭而去尊者觀知
大衆去已即入勝定猶如壯士屈伸臂頃即
於此沒至三十三天現遙見世尊於玉石殿
爲諸天衆無量無邊說微妙法時大目連不
覺微笑作如是念世尊至此諸天圍遶猶如
瞻部四衆無邊爾時世尊知大目連心之所

念告目連此之大衆非自能來皆由我力
而有來去是時目連既至佛所禮雙足已退
坐一面普觀大衆白言世尊念此大衆甚奇
希有悉皆雲集由彼前身於佛法僧清淨聖
戒生不壞信深心成就於彼命過來生於此
佛告目連如是如是此諸大衆由彼前身於
佛法僧清淨聖戒起不壞信深心成就於彼
命過得來生此時天帝釋見佛世尊與大目
連有所論說即於佛前告大目連重叙其事
由其敬信三寶清淨聖戒廣說乃至得來生

第九

三

此復有天子告大目連重叙其事廣說乃至來生於此復有天子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我由前身於佛深信於彼命過來生於此復有餘天作如是語我由前身於法於僧於清淨聖戒深生淨信具足受持於彼命過來生於此時有無量百千天衆親於佛前悉皆證得預流果各禮佛足隱而不現爾時目連見衆去已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白言世尊瞻部洲中所有四衆各並虔誠來至我所作如是語大德我等

久不見佛咸生渴仰我等願欲奉見世尊善哉大德不憚勞者願爲我等至世尊處傳我等言頂禮佛足伏惟大師自一夏來起居輕利無病少惱安樂住不我等四衆無有神通能往三十三天禮世尊足親覲供養然彼諸天能來至此善哉世尊慈悲哀愍從彼天處下瞻部洲作此白已爾時世尊告目連曰汝今可往瞻部洲中告諸四衆滿彼七日已佛往天處向瞻部洲於僧羯奢城清淨曠野烏曇跋羅樹邊而下時大目連聞佛語已頂禮

佛足即還入定猶如壯士屈伸臂頃於三十
三天沒瞻部洲中出告諸四眾滿此七日已
佛從天處來瞻部洲烏曇跋羅樹邊而下時
諸四眾各持香花往僧羯奢城時彼城中所
有人眾聞佛將至皆大歡喜淨除諸穢掃飾
崇九
街衢灑以香水名花遍布幢幡繒蓋處處莊
嚴如歡喜園誠可愛樂於一勝處敷妙高座
企想如來是時如來為三十三天眾說當機
法示教利喜已即於此沒將諸天眾至夜摩
天為說法已即於此沒復將天眾至覩史多

天為其說法如是至於化樂他化自在梵眾
梵輔大梵少光無量光光音少淨無量淨遍
淨無雲福生廣果無煩無熱善見善現至色
究竟天皆為說法示教利喜已即於此沒至
善現天如是向下乃至三十三天是時帝釋
白佛言世尊今欲詣瞻部洲答言我去白言
為作神通為以足步答言足步帝釋即命巧
匠天子曰汝應化作三道寶階黃金吠瑠璃
蘇頗胝迦答言大善即便化作三種寶階世
尊處中躡瑠璃道索訶世界主大梵天王於

其右邊踏黃金道手執微妙白拂價直百千
兩金并色界諸天而爲侍從天帝釋於其左
邊蹈頤胝迹道手擎百支傘蓋價直百千兩
金而覆世尊并欲界諸天而爲侍從佛作是
念我但步去者恐外道見議沙門喬答摩以
神通力往三十三天見微妙色心五生愛著神
通即失足步而還若以神通徒煩天匠我今
且可半以神通半爲足步往瞻部洲爾時世
尊循寶階下去此十二踰繕那人氣上熏如
死屍臭令彼諸天不能鼻嗅世尊知己化作

牛頭栴檀香林令氣芬馥聞香歡喜佛作是
念若瞻部洲男見天女女見天男情生愛染
由婬欲心極熾盛故便嘔熱血悶絕命終我
今宜可以神通力令男見天男女觀天女如
是作已不令染愛擾燒其心爾時具壽須菩
提在一樹下晝日閑居遙見世尊諸天大衆
恭敬圍遶威德尊重從三十三天而來至此
便作是念所有此等大德諸天悉皆辭佛當
往天處此諸人衆百年之中並皆身死佛化
緣盡亦復涅槃斯等威嚴無不磨滅善哉世

尊處處慇懃作如是語諸行無常體恒變易
生滅之法是可惡事我今於此深起厭心於
五取蘊觀察無常苦空無我如是知已以智
金剛杵摧二十種有身見山獲預流果得不
壞信即便速疾捨加趺坐右膝著地合掌恭
敬遙禮世尊瞻仰而住爾時唵鉢羅芻尼
作如是念佛從天上下瞻部洲作何方便我
得最初禮世尊足大衆皆集無地旋踵若其
直爾作芻芻尼形者人皆見輕莫由進路我
今宜可現大神通即以自身化爲輪王七寶

前導九十九億軍衆圍遶千子具足微妙莊
嚴如半月形詣世尊處時有無量億衆沙門
婆羅門外道內道無邊四衆悉皆影附歎未
曾有上持白蓋翊從雲奔猶如白日放千光
明明月澄輝出於星漢如是嚴飾壯麗難思
至世尊所大衆見已皆生希有瞻仰忘疲各
生異念何處得有如是國王軍容可愛多是
他方輪王帝主既見是已各生求願如何令
我得受斯樂大衆開路令彼近前爾時卽陀
夷芻芻在斯衆會告諸人曰此非輪王乃是

卷九

六

盟鉢羅苾芻尼自現神通來禮佛足時衆問
曰大德云何知是盟鉢羅尼也答曰盟鉢羅
花香氣芬馥盟鉢羅色舉衆同然故知是彼
現斯神變時苾芻尼既至佛所便攝神通前
禮佛足在一面住爾時世尊既安坐已告盟
鉢羅尼曰汝今可去勿苾芻尼當我前立尼
對大師現神通者是非理事被佛訶已便詣
一邊佛作是念尼對佛前現神通者有如是
過我制諸尼於大師前不現神力告諸苾芻
曰從今已後諸苾芻尼不應於大師前而現

神通作者得越法罪爾時大衆見此輪王有
大威勢心生願樂求生人道或見諸天光明
可愛皆生願樂求往天中爾時世尊見斯事
已爲欲遮其人天願故隨彼機緣爲說妙法
彼聞法已得預流果或一來果及不還果或
有出家斷諸煩惱獲阿羅漢果七或發聲聞菩
提心者宗九或發獨覺菩提心者或發無上大菩
提心者或發煖頂所有善根或發中下忍心
皆令大衆歸信三寶爾時世尊即以此緣而
說頌曰

設作轉輪王 或復生天上 雖得於勝定
不如預流果

爾時世尊爲諸大衆示教利喜說妙法已時
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何意具壽鄔陀
夷聞唄鉢羅香氣知是彼尼佛告諸苾芻非
但今日聞香得知於過去時亦曾聞香而知
其事汝等應聽於過去世婆羅痾斯城有一
商主娶妻未久便即有娠是時商主欲入大
海求覓珍寶告其妻曰賢首我向他方求妙
寶貨汝看家室宜可用心答曰聖子若如是

者我亦隨去答曰誰當與汝共相供給彼便
啼泣徒伴見悲問言何故答曰欲得共我一
處同行我不見隨爲此啼泣伴曰彼意欲去
何不隨之答曰誰相供給伴曰但令共去我
爲相供即便將去旣入大海被摩竭魚破其
船舶是時商主因此命終餘人亦死其婦伶
俍遇得一板幸因風便飄至海洲有金翅鳥
王於此居住遂將此女以充妻室未久之間
昔所懷娠誕生一子顏貌端正後於異時復
生鳥子形如金翅其父遂亡是時衆鳥立子

爲王母告子曰汝承父族身得爲王此是汝
兄今可將去向婆羅痾斯於衆人中立爲國
主答言國母我當爲立時婆羅痾斯城現有
國王名曰梵授以法化世安隱豐樂廣如餘
說王於朝集在衆中坐時金翅鳥王以雙足
爪擒其兩臂棄於大海諸妙瓔珞莊嚴其兄
將至王城置師子座上告諸臣曰此是汝王
好當伏事如有相違還令汝等俱淪大海人
皆畏懼奉教而行臣亦不敢告令斯事衆人
皆謂是梵授王時王報金翅鳥曰於時時間

與我相見答言我來後於異時王有母象月
滿生兒但現其頭身不能出臣白王知王曰
牽入後宮令諸宮人作實語盟要使其速出
應如是呪若除王外無男子者宜令象子安
隱生出即便牽入時諸內人皆作盟誓若我
除王更無人者象子宜出雖作此誓象極幸
苦兒不能生人皆大叫不知如何時有牧牛
女宅去斯不遠聞人叫聲問其所以何故宮
內有大叫聲諸人具告牧牛女曰我爲盟要
能使象兒安隱得出諸人聞已具告大臣大

臣白王遂喚入內女即便以實語象前爲要
我從生來除一夫外無別男子此事實者即
願象子安隱產生作是語已象便生子而尾
不出女見微笑作如是語此之小過亦不相
容內人問曰爾有何過答曰我於先時抱他
孩子其兒失尿流入我陰當爾之時似如受
樂緣此小過尾不隨身由斯實語尾亦隨出
臣報王曰象子已生王曰誰能令出于時大
臣以事具白王遂傷曰我之宮女咸不貞良
唯牧牛人獨見清白王曰喚牛女來我須自

問女至王問汝以實言令象生子耶答曰如
是王作是念母既賢善女亦應然我試問之
汝有女不答王言有其字如何答名妙容曾
與人未答未曾與阿母若如是者當可與我
答隨王意即辦儀禮娶入宮中王復念曰宮
女非貞已虧盟誓若令住此必行非法後因
金翅鳥來王即具告其事弟宜晝日將我婦
去安海洲上夜可持來答言善好遂便以婦
付與金翅如其言契晝去夜來時彼海洲有
好香花名曰去醫婦便日日結此花鬘送與

梵授時婆羅痾斯有婆羅門子因取樵木須往山林見緊那羅神女遂將婆羅門子入石龕中便與交通共相得意其女若出求花果時自既出已便將大石掩閉其門人不能動後經多時誕生一子其子行時身形速疾遂與立字名為速疾父於子前每常數說婆羅痾斯是好住處汝今應知子問父曰父何處生答曰婆羅痾斯是本土處答曰若爾何不還鄉父曰汝母若出求花果時必將大石掩其穴口我不能動欲逃無路答曰我當為開

父言大善子便數數取石試之乃至力成能排大石報其父曰戶既得開共父逃走父曰汝母暫為花果須出急即還來無由得去若其於路逢見我者必定相害答曰我作方便令彼遲來父言好事母持果至子便取噉嚼而吐出母曰何意如是豈不美耶答曰母嬾遠去近覓苦果誰復能餐故須棄却母曰若爾我當遠去覓好果來答曰善哉為覓好者母至明日即便遠去子報父曰今是走時無宜更晚遂去其石父子俱逃至婆羅痾斯父

生之處其母來至見石室空虛椎胸大哭隣人問曰何意啼耶即以事具答隣人曰彼是人類走向人間亦何事憂苦母曰我不憂此相與別離但恨未曾教其一伎令得活命彼便答曰我亦數向婆羅痾斯若有活緣汝可與我我若見時轉授於子其母即以箜篌授之報言姊妹若見我兒面親付與語言汝可彈此箜篌以自活命其第一弦指不應觸若觸著者必有損害彼即持去時婆羅門將兒速疾付師受學師即教詔兒因假日即疾入

山採取薪木遇見隣人問速疾曰汝比何如答曰常受飢苦知欲如何報曰汝母相憶泣涕恒流何不住彼答曰彼是藥叉誰能共位答曰若不能去我今與汝活命之物不得與他答言不與即授箜篌報言彈此而為活命其第一弦指不應觸若觸著者必有損害答曰善哉我如是作即持箜篌至學堂處見諸同侶彼便問曰汝來何遲答曰見我母友授此箜篌諸人問曰汝能彈不答言我能汝可為彈我等共聽彼即為彈初弦不觸彼言何

卷九

十一

故不觸初弦答言觸者必生過患汝今但觸何過之有即便指觸時諸學生不能自持悉皆起舞緣斯日晚至先生處問曰何遲彼即具答先生問曰汝能彈不答曰我能若爾爲彈一曲彼即爲彈初弦不觸先生曰何意初弦不以指觸答言若觸恐有過生汝但指觸斯有何過即便彈觸先生及婦悉皆起舞不能自持所居屋舍悉皆崩倒瓮器之屬盡破無遺先生大瞋即扼其項驅出村外旣被斥逐隨處孤遊唯彈箜篌而自活命時有五百

商人齎持貨物欲入大海諸人議曰衆事皆有但無音樂何以自娛至大海中誰解憂悶一人報曰速疾婆羅門子解擘箜篌可相隨去即將速疾共至船中於大海內諸人告曰汝擘箜篌共相娛樂即便爲彈初弦不觸諸人問曰何不觸弦答曰若觸有過彼言但觸能作何過即便彈觸其時船舶跳躑海中遂便破碎所有商人悉皆漂沒同時命過唯有速疾一人得存遇板逢風天緣令活遂便吹至金翅鳥洲於一園中更無男子唯見梵授

王婦妙容女人因與言交共行綢密晝日相見夜即別離問言汝每於夜何處去來彼旣通懷悉皆具告答言賢首若如是者何不將我共至婆羅痾斯女答言好共汝俱行問男何字我名速疾汝復何名我字妙容其女即便漸持小石乃至與人輕重相似斟酌得去即喚速疾同乘金翅向婆羅痾斯女曰爾可合眼開即損睛欲至城邊聞人叫響遂作是念髣髴欲至開眼瞻望鳥急凌風兩目便瞎于時妙容置之園內自向王邊後至春時名

崇九

十二

花盡發衆鳥哀鳴王與宮人入園遊觀時妙容女亦在其中速疾聞彼去醫花香即爲頌曰
風吹去醫花 芳香真可愛 猶如海洲上
與妙容同居
時梵授王聞此頌聲勅內人曰遍可觀察誰作此聲諸人答曰有患眼人作斯聲響王便喚至問曰汝作頌聲答言我作汝應更作我試聽之便作是念豈非雅頌王樂聽聞我爲作之或容賞賜即還說頌

風吹去醫花 芳香真可愛 猶如海洲上
與妙容同居

時王問曰言海洲者去斯遠近以頌答曰
妙容所居處 去斯有百驛 超過於大海
有洲真可愛

崇九

十三

王既聞已以頌答曰

汝頗曾聞見 我所愛樂者 若是妙容身

汝可說其相

是時盲人以頌答曰

署間有卅字 曾前有一旋 常結去毘花

寄來與人主

王聞語已便作是念此人惡行雖安海島亦
復通私既無所用宜應與此忿恨居懷乃爲
頌曰

妙容具瓔珞 付與此盲人 宜可遣乘驢

驅之出城郭

于時二人被王擯出盲人將婦隨處棲遑至
日暮時投大聚落於空天廟權且居停時有
群賊五百夜入此村諸人覺知悉皆除剪唯
有賊帥一人走入天廟反閉其戶村人來問

廟中者誰盲人答曰我是客人非關賊類諸人告曰若有賊者即宜遣出是時賊帥報妙容曰汝何用此盲瞎人乎宜可出之與我同活妙容便許推出盲人村人見之遂斬其首既至天曉賊帥便將妙容而去至一河邊無有船棹不能得渡賊報婦曰賢音河既汎漲無由共過汝且住此洗浴身體所有瓔珞我先將過安彼岸已還來相取婦言隨意便脫衣裳及諸瓔珞與其賊帥入水而坐即作是念豈不此人將物走遙告彼曰

大河今汎漲 瓔珞汝持將 我生如是心 恐汝今偷去

賊帥聞已以頌遙報

汝夫無過令他殺 誰信於我有親心 所有瓔珞我持行 恐汝得便還傷我

案九

十四

是時賊帥即便將物棄婦而行其女遂即露體出河入草而住去此不遠有老野干口銜肉嚙循河而去時有一魚從水涌出擲身岸上野干見已棄所銜肉欲取其魚魚入水中肉被鵜撥兩事俱失垂耳而愁于時妙容於

草叢內遙見野干即說頌曰

肉被鷄將去 魚復入河中 兩事並皆亡

愁若知何益

是時野干聞頌聲已四顧而望不見一人乃

為頌曰

我不為歡笑 亦不作歌舞 誰在草叢中

以言相調戲

妙容聞已在草叢中報野干曰我是妙容野

干聞聲即瞋罵曰汝罪過物不自羞恥反來

相調以頌答曰

舊壻已殺却 新夫將物行 彼此無歸伏

愁怨草中鳴

妙容聞已即以頌答

我今還本舍 真心事一夫 恐損於宗族

不復作狂愚

是時野干亦以頌答

索九

十五

假使殞伽水 逆流烏鳥白 瞻部生多羅

汝能專守一 烏與鵲鷦鳥 同共一樹棲

彼此相順從 汝能專守一 假使蛇鼠狼

共在一穴遊 二物情相愛 汝能專守一

假使用龜毛 織成上妙服 寒時可被著
汝乃有貞一 假使蚊蚋足 可使成樓觀
堅固不搖動 汝能專守一 假使蓮花莖
作橋令衆渡 大象亦能過 汝能專守一
假使大海中 水中生火聚 諸人皆共向
汝能專守一
是時野干說是頌已告妙容曰我且作斯戲
調之語我能令汝還得依舊爲國夫人將何
酬報答言知識若能令我還如昔者我當日
日供給肉食不使之少野干曰若如是者當

用我言應入苑伽河內令水至咽合掌向日
念天而住我爲報王野干便去至王聞處出
大叫聲作如是語妙容令在苑伽河中洗心
練行宜疾喚取還入後宮王先曾學野干之
語旣聞其事告大臣曰卿今宜往苑伽河邊
我聞妙容在彼勤苦改心易操即可將來與
我相見時諸大臣旣見妙容即以瓔珞衣服
嚴身將至王所王見歡悅還依昔日爲大夫
人遂日日中常以好肉供給野干後便即絕
是時野干還伺王宮相近之處叫聲告曰妙

容汝不以肉共相供者我當令王熟打於汝
與舊不殊夫人聞怖即還給與野干之肉汝
等苾芻勿作餘念往時妙容者即盟鉢羅苾
芻尼是彼時速疾者即鄒陀夷是往時聞去
馨花香氣知是妙容令聞盟鉢花香知是彼
尼汝等苾芻如是應知一切事業皆是串習
卷九 十六
以為因緣大衆聞已歡喜奉行
第六門第五子攝頌曰
度尼八敬法 尼欲依次坐 二部事各殊
還俗尼不度

佛在劫比羅城多根樹園時大世主與五百
釋女往詣佛所禮雙足已退坐一面佛即為
說種種妙法示教利喜爾時大世主既聞法
已深心歡慶從座而起合掌向佛白言世尊
頗有女人於佛法中出家近圓成苾芻尼性
堅修梵行得第四沙門果不佛言大世主汝
應在家著白衣服修諸梵行純一圓滿清淨
無染此能獲得長夜安隱利益快樂如是三
請佛皆不許頂禮雙足奉辭而去爾時世尊
著衣持鉢出劫比羅城往販菴聚落時大世

主聞佛去已與五百釋女自剃頭髮皆著赤
色僧伽胝衣常隨佛後隔宿而去世尊到彼
住相思林中時大世主涉路疲極塵土蒙身
便詣佛所禮佛足已退坐一面爾時世尊爲
說妙法示教利喜時大世主旣聞法已從座
而起合掌白言世尊頗有女人於佛善說法
律之中出家受近圓成苾芻尼性堅修梵行
證得第四沙門果不佛言大世主宜應剃髮
著緋條衣乃至盡形堅修梵行純一圓滿清
淨無染此能獲得長夜安隱利益快樂如是

餘九

十七

三請佛皆不許時大世主知佛世尊頻請不
許遂於門外啼泣而立時具壽阿難陀見已
問言憍答彌因何啼泣而立答言尊者我等
女人世尊不許出家作苾芻尼是故啼泣阿
難陀報言憍答彌可住於此我問如來爾時
阿難陀詣世尊所頂禮足已在一面立白佛
言世尊頗有女人於佛善說法律中出家近
圓成苾芻尼堅修梵行證得第四沙門果不
佛言得有若如是者願許女人出家佛言阿
難陀汝令勿請女人於我善說法律之中出

家近圓成苾芻尼性何以故若許女人爲出家者佛法不久住譬如人家男少女多即被惡賊破其家宅女人出家破壞正法亦復如是又復阿難陀如作田家苗稼成熟忽被風雨霜雹所損女人出家損壞正法亦復如是又復阿難陀如甘蔗田成熟之時遭赤節病便被損壞無有遺餘若聽女人出家損壞正法不得久住速當滅盡亦復如是具壽阿難陀復白佛言是大世主於世尊處誠有大恩佛母命終乳養至大豈不世尊慈悲攝受佛

告阿難陀實有斯事於我有恩我已報訖由因我故得知三寶歸佛法僧受五學處於四諦理無復疑惑得預流果當盡苦際證會無生如是之恩便爲難報非衣食等可相比喻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曰汝爲女人求請出家崇九成苾芻尼者我今爲制八尊敬法十八盡壽修行不得違越我此所制如種田人夏末秋初河渠之處堅修堤堰不使水流溉灌田苗隨處充足八尊敬法亦復如是云何爲八阿難陀諸苾芻尼當從苾芻求出家受近圓成苾芻

尼性此是最初敬法事不應違乃至盡形諸
苾芻尼當勤修學阿難陀半月半月當從苾
芻求請教授此是第二敬法事不應違乃至
盡形當勤修學阿難陀無苾芻處不得安居
此是第三敬法事不應違乃至盡形當勤修
學阿難陀苾芻尼不得詰問苾芻憶念苾芻
所有過失謂毀戒見威儀正命阿難陀若苾
芻尼見苾芻戒見儀命有毀犯處不應詰責
苾芻見尼有毀犯處應為詰責阿難陀此是
第四敬法事不應違乃至盡形當勤修學阿

難陀苾芻尼不得罵詈瞋恚訶責苾芻苾
於尼得爲此事此是第五敬法事不應違乃
至盡形當勤修學阿難陀若苾芻尼雖受近
圓已經百歲若見新受近圓苾芻應當尊重
合掌迎接恭敬頂禮此是第六敬法事不應
違乃至盡形當勤修學阿難陀苾芻尼若犯
衆教法者應二衆中半月行摩那𨔵此是第
七敬法事不應違乃至盡形當勤修學阿難
陀若苾芻尼夏安居已於二衆中以三事見
聞疑作隨意事此是第八敬法事不應違乃

衆九

十九

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內攝頌曰

近圓從苾芻 半月請教授 依苾芻坐夏
見過不應言 不瞋訶禮少 意喜兩衆中

第十

隨意對苾芻 斯名八尊法

阿難陀我今已制苾芻尼八尊敬法皆不應
違若大世主喬答彌能奉持此八敬法者即
是出家受近圓成苾芻尼性時具壽阿難陀
聞佛所說八尊敬法頂禮佛足奉辭而去詣

大世主處作如是語大世主當知世尊已許
女人於佛所說善法律中出家受近圓成苾
芻尼性然佛世尊制諸苾芻尼行八尊敬法
事不應違乃至盡形當勤修學我今爲說世
尊所制八尊敬法今應諦聽善思念之時大
世主言願爲我說一心聽受尊者告曰如世
尊說諸苾芻尼當從苾芻求出家受近圓成
苾芻尼性此最初敬法事不應違乃至盡形
諸苾芻尼當勤修學如是至終一一具告時
大世主聞尊者阿難陀說敬法已深心歡喜

頂戴奉持白阿難陀言大德譬如貴族四姓
家女澡浴身體拭以塗香淨治髮爪衣服鮮
潔時有餘人以占博迦盟鉢羅等結作花鬘
持授彼女是時女人既見花來歡喜而受置
於頂上大德我亦如是以身語心頂受如來
八尊敬法時大世主受敬法時及五百釋女
即是出家近圓成苾芻尼性爾時具壽鄔波
離請世尊曰如佛所說若大世主受持敬法
是則出家是則圓具成苾芻尼者未審自餘
女衆其事云何佛告鄔波離自餘女衆如法

次第當與出家及受近圓時諸女人聞是教
已不知云何是其次第以緣白佛佛言大世
主爲首及五百釋女受尊敬法是則出家近
圓成苾芻尼性自餘女人皆當如是次第受
之若有女人求出家者詣一尼所申禮敬已
彼尼即應問其障法若無難者應可攝受授
以三歸并五學處先禮尊像次禮其師宜令
合掌教作是語阿遮利耶存念我某甲始從
今日乃至命存歸依佛陀兩足中尊歸依達
摩離欲中尊歸依僧伽諸衆中尊如是三說

師云好答云善次授五學處教作是語阿遮利耶存念如諸聖阿羅漢乃至命存不殺生不偷盜不欲邪行不虛誑語不飲諸酒我某甲始從今日乃至命存不殺生不偷盜不欲邪行不虛誑語不飲諸酒亦如是此即是我五支學處是諸聖阿羅漢之所學處我當隨學隨作隨持如是三說願阿遮利耶證知我是鄔波斯迦歸依三寶受五學處師云好答云善

緣在室羅伐城爾時世尊令大世主喬答彌

及五百釋女受八尊敬法佛聽即是出家近圓成苾芻尼性因此尼衆轉授餘人出家近圓成苾芻尼性如是展轉更授餘人尼衆增盛後於異時諸上座苾芻尼詣大世主喬答彌所作如是言善哉聖者當知我等苾芻尼衆出家已久諸餘苾芻年少出家近圓未久令依大小互相恭敬作是語已時大世主喬答彌言諸妹可待須臾我詣聖者阿難陀處諮問斯事即往具壽阿難陀所說如上事阿難陀曰大世主且待少時我往白佛時阿難

第十

三

陀即詣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白言世尊
諸上座苾芻尼衆出家已久有餘年少苾芻
近圓未久令依大小互相恭敬是事得不佛
告阿難陀汝今不應口說斯事何以故若其
女人不於善法律中而出家者諸有信心長
者婆羅門等見諸苾芻咸持美食共相給施
令無闕乏阿難陀復有信心長者婆羅門等
以新淨白氎敷在街衢作如是語願仁沙門
蹈斯氎上令我長夜獲大利益長得安樂阿
難陀復有信心長者婆羅門等以髮布地作

如是語願仁沙門足蹈我髮令我長夜獲大
利益長得安樂復次阿難陀若其女人於我
所說善法律中不出家者我諸弟子所有威
德假令日月具大光明不能映蔽況餘死屍
外道之類復次阿難陀若其女人不出家者
我之教法滿一千年具足清淨無諸染汙由
出家故減五百年是故阿難陀我今百歲近
圓苾芻尼應當尊重合掌迎接恭敬頂禮新
受近圓苾芻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尼有四人衆事五人衆

事十二人衆事起彼便總集二部僧伽事務
既多遂妨教授讀誦思惟時諸苾芻以緣白
佛佛言二衆事別唯除出罪近圓及半月等
法事須共爲餘皆別作

爾時室羅伐城有一長者娶妻未久遂即有

第十

娠月滿生女生已父亡母養既大其母亦終
後時吐羅難陀尼因乞食入其舍見女問曰
汝屬於誰答言聖者我無依怙曾未屬人報
言若如是者何不出家女曰誰與我出家尼
曰我能與汝可隨我去彼即隨行至尼住處

便與出家後被煩惱之所牽纏遂便還俗時
吐羅難陀尼因出乞食遇見其女問言少女
如何得活答言聖者我無依怙辛苦存生報
言若爾何故更不出家答曰我已還俗誰與
出家尼曰我能即與出家遂行乞食長者婆
羅門見已皆共譏嫌諸釋迦女能爲善事或
時出家而修梵行或時罷道還染俗塵隨情
所爲豈非善事諸尼聞已白諸苾芻苾芻白
佛佛作是念由還俗尼有如是過從今已去
諸還俗尼更不得出家其長者等善爲譏笑

損壞我法是故苾芻尼一捨法服已歸俗者
不應更令出家若與出家者師主得越法罪
第六門第六子攝頌曰

因度喬答彌 出家有五利 可於五眾內
訶責事應知

第十

緣處同前爾時婆羅痾斯有一長者名瞿答_五
摩大富多財娶妻未久便持財貨往得叉城
而爲興易既至彼已便詣一家而求住止時
彼主人長者號曰名稱見唱善來歡懷命坐
因即相知共爲交密時瞿答摩賣舊持新還

歸故邑後於異時主人長者因爲興易到婆
羅痾斯遂投瞿答摩家而爲停止彼見驚喜
唱言善來共申久好時得叉長者告瞿答摩
曰作何方便我等歿後所有子孫共爲親愛
不相踈隔瞿答摩曰善哉斯語今可共作指
腹之親我等二家若生男女共爲婚媾彼言
可爾我意同然時彼長者賣舊持新遂歸本
宅其婦有娘月滿生男經三七日聚會諸親
與兒作字名曰遊方于時婆羅痾斯瞿答摩
聞彼生男情甚歡悅便作是念得叉長者共

我交親今既生男我當生女彼是女夫可作
嚴身瓔珞衣服令使送去并持書曰聞君生
男情甚欣悅今送衣服願垂納受得又長者
得書領信還以書答時瞿答摩得書表意情
求於女未久之頃婦遂有娠月滿生女雖儀
貌端正而瘦減常人諸親總集與之立字衆
皆議曰此女形瘦是瞿答摩女應與立字號
曰瘦瞿答彌時彼長者聞其生女作如是念
我友生女豈得徒然可寄衣瓔用申歡慶彼
即是我新婦何疑遂裁書曰聞君誕女慶喜

交懷聊寄衣瓔用申欣賀幸當爲受冀表不
空彼覽書已報書答曰許作交親今皆遂願
各待成立共媾婚姻時瞿答摩既披書已女
漸成笄教其學識得又長者亦復教兒令解
衆藝長者先時有私通姪女以兒付彼令學
陰書此論女人與男女交通私密六矯誑難知
之事多時學已報言阿母我已學得今欲還
家其母報曰汝可善學且勿歸家答言阿母
我已善學憶舍復歸母即私把紫鑲綿團告
言汝若定去不肯住者我自打頭令破流血

答言阿母必苦相留我且未去母曰寒窮物
自言善學陰私書者汝尚不知豈有我爲他
兒自打頭破我擬將濕紫鑽綿於頭上按令
赤汁流下人見謂血汝實無智未可言歸既
聞母語遂且停留未久之間復言阿母我欲
還家其母報曰汝應且住答言我去母曰汝
若去者我投井死答言阿母必其如此我不
歸家母曰愚癡物自言善解陰私書者汝尚
不知豈有我爲他兒自投井死我擬井中多
安草褥投身而下人見謂死汝實無智未可

言歸復經少時又言阿母我欲還家母曰汝
已慫慙再三言去若不住者我作乳糜食訖
方去乳糜熟已盛銅盤中多安酥蜜對兒盡
食食已還復吐著盤中命言汝食答言阿母
吐出之食云何復食母便啼泣隣家聞已皆
來共問何意啼哭母便具告隣人告曰爲汝
作糜何因不食報言此是吐出云何可食母
即椎胸大哭告諸人曰豈有吐食持與人乎
隣人皆集強令其食彼兒見逼遂欲餐糜母
便捉手掌打其面報言癡人自謂善解陰私

第十

七

之書汝實無智寧容目擊吐食而便食之因
即驅出不與同住時長者子既被斥遂還
故居自爲商主將五百商人多持賄貨南之
中國每對諸人說猷女色漸次遊行至婆羅
泥斯時諸商人往還來去皆與姪女共作交
通由聽善言不入姪舍姪女議曰姊妹當知
北地商人先多交往今並離欲不復相看一
女告曰我聞商主善解陰書於諸女人極生
厭賤由是諸人皆絕往還衆中有一年老姪
女問諸人曰彼是丈夫不答是丈夫諸根具

足報言我女若能誘得彼者於衆女中立爲
衆首答言如其得者立爲第一若不得者其
欲如何答曰當酬汝等五百金錢衆人曰善
其母即便就商主邊賃宅而住多貯衆貨不
令闕乏商主家人時來店所有求覓老母
問曰汝屬誰家報言我屬商主母曰我兒持
貨亦向他方自爲商主豈不如此求及他人
汝從今日來我家中若有所須皆隨意取既
聞此言數數來取商主遂怪問家人曰汝於
何處得斯異物家人白言去此不遠有一老

母所住之家多貯衆貨自言我兒持貨亦往他方自爲商主豈不如此求及他人汝等所須來隨意取我有所須即從彼覓商主聞已於其母所情生愛念告家人曰其母既能如此資給事同我母家人往彼報其母曰商主於母深生愛念與母不殊老母曰何時當得見子面耶答曰善哉我報商主即便還報商主聞已報言善事遂即行詣老母店中既相見已歡笑迎接母便問曰汝名字何答曰我字遊方母曰我子商主亦同此名汝即是彼

體無差異往來我處勿作他心答言如是情無簡別母命其女汝可進來與兄相見女即出來共相致問于時商主見彼女來儀貌端嚴舉世無雙便生愛著如猛風吹不自覺知何所投措片時醒悟告其母曰誰家少女報言愛子是汝之妹問曰已屬他不答曰未有所屬報言阿母若爾何不與我母曰欲令事汝不擬與他然有一過使我懷疑歡合暫時欲去便棄答言阿母頗能相與必不棄遺母曰若如是者所有財物將入我家方信汝心

言無有二答言可爾遂將財貨運入其家家
有後門入即將出知物盡已告曰宜選吉日
可共成親母即遂報諸姪女等可於某日各
自嚴身著上妙服咸至我家共為歡會至成
親日商主見怪問言阿母何因大舍更無男
子唯有女人第十老母矯言男子未至時有一女
遂共商主耳語君可不知我等並是姪女耶
商主念曰我被姪女之所欺誑其女交歡已
經多日報商主曰與我金錢答曰我之財貨
並入汝家更從我索何物相與女即默然後

時商主因酒睡著遂將簾條裏束送著街衢
天曉人行即便睡覺見身如此深生悔惱泣
淚橫流飢火所燒為求飲食遂往傭力人邊
覓雇身處于時瞿荅摩長者更造新舍多雇
作人令往鄺中隨處求覓喚長者子來時瞿
荅摩見彼容儀極為軟弱告使者曰我觀此
人似未曾作更覓餘人彼聞語時重加憂惱
悲淚交流觀長者面長者便怪問言汝誰家
子從何處來名字何等彼即哽咽聲嘶答言
阿父當知我是北方得叉邑人名曰遊方我

以天緣來至於此我今不知何所趣向今遭
苦難死活難期時瞿答摩見語悲哀情生慙
念問曰汝識得又城人名稱長者不答言阿
父我薄福人彼即是父時瞿答摩聞說父已
知是舊親更鍾慈愛美言告曰汝可無畏勿
生悲慘當作女夫是汝舍宅既蒙安慰遂息
愁懷長者即便賜以衣服嚴身之物澡浴塗
香飲食房舍凡是所須皆令無乏復告婦曰
汝可爲女備辦瓔珞莊飾之具女夫既至當
作婚姻遂對宗親告遊方曰今是吉辰共爲

婚媾遊方答言阿父我未成親且求財貨長
者告曰宅中財物隨意所須既無乏少更求
何用然遊方本意往姪女舍欲報私讎答言
阿父我成親日廣備禮儀豈等凡流隨宜嫁
娶長者默然是時遊方出城遊觀於大河中
見有死屍隨流而去岸上烏鳥欲餐其肉舒
觜不及遙望河邊遂以爪捉箸揩拭其觜觜
便長去食其死肉食肉足已復將一箸揩觜
令縮如故無異遊方見已取箸而歸遂將五
百金錢往姪女舍報言賢首往以無錢縛我

昇出今有錢物可共同歡女見有錢遂便共聚是時遊方既得其便即將一箸揩彼鼻梁其鼻遂出長十尋許時家驚怖總命諸醫令其救療竟無一人能令依舊醫皆棄去女見醫去更益驚惶報遊方曰聖子慈悲幸忘舊過勿念相負爲我治之遊方答曰先當立誓我爲汝治先奪我財並相還者我當爲療答言若令差者倍更相還對衆明言敢相欺負即取一箸揩彼鼻梁平復如故女所得物並出相還得物歸家廣爲婚會命聚宗族娶婦

成親時瞿答摩城外有宅報女夫曰汝可將婦詣彼停居彼有村坊悉皆給汝既至彼已安樂而住未經多日婦即有娠欲至生時報其夫曰我欲歸家令母看養答言隨意既到舍已便即生男遂將此子還向舊居未經多時復有娠體欲至生日復更同前求還母處即將一子共夫乘車遂於路中夫乃下車詣一樹下縱身而睡毒蛇來蜇因此命終婦在車中便誕一子生已下車便至樹邊報夫主曰我已生兒君宜慶喜大喚不語後以手觸

第十

十一

方知命終號哭椎胸痛惱憂塞時有強賊盜其牛去唯有空車重增悲咽四向顧望不復見人攜抱二兒却還本所行至中路遇大風雨河水泛漲求進無由即作是念若將二子一時渡者我及於子俱並不存遂留大子懷抱小兒既得渡河置於岸上迴取大兒浮至中流有野干來遂銜小子子啼作聲母遙叫喚大子言謂其母相喚擲身入水因即命終母急上岸趣彼野干遂得其兒看已命過遂便號哭棄彼河中復見大男隨流而去情謂

酒活即入水浮觀之知死痛切悲啼速便上岸夫兒離背獨行曠野唯著一衣號慟而去椎胸懊惱不能自裁時行時坐宛轉於地是故苾芻當知先業果報熟時必須身受無可逃避當爾之時在家父母并諸親屬俱遭霹靂咸悉命終唯有一奴得存餘命悲號啼哭急走而來女見問之汝何行急彼便倒地悲叫而言所有家親咸遭霹靂唯我一身得全餘命女聞號叫悲不自勝說伽陀曰
我於先世中 曾作何惡業 夫兒及父母

眷屬一時終 我是薄福人 獨行隨處去
親族皆零落 何面欲求生 寧在於山藪
曠野無人處 不住於家宅 憂愁日夜增
說是頃已即與奴別隨意東西唯獨一身至
一聚落遇到一家見有老母撚劫貝線權寄
停止母遂相容便到母邊共其撚線有一織
師少年時來母處買劫貝線母於異時便持
細縷往少年處彼問阿母昔日縷麤今何細
妙母曰此非我作問是誰爲答有客人彼能
妙作報言阿母我獨一身更無兼手何不見

與我以衣食相供答言我歸問彼知意報來
即貴價取縷設好飲食香花莊飾令母還歸
瘦瞿答彌見而問曰阿母何處賣線得錢身
香花彩答言少女非直貴價得錢身服花彩
更乃飽餐美食歡喜歸來女曰我怪非常爲
此相問即於女前說織師好復言少女彼之
織師未有妻室汝能共活夜食相供答言阿
母勿說斯語我於家室深生獸患隨宜活命
更不求餘母曰女人無依理難存濟宜覓處
所以自安身遂說百種因緣令其改嫁女便

心變從彼所求織師既知以禮迎去時彼織師性多毒害雖無罪過常行杖楚其女即往告老母曰何意將我付與藥叉常受苦楚知欲何計報言少女汝勿懷憂若有男女自相憐愛家產資財並皆屬汝其女未久便即有娠其夫知已不加楚毒妻生慢意不並尋常織師覺已懷恨而住後諸織師共為聚集酒醉還家扣門而喚其時婦屬產期閉門而坐雖聞叫喚無由出看織師性惡復加酒醉懷恨在心更增忿怒婦生子畢方與開門告夫

樂十

十二

主曰我已生兒君宜喜慶夫聞斯語懷毒在心便作是念有娠之時已慢於我今既生子更長高心若不殺之必為讎隙即報妻曰汝速然釜以油置中見油沸已告其婦曰汝可以兒投於釜內妻曰此是君兒新生無識有何過失而欲殺之是不可也即以羸杖打其脊上世間憐愛無過自身不能受苦遂即與兒置油釜內夫見熟已報云汝今可食此肉答曰我欲如何自餐子肉夫遂倍常苦楚逼害忍苦不已遂餐其肉如世尊說

染欲是小過 愚者亦能除 瞋癡是大殃
智人當速離

于時織師遂生悔恨坐卧不安如火燒心極
懷憂惱煩怨睡著妻作是念其人殺子令我
食肉人中藥又可宜逃避即持道糧走出城
外時有北方商人欲還本國便共爲伴隨時
活命彼大商主見此女人容儀端正便生愛
念問言少女汝屬於誰欲何所適報曰我先
有夫毒蛇蜇死一子新生被野干所害一子
兩歲溺水而亡父母親知咸遭霹靂我無依

託隨處遊行且寄商人以求活命商主念曰
此女容儀卒求難得即便納受以爲己妻忽
於中路狂賊破營財物並將夫身被殺賊帥
見女儀容可愛給以衣食遂納爲妻後被北
方國主誅其賊帥遂將此女爲大夫人未經
多時王便崩背于時臣佐作大禮儀準其國
法以人殉死王及妃后葬入陵中被賊破陵
穿孔已穴瘦瞿答彌在於墓中土塵入鼻即
便嚏噴群賊聞聲悉皆驚怖謂起屍鬼四散
奔馳時瘦瞿答彌見墓開明方從孔出既出

第十

十四

外已四顧茫然憂惱百端求生無路加以飢渴內迫身心因即癡狂不記先後遍體泥塗手足皴裂露形而去漸漸孤行途經萬里至室羅伐如世尊說衆生業報難可思議先所作業悉皆自受惡緣斯盡善果方生次復前行至逝多林所爾時世尊大衆圍遶爲說妙法彼遙見佛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周遍嚴身世間無匹圓明赫奕超日千光如寶山王觀者忘倦女極瞻仰遂得本心覩已形容深生羞恥即便坐地不敢遊行於一切時如來大

師無不知見恒起大悲饒益一切於救護中最爲第一最爲雄猛無有二言依定慧住顯發三明善修三學善調三業渡四暴流安四神足於長夜中修四攝行捨除五蓋遠離五支超越五道六根具足六度圓滿七財普施字十開七覺花離於八難樂八正路永斷九結明十五開九定滿足十力名聞十方於諸自在最爲殊勝得法無畏降伏魔怨震大雷音作師子吼晝夜六時常以佛眼觀諸世間誰增誰減誰遭苦厄誰向惡趣誰陷欲泥誰能受化作

何方便拔濟今出無聖財者令得聖財以智
安膳那破無明膜無善根者令種善根有善
根者令得增長置入天路安隱無礙趣涅槃
城如有頌曰

假使大海潮 或失於期限 佛於所化者

濟度不過時 佛於諸有情 慈悲不捨離

思濟其苦難 如母牛隨犢

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曰汝向衆外可以上衣
授與商主之婦瘦瞿答彌令其披著將來聽
法時具壽阿難陀奉佛教已即行詣彼捨衣

覆之將至佛所禮雙足已退坐一面如來大
師觀彼根性隨機說法於四諦理令其解悟
以智金剛杵摧二十種有身見山獲預流果
既得果已便從座起合掌向佛歎未曾有白
言世尊唯願慈悲許我於佛法律捨俗出家
成苾芻尼而修梵行世尊知已付與大世主
彼既得已即令出家并受近圓教讀毗奈耶
如法教誨彼即策勤一心無倦觀知五趣輪
轉不停諸行無常畢歸磨滅斷三界惑破五
趣輪證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得

如實智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
後有心無障礙如手搗空刀割香塗愛憎不
起觀金與土等無有異於諸名利無不棄捨
釋梵諸天悉皆恭敬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於
我弟子苾芻尼中瘦瞿答彌持律第一是時
諸尼聞佛記已有諸尼眾詣瘦瞿答彌聽其
說法時瞿答彌欲令諸尼生厭離故即便為
說本業因緣諸尼聞已便向苾芻廣說其事
後於異時瘦瞿答彌來禮佛足諸苾芻見共
相耳語說彼業緣時瘦瞿答彌禮佛足已奉

辭而去爾時世尊知而故問阿難陀曰是諸
苾芻共相耳語為說何事時阿難陀以緣白
佛佛告阿難陀眾生意業報難可思議由心造
作一切世間皆因業生依業而住凡自作業
當受其報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大
德世尊此瘦瞿答彌先作何業夫被蛇蜇而
死一子野干所害一子溺水而亡父母親知
咸道霹靂自食子肉心亂癡狂漸漸遊行來
詣佛所善法律中出家近圓斷諸煩惱證阿
羅漢蒙佛授記於尼眾中持律第一佛言汝

等必芻當知此尼由先作業果報熟時皆須
自受非外四大等乃至說頌廣如餘處汝等
必芻當一心聽往古昔時於一聚落有長者
住大富多財娶妻經久迴無兒息心懷憂惱
我有多財了無繼嗣身亡之後並入官收婦
問何憂夫以事答婦作是念我今未知由夫
薄業我無福耶不生子息豈非夫主於我情
生異念更覓餘妻親對我前掌頰而住廣說
愁詞我宜自行不勞他遣告其夫曰我有惡
業不懷男女可更覓婦男女當生報言賢首

第十

十七

汝豈不聞家有二婦欲將冷水飲麩無由於
其宅中常爲鬭諍共相惱亂無有停歇妻作
矯情報言聖子宜可娶來彼若年顏與妹同
者我便於彼如妹看之與女相似如女瞻養
夫聞此語遂更求妻於異聚落有一長者妻
生一女復有二子女既長大父母並亡其人
遂來至第二處求姊爲妻彼便見與作大禮
儀共成婚媾人皆法爾得新忘舊不念前事
舊婦腹中先有惡病不生男女見夫棄擲極
生嫉妬因即病差便即有娠報夫主曰我今

有娠君當喜慶夫曰賢首汝若生子我歿世後得爲繼嗣自作家主婦曰誠如所說君之後妻若不藥我墮胎必有斯理夫曰賢首我先語汝家有两婦定相惱亂汝令無事早發斯言婦便默爾月滿生兒母便念曰此子幸蒙天緣得生必被後妻之所損害我今付彼令養爲兒作是念已語後妻曰小妹此兒與汝共作養育俱爲己子情勿間然彼言善事遂共恩養未經多時遂生惡意作如是念此非我子豈繼我家若長成日母作夫人子爲

曹主我充婢使此必無疑何用養怨宜當早殺既生惡念如火益薪其焰轉熾懷毒惡心亦復如是遂以竹籤刺兒喉內子患楚痛極苦號啼問後母曰何意孩子悲啼答言不知母即抱持哀憐撫拍子懷苦楚啼泣更增即侵以嬬置彼口中方見竹籤驚忙拔出其兒因此便即命終母懷痛切悲啼號哭椎胸叫喚親隣來集問其所以答言我兒後母嫉妬竹籤其口苦楚命終親隣聞已悉皆爲集問言何意啼淚交流具以事答遠近隣伍諸人

宗十

十八

咸茲共瞋後母告言小兒無過何因苦殺彼
既聞已推曾作誓我若嫉心殺此兒者當令
夫主毒蛇蜇死一子野干所害一子溺水而
亡父母親知咸遭霹靂我食子肉心亂癡狂
赤體遊行無所知覺汝等必勿於意云何其
長者後妻豈異人乎此瘦瞿答彌尼是故彼
於往昔極毒害心殺他兒子重為言誓由此
業故夫被蛇蜇一子野干所害一子溺水而
亡父母親知咸遭霹靂自食子肉心亂癡狂
露形而去無所覺知又諸苾芻乃往迦攝波

佛時此瘦瞿答彌於彼佛法出家為尼乃至
命終修治梵行無所證獲依止一尼為鄔波
馱耶彼佛法中持律第一彼佛世尊亦與授
記瘦瞿答彌臨終發願我於迦攝波如來無
上等覺教法之中至盡形壽修治梵行所有
善根如迦攝波佛授摩納婆當來之世人百
歲時得成正覺名釋迦牟尼我願於彼如來
法中而得出家斷諸煩惱證阿羅漢如迦攝
波佛說我鄔波馱耶於諸尼中持律第一我
亦如是蒙佛記為持律第一時諸苾芻復白

第十

十九

佛言大德彼之父母先作何業咸遭霹靂夫
造何罪被毒蛇螫二子何憊一被野干損害
一爲溺水而亡佛告苾芻各自作業皆悉成
熟廣如前說汝等苾芻當一心聽此賢劫中
人壽二萬歲時有迦攝波如來應正等覺十
號具足出現於世在婆羅痾斯仙人墮處施
鹿林中爾時於此城中有一長者大富多財
去城不遠於河彼岸造一住處諸方僧來咸
住於此長者以財付與村人令其興易時有
一人三度將財並皆散失長者喚問汝無智

慧三度將財並皆散失若不還我不放汝歸
答言長者更容一度將錢興易若不總還夫
妻二子沒爲奴婢遂作明契長者與財復還
散失長者即便收其夫妻及子充寺淨人在
城居止每日渡河向寺供給身常煮飯妻及
二子雜營諸味時有羅漢苾芻知僧檢校時
逢天雨河水泛溢夫妻及子並皆不至時阿
羅漢怪其不來即往告曰日時將至何故不
行欲令衆僧悉皆闕食聞是語已悉生瞋恚
父母親識聞已咒言彼人無事共相苦切何

故不遭霹靂而死夫作是語此在路來何不
被毒蛇蜇死一子復言何不溺水而死一子
又言何不被野干所殺汝等苾芻勿生餘念
往時淨人者豈異人乎即夫妻是彼父母等
即霹靂死者是彼時夫者即被蛇蜇死者是
彼時一子者即溺水死及野干害者是此等
皆由過去於羅漢處以毒害心出麤惡語皆
受斯報汝等苾芻由是因緣我常宣說黑業
得黑報白業得白業報雜業得雜業報汝等
應當勤修白業離黑雜業時諸苾芻聞佛所

第十

二十

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頂禮佛足奉辭而去
緣處同前爾時愚癡惡生釋子無辜咸被誅
戮釋女尊親兄弟姊妹及以夫主悉皆喪滅
各懷憂苦於佛所說善法律中來求出家得
出家已譬如鈴響憂想漸除後爲欲纏煩惱
還盛不能禁止如世尊說大黑毒蛇有五過
失云何爲五一者多瞋二者結恨三者怨讎
四者無恩五者惡毒女人亦爾瞋恨多讎無
恩惡毒女人毒者謂有一類多欲染心時諸
釋女苾芻尼共集議論往吐羅難陀苾芻尼

所到已頂禮一邊而坐白言聖者欲心煩惱
實難禁制常惱女人云何能止報言姊妹更
欲何爲汝等少年可捨學處宜覓商人少年
男子多有財者共作交通煩惱欲心自然止
息我若少年共汝同去諸尼聞已禮足而還
遂更共議諸姊妹等聖者吐羅難陀作如是
語我等云何欲爲安處或有說言吐羅難陀
所言極善我等宜行求覓其事或有說言諸
姊妹女人於佛善說法中得出家者甚爲難
遇宜可往問聖者瘦瞿答彌咸云可爾即共

詣彼頂禮雙足白言聖者欲心煩惱實難禁
制常惱女人我等云何方便能止報言諸妹
勿道欲名何以故其味甚少過患極多如世
尊說諸有智人於婬欲處知有五失故不應
爲云何爲五一者觀欲少味多過常有衆苦
二者行欲之時常被纏縛三者行欲之人永
無厭足四者行欲之人無惡不造五者於諸
欲境諸佛世尊及聲聞衆并諸勝人得正見
者以無量門說欲過失是故智者不應習欲
又復智人知出家者有五勝利云何爲五一

者出家功德是我自利不共他有是故智者
應求出家二者自知我是卑下之人被他驅
使既出家後受人供養禮拜稱讚是故智者
應求出家三者從此命終當生天上離三惡
道是故智者應求出家四者由捨俗故出離
生死當得安隱無上涅槃是故智者應求出
家五者常為諸佛及聲聞眾諸勝上人之所
讚歎是故智者應求出家汝等應可觀斯利
益以殷重心捨諸俗網求大功德汝等姊妹
為當欲聞我於先世習欲之時所有過患為

於今生習欲苦惱諸尼答曰且止先世願說
今生時瘦瞿答彌即宣說自一生來喪失父
母夫主兒子死亡并食子肉生入墓中癡狂
迷亂次第為說諸尼聞已悉皆愁怖身毛驚
豎使用心聽視瘦瞿答彌面時瞿答彌觀其
根性隨機說法於四聖諦令彼開悟宗十彼等聞
法獲預流果廣如前說既得果已白瘦瞿答
彌幾將失我被吐羅難陀陷欲泥中永沉生
死瘦瞿答彌問曰彼作何事即具陳如上報
曰姊妹知欲如何彼為惡行損壞佛法少欲

諸尼共生嫌恥云何必芻尼令他捨學與俗
交通時苾芻尼白諸苾芻苾芻以緣白佛佛
言苾芻尼不應教他捨其學處勸令歸俗若
相勸者得吐羅底也罪

緣處同前爾時有一苾芻尼訶罵苾芻苾芻

羞恥便即默然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尼不應訶罵苾芻若犯者得越法罪如尼不得訶罵苾芻如是亦復不應訶罵苾芻尼及正學女求寂求寂女如是下三衆各低頭不應訶罵五衆皆得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

音釋

第七

五

蹈

踏徒也到

切疊

毛徒
布協
也切

細
罐

符合古

也候
切

并
一切古

替矣

也

遠藤

遠求切遠

於切
藤竹席

也直
魚

魚
傭

余封
崔作

也切
慘

感七

喊切

也愁紫

即委鳥塚

也切
箸
切直

慮
瘳

力

也崎切

辟塵

並示

郎學

擊切
切震

撚
指乃

城珍
物切
也。以

纒
力

也主

切
齋

資 音
背 也

切

溺乃歷切 殉從死閏切 噫噴噫切 癩年都切
 也狂沒也 竣七倫切 截七廉切 萃疾醉切
 也細起也 皮死閏切 銳七廉切 聚疾醉切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八五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一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第六門第七子攝頌曰

尼不在前行 見僧應起敬 白僧半加坐

歸俗詰無緣

緣處同前爾時具壽大迦攝波在鹿子母東
林住處於小食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吐羅
難陀尼亦復乞食遙見大迦攝波便作是念
我今宜可治此愚人若迦攝波次第至家吐
羅難陀即先入其舍在門扇後立迦攝波來

告言聖者宜過家無熟食尊者即去作是語
已還至餘家迦攝波來同前言告如是展轉
乃至多家皆聞斯語情生怪異若阿羅漢不
預觀者於事不知便即入定觀誰惱我見吐
羅難陀苾芻尼告言姊妹汝今無憊然是具
壽阿難陀作斯過失強請世尊令如是等惡
行女類出家近圓諸苾芻聞以緣白佛佛作
是念由苾芻尼多有過患苾芻乞食處苾芻
尼不應前行作是念已告諸苾芻迦攝波善
說其事是故我今制諸苾芻尼苾芻乞食尼

不前行諸苾芻尼便不敢行因此乞求難得
向苾芻說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乞處尼
應避行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在無量百千
大衆之中而爲說法爾時具壽大迦攝波因
行至彼衆見皆起吐羅難陀端坐不動衆人
即白吐羅難陀曰聖者大迦攝波人天恭敬
我等遙見咸悉驚起聖者端然不移於坐極
爲不善答曰彼乃元是外道邪徒極愚極鈍
而來出家我是釋女從佛出家博通三藏善

閑說法契合真理問答無滯何合見彼從坐
起焉時衆聞已皆悉譏嫌苾芻以緣白佛佛
言信心長者婆羅門等善作譏嫌從今已後
苾芻尼遙見苾芻應從坐起若見犯者得越
法罪如世尊說若見苾芻從坐起者後於異
時蓮華色苾芻尼於寺門首爲諸大衆演說
法要時具壽阿難陀因行乞食至尼住處蓮
華色尼遙見彼來急從座起阿難陀來即坐
其座問言姊妹汝爲大衆說何教法報言演
說其經于時具壽阿難陀即爲大衆說其義

趣蓮華色尼一心佇立聽其說法阿難陀爲
貪說法不令尼坐久立疲倦被日照身熱悶
倒地是時衆中無信心者共相議曰我聞蓮
華色尼無諸染欲今見阿難陀美貌容儀遂
生異念欲火燒心便即倒地諸苾芻聞以緣
白佛佛言汝等苾芻諸長者婆羅門善說其
過從今已後若苾芻尼於苾芻處來聽法時
應言姊妹就座而坐苾芻若爲說法忘命令
坐苾芻尼應可白知隨處安坐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汝等苾芻由此譬喻能

解其義汝等應聽我略教誨言日出者謂是
如來出現於世喻如日出放大光明衆鳥皆
鳴者謂說法人校量義理農夫耕作者謂是
諸餘信施檀越於我弟子營福智田群賊皆
散者謂是魔軍及諸外道悉皆逃迸如是苾
芻如來大師於諸聲聞弟子所應作者教令
疾作爲欲哀愍以大悲心成就利益所應作
事我已作訖汝等作者自可修行當離誼闢
獨處閑居往空林中在一樹下或空室內或
在山崖或依坎窟或在草積或於露地或向

塚間或屍林處隨宜卧具趣得支身如是等處當可端心勤修靜慮莫爲放逸勿於後時脩生悔恨此則是我之所教誡時諸苾芻聞佛說已便往山林坎窟之中茂林清沼華果勝處一心靜慮遠離放逸諸苾芻尼亦近王園於閤林中或在餘處受用隨時供身卧具跏趺而坐宴默思惟遂有蟲來入不便處因坐苦惱世尊聞已告諸苾芻諸尼不應跏趺而坐以修寂定應半跏坐是時諸尼奉教而作尚有細蟲入身相惱佛言應以故破衣及

以輓棄而爲掩蔽方始半跏當修寂定緣處同前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若苾芻尼捨戒歸俗重求出家得與出家近圓不佛言鄔波離一經捨戒更不應出家緣處同前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先制苾芻尼不得詰問苾芻所有過失所謂破戒破見破威儀破正命者頗有餘緣諸苾芻尼得詰問苾芻諸過失不佛告鄔波離必無因緣諸苾芻尼得有詰責苾芻如前罪類所有過失

第六門第八子攝頌曰

長者與殘食 殘觸不相避 不問隱屑事
近圓座應知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娶妻已久不
生男女後時財物悉皆施盡告其婦曰我今
年老不能求財欲往逝多林為出家事妻言
聖子君若出家我何依託亦去出家夫言賢
首可共同去長者將妻往大世主喬答彌處
頂禮雙足白言聖者此是我婦樂於善說法
律之中而為出家願慈納受我今亦往逝多

林所而求出家答曰善哉男子夫妻能發此
勝妙心俱共出家斯為好事如世尊說出家
之人有五勝利功德無邊聖所稱歎五勝利
者如前廣說汝今可去我與出家時大世主
喬答彌即與落髮長者即往逝多林處求一
苾芻為作出家于時城中遠近咸聞皆言長
者有福今得出家多獲勝妙四事供養後於
異時入城乞食妻苾芻尼亦入乞食時世飢
饑乞求難得遇見其妻問言姊妹若為存濟
妻曰時世飢饑乞求難得辛苦存生便即告

言我今多得飲食供養若佛聽者減半相與
時苾芻尼還至本處向諸尼衆具陳其事尼
既聞已向苾芻說苾芻白佛佛言若諸苾芻
有如此苾芻尼時世飢饉乞求難得者苾芻
有食應可相與勿致疑惑如世尊說若苾芻
有如此苾芻尼時世飢饉乞求難得^{去一}有食相
與勿致疑惑者苾芻乞食得已便即減半與
苾芻尼恒來就食乃於他日其苾芻尼別處
得食而不來就苾芻作念尼應餘處得食爲
此不來何勞留分思惟是已便不出分尼於

明日遂來覓食報言姊妹昨不見來遂不出
食今雖有者已成殘宿惡觸不堪受用凡聞
斯語禮足而還至尼住處具說其事尼白苾
芻苾芻白佛佛言從今已後苾芻殘觸苾芻
尼得食苾芻尼殘苾芻得食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於僧衆中問苾芻尼與
僧不同隱屑之事尼聞羞恥俯面而住時諸
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問苾芻尼所
有隱屑之事然苾芻尼自可相問苾芻若問
得越法罪苾芻又問同戒隱事彼復羞慚佛

言可令尼隔方問彼尼彼以其事告彼隔者
隔尼聞已方報苾芻由不對言少羞慚故
緣處同前具壽舍利子等與一苾芻尼受近
圓已說頌告言

汝於最勝教 具足受尸羅 至心當奉持

無障身難得 端正者出家 清淨者圓具

實語者所說 正覺之所知

說是語已時苾芻尼月期忽下舍利子告言
姊妹汝可起去尼爲羞恥便不肯起時舍利
子觀知所以即便起去諸苾芻尼曰姊妹纔

受近圓未離壇場豈合惱亂阿遮梨耶今起
不起答言姊妹彼是大人不容見我猥屑之
事仁等可不自知更責於我我爲蹲居於前
而坐月期忽下云何起去諸尼聞已向苾芻
說苾芻白佛佛言自今已後與女近圓勿令
蹲居可坐^{三二}甌上或坐草座或復小^六褥子上由
諸女人身柔輭故
第六門第九子攝頌曰
苾芻餘卧具 應與苾芻尼 尼不蹋橋板
不著裝身物

緣處同前爾時六世主喬答彌與五百苾芻
尼遊行人間日將欲暮到逝多林作如是念
時今已過日既將暮不暇入城我等宜共隨
時居止待至天曉方可入城即於寺中露地
而眠所有衣服爲塵土所汙至天曉已復作
是念若不頂禮大師足已至城還須重來即
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佛見衣服塵土
所汙知而故問喬答彌曰衣服何因被塵土
汙時喬答彌以事具白于時佛告具壽阿難
陀曰苾芻所有餘長卧具不與苾芻尼耶白

言不與佛告阿難陀從今已後苾芻受用餘
殘卧具應與苾芻尼勿致疑惑如世尊說應
與苾芻尼卧具者時諸苾芻分卧具時皆取
下惡留上好者與苾芻尼佛言不應好者留
與苾芻尼應與羸者隨時供給勿令闕事
此佳

既合食
亦同然

去一

七

緣處同前爾時具壽大迦攝波於小食時著
衣持鉢入城乞食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從外
而來欲入住處過河水泛溢見迦攝波在板
橋上吐羅難陀作如是念此愚鈍物今可治

之速往橋邊用力蹋板時迦攝波遂即落河
衣服並濕鉢沉水底錫杖隨流迦攝波曰姊
妹汝無過犯乃是具壽阿難陀作斯過失強
請世尊度如斯類惡行之女於佛法內出家
爲尼苾芻聞已以緣白佛佛作是念由苾芻
尼多生過失告言從今已後苾芻尼不應共
苾芻同橋上行若行得越法罪如世尊說苾
芻尼不得共苾芻同橋行者時有大橋安隱
廣大諸苾芻尼不敢共行佛言如是寬廣大
橋共行無過

緣處同前爾時吐羅難陀苾芻尼於小食時
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次第行至勝鬘夫人處
夫人見已唱言善來即敷座令坐共爲言議
時吐羅難陀尼問勝鬘曰姊妹何故勝鬘腰
細耶答言聖者何須問此我但以物結束爲
悅王意尼曰我今等閑且問答言聖者我用
物纏是故麤也尼曰由此衆人見者相愛勝
鬘默爾尼至住處亦著此衣諸尼問曰此非
法衣豈合尼畜白諸苾芻苾芻白佛佛言此
非法衣著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爾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又見夫人乳房圓正問答同前夫人我著覆乳房衣又見夫人著承乳房衣又見著勒腰衣吐羅難陀見皆借問如上具答尼即學作著用此衣佛言皆不合著用者得越法罪

第六門第十子攝頌曰

不漬水汙衣 不持死胎子 不吞於不淨
觸已子非他

緣處同前爾時吐羅苾芻尼入城乞食時大迦攝波在城乞食臨渠澣行吐羅尼見便作

是念我今宜可治此愚人遂持大輓速至傍邊遙擲澣內穢惡臭水汙其衣服迦攝波曰汝無慙犯然是阿難陀作斯過失具說如上諸苾芻聞以緣白佛佛言苾芻尼不應以穢惡水汙苾芻衣服若犯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爾時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娶妻未久將諸財貨出外興易妻噉好食著妙衣裳欲心熾盛遂共一男而作私通因即有娠既經多月而作是念我宜墮胎若不落者夫到之日必當害我遂即墮胎情懷憂念我今落

訖何處安置時吐羅難陀必芻尼因乞食入
其舍告言妙相可與鉢食答言聖者可去無
殺食人我懷憂惱報言妙相可有人亡答言
無有人亡然我墮胎不知欲棄何處報言妙
相我若爲棄頗能常供乞鉢食不答言我與
我之侍者及知事人亦能與不答言並與即
以大鉢盛彼死胎向空舍中而爲棄擲時彼
舍內先有衆多漫行男子家中聚立見而問
曰禿頭釋女欲何所作答曰只由汝等無賴
狂夫通他婦女造斯過失令我棄胎男子聞

惡罵而去時彼男子路逢諸尼報言罪過物
汝吐羅難陀尼現作如是棄胎惡業諸尼默
爾尼白芻芻白佛佛作是念尼畜大鉢
有如是過是故諸尼不持大鉢告諸芻芻吐
羅難陀作非沙門行當知諸尼不應作此非
法之事不持大鉢若尼持大鉢作如是事者
得越法罪如佛所制尼不持大鉢者諸尼不
知持何等鉢佛言芻芻小鉢是尼大鉢緣處
同前時芻多尼既將一滴不淨置在口中復
將一滴置下根內衆生業報難可思議遂即

懷娘生童子迦攝波時笈多尼不敢手觸兒
便啼哭諸親問言何故兒哭尼聞默爾餘尼
答曰世尊制戒不許觸男故不敢近為此啼
哭彼即答言世尊大悲云何已子不聽手觸
母不觸者豈不命終尼聞稱善我往白佛即
告苾芻苾芻白佛佛言已子應觸長養抱持
無有過失
緣處同前佛言已子應觸長養抱持者女人
多愛便捉此兒從肩至肩競共持抱其兒便
瘦諸親見問何意如是彼遂具說咸共譏嫌

以緣白佛佛言諸尼不應觸他孩子若觸得
越法罪

第七門總攝頌曰

笈多尼不住 僧脚崎二形 道小羯磨時

沽酒尼根轉 寺外不以骨 第七攝應知

第七門第一子攝頌曰

笈多共兒宿 王舍藥叉神 施兒衣繫項

稱名與祭食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苾芻尼不得與男同一
室宿時笈多苾芻尼遣童子迦攝波出外令

宿子即啼哭諸親聞已問笈多曰童子迦攝
波小兒夜何啼哭尼默不對諸尼報曰世尊
不令苾芻尼共男子同一室宿爲此今出由
是夜啼諸親曰世尊大悲若童子小兒不與
母宿當招禍患可白世尊諸尼向苾芻說苾
芻白佛佛言笈多尼應從僧伽乞與子同室
宿羯磨應如是乞敷座鳴犍推尼衆集已笈
多合掌隨應致禮於上座前或於草坐軌上
或褥上坐合掌而住作如是白大德尼僧伽
聽我笈多苾芻尼生男欲與子同一室宿今

從尼僧伽乞與子同一室宿羯磨願尼僧伽
與我與子同室宿羯磨憐愍故如是三說已
次今笈多尼離聞處著見處須一苾芻尼作
白羯磨應如是作

大德尼僧伽聽此笈多苾芻尼爲自生男此

去一

十一

笈多今從苾芻尼僧伽乞與子同室宿羯磨
若苾芻尼僧伽時至聽者苾芻尼僧伽應許
苾芻尼僧伽今與笈多與子同室宿羯磨白
如是次作羯磨

大德尼僧伽聽此笈多苾芻尼爲自生男此

笈多今從苾芻尼僧伽乞與子同室宿羯磨
苾芻尼僧伽今與笈多與子同室宿羯磨若
諸苾芻尼僧伽聽與笈多尼與子同室宿者
默然若不許者說苾芻尼僧伽已與笈多與
子同室宿羯磨竟苾芻尼僧伽已聽許由其
默然故我今如是持若苾芻尼已蒙僧伽作
與子同室宿羯磨竟宜應與子同室而宿勿
致疑惑其笈多伴尼亦共同宿尼白苾芻苾
芻白佛佛言其有子尼應與子宿非是餘人
共餘人宿者得越法罪是時笈多子年長大

猶共同宿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尼若子
大不應同宿應如教奉持
佛在王舍城竹林園住時此城內於一山邊
有藥叉神而爲居止名曰娑多此常擁護影
勝大王中宮妃后王臣宰輔及諸人衆由彼
力故王及諸人悉皆安樂時降甘雨苗稼善
成華果泉池在處充滿常無飢饉乞求易得
諸有沙門婆羅門貧窮孤獨商估之類悉皆
來湊摩揭陀國時此藥叉亦皆覆護娑多遂
於自類族中娶妻同住是時北方健陀羅國

復有藥又名半遮羅恒住於彼亦常能擁護
令彼國中安隱豐樂與摩揭陀境事無差異
時彼藥叉亦於同類娶妻共居後於異時諸
方藥叉共爲聚會此二藥叉得申歡愛共爲
親友執別之後各還故居娑多藥叉取摩揭
陀上妙華果送與半遮羅彼以北方所出華
果送與娑多如是多時共申情好復因聚會
重得交歡是時娑多語半遮羅曰作何方便
我等歿後所有子孫共爲親愛不相踈隔半
遮羅曰善哉斯語我意同爾娑多曰今可共

作指腹之親我等二人若生男女共爲婚媾
彼言可爾時娑多妻未經多時遂有娠體月
滿生女容貌端嚴見者愛樂其女生時諸藥
叉衆咸皆歡慶諸親立字名曰歡喜于時半
遮羅聞彼生女情甚歡悅便作是念娑多藥
叉是我親友今既生女我當生男彼即是我
所愛新婦可作嚴身瓔珞衣服今使送去并
持書曰聞君生女情甚歡悅今送衣服願垂
納受是時娑多得書領信還以書答然半遮
羅意求男子未久之頃婦遂有娠月滿生兒

與其立字既是半遮羅子應號半支迦時娑
多藥又聞半遮羅生一男子便作是念我友
生男豈得徒然可寄衣纓用申歡慶彼即是
我女夫何疑遂裁書曰聞君誕子慶喜交懷
聊寄衣纓用申欣賀幸當爲受冀表不空彼
覽書已報書答曰許作交親今皆去一遂願各待十三
成立共作婚姻時娑多藥又婦還有娠其時
諸山出聲如大象吼月滿生時其山復吼諸
親議曰此之孩子託胎之日及以生時山皆
鳴吼既是娑多之子應名娑多山既長大已

父遂身亡自爲家主是時歡喜年既長成報
其弟曰我今欲得遊王舍城現有諸人所生
男女悉皆取食弟言大姊曾聞我父於此城
主及諸人衆常皆擁護令得安樂離諸憂惱
我今宜可更加守衛此則是我所防境界若
有餘人爲損害者我應遮護爾今何得生此
惡心宜除此念然藥叉女由於前身發惡邪
願習氣力故復告其弟說如前事弟知姊意
事難迴改作如是念我力不能遮其惡念然
父在日許嫁與他我今宜可作婚姻事即便

裁書與辛遮羅藥又曰我姪歡喜年既長成
宜可爲親當遠來此彼得書已便爲盛禮至
王舍城娶婦歸故既至本城經多時已與其
夫主情義相得作如是語仁者當知我意欲
得王舍城中現在人衆所生男女皆取食之
答言賢首彼皆是汝家族住處餘來侵害尚
欲相遮寧容汝今輒爲酷虐興斯惡念勿更
再言由彼前身所發邪願熏習力故作不忍
聲懷瞋且默後於異時便生一子如是次第
更生五百其最小者名曰愛兒時五百兒咸

勢成立母恃豪強欲行非法夫頻勸誨竟不
受言夫知彼心默爾而住是時歡喜便於王
舍城中隨有來去現在人衆所生男女次第
食之爾時城中既失男女所有人衆皆共白
王臣等男女皆被盜將不知是誰作斯巨害
痛惱中極欲遣如何願王慈悲善爲尋察王
即勅令諸處街衢四面城門令兵守捉時諸
兵士亦被偷將日覺少人不知去處婦人懷
娠者咸亦被偷將向餘處于時王舍城中大
災盛起諸王臣佐重啓大王今此國中生大

災難具說上事王聞驚怪即喚卜師問其所
以答曰斯之災橫皆是藥叉所作宜可速辦
諸妙飲食而爲祭祀王下明勅擊鼓宣令告
諸人曰無問主客在我境者皆須備辦飲食
香華掃灑街衢城隍聚落種種嚴飾鼓樂音
聲鈴鐸幡幢于時王舍城人既奉王勅各以
精心備辦飲食香華等物嚴飾街衢如歡喜
園處處祭祀雖勞備設災橫不除苦惱憂惶
莫知所計于時守護王舍城天神於睡夢中
告諸人曰汝等男女咸被藥喜藥叉之所食

噉汝等宜可往世尊處所有災苦佛當調伏
諸人報神曰此既取我男女充食則是惡賊
藥叉何名歡喜因此諸人皆喚爲訶梨底藥
叉女王舍城人聞是事已皆往佛所頂禮佛
足白言世尊此訶梨底藥叉女於王舍城所
居人衆便於長夜作不饒益我等於彼先無
惡念然彼於我懷毒害心所生男女咸悉盜
去以充飲食唯願世尊憐愍我等爲作調伏
爾時世尊默然受請彼等咸知佛受請已頂
禮雙足奉辭而去至明清旦佛即著衣持鉢

入城乞食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即往
訶梨底藥叉住處時藥叉女出行不在小子
愛兒留在家內世尊即以鉢覆其上如來威
力令兄不見弟弟見諸兄時藥叉女迴至住
處不見小兒即大驚忙觸處尋覓及問諸子
愛兒何在答言我等並皆不見便自捶胸悲
泣交流脣口乾焦精神迷亂情懷痛切速趣
王城通行諸坊康莊道路園林池沼天廟神
堂客舍空房皆求不得更加痛切便即癡狂
脫去衣裳大聲號叫唱言愛兒汝今何在遂

出城外巡歷村莊大聚落中皆覓不得即往
四方乃至四海亦皆不見被髮露形宛轉於
地肘行膝步蹲居而坐如是漸次到瞻部洲
七大黑山七大金山七大雪山無熱池香醉
山覓皆不得情懷苦痛氣咽不通又往東方
毗提訶洲西瞿陀尼北俱盧洲亦皆不見便
往等活黑繩衆合叫喚大叫喚熱極熱阿鼻
止頸部陀尼刺部陀阿吒吒阿呵阿婆呼呼
娑青蓮華紅蓮華大紅蓮華如是等十六大
地獄皆亦不見又往妙高山處先登下層次

登第二第三層直過多聞天宮至妙高山頂
先入衆車園次入雜纛歡喜皆覓不見即往
圓生樹下乃至善法堂中入善見城欲入帝
釋最勝殿中時有金剛大神與無量藥叉守
門而住見彼來入便即驅出善見城外情加
痛切至多聞天處於大石上投身躪地悲啼
號哭白言大將軍我小子愛兒被他盜去莫
知何在願見施我多聞天曰姊妹不須憂惱
自作癡狂汝今且觀近汝家室晝日遊處誰
來居止答言大將軍沙門喬答摩在彼而住

報曰若如是者宜可速往彼世尊所而作歸
向彼當令汝得見愛兒彼聞斯語情生歡喜
如死再生還來本處遙見世尊三十二相八
十種好莊嚴其身圓明赫奕超日千光如妙
寶山既見佛已深生渴仰憂惱悉除情同得
子既至佛所頂禮佛足退坐一面向白言世尊
我久離別小子愛兒唯願慈悲令我得見佛
告訶梨底藥叉女汝有幾子答言我有五百
兒佛言訶梨底五百子中一子若無有何所
苦答言世尊我若今日不見愛兒必吐熱血

而取命終佛言訶梨底五百子中不見一兒
受如是苦況他一子汝偷取食此苦如何答
言此苦倍多於我佛言訶梨底汝既審知愛
別離苦云何食他男女耶答言唯願世尊示
誨於我佛言訶梨底可受我戒王舍城中現
在人衆皆施無畏若能如是不起此坐得見
愛兒答言世尊我從今已去依佛教勅王舍
城中現在諸人皆施無畏作是語已時佛令
彼得見愛兒于時訶梨底歸依如來請受禁
戒城中人衆皆得安樂離諸憂惱時訶梨底

母親於佛所受三歸依并五學處不殺生乃
至不飲酒前白佛言世尊我及諸兒從今已
去何所食取佛言善女汝不須憂於瞻部洲
所有我諸聲聞弟子每於食次出衆生食并
於行末設食一槃呼汝名字并諸兒子皆令
飽食永無飢苦若復有餘現在衆生及江山
海處諸鬼神等而應食者皆悉運心令其飽
足佛告訶梨底又復我今付囑於汝於我法
中若僧伽藍若僧尼住處汝及諸兒常當晝
夜勤心擁護勿令衰損常得安樂乃至我法

未滅已來於瞻部洲應如是作爾時世尊說是語已時訶梨底母五百諸兒及以諸來藥叉等衆皆大歡喜頂禮奉行時諸苾芻聞佛說已咸皆有疑請世尊曰訶梨底母先作何業生五百兒吸人精氣食王舍城人所生男女佛告諸苾芻汝等諦聽此藥叉女及此城人先所作業還須自受

汝等苾芻乃往過去王舍城中有牧牛人娶妻未久遂即有娠是時無佛但有獨覺出現人間樂居寂靜受用隨宜邊際卧具世間唯

有此一福田時有獨覺遊行人間至王舍城于時此城爲大設會時有五百人各各嚴身威持飲食并將音樂共詣芳園於其路中逢見懷娠牧牛之女持酪漿瓶諸人告言姊妹可來舞蹈共爲歡樂女見相喚便起欲心舉目揚眉共爲舞蹈由其疲頓遂即墮胎城中諸人皆向園內女懷憂惱掌頰而住便以酪漿買得五百菴沒羅果時彼獨覺來至女傍其女遙見身心寂定威儀庠序在路而行情生敬仰遂即前近頂禮雙足持香美果奉施

聖人諸獨覺者但以身化口不說法欲饒益彼女人故如大鵝王開舒兩翼上昇虛空現諸神變凡夫之人見神通時心便歸向如大樹崩投身于地合掌發願我今於此真實福田所施功德願我當來生王舍城於此城中現在人衆所生男女我皆取食汝等苾芻於意云何彼牧牛女豈異人乎即訶梨底藥叉女是由彼往昔奉施獨覺五百菴沒羅果發惡願故今生王舍城作藥叉女生五百子吸人精氣食噉城中所有男女汝等苾芻我常

宣說黑業黑報雜業雜報白業白報汝等應當勤修白業離黑雜業乃至果報還其自受時諸苾芻聞佛說已心大歡喜頂禮佛足奉辭而去

緣處同前時訶梨底既受如來三歸五戒已

去一

十九

遂被諸餘藥叉神等而作災難即將諸子施與衆僧若見苾芻行乞食時皆化作小兒隨後而去王舍城中女人見時多生憐愛即來抱持彼便隱沒時諸女人白苾芻曰此是誰子答言訶梨底兒女人報曰此是怨家毒害

藥叉所生子耶苾芻報曰彼已皆捨毒害之心爲諸藥叉與作災難爲此將來施與我等女人作念藥叉之女能捨惡心將子奉施我等諸子何不施與遂將男女施與僧伽僧伽不受女人白言聖者尚能納受毒害藥叉女兒何故不受我等男女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應受諸苾芻奉教雖受不爲守護縱其自意隨處遊行諸苾芻白佛佛言若將一男施與僧伽一苾芻爲受以故袈裟片繫其項上而爲守護若多施與於上中下座隨意受

之同前守護勿致疑惑時諸父母遂將財物還來贖取諸苾芻不受佛言應受彼於後時情生愛戀復將衣物施與苾芻希報恩故苾芻知心而不爲受佛言應受如世尊說應受贖兒財物者時六衆苾芻遂從父母要索全價佛言不應索價應隨彼意知足受取緣處同前時訶梨底藥叉女既將諸子施與僧伽夜卧患飢啼泣至曉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晨朝應持飲食稱其名字而祭祀之或有欲得齋時而食佛言應與或有非時欲得飲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一

二十

逃迸走迸散也誼誼虛閑不靜也教坎

窟坎苦切 窟坎苦切 骨骨切 切切 穴穴切 也也 蹲蹲 踞踞 也也 尊尊 切切 餘餘 長長 切切 剩剩 也也

漬子旦切 澆七也 豔切 娠升人也 笈切其業 僧

脚楚語也此云掩
 疇去奇切
 犍亦云鐘隨有瓦磬
 椎楚語也此云磬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八五册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八五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二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第七門不二子攝頌曰

元不住蘭若 不居城外寺 不許門前望
亦不視窓中

佛在王舍城竹林園於此城中有一姪女名

蓮華色街色爲業以自活命時有婆羅門來

告言少女好不汝可與我行歡愛事報曰汝

有錢不答言我無女曰可去覓錢後來相見

答言我覓便往南方隨處經紀得五百金錢

還來女處時蓮華色由依尊者目連善知識
故因即出家近圓得阿羅漢果隨情所樂出
王舍城向室羅伐爾時世尊未遮苾芻尼住
阿蘭若時蓮華色遂往閻林於閑靜處宴坐
入定受解脫樂時婆羅門持五百金錢至王
舍城問諸人曰蓮華色女今何處去答言彼
已於釋子法中而爲出家向室羅伐彼聞告
已即往逝多林問苾芻曰聖者王舍城女名
蓮華色遊行至此今在何處答言彼女已捨
非法而爲出家在閻林中專修妙觀彼便往

就報言少女先有誠言今持錢至汝可與我
共爲歡樂報言婆羅門我已棄捨罪惡之業
汝今宜去報言少女汝雖捨我我不捨汝宜
可起來必不相放報言汝於我身何處支體
偏生愛樂答曰我愛汝眼即以神力抉其兩
眼而授與之時婆羅門便作是念此禿沙門
女能作如是妖術之法拳打尼頭棄之出去
即以此緣告諸尼衆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
作是念由苾芻尼住阿蘭若有如是過自今
已後苾芻尼不應逐靜在闍林中及空野處

若有住者得越法罪

緣在室羅伐城如世尊說苾芻尼不應住阿
蘭若時諸苾芻尼便在街衢坊巷坐修禪寂
還招前過以緣白佛佛言苾芻尼應居寺內
修習時有信心俗人聞佛令尼於寺中修定
遂於城外爲造尼寺^{去二}尼來居止還被諸賊及
憍惡人來共以侵燒苾芻白佛佛言不應城
外安置尼寺應在城中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於尼寺門前
佇望而立見有人來即便調弄時諸俗旅皆

共譏嫌苾芻白佛佛作是念尼住門前有如是過故尼不應住在門下告苾芻曰諸尼不應在門前立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如佛所制諸尼不應立門首者便於窻中而望遙相調弄起過同前佛言此亦

如前得越法罪

第七門第三子攝頌曰

許著僧脚崎

有男池不浴

交衢不應越

宜在一邊行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尼於寺院內便著五衣

作諸事業熱悶疲勞因此羸弱即白苾芻苾

芻白佛佛言尼於寺內應披僧脚崎作諸事

業俗人來見遂起欲意信心者見共作譏嫌

苾芻白佛佛言諸俗人等若嫌斯事從今已

去苾芻尼對長者婆羅門不應著僧脚崎而

去二

為事業若著者得越法罪若對俗人作者可

三

用僧脚崎覆兩肩臂披五條衣然後執作緣

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遂往男子洗浴

之處而為洗浴有諸少年男子亦來洗浴見

尼入水共相議曰觀此禿沙門女身如野水

牛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苾芻尼往男子浴處有新過失從今已去苾芻尼不應往男子浴處洗身若往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吐羅難陀苾芻尼立在四衢道中見俗人來即便調弄諸人報曰禿沙門女豈

合於四衢道中調弄我等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自今已去苾芻尼不應驀四衢道過應近一邊取便而去若直過者得越法罪

第七門第四子攝頌曰

若是二形女 或是合道類 或常血流出

及是無血人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尼與二形女而為出家見餘尼來便現異相彼問言妹汝是何人答言姪我是二形人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此是非男非女不應出家縱受近圓不發律儀護可速擯出自今已去若有女人來求出家應須先問汝非二形不若不問與出家者師主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尼與二道合女出家若小行時大便俱出汗其處所餘尼來入見已

問言誰汙處所答言姊妹我本無心欲汙其處爲二道合欲小行時大便俱出尼白苾芻苾芻白佛言此是非男非女不應出家縱受近圓不發律儀護可速擯出從今已去若有女人來求出家應須先問汝非二道合不去二若不問與出家者師主得越法罪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尼與常流血女出家裙衣點汙多有蠅附諸尼問曰妹身常流血耶答言我是常流血女尼白苾芻苾芻白佛言此亦同前不堪共住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尼與無血女出家見有餘尼於時時中月期水現遂生嫌恥報言小姊妹汝有邪思不能離欲於時時中有月期現答言阿姊何故見嫌此是女人常法汝可無耶答言我無血人何有斯事尼白苾芻苾芻白佛言此是黃門女宜應擯去不生善法若見有女求出家時應可問言汝非無血不若不問者得越法罪第七門第五子攝頌曰道小著內衣近苾芻不唾僧尼不對說

當於自衆邊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尼度道小女出家時彼女人向小行處久而方出餘尼問曰何遲出耶答曰知欲如何我身道小根不具足是故遲耳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此是黃門女

去一

五

即應擯棄

緣處同前時有諸尼爲月期下汗衣卧具多有蠅附雖加浣染還同前汗佛知告曰如此色類應著內衣諸尼便著時吐羅難陀苾芻尼亦著此衣入城乞食街中墮落諸人見問

此是何物遺在地上尼瞋答曰惡生種宜可速問汝家母姊當爲汝說佛言若苾芻尼著內衣應須安帶繫腰不生此過若不安帶繫腰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具壽大迦攝波於小食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吐羅難陀尼見速至傍邊唾地唱言極愚極鈍物迦攝波曰此非汝僊然是阿難陀過今惡行女人於善法律中強請出家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吐羅尼所爲非沙門法諸姪女人於苾芻處尚不出此鄙惡之

言從今已去苾芻尼見苾芻不應墜地唱言
極愚極鈍若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犯過見苾芻尼來便喚
令坐彼問聖者欲作何事報言我爲犯罪今
欲說悔尼即對坐苾芻白言阿離移迦存念
我苾芻某甲犯某罪我今對阿離移迦發露
說罪不覆藏由發露故得安樂住尼言聖者
亦犯如是過耶斯非善事苾芻默然苾芻白
佛佛言苾芻不應向苾芻尼邊說罪宜於清
淨苾芻見解同者發露說罪若作者得越法

罪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尼犯罪見苾芻來虔誠
恭敬頂禮雙足合掌請言聖者憐愍我故願
見少坐苾芻問曰欲何所爲答言聖者我爲
犯罪今欲對說苾芻對坐尼即合掌白言聖
者存念我某甲苾芻尼犯某罪夫二廣如上說佛
言苾芻尼不應向苾芻邊發露宜於清淨苾
芻尼邊說罪若作者得越法罪

第七門第六子攝頌曰

苾芻作羯磨 尼可用心聽 敷座令人坐

尼座應分別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苾芻苾芻尼羯磨事別除共羯磨者尼在僧中作羯磨時不能無畏作法不成苾芻白佛佛言苾芻應爲作羯磨苾芻尼應聽諸尼不知云何諦聽佛言至心善思念之告言此是初羯磨竟第二第三應如是作謂是二衆受尼戒也緣處同前如世尊說應可誦經者時諸苾芻不敷座席佛言應敷後於異時尼來聽法便坐好座時有一尼月期忽下汗其座褥聽訖

便去知事人來欲收舉置見多蠅附以緣白佛佛言尼來聽法不應令坐好座如世尊說苾芻尼不得坐好座聽法者時有尼來即與小座時大世主喬答彌因來聽法令坐小座大世主曰我在俗時尚不曾坐如此小座況去二今能坐諸苾芻言大世主是世尊教七不令苾芻尼坐好座聽者大世主曰我豈同彼有可惡過由彼前尼心不存念故有過生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我今聽許若苾芻尼心存念者來聽法時應與好座勿生疑惑

第七門第七子攝頌曰

沽酒姪女舍 路中不觸女 隨時開內衣

歌舞不應作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於小食時著
衣持鉢次第乞食見一俗女著妙衣璎問曰

少女因何得此上妙衣璎答言聖者我因沽
酒得此衣璎尼便作念此好方便心緣不捨
前行乞食又逢一女著弊故衣羸弱而去問
曰汝屬誰家答言聖者我無所屬但得衣食
我即與作尼曰若爾何不沽酒答言聖者如

我之類豈能沽酒凡沽酒家須得寬宅牀榻
座席盞杓盤樽錢本多停供承如法客來無
乏方有利潤尼曰若爾所須之物我爲汝辦
所得之財能與我不答言我與便近尼寺造
一大宅所須調度皆悉與之多與本錢令其
沽酒諸有飲者多求於此餘沽酒家皆起嫉
妬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多獲財利後時王設
大會皆喚沽酒家諸人報言吐羅難陀苾芻
尼寺邊有大店肆多釀美酒諸人皆飲多收
利物何不喚來徧苦我等使者既聞往擒其

女即便大叫告言聖者吐羅難陀王家使人枉被牽捉願見出來尼聞速出便即罵言寧惡物汝何所爲牽我女兒使者答言聖者豈合置店沽酒耶報曰我以脚蹋怨家項上作沽酒業何關汝事問言聖者亦有怨家乎答曰汝即是怨將我女去因此鬪諍諸長者婆羅門見問言何故廣說其事共作譏嫌諸釋迦女自爲掉舉作非法事禿沙門女不遵淨行而爲沽酒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吐羅難陀尼所爲之事非釋女法從今已去苾芻

尼不應沽酒若沽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著衣持鉢次第乞食見一姪女著好衣璫問曰少女何處得此上妙衣璫答言聖者我銜賣色而得此衣尼作是念此好方便我今試看得出生不心緣此事而行乞食遂於一處見少年女衣服垢膩形帶飢色行步虛羸體骨端正問言少女汝屬誰家答曰我無所屬但得衣食我便屬彼答言若爾何因不作姪女業耶彼即便以兩手掩耳報言聖者我之家族未曾聞

作如斯惡事尼言少女凡是女人多爲此業
汝非王女亦非長者婆羅門等貴族所生然
諸女人皆愛男子我不出家亦當自作彼聞
誑誘便答尼曰聖者若作婬女可即得耶衆
緣備具方辦其事先須廣宅衣服鮮華瓔珞
莊嚴見者愛念若有男子來入舍時隨其貴
賤飲食香鬘皆須供給尼言少女凡是所須
我皆爲辦與汝衣食所得財物能與我不答
言悉與尼於近寺造一大宅所須之物悉皆
備辦澡浴香華衣服瓔珞皆給與之窓口所

飡容儀肥盛諸婬女中最爲第一遂使諸人
皆來臻湊彼諸婬女見此事時共生嫉妬吐
羅難陀尼多獲財物後時王設大會多用塗
香使者即便集諸婬女共作塗香諸女讒言
告使者曰吐羅難陀尼寺邊亦有婬女宜可
喚來使者既去喚女擒來彼便大叫告言聖
者今有王臣撮我將去尼便疾出語使者曰
汝憚惡人將我女去答言聖者亦作婬家報
曰我以脚蹋怨家項上作婬女業何干汝事
廣說如前乃至佛言從今已去諸苾芻尼不

應作姪女業若有作者得吐羅底也罪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_{苾芻}尼將一少女於
林野處大路之次銜色爲業因此求財爲他
所執尼便惡罵廣說如前乃至若有作者得
吐羅底也罪

緣在王舍城時六衆_{苾芻}每於伎樂人中共
作歌舞共相議曰諸大德我等常被樂人使
作歌舞者皆由十二衆_{苾芻}尼彼若不將衣
鉢等物私與伎兒令惱我者彼即不能令我
作樂宜可治罰今正是時可爲計校_{鄔波難}

陀曰宜可共打咸言可爾遂便同往遙見吐
羅難陀_{苾芻}尼共相謂曰此尼是頭首宜可
苦治即前共捉或有拳打頭上或以脚蹋腰
間或用錫杖而爲打拍遍體青腫不復能行
以油揩身卧在牀席諸尼見問何故如此答
言被打問曰是誰報云尊者六衆_{苾芻}汝作何過
答曰彼是法兄我是法妹共相教誨自是常
途豈比餘人何勞問過諸尼聞已咸共譏嫌
云何_{苾芻}打諸尼衆白諸_{苾芻}尼_{苾芻}白_佛佛
作是念由諸_{苾芻}若打尼時觸其身體告諸

苾芻若打尼者是不應爲得越法罪

緣在室羅伐城如世尊說尼著內衣者雖著此衣仍猶點血汙諸卧具多有蠅蟲遂生厭賤憂惱居懷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我今許尼內衣之上更著覆裙諸尼即便奉教而著還仍點汙佛言於時時中當爲浣滌於眠卧時常須繫念若不爾者得越法罪
緣在王舍城時有苾芻尼名曰本勝身死之後輦至屍林以火焚葬時十二衆苾芻尼即於其傍自爲歌舞諸尼嫌恥以事白佛佛言

尼法不應自作歌舞作者得越法罪

第七門第八子攝頌曰

僧尼根若轉 至三皆擯出 廣說法與緣
蓮華色爲使

緣處同前時具壽鄒波離請世尊曰大德尼

若根轉其事云何佛言同舊近圓及依夏次

移向僧寺復白佛言世尊尼轉根時即依本

夏送向僧寺僧若轉根還依本夏向尼寺不

佛言此亦送向尼寺大德此之二人至彼處已根還復轉其事云何佛言隨其所應還歸

本處大德此復更轉如是至三此復云何佛言若至三轉即非僧尼當須損棄勿懷疑惑緣處同前時有長者名曰天與大富多財娶妻而住復於一處有一長者名曰鹿子彼亦大富娶妻而住此之二家共誇財富各言己勝後爲親友昵好往來但有異物必相贈遺時此城中諸人有事至芳園所悉皆集會籌議既畢各並還家時二長者天與鹿子於園中住共爲談說天與告曰作何方便我等歿後所有子孫共爲親愛不相踈隔鹿子曰善

哉斯語今可共作指腹之親我等二家若生男女共爲婚媾彼言可爾我意同然作此議已各還本處後時天與妻生一女容儀端正超絕常倫而性多啼哭若有芻芻來至宅中爲父說法孩子不啼攝耳專聽三七日後諸親歡會爲女立名共相議曰此女愛法攝耳專聽天與之女可名法與付八養母恩慈撫育速便長大如蓮出水時鹿子長者聞彼生女作如是念我友生女豈得徒然可送衣璫用申歡慶彼即是我新婦何疑并傳語曰聞

君誕女慶喜交懷聊寄衣纓用申欣賀幸當
爲受冀表不空天與領信還以語答彼若生
男定爲婚媾于時鹿子得語表心情求男子
未久之頃婦遂有娠月滿生男三七日後諸
親歡會爲兒立名共相議曰此兒生日屬毗
舍佉星應名毗舍佉亦付八母抱持養育時
天與長者聞鹿子生男作如是念鹿子長者
共我交親今既生男我已生女彼是女夫可
作嚴身瓔珞衣服令使送去并傳語曰聞君
生男情甚欣悅今送衣服願垂納受彼得信

已傳語報曰久許交親今皆遂願各待成立
共作婚姻法與長大情樂出家跪白父曰我
今情樂善說法律而爲出家父曰小女我有
先言以汝嫁與鹿子長者子毗舍佉彼即是
夫誠爲不可蓮華色尼是其門師時來相問
法與白言聖者我於善說法律情樂出家而
受近圓成苾芻尼性願來於此密與出家何
以故我父遮制無由得出尼曰善哉少女能
發此心樂爲出家諸欲味少過患極多如世
尊說諸有智人於姪欲處知有五失故不應

爲云何爲五十一者觀欲少味多過常有衆苦
二者行欲之人常被纏縛三者行欲之人永
無厭足四者行欲之人無惡不造五者於諸
欲境諸佛世尊及聲聞衆并諸勝人得正見
者以無量門說欲過失是故智者不應習欲
又復智人知出家者有五勝利云何爲五十二
一者出家功德是我自利不共他有是故智者
應求出家二者自知我是卑下之人被他驅
使既出家後受人供養禮拜稱讚是故智者
應求出家三者從此命終當生天上離三惡

道是故智者應求出家四者由捨俗故出離
生死當得安隱無上涅槃是故智者應求出
家五者常爲諸佛及聲聞衆諸勝上人之所
讚歎是故智者應求出家汝今應可觀斯利
益以殷重心捨諸俗網求大功德是故我今
度汝出家且應住此我往白佛時蓮華色尼
至世尊所頂禮雙足在一面立合掌白言大
德世尊天與長者女名法與於佛所說善法
律中情樂出家并受近圓成苾芻尼性爲父
先擬嫁與鹿子男毗舍佉父母遮護不聽出

家于時佛告具壽阿難陀汝往告諸尼衆天
與長者女法與情樂出家可使蓮華色尼往
法與處告其女曰奉世尊教與汝受三歸護
并五學處即於家中剃髮出家受其十學時
阿難陀奉世尊教告彼尼衆諸尼共集遣蓮
華色尼至彼告言少女今尼僧伽奉世尊教
使我於此與汝出家先受三歸并五學處當
用心受既爲受已告言汝今是近事女次授
十學處語言汝已出家訖當勤修學如世尊
教依法護持時女欣悅深生渴仰一心聽受

蓮華色尼觀其根性隨機說法於四諦理令
彼開悟以智金剛杵摧二十種有身見山獲
預流果時蓮華色尼來白世尊奉大師教所
作已訖佛告具壽阿難陀曰汝往告諸尼衆
可使蓮華色尼往彼家中授法與六法六隨
法二年正學時法二阿難陀如世尊教告諸尼衆
使蓮華色尼至法與處依佛教勅授與六法
六隨法告言汝今已是正學女應二年中奉
教修學如世尊教依法護持復更隨機爲說
妙法彼聞法已獲一來果是時法與於二歲

中學六法六隨法年漸長大容儀挺秀超絕
常倫時諸親族共來瞻視鹿子長者知女長
成令使往告天與長者曰男女成立宜共成
親可選吉辰式修盛禮天與答曰善哉斯事
應如是爲即便召集諸陰陽師占其吉日其

天與長者遠近親族令使告知我女法與某
日成禮若長若幼皆須總集共申歡慶諸莊
嚴具皆可持來時鹿子長者亦告親知然彼
宗親眷屬廣博咸來集會滿室羅伐城時憍
薩羅主勝光大王乃至中宮及諸僚庶皆聞

天與長者女法與嫁與鹿子長者兒某日吉
辰共爲婚會諸親總集闐噎城中王告大臣
卿等亦應共彼相助于時大臣頒宣王命令
其境內聚落村坊諸貴豪族所有嚴飾奇異
之物咸可齎持助長者婚會時諸貴族聞王

去二

十五

命已咸持種種奇異之物皆來借助是時城
隍康莊巷陌人衆充滿掃灑嚴飾無諸雜穢
燒香普馥散以名華如歡喜園皆可愛樂法
與遙見怪其奇異問家人曰今欲非時爲白
華會耶家人答曰由汝福報爲此非時作白

華會與汝成禮女聞斯語情生憂惱速詣父
所跪白父言我於五欲情無愛樂願父聽我
詣王園伽藍苾芻尼處父曰汝未生日我有
誠言嫁與鹿子長者男毗舍佉彼是汝夫今
不由我然憍薩羅主勝光大王僚庶貴賤咸
悉知聞汝嫁與鹿子男毗舍佉豈容汝詣
土園寺耶汝欲令我及諸宗親囚禁牢獄明
日婚姻勿爲造次又諸親族咸來告言少女
汝今不應爲倉卒事汝既盛年梵行難立彼
聞告已即便策勵作意勤修專求聖道竟未

能得離欲方便於此時中世尊大師無不知
見諸佛常法恒起大悲饒益一切於救護中
最爲第一最爲雄猛無有二言依定慧住顯
發三明善修三學善調三業渡四瀑流安四
神足於長夜中修四攝行捨除五蓋遠離五
支超越五道六根具足六度圓滿七財普施
開七覺華離於八難樂八正路永斷九結明
閑九定滿足十方名聞十方於諸自在最爲
殊勝得法無畏降伏魔怨震大雷音作師子
吼晝夜六時常以佛眼觀諸世間誰增誰減

誰遭苦厄誰向惡趣誰陷欲泥誰能受化作
何方便拔濟令出無聖財者令得聖財以智
安膳那破無明膜無善根者令種善根有善
根者令得增長向人天路安隱無礙趣涅槃
城如有說言

假使大海潮

十六

或失於期限

佛於所化者

濟度不過時

佛於諸有情

慈悲不捨離

思濟其苦難

如母牛隨犢

爾時世尊於經行所遂便微笑口出五色微
妙光明或時下照或復上昇其光下者至無

間獄并餘地獄見受炎熱普得清涼若處寒
冰便獲溫暖彼諸有情各得安樂皆作是念
我與汝等為從地獄死生餘處耶爾時世尊
令彼有情生信心已復現餘相彼見相已皆
作是念我等不於此死而生餘處然我定由
無上大聖威德力故令我身心現受安樂既
生敬信能滅諸苦於人天趣受勝妙身當為
法器見真諦理其上昇者至色究竟天光中
演說苦空無常無我等法并說二伽陀曰
汝當求出離 於佛教勤修 降伏生死軍

如象摧草舍 於此法律中 常為不放逸

能竭煩惱海 當盡苦邊際

時彼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還至佛所若
佛世尊說過去事光從背入若說未來事光
從肩入若說地獄事光從足下入若說傍生
事光從足跟入若說餓鬼事光從足指入若
說人事光從膝入若說力輪王事光從左手
掌入若說轉輪王事光從右手掌入若說天
事光從脅入若說聲聞事光從口入若說獨
覺事光從眉間入若說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事光從頂入是時光明繞佛三匝從口而
入時具壽阿難陀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
如來應正等覺熙怡微笑非無因緣即說伽
他而請佛曰

口出種種妙光明 流滿大千非一相

周遍十方諸刹土 如日光照盡虛空

佛是衆生最勝因 能除憍慢及憂惑

無緣不啓於金口 微笑當必演希奇

安詳審諦牟尼尊 樂欲聞者能為說

如師子王震大吼 願為我等決疑心

如大海內妙山王 若無因緣不搖動
自在慈悲現微笑 為渴仰者說因緣
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曰如是如是阿難陀非
無因緣如來應正等覺輒現微笑阿難陀汝
見法與童女我付苾芻尼衆次第授與三歸
五戒十戒作式又摩拏於二年中學六法六
隨法不明日出嫁眷屬皆集阿難陀曰我皆
已見佛言阿難陀無容得有住其家內食殘
宿食不久即應證不還果及阿羅漢果汝今
應往告諸尼曰法與已於二歲正學六法六

隨法尼衆應遣蓮華色尼為使者往彼家中
作梵行本法時阿難陀告諸尼已尼衆共集
令蓮華色至其家內與作本法已告法與曰
汝今不久當受近圓又復更為隨機說法得
不還果發生神力時蓮華色尼往白世尊佛
告阿難陀汝往苾芻尼處傳我所教作如是
語去二僧尼二衆應授法與近圓以蓮華色尼為
使者時阿難陀承佛教已往告尼衆并集僧
伽於二部中以蓮華色尼為使者即於其處
授法與近圓衆作法已時蓮華色往彼告言

少女二部僧伽已與汝受近圓竟佛所聽許
當善奉行又爲說法彼聞法已深起厭心於
五取蘊觀察無常苦空無我如是知已以智
金剛杵摧二十種有身見山獲阿羅漢果三
明六通具八解脫得如實知我生已盡梵行
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心無障礙如手搗
空刀割香塗愛憎不起觀金與土等無有異
於諸名利無不棄捨釋梵諸天悉皆恭敬無
容得有阿羅漢尼諸漏已盡處白衣家食殘
宿食受行俗法于時法與既得果已白父母

曰二親當知我已獲得阿羅漢果今欲往詣
王園尼寺父母告白若如是者恐被王法罪
及我身可爲設計與佛同去答言善哉願爲
方便時天與長者即請世尊及苾芻僧令使
復告鹿子長者曰善友當知我女法與不樂
爲俗必定出家宜可早來強爲婚媾于時鹿
子啓憍薩羅主勝光大王言臣共天與先有
誠言指腹爲親彼女今欲捨俗出家臣將諸
親強爲婚媾王曰隨意是時長者即命宗親
擬爲婚事其天與長者辦諸飲食令使白佛

供設已辦願佛知時于時世尊著衣持鉢將
苾芻衆赴天與家就座而坐諸餘僧伽各依
次坐天與長者共諸親眷咸持種種上妙飲
食供佛及僧皆令飽足時鹿子長者并諸眷
屬王子大臣及諸人衆將毗舍佉備設禮儀
來至門首欲爲婚聚時天與長者知佛大衆
飲食了澡漱訖收鉢已坐卑下席并諸眷屬
於大師前聽說法要爾時世尊爲說妙法示
教利喜已從座而去時法與尼斷三界惑得
無所畏嫁娶之事復在目前王子大臣及諸

人衆并毗舍佉與其親族備設音樂佇立相
待時法與尼隨世尊後出至門前時毗舍佉
既見法與遂便舒手捉法與臂無量百千大
衆俱見于時法與即現神通如大鵝王舒張
兩翼上昇空界爲神變事是時王臣及毗舍
佉所有眷屬并諸人衆見神變已皆生希有
舉身投地如大樹崩遙禮彼足而申懺謝唱
言聖女證悟如是殊妙勝德欲令在家受諸
欲樂食殘宿食理所不應是時法與縱身而
下爲諸大衆宣說妙法其聽法者無量百千

得殊勝解有得預流一來不還果者或有於
佛法中出家斷諸煩惱得阿羅漢果或發聲
聞獨覺大菩提心復令大衆歸依三寶求出
生死時法與尼旣獲大利往詣佛所禮足而
去

爾時世尊告諸苾芻六二於我法中聲聞尼衆善三十
說法者即法與尼最爲第一時諸苾芻聞佛
說已咸皆有疑請世尊曰此法與尼曾作何
業於其本宅而爲出家蒙佛開許遣使得戒
即於其處獲阿羅漢果說法人中最爲第一

唯願慈悲說其本業佛告諸苾芻法與前身
所作之業果報熟時還須自受非於餘處廣
說如餘乃至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苾芻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佛在
世名迦攝波如來應正等覺十號具足住仙
人墮處施鹿林中爾時婆羅痾斯有一長者
大富多財娶妻未久遂即有娠月滿生女其
女長大情樂出家父母不聽時有老尼是其

門師女即白言聖者頗能於此與我出家而
受近圓成苾芻尼性不尼曰我往白佛汝且
安住便至佛所以事白知佛即使尼往至家
中與女出家授三歸依并五學處及正學法
二部僧伽亦復使尼與受近圓已于時老尼
觀彼根性隨機說法即於家中證阿羅漢果
彼佛稱讚說法尼中最為第一是時老尼便
作是念此女出家并受近圓聞法解悟獲阿
羅漢果皆由依我得此勝利作此念已便即
發願我於迦攝波如來無上正覺教法之中

至盡形壽修治梵行所有善根如迦攝波佛
授摩納婆當來之世人百歲時得成正覺名
釋迦牟尼我願於彼如來法中如此女人不
離本宅而得出家受諸學處聞法解悟斷除
煩惱獲阿羅漢如迦攝波佛稱讚此尼說法
尼中最為第一願我當來亦復如是汝等苾
芻於意云何其老尼者豈異人乎此法與是
由彼往昔迦攝波佛教法之中至盡形壽修
治梵行所有善根迴向發願在宅因使得為
出家受諸學處成苾芻尼斷諸煩惱證阿羅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二

漢果蒙佛記爲說法第一汝等苾芻由是我
說黑業得黑報雜業得雜報白業得白報汝
等應當勤修白業離黑業乃至說頌時諸苾
芻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頂禮佛足
奉辭而去

音釋

銜黃絹切 抉於決切 獐尼耕切 嬈而沼切
 擾莫白切 浣胡管切 濯女亮切 擒巨切
 同越也 浣胡管切 濯女亮切 擒巨切
 切捉 詒姑犬切 撮子括切 昵乃吉切 闐年切
 也詐也 詒姑犬切 撮子括切 昵乃吉切 闐年切
 闐年切 壺於結 策勵 策楚華切 進也
 切壺 壺於結 策勵 策楚華切 進也
 跟古痕切 齋徂芳切 撫許爲切 佇直呂切
 足踵也 齋徂芳切 撫許爲切 佇直呂切
 疣女八切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八五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三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第七門第九子攝頌曰

寺外不爲懺 獨不令剃髮 不賃尼寺屋
輒等不措身

去三

緣處同前有一苾芻尼詣苾芻處從其受學
尼有過失訶責令去便往寺中委脇而卧其
親教師見而問曰何因委卧答言阿遮利耶
見責於我知欲如何師言少女更何所作彼
軌範師令法住故訶責於汝宜應速去從乞

歡喜答曰善哉我往陳謝向逝多林房中不
見遂即求覓見在寺外隨處經行便就禮足
彼不爲受棄之而去諸男女見謂欲滌纏心
告其尼曰我知聖者懺謝之意彼不受者可
來相就仁有所須我當爲覓尼懷羞恥默然
歸寺尼告苾芻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諸苾
芻不受尼懺致使耽欲昏迷男女起惡分別
告諸苾芻苾芻尼不應寺外從苾芻乞歡喜
苾芻應受懺謝不得棄去若不依者俱得越
法罪

緣處同前諸苾芻尼令剃髮人淨除其髮尼見少年心生欲染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汝諸苾芻尼心常躁動若不繫心恒被誑惑女人之性欲心猛利從今已去苾芻尼不應獨令他人剃髮若剃髮時應令一尼近邊而坐其剃髮人若生欲念現異相者彼尼報言賢首當知女身骨肉假成虛妄不實於苾芻尼勿生異念招地獄苦若苾芻尼作邪思者應言小妹汝已捨家棄俗緣務汝當憶念於二衆中受近圓時作何要誓如世尊說諸欲染者

少味多過汝今宜可棄捨惡念存出家心如是說者善若不告者伴尼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勸一長者爲造尼寺有多尼衆於此居停後於異時五百商估人從南方來向室羅伐欲求停處而不能得即於街衢權且停息日將欲暮天復降雨各懷憂愁掌頰而住時吐羅尼見而問曰賢首天旣降雨何不急收所將貨物覓停寄處答言聖者我等客人遍求停止今此城人不存仁義房不肯賃知欲如何尼曰諸子夜

既侵星天今降雨何故不言多與價直若不
收舉所有財貨悉皆損壞誰當肯取答言聖
者觀此人情難爲籌度縱與倍直亦不容受
是我惡業知欲何言忍至天明方可移覓尼
曰諸子必能倍與可入寺中答言善哉如聖
者言即移入寺時吐羅尼亦入寺內所居尼
衆悉皆驅出貨與商人諸尼散出泥雨夜黑
散向餘寺衣服濕徹既至寺已彼尼問言婦
妹何故夜深衝雨而至皆即廣陳上事諸少
欲尼聞如是語各共譏嫌云何苾芻尼施主

造寺驅尼令出貨與估人以緣白佛佛言不
應以寺賃與俗人賃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男子浴處遂
入其中以執揩身而爲洗浴諸男子見便起
欲心共相議曰看此禿尼學我洗浴因生譏
笑以緣白佛去三佛言不應於此姪三欲亂心愚暗
人中揩身洗浴苾芻尼執揩身者得越法罪
第七門第十子攝頌曰
不以骨及石 若木或拳揩 唯用手摩身
餘物皆不合

緣處同前佛不許尼執指身者尼便以骨以石以木及拳而指身體還同前過佛言應用手指除手已外用餘物指身者皆得越法罪

第八門總攝頌曰 此頌迄終

除塔幟門前 被差不應畜 不共女由婦

瀉藥三衣蛇

第八門第一子攝頌曰

除塔損波離 僧制不應越 尼無難聽入

教誡等隨持

緣處同前時本勝苾芻身亡之後焚燒既畢

十二衆尼收其餘骨於廣博處造窣堵波以妙繒絲幢蓋華鬘置於塔上沉檀香水而爲供養又差二尼能讚唄者於日日中常持土屑及以淨水若見餘處客苾芻來便與土水令洗手足授以香華引前唄讚旋繞其塔後於異時有一羅漢苾芻名劫卑德與五百門徒遊行人間至室羅伐路在塔邊若阿羅漢不觀察時不知前事遙見彼塔作如是念誰復於此新造如來髮爪之塔我行禮敬即便往就時彼二尼見其至已與土及水令洗手

足授與香華讚唄前行引五百人旋繞其塔
禮已而去去塔不遠尊者鄔波離於一樹下
宴坐而住見而問曰具壽劫卑德應可觀察
禮誰塔耶便作是念具壽鄔波離何故令我
存念觀誰塔耶即便觀察見其塔內有本勝
苾芻屍骨由彼尚有瞋習氣故便生不忍却
迴報言具壽鄔波離仁住於此佛法苑生捨
而不問鄔波離聞默然不對時阿羅漢告諸
門徒曰具壽汝等若能敬受大師教法者宜
可共往於執聚處人持一甌毀破其塔時衆

去三

門徒既奉師教各取一甌於少時間悉皆毀
壞二苾芻尼見是事已失聲啼哭速往告彼
諸餘尼衆時十二衆尼及餘未離欲尼既聞
毀塔高聲大哭今日我兄始爲命過時吐羅
難陀苾芻尼便問二尼小妹誰向彼說答言
大姊彼是客僧無由得知尊者鄔波離不遠
而住向客人說時吐羅難陀尼報言小妹我
纔聞說即知是彼先剃髮人有斯惡行雖復
出俗本性不移宜可苦治令其失壞如世尊
說壞徒衆者衆不應留我今宜去豈得捨之

發大瞋恚便持利刀鐵錐木鑽往尊者所欲斷其命時鄔波離遙見諸尼疾疾而來便作是念觀此諸尼形勢急速必有異意欲害於我宜可觀察即便入定觀見諸尼各懷瞋恚欲來相害于時尊者情生急速不以神力加被大衣便即斂心入滅盡定諸尼既至以刀去三亂斫鐵錐木鑽遍體鑊刺爾時尊者由定力故更無喘息與死不殊諸尼議曰我等已殺惡行怨家報讎既了宜可歸寺作此語已捨之而去時具壽鄔波離從定而出見衣損壞

即還住處諸苾芻見問言具壽何故如此答言具壽諸苾芻尼幾殺於我問言何故尊者即便具陳上事諸少欲苾芻既聞斯說咸共譏嫌共相議曰大德當知若苾芻尼於苾芻處設有瞋恨但應不禮恭敬問訊豈合造次手執利刀鐵錐木鑽往殺具壽鄔波離幾將斷命何有斯理一人告曰諸大德此事已去不可更追從今已往欲何所作答曰此欲如何宜行白佛又曰何須白佛且立條章勿使諸尼來入逝多林內諸人既共作明制已諸

尼既聞悉皆不入不生恭敬時大世主常法如是於日月中來禮佛足方隨意去來入寺時苾芻告曰喬答彌衆僧立制不許尼入寺中遮不聽入答言聖者我豈同彼作大過失報曰衆僧作制我欲如何尼即却迴還其住處爾時世尊知而故問阿難陀曰豈大世主身有病耶答言無病若爾何故不來時阿難陀以事白佛佛言阿難陀是諸苾芻善作斯制然諸苾芻尼繫屬苾芻若不入寺不生恭敬從今已去諸苾芻尼若入僧寺應須白知

守門苾芻方可得入亦復不應教誡於尼如世尊說白知方入不爲教授者諸尼不知云何爲白佛言尼入寺時當如是白聖者當觀我欲入寺守門苾芻應問尼言姊妹汝不懷障難持刀錐者聽入若^{去三}不白知入僧寺者得越法罪苾芻見尼入寺不問亦同前罪如世尊說苾芻不應教誡諸苾芻尼者時六衆苾芻教誡不息佛言若苾芻尼有過苾芻僧伽未與歡喜輒爲教誡得越法罪如教誡法長淨隨意亦皆准此

第八門第二子攝頌曰

尼懺不應輕 隨意不長淨 更互當收謝
尼衆坐應知

緣處同前時有一尼就苾芻受業因不可意
訶責令去既至寺中師問令懺至房請謝廣
說如前是時苾芻見來禮懺以脚薦頭棄之
而去尼即默然還歸寺內諸尼見問小妹從
軌範師已收謝訖答曰莫更逢見如是之師
問言何故即以事具答諸尼聞已皆共譏嫌
姊妹當觀輕懺女人乞歡喜時而不爲受又

復以脚薦頭而去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
諸尼衆等正合譏嫌從今已去尼來懺時不
應薦頭棄之而去如是作者得越法罪尼被
責時不應造次即求懺謝然須次第方求懺
摩彼皆不知如何次第應可先遣苾芻若苾
芻尼鄔波索迦^{去三}鄔波斯迦至其師處善爲方
便令彼心喜方爲懺謝

緣處同前如佛所說當於三處謂見聞疑爲
隨意事苾芻夏罷作隨意了復爲長淨有苾
芻曰我觀長淨及以隨意皆爲清淨故知長

淨即是隨意或有說云隨意長淨二事各別
白佛佛言二事雖殊皆為清淨是故當知作
隨意已無勞長淨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先有瑕隙情生不忍共
相覓過於隨意時在大眾中更相憶念互為
詰責於戒見儀命各記犯科條于時所有得
意知識及以二師諸同學等各為朋扇因此
聞競大破僧伽別生異見有處中人共相遮
止告言諸具壽勿為鬭諍住出家心如世尊
說若於某處有諸苾芻共為鬭諍各相論說

忿競而住者我於某處尚不樂聞況當往彼
事若銷停我即當往若彼苾芻棄捨三法多
作三法云何棄捨三法所謂棄捨無貪善根
無瞋善根無癡善根云何多作三法所謂多
作貪不善根瞋不善根癡不善根彼諸苾芻
即便忿競共為鬭諍更相論說懷恨而住若
彼苾芻棄捨三法多作三法云何棄捨三法
所謂棄捨貪瞋癡三不善根云何多作三法
所謂多作無貪瞋癡三種善根此諸苾芻即
不忿競共為鬭諍更相論說懷恨而住是故

汝等苾芻當捨惡法修行善事時諸苾芻聞
諍不息有處中人共相遮止告言具壽勿爲
聞諍住出家心彼諸苾芻懷瞋不歇更相聞
諍諸俗旅見共生譏恥此禿沙門作隨意時
無出家心常懷鬪諍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諸
苾芻長者婆羅門理合譏嫌從今已去若苾
芻知苾芻有瑕隙者不應一處共爲隨意先
須懺謝方可共爲時諸苾芻作隨意日而爲
懺謝更增忿競心不能捨佛言作隨意日不
應懺謝七八日前宜須預懺如世尊說七八

日前宜預懺者時諸苾芻皆共懺謝佛言一
切苾芻不應爲懺於有瑕隙情相違者而爲
懺謝共乞歡喜

所言懺者梵云懺摩是謂容
恕義後人加悔喚爲懺悔此
即與說罪
義不同也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五年應作頂髻大會時
諸婆羅門長者居士各爭勝上作無遮大會
二部僧伽悉皆雲集如世尊說各依夏次而
坐是時諸尼依夏坐時便大喧鬧佛言女人
性貪於大會時應二三四依次而坐自餘諸
尼於相知處隨情而坐

第八門第三子攝頌曰

門前不長淨 當須差二尼 若至長淨時

差人待尼白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苾芻羯磨別所羯磨別
除共羯磨者時長淨曰諸苾芻尼悉皆來至
逝多林所而為長淨苾芻與尼於大門首共
為長淨諸長者婆羅門等見其喧鬧皆來共
觀彼立而住佛聞是已告諸苾芻勿於門首
而為長淨時諸苾芻即與尼衆寺內長淨因
共聚集多為言話以緣白佛佛言由是苾芻

不應與尼於其寺中而為長淨諸尼不知還
來寺內佛言尼來半路苾芻往彼共為長淨
時諸苾芻奉教而作時有婆羅門長者在道
遊行中路遇見苾芻與尼而為長淨遂生異
念起邪分別共相議曰此禿沙門男與禿沙
門女談說何事一人謂曰且觀此意況更何
所論我等在家私說言語尼曾默聽於此空
處向苾芻說苾芻聞已向王家說王於我等
所有科罰皆是禿男禿女而為讒構苾芻白
佛佛言不應半路而為長淨於長淨日當差

二尼半月半月往至僧中告其清淨請教授
事諸尼遂遣無勢力者往至僧中不肯申說
清淨之事佛言應遣能者二人難得佛言一
有力得往僧中彼雖至寺見佛及僧大眾威
重欲向何人而告清淨即爾還來是時尼衆
不爲長淨白佛佛言應差一人尼來白者衆
雖差一尼復不知還同前過佛言被差苾芻
應在門下彼來當白先受白已當告僧伽僧
伽即應以白二法差教授人

第八門第四子攝頌曰

被差不避去 當問教師名 著帽爲鉢囊
結髮尼不合

緣處同前佛言苾芻差人待尼告淨者雖在
門首尼來到時報言莫近我莫觸我即便走
去尼待不得還本寺中因此尼衆不得長淨

去三

苾芻白佛佛言被差苾芻不應走去當須爲
受作如是語姊妹當坐莫近觸我可告清淨
若不爲受即走去者得越法罪

如世尊說應可差人住在門所待尼教授者
被差之人遲至門首時有露形遍披毛毯於

其門下觀生死輪尼見作念我應就被告其
清淨即便禮足合掌蹲居白言聖者存念彼
即默念我今且觀彼禿沙門女說何言語王
園寺尼故遣我來請問頂禮逝多林中聖衆
足下少病少惱起居輕利氣力勝常安樂行
不褻灑陀日苾芻尼衆並告清淨外道聞已
不識其言默爾而住尼便教曰聖者應言可
爾彼聞不解佯作噉聲點頭而去時此二尼
即還本寺其教授尼人後至門所暫時相待
見無尼至還向房中若說戒者作單白已其

授事人白大衆曰誰將尼衆告淨事來衆中
無人答言是我衆皆念曰豈非尼衆不來告
淨更不遣人問其來不上座誦戒作褻灑陀
了後說戒時告清淨尼復來門首不見有人
還歸本寺苾芻尼衆長淨不成明日諸尼悉
來僧所問言聖衆何故不受苾芻尼衆告清
淨耶諸苾芻曰姊妹前長淨曰差何尼來爲
告清淨先時二尼即前答曰是我等來至於
門首當見如是形儀聖者觀生死輪我即於
被告清淨已遂還本寺苾芻聞說彼人形儀

去三

十一

對說清淨即知是彼露形外道共相議曰此
苾芻尼於外道邊告清淨事以緣白佛佛作
是念由諸苾芻尼來告清淨不問教授人名
有斯過失告諸苾芻二尼無犯從今已去若
苾芻尼來告清淨應問教授苾芻名字問言
聖者名字云何如其不問告清淨者得越法
罪如世尊說尼告淨時須聞名者尼來告時
先相識者亦問名字佛言相識苾芻不勞更
問
緣處同前時大世主喬答彌身嬰病苦尼來

看問聖者何故不出房耶答言少女我身有
疾問曰先持何物病即消除答言我在俗時
頭上著帽若如是者今何不持答曰我今出
家世尊不許云何得持白佛佛言尼在寺中
應持頂帽

緣在王舍城時此城中有婆羅門巡行告乞
入一家中告言我乞主人報曰無物當去此
人出時大世主入從其乞食彼作是念此亦
不與爲獨我耶欲求瑕隙佇立不去主人念
曰幸蒙佛母來入我家即疾敷牀命之令坐

接叙言笑取上飲食滿鉢持奉婆羅門見嫉
妬心生便告尼曰我觀鉢中得何美味其尼
示鉢即便唾中大世主曰子今何故汙鉢中
食汝若索者我當施與時婆羅門默然不對
尼曰苾芻苾芻白佛佛作是念女人之性少
有威德令彼愚人作惡業已多招苦報告諸
苾芻曰從今已去尼乞食時應持鉢絡掩蓋
而去諸尼不解鉢絡云何佛言應作方尺布
袋提上兩角置鉢在中角施短襪將行乞食
得遮塵土復易擎持

神州比來無此鉢袋下
留失角鉢不動搖不同

平中轉動流溢作時應取布小尺二尺宜使
正方傍邊剪却衣掖襪用時極理安穩也
緣在室羅伐城東國之人多愛園華曾於一
時城內諸人作大歡會各持種種上妙飲食
及諸音樂共詣芳園時有一人遣使報妻宜
結華髮令人急送其人家內有妙華林妻即
奉教入園採取自不解結遂便命召結華髮
人時屬城中人民歡會諸結髮者皆為他作
竟求不得情懷憂念夫主令我結妙華髮我
自不解求人不得知欲如何時吐羅難陀苾
芻尼因乞食入其舍告言少女與我鉢飯報

言聖者且去我今懷憂無人授與尼曰少女
汝有何事彼便具告尼曰汝何不結答曰我
先不解即問尼曰聖者解不報言少女我今
年邁昔在少時何事不曉聖者若爾憐愍我
故願為結髮報言少女若能與我種種飲食
即與汝結答言我與尼即安鉢一邊舒脚而
去三
坐用意結髮女人見已嗟其巧妙情甚歡悅
多與鉢食尼詣餘舍復與結髮多獲飲食方
歸本寺時結髮人至其女所告言與華我今
為結報言汝來何晚華已結竟將向園中問

言誰結答曰聖者吐羅難陀彼便譏恥沙門
之女作非法事云何奪我所作生業尼白苾
芻苾芻白佛佛言非沙門女法理合譏嫌是
故尼衆不應結髮作者得越法罪佛制不許
尼結髮者時屬世尊頂髻大會及五年六年
會時勝光王及勝髮夫人行雨夫人給孤長
者毗舍佉鹿子母仙授故舊及大名等近士
男近士女各求勝上競薦香華及以諸方僧
尼悉皆來集甚足華彩少結髮人時諸信心
覓結華者不可多得遂告諸尼曰我等今者

爲供大師頗能相助結華鬘不諸尼答曰仁
豈不知大師有教不許諸尼結諸華彩我今
云何欲相助福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爲
三寶事尼得結鬘諸苾芻尼於大門首或在
廊下長舒兩脚而結華鬘俗旅見弄告言聖
者皆是結鬘之女而來出家諸尼羞恥默爾
而住苾芻白佛佛言諸俗人輩稱理譏嫌諸
尼不應於大門首廊下簷前而結華彩作者
得越法罪解結鬘者當於密處勿使俗譏
第八門第五子攝頌曰

不應畜銅器 變酒令平復 賃房與俗旅
誑惑作醫巫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往銅器家告
言賢首頗能與我作大銅鉢不答言聖者是
我本業何爲不能問曰欲作大小報言極須
大作問言聖者何用大鉢尼曰貧寒物汝不
取價與我作耶與汝好價宜應大作匠者念
曰隨彼大作於我何傷大鉢見了報言爲我
更作小者入斯鉢內復更爲作如是漸小乃
至七重皆入鉢內吐羅難陀令求寂女揩拭

令淨以五色線爲終次第盛之有請喚處即
令小尼頂戴將去到已開設在傍安坐俗旅
見問聖者今日開銅器鋪耶答言癡人汝豈
能知我所須器大者盛飯次著羹臠次受美
團餘安雜味答曰若爾更復多須有餘物來
無安置處彼便默爾尼白芘芻芘芻白佛佛
作是念尼畜銅鉢有如是過從今已去諸尼
不得自畜銅鉢若畜者得越法罪唯除銅匙
及安鹽盤子并飲水銅碗
緣處同前時有長者妻誕一女右眼通精將

爲惡相人無娶者有餘長者娶妻未久便即
命終如是至七時人號爲殺婦長者更問他
女欲求爲妻彼便報曰我今豈欲殺此女耶
復索寡婦彼云我豈可自欲殺身既無妻室
自知家務時有知識來相問曰何故自營家
事豈可不能覓妻室耶答曰我是薄福娶妻
未久便即終亡如是更取乃至於七悉皆身
死時人號我名爲殺婦報曰何不更求即便
如上具說其事若爾通精女兒何不索取報
言彼亦不與答曰我知彼家養女多時必應

去三

十五

嫁娶即便就見彼見問曰來何所須答曰欲求娶女是何女耶眼通精者父曰可隨來意宜於某日共辦婚禮家酒熱壞傍求好者諸有酒家即皆爲辦時吐羅難陀入通精家從其乞食家人報曰我辦酒忙無緣與食尼問其故彼即具告我家酒壞尼曰何故不令變爲好酒答言聖者我不曾解仁有方法幸當惠施尼曰少女我今年邁不復更爲昔在少時何事不解答言聖者憐愍我故變酒令好尼言少女頗能與我美食之直令汝酒好答

言多與尼曰可出酒瓮我爲瞻相即便舉出時吐羅尼上下觀瓮何因酒壞乃知由熱即開窓牖令持濕沙安其瓮下更取青苔繞瓮纏裹扇去熱氣因涼冷故酒便復好所有親族悉皆來集時諸酒家咸悉備擬怪不來取令人往問何不取酒報言我酒變好無勞別酤問言是誰教汝已壞之酒還令好耶報言聖者吐羅難陀於我有恩能爲此事彼即譏嫌沙門釋女作非法事云何奪我所作生業必芻白佛佛言此非沙門釋女之法理合譏

嫌是故諸尼不應教他變已壞酒作者得吐
羅底也罪

緣處同前時有長者樂爲給施身忽染患漸
加困篤自知形命將死不久所有財物悉皆
給施沙門婆羅門孤獨乞人善友親族唯有

一舍猶未施他時吐羅難陀苾芻尼聞來至

去三

十六

家中告言長者凡諸女人利養寡薄喜捨之
次分惠少多答曰聖者來遲我之財物悉皆
施盡唯有此室尼言長者我本希望舉面而
來令遣空還不稱元意報言聖者唯有此室

仁意欲將我終不惜尼曰若爾我今便受願
除病苦後時長者遂便命過諸親來集以青
黃赤白繒綵靈輿送往屍林時吐羅難陀苾
芻尼聞長者命終疾疾至彼封閉其室立在一
邊時彼親族焚燒既畢咸悉歸來見舍封
閉問言誰閉尼曰其受施者自來封閉報言
聖者施與何人尼曰施我聖者若爾且賃與
我後酬價直尼曰虛實答言實與尼即開門
令入時有長者婆羅門來入其舍聞如是事
皆共譏嫌沙門釋女作斯非法云何將屋賃

與他人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非沙門女
法理合譏嫌從今已去諸苾芻尼不應賃舍
與人賃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長者好施知欲命終悉皆捨訖唯
有一鋪尼聞來乞事並同前乃至身亡尼便

封閉諸人嫌恥苾芻白佛佛言若賃鋪者得

越法罪

恐煩
故略

緣處同前吐羅難陀尼入城乞食見師巫女
搖鈴繞家談說凶吉多獲利物足得資身即
便念曰是好方便我亦爲之求得鈴已明旦

入城即巡諸家搖鈴振響爲他男女洗沐身
形詭說吉凶妄談來兆有病患者天緣皆差
遂使王城之內咸共知聞所有請祈無不啓
謁自餘巫卜人皆不問時舊醫巫詣諸人處
問言有事我爲占相諸人答曰更不勞汝我
有聖師善閑衆事占相療疾皆悉稱心彼問
是誰答言聖者吐羅難陀彼聞譏恥作如是
語非法釋女妄爲巫卜奪我資生苾芻白佛
佛作是念尼作醫巫有如是過妄爲詭說招
俗譏嫌告諸苾芻我今不許尼作醫巫若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四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第八門第六子攝頌曰

不共女人浴 亦不逆流洗 鉢底應安替
不畜瑠璃盃

去四

緣處同前有一女人往河水中洗浴身體洗訖上岸梳髮而住時吐羅難陀苾芻尼遂持澡豆往彼洗浴見女梳髮情生瞋嫉作如是念愚癡女子共我爭勝故梳頭髮謂我先來元無髮耶宜可苦治懲其後過設更見我不

敢爭勝遂即默持菴摩羅末撲其頭上以手揶之女人問言聖者我有何過纔淨洗髮以菴摩羅末撲我頭上尼曰汝作此解云吐羅難陀先來無髮頭既不淨可來更洗女即譏嫌苾芻白佛佛言尼爲非法理合譏嫌從今已去諸尼不應以雜末等撲他淨髮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與諸尼衆往河中浴是時吐羅難陀尼於駛流處逆水而立受其觸樂諸尼問言聖者今作何事答言小妹我

受觸樂諸尼報曰聖者此非淨法於駛流處
立受觸樂所不應爲答言此是極淨有何乖
理若不淨者誰有制處尼白苾芻苾芻白佛
佛言諸尼理合作此譏嫌從今已去諸尼不
應駛流之處逆水而立受其觸樂若受樂者
得吐羅底也罪

緣處同前諸苾芻尼隨處安鉢鐵遂生垢或
因打擲多有損壞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
諸尼不應隨處安鉢應以薄錫替鉢而用如
世尊說錫替鉢者諸尼以錫遍裹其鉢俗旅

見問聖者此是何物答言仁者世尊制令以
錫替鉢報曰聖者豈可佛令遍裹鉢耶仁今
妄說此非沙門釋女所作之事尼聞羞恥默
然不對苾芻白佛佛言俗旅理合譏嫌是故
諸尼不應以錫遍裹其鉢可爲小替纔承鉢
底彼作種種奇異形勢佛言不合替有二種
一如菩提樹及多根樹葉二如手掌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尼得瑠璃盃時有女
人爲有客來便詣尼處告言聖者幸借瑠璃
盃尼即問曰汝何所用答言聖者爲女夫來

無盃可飲尼與將去彼不存心手脫便破告
言聖者我酬價直尼曰小妹不須價直還我
舊盃答言聖者別買盃替尼曰要須舊盃如
是諍競苾芻白佛佛作是念此由諸尼畜瑠
璃盃有斯過失告諸苾芻諸尼不應畜瑠璃
盃若畜者得越法罪

第八門第七子攝頌曰

由婦制錫杖 起舞時招罪 濕餅受請食
說法伴白知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婦生一子情

大歡喜命諸親眷共為喜樂其婦及夫別房
睡著天明不起時有乞食苾芻見彼多門遂
入家內迷其出處遂便深入至長者房前彼
即驚覺苾芻遂向婦邊而過長者見云此與
我婦共行非法即打苾芻頭破血出鉢盃亦
碎婦覺報云苾芻無過可放令去時彼苾芻
時此容儀至逝多林苾芻問曰何故如是即
便具說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乞食不應造次
入多門家應將餅匙門前為記然後方入苾
芻入時默然而入見其婦女露形走去俗人

嫌恥佛言欲入舍時作聲警覺彼即呵呵作聲喧鬧而入家人報曰仁豈小兒呵呵聲響而入我家答曰佛令作聲而入爲此呵呵答曰更無方便可使作聲唯此呵呵能爲警覺苾芻默爾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應呵呵作聲入他人舍佛制不聽遂拳打門扇作聲而入家人怪問何故打破我門默爾無對佛言不應打門應作錫杖苾芻不解佛言杖頭安鑲圓如蓋口安小環子搖動作聲而爲警覺狗便出吠用錫杖打佛言不應以杖打狗應

舉怖之時有惡狗怖時瞋劇佛言取一抄飯擲地令食至不信家久搖錫時遂生疲倦而彼家人竟無出問佛言不應多時搖動可二三度搖無人問時即須行去

緣處同前時有長者請佛及僧家中設食苾芻僧伽皆去赴供佛在寺中令人取食爲五因緣佛令取食云何爲五一者爲欲閑寂二者爲諸人天說法三者爲觀病人四者爲觀卧具五者爲諸聲聞人制其學處今此因緣爲制戒故住在寺中時彼長者權爲棄舍命

衆令坐時屬寒雨長者行粥次行乾餅次授
餽爐并與蘿蔔時有苾芻欲粥作呼聲嚼
乾餅者作百百聲喫餽爐者作齰齰聲屋上
兩下作索索聲瓶中飲水作骨骨聲此等諸
聲殊音響合時有苾芻先能歌舞聞其聲韻
憶舊管絃抑忍不禁即從座起隨其音曲手
舞逐之告大衆曰大德此是呼聲大德此
是百百聲大德此是齰齰聲此是索索聲此
是骨骨聲彈指相和無不合節於大衆中有
不住心者即便微笑其用意者悉皆驚愕行

食諸人無不大笑或生譏恥施主深怪請食
苾芻情大羞恥將食至寺置在一邊禮世尊
足世尊法爾共取食人歡言致問大衆頗得
美食飽不白言大德美食雖足然施主致怪
問曰何故以緣具白世尊食訖出外洗足還
入房中宴坐而住至於晡時方從定起於苾
芻衆中就座而坐便告作舞苾芻曰汝以何
心於施主家而作舞耶答言大德有譏彼意
及掉舉心而作於舞佛告諸苾芻若苾芻作
掉舉而爲舞者得越法罪若作譏彼心者無

犯汝諸苾芻此等皆由作聲噉食致斯過失
是故苾芻不作聲食作者得越法罪佛既遮
已時有信心俗旅將諸乾餅蘿蔔甘蔗來施
苾芻皆不敢受問言聖者佛未出時我等皆
以外道而為福田世尊出世即以仁等福田
中上我等所有微薄施物持來供養仁皆不
受豈令我等往後世時無路糧耶又如佛說
及時而施但是新穀及以諸果創熟之時先
持奉施具戒具德後自食者得福無量唯願
慈悲為我納受苾芻白佛佛言此諸施物宜

當為受所有乾餅與羹飯和食蘿蔔甘蔗截
作小片食勿作聲

緣處同前時有長者請佛及僧就舍受食時
諸苾芻不一時去各作伴行既到彼家更待
餘者人未盡集報長者曰宜可行食我等前
餐食飽便去更有人來復令行食如是展轉
施主疲勞報言聖者待一時坐我併行食既
生擾惱苾芻白佛佛言受他請時不應亂去
在前去者至門相待一時方入若亂去者得
越法罪如世尊言不亂去者有病苾芻待者

食訖方持食去待食虛羸苾芻白佛佛言有五因緣早請食來在房中食云何爲五一者是客新來二者將欲行去三者身嬰病苦四者是看病人五者身充知事

緣處同前時有長者大富多財清懷信敬請佛僧衆就舍而食世尊不去有五因緣令人取食廣說如上今爲制戒苾芻食訖即便歸寺施主本心欲求聞法無一苾芻爲其說法遂生嫌恥苾芻白佛佛言理合譏嫌故諸苾芻不應食了即皆歸寺若即去者得越法罪

當爲說法佛令說法者苾芻不知誰當說法佛言應令上座爲其說法若彼不能令第二者此亦不能令第三者此若無堪應番次與或隨能者當預請之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先有信心於時時中往逝多林聽聞正法法四遂於一時請佛僧衆就家受食苾芻皆去世尊同前有五因緣廣如上說此爲制戒佛不親行令人取食如世尊說若其食了施主樂法應爲說者衆差一人令住說法大衆咸去時彼施主并諸眷屬皆來

一處有大威嚴共聽法要請言聖者爲我說
法苾芻見彼威力大故生畏懼心不能說法
長者念曰我多眷屬苾芻情懼不爲宣揚我
宣爲說報言聖者如世尊說

布施招大富 持戒得生天 專修斷煩惱

此是法當去

時彼苾芻聞是語已竟無言對復道而歸既
至寺中諸苾芻問具壽往彼爲說法不答言
諸具壽獨留於我更無伴助施主親族有大
威嚴皆來集會我生畏懼不能說法施主見

我情懷怯懼返即爲我宣揚妙法苾芻白佛
佛言此之苾芻所言應理是故不應獨令說
法從今已去差四苾芻與說法人爲伴

緣在王舍城如世尊制說法苾芻應與四人
伴者有請喚處差說法人及與四伴時伴苾

芻遂向生緣或出便轉悉不白知臨時闕事

以緣白佛言與說法人爲伴苾芻向餘處
時應白而去若不白者得越法罪

第八門第八子攝頌曰

瀉藥齒有毒 刮舌筍應洗 由其罪業盡

證得阿羅漢

緣在室羅伐城有一婆羅門娶妻未久遂生一子年既長大於善法中而爲出家後於異時身忽染患往醫師處告言賢首我身有疾幸爲醫療報言聖者仁今可服如是瀉藥病得除愈苾芻即服纔一行痢冷水洗淨藥即不下醫來問言聖者瀉藥好不報曰賢首藥無氣力唯一行痢醫言聖者冷水洗淨耶報言如是醫曰聖者冷水洗淨云何轉瀉仁今更可服前瀉藥勿爲洗淨瀉痢將畢方可洗

之報曰賢首佛未聽許醫曰聖者藥法應爾不可相違苾芻白佛佛言若如是者我今聽許瀉痢未終且當淨拭苾芻不知以何物拭佛言應用土塊或以樹葉或將破帛故紙而淨拭之待瀉痢畢煖水淨洗

緣處同前於一林中有毒蛇住諸牧羊人放火燒林四面火來蛇即驚怖宛轉腹行衝火而出僅得仔命投一樹下盤身而住于時具壽舍利子遊行人間因至樹下見此毒蛇被火燒處身形破爛受諸苦惱便爲觀察宿世

因緣有善根不尊者觀見知有善根又復更
觀與誰相屬見身與彼宿有因緣即以水灑
說三句法告曰賢首當知諸行無常諸法無
我涅槃寂滅宜於我所起殷淨心捨傍生身
當生善趣于時尊者作是語已即便捨去時
有鴟來銜去去四飡食由此毒蛇於尊者處起善
心故命終之後於室羅伐城善解六事一者自知
設會二者教人設會三者善知讀誦四者
知捨施法五者知受物法六者善知淨觸婆
羅門舍而為受生時具壽舍利子知彼命過
即便觀察何處受生見此城中善解六事婆

羅門舍而為受生為調伏故尊者頻往婆羅
門家授與夫妻三歸五戒後於異時獨至其
家婆羅門見白言聖者無侍者耶尊者答曰
我之侍者非茅草生從仁處得婆羅門曰我
無小兒堪為侍者我婦懷娠若其生男奉為
侍者報曰願爾無病我已受之即便捨去彼
婦月滿便誕一男飲母乳時爪齒損乳乳便
腫大曾與童子一處戲時或因瞋忿若爪若
齒有傷損處悉皆瘡腫久而平復時舍利子
知彼小童出家時至往其家中為父母說法

彼見出來尊者便念即是我侍者乎父告見
曰汝未生時我許將汝供奉聖者爲給侍人
今可隨行勿生顧戀此即是其最後生人良
久佇立觀尊者面隨後而去尊者至寺便與
出家并受近圓依教令學後嚼齒木既刮舌
已不洗而棄蠅來附上遂便命過次有守宮
來食其蠅因此而死次有黃独來噉守宮還
同喪命次有犬子食此黃独亦復命終餘有
殘者諸蟻來啖悉皆致死是時有一苾芻在
傍而立見如是等事至明日旦時諸苾芻來

於其處而嚼齒木見狗衆蟻一處命終怪其
所以共相謂曰狗蟻何因一處而死或言不
知或言可共推尋誰作斯過時彼苾芻告諸
人曰昨日婆羅門兒是尊者舍利子弟子我
見於此嚼其齒木刮舌之篋不洗而棄必應
爲此令其命終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汝等苾
芻當知人中亦有帶毒與蛇無異從今已去
嚼齒木時既刮舌了應以水洗方可棄之不
洗而棄得越法罪如世尊說嚼齒木已洗方
棄者有諸苾芻爲水乏少不知如何佛言於

灰土上揩拭棄之後於異時帶毒苾芻自捺衣裳曬曝迴轉于時具壽鄔波難陀來見捺衣告言具壽我樂相助報言善哉隨大德意時鄔波難陀性懷惡行即取新衣陰乾故衣日曝又轉乾衣日曝濕者陰乾彼言大德勿作如此時鄔波難陀還同前作如是再三遮不肯止其苾芻遂生瞋怒欲相擒撮鄔波難陀便即走去彼隨後逐時舍利弗來見相趣告言具壽欲作何事彼瞋盛故仍趣不息鄔波難陀既被逐急逐取樹枝遙打於彼仍不

止息時舍利子即以軟語安慰不令趣及鄔波難陀便遠走去彼瞋心盛便咬其樹齒咬樹時其葉皆落苾芻白佛佛言如此之人不應相惱令生瞋恚如世尊說不應相惱令生瞋者後於異時鄔波難陀次當知事至毒苾芻所告言具壽作如是事彼見來告生大瞋恚苾芻白佛佛言此懷毒人或先有怨心不應自往令其作務可使傍人報所作事彼聞應作勿令有關彼毒苾芻勤修亡倦摧五趣輪斷諸煩惱證阿羅漢廣說如餘乃至人天

無不恭敬諸苾芻白具壽舍利子言尊者弟子極懷瞋毒如此之人尚能證得阿羅漢果甚爲希有于時尊者舍利子爲諸苾芻廣說前緣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大德彼苾芻先作何業捨毒虵身生於人趣佛言汝等苾芻彼自作業成熟之時還須自受廣說如餘乃至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苾芻當一心聽乃往過去此賢劫中人

壽二萬歲時有迦攝波如來應正等覺十號具足出現世間住娑羅苑斯仙人墮處施鹿園中此毒苾芻彼佛法中而爲出家常修慈觀諸苾芻見咸皆喚言慈觀慈觀報言仁等更莫喚我慈觀慈觀如是再三喚仍不止於諸苾芻遂生瞋恨口出惡言我是慈觀汝是人中毒蛇佛言汝等苾芻於意云何迦攝波如來正法中出家修慈觀者豈異人乎此苾芻是由彼往昔於佛聲聞弟子處起瞋恨心作惡口故於五百生中常作毒蛇餘殘業力

於此人中受惡毒報由彼往昔讀誦作業修諸戒品於蘊界處緣起處非處得善巧故由彼善根於我法中而得出家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汝等苾芻由是因緣我常宣說黑業得黑報雜業得雜報白業得白報汝等應當勤修白業離黑雜業時諸苾芻聞佛說已心大歡喜頂禮佛足奉辭而去

第八門第九子攝頌曰

三衣隨事著 蘭若法應知 浴守門妙華 不應住非處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每於寺內著僧伽胝灑掃為壇牛糞塗地入廁便轉涂衣浣服如僧伽胝七條五條亦皆同此作諸事業諸苾芻見一人報曰此等諸衣不作差別隨處著用理不應為如世尊說僧伽胝者是其大衣豈合不作差別而用咸言具壽善說斯語可共白佛佛言汝等苾芻理合如是共相止諫僧伽胝者是衣中主是故不應隨處著用作諸事業如世尊說僧伽胝衣不應隨處著用者苾芻不知何處應著佛言入聚落時行乞食

時隨噉食時入衆食時禮制底時聽佛法時
晝夜聽法時禮拜二師及同梵行者時如是
等處可披大衣盟多羅僧伽應於淨處披著
及食等事其安怛婆娑住於何處隨意著用
悉皆無犯

去四

十二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若日出已烏鳥皆鳴農
夫耕作如前廣說乃至當離喧鬧獨處閑居
宜可端心勤修靜慮時有苾芻寡聞少識往
空閑處而作草菴晝夜勤思唯除乞食放牧
人等皆悉共知時有羣賊被他所害並多傷

損飢渴所逼衆共籌量不知何去一人告曰
彼蘭若中有釋家子凡諸沙門性多貯畜并
有悲心無怖怯仁等可去宜共往投必有
所獲賊衆咸言善哉斯語宜可共去悉皆希
望舉面同行至蘭若中苾芻見已便唱善來
時諸賊人情生無畏住經少時告言聖者我
寒須火苾芻報曰我居蘭若無火可求又言
聖者渴困須水苾芻報無賊復告言聖者須
少許麩用安瘡上幸見相與苾芻報無賊復
告言聖者我須故物欲纏瘡處苾芻報無次

索酥油用塗瘡上苾芻報無復告言聖者飢
困須食苾芻報無賊復問言聖者今是何辰
屬何星宿苾芻答言我居蘭若不閑斯事中
有一人先知僧法遂生瞋恚告言聖者前事
已過我更相問仁得阿羅漢不還一來預流
果耶苾芻答曰我居蘭若賊言且致是事更
十四
問聖者得非想非非想處無所有處識處空
處四靜慮定耶苾芻報云我居蘭若賊言聖
者仁是三藏持經律論耶苾芻亦同前答賊
言聖者汝字云何亦如前報賊言此是何方

苾芻亦同前報于時羣賊所問之事苾芻皆
答我居蘭若賊便大瞋告諸人曰我等雖賊
而此苾芻乃是大賊何以故自身名號尚不
能知詐現容儀誑惑人世時諸賊人於苾芻
處各懷瞋恨便共苦打身體皆破衣鉢錫杖
悉皆摧裂僅存餘命賊於夜中捨之而去時
此苾芻既遭因辱至天明已詣逝多林諸苾
芻見問言具壽何故形容困頓若此即以上
事具告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汝等苾芻
我爲蘭若苾芻制其行法住蘭若人須貯水

火并畜酥油麴及故帛食留少許須識星辰
及知時節方隅所在善閑經律論乃至自知
名字若蘭若苾芻不依制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邪命外道身忽染患往醫人
處請求救療答曰應作浴室洗沐身體病可
得除答言賢首我於何處得有浴室隨時乞
食活命而已報言聖者沙門釋子每於半月
在浴室中洗浴仁可往彼洗沐身形苾芻洗
時彼便入內身披赭服謂是苾芻皆不遮止
彼疾洗已出坐曬身時有求寂來至其所喚

言老人可共洗浴彼即搖頭不欲重洗求寂
即便捉臂牽去彼作是語沙門釋子皆不淨
潔以不淨手觸淨洗身答曰我是沙門汝是
何物答言我是外道即告諸人曰誰將外道
入浴室中以緣白佛去四佛言若洗浴時可守門
戶見苾芻入應問其名彼相識者亦問名號
佛言不應爾十四

爾時佛在憍薩羅國人間遊行至一聚落名
曰欲犂彼有園林佛於此住於別村內有婆
羅門名曰妙華封邑極多受用無乏勝光大

王常爲供養妙華有一親教弟子名曰樹生
多聞聰辯論難無滯與五百人於妙華處學
誦婆羅門諸要經典是時妙華聞沙門喬答
摩釋迦之子棄捨俗業剃除鬚髮著袈裟服
以正信心而爲出家已獲無上正等菩提有
大名稱遠近諸國無不知聞十號圓明人天
恭敬不從師受自然證悟我生已盡梵行已
立不受後有如實而知演說妙法所謂初中
後善文義巧妙純一圓滿清淨梵行於憍薩
羅國人間遊行今來至此欲犁聚落林中而

住我先曾讀尚古之書若人成就三十二相
莊嚴身者此人唯有二種事業如若在家當
作轉輪王王四天下以法化世七寶具足所
謂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主藏臣寶主兵
臣寶千子具足容儀端正有大威德勇健無
雙所往之處他迎自伏周環四海無不稟化
亦無怨敵刀杖憂苦但以正法教被黎元共
行十善安樂而住若出家者如上所說證大
菩提于時妙華聞此事已告弟子樹生曰汝
今知不我聞沙門喬答摩釋迦之子棄捨釋

種剃除鬚髮身服袈裟而爲出家廣說如上
乃至名稱普聞人間遊行今至憍薩羅欲犁
聚落於大林中而爲居止我先曾讀尚古之
書若人成就三十二相莊嚴身者此人唯有
二種事業如若在家當爲轉輪王若出家者
當得成佛名稱普聞廣說如上汝今往彼親
爲觀察所聞相好爲實爲虛樹生白言如大
師教即與聚落諸耆宿婆羅門聰明博識詣
世尊所既到佛前在一邊立諸婆羅門以種
種言詞慰問世尊即便前坐世尊即爲說微

妙法示教利喜令彼欣悅彼摩納婆佛說法
時著皮革屣佛前經行時來暫聽以言亂問
語畢便去於世尊前極懷高慢情無畏敬作
袒逆心自謂超勝於時世尊告曰汝今豈合
作如是事共解明論大婆羅門謾爲言說問
言喬答摩我有何過佛言我與學識大人共
言議時汝著革屣經行不住不識次第無恭
順心以言亂問而爲違逆彼言喬答摩我婆
羅門法行與他人而爲言說立坐卧者皆共
言談不成是過諸禿沙門被煩惱縛不生男

女我於言次共作談論斯有何失佛言汝有所爲來至我所汝於尊人未受教誨彼聞是語便生瞋恚不忍之心欲於佛所共爲詰難即白佛言汝喬答摩諸釋迦種如野象類於婆羅門處不生恭敬供養尊重佛言樹生諸釋迦子有何過失汝作斯語白言喬答摩我於往時緣親教師及爲已事詣劫比羅城諸釋男女在高樓上見我入城在道而行悉皆遙指共相謂曰此是樹生摩納婆妙華婆羅門弟子唯知遙指更無恭敬供養之心佛言

摩納婆如百舌鳥多作聲音住在巢中隨意言語諸釋迦種自居宅內隨意言談此亦何過白言喬答摩世間唯有四種大姓所謂婆羅門刹利薛舍戍達羅此等諸人悉皆尊重供養恭敬諸婆羅門唯此釋種無如是事于時世尊即作是念此摩納婆將釋迦種類同野象毀過太甚我今宜可爲彼宣說過去因緣根源種族令息慢心作此念時見摩納婆過去之世是釋迦子從婢所生即釋迦子是從曹主告摩納婆曰汝今何姓白言喬答摩

我姓箭道佛言摩納婆我今見汝往昔之祖
是釋迦婢所生今諸釋子是汝曹主時餘者
宿諸婆羅門共白佛言汝喬答摩勿言樹生
是婢所生何以故此樹生者多聞聰辯論難
無滯能共喬答摩依正法語往還論議佛告
婆羅門若言樹生多聞大智能擊論者汝等
默然令彼言論若不能者彼可默然汝等當
說婆羅門言樹生多智能與喬答摩而爲論
難我等且默爾時世尊命樹生曰古昔有三
名曰甘蔗生其四子一名炬口二名驢耳三

名象肩四名足釗四子有過悉皆擯斥時四
童子各將已妹相隨而去往詣他方至雪山
側於一河邊是劫比仙舊所住處相去非遠
各葺草菴以自停息遂捨親妹取異母者用
充妻室各生男女時甘蔗王憶戀諸子告大
臣曰我子何在白言大王王昔有事悉皆擯
斥具陳其事乃至各生男女王告臣曰我子
能作如是之事答曰彼能王即舉身長舒右
手而爲歎曰我子能爲如是之事由彼大人
口陳說故因此種族號爲釋迦

此云摩納婆能也

汝頗曾聞釋迦氏族如是事不答曰我聞摩
納婆甘蔗王家有一好婢名曰知方容貌端
正與一仙人而爲妻室遂誕一子纔生即語
且莫指身待我洗浴除不淨已往昔之時人
皆喚鬼名爲箭道汝亦曾聞此種族不時摩
納婆聞便默爾如是再三悉皆具問彼默不
答時金剛手神於其頂上擬金剛杵放大火
光流焰輝赫告言摩納婆佛三問時汝作矯
心不應答者我即以杵碎破汝頭而爲七分
佛威力故令摩納婆見金剛手便大驚怖心

憂毛豎白佛言喬答摩我先曾聞有斯種族
時彼耆宿諸婆羅門作如是言誠如喬答摩
所說我等皆信今此樹生源初種族實是婢
兒時摩納婆見云婢子心生憂赦低頭而住
口不能言爾時世尊見斯事已復作是念我
今宜可安慰樹生去四今離憂惱即爲更說種種十八
因緣種種譬喻令彼止息高慢之心捨除憂
苦便告彼曰摩納婆且置是事汝本來意今
可求之是時樹生即於佛身觀三十二相唯
見三十餘之二相疑不能見所謂陰相及以

舌相說伽他曰

昔聞大牟尼 具相三十二 我今觀佛體
二相遍身無 未覩人中尊 或容在隱處
廣長妙舌相 口中人不知 惟願爲現相
除我心中疑 正覺大名聞 世人難得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四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八五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五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去五

第八門第九子攝頌之餘說妙華婆羅門事
爾時世尊作如是念此樹生摩納婆遍於我
身觀於三十二相已見三十於二有疑陰舌
二相未能得見我今方便現陰藏相令彼得
見即舒舌相長至髮際廣覆面門彼既見已
作如是念沙門喬答摩衆相具足有二種業
在俗作輪王出家成正覺乃至名聞無不周
遍時摩納婆生大歡喜辭佛而去于時妙華

婆羅門於一園中與諸耆宿言語而坐企望
樹生爾時樹生遙見妙華即便往就敬禮其
足及餘尊宿在一面坐妙華告曰摩納婆彼
喬答摩有善名稱充遍十方具諸相好其事
實不白言大師衆所稱揚其事皆實汝頗與
彼爲言論不答曰共語汝於彼處所有言論
悉皆次第向我陳說時摩納婆於世尊處所
有言論具白妙華彼既聞已發大瞋恚即便
舉足蹋彼頭上怒云大好使人能辦其事亦
令我身沉淪惡道如汝共彼言論之時所有

差失彼即引我亦在過中但爲日晡不獲即往恭敬問訊待至明日我當自去即於夜中備辦種種上妙飲食纔至晨朝以車運載詣世尊所到已歡喜共申言問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我爲喬答摩辦清淨食已載至此唯願慈悲哀憐納受時阿難陀於世尊後執扇招涼佛告阿難陀曰汝今可告於此聚落所有苾芻皆令集在常食堂中時阿難陀既往告已悉皆集在常食堂中即還白佛諸人盡集願佛知時世尊往彼就座而坐時婆羅門

見佛僧衆悉皆坐已即以手持妙飲食供養佛僧大衆食竟嚼齒木洗手已屏收鉢器便取小席於佛前坐聽說法要爾時世尊受婆羅門所設飲食唱隨喜已說伽陀曰
祭祀火爲最 初頌論中最 人中王爲最
衆流海爲最 衆星月爲最 光中日爲最
十方世界中 凡聖佛爲最 所爲布施者
必獲其義利 若爲樂故施 後必得安樂
爾時衆中有一莫訶羅苾芻聞佛說此伽陀之時雖飽食訖尚咬乾餅作大音聲婆羅門

見而白佛言喬答摩聲聞弟子依教行不佛告婆羅門有依不依喬答摩我今觀此有樂法者有貪食者喬答摩我有弟子名曰樹生來至佛所共言論不佛言彼來略共言論喬答摩共彼所有問答談論幸當爲我廣說其事佛即次第爲說時婆羅門白佛言喬答摩其樹生者無識寡聞心懷高慢不生長敬輕觸尊顏唯願慈悲見容其過佛告婆羅門我已容恕時婆羅門復白佛言喬答摩我乘車時或控馬轡或舉鞭大喝當爾之時願表知

我婆羅門妙華頂禮佛足并問少病少惱起居輕利氣力安不又白佛言喬答摩若復見我涉路而行或脫革屣或時避道或時舒臂當爾之時如前表知我申敬問又白言喬答摩或時見我在自衆中共人談說若移坐處或去上衣或除頂帽當爾之時如前表知我申敬問何以故喬答摩我婆羅門法唯求名稱所有衣食受用資具皆從名稱之所獲得故我於此善護衆人爾時世尊作如是念此婆羅門極大高慢我今宜可息彼慢心爲其

說法爾時世尊即爲宣暢示教利喜如佛世尊於尋常時說法之事謂說布施或說持戒五欲少味多諸過惡煩惱染汙沉淪生死清淨涅槃當求出離如是等法廣爲陳說世尊知彼欣樂隨喜發清淨心堪爲法器於殊勝事能得受持復爲廣說苦集滅道四聖諦法譬如淨衣易受染色時婆羅門即於座上證見諦理無復疑惑得預流果即從座起偏露右肩前禮佛足作如是語我今出離歸佛法僧受五學處願證知我是鄔波索迦具清淨

念禮佛足已奉辭而去

佛作是念彼婆羅門善爲譏笑由老苾芻說施頌時喫食不止是故不應此時噉食告諸苾芻曰彼婆羅門善爲譏笑由莫訶羅說施頌時喫食不住致斯譏醜若有苾芻說施頌時喫食不住者得越法罪如佛所制說頌之時不應食者彼不敢食遂令行末不食時過佛言若有苾芻說施頌時不聞說聲不解其義者應食無犯設若聞聲不解義者食亦無犯聞聲解義食者得越法罪如佛所制聞聲

解義不得食者於一住處衆坐人多遂使末
行屈來至上彼聞施頌並皆不食日時遂過
佛言此若聞聲兼解義者且不應食待說兩
三頌訖後食無過

佛在婆羅痾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爾時世

去五

尊於小食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有餘苾芻
亦行乞食至一園中佇立而住見諸男女起
惡尋思作邪欲念佛見苾芻知作邪念不善
相應遂近其處告言苾芻苾芻汝於自身下
苦種子流出臭糞蠅蟲不食無有是處彼既

聞已作如是念世尊今者知我邪心即大驚
怖身毛皆豎便出園中佛作是念苾芻非處
而停住時有如是過既乞食已還至本處飯
食訖收衣鉢洗足已入房宴坐於日晡時從
定而起於僧衆中就座而坐告諸苾芻曰我
向入城爲欲乞食見一苾芻亦爲乞食至一
園中起惡尋思作欲邪念我知彼人作斯惡
念便就其邊而告彼曰苾芻苾芻汝於自身
下苦種子臭糞流出蠅蟲不食無有是處彼
既聞已作如是念世尊今者知我邪心即大

驚怖身毛皆豎遂出園中是故苾芻不應非處而爲住立若住立者得越法罪有一苾芻聞佛說已即從座起頂禮雙足白言世尊大德於聖教中何者名爲苦惡種子何謂臭糞流出蠅蟲不食佛言苾芻苦種子者謂是三

去五

五

種罪惡不善邪思量法云何爲三謂惡欲尋思瞋恚尋思殺害尋思臭糞流出者臭糞謂是五欲色聲香味觸流出者謂欲纏心以其六根追求六境流動不住蠅蟲者謂諸世間於六觸處無心制止起貪瞋等憂悲苦惱作

罪惡業爾時世尊復說頌曰
不攝眼耳等 被欲之所牽 苦子種身中
臭氣常流出 若在於聚落 或居閑靜處
常於日夜中 不思於正法 由依罪惡念
遂起妄尋思 遠離樂住緣 當受於苦報
若人修寂定 於勝慧勤行 常得安隱眠
不被蠅蟲惱 親近於善友 勝人之所說
若能如是學 更不受當生
如世尊說苾芻不應非處住立者不知何者
名爲非處佛言非處有五唱令家姪女家沾

酒家王家旃荼羅家是謂五處非所行境

第八門第十子攝頌曰

由蛇觀卧具 一衣不爲禮 初至寺中時
年老應禮四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欲去遊行所有卧
具於親友處囑令看守時彼苾芻即以卧物
安置舊處而不受用時有毒蛇來求住處遂
於褥下盤屈而居有客苾芻來投此而住暫
停歇已行禮佛塔及餘苾芻日暮歸房舊住
苾芻告言具壽此是水土燈油先敷卧具行

來疲困洗足安眠由先業力不觀卧具遂即
眠睡押著其蛇蛇從褥出便螫苾芻苾芻受
苦宛轉蛇上於片時間二俱命斷至天曉已
主人來喚彼既身死無復祇承主人念曰行
來疲極且縱安眠睡足之後自當起覺食時
欲至更來打門喚言可起食時欲至既無響
應他怪門聲彼便具報即取戶鑰開入房中
見其身死次翻卧褥復見蛇死衆共來看知
被蛇螫以緣白佛佛作是念不觀卧具因致
俱亡告諸苾芻曰受他囑者應將卧具付知

去五

六

事人或可隨時自爲曬曝置於架上繫不令墮若欲眠時應須觀察彼於夜分燈火照看佛言不應如是可於白日預爲觀察時諸苾芻無問新舊悉皆翻轉佛言舊者應觀莫翻新者有覲褥布時時抖擻不爾得越法罪

緣在室羅伐城有二苾芻同房而住時一苾芻度一少年弟子弟子多睡久而方覺師每訶責後欲天明忽然驚起但披僧脚欹往詣師所其師正起欲著下裙弟子近前禮足而起既新剃髮戴起師裙在頭上住弟子所披

亦便墜墮師弟二人悉皆形露彼苾芻見報言具壽我今善知汝等皆是丈夫男根具足時彼二人各懷羞恥默爾而去其師遂即訶責弟子餘苾芻問汝有何過常被師瞋答曰昔瞋有緣今時無過師徒義絕我今行矣復問何事即具告知去五報言具壽汝誠有過七訶責合宜聞便默爾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念其師訶成順法告諸苾芻從今已後不得著一衣禮他亦不得一衣受禮違者得越法罪緣在王舍城如世尊言於他苾芻不相體悉

不爲解勞時有衆多苾芻從異方來禮制底
竟無一人爲解疲極猶如被擯隨處而住或
在簷前或居門屋或在樹下時有信心婆羅
門居士等見已問言聖者何緣被擯隨處而
住報言賢首我非被擯是客新來婆羅門曰
若爾何不住在房內我無故識復誰相容爲
禮聖蹤暫來至此隨處停住不久當還諸人
聞說皆生嫌恥我等曾聞沙門釋子性懷平
等何處得有平等之行見同梵行客人創來
而不容止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告諸苾芻

從今已去凡是客僧來入寺者先應禮拜者
宿四人當前而立主應好心准法安置後於
異時有客苾芻遊行人間時將欲暮至王舍
城先知佛制禮老年者即問諸苾芻曰尊者
阿若憍陳如今在何處答曰在竹林園中便
即就彼扣門而喚時尊者憍陳如問言是誰
答曰我是客僧尊者喚入令其歇息客僧問
言尊者大迦葉今在何處答曰具壽彼在畢
鉢羅窟于時客僧如言往彼如前通問尊者
喚入安慰停息客僧即問尊者難陀今在何

處答曰彼在鷲峯上客僧便往致問尊者命
入如前令息客僧問曰尊者十力迦葉今在
何處答曰今在細你迦窟客僧便去既見尊
者同前問答令其止息客僧答言今已天明
當須乞食不可更留作如是語如世尊言客
僧到處先令禮拜四者宿者此是方便治罰
去五
客人不令安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我
先豈令客苾芻禮大地尊宿唯遣禮謁當處
老宿四人
內攝頌曰

世尊為高勝 廣說弟子行 行兩問大師
為說七六法
緣在室羅伐城時具壽高勝於晡後時從定
而起往詣佛所禮雙足已退坐一面請世尊
曰弟子事師所有行法唯願為說佛告高勝
我今為說苾芻所有弟子門人供事之法汝
應諦聽凡為弟子於師主處常懷恭敬有畏
懼心不為名聞不求利養當須早起親問二
師四大安隱起居輕利除小便器為按摩身
其師若言我今有疾應問所患便往醫處具

說病由請方救療如醫所教便爲療治若師自有藥物應用和合如其無者可問近親親眷若多應問師曰何親處求得師教已如言可去若無親族應向餘家如教往覓或詣病坊施藥之處此若無者當緣自業於飲食中而爲將息若病可時授以齒木其師欲嚼齒木之處應先淨掃作曼荼羅安置坐牀及盛水瓶器并澡豆土屑淨齒木刮舌篋既澡漱已除所須物若師患目應問醫人爲作眼藥而塗拭之次應授衣餘衣襪疊勿使撩亂師

禮塔時當入房中灑掃其地若有塵土應將牛糞或以青葉揩拭次應自禮尊儀及禮師三或問安白言於日日中三時禮拜當隨已力於同梵行者亦申禮敬次應策勤坐禪讀誦每於半月須觀曬牀席若至食時應洗兩鉢若是乞食苾芻自持重鉢輕者與師若在寒時以重僧伽胝與師令著自持輕者若於熱時輕者與師自持重者若逆風行請師在前自身在後若順風行自身在前令師在後若渡河水扶持令過若乞食時應問師主爲

當同行爲當別去若言同行即可隨去若得乾麩豆飯及酸漿水置以鉢中若得米飯餅及沙糖乳酪石蜜安師鉢內乞得食已還至本處作二小壇布以諸葉可安二座踞坐飯食若別行者所乞得食將呈師主今得此食須者應取師主即應知量而受若住寺者其弟子應先沆器往至廚中間知事人今爲僧知作何飲食其知事人敬而言知復還白師今日僧伽作如是食可請取不依教持來師應知量觀時而受若其二師澡漱之處應爲

掃除作曼荼羅安座牀子及以水器并土齒木如法揩洗若須洗足應爲師洗或但用水或可塗油以屑揩去更將水洗當授皮履問其食事又問爲於此處修習善業爲復向餘閑靜住處若言可向晝日住處者應持坐物其所住處掃灑清淨於時時間牛糞塗拭若學讀者應爲授經若學禪思教其作意若還來時應觀牀席自洗足已次禮尊像及同梵行者隨力而禮與師置座同前洗足若是寒時應守持心爲暖湯水若是熱時應可持扇

而爲招涼師亦知時令其作業勿使空度若
衣鉢等管作之時所有事業皆師物在前次
管已物佛言高勝汝今應知諸苾芻衆所有
弟子門人供給二師如父母想師於弟子當
如子想若有病患共相瞻侍至老至死我今
爲汝略說其事應如是作若不依者隨於其
事皆得越法罪若能如是弟子於師以敬順
心爲供侍者能令善法相續不絕譬如蓮華
處在池中日夜增長是故汝等當如是學時
具壽高勝及諸苾芻聞佛說已歡喜奉行

緣在王舍城住鷲峯山時摩揭陀主未生怨
王與佛栗氏國共相違逆未生怨王於大衆
中告諸人曰安隱豐樂與我相違我欲興兵
而往討罰皆令破散王告大臣行兩婆羅門
言卿往佛所頂禮佛足爲我問訊起居輕利
去五
少病少惱氣力安不次復白言大德未生怨
王對諸衆前作如是語彼國豐樂與我相違
我欲興兵而往討罰皆令破散世尊許不如
世尊許皆當領受還來報我何以故如來應
供正遍知者言無虛妄是時行雨奉王教已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八五冊

乘白馬車執持金杖挂以金瓶出王舍城往詣佛所至下車處足步而行登鷲峯山至世尊所歡顏敬問在一面坐白言世尊摩揭陀主未生怨王頂禮世尊足下敬問起居輕利少病少惱氣力安不作是語已佛告婆羅門願王及汝無病安樂時婆羅門即以王語次第白佛廣陳其事未審世尊作何垂誨佛告婆羅門我不多時在佛栗氏國我於三月坐夏之時於彼而住我時為衆宣說七種不退轉法婆羅門彼國諸人護持七種不退法時

國界人民日見增長善法無損婆羅門言我未能解大德所陳要妙之義唯願慈悲廣為我說今得開解爾時具壽阿難陀在佛後立執扇招涼佛告阿難陀汝頗聞知佛栗氏國所有人民數多聚集評論法義不大德我聞彼國人多聚集評論法義佛告婆羅門若彼國中人多聚集評論法義應知彼國日見增長善法無損一阿難陀汝頗聞知佛栗氏國人多和合同起同坐評論國事答言我聞廣說如上佛告婆羅門亦具如上說乃至善法

無損^二阿難陀汝頗聞知彼國人衆不應求
事而不求之所應得事不令斷絕國之教令
常樂奉行答言我聞廣說如上佛告婆羅門
亦具如上說乃至善法無損^三阿難陀汝頗
聞知彼國女人及童女類或是母護父護兄
弟姊妹姑嫜親族而相擁護有過討罰是他
妻妾乃至授化許爲其婦不共倉卒行非法
事答言我聞廣說如上佛告婆羅門亦具如
上說乃至善法無損^四阿難陀汝頗聞知彼
國人衆於其父母師長之處恭敬供養隨順

言教情無違惱答言我聞廣說如上佛告婆
羅門亦具如上說乃至善法無損^五阿難陀
汝頗聞知彼國人衆於制底處常修供養所
有古舊恭敬法式不令虧廢廣說乃至善法
無損^六阿難陀汝頗聞知彼國人衆於阿羅
漢敬心殷重常生正念其未來者願皆來此
其已來者得安隱住衣服飲食卧具醫藥所
須資具皆悉給與無有乏少廣說乃至善法
無損^七佛告婆羅門但令彼國所有人衆於
斯七種不退轉法修行之時當知彼國常得

增長無有損失善法隆盛婆羅門言大德彼國人衆於七法中隨行其一未生怨王不應興罰何況七法具足奉行婆羅門曰大德喬答摩我有多緣且欲辭去佛言隨意時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去五

十三

時婆羅門辭佛去後佛告阿難陀汝可遍告鷲峯山處所有苾芻皆令集在供侍堂中時阿難陀即便遍告諸苾芻衆盡集堂已還至佛所在一面立白言世尊苾芻盡集願佛知時佛至堂所就座坐已告諸苾芻我今爲汝

說七不虧損法汝等諦聽極善作意云何爲七汝等苾芻數多集會評論法義應知苾芻福德增長善法無損一汝等苾芻若和合同集同起同坐同作法事應知福德增長善法無損二汝等苾芻不應求者而勿苦求所應得者不令斷絕所有正教常樂奉行如是當知福德增長善法無損三汝等苾芻所有愛著與貪俱生喜願未來諸有相續由此輪轉此若除者如是當知得安樂住令諸苾芻福德增長善法無損四汝等苾芻若有苾芻久

事出家修淨梵行滿二十夏耆年宿德大師
所讚爲同梵行者之所識知衆皆恭敬殷重
供養所說言教樂共聽聞如是當知福德增
長善法無損五汝等苾芻若有苾芻居阿蘭
若受下卧具生喜足心如是當知福德增長
善法無損六汝等苾芻若有苾芻於同梵行
者殷重用心常存正念欲令不來同梵行者
而來至此既來至已作安樂住心不生厭離
衣服飲食卧具醫藥所須資具皆悉給與勿
令少乏廣說乃至善法無損七汝等苾芻能

行如是七種法時當知苾芻所有善法常得
增長無有虧損安樂而住

汝等苾芻復有七種不虧損法汝等應聽云
何爲七若諸苾芻於大師處恭敬供養尊重
讚歎如是作時得安樂住令諸苾芻衆得增
長善法無損七去五如是應知於法十於戒於教授
事不放逸事於卧具事於修定事生殷重心
恭敬供養如是作時得安樂住令諸苾芻衆
得增長善法無損七汝等苾芻復有七種不
虧損法汝等應聽云何爲七若諸苾芻不愛

作業不愛言談不著睡眠不樂聚集及近惡友不貪名利叅問他人常修於定於增上證不生喜足無退屈心乃至證得真實諦來無暫休息如是作時得安樂住令諸苾芻衆得增長善法無損^七汝等苾芻復有七種不虧損法汝等應聽云何爲七若有苾芻有淨信心有慙有愧具大精勤有念定慧如是作時得安樂住令諸苾芻衆得增長善法無損^七汝等苾芻復有七種不虧損法汝等應聽云何爲七知法知義知時知量知自身知門徒

知他人行如是作時得安樂住令諸苾芻衆得增長善法無損^七汝等苾芻復有七法云何爲七若有苾芻修念覺分觀時依空閑處依止離欲依止寂滅遠離災難如是法勤喜安定捨修觀之時依空閑處依止離欲依止寂滅遠離災難^{十五}如是作時得安樂住令諸苾芻衆得增長善法無損汝等苾芻是謂七法無有退轉應常修習汝等一心慙慙守護令諸苾芻衆得增長善法無損汝等苾芻復有六法令他歡喜汝應諦聽我

當爲說云何爲六一者我今應以身業行慈
謂於大師所及諸賢聖同梵行處起慈善心
以身禮敬灑掃塗拭作曼荼羅布列衆華燒
香供養或復爲其按摩手足若見病苦隨時
供給如是作時令他歡喜愛念敬重共相親
附和合攝受無諸違諍一心同事如水乳合
二者我今應以語業行慈謂於大師所及諸
賢聖同梵行處起慈善心以語讚歎彰其實
德他不聞者令其普知讀誦經典晝夜無歇
如是作時令他歡喜愛念敬重共相親附和

合攝受無諸違諍一心同事如水乳合三者
我今應以意業行慈謂於賢聖同梵行處起
慈善心不生妬害慳嫉之想於身語業所有
行慈繫念思惟無令斷絕設在危難亦不暫
停況復平居而乖正念於諸含識起悲愍心
不斷其命不行楚苦遠離煩惱至解脫處如
是作時令他歡喜愛念敬重共相親附和合
攝受無諸違諍一心同事如水乳合四者諸
有所得如法利養乃至鉢中獲少飲食悉皆
歡喜共他受用不屏處食於同梵行者情無

彼此如是作時令他歡喜愛念敬重共相親
附和合攝受無諸違諍一心同事如水乳合
五者於所受戒不破不冗不雜不垢不穢初
後淨持智人所讚同梵行者不生輕鄙共持
淨戒法食俱同如是作時令他歡喜廣說乃
至如水乳合六者能生正見無有疑惑是聖
出離無能破壞速盡苦邊與同梵行者共同
此見如是作時令他歡喜廣說乃至如水乳
合汝等苾芻是謂六種歡喜之法應常修習
慇懃守護令諸苾芻衆得增長善法無損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五

音釋

企	去利切	晡	博孤切	嚼	在爵切	控	苦貢切
舉	踵也	申	時也	齒	也	勒	止也
轡	彼義切	螫	施隻切	覬	初觀切	抖	擻口切
後	蘇切	檳	必益切	摺	居御切	踞	踞也
後	切	檳	音只	踞	居御切	踞	踞也
樟	諸良切	倉	倉七切	卒	郎切	卒	勿遠貌
之	兄也	倉	倉七切	卒	郎切	卒	勿遠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六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第八門第十子攝頌之餘

內攝頌曰

衆集敬大師 聞法生正信 自述年衰老

說行兩因緣

六六

爾時世尊告具壽阿難陀曰我今欲往波吒離邑阿難陀言如是世尊即與諸苾芻隨從世尊發摩揭陀國漸次遊行至波吒離邑住制底邊時彼邑人聞佛來至悉皆聚會至制

底處詣世尊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爾時世尊告諸婆羅門長者居士曰汝等應知放逸之事有五過失云何爲五一者若婆羅門等爲放逸時以此因緣所有財寶受用之物悉皆散失二者若放逸人以此因緣凡所趣向衆會之處情生媿赧又懷怯懼三者若放逸人以此因緣有惡名稱流遍四方四者若放逸人以此因緣臨命終時心生悔恨五者若放逸人以此因緣命終之後墮於地獄餓鬼傍生是謂五種放逸之過

復次若婆羅門等行不放逸時有五勝利云
何爲五一者所有財寶受用之物皆不散失
二者凡所趣向衆會之處情無媿赧亦無怯
懼三者有善名稱流遍四方四者臨命終時
不生悔恨五者命終之後生於天上長受安
樂是謂五種行不放逸利益之事爾時世尊
爲波吒離邑諸婆羅門等演說法要示教利
喜已默然而住諸婆羅門等即從坐起偏袒
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言世尊願佛慈
悲哀受我等晝日遊從閑靜房舍爾時世尊

默然爲受諸婆羅門等知佛受已頂禮佛足
奉辭而去諸人去後佛即詣彼閑靜住處既
至彼已即於房外洗足已入室宴坐時摩揭
陀國行兩大臣便於波吒離邑四邊量度廣
立封塹欲造城隍將伐佛栗氏國時此邑中
有大勢力威德天神各求住處爾時世尊於
宴坐處即以天眼過於人天觀彼天神各求
住處乃於晡時從宴坐起詣清涼處坐告阿
難陀曰汝豈不聞量度城邑白言我聞行兩
大臣欲置城邑以自牢固將伐此城佛言阿

難陀善哉行兩大臣有大智慧欲置城邑即與三十三天形狀相似我於住處以天眼觀見諸大天神各求住處阿難陀但是勢力諸天欲住之處於此城內福德大人亦於其中而求住處但是處中諸天欲住之處其處中人及餘諸類亦於此住阿難陀於其城邑有勝人住止有勝人言議有勝商人來共交易往還無滯者謂即是此波吒離城然有三災禍城當損壞所謂水火及內有反逆時行兩大臣聞佛世尊從摩揭陀漸漸遊行至波吒

離邑住制底處為諸人衆之所恭敬聞已即去至世尊所共佛言談相慰問已在一面坐佛為說法示教利喜已默然而住爾時大臣即從座起偏露一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白言喬答摩唯願明日及苾芻僧就我宅中為受微供佛默然受是時大臣知佛受已從座而去時行兩大臣既至宅中告諸大小即於其夜備辦種種上妙飲食既辦已至明清旦敷設座席安淨水盆澡豆齒木嚴辦既周即令人往白時至飲食具備願佛知時世

尊即於小食時執持衣鉢將諸僧衆詣大臣
家至設食處就座而坐行雨大臣見佛大衆
次第坐已自手奉持種種上妙飲食供養佛
僧皆令飽足嚼齒木澡漱已收攝鉢訖行雨
大臣即以金瓶注水在佛前立發是願言我
此施供所有勝善等流之業當獲樂報以斯
福力願此城內舊住天神於天長夜中受勝
利樂願稱彼名而爲呪願爾時世尊於彼大
臣所設供養爲隨喜故而說頌曰

若人能有淨信心 恭敬供養於天衆

常依大師真實語 則爲諸佛所稱揚
若有聰明智慧人 卜居於此勝妙處
供養持戒淨行者 復爲宣說願伽陀
若合恭敬所施者 應可殷心修供養
由是天衆起恩慈 猶如父母憐赤子
旣蒙諸天所守護 常得安然受勝樂
生生恒過於善人 究竟當至無爲處
是時世尊爲彼大臣示教利喜說妙法已從
坐而去時彼大臣了知世法終歸棄捨即整
衣服隨世尊後作如是念世尊喬答摩從城

出處我當於彼起大門樓渡琬伽河爲作津
濟時佛世尊知彼念已於城中道西趣郭門
北面而行向河欲過時彼河中諸人欲渡或
將草木瓠及浮囊憑而渡水往還不絕數有
億千世尊見已作如是念我今爲當安步中
流水上而去爲以神力從此岸沒於彼岸出
即入勝定隨其所念并諸苾芻此沒彼出有
一苾芻即於是時說伽陀曰
諸人求渡者 往來非一數 浮囊及草木
欲越琬伽津 世尊以神力 并及於僧衆

從此至彼岸 不復起疲勞 平川水流溢
穿井復何爲 心根煩惱除 豈更求餘物
時行兩大臣於佛出城處爲造門樓名曰喬
答摩門河津階道名喬答摩路爾時世尊既
至北岸告阿難陀曰我今欲往小舍村北升
擲波林佛行至彼既安坐已告諸苾芻曰此
是尸羅此是三摩地此是般若由持戒力定
能安隱久住不退由修定故智慧得生由慧
力故於染瞋癡心得解脫如是諸苾芻心善
解脫得正解了我生已盡梵行已立不受後

有所作已辦如實而知世尊復告阿難陀曰
我今欲往販葦聚落村外林中白言世尊如
是應去既至彼已時彼聚落人遭疫癘有一
淨信鄔波索迦因茲命過復有善賢名稱等
諸近事男亦皆命過時諸苾芻於小食時執
持衣鉢入聚落中次行乞食聞此村中多有^{五六}
諸人遭疫而死既得食已各還本處飯食訖
收衣鉢洗足已俱詣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
坐白言世尊我等入村行乞食時聞有衆多
鄔波索迦悉皆命過未知彼等當生何處佛

言苾芻於此村中有二百五十諸鄔波索迦
斷五下分結從此命過得化生身於彼涅槃
更不退轉證不還果不復更來汝等苾芻復
有三百餘人鄔波索迦從此命過薄斷染瞋
癡得一來果暫來人間當盡苦際汝諸苾芻
於此村中有五百人並已命過能斷三結得
預流果不復退轉於七有生人天還往當盡
苦際汝等苾芻何煩致問作斯擾惱生者必
死此爲常事若佛出世及不出世生死之法
如來悉知爲諸有情分別演說開示十二緣

生法門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即是
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六
處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
生緣老死憂悲苦惱此無故彼無此滅故
彼滅所謂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
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處滅六處滅則觸滅
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
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憂悲苦惱
滅如是廣大苦蘊悉皆除滅我今復為汝等
說法鏡經應可諦聽善思念之云何法鏡謂

佛法僧聖清淨戒汝等於此深生尊重恭敬
供養禮拜讚歎正信正念常不斷絕是名法
鏡如是應持時諸苾芻聞佛所說依教奉行
佛告具壽阿難陀曰我今欲往廣嚴城汝可
告諸大衆時阿難陀言如是世尊佛及僧衆
漸至城所住菴沒羅林時此城中有去六一女人
舊云奈女者非顏容端正衆所知識名菴沒羅是此
林主聞世尊至住我林中著妙衣璫而自莊
飾命諸女屬共相隨從乘駕寶車詣世尊處
既至林所便即下車徒步而進爾時世尊於

無量百千苾芻衆中而爲說法于時世尊遙見女已告諸苾芻彼諸女衆欲來至此汝等應當繫念思惟勿生異想聽我所說汝等苾芻云何名爲繫念思惟若有苾芻起罪惡念不善心時當即除遣應生正信發起精勤攝心令住正念不散使善法生惡念止息正智熏習圓滿增廣正勤相續勿爲異念苾芻如是繫念思惟汝等復聽勿生異想苾芻應知往來所趣當善觀察屈伸俯仰著僧伽胝執持衣鉢行住坐卧語默睡眠惛沉起時爲對

治法正念而住云何苾芻正念而住汝今當知謂觀內身策起正勤應善調伏於諸世間知是憂苦次觀外身內外身內受外受內外受內心外心內外心內法外法內外法於此諸法繫念觀察攝心令住策起正勤勇猛不息應善調伏於諸世間知是憂苦苾芻如是繫念思惟是故汝等正念而住由彼女衆欲來至此是我慇懃之所教誨是時女衆來詣佛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爾時世尊爲說妙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時菴沒羅女從座而

起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唯願哀愍與諸苾芻明日就宅受我微供世尊默然知佛受已頂禮雙足奉辭而去時廣嚴城諸栗𪔐毗子聞佛世尊遊行人間住菴沒羅林各嚴種種馬寶車馭青馬駕青車青轡勒執青鞭戴青帽擎青蓋帶青刀捉青拂著青衣瓔珞塗香悉皆青色并諸從者皆服青衣復有栗𪔐毗與諸從者別爲一隊車馬衣瓔悉爲黃色復有一隊悉爲赤色復有一隊悉爲白色如是各別前後隊仗聲螺擊鼓出廣嚴城皆欲

親覲如來頂禮恭敬世尊知彼欲來告諸苾芻汝等未見三十三天遊觀芳園者今可觀此廣嚴城中諸栗𪔐毗子由其威德莊飾巧妙與三十三天出遊芳園等無有異諸栗𪔐毗子既至林所便即下車徒步而進詣世尊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欲聽妙法世尊爲說示教利喜各令慶悅爾時會中有一婆羅門名曰黃髮摩納婆從座而起整衣合掌白佛言世尊我今樂欲隨喜讚歎佛告摩納婆隨汝意說既蒙佛許即說頌曰

大王身持寶裝甲 今為國主獲善利
有佛現生於此處 名稱高遠若須彌
如白蓮華處池中 於夜開敷散芬馥
如日流暉照空界 光明遍滿於世間
當觀如來智慧力 如大明炬照昏冥
常為人天作智眼 ^太 諸來見者皆調伏
時諸栗𦣻毗聞是說已同聲讚言大摩納婆
善說斯語是時會中有五百栗𦣻毗子各脫
上衣持施黃髮世尊復為大衆說法示教利
喜默然而住時諸栗𦣻毗子各從坐起整衣

合掌而白佛言唯願世尊哀愍我等與諸苾
芻明日城內受我微供佛言我與苾芻已許
菴沒羅女明日就食白言大德我有所失不
如彼女彼有智慧先請世尊我等不能及時
親覲恭敬禮拜我於後時當興供養佛言甚
善聞佛讚已情懷歡喜頂禮佛足奉辭而去
時摩納婆見彼諸人辭佛去後少時而住即
從座起整衣合掌白佛言大德彼五百人聞
我讚佛同聲慶喜為妙語故各持一衣來施
於我我持奉佛唯願慈悲哀愍納受世尊為

受告言摩訶婆若如來應正等覺出現世間
有五希有事亦現於世云何爲五謂於世間
若有大師如來應正等覺明行圓滿善逝世
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出現
於世凡所說法初中後善文義^九巧妙純一圓
滿清淨鮮白梵行之相當知此是如來應正
等覺出現世間第一希有復次若有聽聞如
是妙法能善作意一心審諦攝歛諸根思念
觀察當知此是如來應正等覺出現世間第
二希有復次其聞法者情生喜悅獲大善利

於世俗事生厭離心此是如來應正等覺出
現世間第三希有復次若有展轉聽聞法者
皆亦漸漸依教奉持此是如來應正等覺出
現世間第四希有復次諸聞法者繫念思惟
即能通達甚深妙慧此是如來應正等覺出
現世間第五希有復次摩訶婆知恩報恩名
大善士少尚不忘何況多恩是故汝今應勤
修學摩訶婆聞佛說已歡喜信受頂禮雙足
辭佛而去時菴沒羅女即於其夜備辦種種
上妙飲食至明清旦敷設牀席置淨水盆齒

木及屑遣使白佛飲食已辦願佛知時爾時
世尊著衣持鉢與苾芻衆詣彼食處佛及大
衆次第坐已時菴沒羅女見佛大衆悉安坐
定手自奉行種種上妙飲食各令飽滿飯食
訖次授澡豆及以齒木澡漱已收鉢竟遂取
卑座於佛前坐攝心聽法爾時世尊即爲其
女說施伽陀曰

若人不慳能施與 見者愛敬咸親近
入衆會中無畏懼 得大利益具名聞
是故智人常惠施 能令長夜福增長

漸除煩惱破慳貪 三十三天受歡樂
修諸善業營功德 命終之後得生天
與諸女衆戲芳園 爲佛弟子常安樂
爾時世尊復爲菴沒羅女隨機說法示教利
喜已從座而去還至住處告阿難陀曰我今
欲往竹林中汝可告諸大衆時阿難陀^{去大}如佛
所教即與大衆隨佛至竹林北住升攝波林
時屬飢儉乞求難得佛告諸苾芻今時飢儉
汝等宜可求同意者於薛舍離諸方聚落隨
便安居我與阿難陀於此處住若不如是求

乞難得時諸苾芻聞佛教已各依善友隨處安居唯阿難陀獨留侍佛在於樹下而作安居佛於夏內身嬰病苦受諸痛惱幾將命終作如是念我身有疾不久遷謝然諸苾芻散在餘處我今不應離諸大眾而般涅槃應以無相三昧觀察自身令苦息停作是念已即入勝定所受諸苦如念皆除安隱而住時具壽阿難陀於日晡時從定而起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立合掌白言大德世尊我於向者身心迷悶莫辯好惡所聞之法不能誦

持由見世尊受諸病苦恐將寂滅今聞世尊未般涅槃少得醒悟又言若諸苾芻不總集者我不涅槃以此惟忖故知更說希有之法佛告阿難陀汝作是意謂我教導諸苾芻故不涅槃者無有是處何以故豈可我今更欲示諸苾芻希有之法阿難陀我所應說皆已十六說竟悉令解了內外諸法所謂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聖道阿難陀諸佛如來常以此法分明爲說無有祕愆覆藏之心然阿難陀我身有疾將欲涅槃便作

是念吾今病苦必定命終諸苾芻等各在餘處我念不應離斯大眾而般涅槃宜自用意以無相三昧觀察其身痛惱令息即便入定所受諸苦悉皆除愈得安隱住阿難陀我今衰邁身力羸弱年將八十唯依二事而得存住如朽破車亦依二事以是義故汝今不應憂愁苦惱但諸世間有爲之法從因緣生而不滅壞得常住者無有是處我先爲汝常說是事一切世間樂欲光華愛念可意悉皆散壞恩愛別離無留住者是故當知於我現存

及我滅後汝等自爲洲渚自爲歸依法爲洲渚法爲歸依無別洲渚無別歸依何以故若我現在及我滅度若依法者樂持戒者於我聲聞弟子最爲第一云何苾芻自爲洲渚自爲歸依無別歸處阿難陀若諸苾芻能於內身善知身相繫念觀察攝心令住發起勇猛降伏貪瞋及諸憂惱如是外身內外身內受外受內外受內心外心內外心內法外法內法於如是處繫念觀察攝心令住發起勇猛降伏貪瞋及諸憂惱苾芻若作如是觀者

此則名爲自爲洲渚自爲歸依順法而住內
攝頌曰

行雨竹林內 修理波吒邑 渡河詣小樹
漸向涅槃等

爾時世尊告具壽阿難陀曰我今欲往廣嚴

去六

十二

城時阿難陀聞佛教已即隨佛後至廣嚴城
住重閣堂於小食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時
阿難陀隨佛而去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
訖收衣鉢澡漱畢洗足已佛即往詣取弓制
底處樹下而坐告阿難陀曰此廣嚴城物產

華麗芳林果樹在處敷榮塔廟清池甚可愛
樂瞻部洲內此最希奇阿難陀若有能於四
神足修習多修習欲住一劫若過一劫悉皆
隨意阿難陀如來已於四神足已多修習欲
住一劫若過一劫悉皆自在時阿難陀默然
無語如是世尊三唱前事乃至悉皆自在阿
難陀亦皆無語佛作是念今阿難陀被魔所
惑身心迷亂我已再三分明告示竟無言說
能爲啓請由是定知被魔所惑即便告曰汝
可依一樹下宴坐而住不應與汝雜亂同居

時阿難陀聞佛教已即往晝日宴坐之處住
一樹下爾時惡魔波卑來詣佛所頂禮佛足
在一面立合掌恭敬白言世尊涅槃時至唯
願善逝入般涅槃佛告魔曰汝今何故云涅
槃時至請我涅槃魔言大德往者一時佛於
尼連河側菩提樹下成佛未久時我詣彼白
言世尊智知涅槃時至唯願善逝入般涅槃
佛告我言若我聖衆聲聞弟子未有智慧通
達聰明辯了以正法言摧伏邪論顯揚聖教
能流通者又諸苾芻苾芻尼鄔波索迦鄔波

斯迦亦未能得堅修戒品令我梵行得廣流
布利益多人及諸天衆者我今無宜入大涅
槃大德世尊今聲聞衆有大智慧具足通達
辯才無礙以正法言摧伏邪論顯揚聖教能
使流通又諸苾芻苾芻尼鄔波索迦鄔波斯
迦能令梵行得廣流布利益多人及諸天衆
諸事圓滿是故我今白世尊言涅槃時至唯
願善逝入般涅槃佛告魔曰汝且少待如來
不久却後三月入無餘依大涅槃界時魔作
念沙門喬答摩出言無二定般涅槃情生歡

喜忽然隱沒佛作是念我今宜可入如是定
隨彼定力留其命行捨其壽行作是念已便
即入定留命行捨壽行于時大地悉皆震動
四方熾然星光墮落於虛空中天鼓自鳴佛
從定出說伽陀曰

諸有等不等 牟尼悉已除 由得內證定
如鳥破於殼

時具壽阿難陀於日晡時從宴坐起便詣佛
所頂禮佛足在一面立白言世尊何因緣故
大地震動佛告阿難陀有八因緣大地震動

云何爲八今此大地依水而住水依風住風
依空住阿難陀有時空中現大猛風水即波
動水若搖動地即震動阿難陀此是初因緣
大地震動復次阿難陀苾芻有大威德具大
功用以神通力令此大地爲小塵想入無邊
水想欲令大地悉皆震動若苾芻^{十六}尼及諸天
衆大威德者若作此想亦使大地悉皆震動
阿難陀此是第二因緣大地震動復次阿難
陀若大菩薩從觀史多天下降母胎當此之
時大地震動諸世界中光明晃耀倍勝天光

世間所有極幽闇處假使日月具大威光而不能照菩薩現生母腹之時光明赫奕悉皆普照諸有情類從生以來欲見自臂尚不能覩因光照了互得相見知餘有情亦生於此阿難陀此是第三因緣大地震動復次阿難陀若大菩薩初生之時大地震動廣如上說此是第四因緣大地震動復次阿難陀若菩薩成正等覺時大地震動廣如上說此是第五因緣大地震動復次阿難陀若如來三轉法輪時大地震動亦如上說此是第六因緣

大地震動復次阿難陀若如來留命行捨壽行時大地震動四面熾然流光赫奕於虛空中天鼓自鳴此是第七因緣大地震動復次阿難陀如來不久却後三月入無餘依妙涅槃界於此時中大地震動四維上下朗然明照於虛空中諸天叫聲猶如擊鼓阿難陀此是第八因緣大地震動爾時具壽阿難陀白佛言世尊我觀如來所說之事為留命行捨壽行因此大地悉皆震動佛告阿難陀如是如是我留命行捨壽行阿難陀言大德我親

聞佛作如是說若有能於四神足修習多修習者欲住世一劫若過一劫皆得自在大德世尊於四神足已修習多修習唯願世尊住世一劫唯願善逝住過一劫佛告阿難陀是汝之過作斯非理我已再三分明告汝汝自不能知其意趣由魔波卑惑亂汝心阿難陀汝意云何諸佛如來言有二不白言不爾佛言善哉善哉阿難陀如來大師出二言者無有是處我已許魔汝無宜請阿難陀汝今可往取弓塔邊側近苾芻皆令普集常食堂中

時阿難陀即往遍告衆既集已詣世尊所頂禮佛足合掌白言大德世尊諸苾芻衆咸悉來集常食堂所願佛知時佛從座起至其堂內就座而坐告諸苾芻汝等觀察諸行無常是變易法不可委信深可厭捨而求解脫汝等當知有勝妙法能於現世得利樂住未來世中亦復利樂汝等苾芻宜於此法受持讀誦善解其義謹慎奉行能令梵行久住不滅如是之法便得弘廣利益有情哀愍一切安樂人天云何勝法能得現世利樂及後世利

樂若諸苾芻受持讀誦善解其義謹慎奉行
能令梵行久住不滅如是之法便得弘廣利
益有情哀愍一切安樂人天所謂四念處四
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聖道當知
此是現法利樂及後世利樂應當讀誦受持
勿忘佛告阿難陀我今欲往重患村中時阿
難陀聞佛教已即隨佛後世尊行至廣嚴城
西北園林之界如大象王全身右顧望廣嚴
城躬行此處視為敬禮時阿難陀白言世尊
如來右旋徘徊周望城郭非無因緣唯願為

說佛告阿難陀我今右旋顧視如汝所言非
無因緣阿難陀此是如來應正等覺於最末
後望廣嚴城我今欲往力士生處娑羅雙樹
入般涅槃不復重來所以迴顧望此城邑時
有苾芻聞佛語已說伽陀曰

最後迴顧望嚴城 正覺不復還來此
今欲詣彼雙林處 壯士生地證無餘
世尊既至重患村邑住升攝波林告諸苾芻
汝等當知此戒定慧由習戒故定便久住善
淨定故淨慧得生由有慧故於欲瞋癡而得

解脫於如是等心解脫處聖聲聞衆而實了
知我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
如是次第經過十餘聚落皆爲衆生隨機說
法至受用城北林而住于時大地悉皆震動
四維上下煙焰洞然日月無光流星墮落於
虛空界天鼓自鳴時阿難陀於日晡時從宴
坐起往至佛所頂禮雙足在一面立合掌白
言大德世尊何因緣故大地震動佛告阿難
陀三因緣故大地震動云何爲三而此大地
依水而住水依風住風依空住空中風擊水

即波生水若波浪地即震動阿難陀此初因
緣大地震動復次阿難陀若苾芻有大威德
具大功用以神通力令此大地爲小塵想作
無邊水想能使大地悉皆震動若苾芻尼及
諸天大威德者令大地動亦皆震動阿難陀
此是第二因緣大地震動如前廣說復次阿
難陀若如來不久入般涅槃即大地動如前
廣說阿難陀此是第三因緣大地震動時阿
難陀白言世尊希有大德乃能成就如是不
思議事如來應正等覺不久將欲入大涅槃

由斯義故大地震動現希有相如前廣說佛
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如來應正等覺實能
成就如是希有之法阿難陀我昔曾於無量
百千刹帝利衆令彼瞻觀我於爾時隨其形
量長短分齊我即與彼形相共同顏色音聲
亦皆相似彼所說義我亦同說其不了者我
爲說之以勝上法示教利喜令開悟已我便
隱沒彼亦不知我何所在作如是語彼何處
去爲天爲人非我境界阿難陀我能成就如
是無量希有之法如刹帝利衆沙門婆羅門

長者居士衆中悉皆如是欲界色界乃至色
究竟天我皆往彼隨其形量長短分齊廣如
上說乃至阿難陀我能成就如是無量希有
之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六

音釋

去六

十八

壘居良切 苑梵語也此云天 瓠洪孤切
性善浮南人 販方願切買葦于鬼切 癘制
謂之要舟 販賤賣貴也 葦蘆葦也 癘制
切疾占他叶 馭使牛倂切 隊徒對切 秘恠兵
痼也 馭使馬也 隊羣也 秘恠兵
良及切 宥也 恠也 邁莫拜切 殼苦角切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七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第八門第十子攝頌之餘

說四黑四白法四種沙門次出廣勝

城向涅槃處

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曰如是應知教有真偽始從今日當依經教不依於人云何依教不依於人若苾芻來作如是語具壽我從如來親聞是語聞已憶持說斯經典說此律教真是佛語此苾芻聞彼說時不應勸讚亦勿毀訾應聽其語善持文句當歸住處檢閱經文

及以律教若彼所說與經律相違者應告彼言具壽汝所說者非是佛語是汝惡取不依經律當須捨棄復次阿難陀若苾芻來作如是語具壽我於某住處見有大衆多是耆宿善明律藏我於彼處親聞是語聞已憶持皆依經律真是佛語此苾芻聞彼說時不應勸讚亦不毀訾應聽其語善持文句當歸住處檢閱經文及以律教若彼所說與經律相違者應告彼言具壽所說者非是佛語是汝惡取不依經律當須捨棄復次阿難陀若苾芻

來作如是語具壽我於某住處見有衆多苾芻皆持經持律持母經我於彼處親聞是語聞已憶持皆依經律真是佛語此苾芻聞彼說時不應勸讚亦不毀訾應聽其語善持文句當歸住處檢閱經文及以律教若彼所說與經律相違者應告彼言具壽汝所說者非是佛語是汝惡取不依經律當須棄捨復次阿難陀若苾芻來作如是語具壽我於某住處見一苾芻是尊宿智者我於彼處親聞是語聞已憶持皆依經律真是佛語此苾芻聞

彼說時不應勸讚亦不毀訾應聽其語善持文句當歸住處檢閱經文及以律教若彼所說與經律相違者應告彼言具壽汝所說者非是佛說是汝惡取不依經律當須棄捨復次阿難陀若苾芻來作如是語具壽我從如來親聞是語聞已憶持說斯經典說此律教此苾芻聞彼說時不應勸讚亦勿毀訾應聽其語善持文句當歸住處檢閱經文及以律教若彼所說與經律不相違者應告彼言具壽汝所說者真是佛語是汝善取依經律

教當可受持復次阿難陀若苾芻來作如是語具壽我於某住處見有大衆多是耆宿善明律藏我於彼處親聞是語聞已憶持皆依經律真是佛語時此苾芻聞彼說時不應勸讚亦勿毀訾應聽其語善持文句當歸住處檢閱經文及以律教若彼所說與經律不相違者應告彼言具壽汝所說者真是佛語是汝善取依經律教當可受持復次阿難陀若苾芻來作如是語具壽我於某住處見有衆多苾芻皆持經律持母經我於彼處親聞是

語聞已憶持皆依經律真是佛語此苾芻聞彼說時不應勸讚亦勿毀訾應聽其語善持文句當歸住處檢閱經文及以律教若

七七

三

彼所說與經律不相違者應告彼言具壽汝所說者真是佛語是汝善取依經律教當可受持復次阿難陀初之四種名大黑說汝等苾芻應可善思至極觀察深知是惡此非是經此非是律非是佛教當須捨棄後之四種名大白說汝等苾芻應可善思至極觀察深知是善此苾芻此實是經此實是律真是佛教當善受持阿難陀是謂苾芻依於經教不依於人如是應學若異此者非我所說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曰我今欲往波波聚落

云波波此答曰如是世尊是時欲往俱尸那城壯士生地漸至波波邑依折鹿迦林而住諸人聞已衆議同行出波波邑往詣佛所到已禮足在一面坐佛爲說法示教利喜時此衆中有鍛師之子名曰准陀亦坐聽法時諸大衆既聞法已辭佛而去准陀即便從座而起整衣服合掌向佛白言世尊唯願如來與諸大聖衆明日就宅受我微供佛默然受知佛受已生大歡喜奉辭而去即辦種種上妙香美飲食敷設座席置清淨水土屑齒木已遣

使白佛飲食已辦願佛知時世尊即於日初
分時著衣持鉢與諸大衆赴其食處佛及僧
衆就座而坐既見坐定准陀自手持諸供養
奉佛聖衆于時有一罪惡苾芻遂竊銅碗藏
著腋下佛神力故不令人見唯佛准陀見此
非法准陀知佛及僧悉飽滿已即行淨水豆
屑齒木屏鉢器澡洗已足時准陀復持小瓶
在佛前坐即以伽陀請世尊曰

我聞牟尼一切智 已超彼岸無疑惑
最勝導師調御士 願說世有幾沙門

世尊亦以伽陀答准陀曰

有四沙門無第五 我今爲汝說次第
應知勝道及示道 淨道活命并汙道
准陀復請曰

世尊說何爲勝道 云何名爲示道者
何者名爲淨活命 并汙道者願宣揚
世尊答曰

能除疑箭斷諸惑 唯希圓寂非餘處
是謂天人之導師 諸佛說斯爲勝道
善解第一最勝義 方便顯了微妙法

牟尼能破諸疑網
若於法句善宣說
於無罪法善能修
身著沙門解脫衣
虛誑恒為不實語
於大聲聞真法衆^{去七}
非我弟子悉皆然
云何無罪共罪居
由彼愚人為惡行
勿以色相信前人
是名第二示道師
依法少欲而活命
是名第三正道活
常為汙家不羞恥
是名第四汙道人^五
諸在家人當善察
是故當須起深信
淨與不淨同處住
令於善士悉生疑
少時同聚便委付

麤險人多詐形貌
如以少金飾耳璫
體即是銅無所直
內假外實如真相
多攝門徒亂善人
爾時世尊見鍛師子設供養已為說隨喜福
頌伽陀曰
善施福增長 怨讎皆止息 由善能除惡
惑盡證涅槃
佛為說法示教利喜作利益已從座而去
內攝頌曰
佛出廣嚴西 迴顧望城郭 經遊十聚落

最後至波波

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我今欲往拘尸那城時
阿難陀聞佛告已即隨佛後漸向波波邑未
到金河於此中間路邊暫住告阿難陀我今
背痛汝可以我塢怛羅僧伽疊為四重我欲
偃卧以自消息時阿難陀聞佛教已即疾疊
衣白言已作願佛知時于時世尊自疊僧伽
胝枕頭右脇而卧兩足相重作光明想正念
安住念當速起如是作意復告阿難陀曰汝
可速往脚俱多河取滿鉢水吾欲須飲并灑

身體時阿難陀聞已持鉢詣彼河邊時有五
百乘車繞新渡河水皆渾濁便盛滿鉢來至
佛所白言大德有五百乘車新渡此河水皆
渾濁唯願世尊將洗手足不堪飲用金河不
遠清水可求佛即受水洗足拭面身稍安隱
即起跏趺正念現前去七端身而住爾時有一壯
士大臣名曰圓滿從此而過見佛世尊在樹
下坐容儀端正衆所樂見身心寂靜極善調
柔如妙金幢光明赫奕見已就禮世尊雙足
在一面坐佛問彼曰汝今愛樂沙門清淨法

耶爲樂婆羅門法耶大臣答言大德我樂迦
羅摩淨法佛告大臣汝復何緣樂彼淨法答
言大德其迦羅摩曾隨路行往一樹下時有
五百乘車於此而過經少時間餘有人來問
彼言曰向見五百乘車於此過不答言不見
又問聞聲不答言不聞又問仁豈睡耶答言
不睡若不睡者五百乘車於此而過何不見
聞答言我不眠睡心常覺悟而不見聞由定
力故彼聞是說便作是念希有上人澄心寂
慮乃能如是又車行震響塵空驚飛蒙彼身

衣而不聞見故我於彼發淨信心愛樂其法
佛告大臣汝意云何五百乘車所發音響比
虛空中雷震霹靂何者爲大白言大德非但
五百乘車假令百千萬車作大音響豈能大
於雷震之聲大臣當知我於先時在此聚落
住重閣內於小食時執持衣鉢入村乞食去七
已收衣鉢洗足竟於重閣中宴坐而住忽然
雷震降大霹靂于時四牛及二耕夫并有長
者兄弟二人聞此大聲因斯怖懼俱時喪命
城中人民高聲大叫我於爾時從宴坐起出

閣經行時有一人從城出外來詣我所頂禮
我足隨我經行我便告曰何故城中共出大
聲有大喧鬧彼白我言城中向來天忽雷震
降大霹靂四牛及二耕夫并長者兄弟二人
因斯怖懼俱時喪命因此城內共出大聲彼
問我言大德豈可不聞此大雷聲我報不聞
彼復白言世尊睡耶報言不睡我雖內覺而
不外聞彼便作是念希有如來應正等覺寂
靜而住大雷震吼而不聞聲即於我所發淨
信心圓滿聞已白言大德豈有於佛不生敬

信我今於佛深起淨心是時圓滿告使者曰
汝可將我上新細縷黃金色氍奉佛世尊使
者持來圓滿白佛言世尊此是上新細縷黃
金色氍唯願哀愍爲我納受世尊欲令彼獲
勝利即便爲受圓滿復言大德世尊我當更
欲供事佛僧願見聽許佛言斯爲善事見佛
受已歡喜踊躍頂禮佛足奉辭而去佛告具
壽阿難陀此金色黃氍以刀截縷我今欲著
時阿難陀聞佛教已即便以刀截去縷繼持
奉世尊佛即爲著佛身威光令衣金色無復

光彩時阿難陀白佛言大德世尊我隨佛後
二十餘年未曾覩佛如是顏容威光赫奕何
因緣故現斯光明非常晒著佛告阿難陀有
二因緣現其光相異於常日云何爲二一者
若菩薩即於此夜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二者如來即於此夜入無餘依大涅槃界於
此二時現斯勝相又阿難陀我往金河阿難
陀聞佛教已即隨佛後至彼河所佛即脫衣
置於岸上唯著浣衣入河洗浴出已拭身告
阿難陀曰准陀必當生追悔心汝可安慰報

言准陀汝今多獲善利能爲最後供養大師
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者甚爲難遇應
知准陀有二種因心生追悔應爲開解作如
是語准陀我自於佛親聞是語有二種施所
受果報無與等者爲菩薩時受其食已便證
無上正等菩提及以如來受最後食入無餘
依妙涅槃界阿難陀此二種施所獲果報無
與等者阿難陀應知准陀爲長壽業爲多力
業爲美貌業生天業財食業貴勝業眷屬業
悉皆增長爾時具壽阿難陀白言世尊闡陀

苾芻性懷猛惡多瞋造次於諸苾芻常出不
順麤惡言詞佛滅度後云何共住佛告阿難
陀我滅度後闡陀惡性苾芻應默擯治之彼
被治時若生憂悔起敬仰心衆知改者共施
歡喜如常共語世尊復告阿難陀我今欲往
拘尸那城阿難陀言如世尊教即隨佛後往
壯士生地既渡金河去城不遠於路邊住告
阿難陀曰我今背痛汝可以我盪旦羅僧伽
疊爲四重我欲偃卧以自消息時阿難陀聞
佛教已即疾疊衣白言已作願佛知時于時

世尊自疊僧伽胝枕頭右脇而卧具說如前
復告阿難陀汝當宣說覺分之法時阿難陀
白言大德世尊於此覺分自證自覺親爲我
說依於閑靜依於離欲依於寂滅斷諸緣務
勤修於念擇法精進喜安定捨此之覺分大
德世尊自證自覺之所宣說阿難陀汝謂如
是七覺分法依閑靜等若多修習勤精進者
當得無上正等菩提說是語已佛即起坐正
念思惟端身而住時有苾芻而說頌曰
世尊自勸諭 令宣微妙法 可爲諸病人

當說菩提法	大師身有疾	并為病苾芻
於覺分法門	敷演令開悟	善哉阿難陀
白法皆圓滿	聰明有大智	巧說牟尼法
於正念擇法	精勤喜覺分	輕安及定捨
善能分別說	無上調御師	樂聞覺分法
雖身有疾苦	無辭尚起聽	佛為法主尊
是能開導者	為法尚殷至	何況所餘人
復有諸賢聖	於十力教法	假令遭疾苦
起聽不辭勞	此等善持經	及以明律論
尚樂聞正法	餘人何不聽	世尊離染教

聞已如說行 繫念法精動 當得於喜分
由心有喜故 為此身輕安 由安有樂生
從樂生於定 由有妙定捨 了諸行無常
能離三有生 染著心不起 能離諸有苦
不樂於人天 證無上涅槃 如薪盡火滅
如是大利益 皆從聞法生 是故勸臨終
諦聽於妙法

爾時世尊告具壽阿難陀今可進詣拘尸那
城答言如是即便隨佛後至壯士生地住安
羅林將欲涅槃告阿難陀曰汝今為我於雙

樹間安置牀敷我當於彼北首而卧今日中
夜必入涅槃時阿難陀如教作已詣世尊所
頂禮佛足在一面立合掌白言如佛所教並
已安置是時如來即往就牀右脇而卧兩足
相重作光明想繫意正念觀察而住爲涅槃
相時阿難陀在佛背後憑牀而立悲啼號哭
出大音聲作如是語苦哉痛哉何期如來速
般涅槃何期善逝速般涅槃何期疾哉世間
眼滅每於先時諸方苾芻來詣佛所佛爲說
法初中後善文義巧妙純一圓滿清淨鮮白

梵行之相我因得聞甚深妙法彼於今日聞
佛涅槃不復更來遂令如是殊勝妙法隱沒
於世佛告諸苾芻阿難陀今在何處白言世
尊今在佛後憑牀悲慟作如是語廣說如前
乃至殊勝妙法隱沒於世佛即告阿難陀曰
汝勿憂慈悲泣懊惱何以故汝侍如來作身
惡業獲大利樂唯獨一身得無邊福作口惡
業及意惡業亦復如是得無邊福阿難陀過
去如來應供等正覺皆有如是供侍之人如
汝用心供侍於我未來諸佛亦有供侍與汝

無異阿難陀世相如是皆不久停畢歸磨滅
無常住者以是義故汝今不應悲啼涕泣生
大苦惱不見世間從緣生法常住不壞我曾
爲汝廣說法要諸有可愛稱意之事並歸無
常悉皆離別爾時世尊大悲所熏爲令阿難
陀生喜悅故告諸苾芻轉輪聖王成就四種
希有之事云何爲四謂有利帝利衆來詣王
所既得見王深生慶悅復聞妙法倍加歡喜
如是復有婆羅門衆諸長者衆雜沙門衆來
詣王所如上所說乃至倍加歡喜汝等當知

如轉輪王四希有事此阿難陀亦復如有
四希有事何等爲四謂有四方大苾芻衆來
至其所情生欣慶復聞妙法重增歡喜如是
大苾芻尼衆鄔波索迦鄔波斯迦至阿難陀
所亦復如是倍加歡喜汝等苾芻此阿難陀
復有四種希有妙事云何爲四若阿難陀與
苾芻衆說法之時善能開解無有疑滯諸苾
芻衆咸作是念善哉善哉此阿難陀宣說妙
法幸勿默然莫辭勞倦然諸聽衆情無厭足
時阿難陀既說法已默然而住或爲苾芻尼

近事男近事女說法亦復如是時阿難陀聞是語已心便喜悅即白佛言世尊於此地中有六大城所謂室羅伐城娑難多城占波城婆羅痾斯城廣嚴城王舍城何故世尊棄捨如是形勝福地就斯荒野磽确邊隅卑陋之所而般涅槃佛告阿難陀勿作是語拘尸那城是邊鄙卑陋不可樂處何以故阿難陀此拘尸那城乃往古昔有聖王都城名拘奢伐底安隱豐樂人民熾盛縱十二踰繕那廣七踰繕那城有七重垣院周匝圍繞此等皆以

四寶所成謂金銀瑠璃水精城門亦以四寶合成門門皆有大華表柱亦以寶成舉高七人城外渠塹深三人半其渠邊畔砌以寶甃於七院中各有多羅樹而為行列皆四寶成金多羅樹以銀為枝葉華果銀樹金瑠璃樹水精裝水精樹瑠璃裝此等諸樹風吹動時出微妙響悅可衆心於此樹間皆有浴池階基礎道亦四寶成四邊欄楯亦四寶成池中多有可愛之華塋鉢羅鉢頭摩俱物頭分陀利迦極輓華極香華常生華如是諸華人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八五冊

無護者隨其受用復於池岸有占博迦華摩
利迦華美意華如是等華隨時開發阿難陀
於林樹間多諸美女服妙瓔珞隨意遊從所
須飲食皆能給與又此城中所有耽著五欲
樂者於此遊觀皆遂其心又復常有種種鼓
樂絲竹歌舞出妙音聲皆悉勸讚修諸福業
持齋戒等又阿難陀於此城中有王名大善
見七寶具足具四希有所謂輪寶象寶馬寶
珠寶女寶主藏寶主兵寶四希有者所謂王
壽命長遠初爲王子次爲太子次登王位後

修梵行如是四位一一皆經八萬四千歲是
名第一希有復次其王儀容端正世間無比
是爲第二希有又復少病少惱所御飲食安
隱適時是爲第三希有又諸人衆忠孝事王
皆生父想王亦愛念猶如赤子王出遊時乘
車而去勅馭者曰汝今宜可徐徐引車令衆
見我王於人庶常生愍念是爲第四希有
復次阿難陀時有國人持諸金銀末尼等寶
來詣王所白言大王臣有此寶謹奉大王願
哀納受時王告曰卿等當知如是諸寶我自

豐足誠無所須諸人如是再三啓請王竟不受時彼念曰我持此物本希奉進王既不受將如之何宜置王前各還本處作是念已置寶而去王作是念今此珍寶是依法得非是枉求我今宜用修造法堂時有八萬四千諸城小王聞大王將建法堂咸詣王所白言唯願聖王不煩神慮臣等望欲爲王營造爾時大王告諸臣曰我足珍財無煩卿等諸王如是再三啓請王不然許時諸小王來捧王足或執衣襟合掌啓白願天安住臣等爲造王

見慙懃默然而許諸王見已各還本處各持金銀等寶又復人持一柱皆以寶成來詣王所白言聖王諸有所須悉已周備不知何處可欲興功其量大小王曰於此城東簡形勝地縱廣一踰繕那可於彼作諸王聞已即就其處興建法堂如其量數阿難陀^十其堂所須椽梁桺拱閣道鈎楯軒廊周匝如是諸事皆用金銀瑠璃水精等寶之所成就其牀敷座席氈褥偃枕机案箱篋衣服之流皆以衆寶而爲裝校阿難陀於堂階下一一柱間各種

一樹樹身各列四寶枝葉華果互以寶嚴如前所說微風吹動出和雅音如奏天樂堂內悉以金沙布地栴檀香水常爲灑潤金繩界道寶網四懸垂諸寶鈴盡世嚴飾是時八萬四千諸王同建法堂莊嚴事畢於此堂側多造浴池皆方四十里所有階砌悉以四寶而爲嚴飾於其池中有四種華池外復有諸陸生華並如前說又於堂前處處行列四寶多羅樹枝葉華果皆互嚴飾風動發聲亦如前說所在之地皆布金沙灑以香水寶鈴和響

在處皆懸是時諸王嚴飾既畢皆共白王聖主當知所建法堂及諸林泉備盡嚴麗願親臨幸王聞生念此勝法堂我今不應先自受用宜請一切沙門婆羅門等有德行者於此堂中備盡所有如法供養即隨所念設大施會皆共給已復作是念我今不應於此法堂去七放逸著樂遂將一人以爲執侍躬自入堂淨修梵行遂於金閣銀座之上結跏趺坐正念思惟遠離欲界諸不善法除去尋伺證入初禪從金閣起次昇銀閣坐於金座及瑠璃水十五

精皆悉綺互而爲裝飾其王於上皆能次第
證會深禪除諸障累爾時八萬四千宮人姝
女詣寶女所白言大家我等諸人承王思念
久闕侍衛情甚渴仰咸願拜謁希垂聽許時
犬夫人報主兵臣曰汝今應知我等後宮久
不見王情深戀慕將事朝謁宜時嚴駕其臣
白言若如是者伏請大家勅諸侍從所有莊
嚴皆爲黃色作是語已復更白言然我今者
且命八萬四千小國王等誠兵令集諸臣依
命初令象駕都八十千以長淨象王而爲上

首次嚴馬駕以騰雲馬王而爲上首次嚴車
駕以喜鳴輅車而爲上首如是二類亦八十
千皆寶莊嚴殊妙第一國太夫人乘鳴輅車
所將姝女亦復如是其諸營從皆乘象馬威
容嚴肅旗鼓曜日駭天震地同往法堂時王
問曰何因緣故車馬繁雜出大囂聲謁者答
曰國大夫人及小王類并諸姝女悉著黃衣
華鬘幢蓋盡黃嚴飾其數繁廣不可勝言同
來至此方申拜謁王曰汝可於此堂外敷設
牀座吾將往觀使者奉命敷金座已而白王

言敷設已畢時王從臺安詳而下次半階路遙見黃色儀駐嚴威遂作是念是等威儀甚可愛樂嚴飾鮮異何其盛哉王既坐已國大夫人前致敬已却住一面白言大王以此八萬四千寶女嚴飾美麗敬奉大王願時哀納去七勿爲棄捨時小國王八萬四千衆名以兵寶十六而爲上首白言大王今此象馬車乘及以八萬四千城邑拘尸奢跋底城而爲上首復有八萬四千樓閣悉皆嚴飾甚爲殊妙唯願大王哀憐納受而見覆護王曰姊妹當知我先

昔與汝極爲親密誰謂今日有若怨家以諸非法勸喻於我時夫人等聞彼大王喚爲姊妹泣而言曰今觀王意似棄我等以衣拭淚重白王言何故大王先於我輩意甚親密今若怨家時王告曰汝等應知人命短促生者皆死我及諸人同歸滅壞設有姦女無量百千如怨詐親必能害已雖懷愛染終當離別臣佐車馬樓觀嚴飾如是妙物無量無邊一皆有八萬四千終歸無常不得久住是故智者速宜遠離勤修梵行勿生染著時大夫

人等聞王此語知不採納不稱所願時王如法廣勸誡已復歸金閣於銀座上結跏趺坐於諸有情起大慈意遍滿十方布無限量普熏修已端心而住從慈定起次發悲心大喜大捨於諸有情亦復如是周遍十方其閣及座綺互衆寶時王一一修習四梵住諸欲皆斷壽將盡時為死所逼情生憂悶命終之後得生梵天

佛告阿難陀拘尸那城至金河岸娑羅雙林壯士生地繫冠制底於此周迴十二踰繕那

如來昔為轉輪王於此中間六度捨命今復於此而般涅槃是為第七又復如來應正等覺於十方界更無第八捨身命處何以故我生已盡斷諸惑業更不於餘受後有故

爾時具壽鄔波摩那在佛前立佛告鄔波摩那汝今不應對我前往時此苾芻即離佛前時阿難陀白佛言我侍世尊二十餘年未曾聞作麤訶責言如鄔波摩那苾芻佛告阿難陀無量百劫長壽諸天共相嫌議作如是語世間唯有如來大師極難出世時乃一現如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八五冊

烏曇跋華今日中夜定入無餘妙涅槃界由
此威德苾芻當佛前住我等不暇親近世尊
供養恭敬阿難陀白言諸來天衆其數幾何
佛言南自金河至拘尸那城雙林之處來至
繫冠制底於此周環十二踰繕那皆有大威
德天排肩而住中間無有立柱之地時諸苾
芻咸生疑心請世尊曰具壽鄔波摩那先作
何業有大威德佛告諸苾芻鄔波摩那先自
作業今還自受廣說如餘乃至說頌汝等苾
芻乃往古昔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佛

出世名迦攝波十號具足住婆羅痾斯施鹿
林中仙人墮處時鄔波摩那身為出家時諸
苾芻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此人次當守寺時
有黑風暴雨卒起既屬嚴寒彼作是念諸梵
行者遭此寒苦衣服皆濕將欲來至我今宜
應嚴辦相待作此念已入浴室中十八然火煖湯
敷設牀席於其廊下繫繩為架詣寺門首望
諸苾芻彼既至已屈入室中取其濕衣淨浣
濯已安在架上別將淨服與苾芻著既解勞
乏身心溫煖寒苦皆除歡喜適悅其守寺苾

芻長跪合掌向大衆前而發願言我今爲諸
同梵行者除苦得樂所生善根如迦攝波如
來應正等覺授摩訶婆記於當來世人壽百
歲時成等正覺號釋迦牟尼願我於彼佛法
之中而得出家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然火
功德當願身光天莫能近汝等當知由彼願
力於我法中而得出家斷諸煩惱證阿羅漢
果有大威德爲此諸天莫能逼近
時具壽阿難陀而白佛言大德世尊般涅槃
後我當云何恭敬供養如來法身佛告阿難

陀汝宜且止汝所問事當有信心婆羅門長
者等自爲施設復白佛言諸長者等所有施
設其事云何佛言一一皆如轉輪王葬法又
問轉輪王法其事云何佛言汝今應知轉輪
聖王命終之後以五百片上妙毼絮以用纏
身上下各有五百妙衣以爲裝飾於鐵棺中
滿盛香油舉王置內然後蓋棺以諸香木焚
燒其棺次灑香乳以滅炎火方收王骨安置
金瓶於四衢道興建大塔幡幢傘蓋諸妙香
華恭敬供養尊重讚歎設大齋會阿難陀如

恭敬供養轉輪聖王於我滅後人天供養當倍過於此

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汝今宜往拘尸那城宣我言告五百壯士諸人當知如來大師必定今日於中夜時入無餘依妙涅槃界所應作者宜可速爲勿招後悔云此境內大師涅槃我等不知不爲供養時具壽阿難陀聞佛教已持僧伽胝將一侍者即便往至拘尸那城衆集堂所五百壯士皆至於此共論餘事時阿難陀傳世尊命告諸壯士曰汝等旣集咸

應善聽如來大師今日中夜必入無餘大涅槃界所應作者皆可作之勿招後悔作如是語如來大師於我境內入般涅槃人等不能少興供養時諸壯士旣聞是語各與妻子眷屬朋友僕使之類共相招引詣娑羅林頂禮佛足退坐一面爾時世尊爲說妙法示教利喜時諸壯士從坐而起整衣服偏袒右肩合掌瞻仰而白佛言大德世尊我某甲等並是拘尸那城尊貴壯士願盡形壽歸依佛陀歸依達摩歸依僧伽并受學處時阿難陀作如

是念彼諸壯士於世尊處一一別受近事學者時既淹久妨廢圓寂我今宜請與彼一時受其學處作是念已從坐而起整衣合掌而白佛言大德世尊諸壯士等并諸眷屬品類衆多各有如是別別名號欲歸三寶求五學處若各別受時恐淹遲唯願大悲一時爲受時阿難陀對世尊前一時牒名爲受歸戒時諸壯士聞佛說法復受字處生大歡喜頂禮佛足奉辭而去

爾時世尊爲菩薩時在觀史多天以五種事

觀察世間六欲天子三淨母腹現白象相來入母胎時天帝釋告善愛健闍婆王汝今當知菩薩在觀史多宮以其五事觀察世間六欲天子三淨母腹現白象相降神母胎我等宜往共爲衛護時健闍婆王白言大天可去我且於此奏諸音樂是時菩薩出母胎時其天帝釋復告善愛音樂王曰汝今當知菩薩從母胎出我等宜往而爲侍從答乃如前與諸童子共遊戲時其天帝釋復告音樂王曰汝今當知菩薩共諸童子遊戲可往侍從答

乃如前菩薩觀知老病死已情生憂惱依託
林野修諸苦行後食二牧牛女十六轉乳糜
氣力宣通食諸飲食沐浴形體塗拭酥油爾
時帝釋復命樂神令其侍衛答亦如前世尊
降彼三十六億天魔軍衆成無上智慧梵王來
請詣娑羅宛斯三轉十二行法輪制諸學處
凡是有緣所應度者皆已度訖詣拘尸那城
最後而卧時天帝釋復命樂神廣如前說乃
至可往聽法答言我且奏諸音樂時天帝釋
復告樂神曰汝今當知大覺世尊最後而卧

必般涅槃可與供養答亦同前爾時世尊作
如是念善賢外道能至我所而受調伏樂神
善愛無自來法又復念曰凡是聲聞度者如
來亦度應佛度者餘不能度由待勝上善巧
方便我今應可度彼善愛作是念已即便入
定由定力故最後卧處化作一身又復化作
千絃瑠璃箏篴於卧處没自持箏篴詣三十
三天至善愛健闍婆王宮門而住其時善愛
自恃憍慢於彈箏篴謂無過者於自宮中作
樂歡戲情生愛著爾時世尊告守門者汝可

往報善愛王言有健闍婆來至門首欲求相見時守門者即入具報其王高慢報曰除我更有健闍婆耶答曰更有今在門外善愛聞已情懷不忍即自出門告言丈夫汝是健闍婆耶佛言我今實是健闍婆王若爾可來對奏音樂報言大仙甚善我能共作佛即對彼共彈箏篳佛斷一絃彼亦斷一然二音聲並無闕處佛又斷二彼亦斷二然其音韻一種相似佛又斷三斷四彼亦如是乃至各留一絃然音聲不異佛便總斷彼亦斷之佛於空

中張手彈擊然其雅韻倍勝於常彼便不能情生希有降伏傲慢知彼音樂超勝於我世尊觀已即便隱彼健闍婆身復本形相時彼樂神見佛世尊身真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周匝莊嚴赫奕光明超逾千日如寶山王觀者忘倦見已欣悅深生敬仰禮佛足下坐聽法要爾時世尊觀彼根性隨機為說四聖諦法令得開悟彼即能以智金剛杵推二十種身見邪山證預流果既見諦已深自慶幸而白佛言大德世尊我今所得非父非母非

王非天非我眷屬及諸知識非餘沙門婆羅
門等能爲成辦如是勝事唯獨世尊慈念哀
愍令我今者枯竭血海超越骨山閉惡趣門
開涅槃路置人天道我今歸依佛法僧寶爲
邬波索迦始從今日乃至盡形不殺生乃至
不飲酒受三歸依并五學處爾時世尊復爲
說法示教利喜已即便入定天宮處沒還至
雙林最後卧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七

音釋

鍛

丁貫切

腋

羊益切
時膏之問

也右

璫
都郎
珠郎

也切

充足

塵蒲

也切
縷

續

經緯
求力
主位
切切

總解

餘縷也也
疣

切女

八
磽

确

切磽
磽苦
确交

地切

齊確薄克也角 𠂔

棋

橫折堅承奚

辣切

者柱
曰上

切拏

拱拱
扌古
也勇

机

案屬切筵

箱苦

屬協切輅

車洛。

名故切

頤

宣虛也驕切

去

十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八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第八門第十子攝頌說涅槃之餘

爾時拘尸那城有出家外道名曰善賢梵云
蘇跋陀羅年百二十形容衰朽俱尸那城所
有壯士於善賢處去八悉生恭敬尊重供養如阿
羅漢去斯不遠有大華池名曼陀枳你於池
岸上有烏曇跋樹善賢梵志常遊於此往昔
菩薩在觀史天作白象狀入母胎時彼烏曇
樹華胎新出降誕之始漸有光色爲童子時

其華欲發獸老病死遠託山林其華稍大狀
如鷄棠修苦行時現萎華相捨苦行已氣息
踈通噉諸飲食廣如前說乃至成等正覺其
華開敷梵王來請於婆羅痾斯轉法輪時其
樹及華光色榮盛妙香芬馥遍諸方界然佛
大悲普於有緣所在世界廣濟度已詣拘尸
那爲最後卧而此華樹形色枯華見者驚歎
是時善賢觀斯變異而作是念拘尸那城必
有凶禍爾時護國天神發大音聲告諸人曰
今日如來於中夜時必入無餘妙涅槃界善

賢梵志聞其說已作如是念哀哉苦哉彼大沙門喬答摩氏必於今夜當般涅槃然我每於自所得法有懷疑惑常自思惟我於何時因何方便得見彼人諮啓未悟惜哉法眼不久將滅今宜速往親自啓問若蒙大悲垂哀爲決於諸猶豫永得開解作是念已出拘尸那城詣雙林所于時阿難陀見佛日將沒在寺門外身心憂感露地經行善賢見已近而告曰汝阿難陀我聞沙門喬答摩具一切智於諸衆生平等濟拔然我每於自所得法有

懷猶豫比常希願聽受未聞竟不果祈今聞天聲遍告我等如來今夜定入涅槃大德頗能爲我諮啓容我面奉申述疑情阿難陀言善賢汝今不應作如是語故惱世尊然我大師今見背痛未能安隱善賢如是再三諮啓竟不爲白又告阿難陀去八我昔曾聞古仙梵志耆年有德軌範人說諸佛出世如烏曇華億百萬劫時乃一現如來今日定入涅槃我懷迷惑願見諮問唯希大德爲我諮白我得見佛誠爲幸甚阿難陀告言善賢今我大師身

有乖違甚不安隱勿故相惱善賢再三如前
苦請尊者不允其志阿難陀與善賢於寺門
外共言論時佛以清淨耳超越人天一一聞
說告阿難陀曰汝今不應遮彼善賢任來見
我隨其請問何以故此善賢者即是我於最
後爲外道說法令生正信親命善來爲我弟
子于時善賢聞佛世尊慈悲容許心生歡善
不勝抃躍詣世尊所共申種種往復言談却
住一面白言喬答摩我欲諮問願垂聽許爲
我解說佛告梵志隨汝所問彼即問曰喬答

摩我曾遍觀諸外道類各別立宗所謂輔刺
拏迦攝波子未塞羯利瞿利于珊逝移毗刺
知子阿市多難舍甘跋羅子脚俱陀迦多演
那子昵揭爛陀慎若低子此等諸師各述異
宗未知誰是爾時世尊即命善賢爲訖迦陀
曰

去八

三

我年二十九 出家求善法 又五十餘年
專行戒定慧 一心無散亂 欲求於正理
除斯真法外 無別有沙門
爾時世尊說此頌已復告善賢曰此是諸佛

善說八聖道支甚爲希有難可值遇除此已外欲求一二三四沙門道果終無可得是故能於善說法律八聖道支求沙門果必定當得復次善賢離八聖法諸有外道婆羅門等各說已見或說三世無因無果所修福善皆空無益是故我於沙門婆羅門衆中大師子吼而作是言凡有修行皆獲果報說此法時善賢梵志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於諸諦實得不壞信超越愛河斷諸疑網自然通達諸微妙法即從座起整衣合掌向阿難陀作如是

語大師尊重事難諮請我觀大德獲大善利幸得值遇無上法王於諸師中灌頂最上由師力故我亦善證我今重希於善說法律而爲出家求受近圓成苾芻性修沙門行時具壽阿難陀白佛言世尊今此善賢聞法悟解心樂出家廣如前說乃至成苾芻性唯願世尊哀愍拔濟爾時世尊即告善賢善來苾芻可修梵行於佛言下如常威儀出家近圓成苾芻性一心勤勇不爲放逸作如是念善男子何故剝除鬚髮而披法服正信出家於無

上道而修梵行於現法中得自證悟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爾時善賢起徹到心即便速證阿羅漢果得心解脫復作是念我今不忍見佛般涅槃宜可先去作是念已詣世尊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白佛言大德世尊我願先入涅槃佛告善賢汝於今者入涅槃耶答言如是再三顧問佛言一切諸行皆悉無常汝於所作自可知時我更何言善賢將欲入滅而作是念我今應為五種加持方可滅度諸來觀者皆見我身剝除

鬚髮著僧伽胝莫令彼見外道儀式又諸外道來舉我時勿令身舉同梵行者方能舉去又入浴池洗我身時令諸外道不得其底同梵行者能洗我身又諸外道入水之時當令魚鼈擾亂不安同梵行者即無惱害又諸外道不能燒我遺身同梵行者方令大著作此五種加持念已便入涅槃時諸外道聞善賢梵志已入涅槃將諸音樂幢幡傘蓋詣拘尸那城於四衢道告諸人曰汝等當知彼大沙門喬答摩常作此語唯我法中有八支聖道

四沙門果外道中無廣說如前乃至作師子
吼然我法中同梵行者大師善賢亦得涅槃
與彼何異諸苾芻曰汝等若言是我徒侶任
自持去而諸外道多人共舉竟不能動況能
持去苾芻告曰汝等不能我等自舉答曰可
爾諸苾芻即共舉去外道默然又諸外道來
至浴池諸苾芻曰今可爲汝同梵行者洗沐
其身彼入水時不得其底又被魚鼈之所擾
惱苾芻不爾苾芻報曰此若是汝同梵行者
宜自焚燒而諸外道以火焚燒竟不能著苾

芻然火遂便炎熾時諸人衆共嗤外道彼各
懷慚低頭而去時拘尸那城諸壯士等見此
希奇於世尊處倍生敬仰發淨信心各懷戀
慕作如是語大悲世尊爲最後卧現身有疾
肢節不安尚能爲彼善賢說法令速證得阿
羅漢果復令拘尸那城諸壯士等皆獲善利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如來今時現
身有疾肢節不安尚能令彼善賢梵志出生
死海證阿羅漢究竟涅槃盡諸苦際佛告苾
芻汝等當知此未希有我今已斷根本三毒

解脫生老病死愁憂苦惱具一切智於諸境界得大自在今彼善賢出生死海得最後邊住涅槃處不足爲難我於往昔在生死中具貪瞋癡未斷生老病死憂悲苦惱無有智慧能善思量在傍生內尚能爲彼善賢梵志及拘尸那城諸壯士等自捨身命我爲汝說宜應諦聽乃往昔時於大山澤有一鹿王千鹿圍繞依林而住有大智慧預識機宜於所居處獵者來見而往告王時王以兵周遍圍繞鹿王作念我若不能救濟衆鹿必被獵人之

所屠害爾時鹿王四顧瞻望而作是念我今作何方便能令羣鹿免斯苦厄遂見深山下有澗水駛流出谷諸鹿羸弱不能浮越鹿王入水澗橫流而住作大音聲普告羣鹿汝等速來可從此岸擲上我背越於彼岸必得存活若不爾者當遭屠害於是羣鹿次第悉踰大鹿王脊皆越駛河得離危難由諸羣鹿蹄甲踐蹋鹿王皮穿血肉皆盡唯餘脊骨雖極苦痛心無退轉悉令羣鹿安隱得渡仍懷顧戀誰未渡者於羣鹿中有一鹿兒不能越渡

爾時鹿王雖受極苦尚懷哀念不顧自身從水而出遂取鹿兒置於脊上渡至彼岸鹿王遍觀知渡盡已氣力將竭臨命終時而發誓願我救羣鹿及此鹿兒拔濟死厄不惜身命願我當來得成無上正覺等時令彼得渡生死羅網置最後邊妙涅槃處佛告諸苾芻汝意云何勿生異念往時鹿王者即我身是其羣鹿者拘尸那城諸壯士是其鹿兒者即善賢是

又諸苾芻如我無智在傍生內喘息不安受

諸苦毒皮肉肢節分解之時救濟善賢令至無畏汝等善聽乃往古昔婆羅痾斯時有國王名曰梵授以法化世廣如經說王有智馬預知前事隣國敬畏悉來朝貢時馬命既終時諸小王令使報王曰汝梵授王今可輸稅分與我等若不輸稅不得出城如見違者我等同來破滅其國王告使曰我不送稅亦不出城遂於國內訪求智馬後於異處遂便獲得時屬春序卉木敷榮羣鳥和鳴甚可愛樂王乘智馬將諸嫁女遊適芳園歡娛受樂時

諸小王聞梵授王與諸臣佐及宮嫔女在外
遊戲情無所懼未即入城相與謀計各嚴四
兵至城門首大臣白王諸小國王不恭朝命
敢興逆亂來扣城門願見警備王既聞已勃
索智馬速嚴四兵我自討擊時王乘馬嚴兵
誓衆共彼鬪戰王恃威力獨處先鋒遂被賊
軍以槊中馬腸脬皆出受諸楚毒衆苦難堪
形命無幾仍作是念王遭困厄我若不救是
所不應宜忍苦楚令王免厄得至城門到無
畏處作是念已周迴顧望無入城路然此城

外有大浴池名曰妙梵近王宮闕於其池中
有四蓮華青黃赤白皆悉遍滿于時智馬不
顧身命騰躍池中踐荷葉上負王渡難直入
宮中時王纔下馬便命絕時諸小王競入園
林處處尋覓竟不能得迴軍劫掠各還本居
時梵授王既免危厄得存性命告婆羅痾斯
諸大臣等及衆人曰若有能救刹帝利灌頂
大王命者如何恩賞諸臣白王可分半國王
曰此之智馬能全我命馬今既死欲何以報
諸臣答言應爲智馬於城四門宜作非時白

蓮華會廣行惠施盛修福業以資魂路王言
甚善宜時疾作時王即令太子中宮嫔女臣
佐吏民莊嚴衢路布列香華幡蓋明燈在處
懸設無不充滿如歡喜園甚可愛樂王令擊
鼓宣告遠近我於明日欲為智馬於城四門
營建去八非時白蓮華會宜可告知集法場所受
我供養時至雲集隨須給與普令稱意汝等
必芻於意云何昔時智馬即我身是我為彼
王受諸楚苦身形分解不顧身命尚能救濟
令離危厄

時諸苾芻又復有疑請世尊曰大德具壽善
賢先作何業今為大師最後弟子佛告諸苾
芻汝等當知自所作業今還自受廣如餘處
乃至說頌汝等苾芻乃往古昔此賢劫中人
壽二萬歲時有佛出世名迦攝波十號具足
在婆羅痾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時彼如來
應正等覺有外孫子名曰無憂求解脫故而
為出家謂解脫果自然可得於八正道而不
勤修經歷多時竟無果證遊行人間隨處作
夏時彼如來有緣皆度所作已辦如薪盡火

滅於其中夜將入涅槃時彼苾芻在無憂樹下而此樹神聞迦攝波如來當般涅槃悲泣雨淚霑無憂身苾芻仰觀問其神曰有何所以如是悲啼樹神對曰今日中夜迦攝波佛將入涅槃時彼苾芻聞如是語情懷痛切如箭入心悲啼號哭發聲大喚樹神問曰何故悲啼對曰迦攝波如來應正等覺是我親舅我雖依附而不勤修去此既遠難申禮敬我是凡夫無力速往是以悲哭樹神報曰然我有力令仁疾至不知見佛得有益不苾芻報

曰我極勇猛若見佛者必能依行證獲果利是時樹神以神通力將此苾芻疾至佛所既見佛已發清淨心起廣大願時彼如來隨其根性爲說妙法證阿羅漢果不忍見佛入般涅槃是故於先而取滅度時彼樹神既見世尊及苾芻涅槃已情懷戀慕作如是念今此具壽所獲勝利皆由我得以此功德願我來世迦攝波佛所授摩訶婆記人壽百歲得成正覺號釋迦牟尼般涅槃時我得聲聞無學果已在先滅度佛告諸苾芻於汝意云何時

天神者今善賢是由是義故於一切時遠離惡友近善知識應如是學時阿難陀白佛言世尊我於靜處作如是念善知識者是半梵行諸修行者由善友力方能成辦得善友故遠離惡友是以義故方知善友是半梵行佛言阿難陀勿作是語善知識者是半梵行何以故善知識是全梵行由此便能離惡知識不造諸惡常修衆善純一清白具足圓滿梵行之相由是因緣若得善伴與其同住乃至涅槃事無不辦故名全梵行何以故阿難陀

我由善知識故令諸有情於生老病死憂悲苦惱皆得解脫若離善友無如是事阿難陀於我所說應勤修學爾時佛告諸苾芻曰由是義故從今已去不應輒度外道出家并受近圓除釋迦種及事火留髮外道若披外道服來求出家及受近圓者問無障法此人應與何以故此是我親有機緣故其事火人說有業用有因有緣有策勵果故此等不勞共住即與出家并受近圓若是自餘外道之類來求出家及近圓者其親教師應與衣服食

僧常食四月共住若觀其人性行調柔堪濟度者應與出家并近圓事如是應知

復次汝等苾芻若法能於現在及未來世生長利樂者汝等應當受持讀誦爲他演說勿使廢忘欲令梵行得久住安樂人天利樂饒益諸衆生故此法是何所謂契經應頌記別諷頌自說因緣本事本生方廣希有譬喻論議此十二分教若能受持讀誦如說行者能於現未生長利樂乃至慈愍羣生佛法久住汝等苾芻我涅槃後作如是念我於今日無

有大師汝等不應起如是見我令汝等每於半月說波羅底木又當知此則是汝大師是汝依處若我住世無有異也又始從今日小下苾芻於長宿處不應喚其氏族姓字應喚大德或云具壽老大苾芻應喚小者爲具壽然大苾芻於小者處應可存情哀憐覆護生去八慈念心或以衣鉢鉢絡腰條共相濟給勿令闕事或復教授讀誦禪思使有日益如是能令我法增長若不爾者法當速滅又汝等苾芻此地方所有其四處若有淨信男子女人十一

乃至盡形常應繫念生恭敬心云何為四一
謂佛生處二成正覺處三轉法輪處四入大
涅槃處若能於此四處或自親禮或遙致敬
企念虔誠生清淨信常繫心者命終之後必
得生天比於西方親見如來一代五十餘年
居止之處有其八所一本生處二成
道處三轉法輪處四驚峯山處五廣嚴城處
六從天下處七祇樹園處八雙林涅槃處四
是定處餘皆不定

總攝頌曰

生成法驚廣下祇林虔誠一想福勝千金
復次佛告諸苾芻汝等有疑今悉應問今乃

於佛法僧寶苦集滅道四聖諦處有疑問者
我當為答時具壽阿難陀白佛言世尊如我
今者解佛所說命諸苾芻有疑當問然此衆
中竟無一人於佛法僧寶苦集滅道諦有懷
疑惑更須問者佛言善哉善哉阿難陀汝能
如實通達作如是語於此衆內我以智觀於
諦寶中實無疑者此是如來最後所作爾時
如來大慈愍故遂去上衣現其身相告諸苾
芻汝等今者可觀佛身汝等今者可觀佛身
何以故如來應正等覺難可逢遇如烏曇跋

羅華時諸苾芻咸皆默然佛言法皆如是諸
行無常是我最後之所教誨作是語已安心
正念入初靜慮從此起已順次第入第二靜
慮乃至非想非非想處及滅受想定寂然宴
默時阿難陀問尊者阿尼盧陀曰今我大師
為入涅槃為未入耶答曰佛未涅槃但住滅
受想定阿難陀言我曾從佛親聞此語若佛
世尊入邊際定寂然不動從此無聞世間眼
閉必入涅槃爾時世尊從滅受想定出逆次
第入非相非非想處從非想非非想出入無

去八

十二

所有處次入識無邊處次入空無邊處次入
第四靜慮入第三入第二入初靜慮從初禪
出還入第二第三第四靜慮寂然不動便入
無餘妙涅槃界爾時世尊纔涅槃後大地震
動流星晝現諸方熾然於虛空中諸天擊鼓
時具壽大迦攝波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
林園中見大地動即便歛念觀察何事便見
如來入大圓寂自念我今既無大師唯依法
住諸行法爾知更何言復作是念此未生怨
王勝身之子信根初發彼若聞佛入涅槃者

必歐熱血而死我今宜何預設方便作是念
已即命城中行雨大臣仁今知不佛已涅槃
未生怨王信根初發彼若聞佛入涅槃者必
歐熱血而死我今宜可預設方便即依次第
而爲陳說仁今疾可詣一園中於妙堂殿如
法圖畫佛本因緣菩薩昔在觀史天宮將欲
下生觀其五事欲界天子三淨母身作象子
形托生母腹既誕之後踰城出家苦行六年
坐金剛座菩提樹下成等正覺次至婆羅痾
斯國爲五苾芻三轉十二行四諦法輪次於

室羅伐城爲人天衆現大神通次往三十三
天爲母摩耶廣宣法要寶階三道下瞻部洲
於僧羯奢城人天渴仰於諸方國在處化生
利益既周將趣圓寂遂至拘尸那城娑羅雙
樹北首而卧入大涅槃如來一代所有化迹
既圖畫已次作八函與人量等置於堂側前
七函內滿置生蘇第八函中安牛頭栴檀香
水若因駕出可白王言暫遷神躬詣芳園所
觀其圖畫時王見已問行雨言此述何事彼
即次第爲王陳說一如圖畫始從觀史降身

母胎終至雙林北首而卧王聞是語即便悶
絕宛轉于地即可移入第一函中如是一二
三四乃至第七後置香水王便穌息是時尊
者次第教已往拘尸那城行兩大臣一如尊
者所教之事次第作已時王因出大臣白言

願主暫迂神駕遊觀園中王至園所見彼堂
中圖畫新異始從初誕乃至倚卧雙林王問
臣曰豈可世尊入涅槃耶是時行雨默然無
對王見是已知佛涅槃即便號咷悶絕宛轉
于地臣即移舉置蘇函中如是至七方投香

水從此已後王漸穌息

爾時如來入涅槃時娑羅雙樹名華下散彌
覆金軀時有苾芻見斯事已而說頌曰

世尊涅槃時 最勝娑羅樹 低枝下垂蔭
復散以名華

時天帝釋亦說頌曰

去八

十四

諸行無常 是生滅法 生滅滅已 寂滅爲樂
時梵天王亦說頌曰

於一切世間 生者皆歸死 無常力最大
諸行盡淪亡 大師世間眼 十力無與等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八五冊

化緣既周遍 寂滅在雙林

爾時尊者阿尼盧陀亦說頌曰

佛無出入息 其心亦湛然 世眼今已閉

寂然安不動 世尊十力具 化盡入無餘

見聞諸有情 毛豎心驚怖 汝心莫沉沒

亦勿懷憂惱 佛證真木叉 譬如燈焰滅

時諸苾芻見佛世尊般涅槃已各懷悲感或

有迷悶宛轉于地椎胸大喚心生憂慘或有

尋思法理作如是說我等今時宜自裁忍世

尊常說一切光華可愛樂事雖是尊重終歸

無常悉皆離別時阿尼盧陀告阿難陀曰具

壽宜應勸誘大眾且各裁抑勿乖儀式莫大

悲號所以者何於此現有壽百千劫長命諸

天皆生嫌恥作如是語云何苾芻於佛世尊

善說法律而為出家不能善觀諸無常事乃

生憂苦阿難陀^{五八}白言此諸天衆其數幾何答^{十五}

曰從此拘尸那城乃至金河及娑羅雙樹至

壯士繫冠制底於此四邊周十二踰繕那大

威德天悉皆充滿無有空隙可容立杖而此

諸大見佛涅槃各懷悲感椎胸懊惱悶絕于

地亦有如前共相開解且各裁止乃至終歸
無常悉皆離別于時尊者阿尼盧陀爲阿難
陀及諸大衆廣說法要乃至天明時必芻等
默然聽受阿尼盧陀復告阿難陀曰汝今宜
往拘尸那城告諸壯士時於中夜如來大師
已入無餘妙涅槃界仁等今時所應作者宜
當速辦勿爲後悔復重告曰如來大師於汝
城邑入般涅槃爾等云何不興供養報佛慈
恩時阿難陀聞是語已即持大衣將一苾芻
以爲侍者往壯士集堂有五百人先在堂處

尊者告曰仁等壯士及諸大衆如來大師已
於中夜入無餘依妙涅槃界仁等今時所應
作者宜應速辦勿生後悔又重告曰如來大
師於汝城邑入般涅槃汝等云何不興供養
報佛慈恩時諸壯士聞是告已或有悶絕宛
轉于地推胃大喚身體戰慄不能自持或有
高聲作如是語我於佛所曾聞是說世間無
常悉皆離別時諸壯士共相謂曰宜各齋持
種種華鬘塗香末香燒香及諸妙物音聲鼓
樂速往雙林以申供養并大臣輔相各與眷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八五冊

屬男女大小親友知識出拘尸城詣雙林所
既至彼已於佛卧處師子牀前盡哀情已各
持所有上妙諸香名華無數幢幡繒絲飲食
奇珍奏諸音樂廣供養已白阿難陀曰無上
法王已歸圓寂不知今者葬禮如何尊者告
曰然我先已奉佛教勅所有葬法如轉輪王
問曰其法如何答曰以白氎絮先用裹體次
以千張白氎周遍纏身置金棺中盛滿香油
覆以金蓋積栴檀木及海岸諸香以火焚燎
後將牛乳澆火令滅有餘舍利盛以金瓶於

四衢大道建窣堵波周遍圍繞懸繒幡蓋塗
末燒香奏衆伎樂恭敬供養設大施會此是
輪王焚葬之法如來大師倍勝於此時諸壯
士聞是語已白尊者曰我領其言然非一二
三日能辦此事若至七日住者如前所爲方
可成就答言可爾是時諸人即便如前依輪
王葬法一一備具無有闕少從拘尸那城周
圍十二踰繕那乃至繫冠制底所有無量歸
仰衆生咸來雲集各持香華種種伎樂供養
之具壯士眷屬皆悉出城詣雙樹間於師子

牀前陳設所有盡心供養時壯士中有一者
宿告諸人曰現在大衆女持幢幡男可擎舉
我等齎持種種華綵塗香末香燒香及諸音
樂從拘尸那城西門而入於東門出度金沙
河至壯士繫冠制底勝處安置以火焚燒是
時諸人聞是語已各各爭前欲舉金棺雖共
盡力竟不能動爾時具壽阿難陀白尊者阿
尼盧陀曰拘尸那城諸壯士等雖竭筋力竟
不能動如來金棺我今不知有何所以尊者
告曰此是諸天作如斯意欲令壯士及諸人

民女持幢幡男捧尊舉威儀整肅胡從如來
我等諸天共持華綵燒衆妙香奏天伎樂廣
陳供養於西門入東門而出度金沙河至繫
冠制底以是因緣威儀未備不能移動是時
具壽阿難陀報尊者曰若如是者可隨天意
時諸壯士即隨天願備設如前方來持舉即
便輕舉捧戴而行于時空中天雨盟鉢羅華
拘勿頭華鉢頭摩華分陀利華沉水末香栴
檀末香多揭羅多摩羅末香及曼陀羅華等
諸天伎樂百千萬種於虛空中一時俱奏諸

天華蓋其從如雲并散天衣有盈億數時拘尸那城諸壯士等各相謂曰天供養已我等應爲時諸壯士及餘一切貴賤男女營辦香華威儀嚴整百千萬種不可勝紀恭敬供養隨從金棺城中而過度金沙河至繫冠制底所散之華積至于膝于時有一外道梵志聞佛滅度詣娑羅林持華數莖還彼聚落於其中路逢大迦攝波與五百弟子威儀整肅將詣雙林禮大師足遇見外道問言汝從何來欲向何處外道答曰我從拘尸那來將詣波

波聚落迦攝波知而故問汝從彼來知我大師釋迦牟尼如來四大安不外道答言我從彼來親見大德喬答摩已入涅槃經今七日自滅度來所有人天皆以香華種種威儀具申供養遺身舍利我從彼會得此華來大迦攝波所將五百人^{去八}中有一莫訶羅^{十八}苾芻^{十八}稟性愚癡不辯好惡聞外道語遂出麤言快哉樂哉我等從今免被拘制於諸戒律云此應作此不應作此事皆息自今已後能持不持皆由於我可行者行不須者棄時彼老叟出此

語時空中諸天聞其非法即以神力掩蔽聲響不令人聞唯迦攝波領知斯語是時尊者為教誨彼故即於道傍暫時停歇與衆俱坐告言諸具壽世間諸行皆悉無常體不堅牢是難委信豈得久存並歸散滅宜起厭離勿生愛著且止斯事我等速往見佛全身各並前進時諸壯士并四衆等先用氎絮裹如來體次以千張白氎周匝纏身置香油棺覆以金蓋各持香木如法焚燒火不能著時阿尼盧陀告阿難陀曰今欲然火終無著法問其

何故答曰斯為諸天不令火著復問何緣答曰為大迦攝波與五百徒衆隨路而來欲見世尊金色全身親觀焚燎為待彼故天不令燒時阿難陀即以此事普告衆知須臾尊者徒衆皆至拘尸那城諸人遙見尊者衆來各持香華種種音樂詣尊者所頭面禮足時有無量百千大衆隨從尊者詣世尊所除去香木啓大金棺千氎及絮並開解已瞻仰尊容頭面禮足於此時中唯有四大耆宿聲聞謂具壽阿若憍陳如具壽難陀具壽十力迦攝

去八

十九

波具壽摩訶迦攝波然摩訶迦攝波有大福德多獲利養衣鉢藥直觸事有餘尊者作念我今自辦供養世尊即辦白氎千張及白氎絮先以絮裹後用氎纏置金棺中傾油使滿覆以金蓋積諸香木退住一面由佛餘威及諸天力所有香木自然火起時阿難陀右繞火積說伽陀曰

如來妙體歸圓寂 自然火起燎餘身
唯留內外一雙金 所有千衣隨火化
時拘尸那城諸壯士等欲以牛乳注火令滅

未瀉之頃其火積中忽生四樹一金色乳樹二赤色乳樹三菩提樹四烏曇跋樹於此樹中乳自流出令火皆滅是時拘尸那城諸貴賤等共收舍利盛金瓶中置七寶舉上以種種香華栴檀沉水塗香末香燒香繒蓋幢幡音聲伎樂廣陳供養舉入城中安妙堂上復更如前盛興供養是時波波聚落諸壯士等聞佛世尊於拘尸那城入般涅槃已經七日無量人天廣陳供養於其聚落總集四兵象馬車步各自嚴辦種種器仗共詣拘尸那城

欲分舍利既至城已報諸人曰無上法王衆
生慈父我等諸人比於長夜供養恭敬親承
訓導受持正法今既滅度有餘舍利我等欲
取將往波波聚落建窣堵波安置供養城中
諸人聞斯告已咸作是言世尊導師是我慈
父親承訓誘既於我界而般涅槃全身舍利
應留永功於此供養終不分與外邑諸人時
波波人遣使答曰若分若善如不與者我等
當以強力奪取城人聞已告彼衆曰徒事鬭
戰終不可得爾時遮洛迦邑部魯迦邑阿羅

摩邑吠率奴邑劫比羅城諸釋迦子薛舍離
栗咄毗子悉皆來集是時摩揭陀國未生怨
王既聞佛世尊於拘尸那城入般涅槃一切
人天廣設供養既聞是事生大憂苦遂告行
雨大臣曰卿今知不我聞世尊已入涅槃在
拘尸城大興供養爲爭舍利諸處競來欲相
侵奪我今亦往請取身骨臣曰如是應作整
兵便往拘尸那城時未生怨王遂乘大象欲
往佛所纔昇象上念佛恩深心便悶絕從象
墜墮宛轉于地良久乃甦便乘馬去念佛恩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八五冊

故不能抑止還墮于地久甦息已告行兩大
臣曰我今不能親往佛所卿等今者可領四
兵往拘尸那城傳我言教問評壯士少病少
惱起居輕利安樂行不世尊在日接引我等
長夜慇懃是我大師今於仁等聚落入般涅槃
有遺舍利幸與一分於王舍城去八廿一作窣堵波
冀申敬重香華伎樂種種供養行兩白言如
王教勅即嚴四兵詣拘尸那城告諸壯士曰
仁等咸聽摩揭陀國未生怨王問評仁等具
說如前世尊大師於我等輩常為饒益令得

安樂可尊可敬今者於仁聚落入般涅槃有
遺舍利幸當與分於王舍城建窣堵波廣興
供養諸壯士曰世尊誠是饒益安樂一切羣
生可尊可敬然於今者在我聚落入般涅槃
有遺舍利王欲見分此誠難得時行兩臣告
諸壯士曰若其仁等能與者善如不見分我
加兵力強奪將去答言任意時諸人衆悉皆
大集闐噎城隅城中所有壯士男女並閉弓
射即便總出象馬車步嚴整四兵欲共七邑
兵交合戰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八

音釋

鵝鵝處脂切紫紫即委切躡躡象也萎萎於為切萃萃泰切梨梨與瘳切
同同皮變切抹抹手也躡躡象也越越他帶切梨梨與瘳切
屬屬條上刀切條條繩也編編毆鳥后切毆毆徒刀切慘慘
愁愁恨也燎燎猶燒也踰踰踰容朱切那那量踰容朱切

切時戰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八五册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八五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九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第八門第十子攝頌說涅槃之餘

次明五百結集事

時有婆羅門名突路拏在於衆內見此諸人

去九

欲爭舍利共相戰伐恐有損傷違害佛教自
執長旛以麾大衆告拘尸那諸壯士曰仁等
且止今欲爲君陳其損益我比曾聞此大沙
門喬答摩氏憐愍一切諸有情故於無數劫
熾然精勤忍怨害事長時苦已讚行忍辱由

是因緣成無上覺心行平等猶若虛空於諸
有情普皆濟度衆生福盡捨棄涅槃息化以
來纔經七日即興兵戰誠是相違唯願諸人
勿爲鬪競我爲平分必令歡喜佛身舍利分
爲八分各將供養饒益羣生量舍利瓶願將
惠我持還本國建窣堵波時拘尸那城壯士
聞已報言可爾然大師世尊長夜修忍不爲
殺害廣如前說仁今順教爲我平分斯爲善
事其婆羅門既蒙許可即分舍利而爲八分
第一分與拘尸那城諸壯士等廣興供養第

二分與波波邑壯士第三分與遮羅博邑第四分與阿羅摩處第五分與吠率奴邑第六分與劫比羅城諸釋迦子第七分與吠舍離城栗吒毗子第八分與摩揭陀國行兩大臣此等諸人既分得已各還本處起窣堵波恭敬尊重伎樂香華盛興供養時突路拏婆羅門將量舍利瓶於本聚落起塔供養有摩納婆名畢鉢羅亦在衆中告諸人曰釋迦如來恩無不普於仁聚落而般涅槃世尊舍利非我有分其餘灰燼幸願與我於畢鉢羅處起

塔供養時瞻部洲世尊舍利乃有八塔第九瓶塔第十灰塔如來舍利總有一碩六斗分爲八分七分在瞻部洲其第四分阿羅摩處所得之者在龍宮供養又佛有四牙舍利一在天帝釋處一在健陀羅國一在羯陵伽國去九一在阿羅摩邑海龍王宮各起塔供養時波吒離邑無憂王便開七塔取其舍利於瞻部洲廣興靈塔八萬四千周遍供養由塔威德莊嚴世間天龍藥叉諸人神等咸皆恭敬尊重供養能令正法光顯不滅有所願求無不

遂意

已下序王舍城
五百結集事

爾時釋迦如來生在釋種於摩揭陀國成等
正覺婆羅痾斯轉妙法輪拘尸那城壯士生
地而取滅度尊者舍利子與大苾芻衆八萬
人同入涅槃尊者大目連與七萬苾芻亦入
涅槃世尊與一萬八千苾芻亦般涅槃時有
多劫長壽諸天見佛涅槃情懷悲感又見諸
聖悉皆滅度遂生譏議世尊所說蘇怛羅毗
奈耶摩室里迦正真法藏皆不結集豈令正
教成灰燼耶時大迦攝波知彼天意告諸苾

芻汝等當知具壽舍利子具壽大目連各與
衆多大苾芻衆不忍見佛入大涅槃並悉於
前已歸圓寂而今世尊復與一萬八千苾芻
同般涅槃然有無量劫長壽諸天皆起歎惜
復生譏議何不結集三藏聖教豈令如來甚
深妙法成灰燼耶去九咸皆報知可共結集三斯爲
大事衆皆言善我等隨作時迦攝波白僧伽
曰於此衆中誰爲最小報曰具壽圓滿時大
迦攝波告言圓滿汝鳴捷椎令僧伽盡集圓
滿聞已便於靜處入第四禪隨其定力繫念

思察既觀察已從定而起即鳴捷椎當有四
百九十九大阿羅漢從諸方來雲集於此就
座而坐尊者大迦攝波白言諸具壽苾芻僧
伽悉來集未好審觀察是誰未集時諸苾芻
咸遍觀察報大迦攝波言諸方苾芻悉皆來
集唯具壽牛主今未來至時牛主苾芻在尸
利沙宮閑靜而住大迦攝波告圓滿曰汝今
可詣具壽牛主所居之處作如是語告牛主
言苾芻僧伽大迦攝波而爲上首令告尊者
得無病不僧伽有事宜可速來圓滿聞已入

甚深定以其定力於拘尸那城沒尸利沙宮
出詣尊者前頂禮雙足白尊者言苾芻僧伽
大迦攝波而爲上首願言無病作如是語僧
伽有事宜當速來尊者雖離諸欲仍有愛戀
習氣告圓滿曰善來具壽將非大師釋迦牟
尼如來爲有化緣向他界耶爲諸僧伽有諍
事耶爲是如來所轉無上法輪諸外道等生
誹謗耶又非外道等聚結徒黨於我如來聲
聞弟子爲留難耶不有如來諸弟子等煩惱
增盛相輕賤耶不有沙門婆羅門違背佛教

耶非諸愚夫將破僧耶不有惡見之人將像
似法所有文句惑亂如來親正法耶不有衆
多同梵行者棄廢讀誦禪思勝業樂談世俗
無益語耶又復不有懷疑惑猶豫二途非
法說法法說非法非律說律律說非律耶不
有諸苾芻爲慳貪垢之所擾亂棄背六種和
敬之法見有客來及同梵行者不相愛念耶
不有惡法苾芻令諸信心長者婆羅門等背
佛正法歸外道耶不有苾芻習行邪命耕田
賣買諸曲事王占相禍福盡形貯畜不淨財

耶不有苾芻於杜多正行受下卧具生厭賤
耶不有實非沙門自言沙門於同梵行所相
惱亂耶然汝圓滿遠來至此應言大德世尊
安隱無事乃稱迦攝波而爲上首者將非大
悲世尊捨諸含識永入無餘大涅槃界耶將
非世間亡失船師生驚恐耶將非十力無畏
被無常鬼之所吞耶將非能覺一切有情爲
開益者睡不覺耶將非佛日光沉沒耶將非
如來滿月被阿脩羅怨而爲障蔽隱光明耶
將非三千世界最尊大師勝如意樹菩提分

華以為莊嚴四聲聞果香美可愛被無常狂
象而摧折耶將非如來智燈被無明風吹令
滅耶爾時具壽圓滿聞是語已說伽陀曰

聲聞衆已集

智慧皆猛利

令法久住故

唯待於尊者

佛法船已沒

智慧山亦隕

大師殊勝衆

去九

晉欲歸真寂

五

唯願速赴彼

共結世尊教

是大事非輕

遣我來相命

是時具壽牛主告圓滿曰且止命言以頌報

曰

無上明燈若住世

我願往彼禮尊容

今既緣盡入涅槃

何有智人能赴彼

汝今持我三衣鉢

與彼大衆應供者

我今入寂更不生

唯願聖慈咸忍恕

說此語已即從座起昇於虛空現十八變放

種種光化火焚身而取滅度即於身內四道

水流第一水說伽陀曰

我等衆生福德盡

今時忽然逢棄背

世間慧日已潛暉

一切羣迷無救者

第二水說伽陀曰

一切諸行剎那滅

從生至盡皆歸苦

但是凡夫虛妄計 作者受者悉皆無

第三水說伽陀曰

智者心常不放逸 於諸善法速修成
容華年命並皆亡 恒被無常所吞食

第四水說伽陀曰

我今稽首佛弟子 所應作者已成辦
敬順大師入圓寂 如牛王去小牛隨
是時具壽圓滿供養牛主遺身舍利已持其
衣鉢入甚深定從室利沙宮沒於拘尸那城
雙林處現詣大迦攝波及五百苾芻處隨應

敬已將其衣鉢置上座前說伽陀曰

彼聞聖主歸圓寂 所有福業亦隨行
此是衣鉢我持來 唯願僧伽見容恕
是時尊者迦攝波告苾芻曰同梵行者咸皆
善聽說伽陀曰

彼隨聖教身已滅去九 所餘應供多涅槃六
現在和合衆同心 廣爲人天當結集
時迦攝波復令大衆志念堅固莫入涅槃說
伽陀曰

仁等勿同彼牛主 室利沙宮入圓寂

不應造次般涅槃 宜作衆生利益事

是時具壽大迦攝波與五百苾芻共立制曰
諸人當知聽我所說佛日既沉恐法隨沒今
欲同衆結集法藏彼諸人衆初喪大師情各
憂惱若即於此而結集者四方僧衆來相喧
擾心既不安事難成辦然佛世尊在摩揭陀
國菩提樹下成等正覺法身已謝我等今應
就彼結集有云大善有云我等可詣菩提樹
下時大迦攝波告諸人曰摩揭陀國勝身之
子未生怨王初發信心能以四事資身之具

供給大衆令無有乏我等宜應就彼結集時
諸大衆咸皆稱善復有說云我等諸人悉皆
證得阿羅漢果唯阿難陀獨居學地又此具
壽世尊在日親爲侍者於佛法藏音能受持
果未圓備此欲如何迦攝波曰若如是者作
簡擇法恐餘學人^{去九}情生不忍可爲^七方便應差
慶喜作行水人餘人自去大衆言善
爾時具壽大迦攝波對大衆前告阿難陀曰
汝能爲衆作行水人不彼言能時迦攝波即
作白二羯磨差之

大德僧伽聽此具壽阿難陀苾芻比親侍佛
所有法藏普能受持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
應許阿難陀苾芻供給衆僧作行水事白如
是大德僧伽聽此具壽阿難陀苾芻比親侍
佛所有法藏普能受持僧伽今差爲衆行水
若僧伽許具壽阿難陀爲衆行水者默然若
不許者說僧伽今差具壽阿難陀爲衆行水
竟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時大迦攝波告阿難陀曰汝與大衆人間遊
行可詣彼摩揭陀國我取直路而去時阿難

陀與衆俱行詣王舍城迦攝波在前而至耆
生怨王於佛深信若乘大象遙見佛時自墜
于地由佛威力身無傷損王乘大象遙見迦
攝波憶念如來即便自墜于時尊者以神力
扶持不令有損告言大王應知如來大師心
常在定聲聞弟子則不如是若不攝念觀察
不知前事有觀不觀是故我今共王立制若
見如來聲聞弟子王乘象馬不應造次自墜
身形宜當保愛王曰如尊者教聖者應知若
佛在世我親供養今旣涅槃何處申敬仁則

是我所敬世尊何以故如來教法並皆委寄
作是語已告大臣曰尊者大迦攝波四事供
養無令闕乏尊者言大王當知佛於此國證
大菩提法身成就今於王處建立法幢結集
三藏苾芻大衆在路俱來王言善哉我於聖
衆但有所須悉皆供給時諸聖衆不久欲至
王舍大城王聞欲至便勅諸臣遠近貴賤一
切人民嚴飾城郭掃灑街衢持妙華香寶幢
幡蓋及諸伎樂百千萬種王及后妃太子內
宮妹女國內人民皆悉出城迎諸聖衆既入

城已大衆坐定王便致敬於上座前合掌長
跪白大德迦攝波言今日聖衆皆來至此爲
諸衆生作大饒益一切所須我當供給我今
不知於何處所堪爲敷設結集之會時尊者
告言若於此城竹林園中作結集者諸處僧
來共相喧擾恐有妨廢若向鷲峯山亦不安
靜然畢鉢羅巖下堪爲結集然無卧具王聞
語已深生歡喜報迦攝波曰若於彼處結集
定者諸有所須卧具之類我當供給時迦攝
波白大衆曰今此大王爲諸聖衆就畢鉢羅

巖結集之處諸有所須悉皆祇待令無所乏
仁等大衆宜當赴彼王白迦攝波曰大覺世
尊入涅槃時而不告我唯願尊者久住世間
設將圓寂幸垂預告時迦攝波默然而許是
時尊者復作是念於前夏中可修營房舍卧
具主九至後夏時當爲結集尊者即便觀阿難陀
心告具壽阿尼盧陀曰汝今於此世尊所讚
大衆之中誰是學人有潦瞋癡具足愛取所
作未辦時阿尼盧陀入第四定觀察衆中唯
見具壽阿難陀獨居學地具縛煩惱所作未

辦觀已告迦攝波曰尊者應知此大聲聞悉
皆清淨無諸腐敗唯有真實具大福德所作
已辦堪受人天最上供養唯阿難陀獨居學
地具縛煩惱所作未辦時迦攝波即便觀察
此阿難陀爲是慰喻調伏爲須呵責調伏見
彼乃是以呵責言方可調伏即於衆中喚阿
難陀汝宜出去今此勝衆不應共爾同爲結
集時阿難陀聞是語已如箭射心舉身戰懼
白言大德迦攝波且止斯事幸願容恕我不
破戒破見破威儀破正命於僧伽中亦無違

犯如何今者忽爲擯棄尊者報曰汝親侍佛云何破戒見威儀正命者何成希有云於僧伽無違犯者可起把籌我出其過令汝自知仁問難陀即從坐起當起之時三千大千世界二種震動所謂小震中震大震小搖中搖大搖小動中動大動於虛空中所有諸天張目出聲作如是語嗚呼大迦攝波能得如是直言實語此阿難陀近離世尊即作如是出苦切言共相呵責時迦攝波告阿難陀曰汝云我於僧伽無違犯者云何汝於僧伽得無

憊犯汝知世尊不許女人性懷嬌諂而求出家如佛言曰阿難陀汝勿爲女人求請出家及近園事何以故若令女人於我法中爲出家者法不久住如好稻田被霜雹損竟無穀實如是阿難陀若令女人爲出家者法當損減不得久住汝請佛度豈非過失阿難陀曰大德且止當見容恕我無餘念請度女人然大世主是佛姨母摩耶夫人生佛七日便即命終世主親自乳養既有深恩豈得不報又復我聞過去諸佛皆有四衆望佛同彼一

爲報彼厚恩二爲流念氏族爲此請佛度諸
女人願容此過迦攝波告曰阿難陀此非報
恩便是滅壞正法身故於佛田中下大霜雹
正法住世合滿千年由汝能令少許存在又
云流念氏族者此亦非理出家之人永捨親
愛又云我聞過去諸佛皆有四衆望佛同彼
者於曩昔時人皆少欲於染瞋癡及諸煩惱
悉皆微薄彼合出家今則不然世尊不許汝
見苦求令佛聽許是汝初過可下一籌
又復有過阿難陀且如有人於四神足若多

修習欲得住世一劫或一劫餘汝於佛所不
爲衆生請佛世尊住世一劫白言尊者我無
餘念當爾之時被魔障蔽答曰此是大過寧
容得有近佛世尊塵習俱盡而被魔羅波卑
而爲障蔽此是第二過可更下一籌

去九

汝復有過世尊在日爲說譬喻汝對佛前別
說其事此是第三過可更下一籌

十一

汝復有過世尊曾以黃金色洗裙令汝浣濯
汝以脚蹋捩衣豈非是過阿難陀曰更無餘
人所以足蹋非是慢意尊者曰若無人者何

不擲上虛空諸天自當助汝是第四過可更下一籌

汝復有過世尊欲趣雙樹涅槃爲渴須水汝以濁水奉佛豈非是過阿難陀曰我取水時正屬脚拘陀河有五百乘車渡河無清水可得非我之咎報曰此是汝過當爾之時何不仰鉢向空諸天自注八功德水置汝鉢中此是第五過可更下一籌

汝復有過如世尊說我今苾芻半月半月說別解脫經所有小隨小戒我於此中欲有放

捨令苾芻僧伽得安樂住故汝既不問未知此中何者名爲小隨小戒今無問處此欲如何今且說四波羅市迦法十三僧伽伐尸沙法二不定法三十泥薩祇波逸底迦法九十波逸底迦法四波羅底提舍尼法衆多學法除斯以外名小隨小戒有說云從四他勝乃至四對說法餘名小隨小戒有說云從四他勝乃至九十墮罪餘名小隨小戒有說從初乃至三十餘名小隨小戒有說從初乃至二不定餘名小隨小戒有說唯四他勝餘名小

隨小戒時諸苾芻悉皆不知何者爲小隨小
戒於此中間外道若聞已遂得其便作如是
語沙門喬答摩不爲限齊身存之曰聲聞弟
子教法全行及其命終火燒已後教法隨滅
所有禁戒愛者即留不愛便捨多不奉行汝
何不爲未來衆生請問世尊去九由是合得追悔十二
之罪阿難陀答言大德我無餘心而不請問
但爲爾時離背如來生大憂苦報言此亦是
過汝親侍佛豈可不知諸行無常而生憂惱
斯成大過此是第六過可更下一籌

汝復有過於俗衆中對諸女前現佛陰藏相
答言大德我無餘心爲諸女人欲染熾盛熱
惱纏縛若見世尊陰藏相者欲染便息尊者
告曰汝無他心慧眼寧知女人見佛陰藏欲
染便息此是第七過可更下一籌

汝復有過輒自開佛黃金色身示諸女人彼
見佛身即便淚落霑汗尊儀此是汝過阿難
陀曰我非無恥然作是念有諸衆生若見世
尊妙色身者皆發是言願我身相當得如佛
迦攝波曰汝無他心慧眼寧知衆生發如是

願此則是汝第八過失可更下一等

又復汝未離欲於是身在離欲眾中是事不可汝宜起去殊勝聖眾不應與汝共爲結集時具壽阿難陀既被尊者大迦攝波詰其八事惡作罪已四面觀察情懷悲歎作如是語

去九

十三

嗚呼苦哉如何我今一至於此新離如來無依無怙失大光明欲何所告尊者迦攝波詰彼罪時空中諸天作嗟歎聲互相告曰大仙當知天眾增盛阿蘇羅減世尊正法必當久住此大聲聞道隣於佛以其八事詰彼尊者

是大聲聞德亞於佛是故我知佛法不滅時阿難陀復白尊者言大德且止願施歡喜我如法說罪不敢更爲然佛世尊臨涅槃時作如是語阿難陀我滅度後汝勿憂惱悲啼號哭我今以汝付大迦攝波豈復尊者見我少過而不容忍幸施歡喜奉大師教迦攝波曰汝勿悲啼善法由汝而得增長不爲損減我等必須結集如來所有聖教汝今可去離茲聖眾不應共汝同爲結集

時具壽阿尼盧陀白尊者迦攝波曰無阿難

陀我等云何而為結集答曰此阿難陀雖備
衆德然猶未離欲染瞋癡有學有事不可與
彼同為結集時迦攝波復告阿難陀曰即宜
速出所應作者當自策勤得阿羅漢果衆可
與汝同為結集時阿難陀離別大師情懷悲
戀復被詰擯倍加憂惱從此而出詣增勝聚
落作夏安居以村中童子而為侍者爾時具
壽阿難陀於此時中極加勤勇常為四衆而
說妙法是時童子作如是念我鄔波馱耶為
是學地得離欲耶為是無學得離欲耶我今

宜可入相應定觀察其心即便入定見尊者
心是有學離欲見已出定詣尊者所立在一
面說伽陀曰

可依樹下幽閑處 一心當念涅槃宮
師今謹慎務勤修 不久必歸圓寂路

是時尊者見彼童子去九說要義已即於晝日或
坐或行於諸障法練磨其心於初夜時或行
或坐亦復堅心淨除障法即於中夜洗足入
房右脇而卧兩足相重作光明想正念起想
如是作意頭未至枕斷盡諸漏心得解脫證

阿羅漢果受解脫樂即詣王舍城至大衆所
衆知得果咸皆讚歎是大丈夫是時大迦攝
波與五百阿羅漢至畢鉢羅巖所既集會已
告大衆曰汝等應知於當來世有諸苾芻鈍
根散亂若無攝頌於經律論不能讀誦及以
受持是故我等宜於食前先集攝略伽陀事
相應者食後可集經律及論時諸苾芻聞是
語已白尊者言今可先集伽陀既至食後白
言今時光集何者尊者告曰宜先集經時五
百阿羅漢各共同請大迦攝波昇師子座尊

者登座告阿難陀曰具壽頗能簡擇結集如
來所說經不答曰能尊者即便作白大德僧
伽聽此具壽阿難陀能為簡擇結集如來所
說經法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
差具壽阿難陀為欲簡擇結集如來所說經

法白如是次作羯磨

去九

十五

大德僧伽聽此具壽阿難陀能為簡擇結集
如來所說經法僧伽今差具壽阿難陀為欲
簡擇結集如來所說經法若諸具壽聽許具
壽阿難陀為欲簡擇結集如來所說經法者

默然若不許者說僧伽已許此具壽阿難陀
爲欲簡擇結集如來所說經法竟僧伽已聽
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時具壽阿難陀既欲說法五百阿羅漢各各
皆以僧伽胝衣敷其座上時阿難陀四邊顧
望於諸有情發悲愍念於正法中極生尊重
於同梵行者起敬仰心右繞高座低頭申敬
於上座前依法致禮作無常想以手按座正
身端坐次審觀察見諸聖衆猶如甚深湛然
大海便作是念我於佛所親聞是經或有傳

說或龍宮說或天上說悉皆受持而不忘失
我今應說時諸天衆互相謂曰仁等當知聖
者阿難陀將欲宣暢如來所說經法當一心
聽時有天子說伽陀曰

若能建妙法 饒益三千界 聖者法無畏

猶如師子吼 仁等應至誠 聽說微妙法

聖欲安樂者 知此真實義

爾時尊者迦攝波以頌告阿難陀曰

具壽今當宣佛語 一切法中最爲上
凡是大師所說法 咸能利益於衆生

時阿難陀聞說大師名心生戀慕遂便迴首
望涅槃處處誠合掌以普遍音作如是語如
是我聞一時薄伽梵在婆羅痾斯仙人墮處
施鹿林中爾時世尊告五苾芻曰此苦聖諦
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此中廣
說如上三轉法輪經時具壽阿若憍陳如告
大迦攝波曰此微妙法親從佛聞世尊慈悲
爲我宣說由是經力能令我等枯竭無邊血
淚大海超越骨山關閉惡趣無間之門善開
天宮解脫之路說此微妙甚深經時我既聞

已於一切法離諸塵垢得法眼淨八萬諸天
皆蒙利益說是語時於虛空中所有諸天及
未離欲諸苾芻等情生苦痛如千箭射心悲
啼號叫咸作是語苦哉苦哉佛說偈言

禍哉此世間 無常不簡別 壞斯珍寶藏

枯竭功德海 我親於佛所 聞此解脫法

今乃於他處 傳說如來言

又諸大衆聞說經時咸作是語苦哉禍哉無
常力大無有簡別能壞如是世間眼目時憍
陳如即離本座蹲居而住時諸羅漢見是事

已咸起敬心皆離本座躡居而坐作如是語
苦哉禍哉無常力大如何我等於世尊所親
自聞法今者傳聞而說偈言

天人龍神尊已謝 我等何因不歸寂
無一切智世間空 誰復將斯活為勝

爾時諸阿羅漢俱入第四靜慮以願力故觀
察世間各從定起告具壽阿難陀曰汝為法
來答言大德我為法來仁等亦為法來答曰
如是爾時摩訶迦攝波作如是念我已結集
世尊最初所說經典於同梵行處無有違逆

亦無訶貳是故當知此經是佛真教復告阿
難陀世尊復於何處說第二經時阿難陀以
清徹音答言世尊亦於婆羅痾斯為誰說耶
為五苾芻所說云何答言作如是說汝等苾
芻當知有四聖諦云何為四所謂苦集滅道
聖諦云何苦聖諦謂生苦病苦老苦死苦愛
別離苦怨憎會苦求不得苦若略說者謂五
趣蘊苦是名為苦云何苦集聖諦謂喜愛俱
行隨處生添是名為集云何苦滅聖諦謂此
喜愛俱行隨處生添更受後有於如是等悉

皆除滅棄捨變吐深愛俱盡證妙涅槃是名
苦滅云何趣滅道聖諦謂八正道謂正見正
思正語正業正命正勤正念正定是名趣滅
道聖諦說此法時具壽阿若憍陳如於諸煩
惱心得解脫餘四苾芻離諸塵垢得法眼淨
時具壽阿若憍陳如告具壽大迦攝波曰如
是等法我於佛所親自聽聞我聞法已於諸
煩惱心得解脫餘四苾芻離諸塵垢得法眼
淨我已結集世尊第二所說經教於同梵行
處無有違逆亦無訶厭是故當知此經是佛

真教

復告阿難陀世尊在何處說第三經時阿難
陀以清徹音答曰世尊亦於婆羅痾斯為誰
說耶謂五苾芻所說云何答言作如是說
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在婆羅痾斯仙人墮
處施鹿林中爾時世尊告苾芻曰汝等當知
色不是我若是我者色不應病及受苦惱我
欲如是色我不欲如是色既不如是隨情所
欲是故當知色不是我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復次苾芻於汝意云何色為是常為是無常

白言大德色是無常佛言色既無常即是其苦或苦苦壞苦行苦然我聲聞多聞弟子執有我無色即是我我有諸色色屬於我我在色中不爾世尊如是汝等應知受想行識常與無常亦復如是凡所有色若過去未來現在內外麤細若勝若劣若遠若近悉皆無我汝等苾芻應以正智而善觀察如是所有受想行識過去未來現在悉應如前正智觀察若我聲聞聖弟子衆觀此五取蘊知無有我及以我所如是觀已即知世間無能取所

取亦非轉變但由自悟而證涅槃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說此法時五苾芻等於諸煩惱心得解脫信受奉行

爾時諸阿羅漢咸作是念我已結集世尊所說第三蘇怛羅於同梵行無有違逆亦無訶

主九

十九

獸是故當知此蘇怛羅此是佛真教復作是言白餘經法世尊或於王宮聚落城邑處說此阿難陀今皆演說諸阿羅漢同爲結集但是五蘊相應者即以蘊品而爲建立若與六處十八界相應者即以處界品而爲建立若

與緣起聖諦相應者即名緣起而為建立若
聲聞所說者於聲聞品處而為建立若是佛
所說者於佛品處而為建立若與念處正勤
神足根力覺道分相應者於聖道品處而為
建立若經與伽陀相應者此即名為相應阿
笈摩舊云能取義若經長長說者此即名為長阿
笈摩若經說事處中者此即名為中阿笈摩
若經說一句事二句事乃至十句等事者此
即名為增一阿笈摩
爾時大迦攝波告阿難陀曰唯有爾許阿笈

摩經更無餘者作是說已便下高座爾時具
壽迦攝波告大眾曰汝等應知世尊所說蘇
怛羅已共結集其毗奈耶次當結集聞是語
已咸言善哉于時眾中唯有具壽鄔波離於
毗奈耶緣起極善解了迦攝波便昇高座告
大眾曰汝等應知具壽鄔波離於毗奈耶悉
皆明了世尊記說於持律中最為第一是故
我請結集毗奈耶大眾言善爾時迦攝波告
鄔波離曰具壽汝頗能簡擇結集如來所說
毗奈耶不答言能尊者即便作白大德僧伽

聽此具壽鄔波離能為簡擇結集如來所說
 毗奈耶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
 差具壽鄔波離為欲簡擇能集如來所說毗
 奈耶白如是次作羯磨准白應作時具壽迦
 拏波作羯磨已從座而下具壽鄔波離即昇
 師子座

五九

三十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九

音釋

麾呼為切麾也指麾也室陟栗切墮徒回切雹蒲角切揆終結也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八五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四十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第八門第十子攝頌之餘

次說五百及七百結集事

爾時迦攝波告鄔波離曰世尊於何處制第

去十

一學處鄔波離以清徹音答曰世尊於婆羅
痾斯此為誰說即五苾芻其事云何謂齊整
著裙不太高不太下應當學說是語已諸阿
羅漢俱入邊際定以願力故觀察世間還從
定起爾時摩訶迦攝波作如是念我已結集

世尊所說最初學處於同梵行無有違逆亦
無訶厭是故當知此毗奈耶是佛所說復告
鄔波離世尊何處說第二學處時鄔波離以
清徹音答曰於婆羅痾斯此為誰說即五苾
芻其事云何謂齊整披三衣應當學說是語
已諸阿羅漢俱入邊際定以願力故觀察世
間還從定起時迦攝波作如是念我已結集
世尊第二學處廣如上說復告鄔波離世尊
何處說第三學處鄔波離以清徹音答曰於
羯蘭鐸迦村此為誰說即羯蘭鐸迦子蘇陳

那苾芻其事云何謂若苾芻受禁戒於餘苾芻乃至畜生行姪欲者得波羅市迦罪亦不得同住說是語已諸阿羅漢俱入邊際定以願力故觀察世間還從定起時迦攝波作如是念我已結集廣說如前自餘學處世尊或於王宮聚落爲諸苾芻廣制學處時鄔波離悉皆具說諸阿羅漢既結集已此名波羅市迦法此名僧伽伐尸沙法此名二不定法三十捨墮法九十波逸底迦法四波羅底提舍尼法衆多學法七滅諍法此是初制此是隨

制此是定制此是隨聽如是出家如是受近圓如是單白白二白四羯磨如是應度如是不應度如是作褻灑陀如是作安居如是作隨意及以諸事乃至雜事此是尼陀那目得迦等既結集毗奈耶已具壽鄔波離從高座下時迦攝波作如是念後世之人少智鈍根依文而解不達深義我今宜可自說摩室里迦欲使經律義不失故作是念已便作白二羯磨白衆令知衆既許已即昇高座告諸苾芻曰摩室里迦我今自說於所了義皆令明

顯所謂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
菩提分八聖道分四無畏四無礙解四沙門
果四法句無諍願智及邊際定空無相無願
雜修諸定正入現觀及世俗智苦摩他毗鉢
舍那法集法蘊如是總名摩室迦說是語
已諸阿羅漢俱入邊際定次第觀已還從定
起如前廣說是故當知此是蘇怛羅此是毗
奈耶此是阿毗達磨是佛真教如是集已時
地上藥叉咸發大聲作如是說仁等應知聖
者大迦攝波爲上首與五百阿羅漢共集如

來三藏聖教由是因緣天衆增盛阿蘇羅減
少居空藥叉聞是說已亦發大聲徹四大王
衆三十三天夜摩覩史多樂變化他化自在
梵衆梵輔大梵少光無量光極光淨少淨無
量淨遍淨無雲福生廣果無煩無熱善現善
見天等須臾之間其聲上徹色究竟天此諸
天等咸發聲言諸天增盛阿蘇羅減少時五
百阿羅漢既結集已此即名爲五百結集爾
時大迦攝波而說頌曰

仁等結集法王教 皆爲愍念諸羣生

所有言說量無邊 今並纂集無遺缺
世間愚闇不能了 爲作明燈除眼翳
時具壽大迦攝波復作是念三藏聖教我已
結集今以定力觀察世尊所說教法得久住
世所應作者依如來說並已作了如來法王
示我正道如教奉行我已少分報佛慈恩誰
能盡報如來恩德世尊大師所有遺教利益
衆生並皆纂集久離大師無復依怙五蘊具
身荷負勞倦涅槃時至無宜久留作是念已
而說頌曰

我已結集牟尼教 爲令正法得增長
久住利益於世間 饒益衆生離諸惑
無羞恥者已折伏 有慚愧者皆攝受
所作利益事已周 今我宜應趣圓寂
時大迦攝波告阿難陀曰汝今知不世尊言
教付囑於我而般涅槃我今復欲入般涅槃
轉以教法付囑於汝當善護持又復告曰我
滅度後於王舍城有商主妻當生一子其子
生時以奢搗迦衣裹身而出因即名爲奢搗
迦即是麻縷此方先無高共人等後因入海
邊堪織爲布舊云商那和備者訛

求諸珍貨安隱迴還於佛教中遂設佛陀五年大會當得出家所有佛教轉付於彼作是語已時迦攝波復作是念世尊大悲修諸苦行是真善友無量功德共所莊嚴遺身舍利隨所在處我今皆當恭敬供養而入涅槃作是念已以神通力往四大制底謂生處成佛處轉法輪處涅槃處并餘舍利塔處至誠供養即入龍宮供養佛牙已騰空即往三十三天欲禮佛牙時天帝釋及諸天等見迦攝波恭敬禮拜問言何故得來至此尊者報曰我

欲最後供養世尊所有舍利牙塔時諸天等聞最後言心生憂惱默然而住是時帝釋即持佛牙與迦攝波尊者受牙置於手掌瞻視不瞬便安頂上復以曼陀羅華及諸蓮華牛頭香末布於牙上以申供養為天帝釋及諸天等略說法已從須彌頂沒王舍城出爾時大迦攝波復作是念我先已許欲涅槃時報未生怨王作是念已便詣王宮告門人曰為我通王云迦攝波今在門首欲見大王時守門人聞是語已便入宮中既至王前正屬王

睡即還却出報迦攝波曰聖者大王現睡尊者報言汝宜更去爲我覺王守門人曰王性暴惡難可侵犯我今不敢恐王瞋責刑戮於我迦攝波告曰若如是者待王覺後爲我報知大迦攝波爲欲涅槃來就王門與王取別作是語已便往雞足山中於三峯內敷草而坐作如是念我今宜以世尊所授糞掃納衣用覆於身令身乃至慈氏下生彼薄伽梵以我此身示諸弟子及諸大衆令生厭離即便入定三峯覆身猶如密室不壞而住復作是

念若夫生怨王來至於此山即爲開若王不見我身便嘔熱血而死念已入定捨其壽行是時大地六種震動流星下落諸方赫餒於虛空中諸天擊鼓爾時具壽大迦攝波踊身空中現諸神變或流清水或放火光遍起密雲降注洪雨作是事已入石室中右脇而卧重疊雙足入無餘依妙涅槃界爾時釋梵諸天咸作是念何因緣故大地震動便共觀察乃見迦攝波入於涅槃即與無量百千萬億天衆各持盂鉢羅華拘勿頭華分多利華及

牛頭栴檀沉水香末皆詣尊者身所以種種
天華及妙香末散其身上而爲供養既供養
已三山即合上皆密覆時彼諸天既離尊者
生大悲惱作如是語佛般涅槃憂懷未息如
何今者復屬悲哀畢鉢羅巖舊住諸天空名
而已所有勝法亦復隨行摩揭陀國無復光
輝貧窮衆生福田斷絕所有善法皆亦銷亡
如第二佛入般涅槃頓於今時法山墮壞法
船傾沒法樹崩摧法海枯竭魔衆歡喜所有
正法教化衆生及利益事悉當沉隱時彼諸

天作如是等悲歎語已禮尊者足欬然不現
時末生怨王於其睡中作如是夢見宮中舍
梁棟摧折忽然驚覺其守門人見王睡覺便
以迦攝所囑之語具奏王知王聞是語悶絕
于地時諸輔佐以清冷水灑面乃甦往竹林
園見阿難陀五體投地悲啼號哭作如是言
我聞尊者大迦攝波入般涅槃時阿難陀即
共王去詣鷄足山舊云鷄足山名導足又嶺有佛跡然鷄足尊足梵音相迺也示尊者處既至山已諸大藥叉便
開三山王既見已復見諸天以曼陀羅華及

諸蓮華栴檀沆水種種華香而供養處時王
即便舉手悲號悶絕投地猶如大樹斬斷其
根良久方起便欲拾薪時阿難陀見是事已
告言大王何爲拾薪答言欲焚尊者告白勿
作是語此尊者身以定_{去十}持乃至慈氏菩薩
當來下生與九十六俱胝聲聞而爲隨從衆
詣於此取尊者遺身示諸聲聞云此迦攝波
是釋迦牟尼佛上首弟子於少欲知足中行
杜多行最爲第一釋迦牟尼所說教法能爲
結集建立法眼時諸聲聞當作是念過去世

中人身卑小佛身廣大時彼世尊便持迦攝
波僧伽胝衣示聲聞衆此是釋迦牟尼應正
等覺所披僧伽胝服時九十六俱胝聲聞聞
是語已便證阿羅漢果皆悉勤行杜多_{去十}欲
知足之行是故尊者有此遺身以定力持不
可焚燎可於其上造窣堵波時王出後三山
還合蓋覆其身於上造塔王禮阿難陀足白
言尊者我不見佛入般涅槃亦復不覩尊者
迦攝波滅度若聖者涅槃我當願見尊者便
許時耆闍迦從大海中安隱來至安置物已

往竹林園時阿難陀在香臺門首而作經行
彼既見已禮足言曰我從大海安隱來至是
三寶力我今願設五年法會供養佛僧世尊
今者在何方處答曰子佛已涅槃時奢搢迦
聞悶絕于地水灑甦息又問尊者舍利子大
目乾連及大迦攝波皆在何處答曰並已涅
槃聞極憂感即便廣設五年會已尊者言子
於佛法內四攝行中已作財攝今者更應作
法攝事答言大德今作何事尊者言子汝可
於佛教中出家修行答言如是應作尊者即

與出家并受近圓羯磨既了遂發誓願始從
今日乃至盡形常著奢搢迦衣即是麻類地
織為衣蘇市
如此苾芻聰明聞持一領便受其阿難陀親
於佛所受持八萬法蘊奢搢迦盡皆領受具
足三明洞閑三藏時阿難陀與諸苾芻在竹
林園有一苾芻而說頌曰
若人壽百歲 不見水白鶴 不如一日生
得見水白鶴
時阿難陀聞已告彼苾芻曰汝所誦者大師
不作是語然佛世尊作如是說

若人壽百歲 不了於生滅 不如一日生
得了於生滅

汝今應知世有二人常謗聖教

不信性多瞋 雖信顛倒解 妄執於經義

如象溺深泥 彼當自損失 由其無智慧

邪解聽無益 ^{去十}如毒藥應知 是故諸智者

聽已能正行 煩惑漸銷除 當得離繫果

彼聞教已便告其師師曰

阿難陀老闇 無力能憶持 出言多妄失

未必可依信

汝但依舊如是誦持時尊者阿難陀覆來聽
察見依謬說報言子我已告汝世尊不作是
說時彼苾芻悉以師語白尊者知尊者聞已
作如是念今此苾芻我親教授既不用語知
欲如何假令尊者舍利子大目乾連摩訶迦
攝波事亦同此彼諸大德並已涅槃如來慈
善根力能令法眼住世千年乃傷歎曰
尊宿已過去 新者不齊行 寂慮我一身
猶如鷲中鳥 過去親皆散 知識亦隨亡
於諸知識中 無過定中念 所有世間燈

明照除衆闇 能破愚癡惑 此等亦皆無
所化者無邊 能道者但一 如野狐制底
殘林唯一樹

時具壽阿難陀告奢搢迦苾芻曰尊者大迦
攝波以世尊教付囑於我已般涅槃我今轉
付於汝而取滅度汝可守護當於此末度羅^九
國有牟論荼山可造住處於此國中有長者
子世尊已記當爲寺主又此國內有賣香人
名曰笈多當有一子名鄔波笈多汝度出家
世尊記彼名爲無相好佛然我涅槃百年之

後大作佛事奢搢迦聞是語已白言如鄔波
馱耶教導者報言汝可善住我般涅槃并白
王知時阿難陀復作是念我若於此般涅槃
者未生怨王與廣嚴城久相違背我身舍利
必不共分若於廣嚴城中取涅槃者未生怨
王亦不得分我今宜可於菟伽河中流而取
滅度作是念已即便欲往時未生怨王因睡
夢見已之傘蓋其竿摧折王作夢已忽然驚
覺其守門人見王睡覺便以阿難陀所屬之
語具白王知王聞語已悶絕于地水灑方甃

作如是言尊者阿難於其何處而般涅槃時
奢搢迦以頌報王

今此尊者從佛生 隨佛守護於法藏
求證涅槃斷生死 由是已向廣嚴城

爾時未生怨王聞此語已嚴駕四兵往殄伽

河邊是時廣嚴城舊住諸天於虛空中告諸
人曰

尊者慶喜世間燈 哀愍羣生衆無量

心懷悲感將圓寂 今者來至廣嚴城

時廣嚴城栗𦣻毗子整四兵衆往至河邊時

未生怨王禮尊雙足合掌白言

世尊目若青蓮華 緣盡於斯證真滅
仁今復欲求圓寂 唯願於此為留身

時廣嚴城所有人衆亦復遙禮請為留身尊
者見已遂作如是念伽陀誦曰

我今欲為未生怨 栗𦣻毗子情生恨

若在廣嚴留舍利 王城人衆復傷悲

宜可半身與王舍 半身留為廣嚴城

兩處和解不相爭 各得隨情申供養

是時尊者將欲涅槃此之大地六種震動時

有仙人將門徒五百乘空而來到尊者所合掌白言大德我今願於善說法律出家近圓成苾芻性是時尊者作如是念云何令我弟子今來至此便以神通力即於水中絕人行路纔起念已有五百弟子一時俱至尊者即於水中變為洲地四絕人蹤與五百人出家受具正作白時其五百人得不還果第三羯磨時斷諸煩惱證阿羅漢由其大仙出家近圓在日中時復在水中為此時人喚為日中或名水中

日本云末田地那末田是此地那田因以為名喚為日中或云末田

鐸迦末田是水中鐸迦是水田在者但出其名以為名喚為水中舊云末田地者但出其名故為注出是時尊者所作已了禮阿難足作如是語世尊最後度彼善賢先證圓寂我亦如是前入涅槃我不欲見鄔波馱耶般涅槃事尊者報言子世尊以教付迦攝波然後涅槃大迦攝波轉付於我我今付汝所有教法當善護持世尊記曰迦濕彌羅國牀卧之具所須易得與定相應最為第一佛復記汝我涅槃後滿百歲時有一苾芻名末田地那令我教法流行此國是故汝今應可於彼宣

揚聖化答言如是應作尊者慶喜即現神變
如水滅火而般涅槃遂分半身與未生怨半
與廣嚴城衆頌曰

以利智金剛 解自身令破 半與王城主

半與廣嚴人

時廣嚴城得半身已造窣堵波而興供養未
生怨王於波吒離造塔供養

爾時尊者日中作如是念我親教師囑如是
語迦濕彌羅國流通佛教世尊亦記當來之
世有苾芻名爲日中於迦濕彌羅國調伏毒

龍其名忽弄流行我教我今宜可滿大師意
即往其國跣趺而坐此國是龍之所守護自
非擾亂龍難調伏即便入定令此國地六種
震動龍見地動便擊雷電降注洪雨來怖尊
者是時尊者即入慈定龍威雖壯苾芻衣角
亦不能動龍即降雹於尊者上變成天華續
紛亂墜龍加忿怒更下刀斧諸雜器仗皆悉
變成拘勿頭華散其身上空中頌曰

空中下雷電 變作妙蓮華 假使刀仗臨
悉見諸瓔珞 龍現大威怒 山峯皆墜墮

尊者雪山王 光淨無傾動

由慈定力火刀毒藥皆不能害龍見其事生
大希有詣尊者所作如是言聖者今何所須
答曰汝可容我安置之處龍曰此事難為尊
者曰世尊令我此處居止又云迦濕彌羅國
房舍卧具所須易求與定相應最為第一問
曰是佛記耶答曰實爾龍曰可須幾地答曰
跏趺坐處龍曰此即施與尊者跏趺堅九峪
口龍曰尊者可有幾許門徒尊者入定觀知
有五百阿羅漢來住於此龍曰隨意若一人

欠少我當奪地尊者云爾凡於其處若有受
者即有施主我今欲於此處令諸人衆共來
居止龍言任意是時四方人至尊者即領親
自封疆城邑聚落旣安置已諸人共來白尊
者曰我等居人且蒙安隱活命文濟其事如
何尊者即便以神通力將諸人衆往香醉山
告諸人曰皆可拔取鬱金香根時香醉山中
有諸大龍見拔香時悉皆忿怒欲降雷電尊
者遂令調伏具告其事龍白言尊者如來教
法當住幾時尊者答言住世千年龍言共立

盟要乃至如來教法住世以來當任意用尊
者曰善即與諸人各持香根還迦濕彌羅種
植增廣乃至佛教未滅以來不令虧失是時
尊者既令四方諸人善安置已即現種種神
通之事令諸施主及同梵行者皆得歡喜猶
如火滅入無餘涅槃時彼諸人各以牛頭栴
檀香木焚葬餘骸即於其處造窣堵波時尊
者奢搆迦度鄔波笈多此云護令出家已遂令
佛教廣得流布告鄔波笈多曰汝今應知如
來大師以其教法付囑大迦攝波便入涅槃

時大迦攝波亦以教法付我鄔波馱耶而入
涅槃鄔波馱耶以法付我亦入涅槃我今以
法付囑於汝當般涅槃汝今宜於聖教當善
護持勿令虧滅佛所制者皆應奉行時奢搆
迦作是教已與諸施主及同梵行方便說法
令歡喜已即現種種神變之事上騰火燄下
注清流入無餘依妙涅槃界
爾時鄔波笈多以法付囑具壽地底迦此云
此既弘通正法教已轉付具壽黑色此云
次復轉付具壽善見此云如是等諸大

龍象皆已遷化大師圓寂佛日既沉世無依怙如是漸次至一百一十年後

爾時廣嚴城諸苾芻等作十種不清淨事違逆世尊所制教法不順蘇怛羅不依毗奈耶乖違正理諸苾芻等將為清淨皆共遵行於經律中不見其事云何為十一者時諸苾芻作非法不和羯磨非法和羯磨法不和羯磨是諸大眾聞此說時高聲共許此即名為高聲共許淨法斯乃違背佛教乖越正理不順蘇怛羅不依毗奈耶時廣嚴城諸苾芻等作

不清淨將為清淨觀斯非法云何捨而不問稱揚宣說皆共遵行二者時諸苾芻作非法不和羯磨非法和羯磨法不和羯磨諸人見時悉皆隨喜此即名為隨喜淨法斯乃違背佛教乖越正理不順蘇怛羅不依毗奈耶時諸苾芻將為清淨稱揚宣說皆共遵行三者諸苾芻自手掘地或教人掘地即名為舊事淨法廣說如上乃至皆共遵行四者諸苾芻以筒盛鹽自手捉觸守持而用和合時藥噉食隨情此即名為鹽事淨法乃至皆共遵行

五者諸苾芻未行一驛半驛便別采食此即
名為道行淨法乃至皆共遵行六者諸苾芻
不作餘食法二指噉食此即名為二指淨法
乃至皆共遵行七者諸苾芻和水飲酒此即
名為治病淨法乃至皆共遵行八者諸苾芻
當以乳酪一升和水攪之非時飲用此即名
為酪漿淨法乃至皆共遵行九者諸苾芻作
新坐具不以故者佛一張手重帖而自受用
此乃名為坐具淨法乃至皆共遵行十者諸
苾芻躬持好鉢塗拭香華即令求寂持以巡

門普告諸人作如是語遍廣嚴城現在人物
及四遠來商客之類若有布施若金若銀貝
齒之類置鉢中者得大利益富樂無窮既多
獲利所有金寶皆共分張此即名為金寶淨
法斯乃違背佛教乖越正理不順蘇坦羅不
依毗奈耶時諸苾芻作不淨事將為清淨稱
揚宣說皆共遵行

爾時具壽阿難陀在廣嚴城有弟子名曰樂
欲梵云薩婆是阿羅漢住八解脫少欲知足省
緣而住此有弟子在婆颯婆聚落號曰名稱

梵云亦阿羅漢住八解脫與五百弟子人間
遊行至廣嚴城時諸苾芻欲分利物授事人
來告尊者名稱曰僧伽獲利今欲共分可來
受取報言具壽此之物利從何而得是誰所
施彼即如前所得物處具告其事尊者聞已
作如是念唯於此事有惡庖生為更有餘事
即入定觀察乃見於戒慢緩作諸惡行共作
十種非法之事見已欲令法久住故即便往
詣尊者樂欲處禮雙足已白言尊者苾芻合
作如是高聲共許法耶實是非法見作之時
大衆高聲共許為法

尊者問曰何謂共許法答曰此廣嚴城諸苾
芻衆作非法不和羯磨非法和羯磨法不和
羯磨而大衆高聲共許此事此即名為高聲
許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
來何處制不許為答曰於瞻波城復問為誰
答曰為六衆問得何罪答言得惡作罪尊者
此是第一事斯乃違背佛教乖越正理不順
蘇坦羅不依毗奈耶而諸苾芻作不清淨將
為清淨稱揚宣說皆共遵行尊者不應縱捨
如斯惡事彼聞是語默然而住答曰此事已

知又問尊者合作如是隨喜法耶尊者問曰
何謂隨喜法答曰此諸苾芻作非法不和羯
磨又作非法和羯磨又作法不和羯磨而大
衆隨喜此即名為隨喜淨法是事合不尊者
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為答曰
於瞻波城復問為誰答為六衆問得何罪答
言得惡作罪尊者此是第二事斯乃違背佛
教廣說如前乃至尊者不應縱捨如斯惡事
默然而住此事已知又問尊者合作如是舊
事淨法不尊者問曰何謂舊事淨法答曰此

諸苾芻自手掘地或復教人而大衆將為舊
事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
來何處制不許為答曰於室羅伐城復問為
誰答為六衆得何罪答曰此得墮罪尊者此
是第三事斯乃違背佛教廣說如前乃至尊
者不應縱捨如斯惡事默然而住此事已知
又問尊者合作如是鹽事淨法不尊者問曰
何謂鹽事淨法答曰此諸苾芻以筒盛鹽守
持而用和合時藥噉食隨情將為鹽淨是事
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

作爲答曰於王舍城復問爲誰答爲具壽舍利弗問得何罪答言得波逸底迦罪尊者此是第四事斯乃違背佛教廣說如前乃至尊者不應縱捨如斯惡事默然而住此事已知又問尊者合作如是道行淨不尊者問曰何謂道行淨法答曰此諸苾芻或行一驛半驛去十十七便別衆食將爲道行淨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爲答曰於王舍城復問爲誰答爲天授問得何罪答言得波逸底迦罪尊者此是第五事斯乃違背佛

教廣說如前乃至尊者不應縱捨如斯惡事默然而住此事已知又問尊者合作如是二指淨法不尊者問曰何謂二指淨法答曰此諸苾芻不作餘食法以二指食噉將爲二指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爲答曰於室羅伐城復問爲誰答爲善來問得何罪答言得波逸底迦罪尊者此是第六事斯乃違背佛教廣說如前乃至尊者不應縱捨如斯惡事默然而住此事已知又問尊者合作如是治病淨法不尊者

問曰何謂治病淨法答曰此諸苾芻以水和酒攪而飲用將爲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爲答曰於室羅伐城復問爲誰答爲善來問得何罪答言得波逸底迦尊者此是第七事斯乃違背佛教廣說如前乃至尊者不應縱捨如斯惡事默然而住此事已知又問尊者合作如是酪漿淨法不尊者問曰何謂酪漿淨法答曰此諸苾芻以乳酪一升和水攪之非時飲用將爲酪漿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

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爲答曰於室羅伐城復問爲誰答爲十七衆苾芻問得何罪答言得波逸底迦尊者此是第八事斯乃違背佛教廣說如前乃至尊者不應縱捨如斯惡事默然而住此事已知又問尊者合作如是坐具淨法不尊者問曰何爲坐具淨法^{去十}答曰此諸苾芻作新坐具不以故者佛一張手重貼而自受用將爲坐具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爲答曰於室羅伐城復問爲誰答爲六衆苾芻問得何罪

答言得波逸底迦尊者此是第九事斯乃違背佛教廣說如前乃至尊者不應縱捨如斯惡事默然而住此事已知又問尊者合作如是金寶淨法不尊者問曰何謂金寶淨法答曰此諸苾芻莊飾妙鉢持以巡門乞諸金寶貝齒之類衆共分張將爲金寶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爲答曰於毗奈耶復問爲誰答爲六衆苾芻及餘苾芻問得何罪答言得捨墮罪尊者此是第十事

又於相應阿笈摩佛語品處寶頂經中說又於長阿笈摩戒蘊品處說又於中阿笈摩相應品處羯恥那經中說又於增一阿笈摩第四第五品處中說斯乃違背佛教尊者答曰若如是者汝可餘處自求善黨我當與汝爲法伴侶時具壽^{去十}名稱從尊者樂欲聞是語已便入第四邊際靜慮已即向安住聚落彼有苾芻名曰奢佗^{訛云}是尊者阿難陀弟子獲阿羅漢住八解脫是時名稱詣奢佗所頂禮足已白言尊者合作如是共許淨法不尊者

問曰何謂共許淨法答曰此諸苾芻作非法不和羯磨非法和羯磨法不和羯磨共許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爲答曰於瞻波城復問爲誰答爲六衆苾芻問得何罪答言惡作罪尊者此是第一事斯乃違背佛教如前廣說乃至十事尊者答曰若如是者汝可餘處自求善黨我當與汝爲法伴侶彼即辭去便往僧羯世城彼有婆瑳尊者是阿難陀弟子獲阿羅漢住八解脫是時名稱詣婆瑳所頂禮足已白言

尊者合作如是共許淨法不尊者問曰何謂共許淨法答問同前廣說乃至十事奉辭便往波吒離子城彼有具壽名曰曲安是時曲安住滅盡定名稱復向具壽善意處廣說十事乃至奉辭詣流轉城彼有具壽難勝亦爲廣說如前十事乃至頂禮奉辭而去詣大惠城彼有具壽善見亦爲廣說如前十事乃至頂禮奉辭而去次詣俱生城彼有具壽妙星亦爲廣說如前十事是時具壽妙星聞其說已作如是念而此具壽先來我處爲當亦至

餘處說耶乃知已向餘處妙星念曰今此具壽遠涉長途必當疲苦告言汝可住此且爲歇息我往求黨是時名稱即住妙星便往是時廣嚴城中諸苾芻悉皆往詣名稱弟子之處問曰汝鄔波馱耶今在何處答言往求善黨復問曰何故求黨答言爲擯汝等告曰我等有何違犯而欲驅擯名稱弟子廣陳其事彼諸苾芻由汝鄔波馱耶所爲不善佛已涅槃於遺法中何故相惱我等隨緣且爲活計於彼衆中有諸苾芻共相議曰斯言誠實不

諂汝等具壽所爲不順聲聞行違逆事我等先聞世尊正法住一千年時今未過令教隱沒彼今求黨護持正法而欲驅擯甚爲妙善由是義故令諸惡人不慢於戒惡庖不生而諸苾芻咸皆恐懼莫能加報默然一邊互相議曰具壽名稱已往求黨爲驅擯事何故默住彼言我欲何爲答曰彼既求黨我等亦求何能驅擯或言若如是者當有諍起可共逃竄或言欲何處去所至之處還有斯過可求容恕從乞歡喜或言彼定不與我等歡喜宜

可且住於此名稱所有弟子門人我等當以
衣鉢瓶絡銅椀腰條先相資贈令彼情悅方
乞歡喜咸言是善方便或與僧伽祇衣或與
七條或與五條或與裙僧脚歌或與觀身衣
或有與鉢或與水羅如是供給漸相容忍住

去十

升一

處中位

爾時具壽名稱既求善黨來至廣嚴弟子門
人頂禮足已白言鄔波馱耶求黨得不報言
諸子不久善黨自來相助諸弟子言鄔波馱
耶此事已過願可迴心大師既滅教亦隨去

仕緣活命何為惱他名稱聞已作如是念我
諸弟子未曾聞說如此之語看其形勢定受
他求告言諸具壽我於汝等未曾聞說如此
之語汝等不有受他求情耶時諸弟子咸皆
默然是時名稱令使往告善黨曰惡黨漸增
宜速來赴佛法大事不可遷延說伽陀曰
應速更遲應遲返速此乖正理是愚所行
得惡名稱遠離善友所作衰損如月漸黑
應遲者遲應速者速此順正理智者所知
得好名稱親近善友所作增長如月漸白

即鳴捷推便有六百九十九阿羅漢悉皆來
集咸是具壽阿難陀弟子爾時尊者曲安入
滅盡定不聞捷推聲時諸苾芻皆集會已具
壽名稱作如是念我若稱名而白衆者必大
忿諍宜可平懷普告即詣上座處蹲踞合掌
而住時曲安尊者從滅盡定起是時有天告
聖者曲安曰何爲安然有諸同學六百九十
九阿羅漢皆來集會住廣嚴城欲爲結集令
法久住可宜速往以神通力於波吒離沒於
廣嚴出便扣其門諸苾芻問曰是誰曲安尊

者伽陀報曰

住在波吒離子城 持律沙門多聞者
於中有人來至此 佇立門首諸根寂
門內苾芻曰於餘亦有諸根寂靜耶可道名
字曲安答曰

住在波吒離子城 去十 持律沙門 廿二 多聞者
於中有人來至此 佇立門首斷諸疑
苾芻報曰於餘亦有斷諸疑耶尊者復答
住在波吒離子城 持律沙門多聞者
於中有人來至此 佇立門首名曲安

苾芻曰善來善來今可入來既入院已諸苾芻皆起相迎問訊頂禮還依次坐時具壽名稱見諸尊者坐已陳說十事白言諸具壽合作如是共許淨法不問曰何謂共許淨法答曰如有苾芻作非法不和羯磨又作非法和羯磨又作法不和羯磨名為共許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爾問曰在何處制答曰瞻波城復問為誰答為六眾苾芻問得何罪答得惡作罪尊者此是第一事斯乃違背佛教廣說十事問答同前已即共結集以言白已

即鳴犍椎住廣嚴城所有苾芻皆來集會次第而坐時尊者名稱復為大眾廣陳十事論說是非悉皆共許時有七百阿羅漢共為結集故云七百結集

攝前內頌曰

高聲及隨喜去上掘地酒盛鹽廿三半驛二指食

酪漿坐具寶

廣嚴安住大聚落 從天下處僧羯奢
波吒離子流轉城 大慧俱生處有七
尊者樂欲及名稱 尊者奢佉婆颯婆

善意曲安與難勝 善見妙星人有九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四十七

音釋

苦舒切 纂管子管切 擗昵切 瞬舒切 區烏后切
也吐欽許勿切 嶺余蜀切 攪古巧切 颯蘇合切
僊丑亞切 瑳七何切 窳七亂切 逃匿切